叢書集成三編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www.duxiu.com

叢書集成三編　第一九册目錄

社會科學類

詔令

政府應制集一卷……宋　周必大撰……周益國中研院　〇一九　〇〇一
奉詔錄七卷……宋　周必大撰……周益國中研院　〇一九　〇〇九

考試

中峰制藝一卷……明　董　玘撰……董　氏台　大　〇一九　〇七五
制科議一卷……清　陸世儀撰……陸桴亭台　大　〇一九　一〇九
考試佳話不分卷……陳鏡伊輯……道　德東　海　〇一九　一一五

奏議

庚寅奏事錄一卷（雜著述之六）……宋　周必大撰……周益國中研院　〇一九　一三九
周益公奏議十二卷……宋　周必大撰……周益國中研院　〇一九　一五一
歷官表奏十二卷……宋　周必大撰……周益國中研院　〇一九　二二九
思陵錄二卷（雜著述第八）……宋　周必大撰……周益國中研院　〇一九　三四九
諫垣七疏一卷……明　周洪謨撰……暢　園　〇一九　四〇三
甲申臆議一卷……清　陸世儀撰……陸桴亭台　大　〇一九　四一七
蘇松浮糧考一卷……清　陸世儀撰……陸桴亭台　大　〇一九　四三三
婁江條議一卷……清　陸世儀撰……陸桴亭台　大　〇一九　四四一
鹿洲奏疏一卷……清　藍鼎元撰……鹿　洲東　海　〇一九　四四七

郘亭稾一卷……清　莫與儔撰　莫友芝錄……獨山莫氏　中　圖　〇一九　四六五
退庵公牘文字八卷……清　賈　臻撰……賈　氏　中研院　〇一九　四七五
中議公事實紀略一卷……清　袁保慶撰……袁氏家集　〇一九　六五七
文誠公奏議六卷(上)自卷一至四……清　袁保恒撰……袁氏家集　〇一九　六七五

W655/up

政府應制彙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政府應制稟

政府應制稟目錄

勸農桑手詔
廷試策問
奏殿試策問題空剳子
奏改正策問內忘字剳子
御筆
回奏
廷試策問
奏剳
大上皇帝服藥敕書
奏剳
高宗謚冊文
禪位詔
上壽皇尊號詔
擬求言指揮二首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淳熙八年

勸農桑手詔任參政被旨撰

朕身處法宮心乎衣食之原迺者得天之時蠶麥既登及命近甸取而視之則或歧秀而穗短繭成而絲薄非種植風戾之功有所未至歟夫七月陳王業之詩也其辭乃專在乎農桑亦惟人事是訓是勉然後可以收全功凡爾監司守令其謹諭朕意孜孜於勸課使五畝之宅植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則吾黎民不飢不寒而王政成矣朕將稽奉行之勤怠詔賞罰焉

廷試策問三月十三日得旨留身面諭撰進

益聞舜受堯禪七政齊於上十二州肇於下唐太宗親傳高祖之業兵寢刑措開四夷爲郡縣大功盛烈咸在初載何其速也朕以寡昧祗承內禪宵衣旰食二十年於茲懼無以揚祖宗之功副太上之託思與賢俊講論治道子大夫羣至在廷懷才待問朕甚嘉之願聞昌言以輔不逮夫民者邦之本也朕時使薄斂寬臻乎富庶然小遇旱乾則傾倉廩發封椿猶或不足豈承流宣化者失其職歟抑無常產者多逐末歟賢者邦之基也朕敬路取人宜不勝其用矣然濟濟多士猶愧以富之世豈作成之未至歟抑招聘有未備歟文王卑服則在位化之今朕節儉先衆何以倡侈靡宣帝總覈則吏稱其職今朕勵精率下何以俗猶惰偷小大之臣罔不延見咨詢考察亦云至矣或曰貌言有時而失然則知人之法孰要卿士牧守更出迭入旋觀詳試亦云備矣或曰人才各有所宜然則器使之道何先勳十二轉古之賞也近歲有功者進官加職而已賦祿所以滋多任子所以日衆勳品具在今可復乎司寇圜土古之刑也近世殺越人於貨徒流而已覆盆爲盜將何以懲圜土之制今可議乎雖然此特政事耳天之所輔者德也所助者順也民之所懷者仁也所助者信也其修在此其應在彼使朕躬行不怠以獲乎天人之祐虞唐功烈庶幾乎馴致亦曷敢以遲速計哉子大夫其

茂明之朕將親覽

奏殿試策問題空劄子

臣近擬進御試進士策題緣草本內有合題空之類朱於奏稟并欲更改一字今具下項

祗承內禪內禪字合題起　天之所輔者德也天字合題起

天人之祐天字合題起　覆出爲惡惡字未足以盡之今欲改作覆出爲盜

右欲望聖慈至期一併降付御藥院照應施行取進止

奏改正策問內怠字劄子三月二十三日

臣適見御藥院繳御試策問赴中書省內劄行不怠誤雕作躬

行不迫恐舉人答策有害文義欲望聖慈特令改正取進止

淳熙十四年

御筆三月五日

將來殿試策題更數日卿擬進來

回奏任右丞相日

臣恭準御筆令擬進殿試策題臣謹當遵稟十一二間繳進取裁伏乞睿照

廷試策問

朕臨政願治有年於茲矣自强不息法天之健久而不已如日之常期仰對於慈訓以復我烈祖之德而志勤道達未獲厥心是用博延豪英諏以先務子大夫賁然來思必有閎蘊樂爲朕言肆垂聽而問焉夫移風易俗本乎選士漢尚經術唐重詞章人才雖多孰業益寡今朕躬教立道訓迪多士伊欲知類通達化民成俗協於大學之道厥路奚繇家給人足莫如力田白齊作內政而兵農分秦開阡陌而井地廢今淮漢多曠土江浙多閒民伊欲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稍復成周之舊其術安在六條察州自古固然朕下臧否之令至丁寧也而刺舉之章雖交公車循良之政罕聞郡國黜幽陟明果可行乎舉爾所知聖有明訓朕設薦舉之制甚周悉也而歲貢溢於銓曹寒畯沉於選調以公滅私得無說乎何以使吏稱其職毋崇空言何以使民安

其業毋事末作何以使刑清而姦改何以使邇安而遠至其質之古而不悖酌之今而可行悉意以陳朕將親覽

奏劄三月十五日

臣恭稟聖訓擬到殿試策問別紙錄進深恐未副聖意伏聽處分

太上皇帝服藥擬赦書十月

朕仰惟太上皇帝惠心有孚聖壽無極比稍違於和豫今已向於痊安宜推博愛之仁誕布如春之澤庶因祐助永慶康寧可大赦天下赦書到日罪人除犯劫殺謀殺故殺鬥殺並爲已殺人者并十惡僞造符印放火及盜官物入已罪至死官員犯入

已贓將校軍人公人犯枉法監主自盜贓不赦內枉法自盜罪至死情理輕者奏取指揮鬥殺罪至死情理輕者減一等刺配千里外牢城斷訖錄案聞奏其餘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咸赦除之應天下寺觀赦書到之次日啟建祝聖壽道場五日仍禁屠宰務要嚴潔應五嶽四瀆名山大川及祠廟載於祀典者所在精虔致禱於戲紹業中興方享萬年之報因親大赉是均四海之懽咨爾臣民體予德意（奉御筆批可並依此施行）

奏劄

臣等適來面奉聖訓太上皇帝服藥恐合祈禱除已討論外臣等退而商議謂須頒降赦宥令輒一面擬定又慮漏洩不敢令

人繕寫只以案本繳進其當用與否及遲速先後恭俟聖裁

右申書赦草三紙御批六字在焉并以奏稟附於後初太上服王涇凉劑下利不止是月四日上宣諭云太上欲令全減恐合祈禱可理會旣退密問他醫知疾勢頗殆因語二府故事當肆赦恐倉卒不能舉行欲擬以進衆猶遲疑乃獨秉筆具草而與左相以下連名封入時已過午至申時上批可並依此施行比覆奏下禮部雕印頒降已三鼓矣詰朝奏事上曰昨日一面理會赦書甚當後四日而德壽晏駕云淳熙十四年十月十八日臣某謹記

淳熙十五年

高宗諡冊文　任右相日撰

維淳熙十五年歲次戊申三月丁酉朔某日孝子嗣皇帝臣（名）謹再拜稽首言曰臣聞書契之作雖始伏羲百篇之文實首堯帝蓋其勛足以放上世其德足以被四表功成禮處褒崇之蕩蕩巍巍與天同大稱謂之際無得而言故其生也以堯爲名其沒也以堯爲號當世然之後世傳之亦惟實其實而已自時厥後載祀滋久光於前聞獨我聖考恭惟大行太上皇帝有聰明之質而輔之以稽古有文思之美而將之以龍恭茂實英聲挺出朱邸靖康之際裔夷亂華首提義旅入衛王室旋承父兄卽眞之詔勉副軍民推戴之誠受命商卬適符藝祖側身修行撥亂反正强敵外熾六師翦之鞏益內訌四征殄之遂使宗社再安華戎一視此則堯之有成功也紹興而後內治日修東鄙請貢郡而弗受北女講好爲親許之赤陵弓劍歸自萬里慈益駾馭就養九重事有至難以誠而濟然後立九廟以致孝享卵三推以勸農耕睦宗族戢干戈省刑罰薄稅斂措斯民於仁壽致萬邦之協和此則堯之光宅天下也制作禮樂開設學校三歲見帝者十有二而神而圖不格大比取士者十有一而賢雋無或遺日聽治朝則羣公卿士服神明之斷每臨講殿則老師宿儒駁折衷之言萬幾餘暇光精八法六經諸子細書幾徧翰墨有志該括古今專門名家自謂弗及此又堯之煥乎文章也臨御三紀未嘗倦勤黃屋非心力遜於位別宮燕處玩至道四受徽號之冊八歸大禮之胙歲時誕節威儀交舉二十六年殆如一日臣民有創見之嘆單于有歆羨之辭漢之櫟陽唐之大安歲月何淺制度何陋益自堯迄今三千五百有餘載始終一揆未聞若斯之至者也夫惟中興之烈如彼內禪之盛如此是宜儒生文士陳篇奏頌前後以千萬計下至匹夫匹婦若毫若倪亦知歌詠盛德於康衢之中書之史冊垂之億世益有不可勝紀者矣臣以菲質夙奉慈訓覆燾以君父之德付畀以神器之重方將養志於有截承顏乎無窮遽聆殂落之詔難勝喪考之痛三年制服固已恪行七月告期敢違舊典博稽衆論

請命郊祀入謀天同仰封皇燦謹遣具官臣某奉玉冊玉寶上
尊謚曰聖神武文宣孝皇帝廟號高宗伏惟新陵之靈在帝左
右垂顧扶祐序於祖宗於萬斯年永祚家國嗚呼哀哉
初欲作堯宗臨時議者謂虞有宗堯遂謚高宗上曰乃聖乃
神乃武乃文此四者皆專指堯德今謚曰聖神武文正與堯
同謚文不必動也
淳熙十六年
禪位詔正月二十日擬進
朕以菲質循堯之道兢業萬幾歷歲彌長荷兩儀九廟之德遷
鄙不揆年穀順成底於小康爰自宅憂以來勉親聽斷不得日

奉先帝之儿延躬行聖母之定省固已慊然於懷況乎春秋寖
高思釋重負皇太子某仁孝聰哲久討七閥軍國之務歷試參
決宜付大寶撫綏萬邦俾予二人獲遂事親之心永膺天下之
養不其美歟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當移御重華宮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
皇帝初即位擬進上壽皇尊號詔二月二日
仰惟君父專意奉親決策內禪天地大恩無以報稱形容盛德
典禮具存而聖意謙抑論使勿請雖慈訓不敢固違然臣子歸
尊謚豈容已謹上皇帝尊號曰至尊壽皇聖帝皇后尊號曰壽
成皇后擇日奉表陳請

擬求言指揮
前宰執
臨御云初方求讜論惟時舊弼故後咨詢佇聞嘉謀以輔不逮
同令學士院降詔
在外侍從
纂承伊始下詔求言侍從舊人理宜咨訪其彈所蘊附疏以聞

政府應制稟終

奉詔録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奉詔録

參知政事

開元録回奏　淳熙八年三月

臣昨蒙聖慈遣中使下詢唐孫樵讀開元録雜報數事内有宣政門宰相與百僚廷諍十刻罷一項編檢新舊唐史及諸書並不該載仰惟陛下勤勞萬幾廢皇暇食然猶留神編簡如此之勤此自古帝王所難能也臣伏料聖意以謂宰相與百僚爭辨至於移時必是事體甚重故欲知其實以古爲鑒但恨臣淺見陋聞不能稱塞明詔尋閱太平御覽總目内果有開元録一書則是祖宗朝此本尚存近世偶不傳耳再容臣博加詢訪萬一得之别具奏聞伏乞睿鑒

奏知王濱　十月十四日

臣早來恭聞聖諭新利路運判王濱是曾屢經言章者否繼宣諭所問乃曾爲編脩官不連點水臣竊恐是王質未敢進言退而契勘得本人昨知吉州兩爲察官劉藩覺察一經臣僚言罷今録全文進呈昨見丞相雄云濱已經宮觀一任錢佃言其無辜王希呂薦其有才且地遠人所憚往所以除授其人見今在此將來引對更在聖鑒臣曾蒙顧問合具奏知

張氏論孟傳御筆　淳熙九年正月二十七日

近見張氏論孟傳不知是誰作論議如何

回奏

此是張九成撰議論明白而以洛中程氏爲主九成仕至禮部侍郎秦檜以其是趙鼎上客久貶南安軍檜死後嘗起知溫州失明秦祠卒

提舉常平御筆三月十二日

司馬光與王安石書內追還常平廣惠倉使者當時法意與今之提舉常平官事體異同卿奏來

回奏

臣伏準御筆詢問司馬光與王安石書內追還常平廣惠倉使

者當時法意與今之提舉常平官事體異同臣謹按常平起於漢宣帝義倉起於隋開皇本朝太祖皇帝建隆二年首詔州縣各置義倉凡收二稅每石別輸一斗太宗皇帝淳化中置常平倉於京師歲豐增價以糴歲歉減價以糶眞宗皇帝咸平中推其法於諸路其後廢置不一大畧如此神宗皇帝卽位深以務農重穀足國裕民爲意而大臣王安石用心大過又不能博詢衆謀熙寧二年十二月乃乞差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倉兼幹農田水利差役事每路各二員以朝官爲之又差同管幹一員以京官爲之或置二員開封府界一員凡四十一人各付以條目大要主於散青苗錢十戶以上爲一保三等以上爲甲頭坊

郭有物業抵當願請錢者五家爲一保依青苗例支借各計數收息而所遣之人多欺誕躁進所至逼迫守令惟恐散錢之不多水利之不速差役之不成也良法美意繇此背馳十二月蘇軾卽上書論其事中外之臣如韓琦張方平范鎭等亦皆以爲言三年正月神宗皇帝詔曰諸路常平廣惠倉給散青苗錢本爲惠鄉貧乏並取民情願今慮官吏不體此意追呼均配抑勒翻成騷擾其令諸路提點刑獄覺察違者禁止立以名聞敢沮遏願請者案罰亦如之當是時司馬光爲翰林學士論辨尤力三月詔除光副樞密以未罷青苗不肯受命乃移書安石至再三乞追還使者此其事之本末也常平設官實起於此法非不

善所以紛紛者正坐强以青苗錢與小民人得之隨以妄用況官吏侵尅其弊不一既無償納必至破家又農田水利差役雜然紛更失在欲速光乞追回蓋知民不便故也今提舉職事與當時並同緣不散青苗錢又水利差役等行之有序未嘗强民且所用之人不敢邀功妄作每路又止一員上下相安有利無害所患鮮能職思其憂爲國長慮仰副聖主孜孜爲民之意若更精擇而臨遣之善不可加臣備位政塗每以不能仰助選論爲愧謹因聖問輒併陳述伏乞睿照

知樞密院事

押潘瑋往本軍御筆九月二十九日

押西兵潘璋既責除之後只在都下遊蕩可令臨安府差使
臣一名兵級二十人押往本軍收管擬指揮來却繳入
回奏
臣伏準御筆擬指揮令臨安府差人押潘璋回軍收管容臣只
今就密院取見本人元因大理寺勘到情犯責降指揮即便擬
進今先繳回御筆伏乞睿照
改配羅允蹈回奏十月
臣伏準御筆批下王渥奏斷配黎州羅允蹈等擬指揮改配江
東西州軍仰見聖慮宏遠曲盡事宜一面擬定續具繳進益恐
諸人見已在路恐與今來指揮相須當徧論經由路分伏乞睿
照

繳招兵指揮十月十日
臣昨日進呈李昌圖舊劄子論招兵事緣聖駕欲興未敢詳奏
今即具要切之語作檢會施行仍擬指揮於後所有初六日揚
前納下吳挺彭杲文字俟他日行出未晚今且乞依此處分仍
札與總領所照會庶幾出自朝廷之意於體頗順或有未當更
取進止
三衙江上諸軍係招子弟作守闕効用破雄威請給其四川省
來只招刺軍兵月糧一石二斗之外間每月支錢引三道而無
衣賜之數今若坐此間人數行下却恐互有舉援謂宜且從舊
例併取聖裁
四川軍額文字回奏十月十三日
臣準御前付下初十日擬四川都統司招撥闕額軍士文字三
件奉御筆批並依臣已遵稟施行伏乞睿照
奏通經術之士十二月十二日
臣近者恭聆玉音令擇通經之士密具姓名來上臣竊惟聖學
高明羣臣莫望特欲清閑之燕使備諮詢而已今侍從臺諫既
加親擢無待薦進臣謹於朝列中擬到二人仰塞明詔開具如
後
一員左司郎中陳居仁孝友溫恭靜緻粹雅從臣之暇孜孜

於學有日新之益
一員大理司直趙焯通明精審練達世務刻意問學有志事
功非碌碌之才
右取進止
鎮江等處軍額回奏 淳熙十年正月九日
臣伏準御筆契勘鎮江建康荊鄂四處軍額即今比去年正月
間人數多少十一日將上臣謹遵稟伏乞睿照
奏翟安道步帥指揮 正月十四日
翟安道與落環衛官特轉修武郎除步軍都虞候
奉御筆批依

吳珪等轉官回奏

臣準內侍陳汚封下聖旨文字爲係吳珪韓侂胄堆垛子轉官指揮令來日將上臣已知稟伏乞睿照

王惟孝添差回奏 四月二十八日

臣準內侍甘宗茂封下御批令契勘承節郎王惟孝合與不合添差事臣謹遵聖訓候朝殿日面奏伏乞睿照

移飛虎軍御筆 五月七日

飛虎軍若以屯田爲名令漸出戍荆南如何更與杲議之

回奏

臣伏準御筆詢問飛虎軍出戍荆南事昨翟安道屢以此軍分

未正衣糧不及大軍爲言臣緣曾聞玉音欲移此軍所以未敢領畧思爲後圖適亦曾與郭杲商量方欲來早面奏今蒙宸翰仰服聖明惟是以屯田爲名恐軍士疑其薄已若只令杲具奏以謂潭州去三衙太遠密邇荆南乞改隸御前駐劄諸軍就正軍額支破請給俟三數月間杲自措置起發庶幾樂從度杲任此有餘未審聖意以爲然否所有前月翟安道劄子謹具繳進其飛虎軍人馬數目曲折皆可見伏乞睿照

飛虎軍軍額回奏 五月八日

臣準內侍鄭邦憲封下聖旨宣諭付還翟安道飛虎軍剌填軍額文字一件臣已恭領訖伏乞睿照

斷配强盜人數回奏 五月二十日 同施柜密

臣等伏準御筆可試檢討紹興間數年并近數年來斷配强盜等人若干臣等謹已遵稟續具進呈伏乞睿照

奏池州副都統郝政施爲未善 六月一日

臣竊聞池州副統制郝政營繕勞人妨廢教閱初猶疑信相半今乃知其端的謂如教場在西門外前後數十年凡經幾帥未嘗以狹小爲言忽自去年拆去舊亭於北隅鑿山二十餘丈面南別創亭子并挾屋數十楹極其壯麗自八月至十二月督促五軍用火把夜作不勝其勞又於宅堂西造舟船衙門前置直武堂過街棚統制客館房廊屋數百間果何所用又蓮花池舊

有屋數十間足以牧養病馬今春以來悉行撤去自湖中至後軍築叔築堤堰五六十丈廣七丈高三丈每一兵要凡礫三十擔竹篠五擔日役數千人初欲造屋三百間知衆論籍籍却乃揭榜通衢云已曾奏知今宜造二百間明春更造一百間專欲養馬文飾欺罔有如此者池西既起大亭池東又起大館叔造回易殆六十餘所下至油鹽醬醋皆令軍人坐鋪出賣專事土木務爲美觀經營貨財甚於商賈其下不勝其苦至有自縊而死委是妨廢教閱窠損軍政欲望聖慈更加詢訪嚴賜戒飭施行取進止

有旨令政具析并委江東運副趙師夔體究

宋亮等差除御筆 七月七日

宋亮極熟淮東利害可勝總管辛堅之可除環衛司公度却改差淮西總管可擬指揮來

回奏

臣伏準御筆令擬宋亮辛堅之司公度除目謹已遵稟一面擬進但宋亮正是成忠郎其官大小今既有諸司薦又蒙聖召對若與除一閤門祗候充總管庶可比大使臣似未為過如合聖意卽乞批降一就擬入其司公度待辛堅之闕本二本今改淮西莫須椿李彥孚召彥孚已到任比堅之闕亦自減了兩月并取聖裁

未御批卿所奏甚好但恐小使臣初除須看班祗候有此少疑却奏來

同日回奏

天聖二年上封者言眞宗時置諸路提點刑獄以閤門祗候同充近年多有陳乞走馬承受亦以三年為例不問有無才幹並特轉閤門祗候欲望自今供奉官在京及外任自來差閤門祗候幹當去處令樞密院相度選差侍禁以上使臣充填從之（供奉并侍禁並是今之小使臣）嘉祐八年李端愨奏近歲閤門祗候以上額在京差遣不理資任是以各圖外任請自今一任在京一任在外從之熙寧四年閤門言通事舍人閤門祗候全少慣熟之人乞擇內外仕族子弟自內殿承制以下至右班殿直六人令逐日前後殿依閤門祗候諸般祗應以看班祗候為名候及五年與正除並在閤門祗候班後不得帶出外任差遣

臣再蒙御批詢問小使臣初除須看班祗候臣已檢照祖宗典故具在別幅臣契勘武臣外任帶閤門祗候猶文臣直秘閣耳不拘大小使臣也熙寧中設看班員額專令供職閤門不許帶出外任雖乾道曾有近制亦恐謂上殿陛應之人臣適恐稽滯除目先已擬進宋亮等差遣今取聖裁

宣示袁樞奏劄回奏七月十一日

臣伏蒙聖慈宣示袁樞奏劄既事迹如此誠如聖諭難為口不

施行欲俟來早稟聽睿斷其奏先以繳進伏乞睿照

奬諭御筆七月十三日

卿臨事明敏而有決胏每嘉之

回奏

臣庸愚不肖誤被陛下特達之知臨事不敢有所避就任意直前庶幾事君無隱之誼常恐輕脫寡謀重干大戾日夜震栗不謂反蒙睿奬臣實無以當之下情不勝感激惶懼之至謹具劄子奏謝伏乞睿照

付下郡政文字回奏七月二十三日

臣伏準聖旨付下郡政文字一件臣已詳覽竊聞與岳甫近因祈

雨頗相戲侮甫遂有狀申三省樞密院說政招軍騷擾臣謂偏詞未可盡信兼政既被召自不須更爲已甚所以未敢進呈政必探得甫有文字故來奏辨臣並已封起候二十五日將上稟聽聖訓伏乞睿照

陳昱差遣回奏七月二十五日

臣伏準御筆爲陳昱乞幹辦御輦院替霍漢臣令臣契勘正闕將上臣謹遵聖訓來早進呈伏乞睿照

宣示吳挺御札回奏同日同樞密院

臣等準內侍鄭邦憲傳奉聖旨伏蒙聖慈宣示賜吳挺御札副本臣等竊觀漢之光武再與炎祚手迹賜方國一札十行璽書

至河西明見萬里著在方冊以爲美談今陛下宸翰昭回盈於簡牘駕御將帥之術獎勵並施周知士卒之情威愛兼濟聖謨炳煥與漢同符臣等伏讀再三無任嘆仰榮幸之至謹具劄子奏謝伏乞睿照

報行看班祗候御筆七月二十九日

改正閤門看班祗候指揮可錄黃仍報行

回奏

臣伏準御筆仰見陛下至公無私足垂法於萬世臣謹當遵稟聖訓錄黃報行伏乞睿照

審張紹差除八月七日

臣等伏覩御筆共審聖躬康和旦夕御殿臣等下情無任欣躍密院別無緊急文字止是張紹到已累日未審聖意決令往池州否若或無疑欲乞早賜批降指揮却續引對庶令軍中知除統帥免致疑惑更取聖裁

午時封入未時奉御筆批張紹可差充池州都統制爲奏事未得令疾速發遣

宣示吳挺奏狀回奏八月二十六日

臣等伏蒙聖恩宣示吳挺回奏一件臣等仰惟陛下堯言行違舜智燭幽坐合萬里之將臣祗稟九重之英斷既寬西顧亦免後圖臣等無任欽仰之至

乞與江州副都統趙永監轉官

臣伏準御批趙永監差充江州副都統制已日下施行訖昨晚閤檢永監脚色見其方是秉義郎既爲主帥陞官不宜太早臣妄有二說不敢對衆敷奏益因欲永監陛辭聖慈特賜宣諭使之愈更感勵以圖報塞今具如後

一據脚色永監初年隨母再嫁左武大夫盧廣紹與二十五年廣作親男奏補保義郎節次轉至從義郎至淳熙五年永監受官已二十餘年偶因其母臨終方說與永監元係

拱衛大夫趙立之子永監遂情願歸宗只爲父死致仕恩澤就減五官作保監郎所以從軍雖久官品尚卑今若出自

聖意明言從軍已久曾經戰陣於就減五官中還與兩官
即是修武郎庶幾事體稍重
一昨來翟安道初為步帥以其官是秉義故除郎將以寵之
今江上諸軍皆屬御前若令永監帶一環衛官副都統俟
年歲間職事脩舉然後依安道例落環衛而增其秩亦足
增重事權於賞不僭
右臣偶有管見不敢不奏可否與行恭俟聖裁
午時封入申時內批趙永監從軍已久曾經戰陣令除副帥
可於就減五官內特還兩官
殿步帥推恩回奏十一月二十一日

臣伏準御筆近日閱武庫陣整嚴殿步帥可量加推恩否密奏
來臣契勘淳熙四年十二月茅灘大閱次年二月初殿前副都
指揮使王友直用此陞都指揮使益友直官至節鉞別無可遷
所以特陞差遣今郭棣方是右武大夫遙郡團練使往者經除
副都指揮使已是超擢今無緣更加都字若陛下以閱武整嚴
特於陞官遙郡上量加推恩無不可者並棣自淳熙五年十一
月除殿帥至今實歷五年首尾六年仍用此為說自無議論乃
如翟安道方於今年正月除都虞候帶轉兩官既非久次又前
日入陣分合專用殿司人騎其步司軍馬止於擺列無施設或
聖意不欲獨遣謂宜量加錫賜之新臣仰蒙聖問妄述愚慮伏
俟聖裁

擇代雷世方回奏 閏十一月四日

臣伏準御筆付下吳琚奏狀令議擇人代雷世方謹已遵稟來
日將上取旨伏乞睿照

擇鎮江帥御筆 閏十一月五日

今擇鎮江帥詳知其為人者無如翟安道但步帥未見其人
卿亦與郭棣議之其人不謬舉先密具奏來

回奏

臣伏準御筆問及步帥及潤帥事知人則哲難逃聖鑒在臣敢
不竭千一之愚仰禆宸慮方要奏稟招郭棣至私第詳議曲折

益其間有一二事合當審細又不欲請來都堂恐動觀聽已遣
人約棣候商量定今晚或來早以聞伏乞睿照

同日回奏

臣適與郭棣商量謂鎮江統帥兼領武鋒事體極不輕若聖諭
輒翟安道以往別藉三衙之重服兩軍之情甚為允當所有步
司却欲召用郭鈞益鈞之所長能以公心撫士卒而其所短乃
是待僚佐簡傲且素來憎疾之臣謗罵紛然益起於此使在外
鎮無人彈壓作事或有過當若處之宿衛則傲無所施而訓齊
可必郭棣所言與臣所聞偶爾相同更當洪於聖訓謹先此密
啟餘候來日面奏伏乞睿照

乞與鎮江都統翟安道轉官 閏十一月九日

臣契勘鎮江統帥事體至重翟安道見係敦武郎若以親臣一衙出專方面與轉一官即是副使比之尋常文臣自內除帥特畀職名不為無說兼昨來岳建壽自此往鄂州尋亦加恩伏想聖意已有所處臣適聞聖諭安道今日朝辭所以冒陳愚慮欲得面授恩旨伏俟聖裁

奉御批翟安道新除步帥已曾轉官今來未須推恩惟有韓寶韓世忠舊部曲人頗信服作副帥累年今因缺主帥可量與推恩卿以為何如却奏來

同日同奏

臣伏準御筆翟安道新除步帥已曾推恩誠如聖諭韓宿將自淳熙四年為副帥人頗信服陛下欲與推恩此非愚臣思慮所及唯知仰歎聖明寶今官是右武大夫帶高州刺史若量與推恩極為允當伏聽處分

奉御批與遙郡上或轉一官或轉兩官卿斟酌擬指揮來

擬韓寶轉遙團指揮

韓寶衆推舊人久任副帥可特轉遙郡團練使依舊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

同日同奏

臣恭準御筆令斟酌韓寶推恩臣且欲遷遙郡一官擬到指揮在前聖意或轉遙防亦無不可如得允當乞批降付樞密院施行伏聽處分

郭鈞差除御筆 閏十一月十六日

郭鈞除環衛兼權侍衛步軍司職事有無主管二字卿照例擬指揮進入

同奏

臣恭準聖訓照得翟安道近例係御前兼義郎右領軍衛郎將兼權馬步軍司職事今郭鈞官是正使仍帶遙郡合陳其衛將軍兼權侍衛馬步軍司職事不須主管二字乞就來日吉辰批出伏取聖裁

劉允中添差同奏 閏十一月二十四日

臣伏準御批付下劉允中乞添差浙西路錢文字一件令臣契勘得將上臣謹遵稟聖訓來日進呈伏乞睿照

張蕆敘官同奏 十二月二十六日

臣伏領御批付下張蕆敘官文字一件朝殿日恭稟聖訓將上伏乞睿照

奏知館伴傳旨事 淳熙十一年正月十五日

臣等昨蒙宣諭館伴副使蔡鎬在館不肯過位傳旨事今日施温舒同蔡鎬來相見臣等面詰其由果是初八日掌儀王舜臣請過北使位諭以初九日朝辭蔡鎬云前日過位乃提舉官兩

員屬傳聖旨方敢去今日未會得旨若便過彼恐體面未是以此未敢前去溫舒知掌儀無緣敢出已意必須承受官已會梁昌遂相約過位今鎬自知山野極爲恐懼欲待罪又不敢謹具奏知

徐賀差遣回奏

臣伏準御批付下忠訓郎徐賀特改差監行在權貨務都茶場替江梓將來到任成資闕令臣契勘差得差不得奏來臣契勘上件果闕三省於文武臣中通差若文臣係京朝官即差知縣資序人亦或差選人令錄職官資序者若武臣即合差關升親民資序人今來徐賀方係監當序資格未應入所以乞特差者

盖前後間有此例耳仰乞睿照

鎮江衣絹御筆 正月十九日

鎮江府軍額比去年不增而今年衣絹多何也別日面奏

回奏

臣伏準御批鎮江今年春衣數令臣別日面奏臣謹遵稟伏乞睿照

劉國瑞文字回奏 二月七日

臣伏準內侍關禮得旨封下劉國瑞文字一件臣二面遵稟聖訓來早具檢進呈其文字隨奏繳進伏乞睿照

議鄂州軍帥御筆 二月九日

今欲遷郭杲鄂州都統制副帥目下未有人且令杲兼江陵都統制卿以爲如何却奏來

回奏

臣連日奏知武昌折正欲宸衷及早謀帥今準御批欲遷郭杲都統制仰服聖明惟是副帥目下雖未有人但襄陽去歲極旱江陵老小驟移過彼適值物貴其間亦有甚安居者正藉帥臣彈壓撫摩年歲間方能定疊又措置水渠及新舊屯田之初事緒頗多亦恐難就鄂州遙度見今荆鄂統制官臣於暇時頗嘗密行詢訪昨岳建壽薦到閻世雄陛下欲留在此臣奏不若且令歸彼準備緩急益兵將官稱之者多然却未曾詢問郭杲恐

其未相諳悉有牛僕者是皐之子王宣之壻臣雖不識其面甚知之久在襄陽曾隨王宣立戰功於汝州碓山解圍蔡州隆興二年拒虜人於陂子河過橋破敵尤爲雋偉郭杲薦章云寬嚴得體廉約自將恪於奉公長於禦衆因此召審察酌之殿司若用爲副令就成襄陽益有三利一則在彼立功軍中信服二則乘勢留副將來免至創差三是郭杲所薦杲必欣然無疑僕亦不敢更張其規模未審聖訓以爲然否或未欲徑付一面且令帶殿司統制兼權看其施設徐議除授亦未爲晚臣既蒙聖問輒罄竭愚慮更取聖裁

奉御批牛僕爲副帥甚當卿擬指揮

同日回奏

臣恭稟聖訓擬到荆鄂帥指揮具在別幅帥雖戍襄陽例帶江陵駐劄所有二人限幾日起發或令郭杲候牛僕到日起發一節乞就賜處分

奉旨郭杲可差充鄂州江陵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劄鄂州駐劄牛僕差充鄂州江陵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江陵府駐劄

與奏擬咨目二月十八日

奏事得旨訪聞劉光祖在九江繼皇甫倜廢壞紀律之後一時雖能尚嚴然畧無恩義捄存士卒已不相安未期月間貪心既

生惟利是務自此威令頓弛甚於前人專任將官雷侁爲腹心公肆掊克如諸軍回易及馬草等錢日納月納皆有定數安與修造大破物料價值擅役官兵於興國軍管下買山伐木多至千餘人少不下五百人造成簰栰率多人已作院日役匠軍二千餘人光祖家時時點茶與之湏至月頭收掠茶錢貪狠之狀不可悉數九江巡尉司管獲販私茶人乃是本軍出戍官兵守臣韓康卿親自引問各稱差出日本軍借錢五千回日却要一十五千送納別無營運只得販茶須往回三五次方得錢足其人怨怒號訴廵所不言康卿憐而釋之此類皆有實迹逮被命改除用七百人搬擔行李三晝夜不絕黑光窗櫺至七百餘片他物稱是帑藏爲之一空節次開落官馬私自帶行者七十餘匹故臨行所至貼借名書疏其過惡未審果如何聖上專委總領密切體究請一面具奏

宣示蜀帥親札御筆 三月初四日 錄白親札附

錄白付蜀中三帥親札宣示卿等看訖却繳進來

錄白親札

將來虜人或有侵犯口實國家或爲進取之策先於何路出師合取是何要地昨者與師主帥思諮畧措無謀宜爲深戒卿今次可體趙充國圖上方畧之意條其利害親書奏來毋得輕泄賜吳挺郭鈞彭杲

回奏

臣等伏蒙聖慈宣示札付蜀中三帥副本臣等仰見陛下睿謀經遠聖畧沉幾非徒示與王之規模亦欲知諸將之能否臣等竭心展誦如窺河洛圖書之秘下情不勝榮幸謹遵聖訓却具繳進伏乞睿照

繳進廣西文字御筆 三月八日

初六日早廣西事宜文字却繳進來

回奏

臣伏準御筆下詢初六日早廣西事宜文字謹具繳進欲乞聖覽訖却賜降下益土丁一項遞年教閱只自去年方令逐鄉拔

習恐是州郡闕乏故欲省費又自淳熙五年諸州申見管人數之後至今累年一向不曾契勘有無增減皆合稟旨行下伏乞睿照

同日同奏

臣伏準內侍鄭邦憲傳奉聖旨付下廣西利害文字一宗臣已恭領來早將上稟旨伏乞睿照

奉詔錄卷一終

奉詔錄卷第二　　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一百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知樞密院事

付下蔡戡文字回奏淳熙十一年四月一日

臣準內侍鄭邦憲傳奉聖旨封下蔡戡文字一件臣已祇領來早進呈伏乞睿照

移義勝軍御筆四月三日

兩月前聞房主巡幸欲移義勝軍赴襄陽府駐札唐鄧一帶用騎之地兼郭杲能駕馭之金商山險非所長也今聞遣火屋宇幾盡適當此時恐或天啟之乎卿可因此擬指揮來

回奏

臣伏準御筆以金商山險非用騎之地欲因義勝軍遣火令擬指揮遷來襄陽仰見聖慮闊遠因天意以修人事不勝嘆仰緣此軍今在興元路經洋金州方至襄陽恐須先計人馬數目令郭杲牛僕預料屋宇之數庶幾至者如歸益臣聞得因去年移刑南人馬及家累之後寨屋殊無空隙臣今欲擬兩項指揮其一與彭杲明言義勝軍火後難再起寨屋終慮草創襄陽營舍見成欲令本將移屯前來仰先次開具人馬及家累數目襄陽當量議優支盤費及犒設其一諭郭杲牛僕以移義勝軍之意令其具空閑營舍若干可與安泊如合聖意容臣續便擬進免至

忽迫更取聖裁

奉御批卿謀慮深遠良用嘉賞試先擬兩指揮付彭杲郭杲等先行計料未宜忽遽起發

繳義勝軍指揮奏四月四日

臣恭稟聖訓擬到義勝軍指揮兩項總領所既已支錢今來又欲移屯即前日優恤文字竊慮未須行出其免赴還借請却是一件恩意輒欲添入日今已是四月文移往復便當盛暑所以用秋涼之語或未允當恭候改定或初六日面聽處分併取聖裁

奉御批並依劄子金字牌發

興元指揮

興元駐札御前諸軍都統制彭杲申義勝軍將第二隊於二月一日夜遺火延燒過本將營舍草屋三百餘間已將被火之家第特支過錢引二千九百六道及支撥官錢收買合用茅草竹木差撥軍兵併工修蓋屋舍應副被火之家居住又據四川總領所申本所已將被火人每家支給錢引五道并借支請受一月分作五箇月赴還併利東路安撫司亦已支給訖

右杲月日奉聖旨義勝軍係忠義來歸之人仰彭杲更切多方存恤其總領所借請一月可特免赴還尚慮新蓋屋宇草創已

令襄陽府踏逐見成營舍候至秋冬商議優支犒設路費許同家屬移戍仍先次開具本將兒管將佐人馬及各家老小數目聞奏

荆鄂都統司指揮

奉聖旨與元義勝軍皆係歸正之人忠勇可用其馬步軍共約五七百家近於二月一日本將遺火屋宇被焚雖別行蓋造終是草創今欲令改隸荆鄂軍仰郭杲同牛僎於襄陽府踏逐空閒寨屋同候今秋移戍仍先次條具合行事件以聞

郭棣劄子回奏 四月五日

臣昨蒙付下郭棣奏劄準御批恐有可照應事宜施行今具下項

一興元府屯駐義勝軍已得處分外金州者肖翰里剌等叩十餘人未審候將來義勝軍起發過金州日令一就同赴襄陽惟復各項津發今合先降指揮

一郭棣乞權免起發西兵一年庶幾四川總領所不至重擾應副錢糧今取進止

奉御批金州義勝軍一就起發西兵免起一年

問金陵統制相爭御筆 四月十六日

忘記令汝誼體究建康統制相爭事指揮卿奏來

回奏

臣伏準御筆汝誼體究建康統制相爭指揮令臣奏來臣恭稟聖訓錄在別幅伏乞睿照

錄白指揮

訪聞建康府駐札御前左軍統制李浩遊奕軍統領閻再興輒對副都統制語言紛爭全無忌憚可令趙汝誼究實聞奏其劉光祖略不彈壓仰具析以聞

繳彭杲書草奏

臣等今擬到與元彭杲書草進呈伏賜詳覽未有穩處恭俟聖訓或十九日別取進止

奉御筆書本甚詳備

與彭杲書草

五月十六日後歷奏事聖上令諭旨都統得來奏謂義勝軍安居已久遽然移屯恐動人心未敢彰露行遣或必欲施行即乞令朝廷使喚自大安軍登舟免陟沿邊山險候到荆南續指揮屯駐出處足見思慮詳審甚副圖寄聖意本謂此軍並係契丹渤海漢兒昨者憤疾金虜暴向本朝相率來歸委實忠義所以倍加存恤專待他日之用近報虜主達還上京深慮向去別有事宜如此軍每以報國為心恐緩急地遠難於調發兼蜀塞險禮不便驅驅發移荆鄂庶展長技今秋涼尚遠猶可商量都統宜明以此意詢察衆情若欣然願遷當依來奏改行近裏水路

上令就荆鄂間屯駐或衆人只欲留彼即更審度奏聞其制置總領及金州都統司亦可就近達此曲折恐發遞遲滯須具回奏遣人星夜前來別俟處分

付下彭杲書草回奏

臣伏準御批付下與彭杲書草即便修寫遣行仰乞睿照

緻趙汝誼咨目奏五月十九日

臣適奉聖訓體究蘇講事今欲作咨目付趙汝誼謹先具草進呈未審當否伏乞處分

奉御筆批依

與趙汝誼咨目

五月十九日得旨閒蘇講酒席間會批雷世賢頃委總領密切體究請徑自聞奏

張國珍轉官回奏五月二十二日

臣伏準御筆付下張國珍轉官指揮極爲允當已遵聖訓一面施行其葛邨文字謹具緻進伏乞睿照

問陳侃御筆五月二十五日

聞淮東水寨人陳侃爲章冲所窘令送安撫司根勘此係邊面人心如何可以與免根治給付本人船隻却奏來

回奏

臣伏準御筆詢問淮東水寨人陳侃爲章冲所窘令送安撫司根勘事臣記得今年正月知楚州章冲窮治鹽城民戶陳本打造海船軍器下海興販一面結案合斷徒罪又乞重賜施行三省降付刑寺擬斷閤門本家經密院下狀乞移他處別勘臣以本人既是民兵首領事關邊防難與尋常打船下海私置軍器一例行遣遂於今月初八日將上奏陳謂太守治部民固難沮抑而邊防所係亦當濶畧欲移鄰郡揚州根勘仍具情犯申樞密院乃是從其所請可作出場當時蒙聖諭以爲允當即已行下間鄰艮嗣具曉此意勢必兩平其事只候申到便奏知可以恕免仍給船隻今聖意若欲早了即來早回奏再降指揮催促揚州申來於本人決無所損伏乞睿照

黎州馬政奏同日

臣適見宇文玠傳聖諭商量黎州馬政臣屢會奏知虛恨蠻自來只就嘉州賣馬淳熙七年因黎州權守李福謙創許其就本州入中緣此引惹至今中馬不絕今來留正所奏乃蠻王自欲入城規圖犒勞非是不許其買馬宇文玠云初不知此曲折將謂元未曾許賣馬故欲量許以示羈縻臣亦告以札下諸司措置事理价甚以爲然臣又再三思之蠻王知教閱土丁未成倫理而黎州四月開場發回西兵所以敢來嘗試今既詰問諸司將來未必不乞開場月分依舊存留西兵以示彈壓或恐別有長策勢須俟其回奏稟旨施行合具奏知

移書王卿月等奏 同日

臣昨聞聖諭襄陽王卿月臣亦曾詢其人雖無甚執守然无能
武舉又通文藝比之常人粗可驅使只有一事素好不棋遇
則江溥性亦嗜此往往聚會過多妨廢職業尋常又難獨遣都
統以此未免相陪頃牛僕赴任臣曾告以少赴筵會恐軍士生
心益謂是也若聖意別擇人代卿月則固無說或未有人臣欲
密以私書與卿月溥云時節宴會欲通人情況在邊藩尤不可
闕於非時棋飲必妨職事且費錢物唐人賊諺傳云長日惟銷
一局棋朝廷尚不肯付之郡寄況因此數宴飲乎得旨密令戒
諭請一面具回奏如合聖意即徑移書衆中不敢及此更取聖

裁

奉御批卿宜作書戒之此非投壺雅歌之時也仍令條具邊
防合有措置事宜

又欲作書與牛僕王希呂奏 五月二十七日

一臣伏準御批令臣作書戒王卿月江溥以今日非投壺雅歌
之時謹遵聖訓所有令條具邊防合有措置事宜尤爲急務
臣更欲作一書與牛僕亦諭此意如或可行別具檢進呈
一臣昨渠淮西地分未有成說固知聖明臨時自有處置但今
之將帥鮮能素定規模如古之名將若不預加警策緩急恐
費指縱臣意欲作書或自御前降旨與王希呂郭鈞雷世賢

等問以將來或有守禦攻討其方畧如何使之相度地勢稍
思熟講以備應變雖未必皆能書亦須留心措畫不敢忽
畧未審聖意以爲然否如或可行容臣別具檢進呈右二事
並取聖裁

奉御批並依卿作書與之

回奏 六月一日

臣伏準御批令作書與王希呂郭鈞雷世賢牛僕等問以邊防
事宜欲臣來日具檢進呈然後遣發伏乞睿照

繳王卿月等書草 六月二日

臣已嘗奏知擬到與王卿月王希呂等書草謹具進呈乞賜睿

覽改定付出或大意有未當容朝殿日稟旨伏乞聖裁

奉御批並允當

王卿月江溥書草

襄漢密邇宛洛屏蔽荆州在今日最爲重地虜酋既遷都將來
或爲傳授之計內則兄弟紛爭外則豪傑競起在我既不可不
思備禦又不可不圖進取惟能自定規模乃可臨機應變所以
邊防事宜切須精思熟講條具以聞又有一事帥藩宴集益存
事體通人情理不可廢至綦飲平時尚妨職業況今日非雅歌
投壺之時乎皆得旨宜諭請一面自具回奏

牛僕同前不用棋飲郤添此段

請義勝軍案緣與元彭杲奏謂此軍親舊婚姻久安於彼更須詢察其情樂遷固亦未晚所以降旨別聽指揮并希知悉元奏作亦恐欲知

王希呂郭鈞雷世賢

淮西屏蔽江表密邇中原在今日最爲重地虜酋既遷都將來或爲傳授之計內則兄弟紛爭外則豪傑競起在我既不可不思禦備又不可不圖進取惟能自定規模乃可臨機應變將來守禦攻討之策皆當精思熟講元奏作慮如韓信一登將壇便謂三秦易併趙亡國請先至金城圖上方畧其後無言不酬者苟非先有區處安得成此偉功得旨以此宣諭請一面仔細回奏合

措置事件郭鈞書中仍令論意梁師雄

回奏六月三日

臣伏準御批付下元進王卿月等書草臣一面條寫遣去伏乞睿照

御批付下王蘭奏劄六月

禮部侍郎王蘭奏武臣落階官人節臣檢照隆興元年措置諸軍立功激勸內一項因戰功落階官武功大夫右武大夫以上見帶遙郡人合重功力除授遙郡承宣使若落階官却合自正任刺史以上除授此陛下所自定也今以作戰功之人帶遙郡而落階官者承宣即得承宣防禦即得防禦無乃大超越而與

前日措置大相背戾予若隨其所帶稱謂遂而授之亦不失爲聖恩

奉御批卿密檢隆興初指揮奏來

回奏

臣伏準御批密檢隆興初指揮奏來謹具錄在別幅同元批繳進伏乞睿照

樞密使

李彥穎文字回奏六月十六日

臣伏準內侍鄭邦寧傳奉聖旨李彥穎文字一件付臣謹已知悉十八日將上伏乞睿照

雷世賢劄子回奏二十六日

臣伏準內侍鄭邦寧傳奉聖旨付下雷世賢奏劄臣謹當類聚候諸處奏劄文字續具奏稟伏乞睿照

王希呂劄子回奏二十七日

臣伏準內侍楊舜卿傳奉聖旨付下王希呂奏劄臣已祇領更候郭鈞梁師雄條具到謹當逐一奏稟伏乞睿照

睿權步帥七月五日

臣等契勘步司關官昨日曾蒙聖諭今早未及稟旨若召梁師雄即欲札下張國珍且權暫掌管印號候指揮其中軍統制閻世雄偶以昨晚到軍聖意或令暫權即候處分別擬指揮進入

盖印記未有人收不容少緩伏取進止

奉御批可召梁師雄令張國珍斬梯

論除鎮江都統

臣近者恭聆聖訓翟安道在鎮江勢已難安此衆論之所同無可疑者但此軍與金陵武昌皆爲重任非池江襄陽之比一則財賦積弊久費料理二則歸正雜居不易安存三則地分濶遠並是衝要且朱振又復身故武鋒一軍尚未有人凡此數端若付新建竊恐未孚衆論欲望聖慈深軫淵衷少緩旬日審而後行庶得允當臣以事體重大密具奏知伏乞睿照

諸軍衙兵御筆七月九日

諸軍衙兵指揮內毋得輒充私役緣衙兵固合當直帥其間至於看馬荷轎未免謂之私役故此有少疑却具奏來

回奏

臣伏準御筆諸軍衙兵指揮內疑毋得輒充私役之句仰見聖慮通明非凡愚所及本謂看馬荷轎及虞候六局人之類皆是公家合用之人差出幹置私事或主管庄舍之類乃爲私役然既付以腹心爪牙之任本自不必及此止緣向來指揮追切一旦幸改恐或者議其過於矯枉未免大爲之防但恐既委御史及總領覺察却恐臨事不達此理拘牽文意反成招拾非陛下倚成兵將之本指熟復聖諭此乃高祖宏遠之規模臣惟知歎仰而已今欲乞付元擬文字商量改定十一日早稟旨行出伏取聖裁

夏侯禕樣回奏七月二十三日

臣伏準內侍鄭邦憲傳奉聖旨付下弩一張極不快便卽容交還夏俊之子伏乞睿照

李棣別具到闕回奏七月二十六日

臣伏準御批秉義郎李棣令別踏逐差遣謹遵聖訓卽告示本人候別具到闕將上稟旨伏乞睿照

郭鈞彭杲文字回奏七月二十八日

臣伏準內侍楊舜卿傳奉聖旨付下郭鈞彭杲文字各一件謹

已祇領續具進呈伏乞睿照

具王卿月所奏及探虜中事宜御筆八月五日

王卿月奏到利害如何卿寫其畧來可寫與時佐命探河南統寔爲林荅天賜軍情如何并問天賜終日所爲何事更問虜主令宗室將近族一房往上京此事果有否

回奏

臣昨蒙聖問王卿月奏到利害大要謂襄陽可以守可以進取而專言兵少緣是時牛僕無恙故其說與今又是不合臣方籌度欲奏稟間偶值易帥旣改除閣世雄則卿月所論復難膠柱臣兩日再三諭世雄以荆鄂本是一家須鄂州日凡百先與都

帥子細商量仍曲盡事長之禮務要同心爲國緩急首尾相應必無不濟更俟數日參酌卿月文字續具奏稟次爲林答天賜軍情并其所爲與夫虜主令宗室將近族一房往上京等事容臣一面作書與時佐探問伏乞睿照

察劉瑞仁御筆八月七日

御史劉瑞仁觀其無驕氣與應對言語磊落否續奏來

回奏

臣適遵聖訓喚劉瑞仁相見全無驕氣應對語言雖無風采却不山野頗磊落問曾隨盡經入國作上節伏乞睿照

時佐探報回奏八月二十二日

臣伏準內侍關禮傳奉聖旨付下時佐探報虜主支散上京軍七十以上人奏禮一件臣已祗領訖伏乞睿照

奏金星已過躔九月九日

臣連日三省言陛下聖德冠於百王星文必不示異既而晷度皆陰略無所覩昨日仰蒙聖諭臣未敢拜賀者蓋初七夜雖約已過然金行遲後相去猶近夜來又復陰雨今晚已在一度之外矣臣通夕欣慶幾於忘寐謹附此敘爵躍之情伏乞睿照

權收刺殿前司子弟御筆九月二十日

問殿前司子弟欲要收刺緣未得指揮遂結集欲攔宰相下狀今來與權收刺一次同指揮付卿此却繳進入

回奏

臣伏準御寶批招刺殿前司子弟卽已施行所有御筆謹具繳進伏乞睿照

張子智差遣回奏九月二十六日

臣伏準御批付下張子智乞差遣文字臣謹遵聖訓來早契勘將上伏乞睿照

蕭鷓巴陳乞回奏同日

臣伏準內侍鄭邦憲傳奉聖旨付下蕭鷓巴陳乞趙善庶差文字一件謹已祗領來日將上伏乞睿照

興州具奏三月三日發當月十八日遞到

一合取要地無踰長安鳳翔德順若取鳳翔則出師鳳州散關若取秦州德順則出成州阜郊又金州之師可出上津進取商虢以窺長安但敵之虛實今未可預定以臣管見雖將來一路當先出亦須三路俱進以爲之□

一虜自用兵以來前後犯蜀皆由鳳翔秦州兩路鳳翔之兵經寶鷄和尙原隴右之兵經秦州若破寶鷄和尙原便可進援鳳翔因糧進取長安若破秦州卽可直據德順則涇原熙河秦鳳三路皆爲我有

一虜或爲恃五路糧食深溝高壘以不戰屈我當此時止可固守原堡然後設方略攻其所必救以致虜

虜中平日無事兵皆屯長安鳳翔一帶秦鳳熙河涇原三路屯兵極少今我兵出戍彼已不疑若以更戍爲名合關外所屯之衆自阜郊直趨秦州正三十里一日可得既得秦州至德順才二百五十里五日可復彼鳳翔雖覺事已濟矣其餘熙鞏蘭會全無守禦量遣人兵即可撫定若鳳翔來援可逆擊破之

錄白付吳玭御筆

比覽卿來上關陝地圖奏陳虜兵平昔皆屯長安鳳翔一帶秦鳳涇原熙河三路屯兵極少緩急欲合關外所屯之衆自阜郊直趨秦州次攻德順其餘熙鞏蘭會等州全無金人守

禦量遣人馬即可撫定若敵兵來援當逆擊破之若以卿言恐異日未爲得計尋檢會吳璘王之望所奏前後累章備見辛巳出師秦州德順捨重取輕首尾失據應援遼遠幾失川口費我全力竟致無功致令王彥吳拱捨荆襄控扼會兵河池是皆前事之危道也故輒可復蹈哉今蜀門重兵已隸於卿次則興元次則金州異時卿等當謀會三路之師以奇以正進則攻取虜兵要害之地守則以固我襟帶之衝卿更宜審取長謀勉思成績勿以向一時之誤不爲後事之戒

興元彭杲奏

六日未時準三月三日元字號御筆將來虜人云云

一臣所管關隘自洋至鳳向北一帶諸谷多有小路通彼界上須輕兵把截惟大散關是出師正路宜以重兵守之以張聲勢其大散之前最緊無如和尚原若攻之恐費兵力臣欲揚聲取原實以奇兵西出蕞關取大蟲嶺東出隔芽關取五丈原下瞰鳳翔出兵夾擊其糧道則和尚原兵必解然後占據次圖進取

一鳳翔虜人重地乃五路腹心和尚原之兵既解臣當徑取鳳翔會兩路兵取秦隴金州兵取商虢又須令金州軍馬以重兵取大慶橋及潼關中斷虜之來路以使其聲援隔絕可取關中

一攻守糧食爲先計辦以新易陳

錄白付彭杲御筆

比覽卿奏欲以輕兵守南山諸谷以重兵駐大散關張聲勢取和尚原奇兵就興元地分出武休關隔芽關趨斜谷取五丈原瞰鳳翔出兵夾擊今照得卿之屯所正係南山一帶形勢與吳挺協謀熟議迭分奇正兩軍犄角以戰以守無失機變務收全勝無如辛巳之舉五挾私嫌不爲國計勞師無功竟貽後悔卿更宜無墮忠勤益修戎備勉圖異日之効

金州傅鈞奏

三月十四日未時收三月三日金牌三路之兵虜常以興州

爲重若伺其兵糧未集先出大散關奪彼之氣必須駭懼臣
謂興州兵可於鳳州先出據和尙原取寶雞下瞰鳳翔彼必
以重兵與興州兵相綴然後以興元之師直出駱谷乎午谷
金州軍馬由商於出七盤與興元之兵合勢倘隙長安中原
必有豪傑爲應當以重賞高爵悅其心分彼之勢間道奇兵
據潼關取陝州燒大慶橋絕東西往來之路然三路亦須首
尾相援

錄白付傳鈞御筆

比覽卿奏虜之巢穴不過鳳翔長安此爲合要取地虜人必
以重兵與興州之兵相綴然後興元之師直出駱谷乎午谷

金州軍馬由商於出七盤與興元之兵兩軍合勢倘隙進取
卿今所隸邊面連亘南山諸谷出奇應變皆得便利與時有
警正欲首取商於之地分據要害徑圖關中固宜與興元之
兵連營合勢審取事機併力攻取卿與彭杲義先協和同心
比議益思長策共濟公家

付下蜀中三帥劉子并錄白御筆回奏十一月二十日

臣伏準內侍鄭邦憲傳奉聖旨付下吳挺彭杲傳鈞三奏并謄
錄御筆各一件臣伏讀再三仰見睿謨經遠策勵將帥明見萬
里之外不勝懽忭歎仰之至其前件文字六道并復繳進臣嘗
面奏乞諭三帥令時以探報事及區處之方奏聞不惟使之常
常留意亦可觀其隨事經畫如合聖意更乞繼此戒飭之伏乞
睿照

郭鈞等文字回奏十一月二十五日

臣伏蒙付下郭鈞雷世賢蔡戡文字三件謹已祗領續具進呈
伏乞睿照

折價文字回奏十二月七日

臣等伏準聖旨付下吳挺奏諸軍折價文字謹已祗領候將來
挺具到細帳即稟聽處分伏乞睿照

鎮江多槳船回奏十二月十二日

臣伏準聖旨付下錢良臣奏鎮江修多槳戰船錢文字一件臣

已祗領續具奏稟

與王希呂咨目

所奏合肥不可不守五說甚詳昨來郭鈞亦欲移所部兵專任
此責非忠誠慷慨不擇險易安能體國如此聖上極深嘉嘆但
有曲折尙當詳議合肥地當四衝別無險阻可恃須宿重兵乃
能堅壁倘虜以一軍綴我城守而縱輕騎深入則和州孤城何
以自立而雷世賢在定山獨受大敵亦豈萬全之策前書所以
詢及民兵萬弩手山水寨等正欲帥師糾合諸頭項人兵獨當
一面爲兩淮藩籬却令郭鈞駐和州雷世雄駐定山互爲聲援
乃無疎虞今所乞正軍二萬人兩司必難盡輟若共遣若干人

馬爲根本而帥司參以民兵弩手本州効用軍兵及沿淮忠義人等分地而守似爲上策但不知今年所教民兵已置籍否其決可用者幾人一路弩手千七百人緩急便可點集否預行收集又恐張皇其他効用并所招軍兵共有幾人沿淮忠義臨時約可得幾何宜速疾詳具以聞續當奏稟行下

奉詔錄卷二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樞密使

薛直繳進文字同奏　淳熙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

臣伏準內侍鄭大亨傳奉聖旨付下步軍統領薛直繳進馬政及京東海陸形勝預備等七事容臣子細詳看續具奏稟伏乞睿照

延璽殺降御筆二月初八日

朱安國論延璽卿來早詳奏殺降一節事

同奏

臣伏準御筆令臣詳奏延璽殺降事臣適準再付下朱安國文字已取索延璽元奏誅賊細數來早進呈伏乞睿照

批付朱安國御筆二月十二日

覽所上二章具悉但延璽初約姜大老等盡數出降擒獲者死投降者生其餘黨不即出降雖搜捕稍速然非已降之人延璽不過欲絕後患耳況湖廣頻有盜賊若不以功掩過則將何以懲勸故茲札示宜體此懷欲以此批付朱安國卿更詳看或有不當密具奏來

同奏

臣伏準御筆付下朱安國文字并聖訓諄諄形於親札既欲問釋言者之惑又將保全立功之人不鄙下臣復令詳看大公至正毋固毋我甚盛之德孰不嘆服但安國察章諄諄專指言延璽投降而已臣竊聽衆論或以其說爲過或以其說爲然蓋由在朝之士無由盡見本末安國所以謂璽有過無功今若遽頒以功掩過之詔則恐安國未喻深指彈文繳上却難區處臣意欲以其二章下璽具析璽必能鋪陳本末以解衆疑如此則既彰陛下聽言之公亦不失好生之意璽之被賞亦可安矣或此說未當則館假以前陳賢合對望以札示曲折與賢商量令宣諭安國庶幾恇然無迹事體甚順臣既蒙聖問輒貢愚衷倘或不然更俟進止所有御批不敢輒留謹同繳進伏乞睿照

乞與金陵副都統閻仲賜帶并初除諸路都副統制未陛朝者陛朝武臣郡守未陛朝許紮紅鞓二月十九日

臣昨日安奏閻仲階官方是保義郎益欲於稱謂之間稍加別異方陛下愛惜爵賞專待有功無故加轉誠爲僥倖臣故不敢復言退而思之尚有愚慮今具下項

一閻仲向來必經宣引未審曾賜帶否今建康軍中統制官如李簡輩比已經賜其他則往往是大使臣例服紅鞓萬一仲未經賜則黑鞓角帶反在諸統制之下若聖意因其陛辭特加賜予則於遷轉無損而佩服有光未審聖意以爲然否

一臣竊見文臣官小而除侍從例轉通直郎蓋欲其升朝也今諸路都副統制殺人不多陛下寵遇之禮實均侍從若他日出自聖意批降指揮今後除授而官未至此升朝者即與升朝竊計被此恩數必無甚多而仍畧寓均一文武之意此乃後圖今固未可敢因密啟就賜宸聽管[illegible]

右謹具奏聞伏乞睿照

貼黃

今文臣小京官纔爲通判便借緋魚而武臣小使臣雖爲郡守亦止黑鞓角帶今若未欲還賜閻仲金帶不審可降指揮武臣未升殿任知州軍副都統者許服紅鞓否更乞聖慈付有司討

論施行

御批卿奏甚當都副統制便帶升朝官可便自閻仲始可擬指揮來知州借紅鞓帶亦可擬指揮來閻仲俟朝辭日賜金帶

擬都副統制陞朝武臣紅鞓指揮

應除授在外駐札御前諸軍都統制副都統制如階官未至升朝者與帶陞朝官

應武臣知州軍官未陞朝者可依文臣守倅借服色例許權繫紅鞓角帶候回日依舊

同奏

臣恭準御批令擬兩項指揮謹具別紙所以不言自閻仲始者蓋既無今後兩字則仲便當應格所屬自合施行矣今內外諸軍人數極不爲少止緣冗占太多其弊非一俟將上詳奏聖訓伏乞睿照

鄭興裔揚帥御筆二月二十七日

揚州闕帥鄭興裔似堪其任密具奏來

同奏

臣伏準御批鄭興裔堪任揚帥臣觀其人累歷監司於職事未爲苟且誠如聖諭伏乞睿照

緻進蜀中指揮御筆三月十一日

四川總領傅鈞彭杲指揮忽記留中却緻進入

同奏

臣早來伏覩再降下彭杲等書簒既別無處分并吳挺者並未敢脩寫欲俟十三日稟旨今準御筆謹用緻進并有鎮江以酒庫分在諸軍一事聞逐軍極費支吾其詳具在別奏乞紓聖慮別聽進止

與吳挺

得旨都統所奏欲將舊請折來價九引八引之人添作十引每歲計增錢引八萬四千三十餘道却將倍給七十六人添支九十三人使司例三百五十八人三項每歲多請八萬五千餘道

對補其數既使軍中請給均平又令總所驟添財賦自非仰念
國計下恤軍士誰能及此便可降旨施行緣與元金州諸軍折
估亦用十三四州軍則例已密令馮愙傅鈞彭杲日下取見兩
處數目候到即一體行下免致再有奏請恐都統欲知曲折特
令宣諭

與馮愙傅鈞彭杲

得旨閫蜀中諸軍折估糧米一項見用十餘州軍則例勘請其
少者折價九引八引而多者却至十二引參差不齊深以爲念
見今多者更不裁減外欲將少者一例添十引今後所招軍兵
並以此爲率庶幾恩及將士無不均之患只恐總領所財賦有

限先嘗約度所添錢數就降處分除興州軍已曾取見數目外
其金州與元兩處可密切細算月糧一項見用幾州軍折估則
例內八引九引者幾人十引者幾人十一引十二引者幾人疾
速開具聞奏

論鎮江財賦三月十一日

臣久聞鎮江軍中財用匱乏甚於他處翟安道屢曾援例乞借
鹽本不敢將上又詢訪得本軍有十酒庫向來都統司自行措
置用其利息爲統制官以下共給之費後來主帥均與諸軍使
自措置却將應干支費並令管認既闕本柄不免於舖戶及都
統司總領所借錢起債每月固已尅除利息及至發賣又多虧
折緣此本利俱少將佐既乏供給或至賣綠刻剝士卒嘗詢問
葉翥爲總領及郭棣爲鎮江帥時未曾如此軍中大不以爲便
臣又問得金陵諸軍酒庫皆是總司抱認所以軍中無此一項
弊事夫統制官專以訓練爲職豈能人人理財其間巧作名色
多占破人亦起於此臣欲乞批付吳琚翟安道令同共相度檢
照數年來因何改革今當如何措置候有成說然後施行更乞
聖慈詳酌可否既繫軍政不敢不奏

奉御批可依所奏疾速批問

付下吳挺書草回奏同日

臣伏準御批付下吳挺咨目本卽便脩寫先付其來人所有

批問鎮江酒庫事容臣十三日具稿進呈伏乞睿照

批問御筆

因見鎮江軍諸軍隊牌奏窠占六千餘人已令翟安道具細
數適已付樞密院將上卿須痛加裁減庶幾不虛占軍籍如
一項兵官下白直五百餘人自合差入隊人充今來却作占
破此最爲不當

付下翟安道文字回奏三月二十五日

臣伏準聖旨付下翟安道繳進應管人數文字一件謹已祗領
其前日多差白直等人數昨因閭世雄初赴襄陽曾恭稟睿訓
令裁減冗占後來世雄奏到減下一二千人今欲候奏事日別

具進呈乞明指不盧破之數徧諭主帥使之自行裁減聞奏庶幾曲盡事理伏乞睿照

論秦嵩田世雄兩易交割同日

臣適覩御封付下留正王渥奏令秦嵩田世雄兩易其任甚爲允當已奉御筆依除一面施行外緣有二事合奏審今具下項

一兩處皆是邊要兩人皆是郡守依條合候交割起發今來未審令各人一面牒州事與通判惟復別差人時暫往權一金州極邊屯駐軍馬偶然都統制傅鈞抱病軍中止有統制官三人內右軍張良臣去年十二月奉御筆點赴審察今正在路本軍惟存兩人前軍樊照見年七十餘中軍

盧協節去年五月曾到行在人材亦平平升權統制爲日尚淺皆恐未可倚仗而李思孝自鄂赴台復自此往計須數月方能到彼萬一傅鈞或有事故即此數月間帥守全關不可不慮

右欲乞聖慈先行宸慮庶幾來早朝殿可以恭聽處分伏乞睿照

奏留正欲與田世雄轉官三月二十六日

臣已得旨擬催促田世雄赴黎州并委監司暫權金州只候來早進呈偶得留正劄子說欲與田世雄轉官之類未審聖意以爲然否併俟來早恭聽處分合先具奏知其留正劄子却乞付出

宣示田世卿等御筆四月一日

今有誡諭田世卿并問郭鈞教閱人數不同親札錄白宣示卿等却繳進來

錄白親札付郭鈞

建康府駐劄諸軍今年三月二十二日教閱人隊披帶官軍一萬一千四百五十八人戰馬二千匹按本司兵帳見管兵四萬六千二百九十六人馬六千三百七十匹數目大段不同可從實開具因依聞奏

錄白親札付田世卿

朕念卿材略嘗任爪牙備見宣力今再付總戎之寄於要衝之地委寄之重卿當體朕至懷凡選任施爲之間務從公道毋狥人情副朕親擢之意

回奏

臣等伏蒙聖慈宣示戒諭田世卿并問郭鈞教閱人數不同親札仰惟陛下垂意方面明於知人用其所長警其所短漢高祖御將又何加焉至於軍旅奏報一經聖覽率皆推見同異究其端由漢宣總覈何以過此臣等捧讀再三無任歎仰欣幸之至謹具奏謝伏乞睿照

付閤仲御札四月十六日

朕惟將帥之弊每在蔽功而忌能尊己而自用故下有沉抑之歎而上無勝算之助殊不知兼收衆善不揜其勞使智者獻其謀勇者盡其力迫夫成效則皆主帥之功也昔趙奢解閼與之圍始令軍中有諫者死及許歷進北山之策而奢許諾卒敗秦師奢爲封君與廉頗同位何害焉卿以奢爲法毋蹈前弊用副注委已嘗面諭此意故茲親札宜體至懷

大石契丹與兵御筆 四月二十一日

覩盱眙報大石契丹欲興兵事若無則已或果有之在我安得坐視他日我若徑舉兵則違誓約若因釁則將何以爲辭卿須深謀遠圖俟數日奏來卿以此密示郭棣同議之候回奏同繳進來

回奏

臣伏準御筆盱眙報大石契丹事容臣二十三日約郭棣商議同御筆繳進伏乞睿照

繳二十一日御筆奏 四月二十三日

臣昨蒙御筆連日伏而思之若彼果有釁臨時不患無說所急者在於間探精審適約郭棣相見問其所遣之人云約五月回盱眙昨遣黃政亦恐早晚有耗楚州羊家寨探報北他處似或可信若諸處參合自當別具奏稟其付下宰翰謹先具繳進伏乞睿照

宣示付吳挺御筆 同日

近得邊報大石契丹假道夏國侵犯金人未知然否卿可分遣間探明斥堠以詗其實若所傳虛誕切不可妄動果或有之機會似不可失宜遣文武兼備之人與之會議毋使常材庶使一見信服事可有濟然此皆傳聞卿更審察事宜貴於詳密以副朕懷故茲親札想宜知悉

付留正御筆

近得邊報大石契丹假道夏國侵犯金人未知然否已親札付挺使之分遣間探明斥堠以詗其實若所傳虛誕以下同前事可有濟卿可與挺密議詳處以副朕懷故茲札示想宜知悉

回奏

臣等蒙宣示御筆二紙仰見聖明欲乘機會爲恢復之計此易所謂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者也然臣等尚有千一之慮欲俟來早面取進止所有庚牌望少留一日伏乞睿照

付下趙汝誼劄子 四月二十七日

臣伏見金陵都統司中軍統制官李簡見爲公事都統司已差保義郎石軍統領權左軍統制劉忠管幹上件職事竊緣劉忠者才藝無聞資歷又淺徒以巧於讒諂叨躐陞進今又移差中軍事權益重欲望睿斷於三衙官兵內差撥一員前來管幹中軍統制官職事庶幾少安士卒之心

回奏

臣伏準聖旨付下趙汝誼奏劉往者固嘗奏知郭鈞爲性剛簡多與文臣情意不通自梁師雄被召卽曾奏乞早差副貳自聖明選差閤仲中外皆謂允當近者趙汝誼到闕因相見大抵語意力主雷世賢而不喜郭鈞衆所共知亦有朝士勸其平心者然克已毋我自是聖賢事業汝誼豈能如此昨日臣所以乞與李簡降官離軍差遣正爲汝誼此舉失當欲稍調護之耳陛下令降官放罷此大公至正之理也今汝誼密奏劉忠不可用乞審斷差統制官前去如此奏陳初無形迹却爲得體其劉忠爲人臣不及知或是郭鈞偏信亦或有之今若自此移一員去既出聖旨郭鈞等安敢以爲疑但恐由內而外頗似左遷若於統

領官升遷遣去則彼一軍之人必謂我軍豈無可用之將何至煩三衙差人前來在常情或以爲恥此非爲鈞等計也臣有愚見輒就奏稟主夏建康左軍統制官李浩因病身故在客位與統領閤再興喧爭得旨降兩官充統領今若作念舊及期與牽復中軍統制填李簡闕則上下自然無詞而汝誼所奏亦已施行足彰聽信之公似爲兩得況李浩頗有聲於行伍當時所坐不緣贓私而又兩官未復猶足示懲未審聖意以爲然否汝誼元奏謹同繳進伏乞睿照

或未欲牽復李浩卽且令權統制以責後效并乞聖裁

奉御批依奏

許浦海船置柁師回奏 同日

臣伏準御批付下錢良臣奏鎮江許浦海船合置柁師事令臣條具將上臣向來嘗奏鎮江船多而人少恐緩急闕誤今須專責本軍別揀水軍一項如統制將佐皆選諳識海道之人乃可爲用前日所以起福建人船來許浦者正以其船及柁師皆牢壯諳熟所有官中舟船久在岸下雖逐旋補葺終是少得堅壯止可橫江耳尙容逐旋條具稟旨伏乞睿照

盱眙傳聞御筆

昨日見盱眙傳聞金國以八千勦絕契丹此事甚爲可駭

同奏

臣伏準御筆盱眙傳聞金國以八千勦絕契丹大抵虜人多詐是特揚此聲以安人心旦夕吳挺處金字牌回可知端的狀乞睿照

付下榮茂宗進狀回奏 四月二十八日

臣伏準聖旨付下榮茂宗進狀一件謹已祗領續稟進止伏乞睿照

王德探事御筆 五月四日

近日將玉爵來者王德卿可令往北界探事許以補官續次令赴東華門祗候欲賜錢帛仍令疾速往回

同奏

臣伏準御筆欲令王德往北界探聽密臣一面呼來諭以聖意但携玉爵而歸乃乾道年間恐歲月已久未必有脚引之類可以使用俟問得子細即續具奏伏乞睿照

審問王德奏五月六日

臣適呼王德畧諭聖意果云元是乾道九年到北方今彼界增置攏鋪仍添合同須就盱眙經營□月十日乃可得之以此往回恐不能速其人今年六十頗似誠實但耳微覺重聽不知幾日令就東華門祗候伏取聖裁

于越間探奏六月六日

臣伏蒙聖慈差人傳旨押孫應相見已面昨日安豐軍谷目分

付託其年稍高恐未必能深入近有一士人薦鎮江前軍第二將訓練官于越年五十二路州人知書有膽畧可充間探臣亦未敢輕信欲作書與吳琚翟安道先令物色如果有可取即令略赴密院稟議伏取進止

付下吳挺劄子回奏六月九日

臣伏準內侍關禮傳奉聖旨付下吳挺回奏正緣前日御筆訓諭曲盡事宜在挺安敢鹵莽回報況挺世將深沉非如他人輕信道路之言者臣所以屢奏須俟挺處消息想繼此續有奏牘伏乞睿照

黃政告身回奏六月二十一日

臣伏準內侍張思温傳奉聖旨黃政權差往盱眙軍幹事本人轉官告命候回程日給付臣謹已遵稟一面收下候本人回稟旨給付伏乞睿照

習右射御筆七月六日

諸軍見習左射人今後住教止習右射將見用軟弓日下拘收別給散合格斗力弓依此札下江西四川諸軍

回奏

臣伏準御筆諸軍見習左射人今後住教止習右射將見用軟弓日下拘收別給散合格斗力弓即已遵稟札下江西四川諸軍伏乞睿照

緻留正書回奏七月七日

臣早蒙聖諭奴兒結事今節到劄未具在別紙并臣昨以所降指揮有曲折不可明言者遂以私書諭留正使之過爲隄備所得回書本不敢進呈既蒙宣問恐宸衷欲知其詳輒同緻進庶幾清閒之燕可以詳覽蒸候降下別擬指揮或以咨目再三丁寧留正伏取聖裁

付下留正書回奏七月九日

臣伏準內侍關禮傳奉聖旨付下留正回書等二件並已恭領臣昨蒙聖諭再以書丁寧留正見今具草俟十二日進呈畢脩寫發行伏乞睿照

付趙汝愚御筆 汝愚奏劄附後
同日

覽卿奏劄言向者地震之異而福建尤甚詞意懇切足見愛君之心卿於本路凡守令臧汙而法外誅求兵官庸謬而非理掊刻皆當早聞達而更易之至於盜賊結連亦當防其邪孽預捕獲之若此數事更宜廣布耳目微則易治蔓則難除卿所知也卿既任一道之寄而聞見如此尤甚加意以寬顧憂故茲札示當體至懷

汝愚奏劄 係文

臣所治福州五月初九日丑時地震良久方定浙江閩廣數路皆然而本路漳州獨甚綿亘數千里同時俱震此爲變異

非小伏見景祐寶元太上皇帝紹興中皆嘗以地震下詔許羣臣言事若聖意勿欲張皇顯言其故則乞遵用祖宗故事祇以手詔詢問闕失

同兩參回奏

臣等伏蒙聖慈宣示汝愚奏劄并所賜御筆臣等竝已伏讀訖汝愚身備侍從職在典藩因事告猷仰動天聽重煩宸翰告戒諄諄慮遠聽言益昭聖德臣等無任歎仰之至謹此奏謝伏乞睿照

統制推恩等御筆 七月十一日

已引對統制數人欲與推恩可擬指揮來日將上內侍封贈等內降指揮可繳進入

同奏

臣伏準御筆已引對統制官數人令擬指揮推恩臣謹已遵稟來日將上所有內降內侍封贈等指揮恭依聖訓繳進伏乞睿照

延璽敘官張德元轉官御筆 七月十三日

洪邁奏二件以盜賊爲慮今又用親札戒諭汝愚延璽專以戢盜爲備但恐延璽邇近日之事緩急不甚用力若或以捕賊有勞與敘復元官如何

歸正統領張德元已七十餘歲磨勘不行止欠一官身後致仕可蔭其子作甚道理可與轉得此一官

同奏

臣等伏準御筆下詢延璽敘復及張德元轉官事已一面商量作一道理來早稟旨伏乞睿照

擇人替盛雄飛御筆 七月十五日

盛雄飛見勘不可久闕兵官令郭棣疾速選人前去

同奏

臣伏準御筆盛雄飛見勘不可久闕兵官令郭棣疾速選人前去臣昨日已傳聖旨諭郭棣連日又曾催促郭棣云選得一名見在平江收放已令呼喚且夕便到容臣更促棣即便發遣伏

乞睿照

張元政左翼軍統領奏 同日

臣等據殿前司申乞差張元政充左翼統領元申并擬到指揮謹具緻進連入恭候批降即令來日起發伏取進止

奉御批卿等可當面戒諭管衆務在寬猛合宜毋得捨刻士卒如有違戾重作施行令具知委聞奏訖遣行

問虞允恭御筆 七月十八日

未有官司關報如何據承局說輒舉哀素服

回奏

臣伏準聖旨付下高震奏允恭事乃與前日不同既止因承局

口說豈有不俟朝省公文便如此大作禮數竊恐其父子問別有曲折數日後想接續報來伏乞睿照

奉詔錄卷三終

奉詔錄卷第四　　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一百四十九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樞密使

衙官請給御筆淳熙十二年八月五日係批太常寺少卿朱時敏輪對奏劄之後

此事可以措置否或用拍試便破衙官請給則每人合添支若干錢物密具奏來

回奏

臣伏準聖旨付下朱時敏奏劄理會諸軍陰補有官子弟從軍拍試弓馬支破衙官請給令臣密具添支錢物及可以措置否臣近嘗密奏乞嚴立拍試事藝之格專待勁勇之士盖欲收拾

人才作成士氣既備緩急亦儲將材所謂有官効用固已在其中矣今若專放有官之人利害甚多所以自淳熙元年正月二十八日指揮放支參部臣今畧開具下項

一紹興間諸軍多因行陣立功故有左武隊武功隊若干人放行請給何以支吾所以不問高下止支券食錢

一有官子弟而充効用必是父祖見爲將佐稍有勢力今若拍試放行衙官請給則主帥未必一一盡公定有請囑之弊未能示勸先啟僥倖

一均是戰士有官而事藝高者許其拍試坐享厚俸無官而事藝高者雖有勇力獨無榮望臣恐悅者寡而不悅者衆矣

右三事姑陳大槩容臣以數日工夫逐旋因事密尋前後更改指揮詳究得失續具奏稟免致張皇天下豈有不可措置之事但恐思慮有所未到爾至如添支錢物若干則又係其官資官高則衙官多官卑則衙官少似難一概計算併乞睿照

時敏云殿步司止有百七十人其間事藝出衆可以應格者未必及半臣故云悅者寡而欲廣拍試之法以及諸軍

楊應龍差遣回奏八月十四日

臣伏準聖旨付下楊應龍差遣文字恭候十六日將上稟旨伏乞睿照

胡斌居住回奏八月二十九日

臣伏準御札付下錢良臣文字二件合擬胡斌居住指揮臣欲就今早降出錢良臣拔章作勘會胡斌已降指揮降兩官放罷八月二十九日奉聖旨胡斌令隆興府居住盖處以二浙州軍則恐良臣疑其太近江東州軍又本路惟隆興帥府得達近之中如合聖意即便擬入其文字二件謹具繳進伏乞睿照

蔡必勝接送伴御筆九月四日

蔡必勝人材舉止堪充接送伴等職事却緣赴上在十二月間有此相妨當作如何那融奏來

回奏

臣伏蒙聖問蔡必勝人材舉止堪充接送伴等邦緣赴上在十二月間有此相妨當作如何那融臣契勘必勝闕雖在十二月若用使令不過遲迮數月自來固有闕到踰半年而赴者既見任自有太守似亦無害不然如蘄州闕止一年餘必勝若蒙親擢足爲終身之榮豈應計此年歲間闕二者更在聖裁

繳鄂州文字奏 九月八日

臣等適蒙聖問鄂州文字緣字畫太草又多塗抹兼恐或有愛憎語言過當未敢繳進既蒙宣諭謹以封入大概只是賈偉之說但稍詳備臣等所以奏乞採擇戒諭者正欲稍存事體爾若陛下先令郭棣於家書中密傳聖諭亦無不可然須將賈偉奏

劄一就付下併取進止

施行鄂軍御筆 九月九日

鄂軍之政必須先作一施行或令具析或令總領并趙雄體究可擬指揮來然後節略二三事宣示其兄隨州信陽事亦宜體問

回奏

臣伏準御筆鄂軍必須先作施行或令具析體究可擬指揮來臣昨日已嘗面奏駁將恐難一律如鎮江庸鴛無恥雖日加詰問不以爲辱郭杲益非其比必須審而後行如織領近方敘述其能臣前日進呈劄子是也趙雄又倚重杲見在荆南築城兼去鄂稍遠不過差官前去徒成形迹容臣將賈偉劄子大概擬定指揮十一日進呈徑令具析似爲合宜計不爭此三兩日事未審聖意以爲然否節錄示其兄者當同將上其隨州信陽事續擬體問指揮併俟聖裁

繳進郊祀差官回奏 九月二十日

臣恭稟聖訓繳進前日已點郊祀差官文字伏乞睿照

宣示郭杲御筆 九月二十二日

朕惟將帥之道要當愛撫士卒與同甘苦故可得其死力今所聞不然貪汚掊尅勞役不恤如大羅少支勒令沽酒以至請給稍厚者使掠僦賃守門回易用備陪償甚或輕入命以

事遊觀若此之類不一而足致其飢餓愁歎爲國斂怨豈朕所以推敲分閫之意哉卿往在襄汚人多稱道之邇來言者謂卿心迹殊異朕未欲卽以爲責然全宥之恩理不可再卿宜悉革前弊終始如一思委寄之重服訓飭之辭以副朕懷故茲親札想宜知悉

回奏

臣等伏蒙聖慈宣示戒諭郭杲御札仰惟淵謨獨運睿訓光昭既警其心迹之頓殊復告以全宥之難再恩威並用駕御合宜臣等稽首誦觀無任欣幸之至謹此奏謝伏乞睿照

宣示郭杲劄子回奏 十月十六日

臣伏蒙聖慈宣示郭杲回奏其間如統制統領兼管酒庫及循例用軍樂水教鞦韆之類今悉住罷且多引咎之詞益緣陛下聖訓深切著明震懼無指自此必能悔過改圖仰副恩宥其後所指三人即臣九月間所謂或有愛憎語言過當者是也臣記得向來曾有指揮諸軍帥不許接見過往官員士人庶幾杜絕干擾似可檢舉施行其郭杲奏劄謹復繳進伏乞睿照

軍中賣酒利害御筆十月十七日

淮西總領自併酒庫之後於建康軍中有無利害郭杲近日賣酒比之前官利害如何朕皆未知子細可奏來

回奏

臣伏蒙聖問建康鄂州軍酒庫利害今具下項

一淮西總領所昨有酒庫軍中亦有之利害相形多寡相領所以總領所情願抱認軍中所得利息為供軍之費却將酒庫併入總領所自為一家本是良策但每庫全藉監官得人方可超辦其如吏部差注未必稱職遂書降指揮選辟後來多緣親舊干求權要囑託所用或非其才往往有所挾持致令職業曠弛今則虧欠甚多屢聞陳乞蠲閣此在建康軍中却全無利害

一鄂州雖有酒庫利息總少軍中七庫所入頗多然而私酒攙奪課利惟州府乃可以禁戢軍中則不能號令所以前政利息不登前折本柄郭杲首乞禁止益欲易於沽賣然每庫既委各軍兵將官督責辦集則上下觀望競欲利多其間或有才力不逮之人日負欠數益免科抑此所以前官利入微而怨謗不興今日用度足而却致紛紛也

一件如前臣觀所在酒庫利息最厚況軍中所差監官及應干使令多是軍兵不費請給又無諸司分隸錢物故其所得尤厚於州郡而妨廢教閱士心不服亦起於此益披堅執銳雖曰不易然彼不怨者知其所當為也庫中役使未必甚勞然人反云云者使之非其道也近日吳琚至此臣略問鎮江酒庫若付總領所甚便只恐不容選擇監官却致敗壞琚深以為然不肯承

當敢因聖問併敘大略其他尚須面奏

韓侂胄文字回奏

臣伏準聖旨付下韓侂胄文字一件恭俟後月初三日將上伏乞睿照

彥逾奏賈偉事御筆十二月三日

彥逾奏賈偉事不容但已當如何施行為適當具奏來彥逾

劄子却進入

回奏

臣伏準御筆彥逾奏賈偉事不容但已當如何施行為適當具奏來臣之愚見欲以彥逾所奏明諭三省樞密院選官一員略

加體究未審當否其元奏謹具緻進伏乞睿照

乞與雷世賢轉官 十二月二十六日

臣茲聞雷世賢已遂朝辭輒有愚慮謹具奏知世賢自淳熙五年十一月除馬軍都虞候今踰涉六年兩來宿衛大禮比之江上諸帥日月最久未曾推恩若遷副指揮使則太峻不知可與遙刺或轉一官之類以示寵數否臣偶思及此欲因假日出自聖意批出故敢冒昧密啟或陛下酌俟他日立功固無不可伏聽聖裁

論權止賀正人使

一臣等竊見北牒云大朱依禮例差定使副緣此間相去地遠

天寒氣冷一行人使往回行役艱難據來歲賀正旦生辰權止一年而不明言彼此二字竊慮先辭我使以示委曲而未欲自言彼不遣使似有所待臣等採之衆論謂當令館伴就驛諭北使云彼既念使人勤勞權止往賀之禮則彼賀正旦及生辰之使亦當權止一年如合聖意即續擬傳諭意旨取裁

一臣等所蒙宣諭欲依例遣賀正接伴此則聖明懷遠以德非臣等所及但一行官吏頗曉事體萬一及境而彼使不來於觀瞻不無疑惑臣等商量欲就淮南監司及兵官中選定接伴使副計期量遣國信所合千人三兩名往彼伺候餘人皆可充代設或彼來固已有備若其不至亦無所損如合聖意即續具合行事件取裁

緻內外軍馬分屯更戍等籍

臣等昨嘗奏知欲以見今內外軍馬分屯更戍去處并諸軍所管戰船數目編類成籍以便乙覽今各爲一冊謹具緻進乞賜留中仍今後每半年一次脩換進入伏取聖裁

密院使臣御筆 十二月二十九日

記得密院有一使臣隆興初曾差去軍前下文字不曾賞少賞卿奏來

同奏

臣以積冒寒氣腰膂痛楚不能起止昨日弗獲仰望清光犬馬之情方劇瞻戀伏奉御筆記得密院有一使臣隆興初曾去軍前下文字不曾賞少賞卿奏來偶緣歲月稍深容續行契勘具奏伏乞睿照

隆興二年冬曾差密院使臣秉義郎李彪呂清賞國書等前去盱眙軍奉使處投下恐未必是

隆興初軍前幹事人奏 十二月二十日

臣連日不望清光下情無任瞻仰之至昨蒙聖問隆興初遣往軍前使臣披閱案牘除盧仲賢等外又有潘師奭曾往奉使魏杞處其餘止是差往沿邊劄探別不見得軍前下文字之人謹

具奏知伏乞睿照

射射文字同奏淳熙十三年正月十三日

臣伏準聖旨付下射射文字一件候奏事日將上禀旨施行伏乞睿照

雷輿祖文字同奏二月十三日

臣伏準聖旨付下雷輿祖文字一件候朝殿日面奏臣已遵禀伏乞睿照

總管堦墀御筆二月二十三日

諸路武臣總管初到帥府見都總管合與不合堦墀奏來

同奏

臣伏準御筆諸路武臣總管初到帥府見都總管合與不合堦墀臣契勘祖宗時極嚴軍法故有一階一級全歸伏侍之儀之語大畧可見然當時只是沿邊帥臣帶安撫使而兵官乃有副總管之類如范純粹爲陝西運判暫攝帥事在教場中總管以其非正帥不肯堦墀純粹欲行軍法蓋恐平時不相下則緩急誤使令耳近來所在不同若帥臣不較禮數亦有不堦墀者往年沈介以侍從爲湖南帥亦嘗因此欲治總管其餘諸路臣偶不曾一一詢問蓋舊制除沿邊外近裏諸路帥臣只帶都鈐轄並無總管中興以來帥臣方一例帶安撫使所以各置總管更容討論續具奏稟伏乞睿照

二十四日御批若入教閱固有階級之法前日問卿者爲初到府相見之儀續具奏來

同奏

臣再蒙聖問副總管除教閱外初到府見帥臣之儀續具奏來臣細思之別無明文按韓愈送鄭權序言嶺南分五帥而以廣州節度爲大府或過四府府帥戎服左右帶刀帕首郊迎大府帥入據館府帥將趨拜於庭大府帥遜避至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彼均是守帥於大府猶講此禮則副總管施之帥臣似未爲過但近時除帥少用大僚而副總管却多高官閣過前宰執爲帥初到定用此禮侍從則自宣和以後如蔡嶷爲浙西帥劉

汝文爲浙東帥嘗令總管楊應誠等入揖於庭當時人以爲過若止初見用此禮既欲重節制之權則與教閱似難分別臣前奏沈介在湖南欲治總管蓋本於此若是庶官定不行矣然今之堦墀自有兩等一則參於庭下其次止是徑趨於階之上帥遣人傳語請循廊然後用賓主之禮相見與唐制頗同似亦適中未審聖意以爲然否謹此具奏伏乞睿照

御批前奏同日

訪聞近日武臣總管初見都總管有令堦墀者卿但契勘於條令見行有無該載

同奏

臣昨蒙聖問總管塔坤事正以不見得條令有無該載又不敢輒行取索故以所聞回奏今未審可令勅令所檢照供具否其御批謹復繳入伏乞睿照

塔坤條法御筆二月二十六日

密院有無見行條法卿可討論奏來併進入

回奏

臣恭稟聖訓令密院吏檢尋別無見行條法謹同御批進入伏乞睿照

體究郭軍過當御筆二月二十九日

問張抑差屬官姓宋人體究彥逾劄子內事宜今此人在彼驅磨文歷追人根勘却如此過當如何止絕

回奏

臣伏準御筆張抑體究郭軍事想是所遣官聞會有臺諫論列故驅磨文歷追人過當然舊例止合取索供責不容擅自根勘計期必已畢事回到渭州具張抑奏狀今正在路倘欲止絕則慮後時無益於事若候奏到先次付下足可奏稟商量更取聖裁

賈偉行遣當否回奏三月二十五日

臣伏蒙聖諭賈偉行遣得當否仰惟陛下無私如天凡所賞罰隨其功罪若賈偉無賞布一節則奏劄或過當亦不必治既張

抑所奏如此陛下安得不行採之衆論率以爲當御批降付入伏乞睿照

宣示郭杲御札回奏四月二日

臣伏蒙聖慈宣示再付郭杲御札錄白有以見聖明待下無私一聽公論御將有道常操至權抑揚之間曲盡其當臣無任歎仰之至

結約夏國御筆四月六日其外封題云付周樞使

欲親書專人付吳挺使人結約夏國若肯放大石契丹過彼界至陝西許他時策爲夏帝彼此用敵國禮卿思之密奏來亦須先卜之上天

回奏

臣伏準御筆欲令吳挺結約夏國放大石契丹過界他時用敵國禮亦須先卜之上天事臣仰惟陛下念世仇之未報思境土之未復規模宏遠夙夜不忘臣輩備位於茲無以少副任使每切慙負無地措躬但以夏人戎狄之性自來翻覆乾道中王炎嘗因任令公用帛書通好隨即密送金虜范成大奉使日雍遂出以示之其難保如此結約似未可輕若雍易世親離衆叛天机聖明決有機會頃歲聞平江異人說賀新郎闋啾啾之讖陛下固當省記度其應亦非遠矣不審聖意如何近又蒙宣諭宋通元寶本非年號臣契勘得是太祖皇帝開寶年所鑄之錢其

請設陽衙歸田錄中併乞睿照

鎮江海船置深水舵回奏 四月六日

臣準御批付下鎮江海船增置深水柁文字謹遵聖訓後日將上稟旨復乞睿照

簽出陞差籍回奏 四月十五日

臣伏準聖旨諸軍將佐陞差籍已將點過者用黃牌簽出臣謹遵稟聖訓簽記却進入伏乞睿照

殿步帥推恩御筆 四月二十二日

殿步帥推恩指揮可擬來

回奏

臣恭稟聖訓擬到殿步帥推恩指揮伏取聖裁

擬批旨

射射鈐束令下未久殿前諸軍應格者多已令等第推賞郭棣梁師雄訓齊有素可特與轉行一官

韓侯等差遣御筆 五月二十日

韓侯可與一差遣 緣有污邪文字可以再除知閤否 江州副都統趙永嗇遣其子大昌來奏陳利害

回奏

一臣伏蒙聖諭韓侯差遣今福建提刑見闕侯屆嘗持節姑以此處之即合便來奏事若稱旨則再除閤門若仍繫在聖裁

一臣伏蒙聖諭江州副都統趙永嗇遣其子大昌來奏陳利害頗可采欲與轉一官命擬指揮臣未審聖意是與趙永嗇轉官惟復與大昌轉官若與永嗇則近日脩白沙關柵人以為當欲以脩創關柵有勞特轉一官蓋主將不必以陳利害為功也或與大昌則欲云趙大昌陳獻利害可采特轉一官蓋不曾降旨引對難云奏陳併取聖裁

黃保躬轉官回奏 六月二十五日

臣伏準御批契勘黃保躬該慶壽赦年八十轉行一官事容臣來日將上稟旨伏乞睿照

諸軍馬軍教閱牧放御筆 七月二日

令自鎮江至興州各具諸軍馬軍春冬教閱夏月牧放騎習日分遣數奏來

回奏

臣伏準御筆令自鎮江至興州各具諸軍馬軍春冬教閱夏月牧放騎習日分遣數奏來臣已遵稟作聖旨札與諸軍伏乞睿照

論臨安乞與巡檢推賞 七月二十五日

臣數日前恭聞聖諭謂臨安巡檢捉獲軍中作鬧子弟有勞欲與推賞臣以事未結絕且天暑不敢詳奏適見張杓云得旨催促保明已行具奏不知其說云何此事本是三四十無能為之

人偶落歸安招入利物稍厚又與爪行爭鬨氣一時持梃作鬨若果勇健則巡檢司十數羸兵安能擒捕臨安守臣只欲張大其功以示激勸却恐其中語言過當指爲盜賊之比文字一出軍中以爲憤恥將來却致紛爭兼聞三衙欲禁止子弟不許出營買賣亦似忽遽益處事貴於安重乃無後患臣昨面奏止緣去年因子弟欲下狀遂得收刺所以今日輒生覬望今或與巡檢推賞後必紛紛欲望聖慈更候一兩日商量未審可否此意臣亦不曾敢與构說伏乞睿照

當日御批卿深謀遠圖朕思慮所不及也子弟不許出營無此事正要買賣自此則軍人無說矣

奏謝奬諭七月二十六日

臣昨日妄及巡檢推賞事方懼失當伏蒙聖奬震越無措禁止買賣決知無此偶見或者有此言恐欲如是故因奏劄及之仰勤宣諭祗益戰栗謹此奏謝伏乞睿照

問虜孫年月同奏閏七月二十日

臣昨日已奉聖旨爲與圩跕問虜孫生年月日今早偶有使臣彭彬納到文字該載甚詳謹具繳進伏乞睿照

李邦玉請給同奏八月十三日

臣恭準聖旨付下李邦玉奏乞支請給文字一件臣謹已祇稟來日將上伏乞睿照

淮南北結集人御筆九月八日

近日聞淮南北有結集人謀作過令郭棣差人物色之今已人同說恐果有之卿等可問郭棣并所差人

同奏

臣等伏準御批淮南北結集事容臣等恭稟聖訓詢問郭棣及所遣人續具奏聞伏乞睿照

王處久復統領御筆九月十五日

王權諸子惟處久筋力壯健弓馬便捷兼被責之後頗能修飭爲此與復統領卿等可以朕意宣諭王信不欲批繳章之後可書行

金國事勢御筆同日

虜雛允中捕賊或致敗北金國與賊兩分其地其勢相當此時我當如何卿等爲朕畫計策來

同奏

臣等伏準御筆付下王信駁王處久復統領奏章臣等即當恭傳聖訓信必書讀行下適又得盱跕探報方俟朝殿進呈虜雛若敗北與賊兩分其地是天相陛下之時仰惟沉幾先物經畫必已素定然且下詢臣等以計策此虞舜好問之德也臣等幸陪帷幄自當竭一得之愚仰裨聖畧然事大體重若輕易而言恐或少效謹當精思熟慮別具條奏伏乞睿照

繳進房中事宜等奏九月　日

臣等遵奉錢之望申到房中事宜并前日蒙聖問郭鈞申奪牙文字本俟進呈恭聞聖駕過德壽宮竊恐忽忽敷奏未盡謹具繳進庶經睿覽其脚引并筆墨無足觀者或賜宣取別聽處分

張世興節鉞同奏十月十六日

臣伏蒙聖問張世興節鉞事按紹興二十六年二月保康軍承宣使韓公裔授華容之節正是其比若陛下愛惜名器未欲輕授則欲因其休致而與之或聖慈念舊則有公裔已行之例二者更在聖裁元奏謹復繳進伏乞睿照

辭帶事體頗輕若別有名則用公裔之例可也或肯致仕却給

全俸無害

王晟添差同奏十月二十九日

臣伏準聖旨付下王晟添差文字一面契勘候朝殿日將上伏乞睿照

奉詔錄卷四終

奉詔錄卷第五　　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一百五十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樞密使

致仕祿格御筆淳熙十四年正月四日

致仕官祿格支破多少密奏來

回奏

臣伏奉御批致仕官祿格支破多少緣臣在醜所不敢取索但記得比見任人僅支得數分之一又有借減折支大段微細若專用隨龍見今則有史浩體例全支伏乞審照

奉御批卿擬全支指揮來

同日回奏

臣伏準御批擬張世興全支指揮臣已具載別紙未審聖意以爲然否尋常正任官至節度使若非特旨多是借減謂如祿格每月錢二百貫今支一百貫米一百五十石今支一百石之類若止說全支只是於借減中更不減耳恐陛下以世興係隨龍舊人見今已請真俸卽須於指揮中重別該載所以具出兩項指揮伏取聖裁

張世興隨龍舊人今少其比宜因告老寵以優恩可特給全俸

支本色真俸

審劉超除目正月二十二日

臣等適來面奉聖訓劉超除帶御器械緣劉光祖曾任副都統止除環衛今未審劉超且與環衛惟復徑除御帶雖二者自可序官若欲寵超固無不可然不敢不具奏稟伏取聖裁

貼黃

御帶雜壓在左右司之上超見係修武郎若除環衛卽係郎將在大理正之上

奉御批可除御帶

論戶部借絹二月一日

臣近竊聞戶部以諸年衣賜未辦欲展十日緣未知其詳不敢輒有奏陳昨日却聞衆頗云戶部初議借內庫絹數萬疋却慮等色不齊難於放例遂成中輟此於國體軍情頗有所繫須至密具奏稟下項

一請衣日分既著之甲令今忽展日不惟彰有司失於措置亦恐他時遂成遷延之例

一戶部謂綱運旬日可至臣密聞止是得太平金陵消息既未入閘則江行風色實難預計萬一復有愆期必須再展其失體愈大矣

一臣頃爲東宮僚屬曾因時節支到拆洗絹乃是內帑所賜

比之左裕色額互有高下今外議却疑內庫絹好不可免借此聲一出將來雖欲應付人情已是不滿欲望更入聖慮早與足以示恩

一臣恐聖意不欲免借免他時為例輒有一說未審可否每年諸軍得衣隨手貢了戶部亦自置場收買今若就支衣日令戶部計欠數出給關子如願賣赴買絹場請價錢則令三衙喚名給與徑支見錢會子之類在軍人免入牙儈之手彼必欣然官中亦無毫髮所損豈非兩便庶幾免開展限之例示優恤之意若可如此甚易措置

右借絹事臣雖不曾預聞然既繫國體涉軍情合殫愚慮冒瀆

威聽伏俟誅譴無任震懼之至

奉御批依卿節四項所奏擬指揮來以付三省

回奏

臣早來偕越有言方俟誅譴伏蒙矜宥實深榮懼除恭稟聖訓擬指揮外臣再思之若來早令三省宣諭戶部只依條限支散却自用此意條具奏請然後批依尤為得體別無艱跡兩宮宸慮深戰汗

擬春衣支價錢指揮

今歲春衣仰戶部依條限支散如有綱運未足之數仰就左藏庫先次給關子許賣赴戶部買絹場依平例立便支還實價不得分文除豁其不願入中者候綱到繳關子赴庫請領已而借絹

修築荊南城狀設御筆二月五日

荊南修城犒設御筆二月五日

修築荊南城了畢入役官兵不知有犒設否

回奏

臣伏準御筆修築荊南城了畢入役官兵不知有犒設否臣記得第一次是郭杲帶領鄂州軍數千人第二次閻世雄就用荊南數千人而趙雄則分番用民兵義勇數千人又嘗採木燒甎之類當時逐日各破食錢而本府及各軍逐旋薄有支犒不曾降指揮特支今若特有軫恤尤見聖恩第恐軍民相雜人數頗

多又須等第分別容臣來日契勘數目取裁伏乞睿照

總所犒設錢數奏同日

臣嘗具奏荊南築城本府及兩軍須逐旋薄有支犒今觀總領所收支帳內果有一項二萬七千五百六十餘貫作犒設錢支破既是近二萬人想見錢亦不多子細具在別項伏乞睿照

右丞相

劉漢臣事節御筆三月二十四日

密令契勘劉漢臣事節却與蔣繼周章疏不同卿密奏來

回奏

臣恭準御筆密令契勘劉漢臣事節却與蔣繼周章疏不同臣

看得阿楊是効用張嗣妻阿吳是効用杜亮妻既嫁効用卽是軍婦今蔣繼周直以阿楊阿吳爲百姓委是差候然章諫訐風聞言事而劉漢臣決責阿吳亦似失當前日章疏既批依奏又難因此致詰不知大理寺所勘案款見在甚處未審容臣契勘子細參以今來御前所付下文字續行斟酌別聽處分否謹先此回奏伏候聖裁

取見劉漢臣案奏三月二十六日

臣前蒙聖問劉漢臣事昨日取案畧看皆緣手分續後只據虛詞決打杜亮之妻阿吳致令後數日損孕其劉漢臣武人不甚曉事有失覺察大理寺所約刑名亦輕比因臣僚論列放罷已

是稍重今刑部又擬降兩官并其他軍將一例貶降却似偏徇欲乞候數日密院將上取旨時明賜宣諭止可斷遣續後其餘軍將既是奉行軍律次第問當時不知情難以收坐用此意令刑部改斷庶幾得中伏乞睿照

太乙宮燒香御筆六月十四日

朕欲十四日往太乙宮等處燒香祈雨至日早先於後殿階下設香案先焚天香次陞殿然後百官起居畢登輦若如此於禮儀允當否卿等奏來

避殿減膳內批六月二十四日

可以避殿減膳未卿等奏來如可便擬指揮來

臣等伏準御批可以避殿減膳未卿等奏來如可便擬指揮來臣仰惟陛下因時亢旱焦心勞思不憚隆暑親駕祈禱事神恤民無所不用其至宜有霈澤以符精誠正緣臣等燮調無狀致未能寬宵旰之慮方俟來日朝殿具奏乞行罷黜今乃先蒙聖諭無任震懼兢慚之至臣等檢照淳熙十年七月曾奉御批令擬指揮來日面奏後來直降詔書而止今來臣等亦欲翌日擬指揮面奏更俟聖裁

雩祀御筆七月十日

卿等更具雩祀并奏告望告合用幣帛禮料之數奏來

監司各具州縣弊事等御筆同日

可令諸路監司各具州縣弊事民間疾苦如或允當擬指揮來

蜀中遺火御筆七月十四日

言蜀中遺火及萬家事出不測於政何傷不知是誰所上封事可繳進來子

罷樞密院御筆九月二日

朕以爲樞密院非古制乃唐叔世之弊不可法也今欲罷之密院人吏併歸三省惟右選與兵房事多爲有軍班換授等事須中書門下省兩處量添人數只用文人換之朕五六年來思之久矣卿等以爲如何早來已

嘗密論兩樞密院人吏直候出職遷補盡絕日更不作闕此却進入

五日回奏王季海草後有御批大概言諸軍習熟號令一旦小有更張恐非所以作士氣奪戎心不審可更俟功成治定而後行之否

六日御批貞觀開元兵強天下唐末之後不能威振夷狄以其事較之則可知矣密院豈係其輕重哉夫復何疑今既欲施行當降指揮或降詔卿等奏來

回奏王季海草七日

復有御批於後

臣等恭奉御批密院曲折聖意固已堅定何敢僭陳愚瞽之見祖宗二百餘年規模行之既久似難輕改或須更令有司詳議庶免驟駭觀聽伏望睿慈曲賜裁酌不勝至幸

七日御批可擬指揮來

初擬指揮同日王相草

九月日三省同奉聖旨樞密院非古制乃唐叔世之政不可法也今欲罷之軍政併歸三省可令有司詳議以聞

再擬指揮

樞密院專掌兵政起於五季今欲併歸三省可令所司詳議以聞

指定所司回奏九月三日王季海草後有御批

臣等恭奉御批所司係何處當指定臣等照得三省吏兵部給舍皆係所司不然指言侍從臺諫亦可所有先擬指揮謹復繳進伏乞睿照

御批若使詳議或所論不一以爲祖宗未嘗廢此又密院人吏將爲盡行廢罷妄生紛紜卿等何以處之既行之於外可中輟乎此於兵將別無利害似無可疑只須降指揮所有後殿坐三衙於宰執閤子外唱喏宜將來作卿等意免之舊制本爲樞密有階級故也却進來

回奏王季海草

臣等恭奉御批云云臣等伏讀再三仰見陛下於軍國之務密重如此敢不罄竭愚慮圖報萬一但吏輩紛紜利害創出若廷臣議論不一以爲祖宗未嘗廢此便自難處益庶盛時兵柄在外藩鎮權重不無疑貳故留監軍事從中覆後患其難制又建本兵之地謂之內樞天子臨朝親加裁決實攷天下兵柄以制外重於兵將豈得別無利害既慮中輟孰若小忍以待大業之定此指揮所以未宜輕降也伏望聖慈留神垂聽階級之故著於典籍續得奏稟文字謹復繳進

陳賈母亾賜贈御筆十月一日

王蘭母亾時賜銀絹三百疋兩今來陳賈母亾若依前所賜恐爲永例若三分減一却恐有厚薄如何合宜可密奏來

回奏

臣伏蒙聖問仰悉聖意但邱嵓丁憂似聞陛下曾有所賜若是三百疋兩則似難減況諫大夫與正侍郎不甚相遠更乞聖裁其御筆謹同繳進伏乞睿照

貼黃

此特以諫大夫之故特示優異若他人自不必用例

高宗服藥乞御後殿 十月六日

臣等嘗觀唐書太宗紀載貞觀四年七月甲戌高祖不豫廢朝辛卯疾愈唐盛時賢人衆多必曾熟議始講廢朝之禮自甲戌至辛卯凡十有八日乃愈來日常朝不知可舉此禮否若改御後殿或內殿亦可以見不遑安之意又緣會慶節在近更望聖慈曲賜裁酌如或可行却乞批出別擬指揮繳進

御批朕心朝夕實不遑安所有御內殿與後殿卿等更斟酌其宜擬指揮來

同日御筆

太上皇帝未御常膳可依唐貞觀四年禮例自來日權不視朝宰執依時赴內殿奏事候太上皇帝康復日依舊

七日御筆

上殿班當如何同此奏來

回奏

臣等恭奉御批云云臣等竊謂陛下若御後殿自不妨引上殿班如御內殿向來益嘗引上殿班閤門必有儀制今欲御內殿或後殿更在聖慈斟酌元奏謹復繳進內禮例字欲改作典禮康復字欲改作康愈伏乞睿照

康復字古今用之似不可易若只除去日字文勢甚健更乞斟酌康愈太輕又無出處或用康宜字如何

奏孫紹遠差除賑糴減價三事 十月十日

一昨日已議定除孫紹遠作湖北運判替周頡恐離任則廣西都無監司欲降指揮候葉大廉到日離任

一比韓彥質再乞米往諸縣賑糴初俟月半後取旨今欲準備

應副五萬石依例拘收價錢

一昨令平價糴米緣未曾定錢數恐增損不定今欲令比市價四分減一高下隨時旬日一申比之豐儲倉元糴之價決可及數

奉御筆批依

十月七日晚太上腹疾過度勢益殆八日五更帶御器械鄧從訓來兩廳傳旨云駕今即過德壽宮供侍湯藥更不還內可一面降指揮召草澤所有大內及行宮合差官并差三衙兵將巡警彈壓之類宜子細理會因附奏禮部太常寺申乞置複道頻數往來若許之則欲令臨安府同修內司措置此外別有三事

昨日已除葉大廉廣西漕塡見闕趙伯遹雖除提刑尙在泉州孫紹遠正與詹儀之交爭忽聞衙罷必以爲疑又此間諸縣賑糴米恐或不繼且未曾定價皆目前急務恐太上彌留中無由稟旨乃秉燭忽遽具奏令從訓進呈豈王待瀰院從訓復來傳旨云三事甚好並已批依丞相思慮無不當稷道事不可行又云上令宣諭凡百官吏賴子細理會恐官家憂惱中多有顚錯

臣某謹記

三省乞改懿節皇后謚

檢會祖宗故事帝后謚號其間一字相連昨紹興七年初上徽宗皇帝謚號惠恭皇后卽改從顯字今來太行太上皇帝將欲

議謚所有懿節皇后謚號合依典故改謚以從乞下禮部太常寺討論條具以聞伏取進止

十月二十日有旨恭依

宣諭王信書行甘昪職事御筆十月二十四日

卿等更宣諭王信皇太后止爲本人頗曉事人亦雖許要兼本宮職事凡事齊整將來脩葺慈寧宮亦要本人逐日取皇太后聖旨務要凡百愜皇太后聖意可書行昨日批付李璩繳章同此並却進入

二十三日批李璩繳章

不敢重違皇太后聖旨難以依奏可日下書行

晟日詣宮燒香御筆十月二十五日

適來洪邁奏事因說及二十八日乙未係皇太后本命日欲就二十七日詣宮燒香如何

發回虜使牒本并咨目奏劄十月二十六日

送伴所牒上大金生日國信所

準三省樞密院傳奉聖旨移文國信使副候到闕附奏叔大金尊號皇帝遠勤使介寵貺壽儀屬值大喪難當盛禮雖在哀疚實深感藏須至公文

牒伴如前候到請照會仍示公文回示謹牒送伴使副列銜與送伴咨目

十月二十五日得旨宣諭送伴使副今有牒本一道可依式脩寫候到盱眙具述宰執傳奉聖訓有公文與國信使副備見回謝之意諭令收接又慮臨時推辭宜更寫下一本令盱眙軍寫公文差人先賫往泗州當官投下依常例取批回軍如國信所已收接卽不須牒泗州先具稟聞奏

與盱眙咨目

十月二十五日得旨宣諭盱眙知軍如送伴賀生辰使副到軍有牒北界國信所文字可依當式用本軍牒繳與對境泗州令候國信田尙書及副使一行到彼當官投下仍具知稟聞奏

乞改送伴牒盛字

臣等昨擬送伴所賜有難當盛禮之句續契勘得盛字與晟字同音雖已有小帖令一面照領名諱又恐趙善悉等不敢改易今欲換作厚禮乞批此奏用金字牌發行伏取聖裁

分付告哀使事目 十月二十七日

一告哀使副三節人從已據太常寺國信所檢照到慕祐八年元豐八年遣留使副禫除後吉服過界體例等自合遵守或恐彼界引紹興二十九年例卽須再三說諭以向來顯仁皇后元自上國還本朝兼當時國書等禮數並各不同所以稱哀謝使益不止告哀兼是致謝今來專以告哀爲名兼主上見服三年之喪所遣使人豈敢便從吉制須是顏色慘戚語

言諄切彼必聽從萬一堅執舊例乃三不得已卽諭以沿路未敢易候至上國闕庭當隨宜入見

一所賫禮物萬一彼問問及數目減半亦當諭以今來止是告哀使與當來賀仁皇后上僭哀謝事體不同其詳已載前項

內批付下告哀使意度 同日

卿等過淮日先傳語北界接伴云某等拘禮制當繫黑帶不敢不先上聞彼界欲金帶當回傳語云不敢違台命乞服紅鞓角帶彼界如或又不肯可卽盡依隨之卿等到彼關下亦當先傳語彼館伴云來日朝見所有腰帶更取台命如初過界換金帶更不須理會餘倣亦然

中使傳旨縗服素帶引班

將來禫除行禮合易吉服繼而百官三上表請御殿方以大行太上皇帝升遐纔逾旬易服御殿情實未安乞依縗服素帶引輔臣及班次候過百日勉從所請

回奏 王相草子告以此奏未安初不從再折簡論之乃密問諸執政衆人皆未以爲然乃回奏云候來日別具奏稟

臣等恭承中使傳旨云云臣等仰惟陛下聖孝純至稽古禮文靡不該貫惟是天子之孝與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不同故禮有從宜因人情而爲之節文今來所奉聖旨見付禮官參考歷代典故續具奏稟伏乞睿照

貼黃

昨有旨欲縗絰三年禮官討論以爲難行未蒙頒降又復得旨茲追祥禫若用禮官前奏以今來聖意批出再議有以見陛下於易服御殿有所不忍其重如此更取聖裁

乞付出禮官討論服制 十月二十九日 并記

臣等伏見陛下執喪過禮臣庶感歎昨來禮官具祖宗典故及紹興七年並遵易月之制至小祥日合去冠改服布四脚直領布襴衫而陛下聖孝冠古特降睿旨欲縗絰三年令有司討論合行儀制後來禮官明言哀莅三年難行於外陛下留其奏於中久而未下今月二十四日太上皇帝小祥陛下杖絰如初臣

等以國朝定制爲言陛下流涕謂臣等曰大恩難報情所未忍他日別議臣等惶懼而退今來太上皇帝祥禫在卽陛下卽服自有定制若猶未改羣下實有難安乞以禮官討論到制儀付外施行伏取進止

御批覽卿等奏朕以大行太上皇帝升遐今方逾月將來卿等表請易服御殿情未遑處朕欲縗絰素幄俟祔廟畢然後行祥禫之禮以日易月乃近代從權朕所不忍卿等可與禮官折衷以聞

是月八日未後光堯旣晏駕上在德壽宮喪次二府詣漏舍十四日上令甘昪傳旨欲用晉孝武魏孝文故事實行三年服自

不妨聽政可商量所降詔旨是日未時始就素幄得對上嗚咽流涕因奏喪服事上曰司馬光通鑑載此甚詳奏云晉武雖有此意後來止是宮中深衣練冠上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譏之後來武帝竟行（益謂王太后之喪上不欲言太后二字其謹如此）奏云記得亦不能行上曰自我作古何害奏云御殿時人主縗絰臣下吉服可乎上曰自有等降奏云臣從君者也若可行祖宗行之矣乞且令有司討論使中外知聖意自不必降詔上曰指揮可也是日有旨大行太上皇帝仓猝至養朕當縗絰三年羣臣自遇朔月之令其合行儀制可令有司討論以聞已而禮官皆謂難行止乞如紹興七年太上服徽宗之喪從易月之制御殿服淡黃袍帶終二十五月上留之弗下至二十七日遣御藥張安仁徧諭五府云踰月易服情所未安且欲縗服引輔臣及班次俟過卒哭別議二十八日以大祥日迫乃與二府同入此奏未報二十九日奏事面乞行禮官之言上曰朕自有所見少間批出奏云陛下聖孝通天知漢文短喪之失而陋晉臣不能成其主之美銳意復古非聖學高明豈能及此上曰朕正欲稍救千餘年之弊旣退遂有御批如右於是禮官折衷乞大祥改服小祥之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淡黃袍黑銀帶至祔廟畢改服皁幞頭淡黃袍黑鞓帶遇過宮則縗絰行禮二十五月而除十一月十一日御批依淡黃袍改服白袍自是每御延和並用大祥

之服而袍以白禁中則白巾布衫腰絰過宮縗絰而杖云臣某謹記

審察守臣御筆十一月十一日

前威朕少有違和時卿等權審察守臣當時如何相見之禮如何展謁劄子卿等奏來却進入

資善堂稱呼御筆十一月十四日

皇太子參決庶務去處祥曦殿南閤子太淺隘今別有一所欲作資善堂令太子與卿等議事於此不知資善之稱呼允當事體否卿等奏來却進入

同奏王季海草

臣等恭奉宸翰云云臣等檢照得典故錄在別幅更取聖裁不然且權宜稱爲議事堂如何或不必立名亦可臣等未有據依不敢更有陳述容別日面奏所有御筆復用緘進

過宮燒香皇太子參決等御筆十一月十九日

自此以後遇旦望詣梓宮前燒香恐日數稍稀潤欲五日一詣宮燒香如何

皇太子議事指揮先宣示卿等如有未允當處却具奏來

皇太子可隔日就議事堂參決與宰執並坐裁斷相見議事如有差擦在內自寺監丞在外自守臣已下悉委皇太子與宰執同議除授訖以聞所有守臣權免上殿參辭並於議

事堂納劄子擇其可施行者皇太子同宰執將上取旨

沈清臣被責因依御筆十一月二十五日

沈清臣當時上書被責忘記所言何事卿暑奏大概來更不須檢討眞本

回奏

臣伏蒙聖問記得是投匭上書論王希呂本歸正人不合用爲諫官諫院以希呂乃所隸不敢受滑臣卽錄本呈宰執臺諫處久文怒奏其事兼疑沈介教之奏送大理寺鞫勘鎖錄久之元非沈介教唆遂坐書未進御而牓本示人編管封州伏乞睿照

皇太子議事御筆十二月五日

皇太子議事之後於進呈文字前宜用貼黃稱說卿等已與

皇太子參決訖

皇太子議事次日須當於內殿侍立不進呈文字止要聽聞朕與卿等商議政事兼朕時親問太子某人其才如何某人議論如何不如此亦無補於聰明却緘來

正旦北使朝見御筆十二月二十三日

正旦北使朝見已議定縞冠素服素幄引見設或虜使不肯朕欲權易幞頭淡黃袍御崇政殿或垂拱殿受書畢却換素服於素幄引見使人卿等以爲如何早議定此非禮官所能議却

左相同奏以爲聖論曲盡其當予却之云且同奏來日進入面議既而相前力陳不可易服此自繫我家事彼必不

敢爭上從之虜果心服

皇太子初開議事堂乞特御殿十二月二十九日

臣恭覩已降指揮皇太子就正月二日開議事堂雖是節假乞陛下特御延和引宰執奏事既退方赴議事堂庶幾新元發政協先後之序臣今輒陳所見伏乞睿照

奉詔錄卷五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右丞相

屯田御筆淳熙十五年正月十一日

屯田事宜皆可依奏所乞鉄錢舒斯州或有見在可兼會子先次支降續令措置自行鼓鑄合用軍人行下馬軍行司建康都統司差撥不可泛差元數須令兩司先具年甲擬指撥來屯田宜令方有開尋管

便殿引對衣服御筆正月二十日

太行太上皇帝百日後所有朕在便殿引卿等衣服當如何

可奏來

禁小報御筆同日

近聞不逞之徒撰造無根之語曰小報傳播中外駭惑聽聞今後除進奏院合行關報已施行事外如有似此之人當重行決配其所受小報官員取旨施行令臨安府常切覺察御史臺彈劾仍出榜曉諭欲依此降指揮如何

衣制用布御筆正月二十一日

朕今縞冠素衣惜乎不用布為之今可以易之名以此終制則尤為近古更與卿等議之可審思來日詳具奏來

乞宣諭接伴商量虜使呼祭稱呼正月二十二日同當院

臣等昨嘗面奏太上皇帝升遐虜人若照祖宗舊例則合遣弔慰祭奠兩使止緣紹興間顯仁皇后上僊禮數與舊不同故彼以弔祭為名而添讀祝文官今日據財賄軍緻到泗州關報乃專用顯仁皇后故事採之衆論頗以為疑蓋自來弔祭之名難以施之敵國未審聖意謂當如何竊恐少頃內引宋之瑞趙嗣祖略合宣諭大概使於未取接間往復商量辭先具奏稟餘俟來早臣等躬聽處分伏取進止

貼黃

所有副使犯御諱名難是不會關報謂須令被檄行改易併俟取旨

薛叔似等差除當否御筆二月七日

拾遺補闕欲除薛叔似許及之二人資序才望相當否密具奏來却進入

同奏

臣等竊惟陛下方脩廢官遴選在廷難逃聖鑒雖非臣等所敢預知然二人資序才望實與宰輔相當補闕又居拾遺之上伏乞睿照

薄黜妄奏汰愚者御筆二月二十八日

既降親札付汝愚以懲其意前日妄為奏者亦當薄黜之與郡正所以革風俗明是非也卿等以為如何奏來此却進入

回奏 王相草

臣等恭奉御筆既降親札付汝愚以慰其意前日妄議奏者亦當薄黜之臣等仰見聖心在於革風俗明是非俾分闢於外者獲以展布四體以從王事不虞橫議之及誠非小補臣等省記得去夏一二臣僚乃是因旱求言應詔疏中及之與無故上書不貲者頗異今汝愚既已安職應詔者倘蒙優容是一舉而兩得之伏望聖慈更賜裁處所須宸翰謹復進入

宣諭陳居仁御筆 四月六日
回奏 王季海草 不曾錄

卿等以此宣諭陳居仁令書行并繳章却進入

御批陳居仁繳耿延年別與監司指揮

豐誼既已降指揮別與郡耿延年別與監司正爲曲直未辨安得不處之兩平乎延年之不才當他日而言不宜因此而論也可書行

楊萬里宜去御筆 四月八日

楊萬里奏內云今日侍從數人之附其議不亦過乎又云張浚之功不言其敗亦近於不公如早來宣諭兩去之如何奏來

未欲易服御殿御筆 四月十二日

朕念居憂當布素以終制今高宗方茲陞祔易服御殿心所未安羣臣其勿有請

將來欲如此降指揮恐或未盡卿等別具奏來

回奏 王季海草

臣等竊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雖古有明訓魏晉而下多用易月之制國朝以來小有損益至於易服御殿則具存典故羣臣之請恐難預止陛下聖孝違過隆古若將來但降指揮使中外曉然知聖意所在自是孝治美事至若臣子拳拳之忠請而不已則君臣之義兩盡謂宜稍倣近古之制令禮官別定儀注務從其厚亦足以見舜之爲大孝也臣等固陋惟陛下裁幸

貼黃

臣等去歲御冬恭覩宸翰有俟祔廟畢然後行祥禫之禮今來亦須參照此說更俟來早面取聖裁

布素終制御筆 四月十八日

朕向以羣臣屢請易服御殿難抑衆情姑權以近制俟祔廟畢勉從所請今高宗方茲陞祔稽之古典尚當布素以終制退省前詔於理未安卿等宜體至懷勿復有請

欲如此降指揮如有未盡善卿等潤色進來

回奏

臣等恭奉宸翰須下詔稱令潤色進來臣等仰惟聖孝自天稽之古典欲得終制預却羣臣之請首賜宣示務在盡善臣等謹

道聖謝禮以表其誠別紙同元稿繳進顧區區煩瀆何足以上助日月之光伏乞睿慈更賜裁酌臣等幸甚

改進彙

朕昨降指揮欲緩經三年緣羣臣屢請易服御殿姑以布素視事延和俟祔廟畢別議載稽典禮心實未安服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

同日御筆

記昨降指揮俟祔廟畢勉從所請卽無別議之文恐有異同卿等可契勘別具奏來

檢去年十月二十七日中使傳旨此項元不曾降指揮

又去年十月二十九日指揮此項却明降指揮既曰行祥譚之禮則猶是未有定說故云別議當時禮官乞祔廟畢改服皁幞頭淡黃袍十一月一日雖奉旨依淡黃袍改服白袍今來所得聖諭正欲終制近古不以禮官前議爲是

回奏四月十九日

臣等恭奉御批所疑指揮卿等何不詳細臣等伏讀慙懼無所逃刑然尙有曲折不敢有隱合具奏稟臣等實見陛下本意欲掃漢唐之陋復三代之制但以百官有司拘於近制未能將順盛德一昨去年十月二十日高宗小祥陛下猶未改服臣等奏陛下聖孝過哀猶未御初祥之服臣等不勝憂懼乞俯從禮制陛下流涕曰大恩難報情所未忍他日別議至十一月七日羣臣再第二表請御正殿其時批答自內出云可自十八日內殿引輔臣及上殿班俟過祔廟勉從所請臣等竊謂此乃陛下一時勉酬衆請實非本志後來陛下既用布素御內殿已是暗衝此項指揮今若遽復指言則祔廟後不須拜表便合御殿臣等所以推本聖心輒用玉音別議二字庶幾包含稍廣不能識知陛下明白洞達纖悉無遺必欲堯言首尾相應此則臣等鹵莽失於周思之過無任俯伏俟罪之至伏望聖慈曲賜矜體臣等千萬厚幸所有前彙謹用進入拱聽處分

改進彙

朕昨降指揮欲緩經三年緣羣臣屢請易服御殿姑以布素視事延和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然稽諸禮典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

二十日批出改易服御殿爲御殿易服姑以爲故以延和爲內殿

乞禮官議內殿侍從以下朝見奏四月二十八日

三省樞密院奏臣等伏覩四月二十日聖旨朕昨降指揮欲緩經三年緣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然稽諸禮典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此意勿復有請臣等恭惟陛下躬行要道復古之制詔旨一頒臣民頌歎臣等仰體聖孝不敢具表陳請惟是侍從史

官管軍御帶環列衛等皆合星拱宸極豈容曠日弗朝倘陛下未欲臨正衙坐垂拱自可間御後殿示存彝儀臣等不勝悾悾乞下禮官同閤門御史臺參酌取旨施行伏候進止

繳奏

臣等所奏在前本俟五月一日進呈恐其間詞義未達欲得先經睿覽如合聖意即乞批降付外施行

奉御筆批依

王相判郡御筆五月四日

王相乞宮祠今欲除大觀文可以判甚郡可擬進來

回奏

臣伏蒙聖問仰見陛下優禮大臣之意地望稍高無如四明去鄉尤近則有衢州緣淮親年八十有四若稍違想於迎侍非便伏候聖裁

王淮鑠院奏同日

臣伏覩御筆王淮除觀文殿次學士判衢州未審今晚便鑠院或就來日除已一面進熟狀乞賜斟酌施行

德壽殿私名推恩御筆五月九日

德壽殿推恩人內有一項詣本宮請給人此皆是私名恐難一例推恩可別理會

回奏

臣伏蒙聖諭既云本殿應奉人當有分別所以未敢將上者只爲向來推慶典時不合一體今當別作理會密行取旨然後施行伏乞睿照

宣示遺補內批同日

官以遺補爲名不任糾劾之職今覽卿等奏乃欲彈擊甚非設官命名之意宜思自警越職踰守未欲示懲欲如此批示未審允當否可密具奏來同此進入

回奏

臣伏覩御批固已曲盡事理不勝歎服臣欲乞於意字之下添故茲戒諭然後徑用宜思自警之句則意深辭婉尤得王言之

體臣既蒙聖問不容有隱伏乞睿照

貼黃

臣再三思之批語若稍峻則二人或因事求罷未免略費區處或只批還其疏似亦深切著明更乞特入聖慮

宇文价知紹興御筆五月十五日

欲除宇文价職名差知紹興府張枸歸從班如何

回奏

臣伏蒙聖問極爲允當所有宸翰復以繳入伏乞睿照

檢會罷敕令所回奏五月二十七日

臣伏奉聖訓檢會紹興三十一年省罷敕令所指揮臣契勘從

當年因臣僚上言乞省罷局務官吏之類有旨令後省看詳於是詳定官黃祖舜等先次條具內一項勑令所欲歸併刑部限半月結局曾酌公吏三人隸刑部六月二日奉旨依伏乞睿照

職事官理任格法御筆五月二十九日

行在職事官理任格法卿密進來

回奏

臣恭稟聖訓録職事官理任格法繳進伏乞睿照

椿積米數文字回奏六月八日

臣恭奉宸旨付下行在豐儲倉鎮江諸倉等處舊椿積米數文字四件今已揭貼開具訖所有內外諸處申到今年見在米數

二件總計六百七十九萬餘石同元文字繳進伏乞睿照

貼黃

在內計八十七萬一千二百餘石在外計五百九十二萬六千五百餘石通計六百七十九萬餘石

改服細布文武金帶趙善悉差除鄂州兵帳御筆六月十六日

朕見今御後改衣服以盛暑欲服細布無害於喪制否欲因高宗服制中降指揮今後管軍知閤御帶環衛諸軍都副統制並許服繫金帶其餘文武臣並要依官制服繫如何

趙善悉可以除司農少卿否如或可便擬指揮來

契勘鄂州兵帳淳熙七年內指揮以四萬六千人爲額即今見管三萬七千人比原額少九千人今有寬剩錢九十萬緡卿等更契勘當時與近歲拋降并支費數目奏來

回奏

臣等伏準御筆下詢四事今具下項

一御殿改服細布於喪制甚無害

一蒙聖諭今後管軍知閤御帶環衛諸軍都副統制並許服繫金帶其餘文武臣並要依官制服繫若降指揮甚爲允當

一司農少卿前已得旨除韋璞郎有太府少卿見係劉立義兼權若欲除普悉恭俟聖旨即擬指揮進入

一鄂州科撥錢數須子細契勘容別日同軍帳進呈

右件如前伏乞睿照

管軍等許繫金帶御筆七月一日

將來文武臣服繫金帶並要依官制外其經任管軍知閤御帶環衛諸軍都副統制並許服繫卿等更俻改奏來

回奏

臣等伏準御筆臣等切謂管軍以下經任人既許服繫則是不止爲見任之人凡有文臣經任侍從若因責降而去固不當繫却有以理去官而不帶職或尚書正侍郎止得待制職名之類若依官制亦不合服繫恐須畧與該載未審聖意如何不知可

信初三日面取聖裁否不然恭候聖訓即再擬進伏取進止

曹官差除御筆七月四日　官張本作就

曹官可除職事官否奏來

回奏

臣伏蒙聖諭曹官可除職事官否臣仰見聖慈念其老於文學欲加拔拭示不終棄但恐臺諫給舍或有語言却費區處盍向來如館務官之類尚且云云今猶昔也伏料聖明亦以爲疑所以密賜清問謹具回奏伏乞睿照

熟議北使執禮御筆七月二十四日

將來十月已依典故免上壽或使人堅執禮當如何此大臣

合熟議任責卿等詳度定論預期奏聞

回奏

臣等伏準御批將來十月已依典故免上壽或使人堅執禮當何如令臣等任責詳度定論預期奏聞臣等竊謂虜人遣使益遵常儀既許入見受書彼必別無爭執上壽一節事繫本朝自來使者不過隨百官班拜舞於庭其奉觴致詞初無所預臣等已嘗面奏萬一堅執自可以理責之臣等敢不任責伏乞睿照

御批以理責之不從當復如何卿等未可易之宜指定奏來

須詳議數日

回奏同日

臣等將來聖訓將來會慶節人使到闕事令詳議數日指定奏來臣等仰見宸慮深遠凡百欲預爲之備臣等謹當遵稟續得具奏伏乞睿照

催具詳度北使執禮御筆八月六日

已令卿等預期詳度指定使人堅執禮數尚未見具奏以聞

回奏

臣等伏準御筆令預期詳度指定使人堅執禮數事臣等已嘗面奏若彼依每年聖節例必欲上壽臣等當諭以金國遣使來賀生辰既已引見受書便是成禮其上壽一節萬不過隨本朝百官拜舞於庭所有奉觴致詞並無所預今來皇帝以高廟

服制特降指揮權免上壽百官既不入賀使人無緣自行趁赴縱彼桀黠亦將何辭只論此事臣等保無爭執敢不任責其他或別較禮數即難預度譬如對奕當視着數而應之臣等愚見如此伏乞聖明特賜矜照

不應差遣回奏八月七日

臣伏準御批契勘不應所乞差遣前日本人欲權貨務監官緣在法須要關升親民人所以難行今此關已無可疑俟朝殿日將上稟旨伏乞睿照

進擬金陵守回奏同日

臣等伏準御筆令於內外臣僚中擇建康守進擬容臣等來日

入局子細商議後日具姓名稟旨伏乞睿照

旗主級所屬人回奏八月十四日

臣等伏蒙聖訓屬主打殺所屬之人合入甚罪契勘奏來臣等今令法司檢到條法謹具繳進伏乞睿照

金帶指揮御筆八月二十九日

其武臣除正任管軍知閤御帶環衛諸軍都副統制外其餘並不許服

今降指揮已前曾經賜人且令依舊卿等候奏事日面奏

回奏

臣等伏準付下文武臣金帶指揮恭候九月二日脩寫面奏然

後施行伏乞睿照

趙汝愚放罷內批九月四日

權貨務監官趙汝愚自今年六月後並不赴務直日止宿可放罷散齋內可與不可降指揮奏來

回奏

臣恭承聖諭趙汝愚事其為人極不靖昨因嗣王奏請內批與此差遣自謂曾上書說張枸今是所隸屬官力求迴避其實以此為名意望稍遷臣峻拒之遂進狀陳述蒙降付三省即告示令踏逐一般窠闕陳乞汝愚辭窮且自謂已乞避嫌所以不赴務直日止宿若聖意疑在散齋內未欲降指揮放罷只送吏部亦可不然候初九日行遣似未為遲但恐謂其經赦爾更取聖裁

支封樁銀回奏九月十九日

臣伏準中使傳奉聖旨令封樁庫支銀三萬兩赴內藏庫交納充奉皇太后已恭稟施行伏乞睿照

張澈應孟明御筆皇太子封來九月二十四日

湖州輔郡之重治劇抑強全賴風力卿其勉之付張澈

朕聞廣西鹽鈔利害相半卿到任日可詳究事實奏聞付應孟明如或允當却繳進入

回東宮劄子

某伏蒙令慈封示御筆戒諭張澈應孟明極為允當謹復封納乞便賜繳進施行乞令照

乞作書與趙師㦷與劉超商量楚州城壁

臣等昨日進呈薛叔似論武鋒軍及楚州城壁事已得旨令作書與劉超等商量將來更不更戍緣超不甚識字恐往復未盡事宜今欲以此曲折寫與趙師㦷令就鎮江與超熟議俟有定說却令師㦷到楚州與錢之望逐一相度并點檢寨屋之類謂如城壁亦須先將使人經過去處併工脩整其他則次第為之庶得詳審不至滋弊如合聖意方敢具稟來日稟旨伏聽處分

高宗小祥乞展日視事九月二十六日

天聖元年眞宗小祥不視事前後各五日
治平元年仁宗小祥不視事前後各五日
熙寧元年英宗小祥不視事前後各五日
臣伏見陛下聖孝冠古必行三年之制歷代帝王所未有也而有司多拘近例往往未副聖意緣國初典禮從簡而紹興八年徽宗小祥時方用兵難廢機務故不視朝前後各止三日今具天聖治平熙寧典禮進呈伏乞聖慈特賜御批將來高宗小祥前後各不視事五日庶協三朝舊典仰符聖孝臣昨來奉行禮官文字失於詳考不爲無罪伏乞矜恕臣無任惶懼戰汗之至

奉御批欲只作禮官別討論得再申請如何

回奏同日

臣伏準御筆欲作禮官別討論得再申請覲朝之日尤見聖心廣大非凡愚所及未審俟聖訓乃合有司討論惟後容一面諭令申請恭聽處分

奉御批一面理會

回奏

臣恭稟聖訓一面理會伏乞睿照

乞羅點正除太常少卿十月六日

臣等據羅點引祖諱辭免起居舍人此乃在法當避然既有除命似難便已本人見兼權太常少卿若就與正除亦是一等差遣恭俟聖裁

奉御筆批依

乞六部長貳堂白劄子十月十八日不曾上直降指揮

臣等伏見陛下既躬至德要道以風天下又命皇太子參決庶務以裨總覽惟是一日萬幾其來無窮百司庶府各瞻其事臣等自當總領衆職期副聖意欲望聖明更賜訓飭自今六部而下凡被受朝廷之文書四方之陳請皆當究極本末隨事區處其間有疑不能決者長貳以時堂白若所見尚或不同小者具奏大則請對自有故事存焉如此則壅滯可通狠并可清爲化之源實基於此

詔錄卷六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右丞相

陸游除郎并朝士薦人御筆（孝宗熙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陸游除郎不致煩言否恐或有議論且除少監如何近日臣僚多說有朝士薦三十餘人在廟堂如果有之可繳進來

同奏

臣伏蒙聖問陸游可除少監如何臣昨來與二參熟議只是奏本人任滿多日未審欲與何差遣陛下愛憐其才便欲除郎臣曾奏知莫若且令奏事近詢衆論謂處以閒曹如為郎之資

足示陛下不棄才之意至如後來頗言有無非臣所知只與外任亦無不可又蒙聖諭朝士薦三十餘人在廟堂此乃數月前事當時並已峻拒元不曾進擬一名元本見今搜尋未見當時留正蕭燧各得此本乞陛下徑問留正恐尚收得臣一面繕寫故書但慮今晚未能繳進此事本是設作人情朝廷何嘗聽信自王淮去國凡所遷除多是委人其間如范嗣夔兩為黃謙攻擊臣不免竭力救解正欲消弭爭端耳其餘在外人才臣並不曾敢薦進一名所有五月以後差除臣續當一一開具來歷蓋緣去春為陳賈迎頭論列王謙意在逐臣所以未敢力求去者正以授任之初勢不兩立既難因臣而易言路又不應命相一月遽令罷免已嘗奏知忍恥少待適會旱歉繼以高宗服藥遂至因循累月暨至春末自攢宮回已辦丐外文字偶為王淮所先方俟秋間有請緣陛下慮及虜使生事戒臣任責又復遷延至今屢與留正說只俟十一月間即便力請蓋非獨臣才力有限難尸重任兼具瞻之地衆口難調只如何澹自為省元未嘗一歷外任前業纔滿本要遷檢正以試其才而澹薄其官力懇兩參必要太常秘書為侍從之捷徑兼陳賈是澹姑夫向來頒其議論常恐為人所攻又疑臣因賈之故滯其進取每每相嫉臣不免與二參商量峻遷祭酒在奉常秘書之上如此委曲何不相恕憂讒畏譏曉夕不寧安能展布四體為國謀事兄堂除

一小小監當若留正以為未可即更不敢施行每日將上文字留正或稍未通徹即便揀退伏料奏對之間陛下必已洞見臣若彌縫上下苟度歲月固可安身若遇緩急不知澹輩肯任責否臣屢欲請間披露悃素又恐衆不相察疑臣別有陳述幸因問奏略布愚衷臣久被奬知必蒙睿照餘俟後月控陳丹悃次薦士劄子多方搜檢續具繳進未審容臣徑問留正蕭燧取本否更俟聖裁聖意若留陸游作少監偶李祥見乞外自可令填此闕

繳薦士奏　十月二十七日

臣昨晚既具回奏連夜繙閱舊書方見元薦士劄子乃是七月

初衆人面納明知朝廷未必聽用不過各欲藉口塞故舊之責此亦古今常事無足多怪當時臣與二參說了各自收起直至八九月間好事者方知以告葛邲因而轉相傳說敬達睿聽其於用意自有曲折幸因聖問方表不曾進擬一名少杜讒者之口內范仲黼王叔簡並川人係是近日聖選無待臣言其徐元德黃艾袁燮各有貼說伏乞睿照

貼黃

只如張栻頃露章力薦沈煥或者慮其收用即為飛語以中之風波可畏如此近日王希呂又有奏劄薦煥至今不敢將上足見臣之畏縮且夕不免進呈取旨批訖

再貼黃

袁樞久被聖知偶與陳賈有仇近復因冷世光事所以不樂者多羅點蒙親擢右史未免人之忌嫉張體仁乃梁克家所薦葉適是王淮用為學官馮震武則置正幕屬五人皆主張朱熹遂致議論似未必專為薦士伏乞睿照

付下元進薦士回奏十月二十九日

臣伏蒙聖慈付下元進薦士文字一件謹已祗領伏乞睿照

留用光合出勅回奏十一月四日

臣伏準聖諭留用光管轄既帶主管教門公事合批付三省出勅伏乞睿照

臣僚奏劄御筆十一月七日

近年臣僚奏對劄子須至四五率皆細微常事徒困人精神今欲作臣僚劄子依奏行出不為今日設為他時之計也可否奏來

付下臣僚奏劄草本

臣聞古者人主垂拱仰成於上人臣服勞任事於下是以君道尊安臣職脩舉而天下治故人主猶元首也臣下猶心腹耳目股肱也一人之身有心腹以謀慮於內又有耳目股肱以明辨震掉奔趨於外然後元首無為而自尊者勞逸之勢殊也夫心腹則譬之大臣耳目則譬之臺諫也股肱則譬之

百職事之臣也以一身之勢而觀天下之勢其勞逸之相去幾何哉虞廷歌賡之歌荀卿好要之論亦可覆矣今者百執事之中各供乃職任乃事者蓋無其人然近聞輪對（元作奏對）之間辭見之際連章累札猥及細微如納苗催科征商捕盜教廂軍榷茶酒貨之事（改作率皆常事）自有成憲不克奏行又有職分之所當然勢位之所當為者且亦飾辭以為忠獻說以為能類不止此悉關聖慮是豈知元首叢脞之戒居官任事之意哉臣愚欲望明降睿旨自今凡有奏對辭見劄子並止用三幅若軍國利害事大體重者不拘此限如是則人思盡職不事空言庶幾有以勸勉臣下任事之能上副聖主仰成之意

取進止

回奏

臣伏蒙聖訓仰見陛下深思遠慮無所不用其至臣再三籌度若直批依奏却恐其間或有窒礙悠久難行欲且將此奏劄批降指揮令給舍或侍從逐一詳看立爲格目將上取旨庶幾區處詳備立爲永法且使四方知啟請施行一歸至當未審聖意以爲然否

支楮管象牙回奏十一月二十一日

臣恭奉聖訓令於左藏庫楮管象牙內支取充造官告軸頭已一面施行伏乞睿照

韓同卿別與差遣御筆十一月二十九日

常州繇劇韓同卿才不堪任別與是何差遣卿等別擬進來

回奏

臣等恭準御批令別擬韓同卿差遣今日同卿有狀申明妻家有田產在常州管下乞行回避若就此降旨改添差遣務參議官却俟其納闕即與之似爲兩得恭俟聖裁即擬指揮進入

貼黃

聖意或欲示優恩則開慢寺監丞亦可但俸給不及參議并乞睿照

奉御批可與參議官如無恩例亦難添差

韓同卿添差參議回奏十一月三十日

臣等伏準聖旨令擬韓同卿參議差遣即容別狀封進所有淳熙二年添差指揮今同進入恭聽處分

貼黃

元降指揮若是初除改差即與正闕今來同卿數年前曾得濠州今又因闕到奏事所以欲與添差三年前新知興化軍徐存待闕并資序正與同卿一般當時添差福建參議伏乞睿照

商議稱呼及吳璘落階官御筆十二月十日

前日密商議稱呼事卿詳思之當便有定論恐賚日月直候元日假內留身奏之

吳璘甚能於職事皇太后之意欲與落階官未審給舍如何耳卿見給舍可密宣諭此意續奏來

回奏

今具回奏下項

一所議見思索容元日假內留身奏稟

一吳璘事不敢直說容旦夕宛轉詢問續具奏聞

一虜使田彥皐乃向來范成大泛使時接伴其文采議論大段過人且知禮樂中國昨日侍從多來說館伴使副中須擇得一知書者準備應酬雖趙不流亦如此說不敢不奏

詳議林栘懇託內批十二月二十六日

今則當臣與袁樞曲直已見何有林栢借錢恐託一節恐難為不問卿等詳議奏來

回奏

臣等恭準聖訓令詳議林栢借錢恐託一節容臣等就來早漏舍商量續當具奏伏乞睿照

增印會子內批 存照十六年正月四日

脩盖慈福宮先支過內藏庫錢二十萬貫將來皇太后還新宮又奉錢一十萬貫以為封樁庫會子不多可以增印會子三十萬否

回奏

臣恭準聖諭增印會子三十萬道若只如此數未至過多但近者支過鎮江楮管五六十萬修筑州城初議以度牒會子兩色補糴今莫若且印充慈福宮支用將來徐以度牒補還鎮江楮管伏乞睿照

學士院添員御筆正月七日

學士院更添一員具姓名來

回奏

王蘭詞采雋拔會掌外制

葛邲文詞穩審曾兼權直

右二人但恐資歷已高

尤袤學問該洽文字敏贍雖見今獨掌外制然鄭僑早晚言還既行上三房則下房文字甚少會有旨兼直袁自謙避來謂宜在此選

倪思見任著作郎會中詞科文詞穩當可備翰林權直之選

莫叔光見任著作佐郎亦中詞科性甚循謹

此外惟有陸游大段該博尤知本朝典故詞章實為獨步併乞睿照

左丞相

擬袁樞指揮回奏正月十一日

臣等恭稟聖訓檢會初擬袁樞指揮進入前作狹私今御筆用

狹忿尤中其失伏乞睿照

付下袁樞狀回奏正月十二日

臣等伏準付下昨日所進袁樞二狀謹已領訖伏乞睿照

依條行謝修已勸公事回奏正月十三日

臣等恭準聖訓謝修見勸公事令依條施行庶得結絕臣等一面擬指揮繳進先此回奏伏乞睿照

郭師禹建節回奏正月十四日

臣等承內侍霍正夫傳奉聖旨欲與郭師禹建節如何仰惟陛下與懷故劍將厚風化固已斷自淵衷猶且下詢臣輩甚盛之德冠絕古初臣無任歎仰兢懼之至謹此回奏伏乞睿照

催印會子回奏同日

臣恭承聖問印造會子三十萬貫事適契勘得二十四日方一切圓備進入內庫若欲速用卽來日亦可於西上庫那兌更俟來早面奏伏乞睿照

虜中機會趙思侍從御筆正月二十日

虜主身故將來機會當復如何

趙思欲除侍從卿頗有疑別無說否

回奏

臣伏蒙宸翰下詢虜中將來機會當復如何臣之淺陋豈足以知此然竊料原王既立叔姪之間必須紛紜更半月以後鄭僑歸可見大略其他容來早面奏次趙思除授臣早間止謂左史却關人恭聆聖諭已有侍立官臣知不至闕事遂退別無所疑伏乞睿照

封樁庫支銀回奏正月二十二日

臣等恭遵聖訓令封樁庫支銀三萬兩赴內藏庫交納充皇太后用已一面遵稟施行外先此回奏伏乞睿照

不流依例除職內批正月二十三日

趙蕃老張栻皆是帶職名除侍從兼知臨安府今來不流可以依此例否

回奏

臣伏蒙聖問仰見宸慮精審不勝嘆仰臣前日止疑不流尹京日淺所以欲作兩遷偶忘計二人體例兼去秋會作大禮事務官亦是侍從之階自可除授伏乞睿照

貼黃

臣早蒙下詢機會未盡愚慮欲一二日間就內殿同衆人奏稟三數事恭俟處分

印造會子付內藏庫回奏正月二十六日

臣伏準聖旨令將印造新會子三十萬道付內藏庫緣二十四日晚方辦二十五日赴封樁庫點檢今已依稟聖訓訖伏乞睿照

光宗卽位論赦條賞給期限二月三日

臣等已進呈赦條內諸軍賞給外路已限半月所有在內不會立日限見戶部長貳說恐品搭錢銀會子須費三兩日已於赦文添入在內限三日謹具奏知乞降付中書門下省

支封樁庫會子回奏二月十九日

臣等恭準御筆於封樁庫支會子十五萬貫充奉重華宮使用已一面施行伏乞睿照

支封樁庫銀回奏二月二十三日

臣等恭準御筆於封樁庫支銀四萬兩赴內藏庫交納充恭請奉壽皇聖帝壽成皇后臣等一面施行伏乞睿照

乞付下趙不慢改名劄子奏 同日

臣等早來奏知所遣諸葛廷瑞趙不慢文北界使副欲候不慢改名文字定繳省劄用金字牌發往盱眙緣二十一日先曾繳進不慢未改名劄子今乞便賜付下却換寫改名不慢劄子繳進伏取進止

御批別換改名劄子只今進入

回奏 同日

臣等伏準批旨別換寫改名劄子只今進入謹遵稟聖訓然不慢之名無甚利害或恐前劄已發行即亦不必再遣却恐交互疑似更乞聖裁

乞差中使賜金國人使御筵三月七日

臣等據盱眙軍申金國第一番使人欲此月十五日過界早來已奏稟得旨就差何澹戴勳充接伴足可及事只是合有中使一員就彼賜御筵欲乞下內侍省差委星夜前去亦須一面報接伴令候中使至方行取接所有鎮江等處地里稍近却可續差伏取進止

奏北牒遺闕字 同日

臣等據國信所申得旨令劄下盱眙密切差人過淮計會虜中所遣使名臣等數日來亦聞外間妄有傳播尋取泗州眞牒細看遺闕二字甚明初無他說不知此語何從而起若遽令往彼計會却成引惹今謹將元牒繳進容臣等初九日早子細面奏益國家行事務要安重若爲風傳所搖利害甚大又慮今早曾有臣僚數奏乞即密賜宣示庶可究見虛實其泗州元牒如經聖覽却乞付下伏取進止

回奏 同日

臣伏奉聖旨劄下接伴楊經等文字更不施行謹已遵稟其付下泗州牒一紙亦已恭領伏乞睿照

奏館伴武臣姓名

臣等據盱眙申金國第三次使人初一日已過界合差館伴昨來御筆點定文臣兩名除張濤見充接伴外其點定郭應麟今欲差充館伴使所有武臣雖蒙御筆點差關戶臣緣本人已往鄂州今再具到兩名郭端已是郭鈞之子見充環衛官霍蕆臣見在閤門供職二人皆可充副使伏乞御筆點差一名謹具繳進伏聽處分

乞點定皇子封王國號奏 同日

臣等已遵聖訓擬定封皇子爲揚王退而熟談隋廣虜亮皆因在揚州而名曰煬竊慮揚煬聲音相近未甚穩當早來主音宣諭國名不繫大小今將三等開具進呈欲乞點定降國即賜降下來日午間却進熟狀鎖院伏取進止 壽點定嘉王

祭金國文添年號回奏 三月九日

臣等遵準付下辭叔似奏乞追改祭金國文添入年號緣臣等已曾招直學士院尤袤商量袤云既是國書自來止用月日其祭文即合一體兼袤已將泗州遺留牒徧示臺諫侍從亦說及祭文不寫年號蓋與國書一同衆遂無說今未知聖意如何更取進止

奉御寶批依

取賀正國書回奏三月十三日

臣伏準聖旨取前次賀正國書不知是鄭僑帶回之書惟復是虜中來賀正國書今且於學士院取到鄭僑帶回者進入或是虜中賀正之書即係樞密院收掌伏乞睿照

付下國書回奏同日

臣等伏準聖旨付下國書一封謹已收領伏乞睿照

擬浙漕除目奏三月二十五日

臣等早蒙宣諭浙漕退而思之就近別未有人其潘景珪任浙西提刑日既曾暫權似無以易今欲與除直顯謨閣兩浙轉運副使同耿秉指揮行出取進止

奉御筆批依

翊善典故御筆四月一日

旦日面奉壽皇玉音王府翊善檢照典故將上

同奏

熙寧元年岐王府始置翊善以直史館王巽爲之政和初諸王府置講讀翊善記室等官以卿監郎官兼禮部郎中耿南仲兼講讀光祿少卿李詩兼翊善宣和以後諸王府翊善直講贊讀多以侍從兼當時以爲談紹興維歷親王府翊善贊讀直讀在承議郎之下淳熙職制令同

臣等恭準御筆檢照王府翊善典故將上謹具進入伏乞睿照

擬薛叔似許及之批旨四月 日

薛叔似許及之欲以薛叔似許及之獻疏切直陳詞典美罷之劇監以顯褒陞可並令日下供職

奏劄

臣等見衆侍從皆來說陛下昨日御批嘉獎薛叔似許及之有此除命緣付鄭僑書讀行下則二人未知此意所以不敢入城供職今衆議欲全坐聖語札與二人令日下供職庶全事體如合聖意乞批依付下施行取進止

臺諫員數回奏四月十六日

御史臺

中丞一人 侍御史一人

殿中侍御史二人

以上並係言事官近例有侍御史則不除中丞二

監察御史六人

舊亦曾許言事後來止察事而已

諫院

左右諫議大夫各一人　左右司諫各一人

左右正言各一人

右皆神宗皇帝初定官制所置員數至今以爲定式

臣伏蒙聖慈遣中使下詢臺諫員數謹具錄進呈元祐間用人最多臺中言事官常差三人諫院常差四人紹興初御史臺諫院言事官亦各三兩人隆興初各差兩人號天子之耳目辨人才之邪正最宜遴選祖宗故事明降指揮令翰林學士給舍或

侍從之賢及臺諫之長各薦數人然後就其中選擇用之壽皇時亦然謂如鄭丙薦張大經劉國瑞及王希呂薦京鍔并蕭燧薦余端禮之類是也然須先審擇端亮之人方可委以薦舉其人不賢所薦決不合於公議此乃本朝家法惟陛下深留聖意幸甚

換國書一句回奏四月二十六日

臣伏準中使傳旨令換國書一句已一面請學士院宣理會緣其間有曲折須俟來日已時奏事子細奏稟方敢進入伏乞睿照

奉詔錄卷七終

中掌制藝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昔人云史有三長曰才曰學曰識竊謂制義代聖賢立言亦必具此三長斯所言不失聖賢之旨何謂學經史諸子以及百家九流之書凡古人所見罔弗見古人所聞罔弗聞斯能述聖賢言中之意而無誤會何謂識識雖大半由於學而其識高出千人之上遠燭萬里之外且慮深於數百年之後者又非盡由於學必由歷鍊世務躬嘗甘苦洞達萬變斯能傳聖賢言外之意而無餘蘊何謂才其學既博其識既高而筆不足以達之則雖有學識而自人視之與無學識者等患在無才必也心所欲言無不可宣之於筆文之曲折與其意之曲折如

影隨形不爽絲黍斯能以己所言上合於聖賢之言而無遺義科舉由此觀人由此取士本不慮百中失一第恐閱者之學不及作者之學閱者之識不及作者之識則雖有錦繡不能悅瞽者之目雖有鐘鼓不能動聾者之聽耳後世司文衡者不得其人於是閱者與作者皆無學無識且彼所謂才又才其所才非吾所謂才而制義之文體日壞科舉遂成僥倖之途以至於廢此其咎在閱制義者不能於制義中觀學識非制義之咎也抑其咎在科舉不擇有學識者操去取之柄非科舉之咎也前明正嘉隆萬以至天崇其間正人君子鳳翥鵠起道德功業雖不僅由制義見而其學其識其才無不可由制義見　本朝定鼎　國初猶有餘風大都學識充於中而才華溢於外如干將鏌鋣寶光莫遏歐冶薛燭賞識立至名公鉅卿類能建大謀樹大勳而效其登進之始未嘗不由科舉則制義豈眞足爲科舉之累哉先族祖文簡公生於前明成宏正嘉之間殫劾劉瑾著直聲脩改武宗實錄成信史其功名固不必由制義見也詩古文詞已編中峯集行世其文章亦不僅由制義見也而制義之流傳至今者猶不絕如綫　國朝俞可儀先生百廿名家制義中有中峯制義一卷李文貞公全

集之名文程墨易藝諸選中有四書文易經文共二十餘篇　欽定四書文中亦選有一篇金鑑謹就所見彙集編排並刪重複實得制義二十九篇細讀之深思之信乎融會傳註鑽研或問理足以達與可儀先生之所稱若合符節則制義苟如文簡公制義何負於國家耶抑我文簡公之文可儀先生又稱其愈樸愈淡愈不可及芒鍔破衲中有仙骨非識者不辨而當日科舉衡文如文簡公者猶不失之科舉何負於天下耶蓋上之學識與下之學識相副即科舉之得人盛不然即衰不得以叔季之流弊議古人立法之未善也然則文簡公之

制義豈可與今日所廢之制義同日語哉竊憶讀書就傅之年父兄塾師講授制義必以明文與　國初文爲準彼習舉業趨俗尙者或且非而笑之謂非投時利器孰知今日科舉廢制義亦廢昔之所謂利器者今又有非而笑之者矣何如昔所講授不以投時之利否爲輕重卽至科舉已廢自不以科舉之存廢爲輕重也譬如古近體詩皆非科舉應制體裁而漢魏唐宋諸名家梓傳世間未嘗稍息非精光浩氣自有不可磨滅者在乎讀文簡公制義者亦作如是觀可光緒三十二年歲在丙午七月族孫金鑑謹識

名文前選四篇

詖辭知其所蔽　四句亦見俞太史百家選本

師曠之聰　三句

有安社稷臣者　三節亦見俞選本

吾於武成　一節亦見俞選本

附程墨前選一篇

知之者　一節

右輯　先文簡公四書文五首從安溪李文貞相國兩選本錄出內四首亦載桐城俞太史百二十名家選本今並彙刊於此惟圈點旁批以俞本爲詳故多照俞本而仍以李選本參之篇中有逐句加夾圈者卽李本密圈處也有句末既點斷而復加圈者點則李本圈則俞本也俞選各評亦概錄入并於卷首敘目註明亦見俞選字樣以備查考光緒丙午十二世族孫金鑑謹識

詖辭知其所蔽　所窮

大賢之知言也在知心為蓋言者心之聲也即其言而知其心非深於道者其孰能之孟子答丑曰體用一原本末一貫吾道之全本如是也乃若語其體而不及其用語其末而不及其本此辭之詖而累於正者也所宜如此則所蘊可知蓋狃於己見之偏而執之以為是得夫斯道之一而泥之以為全辭之詖者知其心之蔽矣故為高論而莫究其歸肆為妄言而莫知所止此辭之淫而因乎詖者也所發如此則所存可知蓋沈溺益深而無自新之機淪胥已極而無反正之漸辭之淫者知其心之陷矣出言不正率皆理外之談持論不根罔非詭異之語淫辭安保其不邪乎則知此心去道愈遠并所似而俱亡所見益非隨所得而皆失心之離故不覺辭之邪耳正論一折而或援正以入邪私說難明而或推邪以附正邪辭不轉而為遁乎則知此心已屈於理而終無以自達久困於中而卒無以自解心之窮故不覺辭之遁耳是言之病相因而漸遠心之失相因而漸深非孟子窮理之至安能知之

八箇字著實體認出來

附俞選百二十名制義評

一篇絕妙講章諸子百家及孟子所載辨論之說無一不該括針線矩矱一絲不走文中止圈筋節刻劃處字字珠玉不可忽也

師曠之聰　三句

即善審音者必以法喻治道也蓋聖人制律以審音也雖有善者不得而廢焉是故可以觀治矣孟子例言曰人君治天下神而明之存乎心推而行之存乎法觀於制器而見其相須矣今耳之於聲有同聽焉而天下之聲期於師曠焉清明廣大妙契天地之精更唱迭和默察萬物之變蓋天下之至聰也夫以師曠而用其聰六律若可廢矣然律必以六音所由節也音必以五律所爲宮也使聰如師曠者舉六律而廢之則陰陽之制乖而上生下生無所準也何以推之而考夫聲長短之法

象而損一益一無其體也何以則之而象夫氣有黃鍾之律焉所以和夫元聲者也黃鍾之律亡而同心一統之義微播之妄擊者必不足以合天地之精矣有十一律焉所以和夫羣聲者也十一律亡而空積忽微之道泯宣之依咏者必不足以極萬物之變矣或奮以疾或舒以遲皆雜亂而無章也何有清明廣大之象乎或輕以清或重以濁皆混濟而無別也何有更唱迭和之神乎吁樂不可以廢六律治獨可以廢仁政耶

律和聲大槩如此可當講說

有安社稷臣者　正者也

大賢舉以道事君者而第其等所以立爲臣之準也夫以道事君人臣之分也社稷天民大人雖不同何莫而非以道事君者哉孟子言此以見爲臣者所當法也孟子蓋曰天下之人品不同而事業亦異容悅佞臣斯下矣等而上之不有所謂社稷臣乎不有所謂天民大人乎以社稷臣言之以社稷爲己責而所以計安之者無所不至君者社稷之主也爲上爲德而克綏先王之祿斯其志爲少得焉民者社稷之衛也爲下爲民而永底蒸民之生斯其心爲少慰焉爲臣之忠者也一國之士也

以天民言之以天下爲己任而出處之間無有於不正天運則人從而其出也有所爲必如是而後堯舜其君也否則隱居獨善而已矣時至則事起而其行也有所成必如是而後堯舜其民也否則隱而未見而已矣臣之大者也天下之士也若夫大人者有安社稷之忠而無安之之心有達可行之具而無行之之意無我得正己之盡而君心之非以格蓋不言而后克聖矣存神妙應物之感而文明之化已普蓋無爲而民自正矣大而化之者也聖人之事也吁大人不可得而見矣得見天民社稷臣者斯可矣阿容以爲悅要非吾之望於天下

者也
辛未程墨俱不出其彀中○段段有君民而治化不覺
附俞選百二十名家制義評
三比皆以君民作領又比比承接高老之格褌益後人不淺 陳百史
有權衡千古之才有籠蓋一世之氣朴實老當辛未程墨莫出範圍

吾於武成 已矣
大賢於周書擇以義而已夫所貴乎書者不惟其辭惟其義耳義不可信書容盡信乎哉此孟子有感於武成因以覺天下之泥經者也且聖人之道載於書而書之辭或謬乎聖人則聖人之道反晦而不明而書之垂憲萬世者幾何其不爲萬世病哉吾觀武成益知書之不可盡信矣彼方始而燮伐也辭如此其詳也辭之詳能無浮其實者乎及其終而革命也事如彼其備也事之備能無過其眞者乎故我不信之以文而信之以聖人之道不信之以言而信之以聖人之心紂之慢天而天

怒之也則所以順乎天而恭承明命者武王責也武成之所可取者此也紂之虐民而民怨之也則所以應乎人而大資四海者武王責也武成之所可取者此也舉其要則其道法之勝者固足立萬世之準計其餘則其事詞之勝者容或起萬世之疑其可信者吾信之其不可信者吾缺焉耳敢盡信乎哉吁書之作也將以寄聖人之道也而曰不可盡信謂夫失聖人之心也蓋有言之經有心之經求經於言不若求經於心八卦未畫吾心未嘗無易也康衢未歌吾心未嘗無詩也天高地下蟲鳴螽躍吾心未嘗無禮樂也豈獨書哉故曰棄經者

一時之失而聖道自若泥經者千載之惑而聖道幾亡

詞意甚婉至

附俞選百二十名家制義評

取二三策正教人讀書著眼處他人說來反似武成之可取省不多直欲廢書非但不盡信也文貴有體有識於此辨之

知之者　節　嘉靖壬午應天程

論人之於道貴於有所得焉夫知而好好而樂斯爲有得矣而人豈可以不自勉哉何則人之於道也稟賦有高下學力有淺深故有知之者焉有好之者焉有樂之者焉蓋此道之在人固有由之而不知者知之則於道有所見矣然而未好也若夫好之者則眞知道之切於人而不可須臾離也必欲道之有諸己而不使終日違也毅然自信凡天下之可好者無以奪之矣豈徒知而已哉故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夫好之則於道將有得矣然而未樂也若乃樂之者則與道爲一無所存而自

不亡也以道爲體有所施而無不利也充然自得凡天下之可樂者不足以喻之矣豈但好而已哉故曰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吁知不如好好固原於知也知而不能好則亦知之未至耳好不如樂樂固生於好也好而未及乎樂則亦好之未至耳此學者所以貴於自强而不息也歟

意格皆經百鍊

附俞選百二十名家制義評

澹泊深粹出於自然○一篇字法皆細甚楊維斗

涵泳白文體貼註意即成至文○觀破承及起處總

提知好樂三字單提不知一句筆力甚高亦大有推陳致新之意錢吉士

竟有直寫傳註處但幾筆用意點化得解便爾理趣躍然

題董中峯稿俞選百二十名家之一

成宏二朝會元皆能名世文之富者爲守溪鶴灘中峯三家守溪長於議論鶴灘諳於刻畫故高古典碩望之有色聽之有聲至於游行理窟自成大家莫如中峯中峯融會傳註鑽研或問理足則達愈樸愈淡而愈不可及芒鞋破衲中有仙骨非識者不辨故王錢之文易讀中峯之文難知王錢體正大中峯格孤高王錢之後衍於荆州終明之世號曰元燈中峯以後其傳遂絕三百年來未嘗有問津者桐川俞長城題

董 記宏治朝 此行題名依原選本式

因不失其 二句

子貢曰詩 一節

不知其仁焉用佞

女與回也孰愈

知之者不 一節已刊入前輯李選本

博學而篤 一節

天地之道 不測

是集義所 餒矣

詖辭知其 所窮已刊入前輯李選本

以予觀於 遠矣

故將大有　而王
吾宗國魯　行也
予未得爲　一節
有安社稷　三節已刑入前輯李選本
吾於武成　已矣已刑入前輯李選本

因不失其　二句
惟所因得其人、則所主有其人、蓋不擇所依鮮有得其所主者、今所依不失其親、則其宗而主之也不亦可乎、昔有子之意謂夫君子之交際、與其悔之於終、孰若謹之於始、誠以人必有所因也、使不擇其人、則失其所親者多矣、豈能審擇於締交之始、使吾之所因者、必可親之人、詳審於相與之際、使吾之所依者、必可厚之士、居是邦也有大夫之賢歟、此可親而不可遠者也、於是乎事其大夫之賢、則因不失其賢者焉、否則拒之而不與也、居是邦也有士之仁歟、此可親而不可疎者也、於是

乎友其士之仁、則因不失其仁者焉、否則疎之而不親也、若此者特一時相依之事耳、固不計後日之可宗與否者、然一時之締交既愼、則終身之景仰以基、一日之相與既端、則沒齒之依歸以定、故雖不必遠求所宗也、即其可親之人而儀刑之、則今日宗之可也、後日宗之亦可也、何有乎失己之非、雖不必旁求所主也、即其可厚之人而取法之、則暫爲宗之可也、久爲宗之亦可也、何有乎失人之悔、如以大夫之賢而宗之、則嚴憚之下、每有思齊之益矣、賢非所可宗者乎、於士之仁者而親之、則切磋之餘、時爲克復之資矣、仁非所可宗者乎、是

何也蓋非致謹於其始故能免悔於其終也不然則泛交苟合之中必有不勝自失之悔者矣此君子所以甯孤立無助而不失親於可宗之人也歟

聖賢論朋友一倫常取講學輔德未有從聲氣勢利綏急相資上論者因字親字宗字字字正大字字明顯何必讀絶交論也○初學初讀文字最宜學此種識見正道理透卻無難解難學處從此入門可無詞勝意晦之病

子貢曰詩　一節

賢者有悟於聖人之言而引詩以明學之未可以自足也蓋義理無窮自足則止矣非心有所悟者惡足以及此昔者子貢因夫子論處貧富之道至是遂復於夫子曰淇澳之詩不云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夫切磋者治骨角之事也如切矣而又如磋賜嘗誦是詩而未識所謂也乃今聞夫子之言得其所以取譬於骨角之治者焉琢磨者治玉石之事也如琢矣而又如磨賜嘗誦是詩而未識所謂也乃今因夫子之教得其所以取譬於玉石之治者焉彼貧而無諂自以處貧之道爲至矣庸

詎知其進於無諂者復有所謂樂乎富而無驕自以處富之道爲至矣庸詎知其進於無驕者復有所謂好禮乎是蓋天下之義理無窮精微所在吾之所未知者固不獨一事然也必當因其已知益求其所未知而深造之不已然則如切如磋之云殆謂此與賜於是乎達詩人之意矣廣大所極吾之所未能者亦不獨一事然也必當因其已能益求其所未能而力踐之不已然則如琢如磨之云殆謂此與賜於是乎喻詩人之旨矣吁一問答之間即有得於夫子言意之表其頴悟之過人者遠矣子貢之可與言詩也以是哉

詩云以上不添一字。後衍作六股。先虛後實。先畧後詳。其斯句至末方點漸老漸熟。乃造平淡。此文之謂矣。姚吉士

天下有無可刻劃之題。先輩即以不刻劃還之。然奇致朴致自在。○詩詞分二比。貧富分二比。後二比最易合掌。即以知行分配。與大學印證何等老確

不知其仁焉用佞

聖人於賢者固不許以時人之所許。亦不病以時人之所病。蓋厚重簡默。雍之所以爲賢也。聖人雖不許其仁。豈以不佞爲病哉。夫子因或人有雍也仁而不佞之問。故曉之曰。汝以雍爲仁。此非吾之所知。汝以雍爲不佞。此則吾之所取。是故當理無私之謂仁。非全體不息者不足以當之。雍也果當理而無私乎。吾不得而知也。心存理得之謂仁。非純一不已者不足以名之。雍也果心存而理得乎。吾亦不得而知也。主敬以立仁之體。吾嘗告之矣。其所主者未知一於敬否也。仁之或在或亡。豈

可必耶。行恕以達仁之用。吾嘗語之矣。其所行者未知一於恕否也。仁之或得或失。其可決耶。夫雍之爲仁。我雖未知。然其不佞。正所以爲賢。而非所以爲病也。蓋禦人以口給之間。固世所謂佞而好之者也。然自有德者觀之。實見其可惡。而不見其可好焉。取辨於應答之頃。此人所謂佞而悅之者也。然自有識者視之。惟見其可憎。而不見其可悅焉。巧言之徒。予嘗以爲鮮仁矣。雍之厚重正我之所樂也。何以巧言爲哉。利口之人。予嘗以爲亂信矣。雍之簡默正我之所與也。何以亂信爲哉。是知夫子之不許爲仁者。所以勉其爲仁之功。許其不佞

者所以解夫時人之惑此雍之所以居德行之科而爲聖門之高弟與
以仲弓之問作証以夫子之言作斷文章妙義卽在四書中世人當面錯過何也

女與回也孰愈

聖人啟賢者致辨於人己探其自知之明也夫學貴知人尤急於知己也聖人於子貢欲其以回自較者豈無意乎想其意曰君子之爲學也知有己而不知有人者每失於自高務觀人而不能觀己者恆病於自外是故人己並觀而後學乃進也且女之遊吾門也比方人物吾嘗以爲賢矣然既暇於方人則必詳於方己億則屢中吾亦有是許矣然既長於料事則必明於料人如回之與女也學則同門蓋有年矣而敬業樂羣之時必知回之所得者何如也以己較之果孰勝而孰負乎女之

於回也蓋則同方非一日矣而合志營道之際必知己之所得者何如也以回觀之抑孰劣而孰優乎敬不敬者天也天質所賦回果異於女否耶近取諸身更驗諸友其講德論素定矣學不學者人也人力所致女果同於回否耶外稽諸人內察諸己其鑒別諒惟精矣當仁不讓於師則友之不必讓也可知矣使其果愈也雖謂加於回亦無嫌於自許之過也子盍爲我言之君子患不知人則友之所當知也甚明矣使其未愈也雖謂不及回亦何病於自處之卑也子其明言以告我焉吁回賜之孰愈夫子知之審矣而顧探之者特試其自知之

明何如耳何敢望回之對賜其深合夫子之擬矣乎
淺淺淡淡婉婉曲曲猶如面談

博學而篤 一節

盡致知之事則仁道不外是矣夫學問思辨皆致知之事固不足以盡其爲仁之功也然從事於斯則心常存矣仁道豈不在其中哉子夏之意如此今夫人不可以不學學而不博則隘而不宏矣必也求之於文字之中考之於事爲之著前言往事無所不識焉學莫先於立志志有不篤則大而無成矣必也操學如不及之心有惟務爲己之實專心致志無時不敏焉夫志既篤矣而所疑者不可以不問然問而不切則泛而無益故必以其切於吾心者而質之於先覺舉其切於吾身者而正

之於有道則問之切而與夫誇多鬬靡者異矣夫問既切矣而所問者不可以不思然思而不近則雜而不精故索此事之理必待其融釋脫落也然後以類而推之他察此物之理必俟其融會貫通也然後以漸而達於彼則思之近而視夫博物洽聞者殊矣夫是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而何以仁在其中乎蓋仁之道雖至大也而其理不外乎心仁之功難盡也而其要惟在乎熟今也從事於此不少休廢雖未克己復禮以爲仁也然心欲於中而不馳於外所存者日以熟矣仁不於斯而存耶雖未主敬行恕以爲仁也然

心存於內而不逐乎物所操者日已熟矣仁不因此而存耶謂之曰仁在其中信乎不待外求而仁可得矣子夏以文學名而其所言若此其務實之意何如哉
正大切實周到眞會元文字是科程墨多佳搆終當首揀此篇

天地之道　不測

中庸推原天地之道以一誠而妙萬物也蓋天地之道誠一不貳者也不貳則不息而生物之妙豈可得而測哉中庸發明天道謂夫聖人至誠無息之功用固同於天地矣然不觀之天地之道乎彼天之高遠無垠其道若未易以形容矣地之博厚無窮其道若不可以擬議矣然究其極則一言可以盡之焉一言者何誠是也凡物一則誠貳則妄天地之爲物也不貳而已矣是故天之爲天人但知其物資以始也而不知爲之樞紐者惟一元之貫徹亙古今而未始有一物以礙之有礙則貳

矣地之爲地人但知其物資以生也而不知爲之根柢者本一理之流行徹始終而未始有一物以間之有間則貳矣不貳如此非誠乎惟誠也故混兮闢兮而其機不息一變一合而其化無窮覆幬之下物何多也莫不資之以有始而所以始之者莫測其所以然矣持載之上物何多也莫不資之以有生而所以生之者莫測其所以然矣夫生物之不測本於不貳如此然則天地之道一誠之外豈有他哉謂之曰一言而盡信乎其盡之矣聖人至誠無息之功用不於此而益見乎

或問謂游氏以得一形容不貳詞雖密而意則疎今

時文於行之者一。及爲物不貳題。皆杜撰影響。不敢直拈誠字。以爲不如此則不渾融也。文以明理爲渾融。安有杜撰影響之理乎。錢吉士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從誠說到不息。不貳所以誠。從不息說到誠。章末純亦不已。雙關此二句。文極潔靜精微。

是集義所　餒矣

大賢原氣由善養而充。必指失養之弊以明之也。蓋集義乃養氣之本。義集則氣充矣。不然。其有不歉者乎。孟子告公孫丑不動心之故。及此意謂氣配乎理則氣固所當養。理主乎氣則理在所當循。方其養之之始也。必當裁制於念慮之方形。以擴充其義之端。由小及大。無一事而不合於宜也。審察於應酬之已著。以充滿其義之量。或順或逆。無一時而不循乎理也。由是自反常直而氣之至大者油然自生於不憂不懼之餘。足以塞天地而無外矣。豈以一事偶合其宜。便可襲取於外而遽謂得氣之本然哉。內省不疚而氣之至剛者勃然自生於不愧不作之際。足以配道義而有爲矣。豈以一事偶循乎理。便可掩取於外而遽謂得氣之浩然哉。氣必以集義而生。如此何以見之。彼人有一行之非義。則疑懼交集。即爲此心之累。心累則氣隨以歉。而四體有所不充。至大者於是而欲然矣。況能塞於天地乎。有一事之不直。則惶惑不暇。即爲此心之害。心害則氣隨以沮。而一身有所不足。至剛者於是而靡然矣。況能配於道義乎。是則浩然之氣。一義之得而未必生一事之失。而遂自餒生之甚難。而餒之甚易。如此然則集義之功可一

時而忽哉
理路眞文氣樸章法嚴故是中峯本色

以予觀於　遠矣

論聖人傳道之功、尙聖人治道之盛、蓋聖道無不同也、以功而論、豈若傳道之尤盛哉、此賢於堯舜之言可信也、宰我曰、世無不同之道、聖有不同之功、是故堯舜聖人也以是道而帝天下者也、夫子亦聖人也以是道而師天下者也、孰不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以予觀之、夫子非堯舜可偸焉、蓋堯能以道治唐之天下、唐以後不能及也、舜能以道治虞之天下、虞以後不能及也、惟吾夫子推堯之治天下者以教天下、而後執中之旨永傳而不敝、推舜之治天下者以教天下、而後精一之傳永

久而不磨、達而在上、以是道建事功、窮而在下、以是道明學術、事功在於一時、學術傳於萬世也、位之所在、以是道爲天下之公道之所在、以是道爲後世之傳公之者有限、傳之者無窮也、堯舜開道統之傳、而夫子衍道統之流、堯舜帝唐虞之天下、而夫子成萬世之唐虞、先孔子而聖者非得孔子則唐虞之盛不復衍矣、後孔子而聖者非得孔子則堯舜之學弗復知矣、信斯言也、夫子且賢於堯舜、況其他乎

賢字說得透快、方是智足以知聖人、其賢字就傳道上說、方是不阿所好、行文層次頓折、虛實相生、清疎

之中自見古雅百史以爲孔子傳贊信然○神骨絶似昌黎

故將大有　而王

大賢論君臣相與不苟而後治可成必證古聖君待臣有禮而其治自成蓋賢君必下賢以圖治賢臣必待君盡禮而後與共治也然非有君如湯有臣如尹孰能相與共成其治哉孟子曉景丑意曰賢者以道自重固不苟於從人人君非賢不用又必在於得臣故將大有爲之君欲撥亂興衰立綱陳紀而成非常之功必有所不召之臣尊尚其商儀刑其德而待以不臣之禮或謀所以安國與必就其舍以圖之不敢恃其爵以自尊也或謀所以治民與必就其廬以詢之不敢恃其勢而自貴

也夫賢者豈故爲是尊大以要君哉誠以臣之於君必其有尊德之心而後德可行也苟尊德未至不就之謀而召焉則下賢不專必不能行其德徒欲以爵縻之耳爲足與有爲乎必其有樂道之誠而後道可施也苟樂道不誠欲召之謀而不就之焉則禮賢不篤必不能用其道徒欲以祿誘之耳何足以共治乎故古之人如成湯者大有爲之君也如伊尹者不可召之臣也湯之於尹也勤幣聘之禮急元聖之求始以爲師而學之故一德之咸有終以爲臣而任之惟阿衡之是資一心以左右厥辟於焉著宅師之功彝力以請命於天於焉致格

天之烈不假勞力於征伐也奄有萬邦而革有夏之命不必勞心於救民也允殖兆民而開有商之基湯之不勞而王如此蓋篤於得賢自逸於得人也使成湯不得伊尹爲之臣則必不能大有所爲使伊尹不得成湯之尊禮又豈肯與之有爲哉今王果能大有所爲則固將有不召之臣矣

上全下半直起直收不待斡旋自然渾雅清剛古勁卓然大方

吾宗國魯　行也

滕臣援二國喪制之久廢沮君復古之心也蓋喪必三年周制也二國之不行特其後世之失耳滕臣安得援之以沮其君哉其意蓋曰先王之節喪紀也因人情而爲之者也三年之喪其不行於天下久矣子也復之豈人情也哉或者有見於周禮之所在乎魯國秉禮之國也使天下不行而魯獨行之猶曰是周禮之不可廢也今日之舉宜也然而吾宗國魯先君則莫之行矣轉弔相聞不見有終喪之舉信使相及惟知有易月之常何也爲其不便於人情無彼此一也夫魯文獻所在不可

謂其誣也彼且莫之行矣況他國哉亦豈有見於家法之所在乎祖宗固子孫之鑒也使他國不行而滕或行之猶曰是家法之不可廢者也今日之舉宜也然而吾先君亦莫之行矣稽諸聞見既無得於故老之傳質諸典章又無見於有司之守何也爲其不便於人情無先後一也夫先人履歷比之後人何如也亦且莫之行矣況吾君哉可以周禮考之則於禮無所據以家法推之則於法無所因子之欲行三年之喪也亦何所見而然哉要當有以自裁矣

硬主意變話頭偏說得鑿鑿股中一連幾轉簡而有

勢淡而有神

予未得爲 一節

大賢於聖人之道雖不得於見知猶幸得於聞知蓋孟子所宗惟孔子也苟淑諸人是亦得之孔子矣奚以不及門爲歉乎孟子敘道統而自任曰道之行於世也無存亡而統之屬於人也有絕續由堯舜至於周孔道統有自來矣夫何孔子之生也適予未生而願學之心每限於莫及予之生也孔子既沒而誠明之聖未得於親承金聲玉振徒勤於想慕而親炙無由求若顏曾之左右於門牆不可得也江漢秋陽徒慕其氣象而光輝罔挹求若閎冉之周旋於洙泗未之能也予之不幸莫此爲甚矣然予身之生其去孔子尚未至於百年孔子之澤其及吾身尚未至於五世文未喪天而流風之未泯者人固得傳之我則從而取之以善其身焉道未墜地而餘韻之獨存者人尚能誦之我則從而資之以陶其德焉大成之矩雖不可即矣而金聲玉振之餘響猶得竊之以自鳴則淵源所自謂非東魯之家法不可也時中之聖雖不可作也而江漢秋陽之餘光猶得竊之以自貢則支流所衍謂非素王之餘緒不可也此又非予之大幸哉

兩予字兩也字唱歎深情流溢紙墨之外後人但作
太史公自序語直是心粗手滑耳前輩只求肖題故
才華雅贍而意度仍自謹嚴
俞選本原評
有聲有色有態抑揚反復神到之文千年不舊○明
是兩對文字細玩可見而長短參差令人莫覺此則
金鍼不度處也

易義前選
元者善之長也　三節
貞者事之幹也
閑邪存其誠
蒙以養正　二句
不遠之復　身也
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初九利用爲大作　一爻
顯諸仁　節
分而爲二以象兩　成卦

是故易有太極　八卦
八卦定吉凶　二句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
乾爲天　節

元者善之長也　三節　宏治乙丑

文言原乾之四德必言德之體於人以明德之繫於乾也蓋乾之四德雖在於人而非君子之至健則不能行也即是而觀則所謂乾元亨利貞者可見矣昔文言申乾象傳四德之義謂夫天人之分雖殊而天人之理則一是故元者生物之始惟時則爲春其於人也乃爲仁而衆善之長焉亨者生物之通惟時則爲夏其於人也乃爲禮而衆美之會焉遂物之宜而爲秋者謂之利利即人之義而得其分之和也成物之實而爲冬者謂之貞貞即人之知而爲事之幹也天德雖在於人而惟君

子能行於己蓋其體乎仁也則渾然大公無一物非其所愛而足以長乎人矣嘉其會也則蔚然文采無一事不中乎節而足以合乎禮矣公其利而施之使事事物物各得其宜則分以之安而不足以和義乎知其正而守之則是是非非確乎不易則事以之立而不足以幹事乎夫君子之行四德如此而因知君子固居然一乾矣蓋乾也者天下之至健也貞而元元而亨而流行之不息然非君子之至健不能行此仁義之德也元亨之繫於乾者非此之謂乎亨而利利而貞而循還之無端然非君子之至健不能行此禮智之德也利貞之繫於

乾者非此之謂哉是知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人者必有驗於天以元亨利貞而統之於乾以乾元亨利貞而歸之君子君子其即天道也乎

曰嘉之會又曰嘉會曰義之和又曰和義文理頗費解剝此獨體認眞切

貞者事之幹也

文言舉天德之成而申其爲立事之本夫理之原於天者不出於一貞也然則在天之貞其卽在立事之本乎文言申乾貞而推之人也如此且天以純粹至善之德爲顯仁藏用之機通於亨矣而利以遂之遂於利矣而貞以成之品物於焉而歸根實理具備隨在各足而機緘之妙可窺也庶類於焉而復命眞氣完固隨處充滿而詳密之法可見也天德之貞如此其在人也則爲智而實眾事之幹焉蓋天下無正外之理在人無智外之事彼事之應於己者雖曰萬殊而或是或非莫知所適

矣惟智足以剖是非之機眞知其正之所在而確然不謬也事之接於人者雖曰萬變而或得或失莫知所據矣惟智足以究得失之歸固守其知之所及而強立不反也隨事以觀理理在而事不能爲我消處小事也而有順應之法臨大事也而有獨斷之才一正具而鉅細畢該夫固可依之以立本矣研幾以成務幾在而務不足爲我難履常事也而有直遂之勢遇變事也而有旁行之功至正存而經權悉協夫固可據之以成質矣是故嘉會之禮利物之義苟無是智以區別之或不能無過中失正之弊卽使長善之仁而非得智以馭運之則冥然無覺之衷何以涵藏眾理而無息乎故貞下起元之說造化亦可通於人心焉謂之曰貞者事之幹也信乎如木之身而枝葉所依以立者與

貞字舊說有屬信者惟朱子以智字詮解極確其源則自周子仁義中正以正屬智處來此文能發其藴

閑邪存其誠

防其僞以全其眞九二大人然也夫眞僞不容並立也防其僞者謂非所以全其眞哉乾之九二如此則有大人之德可知矣且九二庸言亦信而信無不周庸行亦謹而謹無不至其德可謂極盛而其誠可謂固有矣又何待於閑邪以存其誠耶蓋至誠無僞者固聖人之德無斁亦保者尤聖人之心故邪雖無也不敢自以爲無而少有忘弛誠本存也未嘗自以爲存而少有忽忘此心惺惺常若非僻之來得以投吾之間者而閑衛之極其密終日乾乾恆若人欲之肆得以累吾之誠者而捍

禦之極其嚴時乎靜也則曰靜而不閑內欲其將滋乎滋則吾誠亡矣於是存之養之閑其邪於寂然不動之時於以存吾誠之全體焉時乎動也則曰動而不閑外誘其將入乎入則吾誠汨矣於是省之察之閑其邪於感而遂通之際於以存吾誠之大用焉克己之功每加於無已可克之後檢身如不及也其德愈盛而心愈下者乎主一之念恆存於純一不雜之餘望道如未見也其德已全而不自聖者乎夫誠者聖人之本也惟能閑邪存誠如此所以爲龍德而人利見之也歟

言行謹信方外也閑邪存誠直內也坤二言進學故自內說到外乾二語成德故自外說到內此文語語是心學語語是成德事

蒙以養正聖功也

彖傳論學以正而成始者所以成乎其終也蓋天下之理正而已矣然則始焉養之以正謂非終焉作聖之功乎彖傳究言以釋利貞之義如此意謂人生而蒙固不可以不養而其所養又不可以不正是必啟之以性分之懿優游厭飫以需夫自得之功導之以固有之眞涵育薰陶以俟其積久之合愚不能明蒙則有之而良知之天未嘗息也養之以正使不梏於聞見之小焉柔不能強蒙則有之而良能之天未終泯也養之以正使不遷於物誘之私焉夫若是者非聖功而何哉蓋聖人所

以爲聖亦惟純於正耳今也蒙以養正則始之所發端已得夫終之所極致進修之基不必外此而他務小學之服習不殊乎大學之指歸積累之後將馴詣乎極而無難由良知充之爲無所不知上下有貫通之理作之不止是亦聖人而已矣由良能而充之爲無所不能精粗有合一之機習與性成同歸於聖而已矣本乎孝弟而可以盡性至命也通於禮樂而可以窮神知化也謂之曰聖功斷斷乎不可誣者夫學至聖人而止而養蒙作聖必於正乎得之然則蒙占利貞之義不既明哉

題意不失○蒙者純乎天養之不以正是汨其天也養正是因其良知良能而擴充之此所以爲作聖之功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蒙字再鄭重更有味

不遠之復　身也

過未形而復于善修己之道在是矣蓋修己莫要于速改其過也然則不遠之復豈非所以修身之道哉夫子傳復初九之象如此意謂人心之失貴于能復而人心之復難于不遠蓋人之過也涉乎事而愧于身見乎外而徵于色則失之遠矣初九爲復之主居事之初差失之萌方愧於心而卽復乎天理之正不至愧于身也人心之動有歉于己而卽反乎道心之公不至徵于色也己有可克不遠而復於禮過有可改不遠而遷於善夫復善之功如此其速則修身之道於斯爲要也蓋人之

學也有不善而不能知知不善而不速改則陷其身于惡矣苟其失之不遠而卽知知之卽復而不貳是其嚴于自治而檢身常若不及勇于自修而反身必無不誠禮焉既復自不陷其身于非禮而視聽言動之間皆循其則矣過而既改所以立其身于无過而聲色貨利之累不設于躬矣是知愼厥身修固爲學之極功而不遠能復實修身之要道也學者其可不勉哉大抵天下之事謹于未然者易爲功勉於已然者難爲力使初九失之未遠者自怠自荒不速以改之吾恐星星宿火必至燎原涓涓細流必至滔天欲身之修得乎吁聖人無復則吾豈敢小人迷復亦所不爲此所以有取于不遠之復而願佩之終身也

語語對顏子之學說切實○不遠之復且就爻義虛說而以修身發其緪則更妙

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宏治乙丑會試

人君體无妄之象而盡贊化之功蓋贊化之功莫大於對時以育物也先王觀象而以對時育物其善于體易者哉且天下雷行物與无妄易之象也先王以之則體天道之生而施好生之德因天命之性而成盡性之功是故後天而奉時有篤實激發之心應天而時行極贊成輔相之事於人民也茂對天時以育之如生氣方盛則發倉廩以振乏絕陰氣發泄則布德惠以濟貧窮以至孟春而優庶老仲春而存諸孤凡所以撫摩鞠育者何莫非因時之宜乎於庶物也茂對天時以育之如時方萌芽則禁斧斤之入時方孕字則禁網罟之蒐以至孟仲而無殺胎蟲始電而無焚山林凡所以撙節愛養者何莫非因時之道乎允殖兆民使無一民不得其所曲成萬物使無一物不遂其生則是先王之育物因其所性而不爲私如天與之无妄也非至誠贊天地之化育者其孰能與斯

深而典簡而老○對時育物似專就春夏發生說不如孩如衷一之爲確

初九利用爲大作 一爻

聖人于爻之居下受益者勉其大有所爲戒以善補其過蓋所爲非大固無以報君上之益也使非其元吉又何以補在己之過哉且益之初九當益下之時位雖居乎下益則受乎上人臣際此豈可徒然無所報效哉蓋必夙夜匪懈而志澤生民于以立非常之大功使吾之所以受于上者無愧乃爲利焉朝夕溫恭而心存王室于以圖天下之大事使上之所以寵渥我者無負乃爲宜焉夫以理而言受益者固宜用此大作之爲然以分而言始進者難以任夫重大之責於此苟銳意以行而身或蹶于一試徒爲僭越之階耳必其所以立大功者皆本乎天理之正而因革損益動合時宜初非激于一時之意氣矣即於此能竭力以往而謀不出于萬全適爲謗議之府耳必其所以圖大事者皆即乎人心之安而規爲措置悉協輿情并非逆乎一人之才智矣夫然後告公見從而進思可以盡忠位卑言高之罪吾知可免也厥臣惟艱而退思可以補過力小任重之嫌夫亦可塞矣尙何咎之可慮耶吁大報效于受益之時免已過于盡善之後周公之告戒如此後之受上益者可以觀矣

雖配人事言之而有倫有脊意味甚厚

顯諸仁 一節

觀天地無心而成化則可見其德業之至矣蓋顯仁藏用天地之化也而成之一出於無心則其德業之至爲何如哉吾夫子意謂一陰一陽之道無處無之觀諸造化亦有可見者矣方其自內而外誠之通焉煥然化育之功日彰日著而六合皆生意也不謂顯諸仁乎及其自外而內誠之復焉渾然機緘之妙不假不奪而萬寶斂神功也不謂藏諸用乎其顯其藏鼓萬物於沖漠之表而一出一入運氣機於不速之神若彼聖人悲天命憫人窮固常先天下而憂也而天地之泯作爲無思慮

夫豈與之同其憂哉觀於此則其德業之至從可知矣蓋造化之德發而爲仁據其所發可以知其德而所積之盛已於顯仁乎徵之造化之業本於其用由其有本可以知其業而所成之大已於藏用乎見之近功多端於有迹至化特妙於無心惟天地鼓萬物而無心則盛猶不足以名德而深入於淵微之境大猶不足以名業而獨超於元遠之鄉神功之運復何加焉上天之載斯其至矣天地之德之業有如是夫是知顯仁爲盛德之至者陽之事也道之行也藏用爲大業之至者陰之事也道之具也統謂造化而非道之所寓哉抑疑萬化萬

事生於心也謂天地無心則造化或幾於息矣不知天地之心不倚於有不泯於無其有非眞有也有心而無所思也無所思則雖謂之無心也亦宜其無非眞無也無心而有所主也有所主則雖謂之有心也亦宜故夫子於此既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而於復又曰見天地之心學者合而觀之則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矣結有見解

分而爲二以象兩　成卦

大傳論揲蓍求卦之法既析而斷其各有所準復總而言其漸有所成蓋揲蓍求卦其法甚詳既釋其有所象而斷其有所當安得不就其積累者以明成易成卦也哉且夫大衍之數五十至用以筮則分四十九策於左右兩手之中所以象兩儀也掛右手一策於左手小指之間所以象三才也揲左右之策以四非所以象四時乎歸左右之奇於扐非所以象閏月乎然曆法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別起積分以爲後閏之始故筮法五節之中凡有再扐然後別起一掛以爲後變之端也由

是三變之餘而得三奇則三三而九而其揲亦四九三十六是爲老陽矣以老陽而計乾六爻之策數則爲二百一十有六焉由是三變之餘而得三偶則三二而六而其揲亦四六二十四是爲老陰矣以老陰而計坤六爻之策數則爲一百四十有四焉合而言之凡三百有六十豈不當期歲之三百六十日乎彼二篇之陽爻有百九十二也每爻以三十六策計之則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焉二篇之陰爻有百九十二也每爻以二十四策計之則得四千六百八策焉合而言之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豈不足以當萬物之數乎是故分之爲二而

掛。其一揲之以四而歸。其奇所謂四營矣。四營則成一易也。及七十二營之後。十有八變之餘。方有六爻矣。六爻則成一卦也。夫四營而成易。則所謂象兩象三象四象。閩者皆不外於是矣。十有八變而成卦。則所謂當期之日。當萬物之數者。皆不外於是矣。揲蓍求卦之法。其妙矣乎。雖然。此非人之知力所能爲也。變化之道。莫非一神之所爲也。

天造地設之文。

是故易有大極　四句

大傳原易之作。一出於自然而已。蓋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莫非自然也。聖人作易之次第。固如是夫。且易之爲書。古未有也。伏羲氏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而易始作。爲然豈聖人思慮之所能爲哉。其始也。渾然一太極而已。蓋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是理也。實所以爲象數之本。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是理也。初不囿於形器之中。此卽所謂太極也。而易之在畫前者。夫固有所自矣。由是太極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爲一畫者二。奇則爲陽。偶則爲陰。而兩儀生矣。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二畫者四。陽則有太陽少陽。陰則有少陰太陰。而四象生矣。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三畫者八。則太陽之上。爲乾爲兌。少陽之上。爲離爲震。而乾兌離震之卦生焉。少陰之上。爲巽爲坎。太陰之上。爲艮爲坤。而巽坎艮坤之卦生焉。夫自一而二也。自二而四也。自四而八也。其見于摹畫者。雖有先後之迹。而若出于人爲。然兩儀一太極也。四象一太極也。八卦一太極也。其根于性命者。要不假智力之私。而適如其天定。此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也。由此積爲重卦之體。而自乾至坤者。橫圖之序。亦猶是也。而爲卦氣之運。而自復至姤者。圓圖之

序亦猶是矣且推之於揲蓍一變而爲兩儀再變而爲四象三變而爲八卦其序亦相合耳非夫子發以示人其孰能知之雖然此天地自然之理也蓋陰陽五行莫非太極爲之樞紐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是也太極動靜而陰陽分卽易之兩儀也

縷析如畫前輩之盡心朱學如此

八卦定吉凶 二句

惟易卦有以示失得之報故所示有以成天下之務蓋八卦者占之所由決而占則務之所由成也占決而務成此易之用所以爲至也歟今夫易之爲書太極生兩儀則象猶未具兩儀生四象則卦猶未成吉凶無由而定也自夫四象之生八卦也乾兌離震之畫旣立而陰陽往來交錯于其間巽坎艮坤之畫旣具而剛柔變化流行于其內時有消息之不同也陽長則爲吉陰長則爲凶而吉凶判于卦畫之相推矣位有當否之或異也當位則爲吉失位則爲凶而吉凶分于剛柔之迭用矣

八卦定吉凶如此非卦有以明失得之報乎若夫吉之未定則莫知所趨凶之未定則莫知所避大業無由而生也惟夫八卦之定吉凶也吉者知其爲吉疊疊焉推之而不倦凶者知其爲凶勉勉焉避之而恐後或用于建侯或用于行師莫不趨其吉而避其凶自有以成安邦靖難之業矣或用于祭享或用于涉川靡不吉之趨而凶之避自有以成受福有功之業矣吉凶生大業如此非所示有以成天下之務乎夫卦一立而定吉凶生大業如此則聖人畫卦之功大矣哉

盛世之文清明如許○八卦成則六十四卦具是矣

不言者六十四卦只是八之重耳此處尚須補一筆吉凶生大業且不必入教人趨避意蓋天地閒若無個吉凶或有吉而無凶則一切事業經綸何自而起惟大業由吉凶而生故聖人教人趨避以成天下之業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 二句

乾昭乎健之德坤昭乎順之德蓋乾健而易坤順而簡其所以示人者不亦昭著乎傳易者言天地之道如此今夫乾天也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若何而示人以易也蓋以靜焉專一其體確然而健也動焉直遂其用確然而健也是故氣一施而品物即資之有始戶一闢而萬象即以之皆成無停滯也無艱深也其發見于煦覆之表而昭然示人者一易而已矣故曰著不息者天也天道貞觀不在於是乎若夫坤地也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若何而示人以簡耶蓋以靜焉翕聚其體隤然而順也動焉發散其用隤然而順也是故承乾而代其終後天而效其法無造作也無煩擾也其呈露于嫗育之內而昭然示人者一簡而已矣故曰著不動者地也地道之貞觀不在于是乎惟乾示人以易而人之易者于是乎取法坤示人以簡而人之簡者于是乎儀刑茲乾坤示人之功所以為大歟雖然是易簡也悉備于易書矣象所以像此爻所以效此然則吾人欲觀易簡于天地盍亦求易簡于易書乎求易書之易簡則知天地之易簡法天地之易簡則易簡理得而我亦有以示乎人矣此希賢希聖希天者所當知

嘗說第六章上繫靜專動直蔀翕動闢是推原廣大之源於易簡處故曰是以大生焉是以廣生焉而下文以廣大變通陰陽之義歸之易簡至德也但觀聖人靜虛動直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氣象則易簡可識矣得此文又足相證

乾爲天爲圜　一節

聖人廣乾卦之象不一皆以類而推也蓋乾道至大非一象可盡也自非吾夫子廣其類而推之何以知其然哉且夫奇奇而奇卦名曰乾今欲廣乾之象若何而推其類乎蓋輕清上浮陽之積天也而乾之陽則純其行皆健轉運不已天之體動也而陽之性則動其體皆圜故爲天爲圜萬邦之大也君位乎上而諸卦之列也乾位乎上人類之生也父知其始而萬物之生也乾知其始故爲君爲父溫潤而澤縝密以栗者玉也而乾則純粹以精百鍊不輕從革不違者金也而乾則剛健不屈

爲玉爲金不以此耶西北者乾之位也乃嚴寒之地秋冬者乾之時也正冰凝之候爲寒爲冰不以是乎以言乎盛陽之色則爲大赤非如純陰者之僅象乎黑也若夫步驟調良德莫加於良馬也而乾則純陽不雜於陰來故爲良馬智力高邁健而久者老馬也而乾則行健不息於悠久故爲老馬筋骨至峻而健之最堅強者非瘠馬乎而乾則剛毅不屈于物欲爲瘠馬者不以此歟鋸牙食虎而健之最威猛者非駁馬乎而乾則堅強不流于邪惡爲駁馬者不以此耶以言乎體圜居上則爲木果非如內陰者之兼象乎蓏也是則乾之爲象或仰

參于天。或俯察於人。或精而取其德性。或粗而取其形色。或有當于四時。或閒合于五行。或擬諸動物而多所彷彿。或比諸植物而肖其一端。旁引曲證。義各有以相符。觸類引伸。意可推于無盡。乾象如此。他卦蓋可知矣。

裁作兩對。又逐句不忽畧過。後人爲之。便不肯如此詳悉。文體所以壞也。

制科議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制科議一卷　梓亭先生遺書之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制科議乙酉

制科之法自唐以至今日所從來舊矣或以帖經墨義或以身言書判或以詩賦或以論策代有變更卒無定議至國初始定以經義爲前場論策爲後場其言曰士子讀書但期明道理通世務而止夫經義所以明道理也論策所以通世務也使爲士子者能以兩言爲學而上之司衡者亦能實以此兩言取士則今日所循制科之法亦安可議哉顧日久弊生法

浸以壞前場日長後場日短以明道理而道理愈乖以通世務而世務愈闇此非今昔人心之不同蓋立法未盡而勢爲之也何謂勢爲之人心之樸不可太雕太雕則漸薄譬之於酒止此米與麴耳加之以水愈加則味愈失詩文亦然唐初之爲詩也渾樸而平淡耳已而漸盛至於中晚則雕琢愈工而意味愈少國初之文其渾樸平淡猶夫詩也至正嘉而務爲新說至啟禎而牛鬼蛇神靡所不有其所以至此者國家取士專重文義一制義也多至於七篇二場論表既爲無用而策又虛於末場主司之精力不能兼則必專閱頭場頭場又不能徧閱則必專閱一二義主司之意既在乎一二義則士子之用心亦必止在乎一二義而所謂一二義者又不重大義而尚文辭則士子之有志於科舉者不過求精文辭而已求精文辭則必束書不讀而專讀熟爛之時文以祈捷得此自然之理也故曰勢也夫天下至專讀熟爛之時文以祈捷得制科之中尚有人品乎哉故由今之道欲議改制科之法多爲之制則人不習盡改其舊則人不安亦第於今制之中斟酌其平易而切當使天下之人多讀書而少作藝漸去浮而趨實斯已耳實則

萬理具而人心正人心正則事功出亦治平之原也因竊爲私議如左

入學

凡入學三年一舉府州縣不必考試造册竟送該省提學官墨書義八道學庸各一道論孟義各二道本經經義二道墨書務取全章長者一章短者二三章俱要連注以試記誦不可如唐人帖經之法離絕句讀以滋不通經書大義一篇或經或書不拘其大義須如講義式不必拘排比辭旨須要明白正當荒謬詭僻者不錄初入學爲附學許衣冠見官長不優免

二次科舉爲增準優免丁田三次科舉爲廩給廩膳入府學五次科舉爲國子生入太學免科試

三年一入學不試府縣在童生免奔走之苦無去取之艱在府縣省繙閱之勞節供億之費人情所甚便也墨書八道則無不熟四書之義試義一篇則無不通文理之誚附學不優免則額數少寬可以作興士氣丁田不濫不至貽累小民三科爲廩則功由積累可無倖得之嫌序以漸升不虛上庠之號五科爲國子則首善之地皆積學之儒成均之中無銅臭之子矣

科舉

凡科舉亦三年一試即兼歲試亦不由府縣該學造冊竟送提學官墨四書本經義各一道共五道講義一篇或經或書綱目論一篇須全書題目如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使答明書法觀其記否不可如向來論題全無題面策一道須論時務兼通者爲科舉其不能兼通者以次論等第以書義爲主墨書不訛謬講義論策俱優者爲一等墨書不訛謬講義論策次者爲二等墨書不訛謬講義論策不全者爲三等講義論策雖全墨書訛謬者爲四等不全訛謬者爲五等不全而訛謬之極者爲六等

三年一科舉節費節勞同於前矣不離夫墨書講義者立其本也充之以綱目論策者拓其用也本立用行可以爲士矣

鄉試

凡鄉場爲二場初場應八月朔次場應八月望初場書經講義共三篇四書二本經一綱目論一篇性理論一篇出題須注明某儒之言略述出處以觀其論之當否不可如向來混混反滋空疎之弊也其中式者入次場不中者否五義俱完書旨不訛議論明達

者爲中式其不完及書旨訛謬議論不達者以次貼出令其速歸中式之數仍以什之三爲主次場策六道約分六部出題中式之高下以次場爲主

爲二場省朝廷之浮費也期朔望寬主司之目力也浮費省則經制可久目力寬則繙閱易精易七義而爲五義則士子之氣暇而制作各盡其心去表判而尊性理則無用之文繁而學問皆存其要不錄不許入次場則省會不至無端虛糜而赴試者知所戒懼中式以策定高下則有司不得不尊實學而揣摩亦務精其國家庶可收得人之效歟

會試

凡會試亦二場初場以三月朔次場以三月望初場書經講義共二篇四書一本經一綱目論一篇性理論一篇策三道其中式者入次場不中者否中式之法大約如鄉試次場文獻通考問二篇另纂簡要者出題使人便於記憶其全編則任人考訂博覽大學衍義及衍義補問二篇衍義補亦取簡要者出題詔一道奏疏一篇擬古或時事不拘詩一篇判五道詩古律不拘中式之高下亦以次場爲主

初場之式不異於鄉場者所以核其實也爲七義

所以試其力也文獻考二十一史之志書不讀之無以知累朝之典故大學衍義理學經濟之淵海不讀之無以應天下之事機爲問題者欲其記憶不尙文辭也詔與奏疏立朝之所必需判與詩歌有才者之餘事必兼此數者然後可爲有用之文人庶不愧制科之進士也已制科之法從來最難太高則便於長才而不便於衆人閭者易驚太卑則便於衆人而不能得長才行之無益若茲法者雖庸庸小才亦可以青其衿少能振拔則增廣矣力量漸拓則鄉榜可立得讀書愈多則甲科且坐致平時自料其器之大小卽可預決科第之崇卑朝廷一因其才之短長從而授以功名之次第斷無向者高才老於牖下庸流倖得巍科之弊矣或有言讀書太多長才不易得者非也文人之心力大半耗於時藝耳使移讀時藝之心力專攻古學并移作時藝之心思揣摩時務天下豈患長才之少科第之難哉

殿試

凡殿試天子親臨軒策六道分六部各以其所長爲答多少不拘詩古文二篇不必求備觀其所對授之

等第定爲三甲兼通者以爲庶吉士兼通而最優者爲殿元試之次日較騎射不能者聽其能者以授兵部任嚴疆須加優厚

殿試天子之大典狀元人才之領袖近世以爲故事非藉貴人之引挈則憑氣運之默定矣漫然以魁天下宜乎未慊衆心今於至尊威嚴之下風檐寸晷之間使之對策六道則平日之所養亦可概見庶無倖得之嫌也因所長而爲等第則非無因而授以兼通而爲庶吉士可省再考之繁若夫騎射則男子之所有事也不能概以强人故試於殿

試之後因能而簡畧才而授嚴疆重地不患無文武之才矣如是而制科之中豈猶有無人之歎乎

貢

凡貢有歲有選有恩宜以爲薦舉

貢之遂多矣而皆出於制科決於制義則尤爲重壁而無謂也況歲有頹老之誚恩選有冒濫之嫌以爲師儒以臨民上爲無當矣易爲薦舉庶幾可羅格外之人才歟

凡歲貢縣官歲貢其德行道藝之純者縣一人饗於郡守資於禮部授之師儒以待有德

師儒德行之選其禮不可以褻也貢於縣官復鄉舉里選之舊饗於郡守雖諸侯亦禮之資於禮部雖天子亦敬之夫然後可使之爲師儒以教多士否則學校爲起化之地豈可以庸惡之人濫充其任乎

按薦舉之法不行久矣偶一舉行則制科之人咸疾之故爲抑折以阻其出如康齋白沙既遣官聘矣而復試於吏部是欲其入而閉之門也若欲慎重其事則宜專責主者教職不職罰原舉者教職即自引去進以禮退以義庶幾可養廉恥之風至如陞轉則當專於教職州縣陞府府陞太學所以尊有德亦所以抑奔競或行之可無弊矣

凡選貢郡守歲選其才力經濟之尤者郡一人或邊才或水利或天文之類核於藩臬優禮召見從容問答試於吏部試以實事不可徒據文辭授之要任隨才授任以待有才

選貢郡一人德易而才難也歲貢竟爲饗資選貢必須核試德宜養其廉恥才當辨其眞僞也況師儒爲優游之官要任乃折衝之地養高猶可姑試折衝難以權宜或試或不試其各有攸當耳

凡恩貢國有恩賚在位者皆得舉其鄉里之賢位一人上於吏部視其行能錫之冠帶以待高年獨行

恩賚朝廷推恩之時也朝廷推恩以及於百官則百官亦可推恩以及於鄉里況位止一人則雖濫而不濫也視其行能錫之冠帶可以崇可以卑而總不與民社有爵而無祿可以勸善而不糜國帑豈非推恩之善典歟獨行如孝子義士隱逸高尙之流皆是也不可臨民而亦足以風世則以爲恩貢也固宜

制科議一卷終

後學陸智海敬校

考试作话
署名

本書承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考試佳話

署名

考試科目　今雖異今

考試道德　古不殊古

積善得名　爲惡削祿

古時佳話　足資談助

考試佳話 道德叢書之九

江蘇海門陳鏡伊編

目錄

上編 得名類

三場曳白　一枝禿筆
偶然中舉　卷出箱中
卷移案上　現成舉人
血跡頓失　拮据入場
倉皇投卷　草草完卷
便宜功名　提早一科 放生
連中三元　隨處方便
隨事積功　崇義可風
衆去獨留　不談人短
小善必場　常存仁恕
天理難欺　謙光可挹
父子同登　科甲綿綿
盡心教徒　丰神頓異
成全婚媾　三却奔女
月白風清　正氣可嘉
懼累陰德　遇色不淫
恐驚天神　不可不可

考試佳話 目錄

勸善上進　畀金救溺

中編 復名類

痛自懺悔　深自悔悟
深自悔厲　誓改前非
悔恨自責　猛省改悔
洗心飭行　改過自修
恐懼修省　猛省回頭
力行善事　復畀科名

下編 失名類

卷書告字　卷書狀字
卷有三字　卷有四字
不敢完卷　不成一字
結句駭人　無母之人
卷爲粉碎　三不羞
店主不禮　革退舉人
假冒虛名　神告勿取
行止有虧　受賄殺人
受人賄賂　逢人詆毀
恃才傲物　處館贖職
誤人終身　誤人子弟 二則
以此除名　天榜除名

考試佳話 目錄

科甲削盡　天削祿籍 拆婚
削盡祿籍 涎色　潦倒終身
父母飲恨　路人視親
凌虐寡嫂　荒淫者戒
悔無及矣　妻忿而縊
寃孽相尋　碎磁刺喉
解帶自經　爲惡不悛
墮卷妒人　黜涉靡定

考試佳話　目錄

考試佳話 道德叢書之九

江蘇海門陳鏡伊編

上編 得名類

三場曳白

句容某生博學能文。好行陰德。值鄉試無資。得親友贈儀十餘金。抵省寓東花園地藏菴。聞鄰舍有老嫗失養。不得已而賣媳者。分離前夕。哭甚哀。訊其子則多年遠出矣。生惻然。爲輾轉作計。詭作其子家書。言「久商獲利將歸。因結賬暫留。先寄銀十兩。以資家用。」明發投之。老嫗得銀。事遂解。生復借貸入闈。夢有神告之曰：「子獲雋矣。然必三場俱曳白。乃妙。」醒而竊笑。荒唐。題紙下方

欲握管。恍惚夢神阿止之曰：「子欲落孫山外耶。卷有字。榜無名矣。」生仍不信。靜坐搆思。而心如廢井。緒似梦絲。日已將夕。不能成一字。繼且神思困憊。竟入睡鄉。及覺。見提筐出場者踵相接。無奈何亦交卷無出。聞藍榜已揭。趨視無己名。乃勉入二三場。遂坦然曳白。迨揭曉。則已高標第二名。正錯愕間。有飛騎遞某令札至。啓視則闈稿悉具。令固名進士。由庶常改外派作收卷官。深以不與衡校爲恨。得闈題。技癢難禁。默成三藝。適接生白卷。袖歸寢所。疾寫發謄。欲以試內簾之眼力。而惟恐生之不再來也。繼得二三場卷。俱一律曳白。益大喜。始終完其卷。填榜知已奪魁。意得甚。故密札以達之。生詣謝令笑問：「君何惜墨乃爾。」生以夢告。問有何陰德致此。生謙言無之。固問。因微言場前寄銀事。令拱手曰：「是矣。子代人作家書。天遣子代子作場藝。又何謝焉。」報施之巧如此。遇合之奇又如此。夢中神語之不憚煩又如此。一善行之所係不綦重哉。

一枝禿筆

浙有二生俱春秋有名。秋試前一夕。一生密取彼生膳眞筆嚼去其穎。及入場抽用。已盡禿矣。慟哭欲棄卷出。假寐間。覺有促之寫者。起視筆依然完好。寫畢仍禿。筆也。交卷至二門。遇彼生仍問曰：「佳卷得意否？」謝曰：「但得完卷耳。」其人面發赤。明日嚼穎生貼出。不得終場。禿穎生竟魁選。可見損人器物。徒自損耳。何損於彼。

偶然中舉

明狀元曾鶴齡。永樂辛丑會試。與浙江數舉人同船。都是年少輕狂。議論鋒出。曾公爲人簡默。若無能者。衆舉人取書疑義問之。曾俱遜謝不知。皆笑曰：「彼偶然中舉人耳。」因呼爲曾偶然。已而衆皆不中。曾中狀元。乃以詩寄之曰：「捧領鄉書謁九天。偶然趁得浙江船。世間固有偶然事。不意偶然又偶然。」

卷出箱中

宜興縣穆大勳順治辛丑進士。甲午舉於鄉。年十九時。本房郝狲翰取卷已足。餘卷束置竹箱中。中秋之夕。已就寢。聞箱中剝啄聲。疑爲鼠。卷解部。恐嚙損。呼吏啓箱視之。無所有。仍鎖訖。俄而聲又作。復令啓視。逐束抖檢。卒無他。姑置之。明晨則見一卷從箱口移動而出。少許。郝乃大駭。指示諸役。役盡驚。起箱出卷。亟加品題呈

主考。遂取中。出闈後。大勛謁謝。適舉子三人同見。甫就座。郝公亟問孰爲穆兄者。大勛應諾。公曰：「子之獲雋也甚異。」大勛罔測。公曰：「兄平生有何陰德。」謝無有。問其父若祖。謝如前。公曰：「必有陰德。試詳之。」大勛乃曰：「只有一事。或合天心。某父爲外郎。敝邑某鄉三村鼎立。某宦欲造墓其間。三村尼之。不果。造宦啣之。張提臺在鎮。宦爲言三村搆叛。已得令。發兵屠勦。令下。邑侯召某父語之。父言今若日中往。將竄散。須夜半可勦絕無遺。副上令也。」侯以爲然。父急屬密戚偏語三村。大兵至矣。可速去。三村人遂竄走。兵以二鼓行。不得一人。所屠牛羊犬豕而已。」郝公向天拜曰：「有此陰德。誠宜顯報。子闈中得子卷。其異爾。爾子年少登科。行將成進士。須做好官。福正未艾也。」辛丑登第。宰於嘉善。清惠有聲。

卷移案上

甫田林某會試北上。道經吳江。泊舟高樓下。夜半樓中火起。一露身少婦。從樓窗躍出。墜林船。林見其寒。解狐裘。令自擁之。謂曰：「爾少婦。我孤客。舟中不便久留。」乃載往彼岸。送至僻處。揚帆竟去。是科成進士。偕一吳江同年謁房師。房師詰林曰：「初閱賢契卷。棄之旋夢至公堂。見關夫子批卷面云。裸形婦。狐裘裹。乘燭達旦。爾與我晨起見此卷。已在案上。矣子必有大陰德可告我。」林述前事。吳江同年忽下拜曰：「墜樓人我妻也。是夜我他出。樓下一婢一嫗俱爲灰燼。度樓上亦不免。平明蹤跡得之。見狐裘燦然。疑有私。斥歸母家。不意年兄活其命。又全其節。」房師嘖嘖歎異。并命同年生亟歸合破鏡焉。林後官至侍郎。子孫累世登第。一念無邪。登進士。官侍郎。世科甲。神明與之。房師異之。同年拜之。天下敬之。後世傳之。縈孰甚焉。略一涉邪。不知若何墮落矣。此際必當猛省。

現成舉人

徽州程孝廉濱溪而居。溪小橋窄。一女子探親過之。墜溪中。程急遣人抉救。衣履盡濕。不能歸。程命妻爲之烘燎。日暮移宿館中。令妻與同宿。旦日送歸。舅姑聞之曰：「媳非完女矣。」議解婚。孝廉力白其事。乃止。既嫁一年而夫亡。遺腹生一子。孀婦紡織教讀。嘗流涕語之曰：「汝若成名。當報程孝廉先生之德。」其子弱冠發解。丙辰試京師。卷已完。忽大哭。程適與鄰號。問之。少年曰：「文頗滿志。就燈檢閱。不意焚落數行。成廢卷矣。」程曰：「子既無用。盍畀諸人。」少年曰：「謹以奉公。」程即錄入卷。榜發。果上第。少年詣問曰：「公豈嘗有陰德乎。天故以我文爲公成名也。」程曰：「陰德則何敢。第憶二十年前。會救一溺水女子。夫家致嫌。欲棄之。我力誓無他。得復諧合。惟此事少可自慰耳。」少年涕泗伏地曰：「先生即吾母恩人。」

血跡頓失

灤河汪邁陶明末諸生也。赴歲試。中途爲流寇所獲。以其文士。命司簿籍。汪佯應之。尋俘一女子至。頗娟好。强汪納爲室。詢之乃灤河某村民女也。遂分床寢。一夕乘諸賊醉臥。爲女子易衣冠。攜之潛遁。抵某村。訪其居止。叩門而入。其母自失女後。日夜泣。見女驚

喜問汪姓名不告而去。後應順治戊子鄉試。卷面忽汚鼻衄。時已晚不及易。裹具欲出。一叟立簷前曰：「三載辛勤。何自棄也。」汪告以故。叟曰：「易易耳。」舉袖拂之。血跡頓失。汪驚詢所自叟曰：「予某村女父也。承君誼。聊效結草之報耳。」言訖而滅。是科領鄉薦。江南某中丞聞其名。延入幕府。頗蒙信任。適讞重案。犯家啖汪三千金。求爲援。汪毅然曰：「吾有子。方期遠大。肯以糞土物。刈吾蘭桂乎。」卒卻之。後其子成進士。稟世書香弗替也。

拮据入場

清楊雪椒。嘉慶甲子。登鄉薦。至庚辰。始成進士。是年以公車過蘇州。因乏川資。枉道至乍浦。因鄉誼。集得洋銀五十元。還蘇小住旅店。見鄰有賈女者。哭甚哀。一念不忍。出洋銀二十八元。贖而完之。有同鄉憐其貧。復湊集十餘金。遂子然抵都。拮据入場。竟得中式。觀政刑部。爲大司寇陳望坡先生所賞識。不數年以郎中出爲監司。旋陳臬湘中。開藩歷下。復入爲光祿卿。

倉皇投卷

吉水羅倫篤志潛修。家貧甚。太守囑屬吏周之。謝不受。三十舉於鄉。赴禮闈。僕於旅舍拾一金釧。匿之。行數日。公患貲缺。僕因出釧告以故。公大驚。欲親送還。僕曰：「恐悞試期。」公曰：「此必婢嫗遺失。萬一拷逼致死。是誰之咎。寧不及試。毋使人死於非命也。」返至其家。主母方笞婢。夫又詬其妻。妻憤欲投繯。婢亦欲自盡。家如羹沸。公出釧還之。即刻起行。觀者咸稱爲狀元至京已二月四日。倉皇投卷。遂魁天下。

草草完卷

仁和朱子元勤學砥行。樂行善事。壬午春以科名事禱仙降鸞批曰：「大凡中科第者。必其先世積德。自身無缺行。方得登第。臨時猶覈檢善惡。嚴於裁取。子自是科目中人。還要細查功過。尚有待一至七月再禱。則示曰：「子今科中矣。」時子元以未獲錄科爲疑。仙曰：「子有二善事。感動天庭。其一竭力安葬兄嫂四柩。其一爲平民挺身訟冤。既拯彼難。絕不受私。」此子元春夏間所行事。聞之悚然。已而大收。子元抱痾不能往。子弟扶掖以入。草草完卷。出場。中六十九名。

便宜功名

順治丁酉科場之役。天下震慴。忽金陵一老僧。倡言於市曰：「我有買舉人門路。極便宜。極穩當。又不怕敗露。孰從我買。」或疑其癡。姑訊之。僧曰：「買舉人常價須三千兩。我只要三百兩。又不消一時兌出。豈不便宜。保人得力。百不失一。豈不穩當。天做賣主。朝廷亦管不得。那怕敗露。」問其何說。曰：「三千功求舉人。袁了凡之定價也。布施錢百文銀一錢爲一功。蓮池大師功過格之定法也。舉成數而言。三千功當用三百兩。還有不費錢之善事。亦有所費錙銖而功德無量者。名爲三百金。其實不消數十兩。便可功行圓滿。此便宜之說也。人若有願。天必從之。精誠所至。金石爲開。何況場屋神靈活現。豈有積德求名而終身不遇者乎。此穩當之說也。行賄關節。全要秘密。一人知之。其機便泄。而積功行善。則惟恐人之不知。天之不知。朝廷之不知也。此不怕敗露之說也。」問何

人作保曰：「心是也。善心不堅。則保人不得力。雖價錢如數。天亦未肯即賣。若念頭果決。雖止半價。天亦將賒與之矣。」由是觀之。求登科第。本非難事。況有放生捷法。事半功倍。人人可行。即人人可以得第。特患人善念不堅。功行難滿耳。心誠求之。則張陶二公所費不過數金。而鄉榜同登矣。徐公用三十金。不特舉人改爲進士。縣尹且轉爲方伯矣。其機至捷。其效如神。欲登雲路者。盍取法焉。

提早一科

會稽陶石簣與友張芝亭俱慈心愛物。一日同過大善寺。見鱔魚數萬。陶謂張曰：「我欲買放。奈力弱。兄盍倡募成之。」張即先出銀一兩。衆湊成八兩。買而繞城放之。至秋。陶夢神云：「汝未該中。緣汝放生功大。得早一科。」放榜果中。張亦中。

連中三元

青州王曾赴試京師。路遇母女二人。哭甚哀。問之曰：「少官錢四萬。止有此女。將賣之以償。且夕分離。所以悲耳。」王謂其母曰：「盍賣與我。」以白金如數與之。令其償官。約以三日娶女。逾期不至。其母訪至王所。已行三日矣。留書一封。令其擇配。後連中三元。

隨處方便

某生赴京兆試。夢其父曰：「冥司命我巡視科場矣。」子問已功名。父曰：「終身秀才。」子泣拜求之。父曰：「汝能效鎮江太守葛繁爲人。便可奪命。此外無法也。」是科果不第。乃謁葛師請之。問何陰德見重幽冥。葛曰：「余生平喜行方便。利人事。日必四五條。今四十餘年。未嘗怠。生問如何利人。葛指坐間踏子曰：「即如此物。置之不正。便蹴人足。予爲正之。若人饑與食。渴與飲。言語聽作。有可利於人者。隨時隨處皆可爲也。」生拜受教。力行數年。聯捷登第。

隨事積功

薛玠舉進士前一月。夢其父同二老。一身半小。一身絕小。二老曰：「你止道中進士容易。先要考我們陰隲。途間受了多少辛苦。方得汝榮顯。吾兒當積陰功以遺子孫。」玠問二老爲誰。父指曰：「半小者汝祖。絕小者汝曾祖也。」玠甦爲述其語。因隨事積功。子孫皆登第不絕。

崇義可風

桐邑生陸日新正貢。乃沈惟簿也。因跌損縣學送陪貢。陸生就試。沈自揣狼狽。語陸曰：「我當讓君。」言訖淚下。陸惻然曰：「兄病尚可瘳。何遽讓我。」值洪宗師考陸。扶沈至案前稟曰：「沈某昨偶跌損。正在調治。幸寬試期。」學院贊美。從其所請。沈得貢。選學訓。後陸亦貢出仕。壽八十餘。子懋元登乙丑進士。

衆去獨留

江文輝爲諸生。就試。友人馮旋墮水死。同伴以試迫散去。江獨留。殯之。乃去。及至試事已畢。人皆以爲迂。江自若也。來科聯捷南宮。

不談人短

程皓性周愼。生平不談人短。每於朋輩中見有譏彈人者。輒徐辨曰：「恐告者過耳。」更說其人美事以實之。後聯登甲第。官刑部

郎中。

小善必揚

趙籍與人交。見人有小善。必表揚之。又勸以某事亦善。可勉爲。某事似善而實惡。不可爲。於揚善中。勸善。於勸善中。阻惡。終身行之。不倦。後享上壽。二子俱成進士。

常存仁恕

楊旬爲夔州推司。奉公四十年。家無貲產。有子入試。夢神告曰：「汝父陰德有感。汝將貴。須改名椿。」果中第六。會試前又夢神預告以題中九十六名殿試奪天下魁。既榮歸。旬示以三囊。開看第一囊有三十九文。當三錢。第二有四千餘文。折二錢。第三則萬餘小錢。椿問其何用。旬曰：「我數十年來。詳讞罪囚。有從死罪減爲流徒者。即投一當三錢。有從流徒減爲杖徒者。投一折二錢。有從杖徒而改爲釋放者。投一小錢。今汝僥倖皆食此之報也。爲官日宜體此意。常存仁恕。」椿拜受教。居顯秩有聲。

天理難欺

嘉慶己未。鼎元姚秋農學使。名文田。浙江歸安人也。己未歲元旦有人夢至一官府。聞喧闐之聲。曰：「狀元榜出矣。」朱門洞開。兩緋衣吏擎二黃旗出。旗尾各綴四字。曰：「人心易昧。天理難欺。」醒而不知其爲誰也。及臚唱姚公第一。人有以此夢告之者。公思之良久。瞿然曰：「此先世高祖某公語也。」公憲皖江時。獄有二囚。爲怨家所誣陷死罪。公按其事。無左驗。將出之。怨家獻二千金於公。請必置之死。公曰：「人心易昧。天理難欺。得金而枉殺人。天不容也。」屏不受。卒出二囚於獄。旗尾所書。得無是歟。「夫公庭片語。天聽式憑。百年後。卒使其雲礽大魁天下。司民命者。可以興矣。

謙光可挹

袁了凡曰：每見文人將達。必有一段謙光可挹。辛未計偕。同袍十人。惟丁敬宇最少。極其謙恭。予謂龔錦坡曰：「此兄必第。」龔問故。余曰：「惟謙受福。今十人中。有恂恂不敢先人。如敬宇者乎。有小心敬畏。受侮不答。如敬宇者乎。人能如此。天地鬼神方將佑之。豈有不發。」果中式。丁丑在京。見馮開之盧已斂容。大變少年之習。其直友李霽岩面攻其非。未嘗以一言相報。予告之曰：「福有福基。兄如是。今科決第矣。」已而果然。壬辰入都。見夏建所謙光

逼人。歸告友人曰：「凡天將發其人也。未發其福。先發其慧。此慧一發。則浮者以實。肆者以斂。建所溫良若此。天啓之也。」及榜發果捷。

父子同登

范元之貧士也。與其子過江。見岸傍有遺金一袋。語其子曰：「世人以財爲命。故命棄重矣。而往往以殉財死匿之不忍。我與爾在此守待。」俄見一婦哭而來曰：「夫久繫獄。昨變產營救。急還亡此。夫命休矣。妾何生爲。」父子驗實還之。明歲同榜登科。

科甲綿綿

仁和許堯堂樂善好施。活人甚多。其先自維新公以下。皆佐幕。多陰德。故其後科甲綿綿。爲浙省之冠。堯堂之子鉞。乾隆戊午舉人。

孫學范乾隆戊子舉人。壬辰進士。學曾壬子舉人。學范位不甚顯。又多積德。是以身享奇福。蓋五世同堂。五子登科。皆古今罕有之事。學范則兼而有之。非其德之至盛而能然乎。學范之子乃來乾隆癸卯舉人。乃大嘉慶辛酉舉人。乃濟庚申舉人。已已翰林。乃穀道光辛巳舉人。乃普嘉慶丙子舉人。庚辰榜眼。乃釗道光乙未翰林。孫桂身乙酉舉人。曾孫之瑞亦乙酉副榜。學曾之子乃安道光壬辰翰林。是皆爲樂亭公後也。樂亭公之姪曾孫乃賡亦嘉慶丁丑翰林。乃裕嘉慶己卯科。與乃安同榜舉人。姪元孫立身辛卯舉人。謹身戊子與乃釗同榜舉人。癸巳進士。至於食餼游庠。每歲未嘗或間。殊令人豔羨不已焉。可見大福必從讀書積善中來。古人云。「小善報近。大善報遠。報近者福小。報遠者福大。報愈遠者福愈大。今於許氏見之矣。」

盡心教徒

王誥應試。文甚佳。遇一相士。叩之。相士曰：「君相清高。文才必美。但過寒。不能發耳。」發榜果黜。復叩終身。相士曰：「如君之貌。豈敢輕許。然相從心生。君種大德。即能回天。」誥歸。自思家貧。濟人利物。不能爲矣。第我平日見爲師者。多誤人子弟。我今盡心教徒。或者亦是種德。三年後再試。復遇前相士。請相之。許其必中。誥曰：「何前云無而今云有耶。」相士曰：「我相人多。不能記憶。或者積善改變乎。」誥曰：「我寒儒。無錢積善。但蒙指示後。惟盡心教授生徒耳。」相士曰：「教人成德。成才便是大善。必中無疑。發榜果中。

丰神頓異

宋郊宋祁兄弟。同在太學。有僧相之云。「小宋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科甲。」後十年大宋遇僧於途。僧驚曰：「公丰神頓異。如曾活數百萬命者。」郊曰：「貧儒焉及此。」僧曰：「肖翅之物。皆命也。」郊良久曰：「旬日前。堂上有蟻穴。爲暴雨所侵。吾編竹橋以渡之。此豈是耶。」曰：「是矣。小宋今年大魁。公終不出其下。」及唱第。祁第一。郊第二。章獻太后謂弟不可先兄。乃以郊第一。祁第十。郊後封鄭公。

成全婚媾

康熙癸酉秋。海鹽徐岐年偕其姪容赴省試。後詣于墳祈夢。是夕容夢忠肅公謂曰：「汝中式矣。」示以册上批清晰二字。且曰：「歸語汝祖。吳三桂一事。當報汝甲第也。」醒語其叔。亦不解所謂。既而榜發。容果入彀。謁其本房。閱卷中並無清晰批語。及主司刻試錄。選容春秋墨義一篇。其批適與夢合。因共駭然。而終不悟所謂吳三桂者。復詢其祖。時年已及耄。亦茫然不記。久之。嘆曰：「是矣。此事汝父亦不知之。吾家曩有婢名三桂。有僕姓吳。因姦敗露。汝曾祖治之。幾瀕於死。吾力爲解勸。即以三桂配吳三十餘年矣。不意爲神明所鑒。貽福於汝。冥冥之中。因果眞不爽也。」

三却奔女

陶大臨年十七。美姿容。赴鄉試。寓有鄰女來奔。三至。三却。遂徙他寓。寓主夜夢神語曰：「明日有秀士來。乃鼎甲也。因其立志端方。能不爲奔女亂上帝特簡。」寓主以夢告陶。陶益自砥礪。後中榜

眼。官至大宗伯。

月白風清

太倉陸容美丰姿。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公寢。公紿以疾。與期後夜。女信而返。遂作詩曰：「風清月白夜窗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託故去。越數日有家書來。乃其父夢郡守送旗匾。鼓吹甚盛。匾上題「月白風清」四字。父以爲月宮之兆。作書報公。公益悚然。是秋中式。即聯捷仕至參政。

正氣可嘉

松江曹生應試。寓中有婦來就。曹驚趨往他寓。借宿。行至中途。見燈火喝道來。入古廟中。擊鼓升堂。曹伏廟前。聞殿上唱新科榜名。至第六吏稟曰：「某近有短行。上帝削去。應何人補。」神曰：「松江曹某不淫寓婦。正氣可嘉。即以補之。」曹且驚且喜。及揭曉。果第六。

懼累陰德

金陵有一生應試。美丰儀。旅邸對門有宦家女見之。屬意焉。試畢。遣婢邀生相會。生懼累陰德。不敢往。同寓一生竊知之。乃冒爲生赴約。其婢因黑夜不辨。引之入。相與就寢。適女之父歸。突入見之。大怒。皆殺之。明日放榜。其不去之人已登第。因自喜。與家人曰：「使我若往。已登鬼籙矣。」

遇色不淫

溧水湯聘順治甲午就試省城。病劇而逝。覺魂自頭出。求觀普大士指引。大士令謁宣聖。繼謁文昌。聘已註名祿籍云「某年月日。湯某買舟詣皐。舟人少女美姿善謔。急欲就湯。湯正色拒之。當前程遠大。亟令返魂。」乃告曰：「見汝遇色不淫。故來相救。汝宜信心樂善。今日人心險薄。鬼神司察極嚴。往昔功名富貴。生來便是。近來善惡册籍一月一造。無俟後日來生。始有果報也。」諭畢。即甦。遂領鄉薦。中辛丑科進士。

恐驚天神

王華餘姚人。館於富家。夜深有一妾出奔。公不納。妾出一帖示之。蓋主人親筆云「欲乞人間子。」公批於後曰：「恐驚天上神。」次日即辭館去。明年其家設醮拜章。道士久不起。主人訝之。道士曰：「適至天門。見放來春狀元榜。」問記名否。答曰：「未見名。只見馬前彩旗上書欲乞人間子。恐驚天上神二句。」次年狀元及第果王華也。

不可不可

餘干陳醫師嘗捐藥醫活一貧人。病家感之。其母命媳伴陳宿以報德。陳拒之。婦曰：「姑意也。」陳曰：「不可。」婦强之。陳連曰：「不可不可。」其婦色美而好淫。陳幾不能自持。遂取筆連書曰：「不可二字最難。」益兼拒之。天明乃去。後陳醫之子應試。主考棄其文。忽有人呼曰：「不可。」復閱其卷。又欲去之。又聞連呼曰：「不可不可。」因細閱其卷。決意棄去。忽聞大聲連曰：「不可二字最難。」考官知是陰德使然。遂高中之。

力善上進

黃嚴諸生楊琛樂善而貧。未第時。邂逅星士曰：「按君格局可望科名。但行運未爲佳境。且臨場月建恰值惡曜。若急欲上進。非力善不能。」琛感其言。適見鄉人釀金刻感應篇。心皇皇欲捐貲而苦無力。勉助刊十七號一版。然終耿耿也。甲午春。夢神告曰：「已如汝所刊排汝十七名矣。」是科榜發。果中十七名。丁酉春。琛復刻小卷送人。以便舟車持誦。又中進士十七名

畀金救溺

譚元春父嘗客襄陽。舟且發。忽聞岸上悲啼聲。急停舟問之。則里役遺失多金。無以償官。欲赴水死也。翁慰之曰：「汝金固不失。」隨取一大函畀之。其人曰：「此非吾金。安敢妄取。」翁曰：「汝但取去。不必再言。」後丁卯歲。元春夢神告曰：「宜自策勵。爾父襄陽事發矣。」驚悟以夢告母。母具述前事。是年鄉薦第一。

中編　復名類

痛自懺悔

李斌如多才博學。兼善武藝。困童試二十餘年。知府張化鵬愛其才。文試拔置第一。又以弓馬應武考。亦膺首列。人謂入泮無疑矣。及文宗按臨。斌如領卷入號。值天雨。足穿釘鞋。將卷置案上。低頭穿襪。卷落地。穿畢。覓卷已爲釘鞋踩踏粉爛。哭稟文宗。因無換卷之例。被逐出。武試馬蹶損腰。不能入院。文武兩第一。均屬無用。自是貧困無聊。親友爲圖一村館。可供餬口之資。及負笈到館。是夜忽發山水。一村被衝。自己書籍衾服。隨流飄失。僅逃性命回家。時

知府張鵬化已陞廣東運司。斌如跋涉到廣。求其親目。張適丁內艱。已登程數日。趕至中途稟謁。張見而憐之曰：「范叔一寒如是耶。吾在艱中。苦無緡貽之賻。有長子某。現爲杭州倅。幕中乏人。吾寫書與汝。到彼相投。藉筆墨之役。可權且安身也。」斌如至杭。倅已病危。父書亦不能閱。家人留居外室。不數日。倅歿。斌如舉目無親。將投錢塘江自盡。有一人長髯修眉。形貌甚古。急忙救起。斌如哭訴生平守分。並無過惡。屢遭天罰。好事成虛。其人曰：「上天仁愛。豈有偏私。今之建高牙。豎大纛。累裀而坐。列鼎而食者。皆前世積善修來而飢寒凍餒。投人不著。亦係前生造惡所致。子今世雖然無過。前生必是造惡之人。若今生填還不滿。又貽來世累矣。惟存好心。行好事。讀好書。做好人。痛自懺悔。庶幾殃退吉來。災消慶至。」斌如聞言遵行。後獲登第。

深自悔悟

丁湜少負才名。性豪爽。酷嗜賭。父責不悛。怒逐之。浪遊京師。經營補太學。南省奏捷。偶過相國寺。有術者謂曰：「君氣色極佳。吾在此閱人多矣。未有如君者。」問其姓名。即大書於壁云：「今年狀元是丁湜。」湜益喜。自負賭益豪。聞同牓兩舉士挾多貲。即設局延之。湜連勝。得錢六百萬。越數日。復詣寺中。術者一見大驚曰：「君氣色大非前比。即中牓亦無望。何況魁選。」急揭壁上書嘆曰：「壞我名。此言殊不驗矣。」湜驚問故。術者曰：「相人先觀天庭明潤。黃澤則吉。今枯燥且黑。得非設心不良。有謀利之舉。以負神明乎。」湜悚然以實告。且曰：「戲事亦有損乎。」術者曰：「君莫

謂此事爲戲也。凡關係財物。便有神明主張。非義之得。自然滅福。」湜深自悔曰：「然則悉以反之可乎。」衡者曰：「既發眞心。神必知之。果能悔過。尙可占甲科。但恐居五人下也。」湜歸急還其所得。是科徐鐸冠榜。湜居第六。

深自悔厲

某先達者家本素封。角丱時。卽聯姻富室。其尊人慷慨好施。罄其所積。臨歿時。惟以陰德遺公。公困甚。入泮後。借貸爲娶婦計。而富翁嫌婿貧。陰背盟。賄媒媼而以靑衣易之。靑衣固端莊婉淑。公無由知其僞也。後往岳家。里中無賴子。羣以婢壻相揶揄。公密叩諸婦。婦直告焉。先是公嘗夢至一所。朱闌碧瓦。迴異人閒。有數女郎共繡一宮錦袍。問之曰：「新科狀元服。」諦視襟袖間。朱書二字。

乃已。姓名。醒後頗自負。及知娶婢。恚甚。念他年富貴。必欲改絃。是夕仍夢至前所。刺繡女郎。漠不相顧。視襟袖間。字字已盡滅。急問其故。女郎漫應曰：「此子近萌一棄妻念。上帝命易他人耳。」瞿然驚覺。深自悔厲。自此琴瑟益調。誓言偕老。不數年大魁天下。累宋方鎭節鉞。

誓改前非

庠生郎綸。綬性淫而慧。被姦之婦。多譽之。年逾四十。自知獲罪。無計挽回。聽命於天而已。適病後讀訓言。有云「曾行惡事。後自改悔。久久必獲吉慶。」又云「天道禍淫。不加悔罪之人。」郎躍而起曰：「吾今有以自全矣。」誓改前非。奉行衆善。凡有著作。借徑以勸人。數年貢入成均。子貴。晉封。壽九十餘。

悔恨自責

石門鍾朗與徐鑛友善。順治辛卯元夕。徐之叔亦諸生。夢登高閣。見帝君執管點册。朱衣者傳唱。唱第一名鍾朗。帝君色怒。振筆勾郤。唱至十九名。則徐鑛也。唱畢。朱衣跪稟曰：「鍾朗事非其罪。」帝曰：「以將來心行。定奪。今科榜首舉一嬰兒易之。」覺而述於鑛。至秋。鑛雋。名次亦符。榜首余恂字孺子。則舉嬰之兆也。鑛乃語鍾以前夢。鍾悔恨自責。先是有婢懷娠。爲妻鞭責。致投水死。因詣水濱招魂薦度。疏上文昌帝君。願行善事以蓋往失。自此積功累行。孳孳爲善。甲午夏。夢婢曰：「上帝鑒君進德。復君祿位。婢有冤報。亦得請於帝矣。」鍾是秋領解。妻見婢如生前。謂曰：「相公方聽鹿鳴。納一豔姬於虎林。夫人甘之乎。」妻出而告人。人不信。婢

推之水。合家驚救無及。鍾登己亥進士。

猛省改悔

田某未第時。丰姿俊雅。里中女多奔之。遂避鄰郡之南山寺讀書。寺旁女奔之益衆。某心知其非。而不能忍。忽見一神。甚短小。初形之夢寐。繼則白日相隨。謂之曰：「汝原有大福。因花柳多情。削去殆盡。上帝命我監視。若自今改行。猶不失爲進士御史子孫半祿。某猛省改悔已而果。第官止御史。諸子享年六十者。自三十以後。卽貧困。微骨七十五十。俱以半爲差。

洗心飭行

吳江吳茲受爲楚令。入闈得歐陽生卷。已定魁。臨發榜。以一言刺目易之。卽歐陽同邑士也。其士來謁。年未弱冠。周曰：「君邑有歐

陽某識之否。」士曰：「鄰家也。」吳曰：「君有佳兆否。」士曰：「某父夢魁垣以亞魁匾額。詣歐陽家。窻神出迎。有婦蓬首白衣。力挽之。乃移至某家。」吳曰：「君試偕之來。」叩之。曾與鄰婦通。婦爲夫殺。某幸免。後歐陽洗心飭行。登順治甲午賢書。

改過自修

江陰張畏岩積學工文。明神宗甲午科閱榜上無名。大罵試官。一道士在旁笑曰：「相公文必不佳。」張遷怒曰：「汝安知之。」道士曰：「聞作文貴心平氣和。今罵聲如此。不和平甚矣。文安得佳。」張不覺屈服請教。道士曰：「命不該中。文雖工無益也。然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則自求多福矣。」張曰：「我貧儒無錢行善。」道士曰：「善由心造。力到便行。常存此心。功德無量。即如謙虛一節。並不費錢。何不自反而罵試官乎。」張由是領悟改過自修。丁酉夢至一闕。見試錄冊子中多缺名。一吏語曰：「科第陰間三年一考。冊內缺名。皆本該中式。因其新有薄行而去之者也。」指未一行曰：「汝三年來。身心謹愼。或當補此。」是科果中一百五名。

恐懼修省

壬午孝廉謝廷謨嘗語人曰：「吾昔於丁卯元旦不出賀客。閽題作文。有某年伯來賀。直入書屋云：『夜來夢觀天榜。見子名高列。必中無疑矣。』余疑其戲。及入闈。首題君子謀道章。恰係元旦所閽得者。心異之。謂夢當不妄。已而揭曉。竟見遺。是夕夢先祖告曰：『汝本今科中式。因有二事不好。致遭冥責。豈不聞百行孝爲先。利己害人之事。儒者所當戒乎。今當勇猛自新。尚可復中。寤後追思五月間。曾汚父衣。爲父所責。不令抵觸數語。又得貽數金陷一人於杖。二事誠有之。因恐懼修省。勉善不懈。閱十六年至壬午始獲焉。」

猛省囘頭

萬歷壬子武進張瑋同某生應試南京。抵寓之夕。主人夢迎天榜。解元乃某生也。具以告生。生場揚得意。主人有二女。樓居甫及笄。聞而心動。使婢招生。自樓縋布爲梯。生拉公俱登。及半。公忽猛省曰：「吾來應試。奈何作此損德事。」急墮身下。生竟乘而上。是晚主人復夢天榜。見解元已易張名矣。大駭。具以告生。且詰其近作何事。生面赤無以應。發榜果然。

力行善事

項夢原初名德棻。夢己名在桂籍中。以汚兩少婢。爲文昌削去。遂禁戒邪淫。力行善事。後夢至一所。見黃紙榜。第八名爲項姓中一字。模糊下爲原字。旁一人曰：「此汝天榜名次也。因汝近來改行。故得復在此。」既覺。易名夢原。壬子中順天二十九。已未會試第一。皆疑夢中名字之爽。及臚唱乃在第五。方悟合三及第數之。恰是八也。且鄉會榜皆白。惟殿榜獨黃云。

復畀科名

蕭山韓其相少工刀筆。久困場屋。且無子。已絕意進取矣。雍正癸卯在公安夢菴神語曰：「汝因筆孽多。盡削祿嗣。今治獄仁恕。畀汝科名及子。其速歸。」未以爲信。次夕夢復然。時已七月。答以試

期不及。神曰：「吾能送汝也。」寤而急理歸裝。江行風利。八月初二日抵杭州。以遺才入闈。果中式。明年舉一子。韓每爲刑名幕友言之。

下編　失名類

卷書告字

諸生某豐才博學。屢落孫山。而志不衰。年六旬餘。復試棘闈。三藝成。頗自喜。剪燭朗誦。正擊節時。忽一人搴簾而入曰：「告字某畫。一時失記。公幸教我。」因伸掌索書。生笑曰：「腐頭巾此字亦忘卻耶。」遂援筆書其掌。其人遜謝去。生展卷披閱。不覺驚叫。鄰號競出視。生試卷上一告字。墨跡淋漓。愕眙問故。生訴其由。乃納卷出。蓋生固以訟師世其家者。

卷書狀字

江南郁生負儁才。睥睨儕輩。七試膺首薦。輒爲主司摘黜。乾隆丁卯科入闈。脫稿後。文甚佳。自信必售。忽見魁星跳舞其前曰：「汝明春狀元也。可書狀元二字於我掌上。」生大喜。捉筆纔書一狀字。魁星倏反手撲印卷面而去。遂登藍榜。以是懊恨而死。蓋生善刀筆。每唆人爭訟。代作狀詞也。

卷有三字

浙西某生授徒他郡。一夕歸家。疑妻有外遇。跳踉奮擊。妻展轉乞哀。手握一鞋而斃。後在闈中。見妻掀簾入。蓬頭跣足。握鞋如死時數之曰：「爾殘刻無良。吾已訴之冥司。尚望功名耶。」某稽首乞哀。妻以掌授之曰：「吾奉命來。難以空返。可書我來矣三字於上。得以覆命。我即去耳。」生捉筆書之。遂不見。審視。乃書於卷上也。

卷有四字

順治辛卯。蔣虎臣太史主試浙闈。見一卷甚擊節。業已定元。俟二場不至。傳詢外簾。知以卷面有好談闈闥四字被貼。榜發後。召本生詢之。云：「某亦不知。但坐號內。見有婦人入號。磨墨未幾。婦人去而卷面已有此四字。」蔣大詫異。心知其平時必喜造言毀謗。而婦人有啣恨至死者。因爲子孫輩諄諄相戒云：「凡人有過。不可指摘。況闈闥乎。故談闈闥者。無論其事之有無。而罪必不可恕。矣。以一言而喪終身功名。可不畏哉。」

不敢完卷

士子浙闈有一婦人進號。隨走隨喚云：「東陽王二。」舉號大駭。以火燭之。遂不見。因挨尋至內。果有一王姓行二者。具以告。且詰其故。其人思之良久。曰：「數年前。聚族戲談。偶言及一村孀守節。以爲難。信婦聞之。憤恨而死。得無是乎。」因懼不敢完卷。收拾出號。墜階傷額。扶至寓。翌日卒。

不成一字

沈康富家子也。靈敏能文章。見者期以大器。康日與燕朋往來。非尋花問柳。即樗蒲酣飲。父責之不改。入闈之夕。康夢朱衣神曰：「子今科榜首也。不率嚴訓。令老親終日憂鬱。上帝已黜子科名矣。尚望中耶。」康寤神沮。不能成一字。白卷貼出。

結句駭人

天門諸生聒某夙振文名。設帳同邑鄒紳家。鄒需次銓曹。止女婢供役使。聒挑之。鄒妻詈而辭焉。聒思掩蓋其非。揚言曰：「鄒夫人效尤文君。我恥學相如。遂託故歸耳。」鄒返聞之憤甚。詣城隍焚牒申訴。夜夢神告曰：「渠天祿頗高。非我能制。可赴府訴之。」鄒寤。如神言。一日聒方在書舍。忽戰慄大呼曰：「有府役傳訊。不可緩。」即瞑目狂奔。家人挽之不止。若有驅逐者。抵郡泥首神前。自批其頰。述前後事甚悉。觀者如堵。鄒乃具扁額。以答神佑。學使來郡。歲試題爲「我四十不動心」。閱聒文頗佳。欲置前茅。結句忽云：「今試置夫子於花街柳巷中。燕姬在前。趙女在後。夫子之心動乎不動。曰：『動動動』。」學使大駭。置諸劣等。遂發狂。自言冥差來拘。竟自刎死。

無母之人

明詹公子某。因其寡嫂。十八歲守志。撫養幼叔。恩勤倍至。少年中鄉榜時。尚以寡嫂爲重。後不尊敬寡嫂。自是屢科不中。又後幾科始中進士。然其才高貌美。詩古文字無一不善。膾唱日衆。薦爲大魁。上不允。而薦者不已。上以卷投地曰：「天下豈有無母的狀元。蓋殿試策中天地父母四字。獨失母字。衆皆不見耳。」降第二甲。選縣令。二年不得其死。噫。使非負寡嫂之恩。焉知不大魁天下而久享富貴乎。惜哉。

卷爲粉碎

張安國有文學而無行檢。淫一隣女。致女死於非命。後應試。主司奇其文。欲取作元。忽聞空中叱曰：「豈有淫人害人之人作榜首者耶。」主司忽仆地。及甦起。視其卷已裂爲紛碎矣。放榜後。主司呼安國告其故。安國慚愧而卒。

三不羞

浙江呂盈之性好矜誇。一誇能詩。遇景覓句。到處留題。一誇博古。高談闊論。漫無根據。一誇家世。太公是其始祖。夷簡公景其近宗。人皆笑之。彼靦然自若也。因皆呼爲「三不羞」。時逢科試。偶得列名。遂欣欣得意。逢人自矜曰：「此番入闈。當壓倒羣英矣。」赴省寓居湖側。日覽遊女。艷者訪其姓氏登記之。每當醉後。按册狂言曰：「我登第做官。醜妻豈堪作配。某女係上選。當謀爲夫人。某女爲次選。當謀作妾媵。某之良田。某之華屋。皆可佔而有也。」一夜房主夢神告曰：「三不羞未得功名。便思棄妻。且妄與漁色。侵

產惡念。已付火神處分矣。爾宜速遣之。庶爾室不同付灰燼也。」次日房主憶神語。退還租錢。善言婉辭。呂猶作大言曰：「新科解元爾不相與。眞無識之人也。」忿怒而去。遂遷寓僧舍。酒醉酣眠。燈煤落於書卷。延燒床帳。僧衆聞起救出。已半焦矣。不能入闈。扶病而歸。渾身變成惡瘡。穢氣逼人。其妻難與同住。另室而處。日賣田產醫治。久不能痊。死後人猶掩鼻。由此以觀。呂欲棄妻而反爲妻所棄。欲佔人產而自賣其產。嬌妻美妾未曾到手。先作負痛之鬼。天之報施不爽。毫髮洵可畏也。

店主不禮

宋李元善屬文赴省試。道過衢州。店主夢土地告曰：「明日有李秀才至。科甲中人。可善待之。明日李至。店主款待甚盛。給以盤費。

」李曰：「何厚愛如此。」主人告以故。李大喜。因思登第做官。妻貌醜不堪作夫人。當更娶一美者方可。去後店主復夢土地曰：「李某用心不善。功名未遂。更欲棄妻削去功名矣。」及李試回。店主不爲禮。生問故。曰：「土地知汝有棄妻之意。功名不可得也。」李乃大慙而去。按李元之欲棄妻。不過一念之私。神明却已盡知。削去功名。然則吾人發念之際。冥冥中已無微而不照。安可不慎。

革退舉人

浙中一孝廉。有友窺某妻色殊絕。計欲得之。孝廉爲畫策。飛語入某之耳。謂其妻有所私。某欲出妻。商于孝廉。復力主之。爲作離書。既脫稿。某手錄去。適賣筆者至。賭選毫。以脫稿寒管中。越三年。爲順治戊戌會試。携筆入闈。忘其脫稿之在內。搜者得之。以違功令。杖責荷枷。革退舉人。

假冒虛名

僞名士宋繼濂入呼爲宋三好。謂其生得一副好面貌。飄飄若神。人皆樂近。一雙好手。落筆琳琅。酷似趙雪松。一張好口。隨機應變。對答不窮。又且家道富足。揮金結交。開萬春園。延接天下能文名宿。藏脩其中。評選時藝。刻以已名。一時海內之士。皆奉爲程式。非宋繼濂先生所筆削。不置案頭。其爲人所景仰如此。鄉試主司稟其名。欲收爲門下。預送三場題目。宋央能文者作就。至場中照稿謄眞。榜發果得高選。因經藝有犯忌處。故未得掄元。主司猶咄咄抱憾。會試亦因名重。遂提南宮。殿試策字畫端妍。欽點探花。居翰苑。宋曩時猶良心未泯。自知假冒虛名。待人謙和。迨居鼎甲。遂忘本來面目。大言不慚。儼然眞名士矣。後天子臨軒。試諸翰林日月五星賦。宋又央同試者代作。作者將稿又另與一人。進呈御覽。查出宋卷。與某卷雷同。發刑部嚴審。宋不敢供出代筆之人。與某俱供拾諸地下。彼此抄襲兩出不知。奏上。奉旨如某者。係少年無名之人。尚可原宥。宋繼濂負海內重望。乃盜襲地下棄文以爲已有。無恥極矣。著革職。宋遂終身不振。

神告勿取

台州舉人左踶赴禮部試。卷甚佳。房考擬爲第一。忽夢神告曰：「此台州左踶文也。頃居鄉受賄若干。爲人請託。致有枉法而死者。今已減折祿算。幸無取也。」遂黜之。及榜發查對原卷。果左踶也。未幾。踶客死燕山。

行止有虧

康熙癸未。江南士子赴都會試。解元某負才傲物。陵轢同輩。每曰：「今歲狀元舍我其誰。」同輩不堪其侮。既至京師。試期且近。同舍生夜夢文昌帝君陞殿傳臚。及唱名則某果狀元也。同舍生意竊不平。未幾有女子披髮呼冤曰：「某行止有虧。不可冠多士。須另換一人。」帝君有難色。顧朱衣神問之。朱衣神曰：「萬歷間亦有此事。以下科狀元移至上科。其人早中三年。減壽六歲。此例今可照也。」遂重唱名。狀元爲王式丹。旦起某大言如常。同舍生告之以夢。某失色曰：「此冤孽難逃。匪特不思作狀元。幷不復應試矣。」亟束裝歸。半途而卒。是科狀元果王式丹也。壽六十。

受賄殺人

常州江陰俞生。乾隆某科南闈鄉試。甫畢頭場。即治任。衆怪而問之。言語支吾。而色甚慘沮。力詰之。不得已始告曰：「言之痛矣。先君宦游半世。解組而歸。病革時。呼予兄弟四人至榻前訣囑曰：『吾平生無昧心事。惟任某縣令時。曾受賄二千金。冤殺二囚。爲大罪惡。昨詣冥司對案。陰報當絕嗣。以祖上有拯溺功。僅留一子。單傳五世。不得溫飽。吾地獄之苦。已不得脫。子孫或不知命。妄想功名。適益吾罪。非孝慈也。汝兄弟其各勉爲善事而已。』言訖而瞑。後兄弟繼死。唯我僅存。鄉試二次。悉被汚卷。昨三更脫稿。倏一人披帷入。驚視之。乃先君也。顏色愁苦。責予曰：『汝既不能積德。累功。挽回天意。奈何忘我遺囑。致我奔走道路。辛苦備嘗。且重獲罪。若再不悛。禍即旋踵矣。』隨以手械一擊。燭滅硯翻。遂失所在。予今年二十有五。三登藍榜。不足爲恨。所痛先人負譴。拘繫九幽。行當削髮入山。披緇出世。學目連大士。救拔亡靈。幸諸君垂鑒此衷焉。」衆聞咋舌。同號陳扶青作歸山詩以送之。

受人賄賂

陳公才戊午應舉。夢一道人告曰：「子醉魁也。」陳好色。以爲讖已也。大怒。道人曰：「子眞當得魁聯第入中秘爲司諫。官至巡撫。」陳覺。告表弟華子虔。華曰：「醉乃辛酉二字。應在來科。至辛酉果中。「會試不第。訝夢不驗。歸過濟上。恍遇夢中道人。引至大樹下曰：「天數果定。轉移在子。子鄉舉後。所行五事。受人賄賂。致田三百畝。損德多矣。安保天之不奪爾福。從今修德。或保天年。不然且將奪爾壽矣。」言訖不見。後陳悔過遷善。僅以訓導終。

逢人詆毀

康熙中江南榜發。鞏論譁然。某生獨道之最詳。曰：「某以賄中也。某不能文也。某薄於行也。凡遇人無不娓娓告之。」一夕夢金甲神責曰：「某先世積德。某事親純孝。某有隱德而人不知。汝皆詆毀之。豈謂神明不公耶。汝名已註下科。爲此不特科第無望。壽亦不久。」醒後病舌死。

恃才傲物

金壇某生。恃才傲物。一日課文畢。拍案曰：「豈有作此文而不飛黃騰達者。」是夕酒酣步月。意謂得志後。某女可娶作側室。某舍可謀作第宅。次夜夢關帝告曰：「神明晝夜糾察。爾祿籍甚高。今科應魁南國。奈爾既懷惡念。又吐狂言。已咨文帝。罰緩三科矣。」後抑鬱而卒。

處館曠職

昔吳下一名士。年至六十外。一日語其妻曰：「我雖不得發達。幸一生處華館。得以成家立業。」是夜遂夢其父責云：「汝本科第中人。只緣處館曠職。文昌削去桂籍。尚自誇口耶。」

誤人終身

明萬歷間。江南京口張生。盃棬文譽。七試不中。禱文昌祠。夜夢帝君責曰：「天罰至矣。尚覬覦功名乎。汝試想。十五年來。館修殊豐。凡歷五家。汝不能教其子弟。反爲改作文字。欺其父兄。誤其終身。汝資用服食。亦已足矣。猶聚徒賭博。破人身家。爲師者。當如是乎。」張方驚寤。哀而其徒因賭而鬬毆死。張株連刑辱。歷年館積。

盡。快快以卒。

誤人子弟 (一)

譚伯符潛心四書。講解精切。每試居優等。名重一時。延爲西席者。俱富室大家。譚衣服鮮華。爲人和氣。性復機巧。能揣生徒之意。每日功課。不過虛應故事。逢作文。先將草稿改定。方令謄眞。濃圈密點。加以好批。欺其父兄。生徒在館。戲謔言笑。毫無忌憚。譚一味姑容。反在父兄面前。極力誇奬。其父兄以爲子弟實已改觀。感激稱頌。而不知爲譚所誑也。數十年間。誤人子弟。不一而足。年踰知命。不得一第。辛酉科復赴闈。寓中擬博學而篤志題。連成兩作。同寓二友。各取其一。熟記場中首題。果如所擬。譚會通兩作。加以潤澤。自謂必售矣。榜出。二友得而譚反失。仰天大恨。思杭州于廟祈夢。最靈。乃買舟至杭。到廟寢廊下。夢忠肅公陞坐。呼譚至前。怒責之曰：「爾前生是一屠人。殺業極重。因捐五十金助修文廟。故得轉世食斯文之報。善報盡。仍當受惡報。況爾教學數十年。功課全無。代改文字。欺誑東家。以致聰明之子。變爲頑鈍。罪較殺人尤重。爾不日將入豕胎。受屠宰之苦。尚望科第乎。」譚後得病。作猪聲而絕。一子痴愚早死。兩孫。一爲盜。一作乞丐焉。

誤人子弟 (二)

杭州沈某少有文名。遊京師。富貴家多厚脯。延訓其子弟。沈爲子弟代倩文字。以誑主人。主人面試。則多方買囑家人傳遞。雖童婢莫不賄遍內外。蒙蔽與及門日事賭博而取利焉。歲丁巳。及門欽金援例。南歸鄉試。宿泰安州東嶽廟下。夢神切責云：「受人厚脯。誤人子弟。死期已至。尚敢冀功名耶。」命笞背四十。呼號而醒。不數日。疽發背。痛苦中自供劣迹。至鎮江。歿於舟次。

以此除名

江寧庠生郭某。崇禎己卯入場。未放榜時。對門楊生謂曰：「我近爲陰府判官。知君該中五十七名。爲某年某月某日江北收租與一田婦。苟合于星月之下。又汝家一婢。爲汝收用。不得其死。以此除君名矣。」後郭果以貧賤終。

天榜除名

龍舒劉堯舉買舟就試。舟人有女。劉數謁之。無由得間。至二場。出院甚早。適舟人入市。貿易。遂與女通。是夕劉父母夢神告曰：「郎君應得首薦。因所爲不義。天榜除名矣。」及發榜。闈中果已擬元。

因雜犯見黜。劉大悔恨。後竟終身不第。歎娛有限。悔恨無窮。

科甲削盡

吳地某公子。欲姦一寡婦。與所契友謀之。友即授之計。約某日往。屆期其父夢緋衣神告曰：「汝子當登科甲。因壞心術。盡削去。某友本貧賤。復爲人謀不善。（甚矣謀之不臧也。向使力爲諫阻。即命本貧可富也。命本賤可貴也。何至受騙若此哉。可見天無絕人之路。而人自絕於天也。）應寸斬其腸。」父驚覺。（平時失教。）俾悔無及。即至書館。果聞此友哀呼腹痛而絕。公子漸漸登狂。披髮行市。卒不能救。

天削祿籍 拆婚

海鹽舉人鄭旦復端簡公孫也。將赴禮闈。乏路資。適邑中有富戶。以婿貧不能娶。改婚他姓。旦鄭百金。乞邑台批照。即日嫁女。旦復夢端簡公怒責之曰：「汝本應登第。今拆人婚姻。被貧士祖宗甲

訴。我極力救解。理屈詞窮。上帝已削汝祿籍。行且客死矣。可惜可恨。一旦復驚寤。急欲挽回。而已無及。隨呼貧士以前銀給之。使別娶。及計偕。被斥。嘔血數升。即附舟歸。不數程而病卒。

削盡祿籍 逛色

嘉靖中。陸仲錫生有異才。年十七。隨師邱某居京。對門一女甚美。仲錫與其師屢窺心動。師曰：「都城隍最靈。汝試往禱。或當湊合。」遂禱之。是夜夢爲城隍所追。大加呵責曰：「何物小子。敢褻瀆若此。」命查其祿位。吏檢簿。陸某名下註甲戌狀元。邱某名下無所有。曰：「陸某當奏聞上帝。削其祿籍。邱某抽腸。」夢甫醒而館僮敲門。報邱先生絞腸痧死矣。後仲錫果貧賤終身。

潦倒終身

濟陰王生素好惡。秋試文甚佳。房師薦之。及填榜。忽失其卷。填畢。乃在袖中。房師大悔。召之。見許以他事相補。未幾房師轉銓部。生即輸粟入成均。及赴考。房師正在選司。見生大喜。密令揀一美缺。借恩例預選。至期。房師以父艱謝事。越三年起復。仍補選司。生亦以年深應選。揀授一官。不數日。生丁母憂。房師憐其命蹇。乃薦之撫軍爲西席三載。可望千金。未閱月。撫軍竟以事去。生憤恨成疾死。

父母飲恨

康熙甲辰會試。四川舉人楊某者。寓四川營石芝庵。場事既竣。候榜於京師。一夕與諸同年飲。偶出忽仆地。衆舁入室。移時始甦。叩之云：「甫出戶。見二卒强之行。至一公府。有王者南向坐。梓童帝君坐其側。頃之有吏引楊父母至。王者向云：「今年汝子某合中進士。汝願之否。其父拜謝。」母獨曰：「不願也。」王者叩其故。母答曰：「此子不孝。昔避寇亂入山。距城甚遠。主一親故主人館餐甚厚。因令子暫歸視家室。適部檄至。催謁選縣令强之。遂赴都。中途得病而返。迨子入山而身已死。含斂皆主人經理之。至今飲恨泉下。故不願也。」帝君顧吏取簿籍檢之。良久。語王者曰：「以高某代楊可也。」榜發則梁山高某應選。

路人視親

桐鄉某生幼聰慧。祖母最溺愛。稍不遂意。輒嫚罵。祖母及父母。初不之較也。及長。惟婦言是用。視父母如路人。乾隆乙酉科入闈。文甚得意。房官烏程黃令首薦主司。曹公已取中。旁若有人云：「此不孝人不可中。」遂棄之。榜後召生語其故。書格言贈曰：「學者先心術。後文藝。如孝弟有虧。雖才高班馬。安望功名。」生見之涕泣追悔。未一年嘔血死。

凌虐寡嫂

秦簪園名大成。與其中表某赴會試。夜夢至文昌宮中。適關帝至。問今歲狀元何人。文昌以某對。忽見一婦人跪帝前云：「某爲我夫弟。夫死。某淩虐備至。憂鬱致死。文昌曰：「此人短行。奚可大魁天下。特上帝選才甚難。殿試已近。誰可易者。」關帝曰：「查後科何人易之。申奏未遲。」有一吏捧冊跪進。文昌曰：「今歲且以秦大成爲狀元。惜功名豫得。未免減算耳。」是科秦果第一。某落第。未幾死。簪園主講平江書院。每舉以爲諸生戒。

荒淫者戒

吳郡諸生管靜山名英者工於詩文有聲庠序惟性頗放誕喜爲挾邪游嘉慶丙子料往金陵鄉試三場甫畢即顛倒於秦淮妓館及得病始歸病革時慨然曰「管英不中無以爲能文者勸管英不死無以爲荒淫者戒」越日報中人果至又一日乃絕朱酉生謂此非靜山所自言乃鬼神憑之而言也慧業文人可以知所擇矣

悔無及矣

清乾隆戊子楚北鄉試有士子某入闈忽見亡妻坐號舍中大驚趨避他號妻復往焉如是者三不禁狂呼官詰其故以病發辭乃扶出衆詢其無病狀怪而問之士悵然曰「此固由余薄幸亦緣窗友某媒孽所致今悔無及矣」衆詢所以曰「友與余少相謔謂余妻不貞於母室余信而欲出之妻憤極自縊未幾友見亡妻索命殁今復見崇冤孽相尋不可解矣」遂絕意場屋以諸生老

妻忿而縊

江南王孝廉晉原博學能文爲南中名宿雍正癸卯發解後終身不赴禮闈人疑而詰之曰「余少時與妻不睦妻忿而自縊嗣後入闈至夜分輒出相擾卷幅非墨汚即燭燬每試皆然不能終場及癸卯春加意揣摩練熟文機入闈日將夕眞草俱畢復恐其擾取乃藏束衣內危坐以俟夜分妻至覓卷不可得」嘻笑曰「爾誠狡矣然今科應中亦爾命也但一之爲甚勿庸再涉妄想明春俟於黃河岸側斷不容爾北上」忿忿而去遂絕意進取終老於家

冤孽相尋

荆郡諸生某赴省試宿逆旅前夕主人夢女子持桂花一枝立客舍中明日生適至以爲蟾宮預兆殷勤備至生詢知其故色頓變即束裝主人挽留之竟去蓋生有婢名桂花遭其撻死知冤孽相尋必爲崇場屋決計歸終身不與試

碎磁刺喉

長沙吳志南博古能文尤精刀筆家貧屢困場屋遂就幕席人爭延之家漸裕雍正壬子闈中文頗得意將出號門忽作失驚狀取磁碗擲破持犀利者刺喉鮮血淋漓仆地而死人皆謂其刀筆害人之狀也

解帶自經

蔡生江左名士也公車入都館滿洲某氏家主人故惟主母撫一子一女家有老僕已歷三世會主母將嫁女使僕徵田租僅獲八十金計不敷用仍令收貯僕以身常出外恐有失悞因攜入館中以情告蔡乞代爲收貯蔡納之箱中曰「寄此無妨也」僕謝而去又半月徵得餘金復命主母索前項僕往取蔡不承曰「汝那得有銀存我處」僕笑曰「師爺毋戲言相賺幸見付」蔡怒曰「何物老奴敢來誣我我爲汝家教子弟豈爲汝作看財奴耶」僕大驚爭辨不已蔡聲色俱厲即欲解館主母因疑僕立門外慰蔡曰「先生息怒吾當責此叛奴」呼僕入痛責索償僕無以自明但批頰自罵夜遂縊次年蔡入闈精神恍惚下帷秉燭親筆備

錄。其事自述。昧心滅理。罪不可逭。解帶自經。此人知覺。體已冰矣。其自供辭。衆爭錄之以爲文人無行者戒。

爲惡不悛

李登魁鄉薦。屢上公車不第。聞葉靖法師有道行。往叩之。師即上章。叩文昌帝君。帝君使吏查籍。李登生時賜玉印十八。魁鄉薦十九。狀元五十三。拜右相。緣得舉後。窺鄰女張燕娘事雖未諧。而繫其父張澄于獄。以此罪屈。十年。繼侵奪兄李豐屋基。至形于訟。以此罪又屈十年。後長安邸中。淫良家婦鄭氏。恐爲其夫知覺。先陷以罪。坐此竟削其祿籍。近又挑一室女王慶娘上帝怒其爲惡不悛。已除其壽算矣。何望登第。」師悉以告登。登大慚悔恨而死。

墮卷妒人

康熙丁酉。淮安兩生。一姓徐名儁。爲人謹厚。一姓劉名起頗狡猾。皆有文名。平素交好。同寓應試。至入場同號。兩人喜曰：「可互相檢察矣。」劉見徐卷勝己。妒心忽起。持卷入人叢中。故意墮地。因紿徐曰：「已失之矣。」徐泣而尋之。傍有一吏。不知何來。出袖中還之。是科徐中式。劉下第。

黜涉廢定

弘治辛酉。山西和順縣一糧戶上糧完。赴布政司取通關。忽見縣尹至省南門。撤儀從。止一青衣牽馬。謂糧戶曰：「汝且隨我入會議府一觀。」因隨之。繼而一省府州縣正官皆集。遂入府。見一尊官在上。府州縣以次列坐。茶畢。俄有符史齎文書一通。置案上曰：「天降山西新舉人榜至。」既開榜。旁有一官唱名曰：第一名李翰臣。大同府學生。大同府縣皆起應曰：「其人孝友。多行方便。」至第六名陳桂和順縣應曰：「其人事繼母能孝。」至四十九名縣官應曰：「其人不孝。且逐其弟爲人傭。」尊官舉筆抹之。以下復報某人得某罪。凡數名。尊官抹之如前。唱名畢。諭衆官各舉所知。衆舉凡二十五人。尊官擇九人。呼寫本者速寫訖。復諭符使曰：「一月內二十五日進場。速去勿誤事。」糧戶一一記之。次日領通關回至盤陀驛。遇陳桂曰：「公今年中第六矣。」桂不信。因述其事。及揭榜。果然。其餘皆驗。

庚寅奏事錄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奏事錄起乾道庚寅四月丁亥止是年七月辛丑

乾道庚寅南劍守闕到法當奏事以四月六日丁亥挈家泛舟入浙

丁亥早發永和鄧庚子長秀才偕行伴綸讀書也入城應接人事泊舟候春亭守倅來餞飲乙夜散與兄弟宿亭上

戊子早三兄先歸江漲風靜俄頃至吉水縣官相候弟姪甥與送客皆還惟永和十七客少留因置酒焉晚同長道赴莫宰會

己丑早放舟至白沙挈家過羅陂赴羅子行夫婦及其兄思齊

會蕭伯和投詩及所業南方風大作纜而甚雨夜歸宿舟中小婢溺

庚寅辭羅氏會白沙相對有石牛潭其岸即隋以前州城聞尚有故基及南郭之名

辛卯晡時劉子澄子和舟來同長道子行會飯於江閣長道辭歸

壬辰早發白沙羅思齊于行蕭秀才特起送別於三里外晚抵新淦縣權令樂安城丞程從政說人　新安丞許修職孝基　湖州簿

彭叔牙監稅黃迪功溥　提刑郭彥之孫　楊圖南張司理棫董縣丞世龍字伯　新湖北提刑司幹官余迪功永錫及其姪鄉貢進士誼並亮

相候永錫益始與襄公之會孫今襄公諸孫或在曲江或在西山皆為農惟居新淦者為士人永錫以隆興詔書求勳賢之後得官

癸巳早十二弟婦之母郭氏及韓倧之侍郎之孫十五郎霧來舟中晡飯晚赴董子羽會

甲午早發新淦南風浩然午後之臨江軍泊貢院前太守施承議與祖通判王朝奉同老知清江縣李承議端卿丞李從政昱知錄王從政子溥監贍軍酒庫李迪功孝祥監稅劉從義宗孟及向伯海之壻來司理文淵　謂子　韓尉酇並相候邂逅新常德倅郭仲質份併招楊謹仲劉子和子澄飯韓戴甫及十五郎送

別於此藏甫名翊胄與玼胄琮胄皆節之和之子得謙章報三月二十五日改除閤憲

乙未新邵倅魏大夫彥忱張直閣永年　叔萬　卿之子何秀才光瀕　韓倧之壻並相候軍學教授張迪功濤新宜春尉彭迪功龜年新衡陽簿陳迪功琦並惠詩赴任子嚴運司會盤圓廣袤數里高下因山川甚有野興

丙申新淦巡檢潘成忠岑李深之絳並相候赴程德遠經畧會於慧力寺之江月軒

丁酉訪向伯海編觀鄉林園亭海榴數百株在南埭如除醼洞花時亦佳哉晚赴軍會

戊戌早解舟未時抵豐城縣泊寶氣亭李令慰韓丞淳監稅高炳簿何煒馬君壽朱秀才祺國寶官教陸朝奉鈞並相候

己亥早赴清都觀正法寺開啟天申節清都本甘眞人戰舊宅云遞中收閻憲信劄午後胡從周參議來自隆興晚赴李令會於清樾堂舊有物華亭今存遺址

庚子家人赴馬君壽內人飯

辛丑晚赴朱秀才會

壬寅早暴風可畏徙舟稅亭未後解維邑官置酒曲江僧寺二鼓後散

癸卯早遣帥司急足周權持辭免文字之臨安行三十里遇漕

司所假舟徙焉晡時宿小橋

甲辰早次隆興府飯吳明可漕任希純魯季欽相迓於南浦亭夜大雷風雨甚可駭張彥自永和來

乙巳赴二漕會

丙午赴府會於南園

丁未赴黃李文參議會

己酉赴府會於東湖孺子亭按洪芻職方乘云湖在郡東南周廣五里酈道元云十里一百二十步今士大夫家多創樓閣以環之城中奇觀也酒三行泛舟過總持院本唐僧予畋所造畋精太乙術能祈雨乞晴今有井祈求不廢雷堂之後有澹臺滅明墓芻云史記雖言滅明居楚又有渡江斬蛟之事然豫章非眞楚尙可疑也（平江亦有澹臺墓）院中老僧年七十及從徐師川游能寫字鼓琴自總持過講武亭復登舟勸酬歸飲南園夜分散

庚戌諸公來別遣周忠厚張彥歸廬陵卽解維過樵舍鎮監官承節郎范淵來迎宿昌邑山

五月辛亥朔風雨姚媼忌午後抵吳城山謁廟少休看經閣方知東坡所題石碏尙在取而觀之近歲過客又拾一矢形稍大而色青不若舊物之古也廟側有聖池池中有小石浮水面祝史云買撲三年爲界每年四百千省納隆興公庫晉江朱丞彭年送別於此

壬子早陰霾風逆行二十餘里而晴風色亦順揚帆頗駛未後抵南康軍太守錢奉直端立（恂之子）僉判王朝散崧（濰州人）星子鍾令並相候

癸丑早肩輿過簡寂觀門外許堅石初爲沙石所堙前歲大水復出與觀主歐陽齊年對泉石小酌食甜苦笋名不虛得齊年求詩爲賦一篇云疏食山間茶亦甘況逢苦笋十分甜君看齒頰留餘味端爲森森正且嚴飯罷道人棲眞觀卽梁昭明書堂前欲遊而未至者荒蕪殊甚次至開先主僧虛席殊不成叢林而飛橋已爲大水所衝少憩方丈首坐川僧文逸粗可語同訪招隱泉有亭覆之矣日斜歸

甲寅赴軍會坐五老亭甚久而晴風晦暝殊不滿人意縣士人及永和王忠各以兩舟競渡

乙卯凌晨宵大雨陸行四十餘里至延眞昭鶴觀知觀陳與江拱辰州樂順之教授相會飲菖蒲酒五行同登閣而別由閣道渡溪入淨慧院主僧淨一此兩處皆前歲所未至者未後出山泥塗殊險徼以勞勍晚投宿尋眞觀與道士湯善翔小酌雲錦閣步行數一里至靈澤廟望詠眞湫

丙辰晴早過白鶴樓賢寺寺愈簡索主僧數易故也獨登五老亭坐玉澗及三峽橋而行約十里飯羅漢院院不經兵火而住持不得人日就摧毀近者長老方喜僧堂又引去今藏殿法堂

直行堂之屬氣象猶壯偉未時還軍別太守而下欲解纜南風太高遂止

丁巳拂旦雖南東風順而高舟過大孤軒簸可畏午後次湖口縣暮艤岸卽行日正午泊交石峽舟人欲止姑聽之晚有暴風雨

戊午早以風逆巳時方解舟過馬當泊波斯夾約行百餘里

己未風正揚颿而下午後以鴈汊風猛而橫泊對岸港中移時復行三十餘里泊寢家渡是日約行二百餘里

庚申北風大作晡後稍息移舟十餘里泊長風沙距舒州一百三十里云

辛酉早北風未止行四十里至大雲倉移時浪稍平又行四十里至蔣家汊遂止夜月佳甚風稍定

壬戌早復有北風拋過南岸而浪稍平遂行四十里至池口市暗雨復行八十里未後至大通鎮雲氣稍變舟人遂止池卒李鑒彩有輿游九華者勞以尊酒思丁亥之遊今復遙望山色眷眷不已五更後大風自西來繼以大雷雨舟搖蕩不可止川船相去纔數丈沈焉予舟本泊於彼臨夜稍徙僅免於難

癸亥早南風掛颿行近四十里片雲忽在頭上轉爲北風兩舟相望篙師皆失色無措急令轉舵就颿逆行十餘里入銅陵夾方定午時至銅陵縣泊繡衣亭下游天王禪寺今名護法殘僧

敗屋不類叢林山谷集有銅官僧舍得尚書郎趙宗閔墨竹一枝筆勢妙天下爲作小詩二首省郎潦倒今何處敗壁風生霜竹枝滿世間劉專翰墨誰爲眞賞拂蛛絲獨來野寺無人識故作寒崖雪壓枝想得平生藏妙手只今猶在鬢如絲詩與竹皆不復存寺後山上有富覽亭望江流凡三夾對岸卽潘須也五里有寶雲寺李白祠堂在焉十里有銅坑知縣右承務郎閻晟相候德夫郎中之子也邑在亂山中殊陋

甲子北風復作夜來月色如晝波伏不興今乃阻滯如此閻宰送別於石龍磯磯下有洞雖爲三門而淺局無足觀稍前汪過有馬磵石行三十里入丁家夾過板子磯晚抵繁昌縣泊於對

岸是日約行百里泝流之騶相屬旣泊而風轗定
乙丑早風復作行夾中約四十里近月予港而止過此復出大江故也
丙寅風定雞再鳴乘月解維過三山磯入背燈夾望鄱江口遂入鵭湖泊吳波亭下日向巳矣知縣呂通直昭問忠穆公孫丞韓承務琳主簿徐迪功士龍宣州人尉王迪功楙嚴州人並相候
丁卯雨畧至吉祥寺長老師勤庸人王尉云鵭湖絕無士人秋試不滿百未有登科者近世兩人發解又皆產云夜大風
戊辰風雨稍止晨發鵭湖過褐山磯又過河州裕溪河截稅之舟紛紜愈甚至投瓦石久之方去未時次太平州太守周元特

倅葉朝請棻漆倅錢宗丞佃教授吳文林博古漆差教授楊文林恂判官趙文林子覿推官趙從事不役知錄趙修職彥豫司理虞迪功份司戶林迪功顯司法王從政豫當塗宰王通直權主簿林迪功浩尉趙修職彥麒路分都監宋大夫貴漆差路分孫大夫諒及其子閤門祇候顯祖同年丁憂趙司法彥華並相候
己巳赴州會風雨不已天氣如暮秋借郡舟易豫章者
庚午新嶽州通判劉大夫授之盛秀才旦相候再赴州飯初約會於凌歊風雨而止飯罷獨往比舊加葺塔之後又創懷古堂恨煙雨不見歷陽畧至廣福寺長老惠明
辛未早詣天慶觀萬壽寺滿散天申節次赴錫宴日欲晡畢晚元特講通家之禮二鼓後歸是日雖時有微雨而其晴可以訖事
壬申早雨俄晴舟行小河甚駛至採石鎮以雲氣駁雜少留已而復行泊慈湖夾方午未間也東坡有阻風五絕句卽此
癸酉早行飯後入鵝港午時泊新河口
甲戌風色不可行黃圯老運使自城中來史志道侍郎以發運使過九江伺其出城以小舟謁之
乙亥赴圯老會於清涼寺寺有德慶堂李主所書閩左僕射陳後卿以大觀文知福州

丙子早乘便風出新河午時過長蘆寺江水漲溢去寺纔十餘步不暇游也日欲晡次眞州太守王朝請察相候
丁丑早欲行會大雨不敢解維赴王守飯於山堂之澄瀾閣同報恩長老妙湍登塔兩級望金山及揚州太明寺塔遂同過漕司東園卽六一先生爲發運副使許元作記者去歲淮南運判呂正己卽舊址新之所謂拂雲之亭澄虛之閣畫舫之舟清讌之堂皆具焉漆差提刑司幹官張從政駒教授鄭從事汝諧相候張幹叱陵宜興人藏古石刻頗富有泰山秦碑奇甚表弟章濟之運幹適過滁陽見其病子元祚
戊寅早解維巳時至鎮江府太守蔡子平直閣通判章朝請汝

陶朝奉之眞總兵史承奉彌正相候晚乘潮方能入閘未至第三閘遇淺而止

己卯早入第三閘而連夕大雨水漲裏閘不開遂止焉都統制成太尉閔相候是日夏至雨尤甚

閏五月庚辰朔早至丹陽館使客之館也赴蔡守柔飯於普照寺長老慧照與化人雨稍止攜鄧子長及綸上甘露寺不到已十八年鎮江因北固山以爲城而寺在山上東坡詩云古郡山爲城層梯轉朱欄盡之矣觀狠石鐵鑊宇李衛公像舍利塔所謂陸探微師子惟有近歲畫本餘皆亡矣舊多景樓乃行者堂去年太守陳天麟侍郎別卜地起樓甚雄壯同長老化昭飯焉

金焦二山在左右而面對瓜州似勝舊基也

辛巳早同鄧子長冒大風雨登浮玉亭亭在江邊獨山上或謂此卽浮玉山故創亭焉傍有小石山蒜山又其傍有土山號堅土山土紋皆堅故也登舟風益大衝浪至金山龍游寺長老寶印川人有衆二百棟宇鼎新寺繞山臨水爲屋故諺云金山屋裏山焦山山裏屋蓋實錄也山門借石牌山爲案乃江中三石峯耳其外小山稍有樹木而鳥雀不棲者世傳爲郭璞墓或謂石牌山正爲浮玉水漲不能沒唐人於此鑄鏡南岸創亭者非也別有鶻山以鶻棲得名寺有雄跨堂頗雄偉洪景伯書顏觀音殿下臨龍淵長老云頃年軍士習水戰嘗墜石測之深三十二丈而揚子江心深有七十餘丈云會飯於方丈白絲糕黑豉豉糖豆粥三者山中之精饌也登妙高臺烹茶壁間有坡公畫像初公族姪成都中和院僧表祥畫公像求贊公題云目若新生之犢心如不繫之舟要問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崖州集中不載蜀人傳之今見於此某罷上絕頂觀坡及晁無咎題字轉至頭陀巖頭陀姓裴唐貞元中捨穫金於山而得名者聞此巖舊乃蛟窟也中濡泉在水陸堂中陸羽品江心之水此與同味酌之聞京口城中井水皆鹹濁甘泉僅一二云日午觀僧齋畢過欽州門僧禓昔逼江夏潦方至憑欄眩駭大抵寺之軒檻無不臨水而此尤可畏戲投餅餌龜黿畢集初欲自此下焦山而風雨殊未止復衝巨浪還西津亦危道也謁下元水府廟而歸

壬午招進士張大亨爲成媼案脉黃州守楊直閣由義及府學教授熊克並相候午時開閘晡後方抵丹陽館

癸未早別諸公道過總領所登供軍堂得江樓花信亭皆洪景伯所葺也聞府治連滄樓甚佳恨不一至京口多以山爲城卽城爲登覽之所如多景得江連滄之類雖曰樓實臺耳歸而解舟河道隘塞行甚緩送客相見於門已未後晚行三鋪共二十七里宿焉雨不止

甲申早大雨舟行隔堤望棟湖記云方自離鎮江皆泝流又南四十里風打頭牽挽者泥滑沒骭未後次丹陽縣古曲阿也令陳從政玠丞

沈從事宗奕尉汪迪功並相候於北使之館陳德自崑山來天色稍霽順流行三鋪宿柵口自丹陽至呂城四鋪每鋪十三里共五十二里呂城至犇牛鋪每鋪九里犇牛至常州四鋪共三十六里

乙酉晴早過呂城閘至犇牛鎮水泛閘不開監鎮沈修職元撝數十夫自支港盪舟曲折而過晚次常州太守李元佐大夫通判張仲固堅監丞並相候

丙戌赴州會賓客往復不能記換舟遣當所假者

丁亥早赴李守素飯於感慈寺未後解纜抵暮僅行三十里宿小井

戊子南風益高牽挽費力黃昏方次無錫縣宰吳奉議澧丞趙

宣義善仁相候

己丑早謁蔣丞相方務德侍郎張茂材柗運使適相值戴子善祕書子微臺法憂居並訪之午間攜家游惠山住持法暉年七十八矣同上南北閣酌陸子泉冰泉龍淵泉憑水陸池檻觀竈戲而歸赴蔣丞相會

庚寅早方務德張茂材約喻子才避暑惠山晤連至夜凡七飲茶歸邑郎行仲賢自崑山來迓

辛卯未後至平江知府汪聖錫提舉常平丙國瑞相候於姑蘇館

壬辰至從母宅赴府會於齊雲樓池光亭晚招仲賢子長酒

姑蘇臺勸酬口百花洲暴風雨

癸巳同家人赴從母會西連覓日仲賢先還崑山

甲午早赴芮國瑞會夜攜家賞月姑蘇臺

乙未王仲謨兄弟及數親舊皆自崑山來

丙申早就百花洲具飯待崑山諸親王節使權相候晚解纜抵門而止

丁酉早出盤門如崑山縣以塘路橋低轉湖纔土人謂之皇天蕩正值東南風打頭撐駕甚勞晡時方抵下塘距府城纔十二里遇舊仲宣自縣來小酌

戊戌終日逆風牽挽進寸退尺一更後方抵崑山柵外知縣宣

教郎劉璉監稅武功孫大夫德相候

己亥舟轉而南越兩時方抵妻家王德温兄弟李四九弟仕五十將住張簽判宗鄭提幹華陳教授九思司戶九德錢唐孫宰聽瑞昌錢簿永弼郁子文並相候夜飲四鼓散浴而後寢

庚子鄭通判復總幹晉表主簿宗仁郁九一解元並王點縣佾邊三一解元並相候

辛丑吳縣丁丞三畏以檄視滂回云崑山管內計田二百四十餘萬畝

壬寅早就東寺具飯待趙常熟及丁丞寺今爲安穆皇后功德院賜額曰薦嚴資福長老普璇淳實人也新蔣山尉楊迪功松

及其壻新長興尉陳迪功茂英相候
癸卯相士三衢徐瑄來
甲辰早赴仲謨會前吉水莊丞相候
乙巳早祭外舅塋午後晤李艮佐酌平江柯山泉前吉安丞鄭宣義頤新淮西運幹陳承事臨國學進士陸日新並相候
戊申新湖州梅溪監鎮錢迪功郎永存相候晚赴仲顯會
六月庚戌朔添監趙承節伯祉相候赴觀音菴寂照大師若欽欲乘雨涼過山寺報謁訪老僧法回步至塔院山之絕頂也涼甚

辛亥早赴仲吉會初泊舟外姑宅前而東西照不可過惟磬折可避復爲橋碍乃移舟南問津晚宿西柵
壬子早隨潮行舟午時泊岸距舊處纔十餘步阻於一橋爲此迂枉
癸丑國學吳仁傑字斗南攜所解古周易及啟事相候
甲寅新臨江逼判趙宣教不比相候（按不比原本俱作其姓檢南歸錄知當爲趙也今校補）
辛酉貨齒藥人夏彥興參頗能奕令與仲顯對盛暑永日無以度故也
壬戌招沈寬登仕案脉累日苦脾疾心氣極不能支
癸亥體中小快晷甚夜月却清明留仲謨兄弟露坐小酌
甲子筮易遇屯之益晤李艮佐小酌
乙丑晚以小舟入城
丙寅辰後入婁門至從母宅
丁卯飯罷謁汪守館於贍儀堂
戊辰聖錫云幼年初讀陳無已集有代人乞郡劄子一見便疑爲代傅堯俞作後閱傅集果然乃知宿世讀書之說可信聖錫疑無已後身也
己巳久不收永和書甚懸情今日連得閏月十二日以前三書知十三弟得子不勝其喜小汪云有書號類文隋時集南漢以來古文多今時所無如曹植文尤眾植集中未嘗載

庚午早赴芮國瑞提舉會謁李直閣簡能舊提刑也是日范至能借大資政醴泉使侍讀使大金求陵寢及正受書儀過此晚謁姑蘇館副使康湑
辛未五更別汪聖錫芮國瑞再過從母宅終日雨涼翁子功監丞相候赴江西帥幕過此也
壬申復熱晡時輜重自崑山來別從母茂之出婁門登舟中所借舟爲奏事之行晚次吳江縣
癸酉早步過長橋入臞菴主人知縣君份及其子皆死惟二孫在榜蘇養直詩於宜芳亭是日大暑或行或止惟舟人是聽
甲戌早次秀州泊驛亭方務德侍郎權州趙直閣師夔（秀王孫）過

判朱逈直自求（俗郎吳之後康叔之曾孫）判官鄭從事伯英司理邵修職鞗（至卿之子）並相候入城報謁憩精嚴寺晚赴務德會薦衡士劉演談命舊號江西牧童今日睡覺生二更解舟

乙亥遞中收王致君正言書轉致四明六十九姑書姑益族叔祖忱之女己丑生嫁黃氏丁亥秋喪夫生四子長小二郎（直躬伯穆）（甲辰生）次小四郎（直履癸丑生）次十一郎（直見己未生）次十四郎（直吳乙丑生）三女大姐歸吳氏（年四十六己巳生）二姐歸王敦禮（年四十二己酉生）三姐歸吳氏（丙戌年死）今居奉化縣黃郎中宅晚過崇德縣令吳從事道夫相候即行（案二姐年四十二以大姐年庚推之當爲癸酉元本作己丑彭校作己酉亦未合疑尚有誤當考）

丙子早抵長安閘終日伺候啟閉逼暮始能過大暑不可堪夜氣稍涼連夕進棹

丁丑早祇受告命尋抵臨安閘（俗呼北寺）飯後入北關門權寓普惠院庚辰春到關亦館此主僧善倫相別十餘年矣

戊寅芮國器司業邵伯恭博士欽話終日晚會彥質來談命鄭人也自稱將仕郎魯誠修飲之

七月己卯朔李仁甫熹秘監范至先工部相過仁甫新除湖北漕

庚辰同年劉文潛焯著作相過劉軍資格繼之胡邦衡侍郎攜具來晚借李德章壁知縣修文卷小宅徙居以北寺太僻遠也設榻小樓畧無蚊蚋殊覺安寢咨云昨日進呈尋到國門狀上再三稱能文

辛巳芮國器及沈持要檢正攜具來

壬午汪仲嘉大猷王宣子二侍郎張欽夫吏部鄭少嘉禮部並相候表弟三十七監廟澤四一縣尉湖向自上饒來留款

甲申黃通老尚書尤袤延之宗丞劉仲卿及其二子並相候延之云兩月來自蠲務官而上外補貶逐死亡者口四十人亦氣數使然留呂伯恭王得卿飯李德章送白酒甚奇飲曾彥質

戊子舅表兄郭元嘉之子謨及王得卿飯許季立調汀州判官訪別

己丑朱老娘來年八十三甚健

辛卯連日腸疾爲祟初聞車駕來日孟享景靈既而值雨展日閤門忽報來早引對病中甚以爲憂

壬辰平明入和寧門對於後殿次堂參次過六部徧謁長貳郎官次至虞相梁參府晚赴張欽夫呂伯恭會同坐新秀州守曾原相逢

癸巳劬勞之日胡邦衡惠詩食素終日講人事

甲午早臺參次謁四臺官次別二府竟日奔走泥塗中暮歸寓館應酬書尺勞倦不可言幸腸疾少損

乙未早臺辭畢卽出湧金門芮國器沈持要范至能先置餞於柳洲李秀叔彥頴吏部繼至俄報有奉常兼西掖之除既而乃

少逢翰苑也聞執政進至乞晝上曰甚好但恐立異耳初擬少
逢他日兼掌制上曰便令兼內制可也秋暑酷甚有醴酒夜置
舟泛湖賞月二鼓後歸
丙申早受省劄即上辭免狀又受磨勘朝散郎告
戊戌車駕詣景靈宮館中同官相過秘書丞李處全粹伯郎陳
駿叔進張淵叔潛佐劉焞文潛林光朝謙之校書郎楊輿宗似
之蕭國梁挺之趙汝愚子直正字丁時發子章馮田宗義
己亥宰執分詣
庚子受辭免不允劄子
辛丑早入秘書省供職前月秘閣詹忽摧少監李仁甫云昔御

史門臺壞而司馬光去今秘閣摧某其去乎已而果除直顯謨
閣湖北運副臨安修葺凡用八千緡昨日方訖工而予今日上
初不知也

雜著述卷八終

周益公奏議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奏議

奏議目錄

卷第一

正字輪對

論荊襄兩淮利害　論州縣置行直廳

監察御史

太上尊號議　申尚書省狀

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

舉官狀　條具弊事

議北事狀　論北事劄子

論選人

卷第二

閒憲奏事後殿對

論諸路帥臣將副　論人才

論知縣俸　論縣尉獲賊賞

秘書少監碧琳堂對

論漢儒

垂拱殿輪對

直前奏事

論名實賞罰　乞六參官依常制

議權罷舉主改官

論聽言責實
內引
論四事
卷第三
權禮部侍郎後殿對
論治效　論人才
論科舉代筆　答選德殿聖問奏
垂拱殿對
論薦舉　論發解考校之弊

後殿對
論時令不正
垂拱殿奏
乞優恤二浙
卷第四
右文殿修撰召赴行在隱岫對第一劄
論久任
論歸正人就食諸道
敷文閣待制隱岫宣對
論章服等差　乞依舊存留部闕知軍州
講筵留身

論久任邊帥
後殿對
論軍政　乞改正宣諭聖語誤字
輪對前一日封入奏狀
論任官理財訓兵
選德殿對
論馬政
卷第五
敷文閣待制內殿對
論平茶賊利害　論選人舉狀

薦李塾試賢良
兵部侍郎選德殿對
乞儲人才　論架閣庫文字
隱岫對
論添駐贛州軍馬　論軍士紀律
卷第六
兵部侍郎選德殿對
論用人二弊　乞詔御藥院關報閤門
擇選監司郡守議　明堂議
選德殿對

乞立下班祗應遷轉法　乞申嚴謀入溪洞入法
乞取唐仲友尤袤書目　論先廟後郊
論開講　乞親札同赦恤民
薦監司郡守
吏部侍郎隱岫對
論任怨　論軍士磨甲
乞逐旋引見改官人
隱岫對
論荆南江陵府號差互　論縣尉捕盜賞格
乞申飭監司精選所部官　繳進李塾詞業狀

卷第七

吏部侍郎選德殿對
論四川　論州縣官有公罪
乞鑄會稽攢宮舊額苗稅
申審放行前宰執舉改官員數
翰林學士選德殿對
自敘　乞裁節土木之費
乞申嚴薦舉連坐法
隱岫對
論官吏職等數易之弊　乞蠲減月樁經總制錢

乞收恤揀汰軍人家屬　論陰雨
乞詔有司祈雪

卷第八

翰林學士隱岫對
乞州縣選勳賢之後
隱岫對
乞翰苑御書　乞展限修史
奏翰苑名稱　薦林采叔
薦察官
櫂木堂對
論優恤軍士守臣便民五事
後殿對
論監司帥守接送後費　論犒軍
論監司奏陳所部利害
倚桂殿對
論兩淮民兵　論孟享拜跪
隱岫對
乞令勑令所修諸路未盡賞格
論選人改官立額　論文臣轉官書年甲
論史事　論軍民相毆

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後殿對
論杜太后家子孫　論解試試官
論臨安府牲牢價錢
卷第九
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羅木堂對
論宗官　論明堂
論明堂大禮
講筵留身
論安定郡王襲封
已見上殿
論黜陟郡守
後殿對
論群議明堂赦書　論郊賚
論宗室同名　乞廣西二事入奏
論明堂大廟拜跪　乞因朝堂時對奏事
常朝請對
論依字
卷第十
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隨朝對
論差宗室作教官試官　論王照誤超轉兩官

乞修架閣庫
論刑寺截會奏薦人用片紙回報
倚桂殿對
論劉洪道贈官　乞指定親民官職
講筵留身
乞考初元之政
參知政事
論措置營運　論選擇東南人才
論延璽奏薦
論步軍司差撥將佐往飛虎軍
論著庭不必備官
論宗室省額及臨安公事批付
卷第十一
參知政事
乞免收買牛皮　乞與李秉推恩
論毀試宗室推恩　論吳飛英
論檢舉諸軍磨勘
乞令黔州開具思州人所買田土
論和糴　論川廣守臣
論四川通判闕歸堂

乞差侍從充祕稷九官壇初獻官
樞密使
論舒濠守臣　論屯田
乞令制置使遍知馬政
卷第十二
右丞相
催薦士降旨
論密劄錢江大教指揮未穩
論蕭燧吳淵尊官　論密院經除文臣劄
論容隆經支同川經總制錢
判潭州
乞修潭州外城　薦陳自修蕭森奏狀
醴泉觀使準詔言事
求言詔同奏
申省狀劄附
看定羅源縣寺觀爭田　乞正上尊號禮儀
乞放歸正并從軍下班祇應
申明試賢良日百官常起居狀
乞給札就李丙抄丁未錄狀
禮部看詳舉人狀　乞追錄苟焯行誼
兵部申明交趾襲封事　禮部申明李湊追服事
乞令勅令所釐正勳封條法
劾方季隨改官

奏議目錄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正字輪對劄子二首

論荆襄兩淮利害　紹興三十年十月二十五日

臣聞事有大疑謀及卿士著之洪範爲世元龜我仁宗皇帝之在位也或御資政殿召兩府侍從而詢天下之事或御迎陽門集兩制近臣而賜直言之目或開天章閣內出箚子使條時政之當行者蓋欲採在廷之善決當世之疑盛德成功至今蓋巍巍也陛下自臨萬寓備歷百爲凡曰事機難逃聖鑒近者奮剛斷起治功更易將臣舉直錯枉治內之道已無可言惟是荆

襄兩淮地方數千里田畝未盡闢民兵未甚精將置而弗恤與則或非固圉之策將屯田以寔塞與則必有生事之嫌此議者所以日夜爲言陛下所以宵旰軫慮而廟謀籌畫所以尤汲汲也夫心術有限必因衆人之智明慮度難精不若親見之謀審臣願陛下監洪範之訓法仁祖之規以此二疑條爲清問內詢臺諫侍從以殫衆人之智外詢沿邊帥守以盡親見之謀俾之深思各以寔對必使疆場按堵盟約無虧在我者備禦既修而在彼者觀釁不惑然後陛下與二三執政總其說之善者折衷而行之不過片言議論定矣與夫日上螭頭之奏時濱疑纔之聽徒（張本作泛）爲危言而卒無可行名知大體而實則迂闊較其利害蓋相萬也譬猶治疾富集良方苟無良方但言疾狀雖云明脉豈曰善醫淹歷歲時初亦何補思患豫備恐不其然伏望聖明特垂睿斷取進止

論州縣置行直廳

臣仰惟陛下約己治人務極其至自頃置免行錢以抹時估（張本作）之弊猶以爲未也則併免行錢罷之今都城之中上自宮禁下遂黎庶日用之物初無二價豈容外路乃敢不然臣姑以江東諸郡觀之監司守將則有公庫之例屬官僚吏則有直廳之行凡百供需比之市價大率十虧四五亦有不止此者蓋縣市令須司剝下媚上恣爲低昂居臺府者承例取足而已僚屬從

風復何憚乎至於酬直之不時漁取之不藝縶人賢否尚未論也夫營生之艱莫若小民終日市廛僅餬其口在官者常有以利之猶懼不給況可瘠之以自肥乎違制傷廉理宜痛革今若止令戶部檢坐條法申嚴行下彼且以常事視之不過揭榜於門抑鋪戶供文書而已未遽止也臣愚欲望聖慈明飭監司郡守自今公庫私家凡金繒器用食飲之所需一切以市價爲準毋循舊弊置行直廳必以身先乃可率下倘不如律以贓坐之庶幾百物之價平小民之惠徧取進止（十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

監察御史二首

太上尊號議　紹興三十二年

臣聞舉曠古所無之事者不可泥歷代已陳之迹昔堯之禪舜固美矣然猶在既老之後未有春秋鼎盛視聽方彊中外無事而能脫屣萬乘親授嗣聖爲萬世法如太上皇帝者也陛下欲加上尊號致推崇之誼誠未爲過然德之盛者言雖多而不能盡況區區數字乎今天下之所傳誦者太上難名之德也天下之所願欲者太上無疆之壽也日者既合二美而名宮矣因而用之其說蓋有三焉不失熙甯却尊號之詔又有以稱陛下尊太上之心一也語簡而所該者備誠至而請祝者大二也即所居而播鴻名自我作古三也一舉而三美從豈不增光太上巍巍之德而盡陛下事親之孝乎太上皇帝伏請上尊號曰太上

德壽皇帝太上皇后伏請上尊號曰太上德壽皇后仍俟來秋奉上冊寶庶幾聲容文物得以備焉謹議

再同臺諫申尚書省狀

震等各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以二十二日所定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號數字中有未盡善更令商量疾速來上震等竊恐議論淺陋不足以稱塞明詔欲乞再集侍從臺諫禮官就太常寺公共商議庶幾各陳所見考攷精詳免致同異伏候指揮

六月二十七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不須別議願於都堂元集議狀內簽書姓名者聽

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五首

舉官狀 紹興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準尚書省劄子節文十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舉可任監司郡守之人於見任閑居待闕官中選取以資敘分爲二等一見今可任一將來可任限一月內具名聞奏今具下項須至奏聞者

一員左朝請大夫知嚴州吳棨律已甚廉稟資尤粹嘗爲淮南江東運判嚴於束吏寬以待下加之老成儒雅動無過舉

一員左奉議郎新通判泰州趙公說文學政事議論智畧在宗室中未易多得常爲建昌軍之屬邑及攝治贛之宿都所去見思有循吏之風今同姓被任用者甚少尤宜拔擢以示激勸

一員左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李浩剛毅木訥孜孜爲國嘗爲太常寺主簿持論勁正議者偉之使之臨民必不偷懦以辜任使

一員左朝請郎新通判平江府趙善養詳練疏通不爲表襮久丞大理甚修職業試之以事必有可觀

以上見今可任之人

一員右奉議郎新通判潮州朱敦名臣之後廉謹練達頃宰蕭山人以爲能

一員右通直郎新知岳州巴陵縣鄭坰頗勤儒術深達吏方

嘗任贛州察推鄂州江夏縣令廉平明敏所至辦治
一員右從政郎孫升安貧守道厲節奉公嘗任贛州錄參既
不詔附亦不矯激勇於爲義勤於恤民未嘗枉己輒求聞
達陸沉選調殆四十年表而出之必爲有用之才
一員左從政郎監潭州南嶽廟黃文昌才氣少雙志趣不苟
嘗爲贛縣主簿不畏强禦不憚繁劇雖爲邑佐已能使民
懷之可謂難矣宜加拔擢以振士氣
以上將來可任之人
右臣所舉吳槩等並係保任終身或不如所舉甘坐謬舉之罰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條具弊事 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九日
準十二月六日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臣條具方今時務須至
奏聞者
一臣竊惟名器輕假無甚於此時陛下試命有司取畢仲衍
中書備對以熙寧官吏之數校今日之籍逐項比類修爲
成圖（謂如朝奉大夫今有幾員附於當時諸行郎中之則
下武功大夫幾員附於當時皇城使之下之類）則
多寡盡可見矣縱未能大有更革安得不詳議而稍加裁
制乎
一比來內外官司安於苟且視詔令爲具文雖丁寧告戒終
莫之聽者無他公勤未必見知偷惰可以序進故也今若
按祖宗設官分職之由各以所掌之事大書揭於其局內
則御史外則監司時按其目而加攷察焉每季必取舉職
者一人或遷秩或賜金以示勸又取曠職者一人或貶秩
或罰俸以示沮夫以爲（張本作萬）官之衆三月之久豈無勤惰
宜黜陟者若臣言可采乞命有司斟酌條具而施行之庶
幾稍革因循之弊若夫徒法不能以自行擇御史擇監司
以振起頹靡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矣

一臣伏見祖宗朝甚重請路總管鈐轄將副都監等差遣或
待有功之士或儲將帥之才比來乃不問能否不驗資格
有武功大夫爲一路總管者有小使臣爲一路將副者權
要之人利其俸厚百方干求敗壞成法臺諫給舍既不見
得前後條令合與不合除授往往置而不問今乞亟樞密
院自今進擬上件窠闕須先令吏房取具本人脚色檢照
祖宗舊法毋使背戾如係內降亦須依此取索粘連於勅
黃之前然後過闕庶幾不應資格之人自然息心免有倖
求以妨實材之路
一文武臣堂除差遣本以選用賢能近歲吏職承信郎敢承
例干乞下至副尉爲號簿官者亦係堂差於是不問高卑
皆懷僥覬一人得之十人攀援十人得之百人攀援欲望
士風安恬不亦難乎向者臣僚請限堂除資格而吏部觀

望乃惟許宰執侍從有恩例者陳乞夫立法本以抑貴勢仲孤遠今反如此人誰退聽今乞下有司別議條格以示百執事候見得別無未盡事件即仿三省遵守仍於救荒前連粘新格如一事不應許吏部申審却將內外贍軍酒庫及屬官監當窠闕並選吏部庶幾廟堂之上專意圖回軍國重事而士大夫亦知親疎一律雖得張本作待追罰必無怨者

一比來入流太泛入仕甚難受命者至有十餘年不成一任賢愚並滯殊無甄別獎至於此可謂極弊欲乞今後初出官人並不得用恩例文臣須要銓試武臣須要呈試候其

中格即注差遣呈試亦做銓試以分數取人若有恩例聽次任敘使雖兩府貴戚子弟亦不許破此條例如此則抱負才器者稍申不親文墨不習弓馬者何怨行之盡公乃可永勸沮而伸縮遠次

一赦令者非常之恩也既告之大廷又須之天下豈容數改昨自六月十三日以後已屢有增益近者又開有欲援前朝舊例以爲言者夫恩自上出或因或革豈有定說若取今赦不及前赦者盡要給還則前赦所無如免文解之類者却當追還矣欲乞明降指揮赦書已踰半年毋得輒有陳乞

一貴游近習固有廉於進取不以私心撓公道者但以積習既久遞相祖述甲既得之乙則告之張本作人則告乙雖欲自已爲衆所迫於是躁妄之徒豪富之家得以投其隙售其說矣此風不革何以爲治今欲乞明坐臣僚所請特降詔旨牓之朝堂今後內降不應格法者所屬非惟不得施行仍令具請求人姓名取旨謂如近日宣壽觀乞拔戴道意禮部執奏而有旨免執奏遂使法令盡爲文具如此之類若非開具本觀主首治其宛轉結托之罪則法行朝人不信不若不問也

一臣竊見朝廷即位當先而忘諸道之無備向者廣西凌鐵作禍近者全州執辱守臣其不至猖獗幸再萬一淮北用兵此曹乘勢倡亂然後興師所損多矣故臣願於湖南二廣福建量屯軍馬數百控扼要害仍詔有司遴諸州都監之選而稍重其權使本州禁軍漸知階級時與閱習此事若緩而甚切惟陛下與大臣速圖之臣非不知今方調兵戍邊豈容虛外以實內但朝廷能保諸路無他警否脫有之能坐視否今於數萬軍馬中摘那數百可以弭未形之患是曲突徙薪之計也如必欲俟焦頭爛額而後賞則非臣所敢知矣

一臣竊見紹興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奉聖旨州縣官貪

殘不法監司守臣庇姦徇情不即按發臣僚論列乃始待罪以覬幸免甚失責實之意可自今量其重輕必行責罰不許待罪自降此指揮未幾而興化軍守臣有因言章以贓敗者本路監司未嘗按發朝廷未嘗行罰監司亦更不待罪則是因此指揮愈無忌憚矣今若申嚴前詔必行一二人則監司自然舉職吏部自然知畏

一臣竊惟陛下以詢訪朝臣爲未能盡知天下之利害故許中外士庶上封言事然臣以謂當行其言而不當加以賞蓋不行其言則非求言之意遽加以賞則啟僥倖之心且假手冒名之弊無所不有臣向者嘗面奏此事似合聖意今若取某人所言某事可施行者施行之報之四方足以來忠臣之正論廣陛下之聽言何必賞焉然後知勸

右臣誤被聖知擢侍左右當陛下闢四門詢芻蕘之際乃喑無一語少裨國論已在可誅之域遽蒙給札賜問若又不盡底蘊則雖萬死安能塞責輒條十事上瀆天聽惟睿主裁擇謹錄奏聞

同翰苑給舍議北事狀 翰林承旨洪遵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若四人同狀

翰林學士承旨左朝散大夫知制誥兼侍讀臣洪遵等準紹興三十二年九月七日尚書省劄子節文九月七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敵人來索舊禮及中原歸正之人源源不絕宜各以已見指陳定論者右臣等竊度今日之勢非惟中國利在速和而虜意亦未嘗不欲和也前日使者先至近者書詞雖嫚而卒章寔致志焉情狀畧可見矣然又懼我測其實而有輕彼之心也故倡爲大言邀索舊禮吾若直情徑行而不示以開納之意則邊備未固國用方匱亟興之戰能無殆乎若因其咫尺之書遽爲之屈安知不乘我之怯繼以難從之請不與是廢前功也與之尚何以爲國故臣等以謂莫若折衷斯二者而婉辭以應之使彼有以藉口而吾可以紓難其庶幾乎昔慶歷中契丹挾西夏之擾無故而請地請婚其求非不大也仁宗一再遣使稍增歲幣遂已爲今之計謂宜倣此遣使若有定論則書詞未嘗遜屈而使指可以密授或許歲遺金繒如前日之數或許稍歸侵地如海泗之類使彼無意於和則雖用舊禮何益或有意也得此亦可以藉口而來議矣使介往復動涉數月吾於其間汲汲然以內脩外攘爲事他日以戰則克以和則固此上策也若夫歸正之人招之非計也拒之不能也惟申諭邊帥繼自今勿以賞格誘之斯可矣迂闊之言未敢以爲至當也惟陛下擇焉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北事劄子 不曾用此

臣竊度今日之勢中國固欲和而虜亦欲和也何以知之虜未嘗先遣使也而今春來寔我之使既入其境矣而陝右之攻海

州之戰自若也彼曾不以是歸曲於我而徒屑屑然惟禮之議則其情畧可見矣是故明遣使者而陰囚之寔受書幣而陽却之蓋以爲不如是則我且測其實而有輕之之心故見於報書者率皆詞疑虛喝而卒以善意結之近者對境之符猶是物也今若直情徑行迭爲夸大而不示以開納之意則彼將激怒其衆爲將牛償豚之計吾之邊備未固民力方屈安危未可知也若乃遂以舊禮與之則臣謂非惟未有其說抑亦未見其利何也太上皇帝向以祐陵未卜慈寔未返雖居南面之位而不知

南面之樂一旦以講好之故寔親寔神兩遂所欲禮屈而志則伸矣今固不然臣故以爲未有其說也夫爭訟於庭直者示弱則曲者愈肆酬物之價過則未必售而不及者或可得也今虜以數寸之檄邀我厚禮而遽畀之安知其不謂我爲怯而繼以難從之事肆其夸詐之欲乎盡與則不勝其求不與則前功隨廢使朝廷他日果如句踐之報吳唐太宗之謀突厥從一時之宜可也不然何以待之臣故以爲未見其利也今信使之行有定論矣臣願再以敵國之禮嘗之彼納吾使吾又何求如必候舊禮而後受則告之曰太上皇帝前日之屈爲親也今通好於

男兵之後主上欲以何名而屈北朝欲以何名而受願以爲請彼雖貪利無厭亦將思所處矣或曰虜納我之使而後責禮如前日之爲則奈何曰大夫出疆聖人嘗許其專矣強則下之弱則抗之朝廷勿與知可也幸今歲晚豺檄不至汲汲然修邊備寬民力以達於春庶乎可以有爲矣若夫歸正之人招之無益也拒之不能也惟密諭邊帥自今勿下徠之之令而前日嘗格無出諸境斯可矣近閤之言未敢以爲至當也惟陛下擇焉

論選人關陞後到任日未作致仕白劄子

隆興元年春臣僚劄子竊見紹興令無出身選人曾經關陞歷任六考與改通直郎許封贈一次按選人自從政郎以上皆可謂之關陞其間或用舉主或因常調若乞致仕卽可升朝惟因勞績酬賞循至從政郎以上者吏部獨不與作徑關升人故雖儒林文林郎滿六考只得京官致仕間有旋行申請方取旨貼

轉如馬仲謀等是也萬一孤遠無力往往莫能自伸立法之意恐不如是且用賞循資借曰不及有舉主之人豈不過於五考常調耆乎常調五考尙許升朝而有勞績六考反出其下止緣當時立文之時該載未盡故有司得以拘執不肯一例放行欲望朝廷令吏部看詳於曾經關升歷任滿六考之下注入舉主勞績常調並同入字於見行條法別無衝改非特可以勸知止與廉遜亦庶幾上廣孝治非小補也後有旨依

面前奏事劄子三首

論名實賞罰隆興元年二月十八日

臣聞天下之事狥其名也易求其實也難漢宣帝功光祖宗德

佯商周本出於信賞必罰綜核名實然王成以僞增戶口賞楊惲以晻昧之語廢蓋寬饒韓延壽以盡力之吏誅而黃龍詔書亦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爲欺設以避其課則宣帝所以見稱於史氏者亦何可盡信也豈不難哉陛下嗣位於今期月未明求衣日旰坐朝夜分決事可謂勤矣而未能變一時之諭惰舊德名臣收召殆徧片言小善擢用無遺可謂公矣而未能化一時之阿私意者綜核之政或有所未至歟臣試以賞罰近事明之邵宏淵能還軍中冒濫之恩併錄戰功而除正任觀察使此信賞也而郭振僅一對內殿既無舊勞又無新功亦以觀察使與之則重矣陸廉以貪黷配流此必罰也至於張耘賊殺士卒

乾沒軍資有司當以殊死而亦以與廉同罪則輕矣故臣願陛下大明賞罰以照臨百官賞罰明則名實辨名實辨則政事可以內修夷狄可以外攘夫何求不獲而何治不成哉取進止

乞六參官依常制

臣竊惟羣臣六參自有定制紹興初庶事未備然且行之況陛下自臨宸極未嘗以風雨寒暑暫闕垂拱之朝而卿監郎官多親被簡擢服在班著豈可使累月不一造廷望穆穆之光此則有司循習近例之過也願頒明詔遵用常典除朝望車駕詣德壽宮相妨外餘值六參日勿改常朝如此則既不廢朝廷之儀亦少伸臣子之敬取進止

同侍從臺諫議權罷舉王改官 張燾起請奉聖旨令侍從臺諫詳議同洪遵金安節劉珙張震陳之淵上

臣等聞法弊則變法法不弊而人自弊之則亦責人而已矣本朝自太祖以來患幕職州縣判司簿尉之官謬濫者多故內自翰林學士外至監司長史皆許薦舉中間雖歲月久近員數多寡時有損益而薦舉之制則未嘗廢今若患其薄競遂盡除之何異因噎而廢食大不可也臣等謂欲救斯弊莫如必行連坐之法昔景德中兵部員外郎邵曄坐舉李隨不當審刑院以會赦當免宰相王旦曰朝臣舉官甚衆若遇赦悉免則是更無連坐法矣真宗以曄近使嶺表止命停任又治平三年樞密直學

士知泰州李參所舉人坐贓故事當責知小州英宗方倚參守邊但命奪官夫以二臣有勞於國方被倚任然猶不廢謬舉之罰今令甲明有同罪之文紹興初又有減二等指揮然犯人事發舉主臨時陳首故法雖嚴而實未嘗行此致弊之大者誠能遵用舊制不許自首量罪輕重創秩停任彼監司郡守借有簡賢附勢殉貨營私之人亦且計其得失而知所擇矣此法既行又慮常情爲已太重或至一切不舉拔大中祥符三年詔書常參官舉外任幕職州縣官各一人如年終無舉官狀即具奏聞當行責罰乞倣此制遇歲終令逐司逐州具當年分監司郡守所舉官姓名聞奏及申吏部照會如或員闕亦行責罰庶幾併

革不舉之弊而無變古之譏藉以爲便

奏議卷一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問憲奏事後殿對劄子四首

論諸路帥臣將副乾道四年七月十七日

臣伏見陛下選將練兵大修邊備深謀遠畧固非外庭所能窺測然臣私憂過計以爲諸路帥臣有其名而無其實將副有其官而非其人萬一用師於外而寇攘乘間掣肘於內安得不爲之慮也哉願詔三省樞密院稽考諸路帥府除本路禁軍外安撫司寔有兵馬幾何隨其閑劇遠近立爲定數已足者令精加訓練不足者令疾速招填既只在本路駐泊計亦不難辦集仍

於見今副總管鈐轄路分都監中選有勇畧經行陣之人就兼統制戎容既壯姦謀自折至於擇帥加詳諭以久任其在今日尤爲急務如此則稍有帥臣之實矣昔神宗皇帝初置將副其選甚重比年小使臣不經邊任者往往得之軍情兵法憒然不曉但知諂辭媚色以奉守帥勇夫壯士專充工匠雜役之用本路一有調發豈徒無益願遵舊制參以宏謨詳於擇人革此積弊如此則稍復將副之舊矣二者一定他日朝廷專意外禦必無掣肘之患取進止

論人才

臣聞立政圖事人才爲急然而平居選擇則易緩急求之實難又況一官易效通才難得優趙魏者不可爲滕薛有文事者未必有武備自非儲蓄素廣品目素定一旦任違所長用遏其量譬之以驥捕鼠使畜負山小大雖殊其失一也仰惟陛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今日先務孰有大於此者臣願深詔執事雜舉中外文武之才不限員數不拘資序區分所能總爲一籍若馭軍若臨邊若經理財賦若行視利害若監司若郡守推類以往詳議格目仍於其間各紀所長假令某人可馭軍也又須別列其孰智孰勇孰當爲偏裨孰當爲統帥某人可治郡也又須辨其孰中和孰健決或使之撫雅俗或使之治繁劇人爲一格格儲數人繼此有得接續來上藏之禁中副在二府無事之日預

加審覆遇有任使按圖而取比之既寒索裘已渴浚井其爲利害蓋相遠矣取進止

論知縣俸

臣觀漢詔有言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爲民也今治民之吏莫切於縣令而祿至薄往往墮中人於貪吏之域非古誼也按紹興令外縣知縣供給不得過十五貫仰事俯育何以餬口於是撰造名色並緣增加前後相承其數反多自非慕拔葵掛魚之廉安飯疏飲水之儉則或懼違衆或榮用例鮮有能自立者一旦偶因他事爲猾胥姦吏所持方且低首下心冀幸苟免望其抑豪強戢吏姦革蠹弊斯亦難矣

臣伏見近制堂除知縣許支供給錢四十千夫邑有大小任責則均且以郡守言之有堂除有部闕有大藩有小郡供給之數皆爲一等豈於令宰而獨不然臣愚欲望聖慈送匣修勅令所將天下知縣縣令供給斟酌近制增其所當得而禁其所不當得既有以養其廉斯可以責其清庶幾人盡其治少副陛下爲民之意取進止

論縣尉獲賊賞

臣竊見在法選人曾歷一任方注縣丞有舉主闕升改官方得爲邑重民事也今初官爲尉偶獲强盜七人不待滿考便可改秩其間未經任者雖注監當亦理親民資序又有經爲邑者則

是擇令輕於擇丞臣竊以爲過矣異時山東河北之盜類皆桀黠驍果其徒不繁而能橫行於州縣賞格之重或以示勸今江湖閩廣山長谷荒無知之民春夏歸農秋冬散剽所在有之藉令爲尉者勇能執俘藝可奪稍猶於邑政未遽習也況弓兵格鬬而獲司獄傅會而奏其弊尚多若不稍加釐正臣懼子產有傷劉學製之譏也願詔有司具爲令甲應縣尉獲賊當改官者吏部先給公據候歷任及六考以上方許收使彼既無僥求奉將之勞而考第稍多免初等細轉之迂徑殺其期實再其實所貴稍更民事不至政學傷割取進止

秘書少監碧琳堂對一首

論漢儒　乾道六年九月十三日

臣愚不肖蒙陛下過聽擢在班列又取漢宣帝之言親製贊書明示好惡使知所趨竊在臣榮遇可謂至矣敢因訓詞斯及推廣聖意冒陳一二惟陛下察焉臣聞儒有君子有小人孔子嘗以是告子夏不可以不辨二帝三王之時稷契伊周道德隆備功業光明此君子儒也春秋戰國之際以詐謀相高以功利相傾此小人儒也雖然二者是非白黑猶易辨也至西漢則不然所謂社稷臣者乃在乎周勃之鄙樸汲黯之少文翟公之眾學至於服儒衣冠持祿保位則公孫宏蔡義韋賢輩是爲乞是非白黑貿易如此宣帝察而疑之故曰俗儒不達時宜鄙哉若非

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蓋有激而云爾雖然漢儒多僞高帝固有以啓之也當創業之初叔孫通以儒服降彭城知帝憎之乃變服短衣所守如此是託儒以希進再帝遂信之毋怪乎魯兩生之不至也臣故曰漢儒多僞高帝啓之也使宣帝而知此且將求真儒用之何至雜霸哉我藝祖皇帝則不然創業於初者一趙書記也混一於後者亦趙書記也規模不易凜凜乎帝王之佐豈嘗如叔孫通輩希世用事以爲進取之資乎累聖以來卿相多名儒者太祖任人之效也臣願陛下以漢爲監以太祖爲法則名實決不能眩而士大夫趨嚮一歸於正矣取進止

乘拱殿輪對劄子一首

論聽言責實 乾道六年九月十五日

臣三日之閒再望清光敢陳瞽言致悾悾之誼臣聞敎莫衰於隋而功莫隆於唐文皇創莫極於五代而治莫速於我藝祖二言以蔽之文皇善於聽言藝祖善於責實故也仰惟陛下稱緝政事無聲色之娛無敖游之好無便嬖之私好問聽言惟治道是求綜核名實惟烈祖張本作烈祖是繼然而中外之臣鮮有助陛下大有爲者謇諤之節無聞而諂諛之習固在激厲之風未著而闊茸之俗彌勝平居尙爾緩急何賴夫文皇所以革隋季之政而身致太平藝祖所以變五代之俗而坐臻上治其施設宏

第具載史冊臣願陛下詔經筵官擇當時聽言責實之要條上其目以今準古勉而行之庶幾風俗一變不負陛下敎敎爲政之意則功何患於不隆而治何患於不速哉取進止

內引劄子一首

論四事 乾道七年四月六日

臣伏蒙聖恩賜對便坐不敢泛爲無益之論上瀆天聽謹列四事惟陛下擇焉一曰重侍從以儲將相臣不復遠引祖宗故事且以紹興初言之當時近臣往往極天下之選故議論設施皆有可觀中興之功不爲無助只自秦檜專政以收集闒茸庸俗之士充員備位人才衰弱職此之由陛下憂勤十年作成甚切凡侍左右無非親擢其能否賢不肖豈逃睿鑒臣願陛下更賜

兩神每進一人不徒取一時之長須可備他日之用則人才見矣二曰增臺諫以廣耳目臣聞人主深居九重所賴以周知中外之利害別白臣下之邪正者臺諫也然好名者失於徼訐泥古者失於迂闊聽之未見其益違之豈免其張本作歸非必欲得人固亦難矣臣願陛下勿以其難遂虛其官或博問詳試而用之或命忠信之臣而舉之必得端士增廣聰明誠助治之大端也三曰擇曾任監司郡守人補郎員之缺今之郎官分職中臺奉行政令視漢蓋加重矣而六曹二十四司惟戶刑二部稍有正官餘多兼攝以天下之大曾任監司郡守者固多願詔二府擇

應格而才者授之非獨可振職業亦足爲異時侍從之儲此又當時之先務也四曰久任監司郡守責事功之成夫數易之弊深矣且以二年爲任者論之到官半年始知風俗去替半年已懷歸志其間留心政事僅有一歲若又不待滿而遷易則弊何由不生乎簿書緣絕將迎勞費特其小節耳臣願陛下堅持久任之說深監數易之害果治理效且增秩賜金以須其成庶幾草苟簡之風塞僥倖之望而循吏稍見於世矣臣志在不欺忘其狂瞽無任昧死取進止

奏議卷二終

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一百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權禮部侍郎後殿對劄子四首

論治效　乾道七年八月六日

臣聞政如農功春而耕夏而耘秋而收冬而享其成本末先後不可易也故一日則有一日之效一時則有一時之功雖勤勞於前而享富貴於後理之必至無可疑者昔句踐謀吳荊謂難矣然范蠡不過三言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自初即位至於七年深思力行不出乎此一旦天應至矣人事盡矣蠡奮然曰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與不取反爲之災贏縮轉

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惟謀不遷豈比常試而謾言驟爲而屢改也哉陛下天縱神聖銳意圖治日往月來今既十年焦勞益甚而大欲未得夫去速者辰也易失者時也臣願陛下以農功爲準以越語爲念立一定之規要必致之期若曰一年撫民則自春以及冬視撫民之效何如二年富國則自春以及冬視富國之效何如三年彊兵則自春以及冬視彊兵之效何如推是以往凡復古之圖致治之方皆可以次第求以歲月俟而陛下十年之勤勞亦爲不負矣孟子曰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況陛下居天子之位乎區區句踐固不足道也惟明主留神財幸取進止

論人才

臣聞帝王用人之道二不次而任者大才也循次而升者常才也誠使鷹揚如太公先覺如伊尹一旦拔於耕釣之間寘諸輔佐之列人亦孰以爲過若乃佞而托於忠僞而托於誠私而托於公苟不察焉其害深矣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古猶如此況後世乎仰惟陛下知人則哲如帝堯立賢無方如成湯人才大小固不逃於聖鑒然乃者常遣使理財矣又嘗遣使按軍矣方被命之初截截幡幡似若可聽及責成效茂如也此無他用之過其量實之不待功彼既冒受寵榮則懼譴謗獲罪於是多方以掩其過妄作

以蓋厥愆雖以陛下之明隨加譴斥然而兵民已被其侵擾財用已爲其蠹耗噬臍之悔可勝計乎臣願陛下於用人之際因言以考實試可而後遷彼知爵祿不可僥倖取也必將趨事赴功少副陛下綜核之政而眞才庶能見矣取進止

論科舉代筆

臣聞科舉之害莫切於代筆大約州郡數十人方解一名亦有至一二百人者其間富民乃或捐厚利以假手主司但知據文考校往往叨預薦送遂使實學之士反遭黜落前後條令雖曰詳備然輒闕既闕旅進動以千計爲巡捕者縱欲禁止勢不能也臣願詔諸州就鹿鳴宴之前委教官或有出身官二員集得

解舉人就州縣試論一首如大學兼引南省覆試之法知道躬親監視嚴爲防閑須文理不至紕繆用字不至顛錯方給解牒令赴省試或有不能動筆及大段錯繆者即行駁放仍推究代筆人依條施行却將駁放之數次舉補還其轉運司發解者准此蓋治之於科場之中則人衆而勢或難行覈之於既定之後則人寡而眞僞易辨此法既立代筆之風不禁而自熄矣取進止

答選德殿聖問奏 乾道七年八月六日

貞觀十六年太宗問魏徵曰朕克己爲政仰止前烈至如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四者常以爲稱首朕皆庶幾自勉人苦不

能自見不知朕之所行何等優劣徵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則內平禍亂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諸黎元各有生業是陛下之利由此言之功利居多德與仁願陛下自强不息必可致也朕即位以來於今十年功則未能有成至於安養黎元俾遂生業正今日之急務朕未嘗不以爲自治之良策然所行優劣亦不自知卿各極陳其當否凡有未至悉情毋隱若夫仁德帝王之高致朕亦不敢自居方以魏徵之言爲龜鑑耳

臣仰惟陛下萬幾餘暇無所嗜好惟書史是觀惟前言往行是監乃者閱貞觀政要見太宗與魏徵論積德累仁豐功厚利者之優劣親御翰墨宣示臣等且自謂即位十年功則未能有成至於安養黎元俾遂生業正今日之急務未嘗不以爲自治之良策俾臣等極陳其當否凡有未至悉情毋隱顧臣智識淺陋何足以知此然清問俯及敢不竭其拳拳臣觀自古人君或溺於宴安或樂於盤遊或喜讒邪而惡忠直或始勤政事而終怠惰陛下則不然清心寡慾進賢退佞出於天性臨政願治愈久而愈勤此固中外所共悉也然治效未及貞觀者殆時不同歟昔隋末盜賊蜂起天下大亂民無定居國無定主高祖義師一起有摧枯破竹之易至太宗受禪則中外已廓然無事於是一意撫民自致太平今陛下雖乘中興之後然北方地大人衆

非隋末四方分裂之比敵酋雖曰不德然亦未至虐用其民又非如隋之失人心也彼所據者中原我所有者東南耳以今準古圖治固難然而練兵以圖恢復而用將之道或未盡擇人以守郡國而責實之方或未至今之急務無乃在此乎臣不敢泛引古事姑以近事言之夫若內若外屯兵百萬卒伍之勇佳器甲之利鈍教習之精粗人主安得盡知不過責成大將而已所謂大將又不過數人其擇之也當審其任之也當久今願不然進或失之太簡退或失之太遽彼既未嘗爲煩席計則其下視之亦將如轉石矣號令何由而可信紀律何由而可明乎且如江州一軍自陛下即位始付茁定其後戍方繼之甫一年而定

復至又數年而王明繼之纔半年而皇甫侹又繼之池州一埠始付時俊其後王琪繼之甫半年而用秦琪纔十月而吳總繼之又十月而郭剛繼之數易如此平居自守臣猶慮其乏事何暇議進取哉陛下謂功則未能有成而臣所以疑用將之未盡者此也陛下深居九重所賴以宣布惠澤者莫切於郡守奈何循良者十無二三貪殘昏繆者常居六七是以仁心德意無由下達良法善政無由奉行其間號稱能吏者知巧爲名色趁辦財賦而已民之失業彼何恤焉退方僻郡姑置勿言臨安者陛下之行都也耳目易接虛實易考觀於酒課一事則可見矣夫酒者國家之利源令得其人則課增令非其人則課虧亦理之

常以此爲殿最議賞罰可也奈何頃年爲守者乃以增羨之數加諸歲入之額歲額之外復求增羨既對編義又添歲額展轉不已殆且倍蓰於初不幸今又非人則多方漁取以充其數失民非昔貧而今富也飲者非昔寡而今多也顧取之如此安得不困近畿尚爾遠方何如又諸州長吏倏來忽去迎送靡定且以二浙言之婺州四年之間易守者五平江四年之間易守者四又其甚則秀州一年而四易守矣用度何爲而不若吏姦何爲而不滋民瘼何由而可蘇陛下欲安養黎元俾遂生業臣所以疑責實之方未至者此也繼今以往願陛下擇將擇守審於其初而久於其後其命之也必使條具如之何而治軍如之何而治民幾年而某效可著某弊何革幾年而某事可成某害可除要之以必致之期示之以勸沮之方兵庶幾可強民庶幾可富自治之策孰急於此未有能自治而不能治人者也凡此二者陛下因政要而問臣臣亦因陛下俯詢而獻言他固未敢及也抑臣觀政要凡十卷四十篇既以魏徵論爲君之道爲首又以魏徵論克終之道爲終蓋太宗時惟徵爲善諫上有所問必指近事以爲據而不爲泛濫迂闊徵訐之言是以太宗樂聞而喜從之治幾成康徵功爲多吳兢所取厥有自哉臣願陛下思太宗廣諫諍之德擇忠實而無他顧（張本作陽）通明而知大體者引以自近使嘉言日聞治道日興何患其不貞觀如也若夫仁德

帝王之高致陛下既以徵言爲龜鑑而自強不息矣臣復何云狂愚冒昧惟明主擇焉取進止（張本有小註八月六日上召吏部侍郎王之奇太子詹事陳良翰及某三人同對選德殿和出御筆一通卽前所問也後數日賚封進入）

垂拱殿對劄子二首

論薦舉（乾道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臣聞知人則哲帝猶難之然所以能官人者舉得其要故也舜問疇若予工滿朝薦以垂對又問疇作朕虞滿朝皆曰益可止不泛問下不泛應是故所取必合衆論所用必稱厥職不亦簡而易行敏而有功也歟本朝太平興國六年特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等十一人於常參官內各舉堪任三司判官及轉運使

者一八淳化三年又命宰執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尚書丞郎兩省給諫以上各舉一人是亦唐虞之遺法也仰惟陛下急於圖治勞於求賢乃者嘗詔監司臧否守令矣畧計諸路所薦無慮數百纔命侍從臺諫設四條薦士矣合在廷所舉又百餘人既不可以悉褒而盡用不過召見一二隨才奬擢其餘則籍記名姓於中書而已後有任使又將他求烏足以副陛下爲官擇人之意哉臣愚欲望聖慈遠稽前代近法祖宗遇內外要劇官闕復行雜舉之制假令辦某事須某才則詔公卿各舉資任相當堪此委寄者一人然後取衆所共稱者而用之其利將有四焉合廷臣之言不患於不公一也採衆人之論不患於不精二也

遇闕而亟求則囑託之私絕三也既舉而必用則虛文之弊革四也惟陛下留神則幸甚取進止

論發解考校之獎

臣聞政有似緩而寔急者科舉是也夫以士子一日之長而欲驗其終身之事業疑若迂闊矣然昔人賦有物混成及金在鎔而識者遂以公輔期之蓋有學有文形於筆端決非鬬茸之士而骫骳剽竊者必常才也本朝取人雖曰數路然大要以進士爲先陛下篤意人才士之求試於有司者日益衆惟是三歲發解凡州縣官苟有出身不問才否例差考試其間富於學識固不乏人亦有工聲律者未必通經習經術者未必能賦或學殖不豐憎於文體或久去場屋忘其舊業命題發策往往顛倒事實背違義理故當校藝之際則平熟張本作凡者收優異者斥至使眞才實能抑鬱而不伸庸人假儒僥倖而溢中非所以崇雅黜浮勸勤抑惰羅英俊育人材也茲事體大臣心知其弊而未敢輕爲之說願下此章於學官俾之博詢諸生條上利害然後命廷臣雜議而詮處其當斷自後舉行之非特於學者甚惠抑庶幾名臣輩出如祖宗盛時於以助陛下之大有爲不亦善乎取進止三省同奉聖旨令周某先次條具將上取旨

後殿對一首

論時令不正乾道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臣伏見自冬以來寒氣弗效無大雨雪雖時作蒸潯爲滂沱之候然亦不過汎灑而止天意若曰陛下仁民愛物切於聖心而有司不能推廣德澤致之斯民是以雲同而雪遽止礎潤而雨不應易曰屯其膏施未光也可不念哉臣愚伏望聖慈深詔中外之臣體至上之誠勤恤民隱馴致休徵以必來歲之豐不勝幸甚取進止

垂拱殿對一首

乞優恤二浙乾道八年二月三日

臣竊見陛下以幣券大輕日夜憂之一旦內出積錢以百萬計爲權之之術旬日來軍民既被實惠懽呼之聲徧於行都推是

心也豈止以羊易牛而已臣請因聖德所及而推廣之臣聞愛民仁也理財義也二者相須初無二說而中外之臣不能深體上心用意或有未善且如中興以來駐蹕二浙踰四十年蓋今日根本之地也平時當愛養其力緩急乃深得其心而賦稅供億反重於他路蓋四方州縣近則畏監司之刺舉遠則懼上臺之詰責審於舉措莫敢輕發惟近侍官吏則不然或陳其利而掩其害或徇其名而蔽其實凡有獻明率稱奉旨行之吏民以其出於朝廷莫敢違者如近日越發諸郡以隱漏爲名增無實之稅是也竊料陛下特未詳知知則必有以處之矣臣雖書生豈不思邦計未裕而徒爲空談然而日侍清光竊歎陛下有養

民之德而有司無體國之風也敢冒昧言之願陛下深詔執事張本有愛惜民力譬如子弟富貴他日父兄有不時之須雖竭其囊橐以濟用度夫復何疑不必平居無事三十六字驟增科調使懷戚戚也詩曰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惟陛下念焉取進止

奏議卷三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右文殿修撰召赴行在隱岫對二首

論久任　淳熙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臣伏觀自昔人君大抵始於憂勤久則豫怠非固欲其如此馴致焉耳陛下則不然臨御大寶十四年於茲自强不息新而又新可謂度越百王光於載籍是宜功成治定坐臻無爲之效然而大欲未得彌軫宵旰者何也人主有急治之心羣臣無任事之實故也臣試舉當今要務一二而言之陛下既擇內外將帥之官矣而士卒勇怯甲兵堅窳未免悉關於淵聽既擇內外主

計之臣矣而調度盈虛水旱備豫往往猶煩於聖慮以至興一利除一害小大之臣舉未有獨當其責者不過遵守成法奉行文書而已事成則例遷爵秩（張本有字）兼受賜予不成則猥曰委任不專非我罪也縱加之罪（張本作罰）率用輕典是以初爲苟且之計終懷幸免之心使陛下之善政良法舉爲虛文詭歲愒日殊未有以少副憂勤者非以此歟臣願陛下勞於用人逸於仰成凡任以是職必責以是事久其歲月盡其才力底績而賞使之勸瘝官而罰使之懼一人雍容於上百職交修於下如此而功弗成效弗著者臣不信也揚雄曰於事則逸於道則勞惟陛下念焉取進止

論歸正人就食諸道

臣竊見向來朝廷分遣北軍歸正人就食諸道停給居處務從優厚蓋陛下矜其慕義慮其不能自存故加意撫存使爲悠久之計然都有小大賢愚人有衆寡多者或至二三百人少亦不下數十輩目今雖未至於失所而歲月浸久男婚女嫁漸有不足之患其闕懷觖望者有之思遁逃者有之臣居吉州每見官吏以此爲憂且謂州郡禁軍常常在營尚可相制一遇調發其事有當慮者洎至經歷豫章衢信等處其說亦皆如此以臣觀之若是山東河北之人忠義尚或可保緣內有燕山女眞契丹渤海遺種狼子野心根於天性前世江統勸武帝不可居戎落於

近郡魏徵諫太宗不當處突厥於中國蓋爲是也今區處既定理難頓改臣願陛下密諭大臣別爲曲突徙薪之計以善其後毋致滋蔓難圖於他日乃爲上策臣來自遠方既有所聞不敢輒隱取進止

敷文閣待制隱岫宣對二首

論章服等差　淳熙二年四月十三日

臣聞爵祿以馭富貴在乎虛實之相參服飾以定尊卑在乎輕重之相權三代兩漢遠矣近而可稽者莫若有唐拔唐之命秩有四曰職事官曰散官曰勳官曰爵號惟職事官居其位食其祿餘則別資蔭辨章綴而已是謂虛實之相參又按車服志緋

爲四品之服五品則淺緋綠爲六品之服七品則淺綠深青爲八品之服九品則淺青流外及庶人又以黃別之其帶銙名數皆有等差是謂輕重之相權雖然慕實而棄虛取重而捨輕天下之常情也有道在於此使其出無窮其用不偏則繫乎上之人所以處之何如爾觀德宗嘗欲以散試官賞獻瓜果者陸贄力言不若賜以錢帛則人不失利國不失權故當時皆以空名爲貴宣宗時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裝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皆以緋紫爲榮然則守此以爲公器操此以爲大柄固有天下國家者之急先務也本朝自元豐間盡罷文武散官政和以來又罷文武勳官惟爵號僅存而與否多出吏手

是以人不之貴所謂賞格唯寄祿官及貼職遙郡而已一有微效例加遷授徒損實利悉廢虛名往往勤勞之士未勸而僥倖之心先啟非所以馭富貴也文臣中大夫與通直郎之有年勞者班秩固遠矣而同服一色之緋朝請郎任大卿監（張本有字）與諸州助教百司胥長流品固殊矣而同服一色之綠武臣正使帶遙郡而爲諸州鈐轄路分者其視修武郎監當固有間矣而佩服無別從義郎而下或爲將領兵官或任場務城寨視州縣胥吏固異轍矣而等威無辨蓋由三代冠冕不可施於常服兩漢印綬又難一旦復行歷代以來日趨簡便因循混淆乃至於此非所以定尊卑也臣願陛下深詔有司博加討論縱未能盡如古法猶當畧用唐制虛實相參輕重相權使官秩不冗而善者勸命服有章而能者勉其於總核之政不爲無補取進止

乞依舊存留部闕知州軍

臣竊見近制堂闕多下吏部公正之路既開奔競之風浸息甚盛舉也惟是知州軍數處舊係吏部用闕今並歸堂蓋緣陛下注意守臣凡有除授必延見訪問察其能否而吏部所注之人往往久次歲老間煩庶官汰遣故令堂除示不輕畀然臣謂孔子重去告朔之餼羊閔損欲仍長府之舊貫吏部注知州軍其來久矣今茲頓廢理或未安願下明詔將閩廣江湖間小郡元係吏部使闕去處（張本有許字）依舊差注審察陛對自遵成憲疲癃

謬懦固無所容庶幾不廢久行之法亦足稍勸平進之士取進止

講筵留身劄子一首

論久任邊帥（淳熙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臣聞懷遠圖者不可要近效立大功者不可守常格竊見陛下自臨御以來宸心之所經度謀臣之所計慮常以兩淮爲急然歲月浸久欲固壘則壘未固欲屯田則田未闢版曹有饋邊之費邊民無定居之心其故非他特在於要近效守常格大過耳蓋要近效則悠久之計有不暇爲守常格則遠大之謀有不容施今陛下以郭棣守淮揚郭剛守歷陽殆將專付閫外之事稽

草二者之弊也臣謂若只如尋常所用守臣而不假以事權示以久任則不過年歲間又將更易望其懷遠圖立大功難矣昔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不從中覆牧乃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騎萬三千疋百金之士十萬逐單于抑强秦支韓魏趙幾以霸晉羊祜鎮襄陽綏懷遠近降者欲去聽之減戍邏之卒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軍無百日粮季年乃有十年之積本朝太祖太宗以李漢超守關南郭進巡檢西山賀惟忠守易州李謙溥守隰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守通遠軍遠者二十年近者猶十餘年是以屯兵甚少用度自足內平僭僞而外無邊塵之警布在方策可覆視矣臣願陛下遠稽前代近守家法如棣剛輩既審知其可用莫若盡以二州之事畀之使其條境內之利害具設施之前後明示久任之指責以必成之效毋掣其肘毋代其斲有治績則且增秩賜金勿遽移改彼知朝廷委寄既專異時無可推避必將悉其知畧不敢萌苟簡之心而陛下之憂顧寬矣取進止

後殿對劄子二首

論軍政　淳熙二年六月十三日

臣旬日來聞湖南茶賊轉劇吉州界其徒僅數百人乃敢覆軍殺將盜據縣邑畧無忌憚至勤廟旨遣調江鄂之師計期雖已殄滅然所在兵將羣懦不足恃畧可見矣臣又聞去年江東西諸郡多以十二月地震是殆盜賊擾民之象欲望聖慈因此小警詔逐路帥守監司銓擇兵將官修舉軍政嚴飭巡尉等謹察所部凡姦宄稍有萌芽早爲之所毋使嘯聚茲備禦之先務也又湖廣地接溪洞四方不逞之人亡命之卒往往逋逃其中不可不過爲隄防諸處茶園戶既利私商所得之厚導使爲姦復爲之資給停藏養成後患不可不嚴行覺察至於諸州禁軍多作占破及違法接送而未嘗教閱外縣弓兵拖下請給動是數月而致其失所是皆弊之大者雖國家具存成憲大抵廢而不舉縱或舉行亦止於文具而已惟陛下留神裁幸取進止

乞改正宣諭聖語誤字

臣仰惟陛下聖學高明洞照今古凡老生宿儒皆不足以企望淳光近五月中伏見都堂宣諭聖語欲執兩端用其中於民而執政官一時聽聞不審退書於簡誤以杜密爲杜喬按喬與李固爲漢三公抗情伊稷不幸爲跋扈臣梁冀所陷繫死獄中與杜密黨錮事歲月全不相涉以臣愚見恐合改正又竊窺聖意事欲主張公議力戒清談蓋公議者實事也清談者虛文也欲自三代直道而行是謂是非謂非至當歸一未嘗分別此務實之效也至西晉時乃有王衍樂廣輩皆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野爭慕效之衍又與弟澄好題品人物舉世以爲儀準自其少時山濤已謂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其後果然此

虛言之弊也今陛下公是公非專以虞舜三代爲法黨錮之害固無自而起清談張本有淳二字則當在所戒蓋慮久而不已或蹈西晉之弊故也若引唐末清流濁流之說則爲不類矣臣職專講勸苟有所見義當效萬分之補然初只謂頒示在廷未敢冒進其說至今竊聞欲報行四方審爾豈容稍誤欲望聖慈將三省所進本更賜詳覽如臣言或可採卽乞從中刪改行出取進止寺刪改報行

輪對前一日封入奏狀一首

論任官理財訓兵三事淳熙二年八月一日

準御史臺牒勘會今年八月一日視朝輪當轉對臣伏觀今日

之要務矣先於任官而患其甚冗莫急於理財而患其未裕莫重於訓兵而患其不精故臣妄獻芻言少裨聖慮若夫泥古而不切於今空言而不究其實則非臣之所敢也伏惟聖主略賜採擇臣不勝冒昧震慴之至

一臣謂官冗久矣而今爲甚蓋上有名器寖輕之弊則下有淹滯失職之嗟惟其寖輕故勸沮之法壞惟其失職故苟且之心生何謂勸沮之法壞古之設官專待賢能故賢者得之則勸而不賢者以不得爲沮能者得之則勸而不能者以不得爲沮今也不然進士以藝任子以世雜流以歲月固未嘗考其賢與不賢能與不能也應格斯與之耳然則勸沮之法安得不壞何謂苟且之心生今分職有限而入流無窮一官闕則十數人守之其在吏部者太半十餘年僅成一任凡往來之費待闕之資皆仰給於三年之俸故貪者益貪張本作貧懦者益懦低首下心便文自營以冀官滿而去尚何敢與上官抗論是非爲下民辨白枉直哉且不特吏部注授爲然也所謂堂除乃拔擢人才之地今郡守皆除三政僻貳闕至八年凡卓然才智之士自爲朝廷所知者固所不問姑以中才論之三十而仕七十告老若十年而爲一官則平生不過四任而已然則苟且之心安得不生臣願陛下明詔二府力裁入流之數以清其

源毋艱既仕之路以遏其流庶幾數年之後其弊稍革而人材見矣

一臣竊觀近世理財之術殆無餘蘊加之陛下天性節儉絲毫不以輕用蓋嘗損己以裕民未嘗瘠民以供己然中外廩廩尚以闕乏爲憂安得不爲之制且如兩浙所部舊皆富州故轉運司最號財賦之淵藪比聞儲蓄頗罄不免遣官假貸於諸郡僅有應副一二千緡者漕臣近在轂下非敢妄費直以用度浸廣無所從出耳兩浙尚爾外路可知陛下方戒百司務寬民力所謂苹鹽之法酒稅之利又已數倍於承平之日不復可增加矣惟有一策臣試妄言之

謹按仁宗寶元二年因天章閣侍講賈昌朝上書乞罷省
不急之用詔樞密直學士張若谷諫議大夫任中師右司
諫韓琦與三司詳所奏定奪減省慶歷二年再命御史中
丞賈昌朝直集賢殿院田況知諫院張方平入內內侍省
都知張永和同三司議減淨費四歲之間兩降詔旨於是
上自內庭下逮百司不急之用悉加裁減臣願陛下舉此
成憲委官力行之然後徧諭諸道帥守監司體上德之恭
儉思邦用之未裕苟可約己便民悉意奉行下逮將迎之
侈費饋送之違制毋得復遵舊例曲徇私情又擇廉清公
正之人身爲之帥而擿其不如詔者顯黜之斯捄弊之要

術也

一臣竊謂安邊闢國固在乎兵然兵貴乎精而不貴乎多今
雖日下招填之令而諸軍未嘗以爲足也昔尋邑百萬而
敗於光武之千騎苻堅百萬而敗於謝元之數千兵果在
多乎臣不敢泛引古事姑以近日萊寇言之四百輩無紀
律之夫非有堅甲利兵也又非有奇謀秘畫也不過陸梁
山谷間轉剽求生耳自湖北入湖南自湖南入江西今又
聞二廣經涉累月出入數路使帥守監司路分將官稍
有方畧用其所部之卒自可殄滅顧乃上煩朝廷遠調江
鄂之師益以贛吉將兵又會合諸邑土軍弓手幾至萬人
猶未有勝之之策但聞總管失律帥臣拱手提點刑獄連
易三人其他將副巡尉棄北夷傷之不暇小寇尚爾儻臨
大敵則將若何臣聞去年冬江東西諸郡同月地震今年
盧州大水壞城中古橋於占皆爲兵象萬一醜虜不謦輒
窺邊鄙雖以陛下神武席算破之無難所慮和好歲久宿
將無幾後來者於應敵之方非其素習必至仰勞捐授伏
望聖慈豫飭諸將密修邊備且令徧察所部統制官等孰
善謀孰諳戰孰以廉平得士心各以名聞簡在聖懷備他
日之用但令將得其人自然人百其勇兵之多寡非所問
也抑臣又有私憂過計者昨有自鄂州來者云在彼見彗

星出於西南今者孛星亦在西南天事常象應之在德陛
下固當有以處此然西南爲坤維坤維蜀也消弭備禦尤
不可緩比雖委范成大權充制置然成都距軍前甚遠深
恐緩急之際事機有不相應願陛下速擇文武信臣或別
以撫諭爲名或專委節制之重往分憂顧庶免後艱寔爲
大幸

右件如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選德殿對劄子一首

論馬政淳熙二年八月六日

臣伏見朝廷歲買西馬五千餘疋川馬三千六百疋廣馬三千

疋西馬惟留二分應付蜀中餘七十一綱每年盡付三衙而以川廣馬分給江上諸軍行之已久蓋有深意自今年四月間紹興州都統吳挺就收西馬七百疋仍依舊提舉買馬緣此權茶馬官趙公碩李繁相繼申請以爲昨因吳璘差兵將於界首等截撓買遂虧歲額至乾道三年虞允文方革此弊今若復令軍中自買一則不止七百之數必因撓買虧額如初二則事勢相形爭添價值倍費財用所以茶馬司自願認買此數不令欠闕却從軍中差人自行揀取不然則舉茶司合買馬數全付挺軍而本司應副合用錢物其言雖切固難盡從以臣觀之吳挺既當一面自宜計軍中之利害然三衙用馬多挺軍用馬少使歲

額稍有不敷在朝廷利害亦豈小哉況今春鎮江都統郭棣言川廣馬不堪披帶乞撥西馬三十綱有旨與半茶馬司見來申明勢須於三衙馬內分撥萬一江鄂等軍繼皆有請則三衙馬愈少其於歲額豈容更虧臣愚欲望聖慈特賜宸慮裁處其當寔今日之先務取進止 陳付樞密院

奏議卷四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敷文閣待制內殿對劄子二首

論平茶賊利害 淳熙二年九月五日

臣自聞茶寇陸梁每遇來自江西之人必詢訪利害參以己見今具如後

一臣於前月二十七日因進故事具言賊徒常逸敢多勝官軍常勞故多敗而又姦氓利賊所得反以官軍動靜告賊故彼設伏而我不知我設伏則彼引避今驅迫捍兵躡逐山谷且便運糧之夫顛踣道路最可慮之大者激變指揮

皇甫倜將諸處官軍只分布江西湖南控扼去處使賊不敢睥睨州縣一則免兵卒暴露二則省運糧之費裹有偏裨知賊所向願帶所部人掩襲者聽却專令辛棄疾擇巡尉下弓兵土豪壯健者隨賊所在與之角逐庶幾事力相稱易於成功

一臣覩自古用兵鬬智不鬬力以曹操之謀畧然用青州三十萬之衆則爲呂布所敗及退而歸許乃以二萬人破袁紹十五萬大概亦可見矣今聞辛棄疾所起民兵數目太多不惟揀擇難精兼倍費糧食今乞令精選可用之士毋貪人數之衆至於方畧則難遙授但觀其爲人願倒轄鈐亦須戒以持重

一臣聞賊魁數輩自知罪惡貫盈不可幸免往往劫制脅從之人爲必死之計悉力以抗官軍使彼雖欲自拔勢有不敢向來朝廷雖有殺併之賞而未聞開其悔禍之路欲望聖慈因數州之勞疲特降指揮令監司守臣先次條具恤民事件其間帶說賊中脅從之人本非得已如能翻然悔悟殺戮賊首不惟可以贖罪自當格外補官重行賞賜庶幾轉相告報離散黨與指日平殄

右具如前今取進止

論選人舉狀

臣竊見薦舉選人之獎莫甚於今日蓋緣闕少員多十年僅成一任幸而得一二薦章比至後任歲月已久舉主往往事故不復可用是以巧於經營者千歧百轍安於平進者終身陸沉有位則苦人干求居官則務相傾奪其獎殆有不可勝言者臣愚欲望聖慈許今後選人將任內所得改官狀遇任滿到部日逐旋放散俟將來考第舉主及格依條引見若慮因此改秩之人稍多卽乞檢照乾道以前舊法每歲限定員數如在數外卽令等候次年改轉如此則朝廷無官冗之患寒士有寸進之期稍厚士風漸革積弊如合聖意乞付有司詳議施行取進止

同王內翰薦李塾試賢良劄子

臣等竊見朝廷復制舉以收海內方聞之士歷年滋久未有特起應詔者陛下臨御始得李廌一人蓋是科之設不徒取其文學且復採其行藝然後策以當世之務詳觀有用之才其選既艱宜應書者鮮矣臣等伏見布衣李摯博聞强記經史百氏之學無所不通議論英發有補治體而敏識特操蜀士所推蓋摯眉山人也與其兄廌素師慕蘇軾蘇轍之遺風是以俱有志於此求之流輩未易多得臣等切直翰苑稽諸故實所宜薦聞以備採擇今保舉堪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令有司檢會累次詔旨施行庶幾異材繼出彰中興得人之盛取進止閏九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依令禮部檢會施行

兵部侍郎選德殿對劄子二首

乞儲人才 淳熙二年閏九月二十八日

臣聞富人之造居室也率種木於數十年之初故未嘗有求而無之之患況夫興事造業貽謀萬世其可不儲材於閒暇而欲取具於斯須乎前事布在方策臣不敢泛論且以本朝觀之太祖太宗蒐攬豪傑恢張四維凡作成之方無所不用其至及真宗仁宗之世名卿才大夫磊落相望是其效也仁宗丁時大平增光前烈尤以涵養士類爲急自治平至元祐悉襲其用厥後章惇蔡京相繼秉政專爲身謀靡思國計方且沮士氣以壞風俗奬諛諂以極寵與卒令裔夷謀夏所從來遠矣太上中興一洗前弊紹興初將相卿士得人爲多既而秦檜以患失之心濟忌嫉之性同己者用異己者逐人才衰落竟患至今使陛下欲復古則將相未能仰副隆指欲養民則守令未能布宣寬詔當饋而歎蕭曹撫髀而思頗牧抑有由也臣愚欲望聖慈明諭二府爲國長慮博求文武之英布列中外近而言之可使收功於當世遠而言之又將爲利於無窮厥今要務孰大於此昔西漢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大夫無可使者召蓋屋令尹逢拜諫大夫遣之王嘉因言今諸大夫有才能者甚少宜預蓄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言可取惟陛下念焉取進止

論祕閣庫文字

臣聞先收圖籍者賢相之規模緣絕簿書者姦吏之常態今天下之事其來無窮故六曹文書歲次山積紹興十五年五月初復置祕閣官逐部置庫凡文案皆謹藏之置都籍爲二十七年九月又詔文書已結絕過二年者以歲月先後分類字號編次架閣仍命輪逐曹郎官點檢有無遺失中尚書省法意非不善也其如歲月滋久浸不加省屋宇疎漏風雨弗蔽至其甚則吏惡害已而去其籍臣每見四方之人經部陳理身事者稍涉歲月吏必以無案牘爲解是豈可不申嚴舊法而爲之制哉臣愚欲望聖慈委逐部主管官將所置都籍逐一點勘每月赴部

書押令郎官至期躬親檢察如紹興之制仍置一般簿籍匱藏於長貳廳以備參考間遇取索案稿須郎官押帖子下主管張本有官字方許封送合干人毋得擅啟庶幾積弊稍革不失有司之職其庫屋疎漏者亦乞降指揮早行修葺免致摧毀取進止

隱岫對劄子二首

論添駐贛州軍馬 淳熙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臣竊見贛之爲州南限嶺表東接閩境西連湖湘其北則自廬陵至於豫章皆在下流自昔最爲控扼之地其人勁悍習武特異他郡祖宗時置雄畧武雄澄海威果全捷威勝及兩忠節凡八指揮額管將兵四千人是爲東南第六將中興以來常差嚴

前司統制官一員量帶部曲或於諸處抽差大軍在彼駐劄謂之提舉將兵又擇方畧過人望寔素著者爲之守許帶管內安撫使大概欲使守臣節制提舉官提舉官節制第六將故能上下相維一方晏然間過傍郡及鄰路有盜賊蠻徭之患皆賴其力指期平殄自講和以後旣罷管內安撫使之權而守將用人浸輕往往措置乖方紀綱不立馴致紹興二十二年齊述之叛當時議者不深維致寇之由乃專欲爲銷兵之計於是廢併六營止存兩營却別招刺吐渾一千五百人雄威五百人替回駐劄大軍其後又將吐渾雄威起發往荆南等處而贛州專置雄畧武雄澄海威勝四指揮凡二千人旣無他兵可以相制故平居假寇不逐臨事倉猝自如非惟不獲其用常恐反爲一路之害如比年遣戍九江稍緩歸期則不辭大將而去近日收捕茶寇進退失律迄無成功議者患之欲於吉州添置一軍密爲之備誠得先事預防之意然吉州至贛凡四百里山陸俱險自彼而下則有建瓴之易由吉而上乃有登天之難竊揆事宜恐未足銷未形之患也臣愚欲望明詔二府討尋紹興二十二年以前舊制移駐軍馬於贛州庶幾逆折姦萌使一路得以奠安萬一湖南閩廣小有盜賊亦可就近調發不必遠勞大軍如茶寇之擾臣竊以爲便取進止

論軍士紀律

臣仰惟陛下選將練兵十四年於茲軍政日修固非愚臣所當妄議然千慮所及則不敢默臣舊聞鄂州一軍最號精銳有紀律者今夏統制解彥詳統領梁嘉謀張興嗣將三千人收捕茶寇其間一勝一負所不能免但聞師行無法甚至有十百爲羣逃竄而歸者臣嘗博詢其故皆謂近歲多揀汰舊人招收新軍舊人曾歷行陣備諳理法新軍往往是游手及有過犯之人尺籍伍符彼豈能知前此新舊相參尚猶可用今舊人日少遂致如此李川不欲明言其事只劾彥詳等調發乖謬致軍兵亡歿者一百四十四人陛下特降睿旨將彥詳等遞追官資勒停自效而又嘉川能舉其職特與遷轉信賞必罰孰不勸懲然而獎

源未草安得不爲之所臣愚欲望聖慈徧下諸軍除大段癃老疾病之人毋得輒行揀汰其新軍不特教之事藝須令朝夕示以紀律庶幾緩急之際不致誤事若乃久任將帥使之揀擇偏裨整齊部曲此在今日尤爲先務惟聖明留神裁幸取進止

奏議卷五終

奏議卷第六　　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一百三十九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兵部侍郎選德殿對劄子四首

論用人二弊　淳熙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臣嘗觀司馬光歷年圖序以謂人君之道一用人是也自三代兩漢以迄於唐用得其人固不興用匪其人罔不亂布在方策昭然可考陛下聖學高明深燭此理故自卽位以來內庶於聖心外採諸衆論求人惟恐不及用才惟恐不盡下至占一善名一藝者咸表而出之罔嘗上嘉虞舜製論而刊諸石矣然屢省乃成尙未能仰副聖心者何也深維其原殆有二弊一曰上下之分未嚴二曰義利之說未明何謂上下之分未嚴失侯賢使能人主之柄也助人主進賢退不肖大臣之任也近世則不然一官或闕自衒者紛至始則不度能否悉力以求之求而不得則設計以取之示之好惡而莫肯退聽限之資格而取必不已未聞朝廷有所懲戒也如此而望其宿道繩方胡可得哉何謂義利之說未明居是官思是職者義也背公而營私者利也今中外求官者不知其幾未得之則計職務之煩簡廩稍之厚薄既得之則指日而望遷援比而欲速所謂公家之事姑應簿書期會而已初未嘗爲旬歲計也如此而望其趨事赴功斯亦難矣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以天下之大豈謂無人臣所以爲是言者誠以風俗之薄厚繫士夫之向背若二弊不去則風俗日壞國家何賴焉臣願陛下明詔執政大臣深思向來致弊之由共圖今日革弊之術使士風稍振百官舉職庶幾不失陛下用人之本意羔羊之詩曰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斯致治之樞要也取進止

乞詔御藥院關報閤門陛對班次

臣竊見陛下大昕退朝延見文武臣僚殆無虛日而起居注未嘗一書進奏院未嘗報行抑盛德而弗宣墜故事而弗傳臣竊懼焉願詔御藥院自今後凡閤門關到陛對班次候內殿引訖當日移文閤門閤門卽報所屬庶使四方萬里之遠皆知陛下好問如虞舜無逸如商宗史官不失厥職取進止　自二十五日趙雄乞上殿遂皆報行

擇選監司郡守議　淳熙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嘗因奏事及之明日御筆付經筵官趙雄等遂同雄范仲芑程叔達程大昌上此議

伏準御筆凡監司郡守欲盡加精選但恐才能應選者少而資格合入者多此則又有淹滯之歎二者當如何哉卿等可議來上須至奏聞者

右臣等聞古者爲民設官爲官擇人故凡監司郡守皆當選才能而任之不當專以資格爲限也然知人之難今昔通患非親非舊遺佚者多於是設爲資格將以杜私門而開公道若在上

者進而行之不膠於迹則可以得更練民事習知政體之人布在諸道而僥求躁進資淺望輕者不可得而至矣及其弊也中下之才積日累月歷階而進至於姦利暴著不可掩覆乃遷按治其他庸鄙貪沓之人往往幸免是以朝廷而行銓部之法且取盜賊布之郡國也其可觀乎本朝舊法改官後兩任關陞通判通判兩任關陞知州知州兩任即理提刑此資序一定之格也及除授之際則有以知縣資序人隔兩等而作州者所謂權發遣者是也有以通判資序人隔一等爲之者所謂權知是也上而提轉亦皆如此蓋隔等而授是擇才能也詰衝有差是參用資格也今誠得才能資格俱應者而用之固無以加其次則

擇第二任知縣以上有課績者許其作郡又擇初任通判以上許其作監司第二任通判以上許其作職司於資格則稍寬於才能則加詳庶幾人法並用民被實惠其或資任雖高才能無取者自依近制或畀以祠祿或處以參議通判尚何淹滯之患哉雖然人主深居九重輔相助理萬幾耳目所及或未能周知天下之才故姚崇謂擇十道按察使猶未盡得人況三百餘州安得刺史皆稱其職此薦舉之法所以自古不可廢而陸贄所以有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名詔書異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之論也今侍從臺諫兩省皆天子之所識擢以自助者也不助人主求才安所事乎若令於知縣資序以上歲薦堪充郡守者若干人於通判資序以上歲薦堪充監司者若干人仍用漢朝雒舉之職明言有何政績有何才術或共爲一奏或各爲之三省詳加察焉除朝廷自用人外所舉果才也果能也有闕則以次除授否則置之縱未盡善蓋亦十得六七矣或曰今薦舉之法弊矣有請託有奔競烏在其得才能乎曰天子之於侍從臺諫兩省不薄矣使其不自愛至於容私何所逃罪故臣等復欲檢照前後薦舉條令嚴爲之法惟陛下留神采擇謹錄奏聞伏候勑旨（四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令侍從臺諫兩省官參照資序差格不以內外雜舉監司郡守歲各百人保舉官及五員以上列銜其奏明言所舉人有何政績才術堪任何等監司帥府大小州郡差遣上下半年奏舉中書省置籍三省更加考察取旨除授）

明堂議

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禮記明堂位一篇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內之公侯伯子男外之夷蠻戎狄之國以序而立故曰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然則斯堂之設本以朝諸侯布王政初非祭祀之所明矣周禮大司樂有冬至圜丘所奏之樂有夏至方丘所奏之樂有宗廟所奏之樂此三者皆大祭祀也宗祀明堂乃無半言及之大宗伯云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意者成王時常因夏見諸侯於明堂而祀文王歟孝經特舉一時之權而非後世常行之禮也漢唐以來既於明堂祀帝配以祖宗所謂自有制度者至於本朝仁宗特創

宏規神宗常垂聖訓司馬光呂誨等力辨諸儒講說孝經之誤紹興元年四年七年太上皇帝又有已行故事其於三代明堂之制本不相沿則所謂宗祀者安可獨泥一說而致疑哉僉謂如李燾所奏施行

選德殿對劄子七首

乞立下班祇應遷轉法 淳熙三年五月二十日

臣竊見三衙從軍下班祇應經十年改轉進武校尉外路諸軍則增至十五年此効用八資法也歸正下班祇應往諸州軍指使五年轉進武副尉又五年轉進義校尉又五年轉進武校尉雖名三轉其實亦是十五年此効用十資法也惟歸正從軍人

若至下班更不遷轉臣嘗反覆思之均是從軍內外諸軍下班皆許磨勘而歸正獨不然者以北來之人或先有名目而內外諸軍非立功則無名目故也均是歸正爲指使則許轉校尉而從軍獨不然者以指使皆因老疾揀汰其數不多又待闕之日不理磨勘而從軍則往往少壯又且日理磨勘故也然歸正從軍之人自紹興降興間至今已十四五年當時年三十餘歲今近五十矣況未必皆三十餘歲乎況轉至下班者無多乎自此更用十五年磨勘則是六十餘歲方得進武校尉亦可以爲難矣臣愚欲望出自聖裁特降睿旨將內外諸軍歸正轉至下班祇應人等第量立遷轉之法或比歸正指使更展年限庶幾人有升進之望足彰均一之政取進止

乞申嚴謀入溪洞人法

臣竊考靖之爲州起於崇寧民居僅數百家城外皆是蠻洞朝廷意在羈縻止令量納丁米每歲却令廣西漕司應副三萬緡支遣官吏軍兵俸給比歲不以時至州郡已窘迫猶幸蠻人安帖別無事宜近聞有武岡軍客人郭三逃入洞中誘引小夷姚明教據有一洞田產不遵王度正月末聚衆燒燬來威等溪兩寨殺戮人民官司說諭尚未聽服臣少嘗至辰州凡辰沅靖三州之蠻粗知曲折大抵散居諸洞莫相統攝初無背叛之意只緣沿邊州縣作過之吏與夫奸猾小人因事逃入洞中多方

扇誘遂致侵擾省地臣愚欲望聖慈下有司檢照條制凡捉獲及首告謀入溪洞之人與不能防閑而致越逸者比常法外厚立賞罰但使此輩不往教誘則蠻人決不敢妄有侵犯仍須常擇邊郡守倅彈壓惠養及行下廣西將合應副靖州錢物毋或稽滯斯防微消患之上策也取進止 六月二日奉聖旨依奏

乞取唐仲友九豪書目劄子 淳熙三年

臣聞周以外史達書名於四方漢命劉歆總羣書爲七略使其部居指意晦而不章則後世何觀焉本朝仁宗時嘗命儒臣考訂中秘書區分類別本原終始爲崇文總目今篇帙雖不盡見而學士大夫尚知其名數者此書力也自紹興以來復藏書之

策當校讐之官闕書脫簡浸充秘府而未嘗編次散無統紀臣昨任秘書少監日嘗屬正字唐仲友丞尤袤將四庫典籍倣崇文舊目而爲一書後來聞已就緒今二人皆守近郡不難繕寫欲望聖慈下臣此章許以其書來上然後付之館閣官重加考定錫以嘉名斯中興之盛典也取進止 已攜至經筵會有旨權住講不會上

論先廟後郊劄子

臣昨蒙聖問先廟後郊雖嘗面奏然臣學問荒疎所記不能詳備今按蘇軾元祐八年奏議其畧云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亳宗廟並祀天地自眞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宮太廟乃祀天地此固國朝之禮也又帖黃唐制將有事於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以爲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後郊亦三代之禮也軾所論頗詳伏乞睿照

論開講劄子 淳熙三年九月七日

臣仰惟陛下以天縱之聖輔日新之德六籍奥義歷代史編凡儒生學士窮年沒世所不能究者一經睿覽皆洞見底蘊所謂講讀之臣安能窺聖學之萬一然且不矜不伐勤於訪問此甚盛德臣何敢贊惟是今歲適當郊祀兼之冊后竊計秋講不過此月下旬三四次而已其間又有開啓并習儀日分止是二十日可御經筵欲望聖慈預留宸念或百司臨時別有相妨事節卻乞宣諭令且候講畢施行庶幾少副陛下孜孜古訓不忘舊章之意取進止 二十日有旨令添講筵 二分至十一月五日止

乞因久雨親札同赦郵民劄子 淳熙三年十月日

臣竊見月初陛下以霖雨過多親發德音分遣御史提點刑獄疎理囚繫將諸路杖罪以下與夫干繫之人並從釋放命令一旬旋即晴霽天高聽卑應若影響此固陛下躬行而親致者不必遠引古事以爲證也然自秋冬以來陛下每有寬恤之詔則亦隨有感格暨數日之後復爾陰雨今則稻不可穫農夫皆以爲憂麥不可種嗣歲在所當念臣嘗深思其故得非羣臣將順聖德有所未至不然四方民隱有所未達天雖不言示人以事仁愛拳拳或在茲乎今郊禋密邇將來所下赦書多是循用定式雖嘗令六部前期條具亦不過常事末節往往州縣亦以空文應之甚不稱陛下敕福敷錫之意臣愚欲望聖慈因霽色之未効察天意之有由特運宸心益思民間之利病凡可以罷行者黜而識之俟有司赦條既定特降親札與赦俱下使四方萬里鼓舞盛德上動天監必獲無疆之休下得人心自成中興之績蓋念慮彌廣則報應彌大又豈特晴霽而已取進止

薦監司郡守狀 淳熙三年十二月

先準省劄子節文四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令侍從臺諫兩

省官參照資序差格不以內外雜舉監司郡守歲各五人保舉官及五員以上列銜共奏明言所舉人有何政績才術續奉八月七日聖旨保舉限五員以上列銜共奏切恐各有所知難以同共論薦可依元議亦聽獨銜歲舉監司若郡守共二人者

右臣伏覩朝奉郎權知台州尤袤豈弟廉勤處事精審到任以來境內連經災傷悉意撫摩人以按堵初至財賦窘乏袤知所取與加之節儉未嘗一毫妄用旣補舊欠郡計亦裕督察屬吏各舉其職使備監司之選必能澄清所部上副臨遣又承議郎充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石墪篤實通明甚有所守安於常

調未嘗干進曾知南劍州尤溪縣戢吏安民推誠化俗有古循吏之風至今人思其政以爲數十年無此令矣使爲郡守必能宣布德意綏靖一方兩人如蒙擢用後犯入已贓臣甘當連坐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吏部侍郎陰岭對劄子三首

論任怨淳熙四年正月二十一日

臣聞朝廷守大公之道有司持一定之法行以無私誰不心服而近世以來稍欲施爲輒有任怨之說甚無謂也古書所載臣不敢卑姑以本朝觀之始也每歲取士每歲任子其後定爲三年而入未嘗怨熙甯以後宗室蕃衍始因服屬之親疎定爲磨之厚薄而人未嘗怨近歲尹穡最爲衆所不與然文武臣磨勘用減年寔歷對使之法亦未嘗敢有怨者此無他行之均平故也若乃恩典所加厚於私而薄於公朘削所及畧於上而詳於下當行者抑之不當行者與之由是恩怨興而人有所向背矣臣願陛下主公道於上進退百官而圖其大者使臣輩守成法於下檢柅吏奸而效其小者上下相濟何患人心之不服哉取進止

論軍士磨甲

臣竊見三衙帶甲不帶甲人請受畧等而帶甲之人往往有磨甲之費若只是隨身者猶或庶幾昨閱部司每人給以兩副其

一披帶其一封樁實潤穿聯多是軍人自備旣入庫中不過一兩月又復生澁積以歲月其費轉多請宜量支潤甲之直使免賠備況諸軍間有積財爲羨餘者儻令移彼濟此自然士心悅服緩急可用取進止

乞逐旋引見改官人

臣竊見考功令諸磨勘應改官者關會出榜以四人爲一甲五日以次引見未及四人卽展至十日雖不及亦聽引見酬奬人附由應奏請及功過別該升黜者並奏稟比來往往積至二三十人然後引見不惟久勞聖躬兼亦留滯選人今縱未能遵五日之令猶當逐月一引庶幾功過升黜可以逐旋奏稟伏取進止

隘岫對劄子四首

論荆南江陵府號差互　淳熙四年二月十七日

臣竊見選人有兩使職官如節度推判官合從軍額察推及支使則從州府名是也姑以行朝言之盜海是軍名凡簽判及節推則以盜海軍入銜臨安是府名凡察推支使則以臨安府入銜此定制也近有從事郎李敏用歸正恩例添差荆南節度推官既是節推合從軍額其奏鈔內却帶荆南府三字因詰前例則淳熙二年差過從政郎郭世華已是如此臣徐考其由蓋緣前後除本府守倅或作江陵府或作荆南府而不知荆南是節鎮之名江陵却是府號逐時差互失於釐正至淳熙元年有司

又不照兩使職官自有分別誤作勘會稱江陵府幕職州縣官窠闕內有節推一員係作荆南節度推官銜其餘曹縣官計二十四處並係江陵府遂謂荆南原無軍額亦無指揮分別欲作一體稱呼殊不知荆南不稱軍猶太原府謂之河東揚州謂之淮南襄陽府謂之山南東道成都潼川府謂之劍南東西川何獨於此而疑之當時事下湖北安撫司本司不以圖經九域志爲證却稱昨今土民及公移皆以荆南爲稱是又不知節鎮行移自來多用軍額遂乞依倣建康等三處體例就以荆南府爲名有司既是其說朝廷遂從勘當乃是因幕職官稱呼併改府號亦太容易矣今來偶因擬官合行申明若謂府名差互歲月滋久兼已曾降旨重於改易所有節度推官自來專從軍額即難冠以府字合行改正取進止　是日御批將上至二十三日本　聖旨荆南府依舊爲江陵府其

論縣尉捕盜賞格

臣竊見國朝會要天聖七年五月大理寺申請凡縣尉躬親鬬敵捉殺賊全火十人以上合入令錄人並授京官仍賜緋章服至天聖八年又詔未合入令錄人止令銜資乃知選人初官雖用賊賞改秩今見行條法非軍功捕盜只得循資蓋本天聖之遺意其後奸弊日生凡縣尉因弓手捉到强盜七人其奏狀必云馬前三步親自捉獲以此爲軍功捕盜例得改次等官人皆

知是傳會而習熟不以爲怪臣頃於乾道六年七月嘗陳其弊未蒙施行自後畧計改官人數乾道七年八年各五人九年八人則是三年之間僅有十八人逮淳熙元年一歲已有十八人二年十六人三年亦十三人而取會未圓者尚不在數蓋緣舉主磨勘其制既嚴故捕盜改官其數浸廣向使縣尉果有才勇手格强盜雖更加擢用初未爲過其如假借弓級率合人數外則州郡提刑司胥吏坐受託囑綴緝文狀內則棘寺省部審覆之際多以賄成使朝廷坐受欺罔輕畀爵秩甚無謂也臣愚欲望聖慈詔勅令所參考新舊賞格分別輕重稍爲限制仍申飭外路遇縣尉陳乞賊賞更切體問是與不是躬親鬬敵然後保

奏應幾革去僞冒有功者勸取進止是日御筆依

乞申飭監司精選所部官

臣聞舉爾所知仲尼明訓以其爲主孟子格言夫以監司郡守五人而薦一士則其可信固亦無疑其如閱時浸久流弊非一賢愚同滯取舍不公方當總核之朝所宜留意於此故比者戒嚴實迹之令期革虛文之獎然非在上位者以體國爲念則引類爲心則杞梓良材或淪澗壑駑駘下駟反備服乘豈惟無益爲害大矣臣愚欲望聖慈申飭監司郡守凡舉所部官必精加選擇得其人則被以上賞非其人則坐以謬舉使濟濟多士列於王官備異時之器使不亦善乎取進止此劄未行

繳進李塾詞業狀淳熙四年三月

右臣昨任敷文閣待制侍講日曾同翰林學士王淮保舉李塾堪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後來王淮除簽書樞密院事禮部檢會李塾詞業欲令周某取索繳進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依禮部所申今來取到李塾詞業五十篇計一十冊謹隨狀繳進以聞伏候勑旨

奏議卷六終

邑後學歐陽棐介卿重刊

吏部侍郎選德殿對劄子四首

論四維　淳熙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臣聞古者治天下有要道所以陶成風俗者禮義廉恥也所以維持紀綱者法令賞罰也二者相須闕一不可固未有風俗不正而能立紀綱者也及至後世謂禮義廉恥爲迂而難行謂法令賞罰爲切而易見是徒採其名耳未究其實也六經所載不啻八十六篇首以禮義廉恥爲國四維彼豈迂而不切者哉蓋故詳引姑以管仲言之仲固霸者之佐知富國强兵而已然若上有賞則思苟就上有罰則思苟免上有法令則相與破壞而莫之守此皆禮義廉恥不立之所致而賈誼所爲長大息於漢文之時者也仰惟陛下宵旰圖治日勤一日凡可以陶成風俗維持紀綱無所不用其至然而算計見效尚未能仰副聖意者非以士風未能丕變故耶益張四維固宜汲汲也今夫君臣上下各有差等尊卑貴賤不相踰節是之謂禮如此則在上之位安矣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進退取舍直道而行是之謂義如此則民心無巧詐矣純潔有所守則臨事必端諒過失無所蔽則事上必忠實是之謂廉如此則其行自全矣平正其心詭隨不容曲邀委蛇其行枉道不容伸也是之謂恥

如此則邪事不生矣凡此四者其是非可得而考其次序可得而見非若縈風捕影之無形畫餅說河之無實由是而之焉二帝三王之治且不難致於富國强兵乎何有顧朝廷力行何如爾

取進止　奉聖旨依奏

論州縣官有公罪乞臨事責罰

臣聞職位有崇卑則責任有輕重責任有輕重則賞罰有厚薄此自然之理也竊見外路州郡因事推賞必以守臣爲先倅貳次之其他幕職曹掾官宣勞雖多一例弗及賞然彼無辭者庶幾爾也至於一時公過積年舊事或因臺諫論列或爲監司按劾或爲士民論訴既付所司鞫見情犯大則奏案小則申省自當隨事責罰以示懲戒而刑寺從來多用小帖子泛言行下本處依條施行往往經隔年歲不見結絕蓋緣倅守多被升擢散去而之他元勘官司無由取其伏辯縱使移文彼亦不報獨當職官預簽書者類皆選人一紐姓名即作未有結絕不許注授差遣反不如贓私罪犯之人却許引赦遷敘是則守倅常得佚罰條吏常被禁錮何輕重厚薄之不侔也此類難以徧舉姑摘一二言之南安軍自乾道元年至淳熙二年節次借過常平錢米內提舉司送吉州取勘見得逐時並已撥還前後十餘年間不知更歷守倅幾人所謂幕職官不過隨例簽書豈能一一爭執若堅以違制自有成法乃必下提舉司依條施行是欲取十餘

年累政官吏之伏辯一案推結雖沒世窮年決不可得近有前本軍判官任仲宏到部緣此既礙升改又礙注授而所謂守倅者遷除固自若也又乾道二年十二月復州司理院誤勘行者張惠榜身死不明公事據案欵乃推司楊昶依隨知州留觀德指揮其獄官毛策以司法暫權不爲無罪然未曾結案丁憂離任法寺斷公罪徒一年遇赦原免去官勿論情節如此便可施行乃復下元勘州軍取責伏辯其知州留觀德旋改撫州又除岳州兩任官觀略無所妨而毛策者十年之後尚不得注授差遣立法之意必不其然臣愚欲望聖慈申詔刑寺凡外路勘到官吏罪犯除贓私之人慮有翻異未可遽行外其公罪徒以下

據勘到案狀即便申省依條斷遣不須更下本處如此則官尊者有罪不至幸免官卑者有罪早得結絕人情法意寔爲兩得

所有京官選人大小使臣凡遇到部截會得會有公罪未結絕者令四選將本人就牒刑寺取責伏辯具事因申尚書省依條施行不惟減省文移亦可杜絕姦弊其爲利害灼然易見取進止（奉旨令吏刑部看詳明年吏刑部勅令所看詳方復）

乞蠲會稽攢宮舊額苗稅

臣舊聞紹興間初卜昭慈聖獻皇后及徽宗皇帝攢宮於會稽其地本是民產應除苗稅之類當時失於申請並均在側近民戶及寺院等處人頗患之臣不曾在彼守官雖未知其詳然多見士人以此爲言欲望聖慈密下浙東體問若果如所聞即乞出自聖意特與盡數除放斯亦奉先郎隱之一端也取進止（奉下兩浙轉運司差幹辦公事趙公高前去）

申審放行前宰執舉改官員數（淳熙四年五月）

臣伏見五月一日聖旨前宰相執政官歲舉改官人止舉有才行者仍各著色目其帥守監司所舉實跡同者不用知治狀條然顯著亦聽舉餘依現行條法仍令敕令所立法申尚書省自承上件指揮遇有宰執舉送到選人所載實跡與監司郡守一體者並已退回外其間却有前宰執任一路安撫使或知一州依條舉到僚屬不係前宰執舉官員數之人並未有新制以前

舉到人數未審合與不合放行取進止（勘會已降指揮周某除翰林學士五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前宰執任安撫使或知州舉到僚屬並依近制舉實跡並在指揮以前其餘人可與放行）

翰林學士選德殿對劄子三首

自敘（淳熙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臣竊觀自唐至本朝優待詞臣異乎他官非專取其翰墨之工也謂其居近侍之職無簿書之冗可以朝夕論思日月獻納或有補於治道也數百年來得人固多其最可慕者陸贄歐陽脩而已贄之忠實蘇軾蓋嘗發明之以謂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當時奏議具在方策惜乎不遇貞觀之世乃生德宗之時此臣所以雖慕其人而不願爲之也至

脩則不然有費之學術議論而又生逢其時事我仁宗皇帝凡儲貳之建立水旱之災祥大臣之賢否將帥之是非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太平之功實有助焉身荷美名君都顯號此臣所以既慕其人又願學之也仰惟陛下納諫如貞觀求治如仁宗顧臣何人獲侍清燕可謂無費之不遇而有脩之逢時者矣所慚庸妄疎曠厥職尚當殫竭智慮勉希昔賢之萬一無負於任使若乃進則有隱退則不密擠人而利己揚己以取名豈惟義所不敢亦安能逃陛下日月之照哉冒瀆情實惟聖神裁擇取進止

乞裁節土木之費

臣聞歐陽脩在翰林日曾上言京師土木興作處多乞行減罷尋差脩與三司同共相度減定脩因言神御殿不住修換昨開先殿只因兩柱損遂換一十三柱用材植物料共一萬七千有零且崇奉祖宗貴於清淨頻有遷徙輕瀆威靈其言甚爲詳備仁宗嘉納臣竊見近歲營造往往委臨安府及轉運司例皆苟簡趨辦閱時未幾即復繕修祇如景靈宮歲歲換柱每次所費不下數千緡蓋抽換之時率用濕木塗以丹漆夾以牆壁纔及數月又已損爛近修兩學亦復如此官吏只欲速成冀目前之賞豈暇計慮久達且以邦財民力爲念哉臣愚欲望聖慈嚴賜戒飭凡遇修宗廟等處須用乾壯材植若年歲間依前損壞即推究原修官吏重行責罰其他土木之工有可節者節之謂如封樁錢物雖少屋宇而左藏東西庫大段有空閑去處若就用盛貯別差專庫看守却令提領官掌其扃鑰遇有支收躬親啟閉戶部何由敢有移用自不必令漕司踏逐地步枉費十餘萬緡造屋五百間拆移太府寺其爲利害若白黑之易見仰惟陛下躬儉出於天性此事偶有未知知則必爲裁制此臣所以不避妄言之罪期效消埃之補也取進止重行責罰而下三省貼去進呈七月日奉聖旨依

乞申嚴薦舉連坐之法

臣聞法本無獎推而行之非其人獎則隨之自堯舜以來蓋莫難於知人既非聲音笑貌所能求又非閱課試所能盡其可常行者不過薦舉而已今夫選人改秩之後外可以馴致守倅監司內可以躐登臺省寺監此本朝之所遴擇陛下之所留意者也今每歲雖有定員而賢否未免雜進舉詞雖用實跡而是非亦或難辨其間營求囑託巧奪力取固亦有之比歲事爲之制曲爲之防非不詳矣而法出奸生令下詐起者衆人之所趨勢不能遏也上下通知其獎顧未有以易之臣謂法令中明有連坐之文而其奏牘亦云甘當同罪然曠歲踰時未嘗有所懲治也今莫若申嚴此制務在必行其制既嚴其選必慎縱未能盡得俊傑之士比之泛然而取則有間矣若治平間英宗方倚

極密直學士李彥知泰州會所舉人坐贓特命奪官夫以守邊之臣宣勞於國猶且不廢絀罰況餘人乎此亦抑奸之要道也取進止

隱岫對劄子五首

論官吏躐等數易之弊 淳熙四年九月三日

臣聞舜之時稷播百穀契敷五教皐陶作士后夔典樂終身守其官未之或易所謂三載考績三考陟明不過遷爵秩加服章而已是以任久而責專志定而功成後世人才既不如古仕於朝者又遷擢靡常今歲爲某職來歲任某事一或不然輒與滯留之嘆往往用過其量處非所據職業多曠績用弗成爲臣者

既以被譴而國家亦不能收用人之效茲今昔之通患也臣愚欲望聖慈於任使百官之際益留宸念始也審度才力隨其大小付之以事而勿使躐等終也考核功勞或增秩或賜服而勿使數易蓋不躐等則僥倖之望息而速進之念絕不數易則營職之心勉而厭倦之意消自然下安其分上獲其利豈曰小補哉取進止 奉聖旨令報行

乞蠲減月樁經總制錢一半

臣竊見中興以來養兵費廣常賦不足供億故有月樁經總制之名大抵應副朝廷者少科撥赴諸路總領司者多故雖有水旱及赦放之類鮮曾蠲免前後積累有一州而欠總司錢至十五萬貫者名存實亡倍費催督州縣匱乏職此之由臣身不任錢穀之責言此似若迂而難信然採之衆論咸謂陛下約己裕人本乎天性只如夏稅折帛錢乃上供不可闕者頃歲出自聖意特與蠲減一半黎庶呼舞至今未息而況月樁經總制錢皆後來所創名色本非得已而月月增數歲歲添額必欲裕民其可不爲之計乎臣愚欲望聖慈令戶部畧具紹興初立額時其數幾何目今其數幾何將中間逐州增添之數斟酌蠲減一半內有指定支遣去處計數給降度牒庶幾聖澤益深民心益固規恢之功寔在於此取進止

乞收恤揀汰軍人家屬

臣竊見臨安府城內外時有軍中揀汰廢疾之人并身後家屬之貧困者多將平時所受付身勅劄之類乞丐錢物於市此固自來有所不免然而見今軍士見之往往惻然動念臣愚欲望聖慈密諭守臣措置收恤計其人數亦自不多稍令免於凍餒足使來者知勸

論陰雨劄子 淳熙四年十月十七日

臣竊見陰雨踰兩旬甚妨收刈陛下焦心勞思德音屢下決遣囚繫蠲免房緡申詔有司精加祈禱而雨意未止愈勤宵念臣職在論思恨無愚者之慮少裨萬一輒以三事冒昧陳獻伏聞太祖朝以久雨謂左右曰後宮止三百餘人當更放數十人今

禁中給使雖少不知可用太祖故事否此一事也近歲員多闕少到堂及到部官發洩艱滯不知可詔三省及吏部刷具人數隨宜措置撥遣否此二事也陛下裕民之心甚切而州縣奉行多有不至聞浙中諸郡見催積欠頗急不知可降指揮少寬期限否其餘更有覼縷事件望令三省及戶部日下條具取旨施行此三事也臣誠迂陋然懷不自已親書奏聞或有可採乞賜裁擇庶幾人心懽悅指期晴霽伏取進止

乞詔有司祈雪劄子 淳熙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臣竊見今冬天氣過煖時雪未降臘候既半理不可緩欲望聖慈特詔有司精加祈禱非特來牟之望於民甚切而致和氣消

癘疫於是乎在取進止

奏議卷七終

奏議卷第八　　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一百四十一
邑後學歐陽棐介卿重刊

翰林學士隱岫對劄子一首

乞州縣選勳賢之後上之國學　淳熙五年正月二十三日

臣聞舜命后夔專教胄子周置大司樂其教國子尤致詳焉本朝設監置長貳皆以國子爲名蓋本諸此雖然其名是也其實則不過科舉之歲許朝士牒試子弟數人而已平居蓋未嘗教養也及其父兄去位則亦委之而去果何補耶洪惟國朝文武名臣道德勳業著在簡策代不乏人是宜與國咸休永世無窮而一再傳之後蔭補不及往往淪於編戶雖彼不能克紹乎由法制未備故也往者陛下初政嘗錄勳臣之後而祿之恩禮既厚故可暫行而不可以爲常有司又難其路應詔者纔二三人而止幸今遴補試以草冗雜之獘當有以充其闕願下三省定前世文武勳賢之後自幾品而上許所在州縣次第上之國學逐歲聽其就補別號考校候中選隨所習文武之業分隸兩學然後參定升補之制歲釋褐三二人庶幾賢者之世功臣之類皆自勉爲善振揚其家聲亦使當今趨事赴功者欲羨效慕思燕及來裔以共國報塞其爲益也大矣取進止

隱岫對劄子五首

乞翰苑御書

臣竊惟列聖眷顧翰苑多因詞臣有請賜之扁榜在太宗時則飛白玉堂等四字賜蘇易簡暨太止中興亦因周麟之之奏賜玉堂二字見今刻石院中陛下天縱多能筆法高妙臣僚私室多拜宸翰之賜北門地在禁嚴顧可獨闕臣孝以菲才叨塵內直若不援淳化紹興故事仰干鴻造是爲自棄惟陛不萬幾餘暇特出聖意肆筆大書寵賁下臣使得揭之直廬之中非特增光本朝盛典抑臣姓名可附不朽實萬世之遇也取進止

乞展限修史

臣竊見編修四朝正史置局雖久而中間緣併手重修繳宗實錄未暇撰次只自去春進書之後前史官李燾方始具奏乞寬展期限尋奉四月三日聖旨展至今年春季適會累月以來官屬多從外補是以未能就緒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更展期限庶獲成書臣謬列史官合具奏稟取進止　五月某日奉旨展至冬季

又奏翰苑名稱劄子

臣近者忘其冒昧輒引故事恭乞宸翰刻寘玉堂嘗蒙宣諭何字可代英廟嫌名伏緣直廬之類皆未穩當倉猝未知所對連日思索敢爲二說仰瀆睿聰臣竊見唐有集賢書院蓋集賢殿之書院也其後置學士院在往因所御宮殿而寓直焉若駕在大內卽置院於明福門駕在興慶宮則置院於金明門德宗嘗召學士對浴堂則又移院於金鑾殿此正如漢有玉堂而許臣

下待詔於其側唐置書院於集賢殿以處文學之士也今擬作玉堂之院未審聖意以爲然否臣又聞漢因避諱改禁中爲省中自是相承凡官舍在禁庭者通謂之省除三省不可比擬外如後省散騎省秘書省殿中省其名不一杜甫詩曰注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始此義也若作玉堂之省亦頗近古或二者皆不可用卽乞出自聖裁臣妄陳管見罪當萬死無任戰懼之至取進止

薦林永叔劄子

臣昨因修四朝正史聞有忠州文學林永叔頗通厤書曾委官屬與之推算厤志近據本人稱今年九月合是小盡見行淳熙

厤却作大盡又聞虜中厤亦作小盡其說疎密固未可知要是厤留意於厤者今以其供到大畧別紙錄進乞禮部試加考核兼本人曾於乾道九年被旨同李繼宗等參詳乙未正月疑朔雖星官厤翁互執已說是非難據然千慮或有一得不可廢也取進止（後有旨令臨安府破五人衙官券於府學安泊聽候指揮）

薦察官劄子

準尚書省劄子六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可令翰林學士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各舉堪任監察御史二人以備擢用遵用祖宗故事施行臣恭依聖旨舉官下項

一員奉議郎幹辦行在諸司庫務一本作焕作焕性質靜重才術疏通更歷州縣人皆言其廉正

一員朝請郎權廣南西路轉運判官詹儀之清心寡慾居官可紀資歷雖曰稍深然故事郎官宰掾多遷六察所以重臺綱也儀之曾自知縣爲臺簿實應資格

右件二人得之公論敢以應詔或不如所言甘坐謬舉之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櫂木堂對劄子一首

論優恤軍士守臣便民五事

臣聞國家所重者莫大乎得軍民之心此固陛下與大臣夙夜以爲念者臣妄有管見仰禆末議竊見近降勅榜慮諸軍有累

重而月給不能贍者特令借支見錢內委兩浙轉運司外委總領所營運利息補其不足昔楚師多寒上有溫言則皆若挾纊越人未飲一聞投醪則莫不心醉至誠動物其效甚速今陛下以境土未復虜性難測預推德意以感軍心甚大惠也然臣過計諸軍貧乏固非一日彼初謂朝廷不能盡知未敢有所希覬亦既知之則必指日以俟存恤若使待所得於一歲之後不惟人稍失望亦恐頗虧事體臣願陛下因已行之命不惜封樁錢數十萬緡於今年防秋前將累重貧乏之人特給一次日後自依元措置事理接續支遣如此則三軍之士銜戴上恩緩急調發誰不用命此得軍心之說也至於民事全在監司郡守以其

休戚告之於上昨紹興二年二月嘗詔守臣到任及半年以上先具民間利病五事奏聞至紹興二十六年閏十月又降指揮不拘五條或多或寡惟務的實今雖遵用此制然其人不賢否則所論容有是非朝廷一例視爲常程皆付逐部勘當鮮或施行且以靖州邊壘言之昨守臣邢遷在任日上司以蠻徭作過凡百寬假故可效力及事定之後卽不能措手請祠而去問其所以不過一二事如經總制錢額收一千五百餘貫而每歲多敷二千三百餘貫往往科罰徭人椿辦其數又寄招陝西軍兵人數亦是昔罷而今復聞守臣陳乂已於便民事件中具言底蘊臣謂此等在國計至爲微末於邊城所繫甚大推而至於

他州其數必多姑借一端可槩見矣臣愚伏望聖慈明諭三省今後諸州守臣具到便民事件擬其實有利害如靖州二事速與施行或必須勘當亦望嚴立日限毋使稽滯仍照諸路監司於到任半年之後條具本路民間利病事件如守臣之制庶幾陛下不出戶庭可以明見萬里此得民心之說也取進止

後殿對劄子三首

論監司帥守接送侈費　淳熙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臣竊惟久任守帥古今不易之理其或非時改移蓋非獲已惟是將迎之費吏卒之數具存格令當官者自應體國愛民於其中更加撙節近乃不然務爲觀美支用益夥往往格外巧作名目列郡動至三四百人其借請公用皆有增而無損稍不如意則督過交承遷怒僚吏無所不至守帥如此望其禁戢屬部難矣聞之衆論謂十數年前接帥臣納費萬緡當時已駭其多今蓋增至四五萬緡矣設遇歲中一再更易則當費二三十萬緡民力安得不困臣願陛下嚴賜戒飭自今接送監司帥守一依舊格毋得多破人數人數既減借請自少其從物公用之類皆令節省庶幾爲廩稍寬少副裕民之政至於精選任戒數易此所謂揣其本者惟陛下更留聖念取進止

論犒軍

臣近嘗妄論朝廷已知諸軍有累重貧乏不能自給之人欲及

防秋前特推恩意天語似以爲然臣竊惟陛下愛惜邦財殊嘗妄費緣此行在封樁約及二千餘萬而逐處總領所亦各有封樁錢物今若出自睿斷於內早與特支一次以寬勅榜之大惠則費雖不多而可以得百萬士卒之歡心其利害昭昭矣兼臣頗聞議者謂降本回易一事將來未免稍有窒礙去處故節目亦未甚定今既先有以與之則諸軍知號令之必信也緩急益當用命臣以此事所繫頗重故敢申言惟聖明裁擇取進止

論監司奏陳所部利害

臣聞人主前旒蔽明蔽纊塞聰其所以能明見萬里者內倚耳目於臺諫外寄耳目於監司今臺諫既以所聞告於上矣則爲

監司者自當數以所部利病慮焉今除每歲剌舉一二官吏分
鮮聞以某郡縣之利當興某郡縣之害當除徹於陛下之前者
豈眞無利害可言哉蓋未嘗周爰諏詢之過也臣願明詔部剌
史或月或季各以部內所當罷行之事倣成周小行人所謂萬
民之利害政事教治刑政之逆順與夫作慝犯令豐凶和樂之
書條具以聞毋得用薄物細故塞責如此則不惟陛下坐而周
知天下之故亦可於是稽其人之才否而昭黜陟矣取進止

倚桂對劄子二首

論兩淮民兵淳熙五年九月二日

臣聞兵農之分久矣本朝慶歷中揀保捷治平中剌義勇熙甯

間行保甲皆欲稍復古制而議者參差不齊或謂公家無所費
而坐獲其用有利無害或疑緩急退怯事動正軍有害無利是
不然用得其道雖狙詐猶可使況人乎南渡以來兩淮團結民
社前後條法固備臣嘗詢訪曲折有從政郎張巖者其說頗似
中理大概言人之常情樂以趨事則雖弱亦強若督責勉強則
雖強必弱今淮民固有材勇好攻戰者亦有懶惰畏行陣者奈
何泛取而不爲之別乎今莫若擇膂力剛騎射精志氣果者自
爲一等歲時程其技藝部以節制平居無事特與蠲免徭稅以
勸之設遇調發可以責其用命比之泛泛糾集殆不可同日而
語也此外則將疲懦不堪戰鬬者依舊結集保伍使衛護鄉井
備禦他盜亦不至全爲無用如此則人數雖似稍少而能否兩
適其宜乃所以爲多也臣願陛下特紆睿覽如或可採乞更與
大臣籌度行之取進止

論孟享拜跪

臣仰惟陛下嚴奉祖宗務極誠意今歲偶因拜跪稍妨問令宰
臣分詣景靈蓋非獲已而外廷不達事體頗疑闕典今孟享在
即臣僞有曾見不勝愛君之心輒妄言之神宗初置景靈宮以
及嶽廟往往逐殿行禮未嘗連并拜跪然猶分作三日今統聚
在一殿事當從權謂宜於是日陛下初再拜如常儀次詣神御
前逐一上香奠茶酒亦權宜免跪天步姑徐行而令讚者贊

羣臣次第於庭下候聖躬行禮已徧復還褥位又再拜而退則
是前後共有四拜不至甚勞萬一仰合聖心卽乞臨時傳旨太
常寺權暫行之勿以爲例非特於禮無爽亦可少副都人跂望
扈車之情來春以後不妨却從舊制設或值雨則聖駕自不移
出今取進止十月四日駕詣景靈拜
跪如常明日乃詔分詣

隱岫對劄子五首

乞令敕令所修諸路諸州未盡賞格淳熙五年十月十八日

臣竊見正月一日頒分淳熙一路一州酬賞新書輕重曉然吏
不容欺中外幸甚然臣尚有管見敢效其愚臣昨任兵部見四
川成都府利州路經制司馬司舊賞如本務馬每年起上京赴

西綱及三千五百匹任滿與轉一官之類者元豐七年敕也又如梓州路戎州立定每年買駾騾馬四尺以上每及五百匹減一年磨勘次第而轉一官者崇寧四年指揮也招安將買馬一年及千匹轉一資者五年指揮也成都轉運司官應副黎州買馬銀帛無闕誤各減二年磨勘者宣和元年指揮也臣今者備數銓曹因戶部行移問又見劍州知州任內般茶數額比附興州大觀榷茶司條格減一年磨勘者政和元年敕也知通分受者四年敕也並是見行賞典新書偶未該載每遇推行吏部止憑關會給據上鈔未稱總核之意竊恐如此之類尚多有之欲望聖慈令勅令所立限行下諸路并移文六部及所經由廳務

等處盡行取索隨一路一州附之到任任滿賞格之後庶幾坦然可守盡革吏奸取進止

論選人改官立額

臣觀本朝嘉祐間號為全盛王安石猶謂選人歲改京官不超百人當時患其多焉今日改官之數乃反過於嘉祐安得不為權時捄弊之術也竊問紹興二十四年奏舉引見改官凡八十八人二十五年六十八人三十年七十四人三十一年五十八其就任改官獲盜改官并在京職事官皆不在數三十二年遂至一百一十三人於是隆興元年四月因臣僚有言降旨減以百員為額乾道三年十月又通四川以百二十人為額遇有溢額員數郎候次年施行仍理為次年之數行之累歲似為允當至乾道七年十月有司不能遵守遽然申請今後更不限員遍者陛下念官冗之弊稍嚴升改去歲引見改官不及七十員而捕盜在焉今若明降指揮歲以此數為限遇有溢額即如向來揀選留待次年又慮所積頗多即乞三年一次會計如溢額及三四十人即令內外官司權免上半年舉官一次又加溢額及六七十人即令內外官司權免全年舉官一次俟至明年却令依舊若三年間別無溢額固無可言如此則不動聲色不改法令而七十員之制遂定倘或可採乞付議者條具施行取進止

其後歲以七十員為額

論文臣轉官書年甲

臣竊見近歲武臣磨勘轉官並於告身明載年甲以防欺偽其文臣京官而上每陳乞轉官年甲亦多差誤臣欲乞今後除特旨轉官及命詞給告外餘人遇磨勘並令有司子細參照書其年甲庶革日後增損之弊取進止

論史事劄子　淳熙五年

臣以菲才被命纂修四朝正史賴同僚協力裒類事實粗見功緒今當下筆之際事體尤難竊觀前朝國史雖是眾人分撰然當時案牘可以稽據是非可以詢問責成一手不至說舛舉自南渡以來文籍殘闕往往搜求散軼考證同異蒐參眾說

深慮不相照應抵牾者多臣嘗與眾議分手撰述每過一志一傳成篇並令在院官互相修潤庶幾首尾貫穿體制歸一無思慮不同之患也如合聖意卽乞特降指揮以憑遵守取進止十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

論軍民相毆劄子 淳熙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臣伏見近降指揮以王友直病中馭軍失紀律亟從貶降乾剛赫然孰不畏仰然臣謂官軍本不敢擅提張本作挺平民皆由友直素來貪橫刻剝不能戢下中間長明寺爭競及等子相打二事失於公心究治稽留至此今既行遣友直則其餘軍士往往惕息不安以臣愚見謂宜將見收到爲首作鬧之人疾速施行其

餘一切不問設若用有司常法追呼枝蔓則恐諸軍疑慮激成忿怒不平之氣却費行遣非所以鎮壓羣情也伏取進止

禮部尙書兼翰林學士後殿對劄子三首

論杜太后家子孫 淳熙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臣竊見本朝崇德報功凡勳臣之後多命以官使續世祿此忠厚之至也仰惟昭憲皇后誕生太祖皇帝太宗皇帝聖子神孫垂裕萬世功德之大古無倫擬爰自大觀元年十一月因杜氏孫女陳乞兩世失祿特詔逐月計口支給錢米五歲錢一貫文米一石十歲以上錢二貫文米一石至今遵而行之非其他外戚可比在於恩意固極隆厚然而祿仕不繼闕孰大焉按政和五年十一月八日內出手詔其畧云杜氏之後門閥微替求其子孫無在仕版第宅圮壞貧不自給可令有司訪其後裔命之以官由是觀之當時固不止給錢米而已臣愚欲望睿慈特命有司參照上件典故令杜氏整比家譜擇其子孫愿格有才能者一二人加之一命之寵畀以祠廟之祿世世勿絕仍就行在賜官屋三二十間使聚族以居與國無窮庶幾慰在天之靈報垂裕之德況近降十二月十一日指揮杜氏請錢米者不過臨安常德府一兩處計其人數必不甚眾及今施行良易爲力如合聖意乞作聖旨行出取進止十二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臨安常德府取會故昭憲皇后宅杜氏子孫見支破請給人閒具年甲才行并宗枝圖保明聞奏

論解試試官

臣竊惟當今仕進之塗固多而以進士任子爲重三者之中進士又加重焉其所以取之之路不過解試省試殿試而已省試初有點檢試卷官次有參詳官最後乃至知舉官殿試有初考有覆考有詳定有編排其詳如此惟解試聚一州二路舉人動以千萬計方能否未辨眞贋雜進之時考校可謂至難事體可謂至重而去取之際專在一夫何其畧也且以一州言之三千人就試共解三十人而所差試官止於六人則是每員合考校試卷五百副取合格者五名當監試分卷子之時初無差等假令甲房程文偶然優異而所取不過五人乙房程文偶然平凡

亦必足五人之數幸與不幸繫乎臨時又況所差之官間有昏耄廢學挾私自用者則其鹵莽又可知矣臣愚欲望聖慈念解試爲取士之原理宜精審特詔監學詳議可行之法稍革舊弊庶使計偕得人國享額俊之福實學與選士無遺才之嘆取進止十二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

論臨安府牲牢價錢

臣聞牲牢不可不備而尤當致其潔焉昨乾道三年躬郊之歲曾於八月降肯戒飭臨安收買牲牢禮料毋得過數科擾及令即支價錢御史察其違戾自是以來積習浸久奉行往往不虔既多賒取於民故價雖高而牲常瘠近據舖戶經太常陳訴今歲未支價錢及至六千貫是豈足以仰副陛下欽崇邦祀之意哉又如新正朝祭近在數日而牲猶未備取具臨時何暇在滌此非所謂潔也今郊見天地期復不遠臣願明詔有司取見未支錢數令於左藏庫先次撥還然後申嚴乾道三年所降聖旨務在必行以革舊弊取進止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維本堂對劄子三首

論宗官　淳熙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臣近聞判大宗正事士輗以年老改充宮觀使至今尚闕宗官若推之也夫紳齊董正任責甚重所謂丞者不過簽書而已事之與決何敢干預以臣愚見謂宜於正任中擇屬近行尊者丞補其闕却依南外西外體例擇文臣老成通練者一員爲同知大宗正事庶幾協心共濟不致過舉況並置二員自存舊制非是創添如合聖意乞詔三省選其人而用之以助成聖朝信厚之化取進止

論明堂　淳熙六年三月　日會上

臣伏覩明詔令禮官詳議明堂與禮見條具奏聞竊惟祀帝如祀天皆以祖宗配食此仁宗已行之制深合於禮況明堂不專嚴父只存神宗聖訓司馬光等正論但世俗不能徧知典故只誦孝經之文未嘗深考其義致以今日爲疑故前郊李燾中請雖經羣臣集議尋爲異說所奪今既明降指揮即與臣下起請不同若復中輟理或未安臣愚欲望聖慈且夕作一宛轉達知太上皇帝仍冀將來降御劄日詳載古誼庶幾杜絕不知者之說實爲允當臣先事妄言伏候罪譴取進止

禮部太常寺議明堂大禮狀　淳熙六年三月初九日

臣等竊觀傳載黃帝郊祀上帝於明堂唐虞祀五帝於五府歷時既久其詳莫得而聞至禮記始載明堂位一篇言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內之公侯伯子男外之蠻夷戎狄以序而立故曰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孟子亦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周禮大司樂有冬至圜丘之樂夏至方澤之樂宗廟九變之樂三者皆大祭祀惟不及明堂豈非明堂者布政會朝之地周成王時嘗於此歌我將之頌宗祀其祖文王乎後暨漢唐雖有沿革至於祀帝而配以祖宗多由義起未始執一本朝仁宗皇祐中破諸儒異同之論卽大慶殿行親享之禮並侑祖宗從以百神

前期朝獻景靈宮享太廟一如郊祀之制太上皇帝中興斟酌家法舉行於紹興之初亦在殿庭蓋得聖經之遺意且國家大祀有四春祈穀夏雩祀秋明堂冬郊祀是也陛下卽位以來固嘗一講祈穀四躬冬祀惟合宮雩壇之禮猶未親行今若特舉秋享於義爲允臣等謹據已行典禮及將仁宗時名儒李泰伯明堂嚴祀說并治平中呂誨司馬光等集議近歲李燾奏劄具錄在前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三月十七日三省樞密同奉聖旨依禮部太常寺詳議到事理施行

講筵留身劄子三首

論安定郡王襲封　淳熙六年四月三日

臣竊見安定郡王闕封已久近據從議郎子遜經禮部陳狀云

令字號今別無人當用子字子遜見年七十八歲合行承襲有司抑遏不爲施行臣竊謂子遜年齒已高又投牒自訴則其人諒亦無取欲望聖慈（案此下各本俱脫佚一本每頁二十行每行二十字者慈字下缺二字爲一行下缺十八行其第十八行存今朝廷調兵五字下接後半篇而佚其前亦下知其所論何事標目云講筵留身劄子凡三首則自論安定襲封之後及佚缺半篇之前全佚一首）

已見上殿劄子一首

論黜陟郡守 淳熙六年五月二日

臣聞立國必有制度如三代之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子孫守之皆歷數百年雖舉偏補弊有所不免而規模一定未嘗易也恭惟本朝聖聖相授至於陛下厚德加乎民主治高於古其

間政事設施雖時有損益至於立國之要則專在乎仁故兵未嘗不用也而以禁暴安人爲本刑未嘗輕貸也而以遷善遠罪爲意此所以上天佑之下民歸之億萬斯年方興而未艾也臣久侍左右竊仰陛下發於言者無非仁言施於政者無非仁政苟有利於人事雖難而必爲苟未便於物令雖下而必改推是以往增光祖宗混一夷夏蓋可指期以俟矣雖然人主至尊萬民至卑九重至深四海至遠陛下有是言也非賢守令則無以宣之於外有是政也非賢守令則無以達之於民縣令眾矣孰難徧擇盍亦注意於郡守乎自陛下即位以來凡除守臣必延見訪問間有疲癃病疾鄙拙庸諺者往往改授他官不可謂不注意矣然臣尚以爲言者蓋諸道以簿書期會爲能者多知有敎化者少便文自營欺謾爲課者多實惠及民者少是以聖心焦勞於上而黎庶未康於下抑有由也臣願陛下法虞舜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之遺意詢事考言取郡守治效著聞者峻擢三二人以風曉四方又取治狀不進者顯黜三二人以懲厲其餘自然愷弟之詠可繼於成周循良之盛不減於西漢此似迂而實切似緩而實急惟聖明裁擇取進止

後殿對劄子五首

論詳議明堂赦書 淳熙六年五月十八日

臣仰惟仁宗皇帝在御之二十八年肇行宗祀之禮當時所降

赦書恩意特厚又別爲手詔屬至公之路杜私謁之蹊以新庶政載在史冊垂之無窮今陛下臨政願治十有八載德日新而又新治既進而加進其視祖武無間然者是以發德音下明詔卜以季秋宗祀上帝恭盛舉也惟是自來赦令多因諸部條具而去取之文詞雖繁卓然可行者少故州縣亦視爲常程苶免徒掛牆壁臣愚欲望今茲出自聖意密諭三省樞密院就此三兩月間詳議政事施設之大者用仁宗故實數爲詔旨與赦俱下至如諸路刑獄有觀望淹延累歲不能決者州縣賦稅有輕重不均若登帶積久名存實亡者版曹憲部皆有稽考並畀作訪聞或貸或蠲一新斯民之耳目此實人主殊常之恩而非有

司所能及也故願陛下與大臣預圖之又諸州太守到任便民五事其間亦有言一方大利大害尋常例付曹部勘當宜問施行臣亦乞命大臣表而出之取旨行下使四方萬里之遠知陛下上承天心下恤人隱歡欣感戴溢爲和氣華夷來同福祿無疆不其韙歟取進止

論郊賚

臣伏見陛下約於奉亡豐於馭下中外臣民具知之不待贅也南渡以來郊賚比舊格例裁三之二陛下其仁如天自乾道中特令全支益三郊於此矣今季秋宗祀羣臣既免蒙犯風霜又無郊野駿奔之勞若使復受全給殆非體國之義矣臣願預詔

攸司除諸軍賞給一切依前郊支散外其羣臣賜予始仍舊制支三之一不特使執事之臣受之也安其於足國裕民之政不爲無補昔司馬光王安石在翰苑嘗議此事人皆以光論爲當臣之僭言蓋本於此取進止

論宗室同名

臣竊謂事有所該者廣而涉於簿書期會則雖艮弦羿忘未免以吏奸而生弊如措置宗室同名是也蓋吏志於利爵已乘支書浩繁取會不一必爲害於其間以去歲正月臺劾大宗正司八吏劉景及進奏官高忠信乞覓善酒錢物觀之概可見矣太祖祖宗時宗室既少又皆聚居宮院自然立名各殊神宗熙寧

以來日益蕃衍於是稍許其補外至哲宗始因宗正寺丞宋景年之請凡別祖無服親若非連名許用本字勢使之然非固窄也至於今又八十餘年矣宗支愈盛往往散居四方必欲驟改宜戛戛乎其難也故淳熙元年初令川廣限一年餘路半之限滿無立名公據有官人不許參選無官人住支請給至二年八月則展一年矣三年六月又展半年矣四年四月又展半年且有更不再展之文矣其勢終不能行五年正月遂降更不立限指揮而所謂不許參部者轉而爲先次參部不許支給者轉而爲未放請給今又歲餘遷延如故祇如臨安近在輦轂爲通判者善仁也爲轉運司幹官者亦善仁也而未嘗攷焉況遠外者

乎臣謂宗室之有官者告敕印紙一一可驗名雖偶同三代未嘗同也今捨其平生付身而憑宗正吏一紙之公據輕重益相遠矣臣又見外路保明乞改名之人例具三二十字大宗正司或以爲可用而宗正寺丞則以爲不可其說但云依舊重疊而不肯明言與某王官何人位何人同名然則雖不重疊而謂之重疊豈易察耶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應宗室參部及赴任之人不候立名公據且依舊法却一面行移取會其諸路定到所改未當之字須令大宗正寺丞分明檢照聲說與三祖下某王官某人位某人同名即不得泛言重疊庶幾稍祝吏奸仰副陛下睦族之本意取進止

乞廣西二事入赦劄子

臣八月十六日嘗奏陳廣西二事乞於明堂赦文內備宣德意後來未知李接已遂平殄否今大禮在近須至奏陳者

一臣久聞廣西官吏奉行鹽法未善致李接扇惑愚民起爲盜賊今欲乞於赦文內一項云勘會廣西賈鹽專以裕民訪聞官司奉行不虔或抑勒民戶過數請買或拖欠鹽丁本錢不支除已節次行下本路措置施行外如州縣尚敢違戾卽仰監司案劾監司失於覺察御史臺糾劾以聞

一臣昨見今年五月九日聖旨郴州宜章桂陽軍臨武道州江華縣并其他盜賊經由去處今年夏秋二稅並未得催

科聽候指揮蠲放近聞湖南漕臣陳孺已體訪到二千五百九十八戶總計夏秋稅錢四千三百四十五貫銀二百三十六兩米三千三百石有零八月十八日降旨並特與蠲放聖澤如春孰不感歎今來廣西被擾州縣似稍闊遠欲乞於赦文一項云勘會廣西州縣有曾經盜賊蹂踐及經由去處仰帥臣監司疾速取見指實開具以聞當議蠲放稅賦

右臣伏料聖明已有處分若得付之赦遞風動海隅自然破草竊之心解愚民之惑臣妄陳己見未必中節或是朝廷見已施行伏望聖明特賜寬宥伏取進止

論明堂太廟拜跪劄子

臣近者纔覩宗祀展日指揮旋聞一切如舊仰見陛下誠心懇格天步輕安臣子之情不勝忭蹈惟是十五日太廟逐室行禮莫幣酌獻升降至再拜跪頗多按樂記云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鄭氏注云若於清廟大饗然又禮器載季氏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他日子路預焉質明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許其知禮夫君臣之制雖殊祭祀之恭一也臣願陛下密諭大臣前期節文斯禮使有定論協於簡易之言免令有司臨祭疑懼若陛下奉先思孝宜過乎禮自不以此爲勞則固無可議者臣不勝螻蟻拳拳之誠謹具手劄奏聞伏乞睿照

後殿對劄子一首

乞因明堂晴霽警戒

臣竊見宗祀將受誓戒陛下初慮拜跪稍妨欲令改用季辛既而聖慮默與天通玉趾勿藥而愈暨景靈宮朝獻陛下又不以冒雨爲憚成禮而返繞至太廟詔徹儀衛却車輅用东賜損之意會未旋踵遂卽晴霽明堂行禮之夕氣象清肅星月燦爛謂天難諶乃爾易見謂天蓋高乃爾易回不待執珪幣陳犧牲而景貺固已駢臻矣臣聞益贊於禹曰惟德動天无遠勿屆又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陛下前之一念實有得乎此臣願益充是心見諸日用自然國家日益安宴福祚日益綿永蠢彼夷狄亦

將因干羽而來格此舜禹已試之效非臣之私言也取進止

常朝請對劄子一首

論依字 淳熙六年十月十一日

臣竊見臣下凡有奏議或自內批降或三省批旨其可從者皆謂之依是以唐穆宗爲太子每書依字輒去人曰上以此可天下事烏得全書憲宗聞而嘉之夫全書猶在所避則有詔臨文與決之際不可一律用此字明矣臣竊見六部文案凡所施行逐曹即官廳事欲筆於前長貳例皆判依於後相承已久無敢改易揆之事理深爲未安臣愚欲乞明降指揮日後六部所判文案並以行字代依字庶幾稍嚴上下之制取進止奉聖旨依

奏議卷九終

奏議卷第十　　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一百四十三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隱岫對劄子四首

論差宗室作教官試官　淳熙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臣竊見熙寧二年始詔祖宗祖免親將軍已下願出官者聽願換文官者與試銜知縣願鎖廳應舉者依外官選今歲月已久往往爭自淬勵才華議論殆與寒士齊驅則其任用之際不宜薄也昨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十二日曾降指揮宗室及第人今後不許乞教授官差遣吏部亦不許注授至乾道八年五月七日因第一甲及第人師煊自陳方許集註教官其第二甲以下依舊不許又外路差解試官之際亦多不及宗室且鎖應既依外官則注授考試何可獨爲限隔得非以其取之之易故疑其學術之未至耶竊見近降十一月初七日指揮宗室有官鎖應無官應舉省試每十人取一人比之諸路得解進士分數已不相遠今若一用省額取放却將考試注授及朝廷擢用之類並令與庶姓登科人一同則取之既精待之益厚後才如歆向將復見於今日如合聖意乞付有司施行取進止

論戰功王熙誤超轉兩官

臣竊見向有條令自武翼郎至武經大夫凡磨勘及賞典並超一資謂如武翼郎超過武義郎武經郎直轉武經郎之類惟有戰功人即超兩資謂如武翼郎超過武義郎武經郎直轉武翼郎之類至武畧大夫以上其秩序已高故在法凡磨勘及非次轉官止合超過一資今有武義大夫王熙曾立戰功本部用例擬超兩資遂跨武經武畧大夫直轉武節大夫臣謂武畧既是止超一資之官不應猶蹇二級只當超武經一資而轉武畧大夫事理明甚只緣自乾道淳熙以來武義大夫劉興劉儀杜平焦橫等皆承例誤超兩資若不奏陳恐王熙却疑有司今日之誤臣愚欲望聖慈特賜詳酌自今並令改正取進止

乞修架閣庫

臣先於淳熙二年十月內曾奏陳六部架閣庫文書浩繁屋宇損敝乞照紹興十五年置庫指揮使嚴加整比及令有司早行修葺當時曾奉聖旨依奏其庫屋令臨安府檢計修葺經今又已四年近日諭郎官點檢則所謂屋者仰視乃與天通傍觀殆無壁落兩月前曾有人艤舟於岸偷竊吏部案卷勅黃之類欲載往外州作故紙出賣既覺察捕捉投棄水中慢藏誨盜必至於此臣愚欲望聖慈諭有司日下計料修整毋若往歲視爲閑慢官司虛降指揮兼六部架閣主管官共四員自來臨安府應副屋止若就庫側兌換廨舍使其朝夕便於檢校免致疎失亦關防之要術也所有臣元劄子併錄在前今取進止

論刑寺裁會奏薦人用片紙回報

臣竊見文武臣陳乞蔭補合就刑寺裁會平生有無貪私罪犯

候到部憑以上抄白來例是本寺當行人用片紙節畧元文批報更不經由官吏簽書深慮漏落差舛無以稽考欲望特降指揮凡遇截會蔭補之人並令吏部專一符下刑寺刑寺以公狀錄所犯全文簽書寺官用印回申庶可憑信革絕奸弊取進止

倚柱殿對劄子二首

論劉洪道贈官淳熙七年正月二十三日

臣近見靜江府申奉議郎劉良弼乞依明堂赦封贈父母臣契勘本人父劉洪道在建炎間身履軍鋒保全書社指麾將帥期復舊疆厥後四明鄞橋雖未盡善然倉猝排難有勞可書累經

太上擢用遂至寶文閣學士左通奉大夫紹興十一年秦檜欲誅岳飛以洪道嘗與共事諷言者彈擊棄數百言皆指飛也身沒之後子孫流落不振未經霈復今若止同士庶贈承事郎不惟人情有所未安兼在法父曾任待制以上職應贈官者官雖卑並贈大中大夫本人係曾任待制以上止緣帶責降官有司未敢引用上條又法諸曾任宰執責降而因子贈官者准執政官法以此推之侍從責降恐亦可以比擬欲望聖慈以臣所陳降付三省或令勅令所詳議施行取進止其後劉洪道特復原官職

乞指定親民官職劄子

臣伏見淳熙吏部尚書左右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諸曾除名公罪或元犯枉法及監主自盜賊罪者永不得入親民又有因

臣僚論列特降指揮永不得與親民差遣之文前後甚多及到部差注之際除右選立定知縣軍使縣尉知城堡寨主係是親民外自來左選例以知州知縣爲親民其餘通判簽判之類並無明文可以依據侍郎左選雖於紹興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因申明破格檢法官帶幕職官錄參判司丞簿尉皆是親民亦不曾明降指揮注擬之際往往疑誤不一利害非輕今來欲望

聖慈降付三省下勅令所參照條法將通判簽判職官下至曹掾丞簿等逐一指定某職係親民某職不係親民庶幾銓部有以執守免致差注異同別生奸弊其考功令所載監當親民自謂資任立文即與差注不同伏取進止

講筵留身劄子一首

乞考初元之政淳熙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臣伏見玉牒所修仁宗皇帝寶元慶歷十年事迹成書前期告於祖宗至日陛下御前殿而受之事體加重如此臣知陛下非專以纂述寶藏爲恭也正欲考前規而尤蹈之也當是時仁宗在位已二十年西夏再盟中國無事方且幸龍圖天章閣手詔輔臣歷言時政其大畧謂公私匱乏仕進多門牧宰罕聞奏最將帥艱於稱職制度未立簡擇麤疎虜態難常獻言少實各俾條畫用備不虞又詔翰林學士三司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陳上弼之闕失左右之朋邪中外險詐郡縣暴虐以至法令之未

使朝廷之幾事皆附於篇以備採擇又御迎陽門召知制誥待制羣諫官等詢朝政得失兵農要務邊防備豫將帥能否財賦利害錢法是非與夫讒人害政奸盜亂俗及防微杜漸之策悉對於篇夫以光明盛大之朝而遠慮然常若危亂在朝夕者何也蓋以自古人主在位既久則怠惰或生天下已安則侈驕易至故以唐太宗身履百戰肇基王業焉周猶告之曰陛下必欲爲久長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初則天下幸甚而太宗亦自問魏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徵旋有十漸之疏夫太宗既聖矣猶待臣下隨事正救乃克無悔豈若吾仁宗德盛而愈謙世治而愈勤枚舉政要徧詢近臣此慶歷之盛所以遠邁貞觀

而垂裕萬年所以遠過有唐也仰惟陛下聰明文武本乎天縱克勤於邦則分陰在所惜克儉於家則一毫無妄費獎拔賢能不間幽遠聽用規諫每容疎直上畏天命下恤民隱凡帝王有一於此足以致治況陛下兼而有之乎雖然行健不已者天之道也不息則久者人之誠也陛下日謹一日將二十年仁宗慶歷維其時矣臣願因玉牒之書以遠繩祖武考初元之政以益新盛德使馬周魏徵無以伸其喙而貞觀事業不足進於今則四海何患不一統太平何患不立致陛下留神而已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參知政事劄子六首

論措置營運淳熙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臣竊見今早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兩浙轉運司諸路總領所任營運已及一年合依元降指揮再行措置聖意深以擾民爲慮且謂金陵蘆荻之價頓增兩倍其餘可知他日須別得一項指撥之錢庶免營運臣有以見陛下既念諸軍之累重又思民力之寬裕盛德益與天通矣惟是歲給有常豈容中輟臣退而密計淳熙七年已支之數每半歲共合用錢十六萬三千有餘貫

兩浙運司應付殿前司水軍三萬八千五百六十一貫六百文淮西總領所應副馬軍行司建康池州都統司三萬三千貫文淮東總領所應副鎮江都統司二萬五千貫文湖廣總領所應副鄂州江陵府江州都統司四萬三千貫文四川總領所應副興州興元府金州都統司二萬四千貫文今日據江西提刑司申拘籍到撫州停賊人黃藏器等家金銀田產共計一十四萬五千餘貫只此一項自可充淳熙八年上半年貼支之數若令總領轉運措置將朝廷所降本錢依常平法隨置司及屯軍處各開抵當庫一兩所專收息錢應副諸軍則不惟明年下半年便有指準兼事體正當久遠可行又免侵州郡稅額奪商賈之利其間不樂者不過富民有質庫之家耳然不足恤也臣以衆中不敢開陳輒具劄子奏稟如或可採乞作聖意宣諭三省樞院措置施行或且令再將上項旨意目今方是六月少緩數日似未爲晚臣受恩深厚苟有所見不敢不言若無可採卽乞恕臣謬妄之罪伏取進止臣早來又聞聖諭廣德軍雨水事偶得本軍廣德縣丞周梓

書內有小帖子謹同進呈伏乞睿照未後進入次早批出指
置營運來日再將上

論選擇東南人才爲蜀中監司 淳熙七年七月一日

臣昨見折知常奏知黎州李福謙疾病不才且謂制置司辟置未免應副人情乞早差官其言似亦有理臣謂守邊若得公明廉潔之吏則平居處事有方緩急隨機應變不在別假事權添屯軍馬自可仰寬憂顧一或用匪其人適足滋其妄作搖動邊情耗蠹民力此不可不察也且蜀去朝廷甚遠全在監司爲陛下之耳目士人以鄉曲之故未免有所牽制其間雖有自東南而往者或以家貧年老或緣罪廢之餘往往迫不得已然後請行豈暇爲國家建久長之策剌舉所部之賢不肖哉臣願因知

當之言出自聖意明諭三省公共選擇東南人才操心公正識慮周遠者三數人依近日崔淵例漸與蜀中監司兩易按祖宗舊制量與推恩庶忘遠適之勞蓋監司得人自能公心剌舉郡守郡守得人自然銷未形之患成久長之利與夫更張法令遙度事宜其利害蓋相萬也昨蒙聖諭有所見密具奏聞輒冒昧及此伏乞睿照

論延帥奏薦 淳熙七年十月十二日

臣蒙恩拔擢井常苟可以裨補朝廷少圖報稱自當竭盡無所顧避惟延帥奏薦一事緣臣頃在吏部執此甚堅近日亦曾言立法大意今恐涉遂非好勝之嫌不敢强辯然心有未安須合

奏知竊見文臣任提點刑獄以上奏薦法其立文首云應陰補者此四字乃本條要切之語蓋以官未至正郎却係提刑資序則其履歷甚深故許奏薦非謂凡任提刑釐務及一年者不問是何資序皆許奏薦也只如趙煜任江西馬大同任湖北日經明堂大禮釐務皆及一年止緣未是提刑資序衙內帶權發遣以故不敢陳乞況此條專爲文臣而設二人乃未嘗引用今延

聖係武臣提刑帶權發遣豈可却援引放行蔭補乎臣欲乞出自聖意令吏部刱具數十年來文臣提刑奏薦年限未及者官未至正郎或帶職員郎曾與不曾用上件條法放行恩澤則與奪可立判矣伏取進止

論步軍司多差撥將佐往潭州飛虎軍 淳熙七年十月十二日申時

臣竊見湖南帥臣辛棄疾以本路地接蠻徭時有盜賊刱置飛虎一軍免致緩急調發大兵截自七月已有步軍一千餘人馬軍一百六十人起蓋營寨製造軍器約至來秋可辦預先撥屬三衙專聽帥臣節制庶免他時潭州占破差使八月十八日已奉聖旨撥屬步軍司至九月十九日岳建壽奏審合與不合差官又奉聖旨差統領官一員事體已爲允當已而建壽却欲依步司諸軍格式分置隊伍差撥諸色合干人於是統領之外共差將官四員撥發官一員訓練官一十五員內馬軍將五員步軍將十五員并合干人八十九人部隊將二十五員並馬軍押攏隊四十員并步軍諸色效頭十七人醫人獸醫二人統領

將司五人見今申尚書省下糧料院分擘請受前去臣雖書生不嫻軍事偶有三疑不敢輒隱若其不申於理望陛下憐而恕之臣聞邊備在溪洞惟土人習其地利可與角逐所用鎗牌器械專務便捷與節制之師全然不同此則幸棄疾創軍伍之本意今若一切教以三衙戰陣之法深慮所招新軍用違所長一也馬軍未及二百人而差將官一員部隊將二十五員必須量破使令則是部曲少而主者多或有十羊九牧之患二也凡三衙諸軍赴教閱紀律甚嚴不容少怠聞有外路優輕去處必是計會請行在步軍先減見成之人於飛虎未見其益三也今若只依已降指揮且差總領官薛世顯或更差正將一兩人前去

令與辛棄疾相度只就飛虎千五百人中推擇事藝高強爲衆所服者爲教頭押隊之屬既免虛占衛兵亦使上下相習似爲兩得況棄疾止欲先得軍額未嘗陳乞將佐欲望聖慈更賜詳酌施行取進止

論著庭不必備官 淳熙七年十月十三日

臣竊見著作郎佐郎各二人雖有定員紹興以來未嘗官備蓋以職任清高實爲左右史（一作司誤）之儲惟眞才實能乃可處之近來館職多未歷監司郡守既不可爲郎往往直遷卿監其用既驟尤不當泛泛而進茲者著作郎宇文子震帶本職出爲淮東總領見今郎佐已有三員自不爲少正宜虛位以待奇士緣近歲士風奔競遇有一缺即干求騰那失涵養之本指況今在館之人並非久次姑令安職少厚士風有何不可先事而言少裨聖主作成人才愛惜爵秩之意臣之職也冒昧密陳仰乞睿照

論宗室省額及臨安奏命官公事批付三省

臣有管見二事奏稟如後

一臣伏見陛下於宗室解試省試立額事曲軫宸慮至於再三蓋欲悠久可行周難輕易出令臣適思之解試雖是取士之源而入仕多寡全在省試今解試已自終場放榜之日甚近臣欲乞來日宣諭三省將解額隨宜降旨所有省額續聽指揮蓋其間節目頗多近日有司緣日子迫促不

暇子細分別今去省試尚有半年熟議而行似未爲晚

一臣伏見臨安府承例凡內降或本府小可公事往往徑取肯斷遣若止是軍民徒流笞杖他時別無關會固可一面施行今月十一日有前承信郎郭宗厚因違約束特編管三百里十四日忠翊郎吳公佐不合教唆謝遷（張本作僊妄狀特追一官勘停次日承信郎謝革不合鼓扇物價特送鄰州編管懲治皆已允當只是三人偶係命官既未除名將來遇赦必乞依條敘理或移放之類今臨安止申三省照會並不會書旨下吏刑部及大理寺縱使經會申部逐部亦難奉行深恐有司別無憑據他日或啟奸端乘數日之

間三次如此例已成熟萬一事有大於此者防微謹始不可不慮臣欲望聖慈密諭吳淵令將此三人行遣徑由朝廷翻黃行下況目今內中諸司取索一物行遣一吏逐處無不申審取旨今臨安非是全然不申但只申照會於理實爲未安臣欲乞日後臨安所奏公事遇有事涉命官等並批降付三省行下庶合舊制臣以政體所係密具奏知更乞聖裁

參知政事劄子十首

乞免閩浙收買軍器所牛皮　淳熙七年

臣伏惟陛下以浙東禱雨未應內批禁止屠宰甚嚴夫雞猪鵝鴨本以養人聖意尚且曲推不忍之心況牛者稼穡所資固不欲其斃觫而就庖劍但犀甲所需誠有不容已者臣前日見密院關因軍器所陳乞拋買牛皮一萬張行下浙東福建兩路限一季收買臣初謂急關要用不敢有言連日詢訪却知近日歲額諸路取解黃牛皮二萬五千張而第十三料又收買三萬八

千餘張數目浩瀚稼實到者常不及半然而已能足用故本所申出剩牛皮六千一百張此則其未至缺用明矣臣今欲乞出自聖意念浙東歲事既未可必來年耕牛不可多殺令軍器所且將出剩牛皮對減兩路拋買之數或寬展期限免致州縣刍稼科擾臣每觀陛下仁民愛物無所不用其至常懼無以少效其愚倘有所見冒昧以言伏望聖明特賜矜恕

同趙相王樞因四朝史志成書乞與李燾推恩　淳熙八年二月

臣等伏惟陛下崇獎祿以馭富貴公賞罰以核名實蓋溱溱乎周漢之上矣臣等退相告語常欲推廣德意見於奉行之際庶幾昭明功效激勸多士近者四朝史志成書臣雄備位宰司適叨典領臣淮臣某並以曾經修纂各蒙增秩加恩隆天厚地之施祇服震恐其有留心斯文功用顯著倘緣去朝未被醻賞隱而弗言心則有愧臣等伏見大中大夫充敷文閣待制新知遂寧府李燾博考舊聞網羅逸事修成續資治通鑑長編一千卷其自熙寧至靖康六十年中朝廷之所施設羣臣之所議論推原審訂登載甚詳今之史志摭取實多又其間地理一志全出燾手昨燾外補臣淮臣某移文取索乃上送官臣雄檢照紹興二十八年初進徽宗皇帝實錄提舉官右僕射湯思退言翰林學士汪藻修元符以來詔旨八百餘卷實錄多所取正望加褒錄以勸忠勤有旨加藻端明殿學士諸子悉與堂除差遣燾之

長編助成史志正與藻類藻猶衰於身後燾況值於書成若止令與曾任史官在外之人例減二年磨勘似未為允欲望聖慈稍賜甄別特與轉官既彰聖朝念功之實亦使臣等免藏善之譏其於總核不為無補冒瀆宸聰伏深戰懼取進止　二月四日聖旨李燾依已降指揮減二年磨勘外更與轉一官

論殿試宗室換官恩科推恩　淳熙八年閏三月十五日

臣伏見殿試來日唱名偶有管見二事密以奏聞如後

一宗子試有兩等其一元是武官試換文資謂之鑌應舊格先轉兩官然後換授今次共有八人其一元是白身直來就試謂之應舉舊格特循一資然後注授今次共有九人

臣謂鎌應人先轉兩官恩數委是太優新制寢罷已得允當但應舉人依舊循資却似不均今契勘得鎌應八人除忠訓郎善采合換京官外其成忠郎汝僚師粟師愚師程四人並合換從事郎保義郎伯友希墀二人並合換修職郎承節郎汝嵩一名止合換迪功郎別無恩數反不若無官應舉人却循一資之爲優也欲望聖慈臨時當殿降旨有官鎌應宗子如所換官只是選人即候參部日特與依無官應舉人例各循一資或循兩資亦未爲過蓋須用考第舉主方改京官耳京官則否比之逐舉先換兩官盡改京秩其利害大段不侔而又可以示均一昭恩意況善采陳詞未已將來豈免量加循轉不若出自聖意先與施行之爲善也

一臣近者恭聆聖諭以謂今次恩科雖曰三分之二入第五等然既許納勅則後舉赴特奏名者益衆三人取一其救仍在臣退而再三思慮欲乞出自聖意候第五等人給勅謝恩之際特傳恩旨如不願納勅並令吏部特給綾紙與補待闕一本作不理選限將出門既無所得又非品官而使日暮途遠者有以藉手而歸竊計欣然願就者不少可以坐銷後舉再試之人實清將來入仕之路

論吳飛英赴官遷延　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臣伏見浙西監司與外路不同帥漕專應辦輦轂不暇賑恤所部惟諸提舉常平專任其責昨日趙伯淙去官即乞催新官吳飛英奏事繼復取旨催促聞其人近在處州今數十日猶未到闕臨事遲緩於此可見雖暫令韓彥質兼權終是守土有妨巡歷緣近例不許擾關臣不敢越次奏乞改移然念數州斂散之權所係甚重難徇一夫而忽一路欲望聖慈來日特賜宣問商量或嚴行督促或速議換易取進止

論檢舉諸軍磨勘　淳熙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臣竊見樞密院錄到二十八日葛邲劄子乞將諸軍置籍預先一季檢舉磨勘此事將來必至更改但恐指揮既下收之實難事涉軍旅尤宜審重況見今文臣惟行在供職侍從方許一季前檢舉磨勘然亦須批問取索若在外侍從則必等候自投文字其餘庶官又可知矣夫無功磨勘前人每議其非但行之已久勢難改易故凡不來者不强也今從軍之人動以萬數無故創檢舉之制何以待有功之人況此曹不熟條令少習文墨此命一出軍吏及部胥得以相爲表裏或增損年甲或竄易歲月失於計會則不爲入籍稍得賄賂則亟與施行名器輕濫弊倖百出初欲爲惠後將有不均之怨其爲利害非止尋常臣所謂將來必至更改者此也若文字進畫乞聖慈更與密院商量令畧詢有司除在內侍從官一季前檢舉磨勘外其餘內外百官有無以此體例則輕重是非可槩見矣取進止

乞且令黔州開具思州人所買內地田土資態九年七月
十四日
臣等來面奏張縯所乞令思州黔州守臣說諭諸田將所買田
土盡行獻納事緣干涉邊面欲且子細商量蓋有三說今具下
項
一臣之伯父利見紹興初曾爲黔州通判臣幼年聞聞說思
州與黔州切隣本是夷境軍與之際田氏將帶州兵北扞
金虜朝廷嘉其忠義待遇甚至緣此二州之人通婚姻置
產業習以爲常卽與田汝弼隔戀來施州置產召鬪事體
不同今一旦因田祖周一族獻納隔州所爭之田遂盡令
獻納積年所置鄰郡之產而又明言永不得與夷人交易

示以拒絕之意竊恐有所未安
一契勘此事本緣張縯與林棗互有異同縯恐棗擅說諭之
功必欲有以相勝故因高震之言輕譖及此況思州權州
今乃是田祖行與祖周自不相能必不肯使其所部之人
盡獻祖產利害頗多不可不慮
一所降指揮雖曰說諭毋得抑勒然聖旨旣下遠方敢不遵
從又張縯見爲漕臣自應力主其說觀望抑勒勢所不免
他日或致紛紛彼必謂得旨如此可以藉口況田祖周一
族耳尙能越黔入施與譚汝翼讎殺不已若諸田合力其
勢必盛雖小夷初無足畏然消患未形亦當早爲之慮
若伏望聖慈更賜詳酌或且令黔州開具思州人所置內地田
土凡幾族幾畝各係甚年分置到不過數月便得詳細或且作
朝旨委帥漕先次相度候見曲折旋降指揮似未爲晚未審聖
意以爲然否臣備位近列自當以承命爲恭若利害稍大又不
敢有隱於君父亦嘗以此稟丞相淮緣已得旨施行難於中輟
不免密具此奏仰乞睿旨

論和糴

臣昨見商量和糴行在約三十萬石旣是地近不妨臨時降旨
今偶聞米價日減恐目下便合施行但近緣印會子稍多止可
作七百七十一文行用若更損一二文見錢則所費不過一二

十萬貫而輕重相權其利極溥此事臣思之甚審蓋將來有所
調發不患見錢不出故也又臣每聞陛下預念年歲之豐歉雖
陰陽家說亦行採訪臣未嘗不歎仰聖德孜孜民事頃刻不置
非如羣臣止苟目前而忘遠慮也臣數日前因五更視月見歲
星粲然於其傍者之占書本主歲饑嘗聞太史局官或云是犯
或云近爾以臣觀之有德可禳聖主固已優爲有備無患人事
自當預計但今儲米稍廣則所謂錢物自可力致謹密具奏聞
伏取進止

論川廣守臣奏事

臣近日屢見議者乞令四川郡守奏事已有旨依奏臣嘗求其

故益由舊制闕到半年前方許奏事川廣遠邈必至愆期緣此遂有指揮許本貫結罪保明與免奏事人既樂於便道之官自然懼於萬里入對今有新知彭州宇文儗正用此制見進人文字如經席覽更乞聖裁或日後因擬郡之際特賜宣諭自今川廣守臣不必以闕到半年爲限纔有除命雖是三二年闕便許趁闕奏事既免臨時妨其赴上彼亦無詞可以自解似爲允當若其才力顯著或急欲任使固可旋降指揮此特爲平常者設耳謹密具奏聞伏取進止

論四川通判闕歸堂

臣備員政路凡有所見只合榻前陳述或恐辯說再三有失事

體又念每蒙聖訓不敢雷同泯默臣前日面奏臣寮既論遠方郡守須令入對不若隨除授時早賜處分蓋緣見今有乞郡者將來必援舊制只據所居州軍保明例入文字與免奏事則所降指揮復成虛文矣臣又曾面奏緣四川無堂除通判闕凡簽判如縣往往得郡今見有乞廣安軍者與其超躐如此殆不若以通判數闕歸堂之爲愈也二事更乞聖裁特賜詳酌取進止

乞差侍從充社稷九宮壇初獻官

臣竊惟社稷之重次於宗廟至如九宮貴神則主風雨雪霜雷電疾疫之事唐明皇嘗親祠東郊眞宗亦差前執政行禮是以凡遇郊禮宗祀不欲旅祭於百神之列專命臣僚即壇蔵事蓋重之也近歲偶失討論指爲優輕去處多差近下有故臣僚甚非國家敬恭大祀之意臣雖欲畧正其失而有司襲常蹈故率不見聽欲望聖慈因朝殿特賜宣諭今後各差侍從官一員充社稷九宮壇兩處初獻官庶幾情文稍稱可以祈豐年報靈貺兼自來遇本處奏告猶命大臣或禮部長貳行禮而況大享之時乎取進止

樞密使三首

論舒濠守臣奏 淳熙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臣昨見王希呂奏守北峽闕利害得旨下池州張詔紅州趙汝愚定近據二人奏所部兵數不多池州已認巢縣江州又照

啓陽羅俱无力可及北峽臣再三思之兵力誠有不及救援北峽在舒州境內相去不遠今雍希禮倘已致仕若舒州得臣得人可使揀選民兵付之防守免至別調大軍又豫州趙不遠與通張本判不流是緦麻親見乞迴避兩郡雖曾除代能否尚未可作逆知欲望來日宣諭各別舉可用之人使填此闕實爲要務謹密具奏知伏乞睿照

論屯田事合同進呈

臣伏見郭剛初條具到屯田奏狀御封降付三省樞密院後來三省止是博詢眾論未有定說臣所以不敢干預今者錢良臣郭剛劉光祖同狀申到條具次第內有差撥六軍戰士一千五

百人兼有修盖營房一節依祖宗成憲及乾道樞密院工房格
慮合通知諭如差撥軍士卽合要見入隊不入隊之類若不先
事奏陳深恐臨時或有抵牾兼檢照乾道元年委郭振理會淮
東屯田節次條具行遣並是同共進呈宗案查見在樞密院近
來數有文武官問臣屯田次第臣以不知爲對聞者往往譏臣
避事失職臣實無以自解況本朝河防不屬密院而趙瞻劉奉
世輩在西府日自乞干預當時人以爲是蓋大臣與國同體不
應苟避形迹今臣止是欲舉本職以逃官謗非敢欲預三省之
事伏取進止

乞令四川制置司通知馬政 淳熙十三年

臣聞蜀有邊防有馬政前後議者多云二者必須相關然後事
體歸一朝廷亦嘗屢行申飭矣其如制置司專任邊防市馬多
寡在所不問都大司專主茶馬支費浩瀚有所不恤若非兩司
通知其利害則雖欲使之協力何可得也且陛下以全蜀兵民
之寄付之制帥雖御前軍猶許節制總所錢物猶得商確而馬
政獨不預聞可乎臣愚欲望特降睿旨今後凡每歲市馬若干
價值增損若干收支茶經銀兩若干並令制置司通知如此則
議論歸一邊防馬政不致相妨實爲悠久之計取進止

奏議卷十一終

奏議卷第十二　　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一百四十五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右丞相劄子五首

催薦士降旨　淳熙十四年四月七日

臣輒憑愚誠仰塵睿聽臣自蒙簡擢備位侍從更歷二府一意孤立未嘗薦引人才每爲中外論責此固衆所共知不敢欺罔茲因除拜朝士皆援例迫臣謂難但已躊躇久之方敢以四人姓名薦聞又恐駕坐稍久一時失於詳奏既同列及侍立官皆知留身之由斯須轉相告語今既累日未奉處分往往私相指議在臣委實汗顏蓋以受任之初觀聽甚有所損欲望聖慈曲

賜矜念如程大昌王謙曾在班列望意或有所疑只乞將劉光祖陳士楚兩人特降收召指揮臣却自作意度論令辭免庶幾稍全事體不至別有議論干犯天威臣無任戰慄俟罪之至伏聽進止

論密白鎮江大教指揮未穩　淳熙十四年十月二日密院指揮鎮江諸軍令今冬大教一次其老弱殘疾不堪人隊人就行揀退却選少壯人補填無則暫闕候教閱畢開具聞奏所有合用錢令總領所支撥應副

臣適覩密白鎮江大教指揮有以見陛下欲蒐簡精銳飭去冗濫實治軍之要務但事既涉衆當使由而不知若直云就行揀退則恐衆謂本非教閱乃是揀汰其揀退之人未審何以處之惟復使令離軍或且撥充隊外一有疑惑難於戶曉況劉超起自鎮江軍中方此試用同時等輩必有存者去取之間須令合於人情欲乞且降指揮云其老弱殘疾願充隊外人候教閱畢開具奏聞却密諭超及吳琚逐旋措置甚不爲難所貴衆心帖然別無疑慮又楚州出戍及揚州武鋒軍馬事體既同恐合一就處分儻臣言可採即乞候奏入留中來日再與密院商量或指揮已自先行即金字牌足可追返臣竊惟陛下復祖宗密白之制使三省官復奏而後行乃是令酌量可否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自當因事獻替是忘僭越密具以聞萬一愚慮弗協

軍令今冬大教一次合用錢令總領所支撥應副　明日上諭密院只降指揮云鎮江諸於理伏望聖慈特賜矜恕臣無任惶懼之至

論蕭燧吳圌轉官　淳熙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臣竊見近降指揮諸司賞典並用紹興二十九年例緣當時正差按行一使乃葉義問衞茂實並不曾轉官蓋義問以執政而辭茂實自用都大監領轉行兩官係就一處推賞今來葉翥依紹興十二年例差充覆按使復官推賞已用鄭億年例臣昨來內殿所以併及蕭燧者蓋十二年按行使副万俟卨等皆轉兩官故也指揮若行燧必自奏至如吳圌止該一賞即與衞茂實不同白合轉官臣今頒奏曲折庶得聖心先賜審度數日間面奏之時便可處分伏乞睿照

論密院徑除文臣帥漳熙十五年八月二十日

臣曉一本作昨晚伏見密院得旨移易沿邊三路帥臣共一指揮仍各令不俟受旨疾速之任內高夔係是文臣祖宗以來至於今日無此故事臣備位宰司若遽奉行是爲失職況盧州揚州別無監司而三處皆聚兵築城高夔熊飛豈能便到亦須指揮以帥事付之何人方可起發伏望聖慈預軫宸慮庶幾來早得以面受處分伏乞睿照

論密院徑支四川經總制錢

臣頃在密院因吳挺乞均諸軍請給與之往復兩年然後詳備又恐金州與元軍則例差殊就令總所取會方知合貼十萬緡

之數當時未曾降指揮者蓋審之重之恐三省惜費耳近來密院徑就四川經總制收科錢內撥十萬緡貼助既非本院錢物豈應三省全不預聞徑自取撥臣是時泯默奉行已失其職便當自劾引去繼蒙聖諭恐虜人來賀聖節或爭禮儀令臣等任責緣此未敢控訴只俟將來人使出門臣即露章有請免妨賢路伏乞聖慈併賜憐察

判潭州二首

乞錢米修潭州外城劄子 紹熙五年

臣伏見潭州控扼湖廣號爲重地外城周圍二十二里稽與例李綱折彥質皆議葺治會替移而止自後六十年間日就塌圮東南一帶基址僅存則又木生其間雜以荆棘根株牽引榛翳折裂臣自到任委官差人逐漸發薙始見損壞去處若不及今修築必將蕩然無復藩籬之限緣州郡事力不足未敢輕易措置又慮遷延歲月他時費用愈大除已開其丈尺物料細數申三省樞密院乞賜敷奏外欲望聖慈特降度牒并官會共十萬貫就撥椿管米三千石付潭臣豐誼提督其事仍總收支本州不敢移用專令飛虎軍統制韓世顯同兵將官各以所部士卒分頭工役委通判魏熊夢蘇森計置物料協力應副並不許一毫科擾民戶旬歲間可以畢工庶幾隱然金湯壯荆楚之形勢實爲永久之利伏取進止

同諸司列薦陳自修蘇森奏狀 紹熙三年

伏覩紹熙三年三月十九日勅臣僚上言監司列薦不得獨銜所薦每章不得過三人奉聖旨依須至奏聞者臣等竊見承議郎荆湖南路安撫司幹辦公事陳自修性資端亮識慮通敏所居之官公爾忘私自來選人京官最憚作邑自修歷郢之京山衡之耒陽湖之安吉實滿三任後兩邑素號難治自修治效卓然造朝之日不事干謁徑赴部注闕而歸恬於進取如此士大夫莫不推之又宜義郎通判潭州蘇森文定公轍四世孫開爽練達恪守家法作邑佐州吏事甚長昨本路提刑盧彥德兼權帥漕首以名聞籍在中書未蒙甄錄近者柳州闕守諸司方議

薦此兩人會朝廷差官而止今皆去替不遠欲望聖慈特加擢用隨所任使必有可觀他日或不如章臣等甘坐謬舉之罪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醴泉觀使準詔言事一首

求言詔 紹熙五年

勅某朕以菲質嗣承丕圖臨政之初懼未明於治理求言是急冀咸盡於忠規深惟舊輔之賢方遂殊庭之佚好覩故事雅推聞見之該入告嘉謀夙倚贊襄之久固幾徵之洞識亦幽隱之必通民間之利病無不周詢朝廷之得失無不素講固宜披肝膽以露奏排閶闔而上聞矧於播告之修示以咨

詢之意卿其稔思予指明聽斯猷竭剴切以備陳審安危而歷述庶裨善治敢怠虛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回奏

臣伏準七月二十一日求言詔書一道臣恭惟皇帝陛下臨御大寶聖德日新博詢讜言圖回盛治不遺老臣特下璽書之寵臣伏讀感凜無所容身自當披肝瀝膽上裨初政之萬一但臣連年抱病今夏絕而復蘇心勦形瘵氣息僅屬平昔既無嘉謀遠慮可補大猷況衰殘垂盡之時安能有所獻納謹陳四事仰塞明詔言無倫理冒瀆宸聽臣無任戰汗俟罪之至

一曰聖孝臣聞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不以孝爲本漢以火而興本朝亦用火德王天下按五行火主孝故兩漢帝號自孝惠而降皆冠以此字至本朝亦然今陛下受天眷命光宅中夏太上皇帝皇后春秋鼎盛而得陛下之聖子就天下之至養無虧之慶自今以始又有慈福太皇后爲會祖母重華皇后爲祖母宮闈鼎立自古簡册所載人主奉三世之親如今日之盛者鮮矣凡定省之誠奉養之勤充陛下天性之孝光於祖宗使火德蕃昌照臨萬方在聖德固優爲之何待贊也臣偶有愚見輒冒言之漢百官公卿表皇后有詹事而皇太后亦有長信詹事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長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夫以椒殿深嚴猶參用士人

典領宮掖況太上皇帝居東宮者踰二十年即帝位者已五六載用人多矣其間豈無久被簡知可備顧問者今嫔侍左右不過中貴數人誠能若稽古昔乘間請奏稱沿漢事於太上舊臣中遴擇一二人入則侍清閒出則從遊幸談論賡歌以樂聖懷斯亦養志之大端也若謂古誼不可遽行臣請引近事爲證靖康初徽宗內禪之後首命中書舍人譚世勣等以顯謨閣待制主管龍德宮甚被顧遇至今以爲美談高宗內禪壽皇亦嘗命錢端禮使德壽宮惟重華移御日淺未暇及此況累朝止奉母后比近世事體不同惟陛下與大臣熟議酌古今之制而行之

二曰敬天臣聞人君所踐者天位所保者天祿故愛民則欲如天之仁勤政則欲如天之健博愛無私以法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然後可以奉若其道顧諟其命億萬斯年受天之祐矣列聖相傳以爲家法至於壽皇尤篤意焉嘗御製敬天圖疏經傳法語於其下朝夕省覽此圖必在禁中願陛下訪求而觀之則古今成說不待儒生學士鋪張議論固已畢陳於前矣抑臣尚有管見敢併言之揚雄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如上所奏蓋欲陛下以人占天也苟德修而化行自然三光宣精百川循理雖無太史之占可也然以堯之聖猶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以舜之聖猶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況後世乎今太史局雖有其官皆以技進名隸秘書省不過歲時檢點鐘鼓而已政事或闕於下災祥或見於上彼何預焉堯舜遠矣羲和固難復置以本朝論之凡提舉司天監皆委忠直近臣如神宗初年首用司馬光元豐間復用王安禮設或躔度稍異必能入告圖消弭之方自然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所謂風雷弗迷熒惑退舍可拱而俟其助治也大矣臣願陛下酌本朝故事擇侍從臺諫之忠直者提舉太史局此亦復古格天之一端也

三曰崇儉臣聞論語首篇載孔子之言曰節用而愛人易云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詩頌魯僖公能修伯禽之法先及儉以足用次之寬以愛民夫聖人方論愛民乃首言節儉者蓋不儉則用度不足用度不足則必重斂於民雖有仁心仁言無所施矣臣恭聞陛下儉約出於天性今發政之初必將如漢文帝示惇樸爲天下先而臣尚以爲言者蓋自南渡以來疆土未及承平之半悉中外之貢輸奉三宮之榮養自當有增而無損至於既養州郡之兵又聚屯戍之兵又厚添差不釐務之祿視祖宗時所入彌算所用彌多東南民力安得不困往者京官選人憚於作邑止爲財賦難辦爾邇來州郡亦以不辦爲憂嚴於催科巧於措

畫僅乃有濟陛下雖憫愛民之意何自而行臣願因聖性之節儉凡賜予支費損之又損如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然後上行下傚其效可睹至於民力之盈虛州里之貧富殆不可一槩而舉惟監司守令乃能詳知欲望申詔諸路各陳所部凡可省費而裕民者指事申明限以半年上之朝省隨宜斟酌特降處分庶使實惠徧及於天下不爲虛文捨是則雖詔旨諄諄不過宣讀之後徒掛牆壁而已

四曰久任臣聞堯舜而下設官分職未嘗不以久任爲先鯀堙洪水汨陳五行堯猶待其九年然後易置暨舜以三載

考績九年然後黜陟幽明後世何獨不然粤自漢唐以迄於今論者孰不以是爲急務固無待於縷進只如本朝文彥博年過九十更事最多當元祐二年輔哲宗初政呈上言謂中外任官移替頗速在任不久有如驛舍無由集事何以致治今聖主臨御詢事考言竊計講之已熟次第施行抑臣偶有管見輒妄言之今外路迎送守倅監司借請不貲凋耗郡計最爲大弊其尤可慮者川廣小郡痲禁軍人數至少每遇迎新送舊往往別作名色盡數差撥遣者一年近或半歲奔走道路廢其閱習平時既已傷財緩急又將誤事若皆任滿猶且庶幾其間偶有事故則漸中止

再如此何以堪之臣竊欲朝廷將訓練小郡迎送差雇弓手之外者別爲區處或就所過州郡臨其川陸應付協濟逐節交替所費度不甚多其本處迎送止以都廂鎮撫軍則大省借請二則不妨備禦然須所過州郡體國奉公乃無阻滯其餘大郡事力可辦又當別作措置願付議臣詳審利害使之悠久可行免至輕於出命若乃選擇得人深戒數易或令因任舉增秩賜金之典則不勞更張善無以加矣

右謹錄奏聞謹奏

申省狀劄十一首　附

看定羅源縣寺觀爭田回申　乾道六年三月涂閎憲日

今月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付下福州羅源縣仙茆院住持僧智權與本縣天慶觀爭競田土一宗文案契書文簿令某看定尋施照得除戶部前後定奪申都省及行下本路並將上件田土給還仙茆院外今却緣尚書祠部檢準建炎二年正月九日指揮應崇寧後來寺院改爲宮觀者除天慶觀外並改正給還既有除天慶觀外之文竊恐官司未免疑惑又緣羅源縣舊自有天慶觀政和八年御筆指揮止係將仙茆院併入即非創改仙茆作天慶觀其仙茆院若引用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御筆手詔罷道官及撥賜宮觀等房錢田土指揮及建炎二年改

正給還指揮亦不爲無理但仙茆院除緡到紹興十三年閏四月初四日羅源縣給還公據外經今近三十年其間知府莫尚書分撥一半田土及日近福州知錄定奪事由並無文案可以照證合要見羅源縣天慶觀前後所陳事理及官司所給文據一就看定免憑偏詞却致引惹爭訟緣某未到本路無緣取索須至回申者右件僧智權一宗文案契書文簿等謹具收繳連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乞正上尊號禮儀劄子　乾道六年

某伏覩已降指揮加上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號緣上件典禮事關大體參酌援據貴於得宜謹按唐太宗詔令凡

上太上皇尊號係入主率百官上表陳請謂宜參用唐制以稱主上事親盡敬之意候指揮十一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恭依

乞放歸正并從軍下班祇應年七十人添差狀乾道七年六月兼兵部侍郎日

奠勘本部不准放歸正并曾經從軍下班祇應年七十以上人陳乞添差參部緣有宣和舊法東西班不堪披帶殿侍逐班祇應年七十聞奏放停內有戰功人取旨要安排是致一例不曾放行切詳宣和以前未有歸正及揀汰離軍之人止謂在班年及七十不堪祇應故有放停之法即與今日優恤歸正及從軍人事體不同況大小使臣校副尉年七十以上目今並許添差

參部不許下班祇應注授差遣委實不堪欲望特賜指揮將歸正并曾經從軍揀汰下班祇應年七十以上人依大小使臣及副尉見行條法放行注授合入添差差遣其東西班見今應奉并吏職不曾從軍之人自依舊法施行庶幾有以激勸忠義不至失所奉聖旨依

申明試賢良日百官常起居狀乾道七年十月

奠勘本部條具冊試賢良方正內一項合侍立官從閤門檢點殿試進士儀注斟酌施行緣閤門數十年來未曾行過上件儀注無憑斟酌止檢會到殿試進士見行令式御試舉人日諫議大夫侍制以上并侍御史秘書省正字以上并貼職省試發解官並殿門外祇候宣召郎入宣押赴殿門外祇候宣召郎入前五日內告報仍關秘書省首名日入數起居祇候官閤報準此今來初復制舉事體至重當皇上正殿臨軒之際而羣臣畢不朝謁止許立於殿門之外於事體實為未安今欲斟酌是日駕坐文臣常參官以上及考試六論官并貼職秘書省官並令常起居訖依舊就殿門外祇候宣召郎入乞下閤門照應施行候指揮十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依

乞給札就李丙抄丁未錄狀乾道七年

奠勘國史院見修四朝國史緣歲月深遠文字散逸首尾舛決考證甚艱今間右修職郎監臨安府都鹽倉李丙業於收書勤於考古嘗纂丁未錄卷帙浩瀚起治平之末訖靖康之元其間

議論更革往往編年該載殆將備史氏之闕欲望朝廷特降指揮許給札就丙抄錄如見得其書果可以稽考四朝未盡事迹即乞從本院保明量加施擢不惟有助大典亦足為學者之勸候指揮十一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其合用紙札臨安府應副

禮部看詳舉人狀乾道八年二月

準都省批下白劄子赴省試前場人照對賦題官韻限字內走字係是上聲子口切一音却點作則候切入在去聲今來場中士子多用杜牧注孫子序猶盤中走圓之走押走字韻其出處實無音釋委合如字於上聲韻內押兼西漢劉通傳載猶如阪上走圓亦無音釋凡經傳無音釋者並如字顯見合遵上聲如

字押用分明伏乞特賜檄送貢院詳酌考核施行伏候指揮
後批送部看詳申尚書省檢照禮部韻畧上聲走字不訓其義
去聲走字注云疾趨也絳禮部韻往往本於廣韻按廣韻上聲
走字注云趨也去聲走字注云疾趨也既皆訓趨則義亦相通
今已行禮部韻如防探字之類平側異音彼視之類上去異音
元祐間看詳許隨韻通押若有獨音今來舉人所用盤中走圜
之走坂上走圜之走既廣韻皆訓趨如出處無獨音自當依見
今禮部韻所載元祐已行條制隨韻通押今看詳如得允當乞
下貢院照應施行候指揮乾道八年二月一日劄下禮部貢院
依禮部看詳到事理施行仍榜貢院

門曉諭

與廟堂乞追錄芮燧行誼仍官其一子乙未眾從官議定
既錄書會有異議
者遂不
舍上

某等編惟褒廉遏抑躁競國家方以是風曉在位士大夫稍知
勸矣其有行誼雅爲眾推不幸位未稱德齎志以沒又能表而
出之以示不忘則於垂勸不既大矣乎伏見故國子祭酒芮燧
德配前修文高當世恂恂自守初未嘗與物競及當官而行則
秉誼持正有不可奪之志故相秦檜時嘗因賦詩爲有人所誣
捕逮繫獄流竄遠地怡然累歲畧不自明太上嘉之召爲學官
館職旋擢臺察已而出使東廣節操彌勵凡舊例供饋積至數
千緡潛輸公帑歸過曲江班犒郡縣吏之乏月給者和不違眾
清不近名太率類此聖上簡知自司業升祭酒經明行修多士
敬服玉音嘗諭宰臣令寘侍從會燧移疾優進書殿奉祠而去
兩學生員祖道者千計觀瞻莫不太息按祭酒從四品序位在
太常宗正秘書少列之上使燧稍爲子孫計未必引去去財累
日止用本官休致得恩澤一名今其三子二爲白丁深可矜憫
況燧初除司業在乾道五年八月家於湖州一夕可至是時官
已朝奉郎供職滿歲則六年冬祀法當任子燧固欲避免踰數
月乃起比遇郊禋不及者兩旬澹於榮利近世罕見其比欲望
朝廷特與敷奏追錄眾美還官一子使天下知聖朝尊賢勵俗
獎善律貪不問存沒書之史冊不亦美乎

兵部申明交趾襲封事 淳熙六年

檢照本朝待交趾李公蘊李德政故事初封郡王次封南平王
逮其身故卽贈侍中追封南越王昨淳熙元年朝廷嘉李天祚
守藩歲久貢職時修建國安南以示褒寵然安南在唐止是一
府而南越在漢所統不一今若追贈侍中南越國王既不失祖
宗舊典又可增大近歲封國之命所有李龍翰襲封一節按建
炎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南平王李乾德薨其子陽煥嗣立建
炎二年有司討論請候本國乞降封拜表奏到日卽依自來條
例以眞命十一月十五日奉聖旨依直至紹興二年三月方降
制授陽煥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大尉兼御史

大夫安南都護上柱國特封交趾郡王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一千四百戶仍賜推誠順化功臣其制詞具述其父服除封拜之意至紹興七年九月二十六日陽煥薨其子天祚嗣立八年三月亦降制授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安南都護上柱國贈封交趾郡王食邑四千戶實封一千四百戶仍賜推誠順化功臣其制詞有云睠言嗣子初襲提封遣勳就望之誠請繼蕃宣之舊又云王靈已被戎事毋忘緣金革以奪情宜墨縗而涖政今來李天祚既於淳熙二年二十六日薨其子李龍翰有詩命於朝即將來合依陽煥天祚例授以封爵謹具申都省伏候指揮

禮部申明李浚追服事 淳熙六年

本部近據從政郎新高郵軍司理龐師求狀稱自小過房在親叔位下除本生父及所生母身亡已解官持服外今來本生嫡母身亡未審合與不合解官持服乞檢坐條法告示本部檢準乾道重修服制令爲人後者爲其父母若庶子爲後者爲其母亦解官申其心喪紹興令同今來龐師求嫡母身亡正是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合行解官分明尋下太常寺取索前後體例據本寺檢到隆興二年刑部符備坐右奉議郎李浚狀緣李若樸庶子過房在伯若水位下今來嫡母徐氏身亡合與不合解官當時下大理寺指定大理寺稱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亦解官申其心喪註稱皆謂生己者李浚既不係徐氏所生不合解官本部竊詳服制令既載前項解官申其心喪又母出及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然後注皆謂生己者五字蓋謂所生母或爲父所出或父死而改嫁義雖斷絕然生育之恩不絕故令申心喪與上文爲其父母解官自是兩項不相干涉兼在法嫡繼慈養改嫁或歸宗尚須經三年以上斷絕然後不解官豈有嫡母在堂偶因爲人之後遂不解官之理今李浚本生嫡母初未嘗爲父所出又未嘗改嫁而大理寺却節去母出及嫁以下十五字而移注文皆謂生己者五字於爲人後者爲其父母解官申心喪之下則是嫡母之在堂與夫被出改嫁更無差別背違法意何以示訓欲望朝廷批送勅令所更切看詳其徐氏元係李浚嫡母不曾被出及改嫁沒合與不合解官如合解官乞下吏部勒問本人徐氏身亡之後如未曾解官申其心喪即合日下改正依條施行免致將來有司一向引用誤行之例有害名教所有龐師求事體與浚正同自合解官本部見欲具條告示外謹具申都省伏候指揮

乞令勅令所釐正勳封條法 淳熙七年三月

某竊見本朝舊制文武臣有勳有封自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勳也王公侯伯子男食邑實封封也政和三年春加勳並罷而見今司封却依舊將勳封滾同立法謂如諸衛大將軍勳一

轉食邑二百戶諸衛將軍至率府副率勳二轉已至護軍一轉食邑二百戶之類吏輩多不通曉奉行之際或與或否往往失當近準都省批下大宗正司申備坐右千牛衛將軍不帶率府率大逐等十人狀該遇淳熙六年明堂大禮乞依赦加恩而司封疑執勳一轉二轉及已至護軍之文未敢放行謹按三朝國史志職官第七載文臣少卿監以上武臣副率以上有封又兩朝國史志職官第六宗室副率以上初該加恩二百戶今來不帶等十人正應封格又會陪祠兼錄到建炎二年三月太子大監門率府率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士赫特授右千牛衛將軍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三百戶制書乃知中興初未嘗廢特

近歲失行耳今乞朝廷特賜施行仍送勅令所分別勳封釐而正之候指揮

勅方季隨改官　淳熙七年參知政事日

吏部奏鈔迪功郎方季隨用前任廣州番禺縣尉日獲賊賞改承務郎照得本人任縣尉日會權廣州新會縣事半年之間四禁決撻百姓過當因而致斃者十有五人數內宮十一名三日內兩次科斷其餘或因棚吊或因拷訊並皆責出身死又有孕婦阿黃因迫其夫不出一併決大小杖四十緣此墮胎并縱容親知交通關節營私牟利科罰民戶錢物私置文歷差防縣禁軍幹當私事不公不法甚多具載本路提刑詹儀之按章及勘官林士美奏案之中雖經赦宥朝廷以其情理重（張本有害字）於淳熙六年八月初五日奉聖旨特勒停仍展三期叙纔及一月偶値明堂赦恩使得叙復今又用本任賊賞改令入官不惟大段僥倖乘自來官員因公事決撻人解后致死或刑責稍過往往坐以用刑慘酷永不注授親民據方季隨慘酷如此考功格法終身不合升改爲係酬賞有司一切不問今若放令改官便當正注知縣馴至守倅其爲民害何可勝計緣本人係已引見改官之人未敢退鈔下部　七月日三省同奉聖旨方季隨改官指揮更不施行

案自乞正上尊號儀禮劄子以下凡七篇別本全佚知聖道齋本亦有錯誤此條以其情理重之下誤接入刑部取責伏葬其罪云云乃卷七論州縣官有公罪乞隨事責罰劄子內之文後又重出申審放行前宰執舉改官員一篇自叙一篇而此篇自於淳熙六年以下脫缺前半錯出其後今如此校正然以其情理重之下尚有缺文

奏議卷十二終

歷官表奏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歷官表奏

歷官表奏目錄

卷第一

辭免察官奏狀　辭免起居郎奏狀
申三省乞罷兼職第一劄子　第二劄子
奏乞罷兼職狀　乞宮觀奏狀
乞未赴南劍申省劄子　乞避私諱申省劄子
辭免秘書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奏狀
草鬼公武詔書不當待罪奏狀
求外劄子　乞免學士院兼職劄子
乞宮觀奏狀

乞改作時暫兼權兵部侍郎劄子
辭免權禮部侍郎奏狀
辭免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奏狀
申省再辭狀　謝禮部侍郎表
舉自代奏狀　辭免兼侍講奏狀
謝侍講表　辭免書吳璘碑奏狀
乞免兼中書舍人劄子　謝宮觀表
辭宮沙乞宮祠狀三首　謝宮觀表
謝右文殿修撰表　辭免召命申省狀
到闕上殿乞郡或奉祠劄子　除待制辭免奏狀

謝制侍講表　舉自代奏狀
丐外劄子　辭免兼直學士院奏狀
辭免兵部侍郎奏狀附不允詔　辭免兼侍講奏狀附不允詔
謝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表　舉自代奏狀

卷第二

謝侍講表　辭免兼詹事奏狀附不允詔
東宮賀冬牋　東宮賀正牋
祭社祝文待罪劄子　謝宣諭劄子
辭免轉官奏狀附不允詔
辭免書韓世忠神道碑劄子　敕書神道碑劄子

辭免潤筆劄子　謝劄
辭免陞兼侍讀奏狀附不允詔　謝侍讀表
辭免吏部侍郎奏狀附不允詔
謝吏部侍郎表　舉自代奏狀
請外劄子
吏部侍左進天申節功德疏右語
東宮賀冬牋　東宮賀正牋
辭轉官奏狀附不允詔
辭免翰林學士奏狀附不允詔
口宣附宣召館次　謝宣召入院表

謝表　舉自代奏狀
謝衣帶鞍馬表

卷第三

辭免兼修國史奏狀附不允詔
舉李塾賢良不應格待罪劄子
東宮賀冬牋　東宮賀正牋
乞郡劄子附不允詔　再乞外任劄子
奏謝劄子　再乞去劄子附不允詔
第三乞外劄子
第四乞在外宮觀劄子附不允詔

奏謝劄子　辭免轉官劄子附不允詔
乞宮觀劄子附不允詔　奏謝劄子
辭免禮書兼翰林院奏狀附不允詔
謝表　舉自代奏狀
東宮賀冬牋　東宮賀正牋
謝御書劄子　謝賜新茶奏狀
辭免日麻轉官奏狀　丐外祠劄子附不允詔
再乞外祠劄子　奏謝劄子
辭免東宮轉官奏狀附不允詔乞宮觀第一劄子附不允詔
乞宮觀第二劄子　奏謝劄子

繳還殿中監職事申狀　明堂禮成賀東宮劄子
未朔詣東宮劄子　會慶節賀劄
辭免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奏狀附不允詔
再辭免兼翰院學士承旨奏狀附不允詔
第三辭免兼翰院學士承旨劄子
謝表　舉自代奏狀
卷第四
東宮賀年牋
同講筵官辭免進讀三朝寶訓終篇轉官狀附不允詔
申省狀　進謝恩詩表
同侍從慰皇子魏王薨表　乞宮祠劄子附不允詔
再乞宮祠劄子　奏謝劄子
辭免參知政事劄子附不允詔
辭免參知政事表附批答曰宜
謝參知政事表　謝太上皇帝表
謝東宮牋
辭免正謝賜衣帶鞍馬劄子　辭免兼敕局劄子附不允詔
附賜生日詔　謝表
旱災待罪劄子附不允詔　乞罷黜表
再乞罷黜劄子附御筆　東宮賀冬牋

卷第五
東宮賀年牋　辭免轉官劄子附不允詔
再辭表附不允批答　謝轉官表
謝太上皇帝表　謝東宮牋
同趙相以下以霖雨待罪劄子附不允詔
再乞罷黜劄子附不允詔餘　附賜生日詔餘
謝表餘　東宮賀冬牋餘
乞罷政劄子附不允詔　乞罷政表附不允詔
乞通政司收接文字劄子　附賜生日詔
謝表　乞宮祠奉彭城下劄子
第二劄子
辭免知樞密院事劄子附不允詔
辭免知樞密院事表附批答曰宜
謝表　謝太上皇帝表
謝東宮牋　謝賜宴加恩表
乞與王嘉賓換闕劄子
卷第六
同施樞密以旱災乞罷黜劄子附不允詔
同二府乞罷黜劄子附不允詔
旱災乞黜表　再乞黜劄子附御批不允

奏謝劄子　預辭生日牲餼奏附御批
附賜生日詔　謝表
爲二兄乞再任宮祠劄子　東宮賀冬牋
太上皇后慶壽賀東宮劄子　辭免樞密使劄子附不允詔
辭免樞密使表附批答　辭免樞密使第二表附批答
謝表　謝太上皇帝表
附賜生日詔　謝表
賀東宮生日劄子　東宮賀冬牋
東宮賀年牋　天申節滿散功德疏
乞令宰臣兼樞密使劄子　附賜生日詔
卷第七
謝表　問聖體劄子
東宮賀冬牋　郊祀禮成謝加食邑表
謝太上皇帝表　謝東宮牋
免赴正旦入賀劄子
賀正旦表
德壽宮慶壽趨赴不及劄子　東宮賀正牋
請假十日劄子　謝宣醫劄子
謝賜藥方劄子
辭免慶壽轉官加恩劄子附不允詔

辭轉官加恩表附批答
辭轉官加恩第二表附批答　謝表
謝太上皇帝表　謝東宮牋
附賜生日詔　謝表
求祠第一劄子　第二劄子附不允詔
第三劄子附不允詔　東宮賀冬至牋
辭免進書減磨勘劄子　辭免右丞相劄子附不允詔
又辭免右丞相劄子　東宮劄子
辭右丞相表附批答　第二辭表附批答
謝表　謝太上皇帝表
辭免兼職劄子附不允詔
因陳賈論王謙待罪劄子附不允詔
夏旱乞罷政劄子附不允詔　第二劄子
乞罷政表附不允詔
再同王丞相黃參政乞賜降劄子附御批
再乞罷政劄子　辭免生日牲餼劄子
同王丞相黃參政乞減俸劄子
辭免復俸劄子附不允詔　賀東宮生辰劄子
卷第八
辭免謚冊寶行禮支賜銀絹劄子

攝太傅持節導太上梓宮暨帶激賞庫官會稽設劄子
光堯梓宮發引慰皇帝表　慰皇太后牋
慰皇后牋
光堯梓宮到思陵攢宮安盒奏狀
慰皇太后牋　慰皇后牋
三月二十四日奏　三月二十七日奏
思陵掩攢慰皇帝表　慰皇太后牋
慰皇后牋　乞導從虞主還行在奏
謝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狀
未政乞對劄子　辭免德壽宮銀絹劄子
求去劄子
辭免提舉編修玉牒劄子附不允詔
再辭免劄子
明堂禮成同宮僚賀東宮劄子
謝封濟國公表　謝東宮牋
辭免加恩正謝日抬賜劄子　乞去劄子
辭免左丞相劄子附不允詔　第二劄子
東宮劄子　乞去第一劄子附不允詔
第二劄子　第三劄子
第四劄子　辭免左丞相表附批答

第二辭表附批答　謝表
謝東宮牋　辭免兼職劄子附不允詔
卷第九
辭免少保劄子附不允詔　辭免表附批答
再辭免表附批答　再辭免劄子附不允詔
第三辭劄子附不允詔　第四辭劄子
辭免冊命劄子附允詔
乞序位在嘉王之下劄子附御批
謝除少保表　謝重華宮表
辭免講堂轉官回授劄子附不允詔
辭免轉官公據劄子附不允詔
辭免親饗禮儀使支賜劄子　乞去劄子
乞去奏狀附御批　再乞去劄子
再乞去奏狀
辭免除職判潭州劄子附不允詔
再辭表　同日奏劄
重華宮奏劄
乞以原官奉祠并免謝辭劄子
謝除醴泉觀使表　重明節開啟疏
重明節進功德疏右語　重明節賀表

重華宮會慶節功德疏右語　重華宮會慶節賀表
冬至節賀表
卷第十
年節賀表　重明節祥符寺開啟疏
重明節天慶觀開啟疏　重明節進功德疏右語
重明節賀表
重華宮會慶節進功德疏右語
重華宮會慶節賀表　冬至節賀表
辭免判隆興府劄子　貼黃附不允詔
年節賀表

再辭免判隆興府第二劄子附不允詔
繳敕書銀合臘藥狀　重明節進功德疏右語
重明節賀表
重華宮會慶節進功德疏右語
重華宮會慶節賀表
辭免觀文殿學士判潭州劄子附不允詔
再辭免劄子附不允詔　三辭免劄子
冬至節賀表　郊祀禮成賀表
潭州謝上表　郊祀謝赦表
郊祀禮成謝加食邑表

高宗加上謚號賀重華宮表　賀皇帝表
附賜銀合臘藥敕書　謝表
附賜紹興三年厤日宣　謝表
年節賀表　問聖體劄子
賀御殿劄子
辭免復觀文殿大學士劄子附不允詔
辭免復觀文殿大學士表附不允詔
謝表　附賜銀合夏藥敕書
謝表　降郡公謝表

重明節進功德疏右語　會慶節進功德疏右語
會慶節進銀奏狀　冬至節賀表
乞祠劄子附不允詔　附賜銀合臘藥敕書
謝表　謝賜紹熙四年厤日表
卷第十一
年節賀表　誕皇孫賀重華宮表
賀皇帝表　乞宮祠奏
第二劄子　附賜銀合夏藥敕書
謝表　謝復益國公表
重明節進功德疏右語　乞宮祠奏狀附不允詔
辭免隆興府奏狀附不允詔　慈福慶壽賀表

附賜銀合臘藥敕書　謝表
再辭判隆興府奏狀　謝體泉觀使表
重華上仙慰皇帝表　重華上仙慰太后表
重華宮功德疏右語　移御壽康宮起居表
皇帝登寶位賀表　重明節開啟疏
重明節功德疏右語　重明節賀表
瑞慶節開啟疏　瑞慶節薦散疏
瑞慶節功德疏右語　瑞慶節賀表
冬至節賀表　明堂禮成賀表
辭免覃恩轉官奏狀附不允詔
覃恩辭免轉少傅表附不允詔
謝差官賜告奏狀　又手劄
再辭免覃轉表附不允詔　乞將覃轉回授奏狀
申尚書省狀　謝明堂禮成加恩表

卷第十二
乞致仕表附不允詔　第二表附不允詔
第三表　謝致仕表
辭免冊命奏狀　孝宗小祥起居表
賀生皇子表　賀三宮冊寶禮成表
賀韓皇后冊禮成表　慰慈福上仙表
賀瑞慶節表　謝郊祀禮成加恩表
謝慶禮成支賜奏狀　賀生皇子表
慰太上皇后上仙表　慰太上皇帝上仙表
壽康宮追薦疏右語　謝明堂禮成加恩表
慰韓皇后上仙表　謝降官表
賀太皇太后加上尊號表　辭免復少傅狀附不允詔
賀立楊皇后表　謝復少傅表
賀瑞慶節表　謝郊祀禮成加恩表
賀瑞慶節表

歷官表奏目錄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紹興三十二年

辭免察官奏狀

左宣教郎秘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臣周某狀奏右臣今月四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監察御史日下供職者自天有命踏地無容伏念臣奮自寒鄉最爲兄士獻納言於召試之日蒙眉奬於面對之初久並英游莫伸薄效不圖倘記更誤選掄分直栖鳳之南察事行馬之外臣猶自數入謂斯何敢陳辜已之言祈寢出綸之渥俾安舊次免累聖知伏候勅

旨五月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辭免起居郎奏狀

左奉議郎監察御史臣周某狀奏右臣今月二十三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起居郎日下供職者明命初傳震恐無地臣竊以柱下置史君舉必書自我祖宗甚難此選或以久次文館或以嘗歷劇曹或以德望詞華度越流輩然後稽參輿議舉而授之未有資淺望輕徑躋而躐至者也如臣無狀豈不自知欲勉於問學而智識甚凡欲勤於事爲而才力不逮三年朝路一善未聞太上皇帝意其退縮似恬靜郡機似愚直援而寘之六察之列使事陛下今既數月矣畧無補報日夜窮自刻責豈謂驟膺簡擢人侍螭陛稽之舊章既慙踐歷叅之近比更愧超踰幸今誤恩雖加而贊辭未出擇人改授猶訝及也惟陛下矜其誠懇而俯從之臣不勝幸願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八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申三省乞罷兼職第一劄子

左奉議郎試起居郎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兼權中書舍人周某劄子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兼權中書舍人今來正官員數已多合行罷權候指揮十一月二十五日同奉聖旨令周某依舊兼權陳俊卿職事

第二劄子

某先奉聖旨兼權中書舍人今緣正官員數已多遂乞罷權今

月二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依舊兼權陳俊卿職事者某竊惟官闕則權員多則罷此亦常事何待固辭況祖制已有兩人而奉使於外者又將還闕豈可以某暫曾攝事遽令依舊充員居之不安其敢自恕欲望再與敷奏俯從所請庶幾小官不失辭受之義候指揮十一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

奏乞罷兼職狀

臣近者兩具劄子乞罷兼權中書舍人職事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伏念臣昨被旨兼攝之初豈不知與聞基命潤色書贊非臣不達國體素無文采之人所能勝任然以詔劉珙出使不過數月西掖獨員或有妨礙故雖自知

非據亦復承命不辭今劉珙將歸唐文若張震在職若猶迫於威命儼然如舊則是暫權乃欲久假兩請皆爲具文於臣辭受之義無乃戾乎又況遇闕則他職兼領官多則指日罷去蓋百司庶府之常事臣不敢遑有援引昨見侍讀闕官嘗命侍講黃中時暫兼權尋除洪遵中即乞罷若計侍講員數則中尚可兼領此最近事人皆知之今臣所以力辭本非廉退但事體當爾不敢中輟區區之心實在於此伏望聖慈特賜矜察許臣解罷上件兼權職事非惟私心得以少安抑亦免爲識者之所議誚不勝幸甚謹冒天威罪當萬死取進止十二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隆興元年

乞宮觀奏狀

左奉議郎試起居郎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兼權中書舍人臣周某狀奏臣輒瀝血誠仰干聖造復念臣先塋多在吉州惟臣母葬信州久欲遷奉緣臣備數於朝力所未能爰自今年正月屢經朝廷陳乞假告繼又力請外祠而宰執不爲敷奏因循至今人子之心晨夕不遑緣此心氣怔忡居常抱病安能纂修記注攝贊書命必由曠職重抵司敗之誅若非觸冒萬死投誠君父則進退失據誰肯爲臣言者伏望聖慈下臣此章宣問宰執如臣前此果因遷葬乞去非敢矯妄即授臣宮觀一次使遂其區區之志今齒髮尚壯他時或有繁劇任使雖赴湯蹈火所不

敢辭輕犯天威臣無任震灼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三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所乞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任便居住

乾道六年

乞未赴南劍申省劄子 三月二十一日

左朝奉郎新權發遣南劍州周某劄子昨準勅差權發遣南劍州替王阿待闕已及二年依近制合赴行在奏事緣某舊有心氣之疾近來發欬不常觸事憒忘見往他處尋訪醫藥若不自度勉強前去不惟到闕之日定失朝儀亦慮臨民之際決致廢曠欲望朝廷特與敷奏改授祠廟差遣或許改替已差下人劉敏求庶幾他日所患痊平尚能効犬馬之力伏候指揮三月二十五日三省勘會已降指揮除福建路提刑填見闕令劄付新除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周朝奉遵已降指揮疾速前來奏事訖前去之任準此

乞避私諱申省劄子 五月十五日

左朝奉郎周某準尚書省劄子三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除某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填見闕伏念某去國八年復叨爰使感戴上恩豈應辭避但某父名利建建與本路名號相犯既非所嫌之字即與偏諱不同兼某近以心氣舊疾時復發作方辭典郡敢冒察刑欲望朝廷檢會前劄及今來乞避私諱事理特與敷奏畀以祠祿或改授一待闕差遣庶幾愚分得以少安緣再準省劄令疾速前來奏事訖前去之任不敢稽違朝命竊

迎遞至前路聽候指揮吏部供到檢舉紹興令諸府就官攝犯父祖婚名及二名偏犯者皆不注擬會本官父名利建卽係二名偏犯依條不合迴避申聞事右劄付新除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周朝奉遵已依劄下事理疾速奏事訖前去之任準此

辭免秘書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奏狀

左朝奉郎新權發遣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臣周某狀奏右臣今月十八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秘書少監兼權直學士院者冒膺兼組增震孤衷竊以貳職仙蓬攝官禁苑供爲清選專用名儒伏念臣早誤聖知中歸農畝八歲傾心於天日一朝稽首於軒墀辱臨遣之溫言將遣驅於暑路忽叨改命大過初心惟舊學之素迂加比年之病忘雖厚恩未報詎敢

忘魏闕之存然薄技無堪恐難寓禁林之直固有命行而或反仰祈人欲之曲從所有上件恩命臣未敢祗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七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草晁公武詔書不當待罪奏狀

右臣近蒙聖恩擢貳秘書寓直翰苑臣自度荒疎愚戇加之素有心氣之疾難以攝視草之任嘗具辭免乞賜寢罷旣而祗受不允之命微賤小臣未敢再有陳請只俟旦夕輪對冀得披露血誠今者果綠書詔輕重失倫至勤御筆改定不職之罪合置嚴誅萬一陛下海涵天覆未忍遽加鈇鉞卽乞改授在外宮觀差遣使得休養心神循省愆咎干犯天威臣無任戰慄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八月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求外劄子

左朝散郎試秘書少監兼權直學士院臣周某劄子奏臣竊見近制卿監郎官率用實歷監司郡守之人蓋欲更民事備任使也臣雖曾蒙恩差知南劍州除福建路提刑然方赴而改未考治民之功前日陛下賜清閒之燕嘗具奏江西賦重民困間有寇盜當擇守令布宣德化臣誠不佞欲望聖慈稽用更迭詔書畀之小郡使試行其言自效尺寸於以少副陛下一視內外器使人材之意臣不勝幸願取進止九月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乞免學士院兼職劄子

左朝散郎試秘書少監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官兼權直學士院周某劄子近蒙勅差兼史院實錄院職事緣四朝國史及徽宗實錄事體重大非忍心竭力考證同異尋繹事實無由可以下筆欲望朝廷特與敷奏免攝內制職事庶幾一意本職不至闕誤伏候指揮十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乾道七年

乞宮觀奏狀

具位臣周某狀奏右臣才質駑下一無可取方其少時敏精神於舉業因得心氣之疾間遇發作廢事差謬比蒙聖恩寘在冊府屢嘗自弛未奉俞旨莅職復踰坐年猶冀圖報萬一而所苦

浸劇寢食不寧外雖粗若可支中實難於勉強若不亟去殆將隕生欲望聖慈特賜矜憫改授在外宮觀差遣使得一意將理免至遂爲廢人干冒天威臣無任戰汗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三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乞改作時暫兼權兵部侍郎劄子

具位周某劄子今月一日準尚書省劄子節文三省同奉聖旨周某兼權兵部侍郎緣上件職事元係太府少卿查籥兼權目今雖在建康府其兼職自合依舊欲望朝廷特與敷奏止令某時暫兼權候查籥回日罷庶幾事體爲允伏候指揮 五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

辭免權禮部侍郎奏狀

左朝散郎試秘書少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權直學士院兼權兵部侍郎周某狀奏右臣今月十九日準尚書省劄子節文三省同奉聖旨周某可除權禮部侍郎日下供職者有命自天措身無地伏念臣空疎庸懦一無可取決科干祿本以代耕而陛下方居潛邸已記不腆之文暨登大寶首在拔擢之數恩私未報自投閒散比叨起廢忽被眷知逢閣史闈禁林武部身兼數職莫匪清華雖陛下激厲疲駑每諭進擢之意而愚臣自揣才分屢控退休之辭今者成命驟頒聯榮禁路載惟寵淺加以病衰玉帛鼓鐘猶未辨其名物而況秩宗典樂以和邦國乃使臣輩與聞其事豈不上累聖鑒下爲清議所談伏望陛下嚴近侍之選收已行之令俾臣姑安舊次亦足勉敎其愚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七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辭免陞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奏狀

左朝散郎權尚書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臣周某狀奏右臣準尚書省劄子七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差臣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通不出三員之數者殊涯濟加危懷增厲伏念臣本疎文藝尤乏史才攝事玉堂已慙於舊直計員金鎖更假於新榮名稽敘進之規實溢同陞之數昔劄子元居秘書而領

史事自矜又處於載言賀知章遷儀曹而兼集賢士論共榮其兩命臣學非二子而寵萃一時雖出誤知難安愚分倘不量牛馬之走乃或冒熊魚之兼必嘖煩言上辜洪造願俯從於固遜庶無負於曲成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七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申省再辭狀

某近具奏辭免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恩命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不允者竊以編摩之職既嘗冒居位序之陞非敢多遜實以通計員數近無此例倘蒙典故懼速罪辜欲望朝廷再與敷奏許免上件兼職伏候指揮 七月二十八日省劄檢會已降指揮不允

謝禮部侍郎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權禮部侍郎仍改賜章服者掌秘府之圖書久玷於游之列奉甘泉之筆橐驟汙法從之班恩厚踰涯感深次骨臣某中謝臣聞知人繇乎堯哲分職著於周官明三德以有家所以撫五辰而寧庶績佐六卿而率屬所以倡九牧而阜兆民何畏巧言其惟吉士如臣者以一介甚疎之迹荷兩朝特達之知槐市蓬山早塵華選烏臺鷁拔浸陟要塗嘗中返於江湖亦旋踵於觀闕踰年於此片善莫聞心跼蹐以不安顏忸怩而罔措所期顯黜乃誤殊遷惟宗伯古之清貫惟貳卿今之膴仕禮樂自天子出雖上稟於聖謨邊豆則有司存嘗俯求

於故實夫何鄙朴而許攝承夙夜直哉惟清莫遂夔龍之遜文章煥焉可迹更慙東馬之飛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冠古聰明御圖勤儉辨臣鄰之邪正昭示抑揚閔風俗之隳渝力加勸沮知臣雖無可用之實察臣粗有不欺之愚特假寵榮俾陪亞旅臣敢不益堅素守更厲丹心效守職之小忠詎塞論思之責竭事君之大節感激隕越之仁臣無任

舉自代奏狀

朝散郎權尚書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臣周某準令侍從官授訖三日舉官一員自代者右臣伏覩左奉議郎直敷文閣宣國府司馬鄭伯熊學廣聞多履方行粹俾聯華於禁近必振麈於寅清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辭免兼侍講奏狀

具位臣周某狀奏右臣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差臣兼侍講者成命初傳以懼以恐臣聞藝祖甫定天下即召處士王昭素講易禁中兼訪民情真宗復置講讀學士分直秘閣專備顧問列聖相承遂以崇儒重道爲家法自陛下握圖御極首闢鰲禁命經筵官番宿其中朝宣夕召殆無虛日博問勤詢罔匪治道蓋不特藉其敷釋大義誦說舊聞應邇英故事而已臣以陋儒慴於經術叨陪禁從常懼不稱而況日朝垂拱可以告辰訹寤直北門可以備夜對使有萬分之補不待更參講勸也伏

望曲回淵鑒亟寢兼官或特起逸民追開賢之盛或改畀時彥蕭咸乎之規使臣上不至妨賢下不失量力是陛下賜臣多矣乾與貪榮踰分之愧乎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九月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謝侍講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差臣兼侍講者王人多聞尚急詢謀之益備者寖要況非殫洽之才望虎觀之深嚴負鵷鋂之愧恩臣某中謝臣竊以祖宗盛際講讀最親匪爵秩之攸拘惟英賢之是任上或處三公之舊下亦延九品之卑雖言語侍從之勞日計不足然緝熙光明之助職思共憂乾謂下臣可膺高選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有堯之聰明而靡忘稽古有禹之勤儉而力戒矜能六藝之文蓋皆見於行事諸儒之學豈足望於清光更資一得之愚使效萬分之補載考朝廷之制凡兼文館之官雖宰司提領之尊無內史訓詞之寵惟陪經幄必錫贊書蓋道既重則禮亦可輕而待之隆則報宜加厚臣雖極陋敢不深思區區傳註之間難規近效懇懇忠嘉之際或勸遠圖臣無任

乾道八年

辭免書吳璘碑奏狀

右臣伏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差臣書吳璘神道碑者臣竊以書雖一藝亦惟素習乃工臣之不能衆所共悉倘或強其所

短勒之豐碑深恐上無以稱陛下追寵勳舊之心下無以慰吳挺顯揚其親之意願回前命別付能者謹錄奏聞伏候勅旨正月七日奉聖旨不允

乞免兼中書舍人劄子

臣昨奉聖旨以趙雄同知貢舉差臣攝行西掖文書臣以時暫不敢辭避近者趙雄丁憂復令臣依舊兼權緣臣兼職已多才不能給決致瘝曠上累聖知今林機送伴來歸韓元吉已嘗攝事欲望聖慈免臣兼權取進止二月三日奉聖旨依

謝宮觀表

臣某言昨奉聖旨與在外宮觀又奉聖旨令日下出門尋準勅差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任便居住者竊封初奏簿責隨加猶畀祠官示寬黜典臣某中謝伏念臣猥緣小技久辱大恩當陛下應乾出震之初攝贊西臺之明命暨陛下祀帝榮親之際預裁中禁之詔書自當優游乎文字之間乃敢僭率於封章之內再茲妄發可謂數奇蘇蘇威命之行岌岌孤蹤之殆晨翹鳳闕綰五組之光華夕侶漁舟被一簑之藍縷雖云去國尚爾全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御衆以寬退人以禮縱負邱山之罪不加斧質之誅姑使汰歸俾知循省臣虛霑廩稍實靦面顏身在江湖悵闕庭之浸遠心如葵藿望天日以常傾臣無任

乾道九年

辭富沙乞宮祠第一狀

朝散郎新知建寧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周某狀右某近準告命授前件差遣尋準省劄備奉聖旨疾速前去之任緣某舊有心氣之疾去歲以來發作無時觸事憒忘舉措顛錯近日復中風溼左臂緩弱腰脊沉痛衆所共見委實不能支吾難以冒廢郡寄況起廢之由昨已報行人人皆知聖朝公恕不棄一夫之意今來自以不勝狗馬之疾乞投閒散拊之事理別無規避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再與宮觀一次他時有瘳別聽委使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四月十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依已降指揮疾速前去之任仍具起發月日申尚書省

第二狀

右某昨緣疾病陳乞宮祠準省劄備奉聖旨不允依已降指揮疾速前去之任仍具起發月日申尚書省詔旨丁寧理難稽緩自合恭稟即時起發而所患浸加勉強不前須至再瀆肝膽哀祈造化蓋聞難得者時當安者命如某不肖親逢聖主首被拔擢中雖流落簡記不忘頃再還朝寖踏華要每因燕見奏屬有加得時如此寔非至幸然自初政以來逮今一紀其間斥廢不翅十載常恨無階少殫大馬之力茲叨鴻施起守潛藩宣化承流庶幾自竭豈應再三避免以干大戾其如命與時差事與願違心氣舊疾日甚一日腰臂痛楚通夕呻吟稟生窮薄抑可知已若復不安義命與疾涉遠大或蹉跌道路小則遂爲廢人仰

煩寬仁必賜憐憫況某父名某適同府號縱禮律正名無避在人子終有未安伏望朝廷特賜敷奏令且食祠祿以便醫藥圖報天地父母之恩九殞無已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六月十日省劄

檢坐不允指揮及吏部供二名
偏犯依條不合迴避催促赴任

第三狀

右某昨緣衰疾叠乞外祠屢準省劄未奉俞音已扶衰起發赴新任依已降指揮具申尚書省訖今來至隆興府豐城縣心氣大作顛倒昏忘見於言動服藥無效日益羸困進則病勢如此止則遲慢有誅重念某才力凡下無分毫可取誤蒙記錄畀之民社豈不思仰體宥過之意自詭治民之效不幸命薄病侵靡容勉強乞爲敷奏特與宮觀一次使得專意醫藥異時圖報尚冀捐軀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九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所乞

謝宮觀表

臣某言伏奉勅命差臣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任便居住者病辭假守方虞金木之誅恩與眞祠曲荷乾坤之造危心頓釋微涕載零臣某中謝伏念臣蚤值龍飛首登螭陛出入雖周於一紀廢閒乃閱於十年伊悔吝之自貽蓋奇窮之素定比叨鴻造寵畀潛藩非不知委寄之隆所願效承宜之力而臣命同才薄事與心違積困采薪之憂未臻勿藥之喜邊巡屢請荏苒三時黃香空任於宮臺難堪東郡汲黯懼塡於溝壑敢薄雍容訖誠

悃之上通倏俞音之下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海宇揆使人材憐臣久負謫詩稍令起廢察臣實嬰衰疾復許投閒隆寬之施如斯力報之圖曷已臣謹當屏息衡茅之下精心香火之間殿天子之邦進莫陪於君子祝聖人之壽竊自附於封人臣無任

淳熙元年

謝右文殿脩撰表

逐迹山林久隔闕庭之望寓名鉛槧驟參館殿之班拔畀戾於墜淵交戰兢於維谷臣某中謝臣竊考聖代集仙之職堂稽唐朝麗政之規雖沿革之不同在寵光而則一粤從紹聖復論議

以俊去國之臣爰暨政和易名稱以示崇儒之意宣許褆瑩之賁遂依奎壁之光伏念臣初無他長而好自用辱上聖之知殊厚顧下愚之性不移向非託命於乾坤久已投身於鈇鉞夫何顯職猥及孤蹤載盈方絕於望天豐蔀忽容於見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福威惟辟慶賞駿臣爾自速辜厥示涵容之度予其大賚更加薄飾之恩披肝不足以形感激之詞碎首不足以報生成之德重念臣周旋三館首尾六年遂茲新渥之鄰來恍若舊游之夢到望屬車之臨幸敢期舞走於英躔頌當宁之好文尚可矜誇於野老臣無任

淳熙二年

辭免召命申省狀

某伏準省劄備奉聖旨召赴行在恩許賜環禮難俟舊戈道近制辭避無從但以心氣怔營動成昏忘筋骸疲憊良阻步趨審已再三理難自默重念某早塵華近誤簡眷知去朝雖曰三年被寵殆無虛歲剖符鉅鎮既以病辭貼職書林乃茲冒受覃謨詞而已幸叨收召以何安伏望朝廷特與敷奏且令依舊宮觀差遣庶安愚分免速罪辜今來不敢稽留上命已一面抗病起發外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二月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依已降指揮疾速赴行在

到闕上殿乞郡或奉祠劄子

臣聞子牟心存魏闕望之意在本朝人臣愛君古今一也臣頃非才自陛下即位之初入侍殿陛褒揚過擢度越流輩大馬之心豈欲遠去左右其如迂愚窮薄自無補報之路重以心氣腐脅之疾日增月益分於聖世永爲棄物忽蒙收召感極涕零勉策衰疲來趨行闕既瞻天日之表申臣子之敬其於分願已爲甚足伏望聖慈矜其無用憐其數奇且令依舊奉祠養痾田里或於江湖間試以支郡使之布宣聖德牧養細民尚能少報天地父母之施區區懇誠實在如此干犯天威臣無任戰汗之至取進止

除待制辭免奏狀

右臣準尚書省劄子三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敷文閣待制侍講者龍榮載集戰懼交懷臣竊以候對詔謨侍言崇政非簡求於髦士則優禮於耆儒豈伊極陋之姿應此久虛之典伏念臣受才鄙朴殖學荒疎頃浸歷於清華殊未知於稱報茲趨嚴召入覲威顏恭聽溫言曲憐舊物論選擇之有在謂精神之未衰而臣心志益凋文華弗競蓋嘗頓首香案之側復願養痾蓽門之中敢期酌用於故常特許追參於近侍自知非據人謂斯何仰冀庶明俯賜愚悃姑仍舊職改奉內祠如此則戀闕孤忠既容陳力而就列掄材盛典不至爲人而擇官所有前件恩命臣未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三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謝待制侍講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敷文閣待制侍講者寶儲邃密有嚴迪籍之班聖學高明尤遊談經之選併茲虛授良以震驚臣某中謝伏念臣積冒恩私久荐任使既不能擾繁治劇服勞郡國之聞又不能宿道鄉方宜力朝廷之上惟祖親於翰墨或少效於涓埃乃自中年適嬰衰疾詞源困涸言每出則謬悠心氣冥煩動不知其差誤顧在有爲之世獨成無用之材私竊自憐分甘永廢豈謂伏蒙皇帝陛下如天之度徧覆無殊並日之明容光必照方旁求於多士不遂棄於一夫特許遄歸復令親近綴班聯於內閣奉清燕於邇英而臣竊窺太史之書嘗考仁皇之世允釐近列登進名卿趙師民素號博聞始兼是職呂公著力辭

召試爰有此遷豈期晚出之孤蹤亦用前修之故事乃文廣運固難揣游夏之詞非道敢陳所願論唐虞之際誓殫拙訥力報生成臣無任

舉楊萬里自代狀

右臣伏睹承議郎新差權發遣常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楊萬里居家孝謹從事廉方富於藝文可備西清之訪遠於經術無慚重席之榮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丐外劄子

臣以駑才蒙陛下異恩躐陞次對專侍經幄坐縻廩稍畧無補報今既任講愈爲素餐神惡僥踰累旬苦脾胃之疾緣此心氣愈更虛乏若復不自引退必致別有災屯伏望聖慈許臣以本官出守小郡或奉外祠圖報生成尚期靡隕取進止六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辭免兼直學士院奏狀

右臣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差臣兼直學士院者錫命頻仍省躬震惕伏念臣早緣薄技誤簡淵衷粵自初元首明入侍日來月往莫殫千一之愚天施地生乃辱再三之召尚復眷憐而不已每於任使以有加顧仙嶺之提奩自存大手劃明庭之儀鳳方集奇才盍容圭竇之人重寓金鑾之直敢知難而自列仰祈遷令以旁招所願專心誦聖謨於經幄毋令越職妨

賢路於禁林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九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辭免兵部侍郎奏狀

右臣準尚書省劄子節文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兵部侍郎日下供職者褒遷過分震懼靡寧臣竊以本朝置侍從官特異前代蓋欲其精白一心論思獻納增重王國非專使治有司之事而已自元豐改官制雖稍循周唐舊典分治六曹然班列浸高職業猶簡委用之意夫豈徒然若時夏官尤號滿選臣以凡庸之質荷特達之知五年之間兩兼攝貳略無補報有玷周行至於寓直禁林執經崇政最爲華近今悉冒居陛下虛心以求議論

而臣喑無一言陛下廟精以集事功而臣懵不舉職徇覽沈斥已是保全復用何名更叨眞拜而況早來奏對之際備聞天奬雖未披於心腹已灼見其肺肝伏望聖明矜其自量非敢飾避特返惟行之令誓堅圖報之心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九月六日奉御筆批降詔不允

不允詔 王淮撰

敕某省所奏辭免除兵部侍郎恩命事具悉文昌六職貳聯兩禁之華夏官貳卿兼總五兵之政扈時右武宜得周才肆圖厥庸式敘乃位卿問學優於游夏詞章過於卿雲自隆興之初元以枉史而入侍屢罄論思之益尤推潤色之工擢寘

經帷再升詞禁爰從容而造膝嘗密勿以沃心嘉爾靖共副予虛佇乃即司戎之任就領命綍之榮奚必固辭亟祇乃服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辭免兼侍講奏狀

右臣準尚書省劄子節文三省同奉聖旨差臣兼侍講者絲綸參集淵谷是虞伏念臣頃自召還親蒙簡擢酌本朝待儒先之禮以次對亟講勸之官今既進貳夏卿仍聯翰苑若倘續漢殿六經之業殆將兼唐人三侍之榮所愛仰累於殊私不獨自慙於非據顯廓燭幽之鑒別求詔嫩之賢恭冒聽聞伏需報可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閏九月十日奉御筆批降詔不允

不允詔

敕某省所奏辭免侍講恩命事具悉朕古訓所師惟道德是企多聞雖益以直諒爲先卿強學力行愛君憂國日在西清之邃熟陳前席之誤今茲侍經是謂申命亟宜祇受撫入室之緒言何用抗辭事循牆之曲謹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謝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兵部侍郎依舊兼直學士院仍賜對衣金帶者通班內閣已塵次對之華列屬中臺復冒亞卿之寵申命鑾坡之直增光禁路之游稽首拜嘉省躬知愧臣某 中謝臣

竊以司戎任重視草才難自非文武之兼資曷副國家之選備歷考貞元而後惟陸贄衛次公之並充載稽南渡以來有汪藻綦崇禮之故事如臣末學難企前修徒夙幸於遭逢獲徧儀於清要恩叅侍伺之性每厚照知荒唐僥倣之詞數蒙嘉奬首尾纔經於五載擁承兩贊於七兵未嘗萌久假之心矧敢覬爲眞之命橫黃金之帶驟拜新榮上白玉之堂更仍舊貫大恩所被小已奚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時行緝熙日就運堯帝之德而奄有四海方懋乃聖乃神之功立周王之政而灼見俊心不輕常伯常任之選孰云儒緩叨此詔除況資翰墨之所長尤非疲駑之可稱臣敢不竭其忠藎濟以靖共體元豈摩正於官

名願效論思之實念閙實初增於禁直勉圖潤色之王萬分可酬九殞何憚臣無任

舉劉清之自代狀

右臣伏睹宣教郎新知撫州宜黃縣主管學事勸農營田公事劉清之乃本朝名臣劉敞劉攽之從曾孫篤學好修臨事不苟向者劉珙在樞府欲與相見即加論薦清之嫌於自衒竟不肯往乾道九年秋用舉主考第改官嘗有旨同張駒召赴都堂審察清之獨赴部注知縣而去廉退如此近世所稀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歷官表奏卷一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淳熙二年

謝侍講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兼侍講者一趨經席已稱掌禹之榮參備綸言豈厭搢紳之望凌兢祇命俯仰懷慙臣某中謝臣竊以天縱之能陋儒絕企日躋之聖典學何加然且躬有虞好問之勤守大禹不矜之戒正使昔人之博洽尚難稱於旌褒矧如淺識之支離願何堪於拜下而臣逢時千一冒寵再三曩聯南省之班嘗執經於累月比候西清之對復隸職者半年逮此明詢

愈爲榮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而益聖新以又新舒爾曜於天衢猶許爝螢之曳納百川於溟海不辭潢潦之歸是使顓蒙涔陋誦說臣敢不欽承異禮勉竭孤忠無力可陳雖未覩於實效有獻則告庶少塞於空餐臣無任

辭免兼詹事奏狀

右臣準尚書省劄子十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差臣兼太子詹事者錫命自天措身無所臣竊惟儲端華重今昔所同漢韋賢質樸篤學於詹委任唐李勣至以舊長史屈階資而爲之近歲以來非老成端諒卓然爲世所推則必於近臣中擢膺任王府講讀及宮僚者就兼是職苟或異此竊慮厥官如臣不肖行能淺薄既無素望又非舊人驟預選掄實駭羣聽此臣所以徬徨震怖不敢自恕而但已也伏望陛下重青宮之屬軫黃屋之思勿以反汗爲難而以掄材爲急朝多英望亦有舊僚改而命之庶協公論冒輸懇悃必冀矜從干犯宸嚴臣無任屏息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不允詔權中書舍人程大昌被旨撰

敕某省所奏辭免兼太子詹事恩命事具悉朕簡宮僚非正人不與卿踐端尹迺眾論所宜攬觀推遜之言具認卑牧之意李勣之屈資受委曰求舊則有之綺里之偉冠從游亦博致爲貴矣其務究思於輔翼是云有益於元良豈必辭榮始名美德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東宮賀冬牋

某言伏以漢朔無差上應太初之神策堯年有永載膺德壽之鴻名允哉貳極之賢同此兩宮之慶某誠懽誠抃叩頭叩頭恭惟皇太子殿下位尊儲副德茂元良雷復地中契義爻之洊震日行巽軌符漢樂之重光剛以朋來福繇類至某甫趨鶴禁欣贊羽冬南極景長願從容於五學少陽道長知消伏於羣陰謹奉牋稱賀以聞某誠懽誠抃叩頭叩頭謹牋

淳熙三年

東宮賀正牋

氣動青煒肇布發生之德地居蒼震密參化育之功履茲端月之和篤我儲儀之慶某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象符明兩朝謹日三龍角連枹陪龍樓之元會雞鳴列戟擁雞旦之殊祥令名烜赫於金昭淑氣充盈於銀榜某謬依春誦倣改歲華卉木維葉喜詠遲遲之日根荄感遂願歌湛湛之祺

祭社祝文待罪劄子 三月一日

臣近捧祭告大社祝文誤引春秋用牲伐鼓故事委是不職見候守局退即便歸家待罪伏望聖慈特賜罷斥臣無任戰慄俟命之至三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日下依舊供職

謝宣諭劄子

臣學識淺陋文詞鄙拙上章自劾祇俟嚴誅伏蒙陛下天覆日明兼容乘照特降睿旨令臣日下依舊供職仍於執政處恭聆聖訓仰惟君父之恩如此其厚豈臣么麼所能報塞誓圖糜隕少效萬分臣無任感激惶懼之至謹具劄子奏謝伏乞睿照

辭免轉官奏狀

右臣準吏部牒備坐三月十五日勅節文以臣昨任秘書少監經修太上皇帝日曆見在行在供職合特轉行一官者臣竊以如虞二典述三紀之成功爲宋一經對兩宮之曼壽凡經執筒特許進階而臣頃以謏才謬參少令誤次雖叨於滿歲荒疎何補於編年逮趨上於奏篇遞再塵於禁路窺一斑而在列已幸榮覩傅副墨以策勳敢嘗釀賞是殫誠悃仰瀆睿聰如其考績而陟明固難飾避若乃無功而受祿實不皇寧願亟寢於誤恩庶少安於愚分謹錄奏聞伏候勅旨三月二十五日奉御筆批降詔不允

不允詔

敕某省所奏辭免經修太上皇帝日曆特轉行一官恩命事具悉作堯帝之典具載放勳之功薰班史之香追踪漢家之制肆成書之上徹宸褒渥之敢稽卿交力得於天成藻思沛乎泉涌自頃影纓於少令固嘗執簡於編脩兼才學識之三長備存細素參月日時之四繫甫畢汗青遽茲懋賞之行歷考當時之彥顧今在列之有幾豈吾近臣之可遺宜亟體於

朕懷往祇服於新命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辭免書韓世忠神道碑劄子

右臣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差臣書韓世忠神道碑文者臣仰惟陛下親御翰墨大書世忠碑額非特寵綏韓氏亦將丕勸勳故譬之龍蟠鳳翥昭回於天豈容春蒐秋蛇附見其下伏望聖慈特賜追寢別擇能書者而命之臣不勝幸願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四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繳書神道碑劄子

臣先奉聖旨差臣書韓世忠神道碑今已寫成一軸謹以進呈惟是字畫非工無以仰副陛下追褒勳舊之意實深震懼伏取

進止八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降付本家

辭免潤筆劄子

臣今月二十九日得戶部侍郎韓彥古劄子以臣先奉聖旨書其父韓忠武王世忠神道碑文送到金器二百兩充潤筆雖云躬承睿訓繼奉御筆許賜賜然臣義有未安須至奏免臣竊考自古人君追褒勳賢多命儒臣紀載事實必有潤潤用酬撰述之勞至於書丹本是待詔職事近年乃出士大夫之手仁宗時偶因御製元昊隴西郡王碑文詔蔡襄書之襄以御製不敢辭避其後詞臣別有所撰又命襄書襄卽懇免臣書札素非所長昨被命爲韓氏寫碑正緣陛下追念勳臣大書碑額臣輒詔蔡

襄故事不敢固辭今若違前世所無之規循近年冒受之例則不惟捨是從非取誚公論亦恐傷廉苟得上負聖知伏望睿慈察臣惓惓恕臣冒瀆特降指揮許臣免受取進止奉御筆批依例收受不須懇辭

謝劄

臣昨具奏辭免韓彥古賞賜書碑潤筆金器二百兩恭準御筆令臣依例收受不須懇辭臣伏讀以還實深感懼因思自初差委及今送遣皆出陛下之意臣豈不知若復控辭祇成煩瀆卽已遵稟聖訓祇受訖予惟馭幸誠戴於上恩取或傷廉終慙於物議尚推隆施期報洪私臣無任激切惶恐之至謹具劄子奏

謝伏乞睿照

辭免陞兼侍讀奏狀

右臣準尚書省劄子節文九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周某陞兼侍讀者誤膺褒渥伏積兢惶臣竊以入侍邇英均爲清近然而進讀之選重於執經多處大僚兼領宿望如臣者猥繇孤賤蚤被儒知首尾六年三陪講席無一詞發揮經訓無一事裨贊聰明內愧心顏外貽譏誚豈可偶因官闕更冒次陞人以爲榮臣以爲懼伏望皇明日照聖度天容察臣非才恕臣量已別選在列廣求多聞毋令陋儒益壅賢路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九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不允詔

敕某省所奏辭免陞兼侍讀恩命事具悉朕惟祖功宗德炳若日星聖烈神謨垂之琬琰每懷仰止常切慨然思得崇閎博碩之儒庶資論說指陳之要卿識周治本學探道原經幄誦言稔直諒多聞之益禁林視草掖溫厚雅之文爰陞進於露門益發揮於寶訓昔司馬侍邇英之讀具陳變法之規蘇軾兼金華之榮亦著六事之美其毋多遜式企前修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謝侍讀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陞兼侍讀者執經充數未絕業於金華進讀

陛班首侍言於帝幕拜恩加厚省己何安臣某中謝臣聞選儒士以質疑本唐室開元之際闕史編而顧問在皇朝典國之年肇立官稱助成治道矧明主夙勤於聖學舉羣臣難攷於未免凡陪清燕之遊尤號高華之選縱未得故老宿儒之重入告於辰猷尚當求洽聞博物之英少資於書接豈臣孤陋堪此褒遷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文武生知聰明日就二帝三王之行事久矣優爲六經諸子之格言居然深造更思愚者之慮罔伏小人之箴故雖非重席之才亦許冠細旌之列庶因駿骨或致龍媒臣敢不圖報洪私益堅素守典墳能讀深慙倚相之良仁義以陳勉效孟軻之敬臣無任

辭免吏部侍郎奏狀

右臣準尚書省劄子節文十二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周某可除吏部侍郎日下供職者寵命過優震惶失措臣竊惟六官置貳職任俱隆有唐三百年暨本朝元豐以後或隨材互轉或因事遷遷固有周歷列曹亦有自戶禮而轉兵刑者旋觀歷試倚重則均矧是東銓古稱小宰選掄既遊位序益高豈以妄庸堪此隆委伏念臣蒙陛下識拔最早叨祿最厚而才力議論比之在廷諸臣最爲無取再塵武部僅及一年有半考之故事未爲久次加之身兼三組備極清華內揆非才不皇寧處豈謂驟膺簡擢進預銓衡抑揚之間聖主所當致審辭受之

際徹臣敢不自量伏望陛下深亮愚誠無嫌改命別求精鑒俾佐治官免貽非據之譏仰累知人之哲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不允詔

勅某省所奏辭免除吏部侍郎恩命事具悉朕惟六卿貳列其選固皆不輕然武部典掌五兵而職或優暇小宰銓敘羣才而事多叢委與其嘗餘蘊而處優暇之地孰若升劇寄而資鑒裁之公誠卿資之所稟者既高學之所養者益富代言禁苑進讀露門翊東儲而列西銓四職並舉而沛乎其有餘裕肆是命卿參吾典選之政令庶藉其通明以清流品推其

精敏以梲姦欺用稱吾綜核之意其何以辭爲也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謝吏部侍郎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授臣試尚書吏部侍郎仍賜對衣金帶者嚴近切居夙負痴官之責武文迭試更膺換部之榮襲衣頒在笥之珍寶帶錫章身之寵仰慙主眷俯愧輿言臣某中謝臣聞古之銓綜存乎人今之銓綜一於法存乎人固可以得士然其獘也常由予奪之不公一於法固可以滅私然其獘也或致賢愚之同滯而況簿書紛若胥吏雜然苟稽察之弗精將混淆而莫辨欲酌古今之中制當令人法之並行庶稍裁於吏姦亦少伸

於士氣豈容虛受以累明揚伏念臣性鄙習迂志與才下蚤親翰墨口爲書生陳腐之談久侍軒墀初之禁從論思之語引去則殊私之未報欲留則高位之難安方進退之靡宜忽選除之下遽肺腑抱履氷之懼面顏形撻市之羞被此光靈莫爲稱塞茲盍伏遇皇帝陛下乾行不息日照無私知人非堯帝之難巧士實慈選衆有皐陶之舉枉直自分夫何一介之臣乃冠式卿之列臣敢不遵承法令振拔滯淹雖微氷鑑之明上稱膺哲姑守權衡之信仰助公平苟不辱知斯爲報國臣無任

舉自代奏狀

右臣伏見朝散郎守尚書兵部郎中賜緋魚袋蘇譚修身有家

法臨事無私心郎省二年靖共厥位臣在夏官久與同僚備知其人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請外劄子 四月二十六日請對既至滿舍疾作不曾上

臣自蒙聖恩召還禁路遷擢丹三未有絲髮可報生成之造豈應輒爲去就辜負聖知緣臣有迫切之懇須至披露於君父之前伏念臣少孤多難依諸父以自存臣之叔有二子自來同居前年臣到闕之時季忽天折尚餘其長未至狼狽不謂三月間又復即世兩房娶婦幼子全闕撫養臣欲挈取以來則二千里之違勢不能辦若置而不問則於心豈能自安晝夜忖度莫知所措惟有乞奉外祠可以少致私義伏望聖慈憐臣受祿過分

事出意表察臣受恩方厚情非獲已特降睿旨俯從所請廉捐之報尚冀他時敢干犯宸嚴伏俟誅戮取進止

吏部侍左進天申節功德疏右語

三紀施仁固篤延年之報萬方懷德矧多祝聖之人茲當虹渚之昌期載演鴛峯之密義尊號皇帝伏願雍容太極覆幬含生福等河沙誠非算數之及壽同無量永作人天之師

東宮賀冬牋

周統得天布時王之正朔漢郊迎日對元祀之禎祥允符陽德之亨虞致震宮之慶某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道隆三善瑞應重光泰時親祠既已備休於上聖貳觴嘉獻自宜介祉於元良

與國無窮如天有永某會逢亞歲託備下僚輔翼無功虛度舒長之圭影往來有象願觀動靜於天心

淳熙四年

東宮賀正牋

臣囘於天載測璇璣之度王省惟歲重頒寶厤之春萬宇咸熙三宮交慶某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內全仁孝外備溫文日就月將德與年而俱永天長地久福胙祿以偕昌邁監撫之前聞契壽嫩之善頌某欣逢令序延跂英規丹鳳虔趨方參聯於百職銅龍祇謁尚續罄於多懽

辭轉官奏狀

右臣準尚書吏部牒備奉三月二十四日勅以臣經修徹宗皇帝實錄見在行在供職特轉行一官者無功假寵有靦在顏伏念臣頃以庸虛叨塵史職空更歲月莫施鉛槧之勞茲者偶值奏篇例當進秩揆之公論咸謂過優在於私心實難冒受況復擢臣懇避寵旨賜俞雖則名位不同不當援以爲請然昔人謂范宜予遜其下皆遜欒黶雖汰弗敢違也今臣縱乏晉卿之義豈不思自附於厥孚伏望聖明矜其誠悃非備禮而辭者特詔改司遵寢前命庶幾實行不僭抑使愚分獲安冒犯天威臣無任惶懼戰汗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本御筆批降詔不允

不允詔

勅某省所奏辭免經修徹宗皇帝實錄特轉行一官恩命事具悉惟昔徹皇撫時熙運繼六七作之聖業鉅事叢成二百篇之書文直義核茲覽編年之善具嘉秉筆之工凡預纂修靡遺褒錄卿才追遷董藻挾卿雲紬金匱石室之藏居多論載迄汗簡殺青之業綽有勞能逮此奏篇於焉第實而乃慕范宣于之義異以成風師正考甫之賢恭而有禮雖高謙益難遏渙孚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辭免翰林學士奏狀

右臣準尚書省劄子五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翰林學士日下供職者趕遷過分震懼靡寧臣竊以列職禁林本朝所重陛下聖學天縱宸文日新故於此官尤不輕畀竊計十六年間除受纔五六人可以知其選矣如臣見聞單淺翰墨荒唐誤簡異知徧塵華貫一自攝承視草首尾僅及六年適有天幸再逢加上德壽尊號兩經郊祀大禮制誥典冊往往涉筆其間是皆當世儒先跂望而不可得者臣獨有此榮遇日夜惴恐自知無以稱塞比因入對反誤褒嘉且復再三諭以因文字進擢之意臣方踧踖退避翼日已奉除書雖陛下崇奬詞臣務隆恩渥在臣分量盈溢實非所安而況寓直於中足以効薄技賦祿之厚固已視眞除何必捐久虛之官重至愚之累此臣所以不避煩瀆而爲是諄諄也伏望聖慈俯昭誠悃特寢成命姑即銓

衡之舊仍宣潤色之勞圖報大恩有限無貳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本御筆批降詔不允

不允詔 權直院程叔達撰

勅某省所奏辭免除翰林學士恩命事具悉朕惟禁林夙號眞清學士尤爲妙選盡命令之發將以鼓天下之動而播告之修於以見王者之心非高其才者曷擅斯長非裕於學者曷勝茲任卿斧藻其德圭璋乎文翰壘舊游嘗屢參於潤色典冊大筆仍多自於財成灝噩鎔冶乎詰盤溫文嘯轢乎漢魏倚金華而上白玉久勤寓直之勞遡太清而凌紫霄爰即爲眞之拜除首一下僉論允諧宜亟體於眷懷胡尚形於巽

遊前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口宣

有敕卿文詞贍蔚學術純深擢位禁林斷繇朕志宜因刷月亟服殊休今差忠翊郎待詔錢滋宜召卿入院充學士想宜知悉

附宣召節次

至日絕早待詔客位坐伺候內翰近出廳待詔先至面南香案側立請內翰出笏至香案前面南立引接喝躬身兩拜起拜訖直躬身有敕聽待詔讀口宣畢再兩拜起直身搢笏引接供過謝宣召奏與內翰內翰即過與待詔待詔却過與表奏官通進司投下引接虛喝依例待詔馬下錢一十貫近例不曾喝引接喝內翰馬到請內翰乘馬後待詔乘馬宣押入皇城門至院中到臺下馬引接雙引明廊喝內翰來至堂內陞座引接兩邊立第一喝王從文已下躬身應喏聽喝各祇候再應喏退第二喝劉大聲已下躬身應喏聽喝各祇候再應喏退第三喝待詔躬身應喏退畢內翰起親事官接公裳歸閤子

謝宣召入院表

右臣今月十三日忠翊郎學士院待詔錢滋至臣所居奉宣宸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君命及門趨正鑾坡之直王人馳騎驟

增蓬戶之光在稽古以何功緊逢辰而有幸瞻威咫尺流泚再三臣某中謝伏以地重禁林職尋內制唐朝全盛初置院以名官聖代承平尤隆儒而假寵諮報施於政省敕設具於大官稱日祭嚴候五敦而入直暑風夏永盡三伏以蚤歸凡茲異數之加絕匪羣司之比揭從南陂重倣北屏仍每厚於恩章示無忘於典則賜玉堂之篆已追淳化之風揭摛文之名更用政和之制佩服煥兼金之飾宮庭還雙導之儀地既近而職親俸良優而事簡惟重其官則擇人也審惟尊其禮則責報也深凡政事之否臧若兵民之利害大而除授於將相次則討論於古今皆因燕閒得以獻替諒非鴻博難預選掄如臣者骨相多屯才華

弗競所宜遯迹躬耒耜於田間何意代言鼓雷風於天上誤結九重之眷簡薦三入之榮居慙起草之非工宜復爲眞之敢望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謨獨運睿知日躋煥乎文章紹則天之堯帝偉彼雲漢邁作人之周王既集大成尚收小技臣謹當推原德意播在訓詞雖愧百篇垂坦然之帝制或令萬姓識一哉之玉心臣無任感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謝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授臣翰林學士知制誥以今月十四日朝謝訖者佐銓南省已辱超遷裁詔北門更膺宣召絲綸寵甚眷敦榮之臣某中謝伏念臣名習藝文實疎學業竊方流輩最軫眷

憐兩制清華並叨於再直六曹要劇五攝於貳卿積有恩私畀無補報窺陳篇而益竊懼干聖主之誅奏劄拔以精思愧忝從官之內敢期寀渥眞踐禁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欽明文思剛健中正學古多聞乃有褒發號施令罔不臧何取顓蒙亦令親近臣敢不勉殫愚鈍仰答聖明視淮南之書豈但矜誇於下國聽山東之詔固當裨助於中興臣無任

舉自代奏狀

右臣伏見承議郎權江南西路轉運判官趙汝愚奉親孝謹厲志忠清方陛下作成宗支汝愚首以文學超冠多士分符持節又皆底績若寘詞禁足爲國華臣實不如舉以自代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謝衣帶鞍馬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朝謝賜臣衣一對金帶一條兼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二匹者箭衣有煥東以九環坰牡甚良分之六轡被躬雖寵稱德多慙臣某中謝伏念臣乏黃絹之辭起自騶之谷褐衣裼見莫陳漢戍之便宜馬去馬歸敢計塞翁之倚伏竊尋唐事獨貴詞臣候對於受宣之時拜恩於就宴之日服須內庫驅假飛龍蓋嘗夢想於儒榮豈謂親承於聖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解衣待士馭朽臨民垂虞舜之裳坐安天下而燕昭之駿期致賢人故假服章以華駑鈍舉一箱於家廟莫追親膝之歡盛七事於禁林徒荷君恩之寵臣無任

右制誥表章一卷錄寄顓顓二從孫爲他日齊飛入禁林之勸萬期勉旃期無愧於前人勿效叔翁不學少文徒能依本畫葫蘆耳淳熙四年六月十五日

先公除翰林院制誥表章題曰鑾坡錄今誥詞已載年譜表章又入此卷故附見跋語於後云綸謹書

歷官表奏卷二終

淳熙四年

辭免兼修國史奏狀

右臣準尚書省劄子節文七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差臣兼修國史者揆才非稱聞命若驚竊惟建官以六太爲先實尊載筆作樂以一夔而足所貴專門若時聖代之信書方藉春卿之精識明是非於五紀昭功德於四朝自非荀袁鴻雁之行猛備遷固馬牛之走如臣者合毫無取濫吹有年紹興是正書林實忝於編次乾道躋攀禁路復貳於纂修逮茲三入之榮厚荷

九重之眷然而叨塵數職懼力難任度越宿儒隱心尤愧伏望陛下擴大明而委照於小技之知難成書專屬於名家虛次姑仍於舊貫免令尸素反滯汗青干犯宸嚴臣無任震懼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不允詔

勅某云云具悉詰矣夫史筆之難也以馬遷之良才而是非頗異於聖人以韓愈之碩學而褒貶迄無於全編自非一代儒英兼備三長者未易稱其選也豈無若人足以矯斯弊而擅斯美哉卿博極羣書尚友千古其於文學才識固已淵淳涵蓄於胸中施之論思潤色之間亦已沛然其有餘肆是俞之兼典史事庶幾交輝並映筆削裁成作朱一經高視漢唐而無愧推遜章之過形謙避雖嘉冲尚殆難獨夫雅懷也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舉李塾賢良不應格待罪劄子

臣昨任敷文閣待制日曾同王淮薦舉眉州布衣李塾堪應制舉後來王淮爲執政其李塾詞業係臣微進緣止蒙恩召試今聞李塾所試六論率不應格無以副陛下孜孜求士之意罪無所逃欲望聖慈特賜繩責以懲謬舉取進止九月三日奉御筆放罪

東宮賀冬牋

氣運還周雖分二至古今交慶獨在一陽偉儲德之又新紛休祥之參集某中賀

恭惟皇太子殿下挺姿岐嶷率性溫文學常愛於日舒道每符於剛長漢殿八能之會祇率羣公魏基三世之言永扶昌祚天人有相福祿無疆某叨侍承華載逢令旦其爲欣頌倍萬常均

淳熙五年

東宮賀正牋

玉燭時和方肇臨於首序銅樓氣淑宜交集於殊祥喜溢宮庭慶均家國某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聰明異稟仁孝夙成在宮曰春助發生於天地於卦爲震欣簡易於乾坤窺嘗推類以求端益信對時而受福某久陪漢苑載值夏正因頌詠以輸勤越

等倫而竊抃

乞郡劄子

臣輒控愚誠仰干天聽臣一介庸妄初乏寸長陛下陶成獎擢有年於此寅緣忝冒遂塵翰苑清資駢組極儒生之榮遇而臣文辭鄙朴既無以潤色皇猷議論卑怯又無以裨補聖治妨賢竊位辜負眷知慙悸重心忡忡健忘凡遇撰述殊覺艱羞今來侍從近臣皆曾經歷州縣獨臣超躐過分未嘗服勤於外每一念此尤不皇寧而況再侍軒墀首尾四載稽參故實亦當從更迭之制嘗是三者懷不能已躊躇浸久乃有茲請非敢輕爲去就而無犬馬之戀也伏望陛下博施鴻造洞照孤衷特捐小郡

試以民事使其心粗安則病或愈任稍輕則力可强銜恩報德中外何殊冒犯威尊伏俟鈇鉞取進止 正月二十五日奉 御筆批降詔不允

不允詔

勅某云云具悉卿以粹美之質蚤膺文學之選晉登詞禁益暢聲華以潤色則素長以議論則甚偉凡自托於不敏皆汝爲之有餘況兼疊組之榮方極一時之遇胡爲剡奏力請治民夫在前朝如蕭望之願爲中郎汲長孺 疑有闕文 皆爲愛君之意不居郡爲多矧卿眷倚優隆職任親近其體昔人之志毋懷外補之安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再乞外任劄子

臣近披誠懇控告君父乞乘 障少効駑力伏蒙陛下訓奬再三諭使安職玉音溫發褒詡自窮繼頒溫詔曲示優禮臣草芥微生何以仰稱天造感悰既極哀涕自零豈應固守丞移之愚身投砧鑕緣臣辭有未盡不免觸冒萬死再塵淵聽竊以職親禁地忝被諮詢非常更歷中外未易當此高選其居之者亦以高官厚祿往往不敢爲久安計前代故事難以徧舉姑以本朝觀之德望如李迪猶歷永興軍陝西都轉運使而後用文采如陳堯佐猶數典名郡四爲職司而後入又如歐陽修在此職乞洪州者七狀蘇軾數月間乞守越者八章載在史冊益可覆視今臣於民情吏事全不諳曉而冒居華序淹引歲月既憂顧問

之際語塞獲譴又恐久妨賢路招致人言是以朝思夕慮審而後發陛下明並日月必賜矜照且人臣不自安於朝廷之上者其說有二若非明主厭薄慮貽罪斥則或多結仇怨讒疾是虞今陛下待臣方厚獨專內直臣又素不預事與人無怨於茲有請竊謂無嫌此外實懷私心不敢輒隱臣本章句腐備其初志在一第金華玉堂夢想弗及又豈期遭遇併此冒居踰數年以來遷擢頻數常懼踰涯別致災咎冀因外補少道隕越官而非實是爲欺君縱陛下容而恕之神明亦將致殛矣意迫詞煩仰祈賜可干犯旒扆臣無任戰慄俟罪之至取進止 正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依 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奏謝劄子

臣昨再具奏乞從外補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臣仰銜眷遇感深涕隕已恭禀聖訓依舊供職俟他日請對別敘戴恩引分之意謹先具劄子奏謝伏乞睿照

再乞去劄子 閏六月十四日

臣輒披誠悃上瀆宸嚴臣受材至下賦分至薄而叨被眷憐至厚常懼無以報塞自貽罪戾近於五月四日懇祈外補少逭隕越玉音眷留備極恩意臣感戴殊私深願竭力文字間圖報萬一而臣舊苦心氣之疾近忽大作悸眩虛乏終日困卧遇有書

詔思索移時不能下筆將何以潤色皇猷上副睿奬夙宵自省實不皇寧重念臣間因奏對每及久任謂祖宗時爲學士者常至數歲亦有踰一紀者以此見間臣非不戀清華之直企前輩之風但文翰之職精思爲工今臣福過災生惟此疾恙既妨思慮遂曠職業雖欲冒尸榮祿勢不可得欲望聖慈特賜矜憫畀臣一待闕小郡或外宮祠差遣冀憑天造休養療治他日倘或有瘳尚能歌誦聖王之功德以畢微願干犯鈇鉞臣無任踴踏俟命之至取進止

不允詔

勑某云云具悉朕聞制詔每下人皆謂其溫厚純雅有典謨風非卿多識前往究極本原安得有文如此玉堂得人朕心則喜托疾引去未喻厥懷且官當久任此卿前日之奏也今乃有請何自戾若是乎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第三乞外劄子

臣輒冒萬死披露腹心控告君父臣以一介疎賤初乏寸長蒙陛下非常之恩致身華要每雜用過其分未嘗頃刻自安緣此心氣舊疾乘以大作近者懇祈外補蓋非獲已復蒙聖恩特降詔不允臣感激殊過加意調理藥獲痊愈少副任使而所服之藥多是涼劑數日以來吐利兵作晝夜無度見今用醫生鄒煜吳敏修二人診視雖霍亂稍止而心膊痛楚全不入食支離倦

乏其勢決非一朝一夕所能安愈翰苑獨員決致妨廢職事重速罪戾欲望聖慈念臣賦分涼薄受祿滿盈馴致災屯將遂隕越特畀外祠或待闕小郡使之保全餘生他日苟未塡溝壑尚當粉骨碎身仰答鴻造疊犯天威罪在不赦臣無任震慄俟命之至取進止 七月一日午時特批出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第四乞在外宮觀劄子 九月二日

臣虔輸肝膽上瀆宸嚴哀誠祈迫不暇文飾伏念臣才無寸長性復懦弱既不能趨事赴功期表見於斯世又無崇論玆議可裨聖時之萬一獨蒙陛下長養成就屢加拔擢浸極清華之選天高地厚之恩未知所以報塞乃自今春以來心氣舊疾日增

月益自度不能任職輒敢頻數請外聖恩過厚訓諭至於四五雖眷待當世名臣其禮不過如此臣是以貪戀榮寵尚留遲回近見一二侍從相繼遂請乃知臣前者陳辭不力未能仰動天聽妨賢竊位爲罪滋大今朝廷推行內外迭補之制如臣叨塵最久引去不早其於進退之義已無可言兼以未便民事見授疾恙不敢僥覬州郡欲望聖慈特賜矜憫授臣一在外宮觀差遣非特使之少贖既往之愆亦昭示聖主保全微臣終始無已之義他日當摩頂放踵仰答洪造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是日御筆批付中書後省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不允詔

勅某云云具悉卿秉心無競制行以和崇論宏議裨贊乎朝廷高文大冊發揮乎王度自極清華之選愈加趨向之醇胡爲丐祠欲以去國且頻數請外非卿求退之不力而遲回尚爾乃朕眷留之益隆當知君臣相與之誠復在出入迭補之外其祇予訓無費爾辭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奏謝劄子

臣迂愚疎賤蒙陛下拔之衆人之中寘之侍從之列恩重邱山報微毫髮積此憂懼浸成心氣之疾適值舉行更迭舊制乃敢冒昧顧天冀食祠祿不惟少逭滿盈之責亦免招致人言仰黙識擢豈謂陛下推天地父母之仁矜憐無能保護弱植面加訓飭使安厥位屢頒溫詔諭以勿復有請寵恩優禮皆非微臣之所當得雖使赴湯蹈火捐軀委命未足仰報隆施況於尋常文字之職苟能自効於萬一敢不矢心自誓刓圖稱塞謹此奏謝伏乞睿照

辭免轉官劄子

翰林學士朝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讀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臣周某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同修國史兼權吏部尚書臣程大昌朝散郎新授試中書舍人兼太子左庶子兼侍講兼同修國史臣陳駿朝請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兼同修

國史臣芮燁奏臣等准尚書省劄子以車駕幸秘書省奉聖旨各轉一官者冒膺鴻渥伏積震惶臣等竊惟祖宗時三館秘閣近在端門之內乘輿既可數至故或設醴以待羣臣政和五年初幸秘書外省紹興載新館閣始有增秩故事至於開湛露之宴摛雲漢之章光於舊聞則有所待臣等猥以駑鈍分職三館恭值陛下親屈帝尊下賁東壁屬曆聖德覩觀宸藻已極榮遇若復兼用今昔之異禮更進階序深恐不稱敢不或渠總厥之政相與熟慮義當控免懼瀆天聽不敢咨上奏隕伏望陛下愛惜爵秩專待有功裁抑僥倖始於近列收還前詔俾臣等免貽誚於公議不勝大幸干犯威尊伏候誅戮取進止奉御寶批同某程大昌並

許詔不允陳請
再煩並不允

不允詔

勅某云云具悉朕仰法祖宗崇儒爰幸書林恭閱讀訓庶幾尊行用底承平之盛卿以高文奥學久儀法從參秉史筆稽之故實進階一等何以辭爲載披遜牘深切嘉歎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乞宮觀劄子 十一月

臣輒披誠悃上瀆睿聰臣以孤生蒙陛下簡擢致身侍從嘗欲畢命馳驅期副任使而臣爰自早歲卽苦心氣不宣今年以來其疾益甚職在文字每懼曠廢抵罪累曾控告君父冀從外補

伏蒙聖恩屢頒詔諭未賜俞允臣自知無以稱塞日益憂惶外雖似乎無他而病實深於內每遇撰述往往思慮移時僅能下筆無累不工人所共見而況陛下聖學天縱睿藻日新臣於此久玷代言之任可謂不知量矣近因回答國書果致語意失當仰勤宸筆改定臣之不職罪豈容誅緣事干遠人恐傳聞或至失實未敢入奏待罪便合請對陳情僥倖善罷適遘值假故未有班次不克徑輸危迫之情所動天聽伏望聖慈矜臣才思殫竭自取悔尤念臣懇求閑散前後非一稍寬刑誅特授一在外宮觀差遣使之歸伏田廬尋訪醫藥他日倘遂痊平誓當再策駑鈍圖報天地父母生成之德臣無任竭蹶俟命之至取進止

不允詔

勅某云云具悉卿清規邁乎朝倫懿文經乎國體久在禁苑具聞嘉猷固已發吾詔令溫醇安重踵乎詞誥之餘加以禮遇恩寵在廷莫二而乃懇懇言歸幾於詞竭而意盡豈朕不敏未達好賢之誠將卿旣明白全引退之節莫喻厥意三復憮然詔旨屢頒勉留毋執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奏謝劄子

臣近者擬進金國回書辭意失當憂懼惶惑莫知所措輒敢上章待罪意謂獲譴死矣伏蒙皇帝陛下仁並天地恩踰父師特下詔函諭以不得再請恩禮隆異近無其比驚魂遂定感涕自寄臣伏思本朝眞宗眷待學士楊億一時羣臣皆莫能及億嘗於奏丹回書中用鄰壤二字不契聖意尋引唐制乞行解職厥後竟棄其官奔歸陽翟今臣視億之才無能爲役而鹵莽謬戾罪實過之陛下旣不加之罰反遇之以禮在臣僥倖比億何多剖心隕元莫報鴻造竭誠盡節誓畢此生謹具劄子奏謝以聞伏乞睿照

辭免禮書兼翰苑奏狀

右臣今月四日准尚書省劄子節文三省同奉聖旨周某可除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日下供職者自天有命無地措躬臣竊

惟掌禮代言班高選遜國初陶穀蘇嘗兼領然宗伯猶是階官未率屬也元祐中獨蘇軾文章學問稱此兩職然亦先後迭居不聞並命自紹興至於乾道沈與求孫近胡交修楊椿汪應辰俱是六卿祇帶兼權學士有以見名器之重不輕付畀如此今臣至愚極陋無一可取積由遭遇偏歷清華懷感恩之意而已不能宣堅報國之誠而力不能逮前此奏對每及祖宗時居內制者大率久任則臣拳拳之志粗亦可推第緣宿恙侵凌未免僥求閑散陛下海涵天覆已極隆寬乃復過有褒遷超視二品兼直翰苑度越前規寵厚而愈加位高而益進方聖主大開公路臨照百官何乃奔私小臣獨用其至此臣所以既懷滿盈之

懼又慮仰玷聖明瀝懇籲天殆不容已伏望睿慈鑒臣悃愊非敢僞辭特煩詔旨亟寢成命清資異數留待奇才庶安危衷迄荷保全之賜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伏候勅旨 奉御筆批降詔不允

不允詔

勅某云云具悉朕惟五禮管乎羣情八座高於通列若乃中朝有大制作而無所折衷諸儒有異議論而未知適從維時大宗伯之官豈同常有司之事卿以道德名望之彥首言語侍從之聯百王憲度靡不該通一代典章俱成誦記庸副朕選僉曰汝宜茲超陟於新班復仍歸於舊直進趨內禁數霤風鼓舞之辭汎踐中臺秉夙夜寅清之節宜祇寵過毋銜謙

懷所辭宜不允

謝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試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仍賜對衣金帶魚袋鞍馬者宗伯綴文昌之座已高曳履之班翰林依華蓋之星尚玷演綸之直當聖主謹持於官器獨愚臣常愧於私人臣某中謝臣竊考自古俊英之才旋觀當今文學之士或抑於草茅之下或陸沉州縣之中瞻城南尺五之天致身無路望階方寸之地通籍幾人況乎出入禁嚴周旋侍從論思獻納日邇清光被衣服乘歲功緦數向非負十時之望安能符衆論之公如臣者學不足以知方才不足以應務家壁四立甘爲窮陋

之民君門九重敢起躋攀之念而自親逢聖作首奉詔除簡知特厚於諸臣獎擢偏更於華貫官益崇而効寡祿過富而報微左降固宜右遷何有忽拜便蕃之命疊加優異之恩帥屬春官光二卿之舊次掄文禁苑忝四命之新榮煥寶帶以章身飾繡鞓而驚駭正使寔兼數器尚虞稱塞之難矧伊初乏寸長何意超踰之甚周章就列俯仰懷慙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協舜華志恢禹跡明明在下雖洞照於羣情浩浩其天每包涵於萬類宲稍捐於爵秩恐或棄於菲封遂致凡才亦塵顯仕臣敢不悉其思慮稱是寵褒號令文章期助漢家之制討論潤色勉希鄭國之賢苟遵素餐誓酬洪造臣無任云云

與自代奏狀

右臣伏覩朝奉郎新通判邵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周因問學登科甲才猷著仕路嘗治兩邑備宣愛民捍寇之勞久沉下僚涵養益富使居禮樂文章之任必有可觀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東宮賀冬牋

氣隨卦應象初起於中孚月與日同麻並書於甲子萃休符於聖旦鍾景況於儲明某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盛德被躬至仁成性問安視膳欣圭景之漸長遠佞親賢對陽剛之來復臣天有相與國無疆某四逢小至於承華何裨羽翼三祝大來於純

嘏益顯輝光懇懇之誠拳拳於是

淳熙六年

東宮賀正牋

象測璿衡載齊於七政書開寶典重紀於上元緊時會之更端宜春官之集祉某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生知仁孝日就聰明內殿捧觴不必馳漢家之道中心愛物奚須放趙國之鳩茂臨獻歲之期丕擁自天之祐某欣逢首祚猥級下僚淵冲玉裕之姿益新厥德柏葉椒花之頌彌罄乃誠

謝御書劄子

臣適蒙聖恩召至選德殿面賜訓諭欲以御書光寵下臣尋准中使李裕文傳示聖旨頒賜唐白居易七德舞七德歌二軸龍蟠鳳翔眩駭凡目仰惟皇帝陛下睿文英武同符太宗選用將相內修政事將欲定兩京致太平故有感於居易之言形諸翰墨少見聖意抑臣何幸乃祇拜此賜昔本朝太宗皇帝以宋玉大言賦賜蘇易簡哲宗皇帝以白居易紫薇花詩賜蘇軾皆所以寵待詞臣垂光簡冊今臣榮遇殆且過之謹當什襲珍藏傳示子孫侈遭逢之盛其於報塞惟誓捐糜謹具手劄奏謝伏乞睿照

謝賜新茶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承中使李肅傳奉聖旨賜臣出格新茶三

十銙者進紫筍之茶及清明之宴自唐而後奉上爲先盥容蠖虱之臣首拜雲天之渥想旗鎗於閬苑生羽翼於丹邱翰林分成象之春事光前代常伯待頭綱之賜寵遇本朝恩重邱山感深肺腑臣無任榮懼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辭免日麻轉官奏狀

右臣准尚書吏部牒近修日曆至淳熙四年奏和篇帙以已降聖旨臣曾預纂修係在內官合轉一官者臣聞命若驚措身無所竊以舜受堯禪光華二典之中武承文謨度越三王之上久罕聞於並世今親值於同時蓋國家甚盛之規實儒學難逢之會而臣猥由薄技久竊殊知供奉螭坳預初載史臣之高選周

旋麟省窺兩朝日厭之宏綱逮茲游履於禁嚴適遇再陳於篇帙故四周於歲律而疊進於官榮夫何總核之朝有此便蕃之寵自猶知其過矣人豈謂之當然伏望陛下天造無私日光必照念臣遭逢千一雖與衆同察臣僥倖再三則惟已獨域遂寢出綸之命或量裁考績之年稍令私義之安實賴公朝之賜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丐外祠劄子

臣輒殫誠懇冒干淵聽伏念臣奮身寒苦始望不過州縣一官豈圖天幸蒙被聖主非常之知出入清華十有八載凡學士大夫夢想之所不及者臣既徧歷而久居之矣雖復眞才實能竊

恐未易當此況於臣乎是故人以爲榮臣以爲懼人以爲寵臣以爲慙戰戰於中不安寢食自此步趨應接似若無他而心虛氣索昏忘困憊日甚一日浸覺不能支持乃自去春以來數有外補之請陛下隆天厚地蓋載小臣屢頒詔諭如待勳舊宗卿禁苑繼被優除求去得遷宜黜而陟豈惟自知踰分公論蓋籍籍矣然臣所冒受而不復固辭者欲使中外知陛下待遇臣子極其恩意臣雖不肖無用亦且曲留之於前進擢之於後庶幾智能之士感激奮勵爭効命於聖世此則臣區區體國之素志也今陛下恩意已昭而臣在職又及半載再伸前請今也其時至於位高祿厚福過災生數口之家無日不事醫藥近復有殤孫之戚私計怵迫不敢一一起陳於黼座之前抑臣聞伏馬戀軒葵藿傾日臣忝爲侍從豈忘斯義若非分量盈溢衰病侵凌懼貽顯沛仰累洪造則輕去闕廷甘心閑散夫豈近於人情伏望陛下日月並明照臣肝膽乾坤宏度恕臣煩瀆檢會累奏除臣在外宮觀一次使之少息憂悴安養神氣二三年間懇藉天恩或未淪於溝壑尚當再策疲駑趨事赴功圖報聖德之萬一輒犯宸嚴臣無任屏息俟罪之至取進止五月二日奉御筆批降詔不允

不允詔

勅某云云具悉卿冲規亮節聳榮中朝大冊高文追蹤前古越自去歲洊祈外祠所爲眷留亦已備盡何未淹於時月又

遞上於封章詔下禁林羣從習聞於溫厚禮行世室諸儒共質於異同固嘗念之疇可去此宜安厥位毋啼予懷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再乞外祠劄子

臣昨日披露腹心乞在外宮觀差遣伏蒙陛下面賜訓奬未俞所請隨頒詔諭回示眷留待遇之恩至深至厚便當欽承威命勉供厥職仰副聖意終臣心有未安義當再瀆危懇伏念臣才氣畏弱智識昏愚徒緣遭逢起取顯美身兼數職寵極詞臣恩施重於邱山報効微於毫髮論邦法則瘝官之罪甚大推物理則惡盈之害可虞是以憂懼積於中寢食廢於外鬚髮衰白心

志凋零若不力求退閑必恐坐貽隕越慮之既熟方敢控陳況侍從之臣更迭出入聖朝令典無歲無之今臣名爲引去之言實貪非分之寵閣時滋久觀聽謂何故欲及罪戾未深之時疾病可療之際少圖休息尚追誅夷伏望聖慈亮臣素願之無他念臣眞情之可憫特頒睿旨許奉外祠臣迫切於中辭不逮意干犯旒扆無任惶懼之至取進止 五月日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奏謝劄子

近者迫於衰疾冒昧陳情冀就退閑少安孤迹伏蒙陛下推天地生成之德擴父母愛憐之心未容歸卧於漳濱尚使參華於魏闕顧慙小醜曷稱大恩臣已遵稟聖訓於初六日祇赴朝

參記續容請對控陳感戴兢惶之意謹先具劄子奏謝伏乞睿照

辭免東宮轉官奏狀

右臣伏覩四月二十四日勅下禮部皇太子講禮記終篇官屬特轉一官者得非所宜以懼以恐臣聞古者教世子必以禮樂禮所以修外樂所以修內然後恭敬溫文之德備焉三王有道之長實本諸此陛下稽古垂訓日命儒臣講戴經於東序以助成儲德可謂同符於三代矣而臣叨塵近列參侍承華慚無寸長可補三善逮逢卒業彌愧橫恩且臣寄祿之階寖崇增迭之寵眷至豈特僥倖頻數慮貽身災亦惟賞或僭差殆將累國伏望陛下推明王愛嘽笑之義念名器不假人之言毋刻贊善階勸功效蓋以例而加者上之恩也因辭而輟者臣之幸也援受兩得庶其在茲冒瀆宸聽臣無任戰汗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五月日奉御寶 批降詔不允

不允詔

勅某云云具悉朕惟元良根本之重固嘗博求名德之彥以輔翼於東宮卿稟資直方蹈道醇正朕所簡任俾位端尹而能敷繹古今講明法度開益德性日以高明朕甚嘉之昔桓榮以儲君專精傳學謂之國家福祐今經告訖終篇例進官等亦惟國體所繫且以誌朕心之喜尚何辭焉所辭宜不允

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乞宮觀第一劄子

臣輒瀝肺肝投誠君父內循僭越如蹈淵谷伏念臣至愚極陋本州縣之凡才不意蒙被聖主揚歷華近常欲策勵駑蹇少效萬一而才分所局勉強不前惟有骫骳之文是臣少習深欲以此圖報天地生成之德而用意口口心氣日損事多廢忘動成謬誤曉夕憂懼寢食爲之不安今又嘗披露懇款僥冀祠祿伏蒙陛下曲頒詔諭感極至於無言尋以宗祠涓沐許臣參乘竊惟久閑之盛典稀世之榮遇周南留滯太史所嗟臣實何人乃幸遭際是以遷延累月未敢申言今者熙事告成神人懽懌

復貪戀榮寵久而不去誠恐舊疾沉痼有加無瘳討論潤色稽緩急或至閣筆公言可畏邦法難逃是時陛下雖欲保全亦將無及此臣所以不避鈇鉞冒昧有今日之請伏望聖慈檢會累奏授臣一在外宮觀差遣庶使方寸獲安宿恙稍愈則臣殺身圖報何敢後於臣人陳請顒天恭候威命臣無任戰汗之至取進止

不允詔

勅某云云具悉朕惟儒術行而天下富有德進則朝廷尊卿以淵源之學啓迪朕心黼黻之文光華國典久服禁嚴之列實深委注之懷何爲抗章累求去位況才具優兼於數職春

秋尚盛於中年以疾爲辭誠所未諭其體至意勉爲朕留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乞宮觀第二劄子

臣昨日嘗竭愚衷冒塵淵聽乞一宮觀差遣伏蒙陛下訓諭再三未忍使之遽去且謂臣自試詞科已簡聖知臣上迫天威中銜愚遇精誠雖至辭不寫心退朝蹋蹐恭候報可豈惟鴻施優假溫詔復頒捧讀以還感而涕泣因竊伏思陛下所以於臣委曲盡眷留之意者以臣進由科目粗習文藝欲令常周旋於翰墨間也臣知本朝故事內制學士多是十有餘年未嘗輕爲去就自可優游侍從盡展底蘊極書生之榮顧何至固守不移以

自納於不測之誅蓋由臣宿苦心氣年運而往日以加甚舊書廢忘無復新功臨文之際屢思艱苦辭皆牽強常恐稅駕宣臣不能成章玷辱國體無所逃罪是以仰特殊知思欲自爲之所又念望時難遇餘生可惜及今少圖休息免至遂爲廢人異日尚堪奏薄技於從官之內或捐軀命於矢石之間天不可欺臣何敢忘伏望聖慈俯加憐察特賜矜許意追言繁瀆瀆君父臣無任戰慄俟罪之至取進止御筆批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奏謝劄子

臣昨再具劄子乞在外宮觀差遣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伏念臣蟣豸才微餅罍器小用過其量每深滿溢之憂病乘其衰寖覺精神之耗輒顧天而伸懇方伏地以俟誅敢圖推博愛之仁未忍狗投閒之請瀆須恩旨曲示眷留傾葵藿之心彌堅此日逐桑榆之暖猶待他時臣無任感激惶懼之至謹具劄子奏謝以聞伏乞睿照

繳還殿中監職事申狀

近准勅差充將來會慶聖節上壽殿中監職事緣某先曾借官就都亭驛抑宴竊慮至日人使在廷衣帶相妨所有元差勅一道并封皮全繳連在前伏候指揮仍連原勅一道并封皮

十月七日

三省同奉聖旨依改差刑部尚書謝廓然其繳到勅令尚書貼拆

明堂禮成賀東宮劄子

某等恭覩皇上肇禋明堂精意昭格積雨驟霽迄於熙成神人歡欣中外聞懌亦惟殿下顯相君父慈伸貳觴之敬用能助輯休祉敷爲慶澤天下幸甚

未即詣東宮劄子

某等伏慮連日行禮稍勤未敢遽詣宮庭謹先此稟敘賀悃伏乞令照

會慶節賀劄

臣恭遇會慶聖節緣被旨二十八日借官押宴都亭驛不赴拜舞賀之行伏願皇帝陛下睿算萬年奉庭闈之榮養綿區一統包唐漢之舊疆永俾生民常躋壽域臣無任瞻天樂聖懽呼

須誦之至

辭免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承旨奏狀

右臣今月二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日下供職者寵光下集感懼中深竊以吏部設官卿列三銓之首禁林分職命專一老之承諒非寶望之交孚安得恩榮之並授如臣者性資昏鈍問學荒蕪綿力薄材事業每居於人後高官厚祿恩除常在於衆先分毫未酬於殊知積累更多於幸會儀曹再至禮交獲預於討論翰苑重游典冊屢參於潤色已溢辭器之量方隆天地之恩外朝高兩省之班內直冠北扉之秩求閑而劇既難彊於精神宜退而遷亦懼招於議論恩逭貪饕之誚益干逋慢之誅伏望皇帝陛下明君知臣慈父愛子察臣吏才素短詎應付之銓衡憐臣年力已衰難復責之翰墨收還異數改畀實能庶幾毛玠之清可踰於魏晉使鄭綱之密獨見於唐仰瀆四聰伏須萬坐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不允詔

勅某云云具悉綜銓省之功衡道內庭之密命攷皇朝熙寧而上實爲臺路之官閱唐室元和以來專待禁林之老班高地近事重職清會崇朝而並除乃曠代而罕見卿懿文追古亮節表時英英人物之宗憲憲邦家之望久在禁近灼知朕

心稔光大之德而尊榮朝廷藉端醇之度而領袖侍從優錫顯渥寖超常倫當卽欽承毋庸過遜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再辭免兼翰林學士承旨奏狀

右臣近具奏辭免新命伏蒙聖慈降詔不允臣仰戴恩遇已溢事分惟是詞禁兼榮至爲優禮非臣么麼所能稱塞方欲再伸懇悃乞賜寢免茲者恭覩內批付學士院以天官事繁今後非特旨撰述其餘並免臣有以見陛下省待微臣曲盡恩意旌

兩職示寵縉紳復矚滅撰述寬其思慮刻心隕元何足仰報洪造然臣竊謂優異之禮須待俊傑之人若以凡材而輒冒受衆

將指議自亦難安且祖宗時學士兼職開封或領三司使免撰述者蓋是朝廷差委別領職任有妨赴院非推異數以便其私也官制既行六曹尚書多除翰院如蘇頌累朝舊德自刑部尚書改授吏部始除承旨豈嘗疊組並進仍免常程文字如臣今日之優異僥倖乎伏望陛下矜臣惶恐不敢當之意許臣免兼承旨學士使得殫竭知慮效力鉛槧以圖報答不惟私義稍安亦於公論惟允干冒宸嚴臣無任戰懼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不允詔

勅某云云具悉朕閱唐故事翰苑置承旨自鄭綱始凡大詔

令大廢置乃俾專受不責以翰墨之勞也本朝以學士久次一人爲之秩高體重因不常置卿久在禁林多歷年所宜峻厥秩用休其勞況綜兼銓衡敘進羣吏亦已詔卿免凡撰述惟特命始預略如唐制矣金門玉堂方倚君重宜無辭焉所辭宜不允

第三辭免兼翰林學士承旨劄子

臣近再具奏辭免兼翰林學士承旨伏蒙聖慈特降詔不允恩施隆重踰於邱山便當祇體聖意何敢過爲遜避然臣竊念分直禁林實爲高選服勤文字乃其職業若驟進久虛之位仍加優逸之禮恐雖宿儒舊德不敢偃然當此臣是何人輒爾冒居

緜陛下寵遇微臣在公論必不容恕而況經筵史觀東宮僚屬比之同列兼職已多伏望聖慈察其情不自安懼速顯沴特賜矜憫許免上件恩命臣誓竭大馬之力圖報天造取進止十一月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

謝表

臣某言伏奉詔命除臣試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仍賜對衣金帶魚袋鞍馬者頻年入侍徧塵清近之班兩職並陞復冒殊尤之寵賁服章於朽質被鸞策於名駒異渥鼎來危衷震惕

臣某中謝臣聞漢以尚書爲喉舌唐以翰苑爲腹心明光畫省之嚴夔龍接武浴殿金鑾之邃頗牧在中凡遇逕掄已爲要劇矧膺疊於印組足增耀於簪紳如臣者天分弗高人才甚下自維始願不踰州縣之間誰意晚途寖躐賢豪之上揆分數而於罷免疏榮更誤於褒遷冠秩序於南宮進班連於東閣胡瞻鴉特久慙受祿之無功兼取熊魚彌愧舍生而取義二儀施大一介命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文武生知聖神廣運使人也器隨長成以無遺與物爲春舉根荄而畢遂是容賤士仍玷高門惟聖朝法令之具存初不勞於裁鑒而明主德功之俱懋亦何待於論思第當守三尺以不欺且復盡一心而無隱庶持孤節仰報洪施臣無任云云

舉自代奏狀

右臣伏覩宣教郎簽書鎮南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孫逢辰才能之優可剸繁劇文學之敏宜備咨詢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歷官表奏卷三終

淳熙七年

東宮賀年牋

正合乎天謹歲年於周朔霄潛乎地推動靜於義爻在時爲亨於禮宜慶某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猶齊以敏溫敬而文日月就將方懋聰明之德國家開暇莫窺監撫之功當南極之景舒知少陽之道長榮奉兩宮之樂協臻曼壽之期某託備下僚會逢亞歲龍墀北拱欣仰瞻於淵冲鶴禁東開嗣虔修於班謁

同講筵官辭免進讀三朝寶訓終篇轉官奏狀

大中大夫試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臣周某朝請郎試兵部尚書兼侍讀臣王希呂朝議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兼侍講臣陳峴朝奉大夫侍御史兼侍講臣黃洽朝奉郎秘書省著作郎兼崇政殿說書臣崔敦詩同狀奏臣等准尚書省劄子五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經筵進讀三朝寶訓終篇侍讀侍講說書並特轉一官者非常之恩承命震恐臣等伏覩真宗咸平中肇正講讀之職始命邢昺專講左氏春秋其後篇帙既竟特妥近臣仍有賜賚遷官之寵載在史冊以爲美談仰惟陛下迪三聖之丕烈頻御邇英樂聞謨訓臣等適有天幸偶值終篇聖恩所加務極隆厚賜飲則勅使踵至賚予則駢蕃不一臣等無稽古之力竊稽古之榮其爲光輝已不勝言若復縣增品秩必將上累信賞下拂公議此臣等之所以懼也且邢昺初終自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講一經宜有異數今略計十九年間任講讀者近六十人曾非獨勞乃掠衆美此又臣等之所以懼也伏望聖慈矜憐危懇原省罔功因其旋辭特格前詔庶幾僥倖之責猶可逭於萬一臣等無任虔祈戰汗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五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並不允

內周某王希呂令學士院降詔

不允詔

勅某云云具悉朕聞口惟舊所以迪順民之方擇儒人所以廣多聞之智誕惟三聖炳德六經思紹述於訓猷乃周爰於

殫洽卿夙儀禁閫咸擅才譽進聯講幄之華備罄幾音之助甫終篇第宜有褒優夫推朕顯尊祖宗之心故凡令經綸訓典之彥趨加獨賞式示至公非爽舊章毋稽成渙所辭宜不允

申省狀

右某等近蒙聖恩以進讀三朝寶訓終篇特轉一官尋具奏辭免未奉俞旨不勝震灼竊惟明主日御經幄諮詢聖謨口奏之勤中外歎仰某等分日誦說豈嘗宣勞乃緣特恩踐進階秩違致咸平之制既已不同近覩紹興之時又無此例逢辰雖幸冒寵何名伏望朝廷特與敷奏訏賜寢免庶安私義免累公朝某

等實爲厚幸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五月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周某王希呂已降諭陳覘黃洽崔敦詩依已降指揮並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進謝恩詩表

少傅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兼侍讀衛國公食邑一萬一千五百戶食實封四千九百戶臣史浩大中大夫試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管城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臣周某朝請郎試兵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修玉牒官兼侍讀特離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王希呂朝議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兼詳定一司勅令兼侍講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陳覘朝請大夫起居郎兼太

子侍講臣木待問朝請郎起居舍人兼玉牒所檢討官臣宇文价朝奉大夫侍御史兼侍講臣黃洽朝奉郎秘書省著作郎兼學士院權直崇政殿說書臣崔敦詩上表臣某等言伏蒙聖恩以進讀三朝寶訓終篇賜臣等御筵及牙笏金帶襯匣鞍馬香茶者侍言虎觀陳三聖之宏規錫宴麟臺講一時之盛禮匪頒意厚宣勸恩深既怙冒於光榮宜發揚於歌咏臣浩等伏以皇祖有謂嘉言孔彰開邸守持垂億萬年之基業都俞吁咈口六十載之綱條皆聚此書克昌厥後而臣等讀慙左史時際右文獲並造於細穜敢妄希於重席徒緣幸會猥被眷私屬屢殺核之豐殺鼓鐘之奏襄睠象齒第分御府之珍駿足琱鞍均拜天閑之賜載頒貢焙申錫寶薰豈伊極陋之姿堪此殊常之寵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緝熙帝學闓繹人文誦上世之遺書宸毫下受監先王之成憲固欲躬行遂訖華編特推飫賜儒流改觀識咸平慶歷之遺風政路偕來兼元祐紹興之故實若時曠典增煥昌期臣等積愧優恩粗知美報蓋九五正大君之告象已應於雲需則羣黎祈萬壽之增詩必廢於天保臣等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各齋沐撰成謝恩詩隨表上進以聞

同侍從慰皇子魏王薨表

臣等恭承魏王薨背仰惟聖情良切悲悼伏乞以理寬釋俯慰羣心臣等無任虔懇之至

乞宮祠劄子

臣輒控愚誠仰干洪造伏念臣再塵禁路六閱歲華課績用以蔑如官遷陞而寵甚邦僉具在久踰更迭之時物理可推漫昧滿盈之戒昨由宗伯改領選曹獻納論思曾微片善簿書期會初乏寸長仰負眷知俯慙識誚又遷延於半載乃冒昧而一言正惟罔戀於恩榮是以弗輕於去就茲緣疾恙驟覺衰疲內無可展之才猷外則弗強於筋力因循玩頓合致人言特賴寬隆尚容身列伏望陛下軫念軒墀之舊擴施天地之仁許奉外祠臣無任祈天俟命惶懼激切之至取進止

不允詔

勅某云云具悉朕惟儒者之在朝有若大山之蘊玉雖沉潛美不見外然光潤及物者多卿履德清純受才淵茂敷言華乎邦國端誠儀於朝廷嘉惟節業之脩蔚爲侍從之倡尋升銓綜之冠具有忠勞之宣事經畢陳官序惟穆屬小愆於衛養旋既遂於寇瘳胡輕抗言謀欲自逸況比進金華之讀亞以便細旃之咨乃鴻碩之弗留豈僉輿之歸允勉安厥服毋咈至懷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再乞宮祠劄子

臣昨日於經筵畧以疾病之餘不勝疲憊乞奉外祠蒙陛下天語粹溫曲形慰勞且謂寶訓終篇一時盛典卿豈不體朕眷

禮之意臣惶懼感激莫知所措尋具奏陛下用臣太過遂致滿溢延災劇曹要官非養痾之所清資聯組積妨賢之愧知進不知退有害盈之悔若復貪冒榮祿必將重速顛危伏緣駕坐已久臣之悃誠未容殫竭退而屏息俟命不謂俞音尚閟詔旨隨頒恭惟隆天厚地之恩何以稱塞自合仰承眷遇豈敢固守不移之愚其如實迫病衰勢有不能但已伏念臣疎庸懦弱略無寸長一自移疾銓曹寵任彌劇朝思夕慮每不皇安屈指計日只延挨半歲即上章丐去臣之素志同列具知已定此月十二日乞對矣會瘡腫在告浹旬私念忝陪近侍安可以疾臥家徑入文字故就二十三日勉强祇赴朝參尋曾奏知只候有班次便伸懇款以此見臣犬馬戀軒反覆鶩廋非駸爲提墜請弛天日在上一言敢欺伏望聖慈俯賜矜察特從所請臣投閑之後若遂忘報國則何以自立於覆載之間劄心陨元期在他日疊犯天威臣無任戰慄祈懇之至取進止 御筆批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奏謝劄子

臣比緣瘡腫頓覺衰羸兼恐從駕過宮乘騎未得是敢徼天有請願遂投閑恭值皇帝陛下日御金華憲章寶訓念臣昔明侍立於開講之始今忝進讀於終篇之時疊口詔音未許其去恩私加厚糜隕難酬臣謹當遵稟聖訓直俟榮觀盛禮之後別伸丹悃謹先具劄子奏謝伏乞睿照

辭免參知政事劄子

臣今月十七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參知政事特降中使宣押赴都堂治事者成命初傳衆聽俱駭微臣自度兢懼可知臣仰惟皇帝陛下宵旰圖治規恢大業謂凡立政造事折衝消萌無非以人才爲本故雖有列於朝聖心罔不遴選而況附股肱以承元首稗棣棟以安大厦號爲知政非他官比選用之際豈容或輕伏念臣以章句腐儒叨塵侍從受恩踰於山岳圖報微於絲毫揣分量能方祈罷免敢圖殊擢躐預政機是使餅罌之器汲萬斛之泉疲駑之馬負千鈞之重其滿溢顛覆可立而待也伏望聖慈察臣么麼不可大受諒臣愚悃非曰小廉別

求真材庶允公議且國朝進用二府固有定論而亟改制出而復收蓋以選衆爲重而反汗爲輕也冒輸危懇必冀矜從臣無任懇祈激切俟命之至取進止

不允詔

勅某云云具悉蓋聞至治之世俊乂在上下及虎賁趣馬左右禦御罔不惟正之擇濟濟之風民視以化而況二三執政之臣圖翊大務考審所與其可以輕朕懋師古道以卿智器雅厚機神穆遠沉潛經德之粹鮮明固守之節揭歷二禁講然日章肆庸應嘉爰究爰度宜贊之事登陪政途朕之用卿迹觀已素卿其思報奮厲所爲毋事捃文而酉允令所辭宣

不允

辭免參知政事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辭免初除參知政事恩命特降詔書不允者疑丞任重方陳控避之言神聖恩隆遜下往諭之詔揣分知踰於始望輸誠政緩於終辭伏念臣猥以孤生際於興運久趨龍尾親依日月之光盡上鰲頭長懼雲霄之過顧材力何稱於當宁乃眷知特異於在廷駿進用之非常殆周章而失措蓋禁路論思之責尚惕若以難安矧政塗密勿之機敢偃然而參預伏望皇帝陛下知人堯哲徧物舜仁念愚臣之靜言或違於用思治世之先務莫急於賢別求四近於具瞻毋爲一夫而輕假臣若得姑仍舊貫弗玷新榮則當精思增慮於翰墨之場履正奉公於銓衡之地庶酬洪造抑遂素心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辭免以聞

不允批答 崔敦詩撰

省表具之朝廷延登常取羣望廊廟重任宜聲具瞻揚庶用而宿貴改觀王陽進而善士生喜朕選建碩輔翼宣大猷國皆曰賢政將焉避卿初終有守本末無疵以其縝密而衆可以參訂謨以其中正而通可以經丕務俾釋銓管遂綜柄塗人之信道固將有行國之用儒時口惟允猷爲滋始遠近所觀方朕衷委重之意深亦眷志望賢之責備勉攄素蘊汔濟

熙圖謙避之章止毋來上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批答口宣

朕選求人望參翊政機嘗成命之方行已發言之維允亟恢賢業遂畧謙章

謝參知政事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參知政事尋具辭免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不允批答仍斷來章者論思無補盍退屏於邱園圖任有加俄進陪於廊廟牢辭弗獲冒處爲恥臣某中謝臣竊觀歷代人材之興全係時君心術之致未有蛟龍翔而雲霧不應未有元首明而股肱弗良事漢宗臣皆泰室無間之吏興唐碩輔

率隋朝未遇之人上既有任賢使能之方下固多奉命承教之佐患弗求耳夫何遠而矧堯舜之相傳宜夔龍之接武豈無俊傑可助弼諧如臣者器識卑凡藝能謏薄幸遭逢於初政早塵汙於近班陛下非不作成而臣無可教之質陛下非不策勵而臣有弗移之愚然獨處之以詞禁之高華試之以文昌之繁劇每示眷留之寵屢形進用之言蓋覆幬之中舉無棄物而照臨之內悉耀末光是容一介之臣亦綴三卿之後腹心所寄頂踵奚酬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哲生知德功日起五帝其臣莫及力獨運於宏模四方宜力汝爲抑旁資於協濟既將博採宜免兼收顧慙極陋之姿恐負延登之意臣敢不勉殫歿力思稱所

蒙禹泉益稷之三謨難窺大訓韓范富歐之四傑或企前修臣無任云云

謝太上皇帝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授臣參知政事者朝有四鄰實聞國論臣無一善處官恩除揣愚分以非宜愧師言之弗稱臣某中謝伏念臣奮身下士竊第丁年自入仕於王畿即受知於聖鑒鑾坡召試金口褒揚許以能文欲其掌制之援助廟堂之上甘滯留館閣之中會臺察之缺員儻宸衷而親擢俄逢堯禪復際舜華滋蒙特達之知徧歷禁嚴之地方虞幽黜乃誤明揚越由侍從之聯躐造疑丞之列雖有生之類夙仰戴於陶成然太極之功終莫窺於運用茲蓋伏遇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陛下仁參列聖道媲三皇稟德謙冲治定功成而弗有怡神閑燕天長地久以無疆俯眷孤蹤密恢洪造臣謹當靖共厥位精白乃心恩重邱山曷効兩宮之報誠堅金石第祈萬壽之延臣無任云云

謝東宮牋

某言先准告命除參知政事已於本月五日朝謝訖者青宮北職久進侍於淵冲黃閣聯班忽冒膺於宸渥用踰分量愧極心顏某中謝伏念某學不足以知方才不足以應務平生艱拙已絕望於功名中歲遭逢乃參華於侍從眷言詹省之任是爲政

塗之階猥以庸口濫茲承擢夏絃春誦殆拭目於六年日就月將常傾心於三善顧待遇獨加於流輩知薦揚時達於聰明是使迂儒亦聞大政材如杜木畸可助於棟隆味若野芹願何裨於鼎實凌兢拜命俯僵懷慙茲蓋伏遇皇太子殿下恭敬溫文聰明淵懿進而侍膳懋忠孝之宏規居則談經洞古今之要禮每孜孜於善士尤眷眷於下僚逮此超踰若爲稱塞某敢不悉其志慮濟以端良羽翼自成昔固慙於圖綺股肱汝作今尚勉於夔龍謹奉牋陳謝以聞

辭免正謝賜衣帶鞍馬劄子

臣蒙恩除參知政事今月五日正謝又蒙聖恩賜臣對衣金帶

魚袋鞍馬繫惟賜服所以旌有德錫馬所以待有功而臣供職之初已經宣賜謝恩之日復冒匪頒豈容兩旬而忝再命禮雖從厚心實懷慙伏望陛下察臣僥倖已多念臣滿盈是懼可以無與使之少安特降指揮追還所賜臣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進止

辭免兼勑局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以參知政事錢良臣辭免兼職三省同奉聖旨差臣同提舉勑令所者臣承詔惕息罔知所措竊惟執政之兼書局初無定例同升或容分領未至奚必曲成今者良臣陳

請遷於謙遜臣若汗顏代斷獨不愧晉人其下皆遜之語乎況臣鄙朴無能超踰已甚律設大法憯然弗知將何以助陛下三章之約贊相臣晝一之謀臣今蚤已嘗面奏天聽未回須至再有陳免伏望聖慈察臣惶恐不自安之意特降睿旨俯從所請許仍其舊臣無任懇迫俟命之至取進止（御筆批降詔不允）

不允詔

勑某云云具悉朕觀國朝循唐舊制凡刪定律令必以廊廟之臣領之示不敢輕也卿以經術潤皇猷以智略斷國務宜以餘力訂吾冊書況今倚任大臣總正諸事宏章鉅典各奏厥成卿獨袖手於其傍可乎所辭宜不允

生日詔

勑某金行澄爽玉管流商氣鍾河嶽之英時作邦家之輔矣推賜式俾介壽祺今賜卿生日羊酒米麪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謝表

臣某言伏奉詔書以臣生日特降中使賜羊酒米麪者位聯丞轄方預享於堂封戶絕桑逢更鼎來於臺饋恩施厚甚報効茫然臣某中謝恭惟明聖之朝眷是贊襄之列記其生育祝以寵光詔隨勑使以及門賜出天庖而充宇惟才堪大任斯不負於養賢惟家有嚴君乃或伸於養志臣於二者舉無一焉月素積年每愧河檀之刺藕孤多難久纏風木之悲敢圖賚予之榮加

賁劬勞之日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惠綏庶品優遇邇臣既醉太平俾與君子之行爲羙褻士固異賤官之常所慙駑鈍之姿莫稱隕越之禮千鍾弗洎思親養以無從一飯必酬況君恩之至重毫分可報靡陨冥辭臣無任云云

旱災待罪劄子

臣竊見迺來諸路多以旱告陛下焦心勞思苟可格天裕民無一不用其至而時雨未降歲事可虞豫政之臣自當均任其咎按慶歷春旱治平水災參知政事宋庠丁度趙槩歐陽修或特從貶降或上章自劾民言可畏故事甚明臣適於榻前已曾奏知今更不敢入局治事見遷出僧舍待罪伏望聖慈顯行黜免

改用賢儁以召和氣取進止

不允詔

勅某云具悉朕惟治有大虧斯上干陰陽之變君爲元首豈容專股肱之臣乃者沴氣浸蕃時澤弗效場功莫戒民氣罔孚永言致釐之由方切在予之責卿屬參政事之選宜共圖銷復之原奚爲抗章援故去位夫祖宗之制施置之宜慶歷雖略取漢氏之前奚治平固無取永平之推咎勉思報國之誼副朕克躬之誠所請宜不允

乞罷黜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引愆待罪降中使宣押臣隨班起居奏

事畢赴都堂治事仍降詔書不允者伏以上帝垂恩每篤農夫之慶下臣失職致興旱魃之災雖眷憐未置於歲科在譴罰具存於故實伏念臣本由薄技誤結殊知曾微一善之可稱夫豈四鄰之敢望冒膺擢任常切憂虞永惟上帝之勵精穆卜羣賢而佐理旋觀近歲淫底泰和無愆伏之陰陽有豐登之稼穡祇自夏秋之際頓貽宵旰之憂雲屢密而復開膏每屯而未潤職臣驟進召此旱祥雖日淺位卑敢遽干於大戾然天時人事似深譴於微臣願以身當庶其衆允伏望皇帝陛下仰稽天意俯察民情毋嫌大用於前而廢小懲於後致和銷沴必爲三日之

再乞罷黜劄子

臣昨以雨不時若嘗具奏乞行黜責伏蒙聖恩特降中使宣押隨班奏事惶懼感激莫知所措竊伏念臣才薄德輔驟膺首揆既於人望有所弗協則夫設施議論兄於協贊者必多繆戾以上干陰陽之和昔東海太守斷獄失平猶成旱歲況臣聯班二府預聞機政積其瘝曠致沴可知不在乎位序之崇卑任事之久近也伏望聖慈察臣不敢自恕矜臣無所逃刑早降處分特從罷黜不犯威尊伏地震慄取進止

御筆

省奏具悉君臣同德以格天心可也而陰陽不和專咎輔弼此漢之制朕所不取今偶亢旱時雨未降正宜講明闕政以召和氣乃遽求去豈朕所望哉當安厥職所請宜不允

東宮賀冬牋

魯觀占雲知豐年之瞽吉周圭測景驗化日之彌舒百順備於皇家多祥叢於儲極某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凝姿聰哲毓德溫文東學時修暗詩書之至樂重親日侍邁忠孝之永圖茂臨亞歲之辰均衍萬齡之慶某久陪鶴禁密跋龍門家國安榮喜冠古今之治陰陽消長諒同天地之心欣頌居多贊揚徒費

歷官表奏卷四終

淳熙八年

東宮賀年牋

周重端辰誕布始和之吉漢尊獻歲具嚴元會之儀堯表儲明受茲帝祉某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重光映日潛曜攝辰玉佩朝春稽首未央之殿輪班扈蹕稱觴德壽之宮惟慶賚之交修殆古今之鮮儷自協天人之祐永同家國之休某昭預政機夙蒙恩遇府開天策常夢想於英游苑立思賢倘阻陪於班誦其爲頌詠易罄敷陳

辭免轉官劄子

臣準尚書省劄子四朝史志成書以臣經修奉聖旨特轉一官者非常之恩承命惴恐臣竊以翰墨策勳固書生之榮遇然當其功乃或無愧而臣積緣幸會早被奬擢二十年間四叨史職含毫閣筆玩愒歲時曾不能鋪張列聖之德業參定信書之凡例移官累月方上奏篇向非閩臺英彥悉心論纂則汗青之日未可期也臣得免疇昔瘝曠之戾爲幸已多而何賞慶之敢望豈謂皇帝陛下覆幬之仁有生者渥及雨露之澤近天者先濡特令增秩以示眷寵雖功疑惟重賞猶過僭乃聖主厚下之意然因人成事無功受祿榮之古誼臣何敢安已嘗面控忱辭玆用薦陳危懇伏望睿慈俯賜矜察明詔收回恩誤寵免至再三之瀆垂干淵聽臣無任感激惶懼俟命之至取進止

不允詔

勑某云云具悉朕緬維神祖遹駿先猷維時史臣咸極妙選然方修而曾輦遽釋其任既成而蘇頌弗預于恩乃知明儒宗工宣勞載筆任而久久而成玆亦古昔所難也卿高文大冊博識洽聞追跡二臣固已有光向者四入承明咸典斯事網羅囊括用力最多今釋簡冊登廟堂曾不淹久成書來上不其榮乎答翰墨之成勞修儒術之亨遇一階例進予猶歉然遜避之章所毋庸至所辭宜不允

再辭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辭免經修四朝史志轉一官恩命特降詔書不允者奏牘上聞口汗青之無補詔函中錫愧情素之未伸敢憚牢辭冀回誤賞竊以參聯近弼特異庶工職在彌縫既無日成月要之可考恩隆體貌又豈年除歲遷之是圖間因典策之修或陟階勳之峻蓋酌久次且表殊知如臣者豫口非才閱時尚淺論新功則未効紀書績則尤踈雖管執筒以搖毫其實溢巾而竊吹馬融三入東觀漫誇漢代之至榮知幾屢爲史臣莫就唐朝之大典值成書之進御沾故事以伸恩反覆思之叨踰甚矣伏望皇帝陛下舜明察物湯智懋功諒臣品秩浸高

難復假名器之寵念臣官賈既易豈應分鉛槧之勤濬發俞音趣收前令使朝廷之上無貪榮微倖之譏則海寓之間有識分與廉之俗庶共扶於公道宲專遂於私心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奏表陳免以聞

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欽監於往昔咸重史臣觀厥成功率惟久任張華尚誇於再至蔣乂嘗越於十年當時推榮後世稱美鄭懿文華國雅望表民自窺典籍之藏逮聽星辰之履咸尊載筆遂究長才力倍羣英功先衆作爰優頒於恩典奚固執於謙規俾下多與廉識分之風雖可嘉於卿志將國有吝賞廢勞之

舉亦殊失於人心當即欽承毋庸重請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謝轉官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特轉一官加食邑實封壽具酺免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不允批答仍斷來章者述四朝之史志夙愧瘝官陞三品之文階今慚誤寵祇若絲綸之下凜如淵谷之臨臣某中謝伏以爵秩之遷朝家所重或赴功趨事內殫夙夜之勞或禦侮折衝外竭封疆之力於焉錫命斯謂防明豈容尸素之人越晉高華之序如臣者奮由詞藝久綴班聯既微汗馬之勞又匪屠龍之筆承明三入忝冒爲多甘茂十官貪饕已甚逮茲拜賜殊以靦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羣臣日新庶政功疑則厚弗矜虞舜之聰明實信爲先兼總漢宣之名實宲使匹夫之僥倖不令一善之遺忘臣於斯時遂玷殊渥官崇祿厚未知稱塞之方恩重命輕惟誓捐糜之報臣無任云云

謝太上皇帝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以臣經修四朝史志特轉一官者充位疑丞未宜乃力策勳翰墨又進厥官懇避無從叨踰有靦臣某中謝伏以六十載詒謀之志億萬年傳信之書屬負芻星霜甫成卷帙而臣昨在紹興之際嘗蒙上聖之知以書林是正之官兼史氏編摩之職逮今二紀被遇兩朝幸嘗秉筆以周旋敢覬終篇而

尊奉晚陪機政獲預榮觀賴儒先筆削之功在賞慶褒崇之數惟茲忝竊良以震驚此蓋伏遇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緝文太上皇帝陛下盛德備物至仁及物道包衆有雖蕩蕩以無偏天覆羣倫每恢恢而不失凡在含生之類孰非受賜之人顧方高蹈於希夷何以仰酬於造化臣敢不勉殫忠藎圖稱恩榮居愧班范之才何稗潤色幸際勳華之主請祝壽祺臣無任云云

謝東宮牋

某言伏奉告命以某經修四朝史志特轉一官清政塗竊位何補於大猷史局奏篇誤隆於崇秩凌兢拜命俯仰包羞某中謝

某惟四朝仁聖之相承有五紀設施之可考禮樂政刑之畢舉堪輿夷夏之兼該分職設官在更張而不一整軍經武於制度以尤詳必能發揮既往之規模乃可昭示方來之準則允資鴻筆庸述鉅編既闕歲以滋深宜成書之來上而某曩繇推擇實預討論貞觀修書愧德棻之爲首知幾司口慙唐史之未成逮錫賚於公朝倒册榮於寵數茲蓋伏遇皇太子殿下學探聖域性廣仁端入奏慈顏方問安於有永出臨講肆每進德於無疆俯念孤蹤久陪末屬借以庇存之賜致滋優渥之恩青地深嚴雖阻瞻於輝潤丹心激烈尚圖報於知憐謹奉牋陳謝以聞

同趙相以下以霖雨待罪劄子

臣等仰惟陛下仁民愛物動合天心宜獲休徵以符聖治乃連月以來罕遇晴霽致傷蠶麥今復霖雨過多秧種將損是皆臣等調燮無術有干和氣苟或自恕人言謂何伏見仁宗朝慶歷春旱宰相陳執中參知政事宋庠丁度各降一官臣等恐勤宣押不敢家居待罪欲望聖慈稽用故事將臣等先賜貶秩然後罷黜庶幾天意回而咎徵消少寬宵旰之慮臣等無任惶懼俟命之至取進止

不允詔

勅某省所奏劄子以霖雨過多乞先賜貶秩事具悉屬者沴雨過常燠氣弗効惟政教之多闕致陰陽之干和所賴邇臣交修庶治遽形咎謝未體朕心勉變序之令圖導善祥於不日副予厚望茂乃懿猷所乞宜不允

再乞罷黜劄子

臣等昨以積雨未霽害於麥禾輒拔本朝故事乞先賜貶秩然後罷黜伏蒙聖慈矜存備至詔諭恩勤臣等荷戴隆施恨未有揖軀之路可報萬一惟是賞罰二柄理難偏廢臣等誤叨鈞擢服在近司平居則安享異數間遇典禮又皆首被慶賞今者輔政無狀陰陽不調聖心焦勞民庶咨怨瘝官之責將以委誰容其自劾已是寬典罰又不加失刑甚矣何以弭災沴何以塞人言何以勵庶工何以安厥位此臣等所以連章瀝懇不敢憚煩

瀆而遂已也伏望陛下赫然剛斷賜以黜幽既舉合於大公自感召於和氣應天之實莫大於斯干犯威尊臣無任激切俟命之至取進止

案日錄此下應有附不允詔一首附賜生日詔一首謝賜生日表一首東宮賀冬牋一首今俱缺佚知聖道齋本此處有第三乞宮祠劄子第四乞宮祠劄子乃重出卷三之文又誤移乞序位劄子於乞罷政表之後且有第二第三兩劄其前半文皆重出第三劄之後半乃第二劄第二劄之後半乃乞罷政劄子脫誤蹖駁幾不可讀今據翰院別本校正而乞罷政劄子各本俱佚其前半記侯善本補之

淳熙九年　乞罷政劄子

前半文佚歷踐華要越二十年昨由翰苑淳歷八座深惟踰分屢丐退閑陛下眷留再三德意隆厚未知稱塞彌劇兢危旋冒遂除進陪二府恩施之重何啻邱山所願殫竭疲駑少効萬一而才分所局鞭策不前邦國大猷固非所任簿書事故亦復何裨晝度夜思憂慙罔措徒以叨聯四近稍係觀瞻口處之間不容率爾素餐尸祿遂踰二年竊位妨賢罪則多矣加以年衰氣索百病交攻頭眩目昏腰足酸楚半月前又因飲冷暴下一伏時方止緣此愈覺疲憊不能支梧禍過災生理應如此當陛下廟精之日豈臣子懷安之時其如疾恙侵凌於心實不遑處躊

躇累日冒昧以言伏望聖度優容皇明委照念其奉侍之最久矜其膂力之驟徑許解政機俾歸田里重任既釋憂心自寬庶以餘生永陶聖化捐軀狥國期在異時冒瀆威尊臣無任

不允詔

勅某云云具悉廊廟近臣朕所與朝夕圖回以儀天下之政者也其可以歲月久近議進退哉卿涵德淵虛蹈道時敏昼朝應務細鉅必爲宣翼之勤克厭朕志底書求去覽觀慊然古者大臣皆務其方以敦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以稱大體朕所嘉賴人具爾瞻往宅厥常益顯無窮之聞所辭宜不允

乞罷政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乞解罷機政特降詔書不允者晉叨三接久冒處於高華退止一辭合亟投於閒散恭承溫詔尚閔衰音感已極於肺肝情洊殫於悃愊伏念臣誓由孤遠親際聖明以鉛槧腐儒而居侍從之聯以斗筲小器而備疑丞之列心固知其冒昧人共指其僥踰矧賡德之日新舉臣工而風動凡服采班行之內競赴事功豈參華廟廟之間乃令尸素頻年惴惴竊位容容上負九重之知下貽多士之誚積茲愧靦成此病衰晝眩脅以廢飡夜怔忡而忘寢足弱弗良於趨走腰頑殆困於屈伸雖欲强顏難爲陳力用仰干於旒扆祈退返於田廬而天

語鼎來鴞眷留之意王人押至隆禮貌之恩夫何極陋之姿有此殊常之寵苟能加勉安敢執迷顧念所居之官誠非自恕之地若坐滿西曹之謫恐難逃東市之誅今雖似爲於身謀實亦稍存於國體伏望皇帝陛下廣乾坤之量推父母之慈念臣遭遇於初元許臣保全其晚節及公言之未至諒素志之無他聽解政機俾安愚分循名責實已慙無補於聖時觀過知仁猶冀不妨於賢路輸誠深切從欲是期臣無任云云

不允詔

勅某云云具悉卿精誠造徹懿文合雅久服淵雲之侍從進揚魏郎之謀謨正資儒者之在朝難託謙文而避位其承素

倚宜弭來封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乞通進司收接文字劄子

右臣近緣陳解罷機政蒙聖恩指揮通進司不得收接文字今來仰體聖意已供職訖合有謝劄緣未奉聖旨有司未敢通進欲望聖慈特賜處分便令進入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賜生日詔

勅某秋物澄暉險躔對望惟鈞塗之俊哲降神嶽之粹靈特賁牢頒俾延家祉今賜卿云云

謝表

臣某言伏奉詔書以臣生日特降中使賜臣羊酒米麵者獻名

州史永慨徐生拜賜家庭增光末路屬饑雖幸浮食知慙臣某中謝伏念臣拔起窮簷過尸榮祿糟醨是醉敢妄意於天漿黎蒐充腸猥參和於鼎鼐矧年饑用不足之際豈食飽居求安之時乃因載育之辰更冒分甘之寵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均覆幬恩厚臣鄰每因儀物以示誠豈爲庸駑而廢禮申以光華之使賁之溫厚之言式示隆施寘專故實貪於飲食懼褻餐之干誅俾爾壽臧愧哉殛之均福誓殫忠蓋圖報眷俾臣無任云云

乞序位李彥頴下劄子

臣嘗考國朝故事侍從而上或遇舊人再入其序位多在見任人之上非徒重朝廷之體亦以興廉遜之風伏見參知政事李彥頴數年前已位二府今者再入臣合在下理無可疑伏望睿慈特降處分以憑遵守今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適具奏乞序位在李彥頴之下緣欲降付三省未敢盡述底蘊伏見熙寧二年文彥博以舊相爲樞密使陳升之初拜宰司神宗用天聖故事特令升之仍位彥博之下雖王安石力沮彥博收回成命然詔書具在聖意高遠非安石所能知也夫宰相樞密使位序有差國朝尚且迭爲先後況同是參貳班列一等謂如元豐以後同知樞密院尚書左右丞或互有除改則位次不易其來久矣臣之未至自應在彥頴前進之下尚復何疑至

於侍從之類其例尤多慶歷五年楊察再知制誥同修職方平等上言察係再入請班居上有旨從之紹興以來猶有用此例者若是偶未思索或不暇檢閱典故猶可襲常蹈故臣既心知其然倘不自列則欺罔之罪大矣臣竊恐來日立班相妨本欲權免朝參一日又慮外議不知此意妄有傳說遂復不敢望聖慈宣諭閤門許臣班彥頴之下庶幾於義稍安臣素蒙陛下恩憐乃敢殫竭悃愊伏取進止

辭免知樞密院事劄子

臣伏蒙聖慈除臣知樞密院事特降中使宣押赴院治事者臣聞命震懼罔知所措竊以西樞分職兵權在焉本朝雖委用儒

臣亦須有文武才略識諳戎事且望實爲中外所信服者然後舉而用之乃能仰副汪倚俯協公議如臣不省論迂而性拙徒以章句之學久被簡知服在論思已爲忝冒驟參機政彌愧超踰敢意誤恩進籌帷幄雖陛下聖謨獨運神武布昭執事之臣不過稟訓飭於上行文書於下縱殫薄技難企清光而官匪其人國家奚賴才不稱位有衆何觀祇竭忱誠仰祈鴻造冀回渙渥改授英才俾仍舊班免貽非據之誚其爲榮幸殆與進擢均矣干冒宸扆臣無任云云

不允詔

勑某云云具悉朕惟以儒臣本兵權以毅將庇武守惟國家

之長御若臂指之相維卿學洞本元察含冰鑑躬公緯之不欲遁壺遂之深衷清德藹聞遠猷彌邵擢由政席晉長機庭資沈心善照之謀濟厭難折衝之效是惟次陟毋事冲辭所請宜不允

辭免知樞密院事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辭免新除知樞密院事恩命特降詔書不允者左輔疴官宜首加於幽黜右樞分職敢遽言於顯除雖尺一之頒理不可遽然再三之瀆誠亦難已臣竊以本兵地要率屬選高觀累朝之求賢暨明主之黼俊或取其久更帥閫遂圖任而弗疑或謂其嘗貳機庭越進遷而示寵故望以回翔而加重智因練歷而愈明試可若斯僉諧必矣惟臣之藎無一而宜而所窺者率皆古昔之陳篇所供者不過簿書之常守心豈識軍戎之要足未趨宥密之嚴方二柄之臚分乃一朝而躐進聖神在上若爲參前著之籌哲久滿朝徒使愧後薪之積苟不力求於避免殆將立抵於譴訶伏望皇帝陛下以稽古之聰明鑒用人之得失收還誤渥改授實能天佑高皇必有子房之決勝人歸宣后猶無吉甫之憲邦罔俾愚臣或妨賢路臣無任云云

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獨總萬幾分斡二柄冢司不兼武事有慶歷綱定之規宥府不帶使名有元豐肇正之典參舉故事序升弼臣卿寬裕而有容開明而無滯道能方古在皐陶稷契之閒文可作經出太史莊驁之上早徧儀於華要久預贊於幾微晉典事樞蓋協時論何謙詞之確守乃需奏之上聞其亟祇承毋庸抗避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口宜

有敕卿久陪天府進典神樞顧涣號之已孚況師虞之允穆亟其祇命勿尚固辭今差某人賜卿不允仍斷來章批答想宜知悉

謝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授臣知樞密院事尋具辭免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不允批答仍斷來章者獨化陶鈞之上天啟聖謨折衝樽俎之間人需賢德孰云庸愞堪此宣隆望帷幄以徬徨拜絲綸而懷慄臣某中謝臣聞兵布於外是爲爪牙權歸於中實寄心腹上下有相維之勢古今成不易之規廟勝所關才難爲若如臣者駑駘步窘培壤形卑初非致遠之材敢起升高之念而遭逢華旦忝竊殊知廿載神畿徧歷清華之地十年禁禁遂參輔弼之聯戴恩奚啻於邱山論報未施於涓滴所期汰免何意褒遷越由黃闥之嚴陞踐紫樞之峻惟乃聖乃神之眞主方高出於百王豈不文不武之具臣可迭居於二府懇辭弗獲祇

受爲慙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政急內脩策先自治宅中國大既隆道德之口威詰禁旅不廢甲兵之問姑緣人乏猥用臣愚臣敢不激厲壯心贊襄先務外攘夷狄願觀復古之勳載戢干戈尚覩垂衣之化臣無任云云

謝太上皇帝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授臣知樞密院事者東西置府對分軍國之權左右惟人協贊鈞樞之運猥容迭處良愧超遷臣某中謝竊惟宥密之司安危所寄議論近陪於帷幄機緘遞解於疆埸以充國之老臣尚難踰度如魯人之肉食何有違謀自非求儒術之眞安得制廟謨之勝如臣者起家一第隨牒四方疎慵微稽古之勤昏鈍乏過人之略荷兩朝之見器借多士以在廷金馬玉堂既久司於文翰鴛臺鳳閣遂參穆於政機豈才名煊赫之當然由歲月推移而至此曠職方期於簿責本兵更諛於詔除借箸而籌何以仰符於上意假人以器居然恐累於宸恩惟僕拜寤忸怩就列茲蓋伏遇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嫩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陛下冠冕百王而弗居其聖堪輿萬物而不有其功無疆惟休坐銷金鏞之氣必得其壽承享玉扈之歡謂昵清非假於弼諧故質朽亦容於承攝苟敢不兢兢夙夜勉勉幾微違至邇安何取艮平之策天長地久但祈堯舜之年臣無任云云

謝東宮牋

某言伏奉告命授某知樞密院事者三年預政難逃指目之譏再命本兵益峻股肱之列已伏龍墀而敘感重瞻鶴禁以知歸某中謝伏念某才不逮人性尤忤物適有天倖獨蒙上知廢更州縣簿書之勞即居省臺文字之職昨仰親於三善嘗坐閱於六期始終奬予之殊前後遷除之數華門圭竇方襍祓以巧歸黃閣紫樞乃率絲而徧歷深惟負乘如履淵冰茲蓋伏遇皇太子殿下天縱聰明日新德業取士欽才之切蓋根本於誠心問安侍膳之餘每推揚於善類故茲新渥及乃舊人某敢不思勵壯圖期酬夙眷信而好古雖莫陪東序之英游從曰撫軍尚藩

賀北征之盛舉謹奉牋稱謝以聞

謝明堂加恩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以明堂大禮加臣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者宗祀告成一人能事湛恩敷錫四表歡心曾是具臣亦叨寵數臣某中謝恭惟皇帝陛下事親以孝撫民以仁無一念不存於誠無一事不協於極宵衣旰食允矣克勤公聽並觀濟之好問凡舜禹之德業固皆優爲如漢唐之規模殆不足道水旱既弭陰陽自調躋民壽域之中偃革邊亭之外方且聖不居聖新而又新思歸功於兩儀用嚴配乎二后乃稽三歲之制乃盛九筵之儀內殫一純外備庶物謁款道祖祼將太宮齊明極其

精專拜跪不其勞勤熙事咸備諸祥畢臻上焉歸胙於庭闈下以均釐於普率善無大小賚予則同罪無舊新滌除則徧可謂古今之壯觀聖哲之成能而臣初乏禮官司存之勞又匪方伯職來之助猥預右樞之數僅參前導之聯而乃拜器幣於尚方耗金繒於外府僥踰已甚愧汗靡任茲仍徵於多田益增光於在列曾微千一之慮獨冒再三之榮歎太史之滯留彼奚不遇錫康侯之蕃庶臣則何庸惟普捐軀少圖報國臣無任云云

乞與王嘉賓換闕劄子

伏念臣妻之兄從政郎王嘉賓昨於淳熙五年內授封椿庫監門待闕已及五年今夏當赴縣臣任參知政事慮有妨嫌即當

奏知乞令迴避伏蒙聖慈宣諭左丞相准擇闕對換繼與一般軍器所監保義郎李俁兩易訖竊蒙恩備數西府其軍器所雖屬御前却是樞密院使闕緣此本人奉親挈眷徘徊累月以臣之故又復不敢交割在臣合與陳述伏乞降付三省施行輕瀆宸嚴臣無任戰汗之至取進止

歷官表奏卷五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淳熙十年

同施樞密以旱災乞罷黜劄子

臣等仰惟陛下勵精庶政惠愛元元其於歲之豐歉無一日不軫宸慮此固中外所共聞臣等所親見也今者夏秋之際時雨偶愆聖躬焦勞天語惻怛修己之誠靡不盡恤下之政靡不舉祈禱之典靡不行宜格天休上副德意而屯膏未渥衆情胥咎臣等並典樞機號爲執政軍國庶務參裁其間既無以協贊修祲又不能交舉職業積此謬戾遂干至和雖欲逃刑何以文過

願加顯黜丕警曠廢庶銷旱祥可必豐歲臣等謹已出郊待罪伏乞賜斷即賜施行臣等無任惓懼俟命之至取進止七月十二日奏

御批降詔不允

不允詔

勑某云云具悉蓋聞天人相與精祲之交災異緣政教而起朕德不類亢陽錯度省躬思咎口寐寤嘆卿等擁贊樞微惟以共御厥詞消弭未形者宜雅知之方務交修圖應天之實引愆避位豈朕所期祇竭大忠孚臻休應所乞宜不允

同二府乞罷黜劄子

臣等茲以燮調無狀時雨不應上章自劾待命津亭伏蒙聖恩各遣中使宣押歸第道於威命不敢固違屏息家居恭俟嚴譴豈容偃然復入都堂治事欲望睿慈速降處分大正典刑既協輿言必符天意臣等無任震懼懇切之至取進止

不允詔

勑某云云具悉昔成湯桑林之禱以六事而責躬宣王雲漢之災矜百姓而修行蓋君人克己而上汪則天道棐忱而聽卑固難飾應變之文始欲歸有司之責卿等遜於羣獻式是百僚靡勤不宣何以致常暘之咎由朕不德無以厭上帝之心所以避正宁而損口訪羣言而緝政庶勵精而致改因災異而遄休苟推過於衆臣是忘祇於天戒其思交儆贊翼

之儀散尚格至和達亹亹之歡業勉圖嘉績宜弭來封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旱災乞罷黜表

臣某等言近以雨澤愆期兩具奏乞賜罷黜伏蒙聖慈疊頒詔諭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伏以亢陽爲沴上軫宸心豫政非才下喧物論既積難安之愧敢稽自劾之章仰溫詔之丁寧俯危衷而感惕臣聞雲漢之歌宣后攘亂所以去災春秋之紀衛侯興師因而致雨足驗歲年之豐歉寔關兵政之否臧今臣等猥以斗筲參於帷幄國事經遑有愧良平之腹心慨戚折衝未還文武之境土以此彰中外之望宜其干陰陽之和雲上

於天致報九重之宴樂月離於畢倘遲四野之滂沱衆歸咎於具臣合自拘於司寇伏望皇帝陛下賞誅順帝視聽從民察楗椓之匠堪本難近用念蘊隆之爲虐當責衮僚或稍貸於斧斤姑斥還於田里雷霆之怒既震耀以弗私霖雨其滋倘昭蘇之可必臣等無任云云

再乞罷黜劄子

臣等竊惟聖心閔雨甚至農夫望歲至切而常暘爲沴天意未回臣等雖蒙聖恩少緩誅斥再勤敕使豐下詔而賞約愛憨實難安職除已再上表陳乞外所有十六日以後立班奏事臣等不敢趨赴伏乞睿斷早賜罷黜施行取進止

御批不允

比以亢暘爲沴時雨弗滋咎應之來其必有自乃旻食退次求言念欲思有以答天之戒所賴二府輔弼之良交儆不逮以導迎善氣而列章求去却而復上至於再三朕何望焉其安厥位益陳乃謀消弭災變以副仰成之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奏謝劄子

臣等伏爲雨澤愆期再上表乞賜罷免特蒙聖恩寵錫宸翰褒然盈幅莫非禹湯罪己之言臣等相與歡踴震懼無地昔漢世每有災異必切責丞相御史本朝故事亦以是降黜大臣今陛下則不然貶食退次詢求直言凡可責躬答天戒者無一不用其至獨於臣等則百方覆護屈撓常憲雖父母愛憐不孝之子亦恐未能寬恕如此臣等自當碎首捐軀圖報萬一惟是才術駑下謀謨淺拙終虞無所施設以少副陛下仰成之意倘容來日俯伏軒陛控敘危悰謹先具劄子奏謝伏乞睿照

預辭生日牲饌奏

臣伏見陛下以雨澤倘愆殿減膳形於詔旨臣備位西府方自劾失職席藁俟命竊慮有司以臣生日在近例降中使匪頒牲饌臣實不敢祇受欲望聖慈預令寢免少安危懼臣無任虔祈之至取進止

御批還政引災已難徇請續齡錫慶何必預辭

賜生日詔

勅某任隆樞載望映時宗屬金德之乘秋儲嵓靈而協吉時頒康錫庸示注懷

謝表

臣某言伏奉詔書以臣生日特命中使賜臣羊酒米麪者門設之弧日切劬勞之念庭瞻爾特時豐燕飲之頒嘆親養之無從拜君恩而有靦臣某中謝伏念臣丁年孤露晚歲遭逢揆初度以興憐羨久生而奚益一自叨陪二府坐閱四期淺識寡聞詎堪於設醴素餐尸祿徒負於加邊矧當貶食之辰彌愧養賢之

諠需章預控敎仲體國之誠宸翰隨頒榮奉續齡之訓孰云異數猥及微臣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德矜愚深仁厚下謂昔遷揄之已誤豈今禮遇之或忘紫渙敷言異其嗟之路食黃封列缶灑可把之天漿竊自省循若爲報塞臣敢不仰銜鴻施俯勵孤衷愛之欲其生固難酬天地之造食焉息其事豈不畏鬼神之誅惟誓糜捐少逃訶譴臣無任云云

爲二兄乞再任宮祠劄子

臣輒有私誠上干宸聽臣有堂兄奉議郎必端見係第二任知縣資序昨受宮祠今年三月任滿欲赴部注擬聞偶值長兄朝請郎必達事故孤幼無人照管緣此不能前來坐食已入九月

未免仰祿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再差宮觀一任冒瀆天威臣無任戰汗之至取進止

東宮賀冬牋

子爲天統占書先十二之辰日軌異維化國測丈三之景既兩宮之受祉宜二極之同休某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仁孝中涵英明外著進德達超於啓誦承顏並事於勛華當令序之漸長知壽祺之增永某叨塵右府密企東儲阻造跡於宴醻第竭誠於慶牘某無任云云

太上皇后慶壽賀東宮劄子

某等伏惟上皇上恢崇聖治孜奉親歡昨以郊年普舉光堯之慶禮今逢春日併陳文母之盛儀萬壽無疆四方來賀殿下以天孫之愛儲極之賢適趨金殿之朝遂助玉扈之奉邦家攸賴僚冊增光某等不獲躬詣宮庭謹具劄子申賀伏乞令照

淳熙十一年

辭免樞密使劄子

臣伏蒙聖慈除臣樞密使仍降中使宣押赴院治事者恩渥殊常震惶失措臣竊觀本朝故事機廷置長或使或知蓋因人才之優劣別資望之重輕元豐肇新官制始刊使名雖有聖論寔情之也自是四十餘年莫之或改建炎紹興間二揆嘗司兵柄不過曰兼知院事而已尋因舊相召還復令充使以示優禮其

後或勳舊官至公孤或忠賢名重帷幄間有除授而非積歲月之勞所能至也如臣疲輭不任職庸瑣非遠器五年政路毫釐無補見朝士則顏面外靦聽輿議則心神內悸豈獨臣自知之固亦難逃衆目今乃以至劣之才而當至優之禮以至輕之望而尸至重之任此而弗懼可謂愚人伏惟皇帝陛下照臨有赫必能察臣之悃愊覆載無私不吝假臣以名器姑仍舊次亟格新綸天祐聖君自生豪傑隆名異數願少須之肓昧陳詞期於得請臣無任云云

不允詔

勅某云云具悉東西二府分掌政柄宥密之地體均輔廷朕

儀圖宜備進筦丕務疇其美績俾正使名所以崇本兵隆國勢也卿以淵源宏奥之學濟魁壘高明之資折衝制勝蔵於未形德威隱然允契羣望朕嘉賴焉乃申明陟特峻事權帷幄之籌定用增重茲惟天下之公與朝廷所倚以奠安者卿烏得而辭乎往其欽承以若予采所辭宜不允

辭免樞密使表

臣伏蒙聖慈以臣辭免樞密使恩命特降詔書不允者掌武升華具言不稱摘文有爛申戒弗俞既分義之難安在瀆煩而敢避臣竊以百僚序進俱俟有功四輔賡遷宜容無說雖位不可虛者尚當弄印則官不必備者焉用空餐矧今機衍之權自昔

股心之地陛下有武王之德而臣非閎散之才陛下有高祖之明而臣乏良平之畫不過疲精於簿書之內安能陳力於廊廟之中徒以允彼厚恩未伸薄技身已病而不敢言去智已殫而庸容自休白首摧頹懷壯圖而惕若丹心激烈思來効以茫然幸顯黜之偶覃何明揚之輒冀儻聞殊渥良震危衷借欲冒居將如公議伏望皇帝陛下庶照委鬆聖慮周思念其所居者何官而其所付者何事既已誤加於甄錄詎宜復假以使名收孚號於丼揚免煩言之嘖有爲臣不易方當俯念於興邦惟帝其難弁或上廑於能哲臣無任云云

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五兵之運總於機廷七德之經本於儒術若時有密之任寔倚峻賢之圖卿名世瓌才經邦茂業踐脩端直識詣高閎超自疑丞進司樞要夙宵匪懈中外以寧朕方攬髦傑以建泊功勑時幾而集休命疇咨俊望顯有成勞爰陟便端之崇益親廟算之勝所資翼亮懋建於殊勳奚務冲撝更伸於遜牘丞祇渙渥庸體眷懷所辭宜不允

辭免樞密使第二表

臣伏蒙聖慈以臣再上表辭免新除樞密使恩命特降中使賜臣批答不允者襲封上達懇還右府之隆名綈詔申頒勑遣左瑞之信使耳方傾於報可心乃愧於往諧敢踏厚以終辭期聽

卑而遂允竊以朝分二柄任屬四鄰雖文武並用常欲適乎然軍國異容固難代匱苟其人之未稱宜厥位之或虛如臣者資本腐儒生逢昭代誤簡優隆之眷久叨清切之除以討論古今爲官常以綴緝詞章爲事業自惟淺陋豈嘗閫旅之聞何意選掄亦預甲兵之間一陪籌幄再易歲陰駕御英雄仰淵謨之莫測經營宇宙知獨斷之有餘姑令省閣於文書且俾奉行於詔旨叨踰已甚獎擢何居不堪才力之難堪直冒寵光而弗避是惟既患於得失豈復能爲於有無況今爵秩已崇事權已重若可致秋毫之補自當殞辰告之猷奚以進遷速其顛沛伏望皇帝陛下灼知情僞熟察智愚詷將將得於天資儲精既久念賢

賢繫乎國體注意尤先勿使具臣更汙茂典令惟行而弗反固千方命之誅民所欲而必從迄賴曲成之造臣無任云云

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國家建右府以總戎昭命儒臣而崇使領蓋自太平興國以來成憲具在迄於今茲必以宏才碩學見聞殫洽者任之豈非兼文武之用明政事之體乎卿博通古今德茂先覺發爲謀謨足以斷國論措諸事業足以恢政經夙被簡知延登樞近遠猷碩畫宏益居多乃疇已試之庸申峻久虛之號蓋資精神之運懋勳烈之隆使四夷咸賓萬邦底乂茲爲美報安用固辭其止謙勞亟從俞往所辭宜不允仍斷來

章

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授臣樞密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累具辭免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職參兵柄久愧罔功恩陪使權益慚非據大矣雲天之施懷乎淵谷之臨臣某中謝臣審觀聖朝之規模備知軍制之嚴密宿勁師於諸衛內有本彊之威列戍卒於三垂外無尾大之患以致某分州鎮星布將兵衆寡得以相維邊遐期於克乂雖韜畧倚之虎士而機權歸之柄臣故擇真才使當重任粵從南渡居念北征扈行闕之衆不減於承平屯諸鎮之師又增於往昔間有和戎之利實非偃伯之時費益加多用常不足歲殆更於五紀人咸僥於中興然而宿將消磨每艱於選授後生雜遝罕歷於戰攻勤勤肝戾之咨切切規恢之志允資廟算協暢天聲臣於斯時猥備近列乏尋常之績效幸千一之遭逢以股肱而康未殫思力月腹心之傑敢冒寵榮當明制之誕頒疊遜函而巧免莫回成渙祇奉鴻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紹祖宗量包夷夏臣其莫及自廣遲於聖神人不備求務兼容於巧拙遂令羸瑣頻玷起除臣敢不勉勵衰殘少圖稱塞舞干來遠素知文德之敷歸馬告功尚見武成之作臣無任云云

謝太上皇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授臣樞密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者與聞兵政無補萬分褒進使名有慙再命循牆莫避履薄是虞臣某中謝伏念臣起自諸生叅蒙異眷儒宮藏室許遊跡於英躔史觀霜臺浸問津於要路恩施邱山之重事功銖兩之輕在昔華年侵尋皓首父堯子舜幸逢千載之期左皋右夔馴鼎四鄰之列扈在戎兵之旦莫施借箸之謀碌碌汙朝容容備位免大咼而已幸正近用以免功非望所期滋榮實懼茲蓋伏遇太上皇帝陛下德隆上聖運啓中興凡今經武以整軍皆昔定功而保大聰明不殺人愾有截之威安樂延年天畀無疆之壽致令尸素不失高華臣敢不展四體以勤勞報兩朝之恩遇目

瞻太極豈容品物之謝生身在康衢徒助歌謠而歸美臣無任感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賜生日詔

勅某卿材宏廟棟任重天樞啓素商旣望之辰舉嘉誕匪頒之式庸昭寵遇益俾壽臧

謝表

臣某言伏奉聖慈以臣生日特降中使賜臣羊酒米麪者祿養無從感逢弧於私室恩頒有賁分牢醴於太官藐是孤生愧茲異數臣某中謝伏念臣奮身寒苦息念肥甘貧若顏回但慕簞瓢之樂道非伊尹敢思鼎俎之干昉蒙神聖之知溫綴廁諸之

列曾微一善可稱千鍾遽逢初度之臨更冒多儀之錫詔音溫厚勅使光華嘗羙悲遺母之言負米動爲親之念隆施所被朽質奚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眷厚近司禮嚴故實養飫而治慮心力之俱勞宴樂於需推正中而及下是豐資于丕勸臣鄰臣敢不祇拜君嘉勉圖忠報食天祿也富一醉而則那由已饋之飽三軍而殆庶臣無任云云

賀東宮生辰劄子

某茲者恭遇皇太子殿下誕序甫臨萬有千歲中外同祝而況兩宮勅使交馳慶禮邦家盛事今古所稀某夙蒙恩遇密瞻鶴禁不獲與僚宋展拜庭下野芹寓誠蓋循定例仰干威重罪何可逃伏乞令慈俯賜裁敕某下情無任頌禱兢懼之至

東宮賀冬牋

統得於天亶謂三正之首陽生於地儼觀一氣之升喜溢宮庭歡均海縣某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溫文內蘊英敏外彰日奉

慶親修寢門之常度教行長子嚴邸第之新儀受福孔多與時偕永某密瞻玉彩阻奉瑤扈欣逢有道之長倍切無疆之祝某無任激切頌詠之至

淳熙十二年

東宮賀年牋

天運無窮方衍萬年之厥聖圖有大載頒四海之春仰淑問之

戩戛知休祥之簡簡某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道該周誦識邁漢莊贊育物之仁允資蒼震動麗天之照丕赫少陽德已懋於日新福自臻於時萬某猥參丞弼久荷恩施雖龍墀密邇於儲暉而鶴禁阻修於慶禮瞻依徒切頌詠奚殫

天申節滿散功德疏

奉萬歲之玉扈將修慶典獻千秋之金鑑適際誕期凡在臣工敢稽美報假薰修於西竺致頌禱於南山太上皇帝陛下德被含生位尊太極夙享寅威之福今延安樂之年炎運方興永對舒長之景薰風不斷常依長養之仁

乞令宰臣兼樞密使劄子

臣伏見仁宗皇帝慶歷二年秋夏殊爲樞密使王貽永副之會西邊出師用諫官富弼之言詔宰相呂夷簡章得象並兼樞密使今北方情僞固測正陛下經武整軍之時比之西邊事體尤重兼中興以後自有定例欲望聖明參稽故實命王淮梁克家兼總樞密院命公論事協權宜臣累月來屢典施師黜商量方略奏稟如蒙許允臣自當悉心竭力協贊萬一決不敢懷安避事仰辜任使取進止

賜生日詔

勑某卿器資宏廓識慮淵通天生名世之英時賴保邦之策方協期於西顯適告望於素舒載臨嘉誕之辰宜舉匪頒之

式

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降中使賜臣羊酒米麪者臺諫恬恃之勢倘臨載育伐木豆邊之踐深愧養賢拜賜周章捫心感歎臣某中謝臣竊以初度者常情之共記惟親安足以爲榮多儀者明主之異恩惟德稱乃其無忝如臣孤露竊位高華肯甘不泊於平時尸素更羞於暮齒逮膺蕃錫彌震危衷蓬矢桑弧久負四方之志蹉肩巵酒曾何參乘之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恕以取人惠於接物既爵祿不嫌於誤與在飢率笑各於匪頒有來外帑之珍俾作私庭之寵罷朝爲壽恨無張酺之歡上馬披堅徒勉廉頗之飯捐軀以報承世爲期臣無任云云

問聖體劄子

臣等阻侍清光不勝犬馬之情雖聞聖體安和但雨後天氣驟涼克可更展一二日然後視朝否臣等欲二十四日午後略就內殿起居伏取進止

東宮賀冬牋

冬廩內陳雲告屢豐之兆歲祥習吉天臨大報之期已鍾慶於嚴宸宜集禧於儲禁某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五口德備三善名彰泰亞獻於太宮聿嚴王奠登貳觴於卯陛助格穹祇茂對一陽之來坐膺諸福之至某久陪經席方侍籌帷雖莫預於進

趨顧敢忘於祈向

郊祀禮成謝加食邑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以郊祀大禮慶成加臣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者資封於廟方予善人澤上於天亦揚孚號顧何功於與祭乃冒寵以加田不敢獨辭惟懲虛受臣某中謝伏念臣某綵幸會屢侍親祠歸黜崇班兩陪於齊輅擢登樞筦再導於宸旒儒生之願已踰聖主之恩曷報何期霈渥更忝徽章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事天寅恭待下仁恕嚴牲玉於大祀徧周之文貢酎金於諸侯興漢之陋故茲儉惠不必食功遂容尸素之臣例被褒庸之典益之邶殿空憩書社之多踰我汶陽尚贊版圖之

復臣無任云云、

謝太上皇帝表

臣某言拜賜於郊甫畢祀天之禮施恩自近亟叨加地之榮承命以還省躬而懼臣某中謝竊以宗祈盛舉登配上儀本一人精享之誠來百執交修之助如臣無狀竊位有年徒能陪羽衛以往回且復導冕旒而陟降粗追不恭之譴初微可紀之勞何意寀綸益荒采邑此蓋伏遇太上皇帝陛下乾坤協德華夏歸仁勤勞昔致於中興典則今貽於嗣聖上千萬歲之壽方歸胙於慈庭同三千臣之心更均釐於黎獻致茲嶽數畀爾具臣曲逐更封愧及陳平之戶泰元增策願祈漢帝之年臣無任云云

謝東宮牋

某言三歲習祥訖泰壇之大祀兆民賴慶均寰宇之多懽曾何補於運籌乃復叨於加地某中謝伏念某夙蒙奬久預致機駿奔郊廟之間騎導軍旅之內仰賡至親祠之盡禮暨元貞亞獻之竭誠知列聖之來歆致三靈之錫羨已深榮遇更冒徽章茲蓋伏遇皇太子殿下主器疑猷重暉宣耀貸寬仁於君父厚體貌於臣鄰遂使空餐冒增采邑漢儀既就初無待於聶綿吳地益封竊有慙於澣紱某無任云云

免赴正旦入賀劄子

臣所患膜疾數醫調理尚未痊安來日元正啟祚且復慶壽大典誼當勉強入賀正慮失儀謹具控陳欲望聖慈預賜矜恕其餘謹俟而奏伏乞睿照

歷官表奏卷六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淳熙十三年

賀正旦表

伏以三陽交泰萬宇俱春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德並照臨仁參化育受四海之籍將混一於丕圖慶八帙之年益恢隆於至養新又新而弗息朔復朔以無窮臣忝綴鄰諸偶緣假告阻趨北闕但祝南山

德壽宮慶壽趨起不及劄子

臣伏值陛下講希世之闕典慶慈庭之萬壽凡一命而上皆獲

隨班入賀獨臣無狀感腰膂之疾不能起止阻同百獸率舞形墀之下其爲恨恨深自憐憫謹具奏知伏乞睿照

東宮賀正牋

弭厭誕頒方洽同文之化堯年益永載行慶壽之儀布大喜於皇家集殊休於儲極某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中和性稟英粹日躋戒懼如春容致重離之助王明受福適符交泰之辰對有假之新祺協無疆之善頌某贊襄何補輝潤焉依宮庭莫遂於膝行臺嶺徒勤於心禱無任激切歸依之至

請假十日劄子

臣不善衛生腰痛日甚百藥俱試殊未有效欲望聖慈給假十日庶幾一意將理獲遂痊平伏取進止

謝宣醫劄子

臣積爲寒氣所薄有妨拜跪初誤信醫先投剛劑轉覺腰脊疼重不能轉側仰蒙聖慈宣遣王懋診視宣通敏烙遂獲安愈再生之恩實踰天地臣昨日已曾奏謝伏緣王懋連日至臣私第取效甚速已依例薄送藥材之費欲望特降睿旨令懋收受臣無任感恩荷聖激切惶懼之至

謝賜藥方劄子

臣早來伏蒙聖恩於臣衰病教以服餌之要茲復恭承聖旨賜到藥方二道便當修製服食仰惟天地之至仁曲憐草芥之微

命顧雖粉骨曷報鴻施臣無任云云

辭免慶壽轉官加恩劄子

臣準尚書省劄子節文二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書冊文官周某轉行一官依例加恩臣恭承明命震懼無地臣聞國家酬賞之行蓋有二說非祿以詔功則予以馭幸過是而加焉斯無名矣通者陛下極事親之誠心增太上之顯號制度裁於宸慮陟降勤於聖躬其在羣臣固亦何預若曰國有大慶恩錄近始實惟馭幸不必厭功其如宿衛之日已叨錫賚禮成之後叠拜金綸茲爲予也多矣更加爵秩何以爲名夫無名受賞雖疎遠之臣猶畏譏議況乃參陪四近係中外之觀聽者乎伏望陛下照

知忱誠愛惜名器及制命未下間許賜寢免是固國體所係非
獨安臣私誼而已干冒天威臣無任戰慄懇切之至伏取進止

不允詔

朕嘗歷觀前載博考舊聞求其益親介壽祉福兼備如今日
之隆自三代以還未之有焉惟皇天右序我家太上皇克昭
天德用申命於無疆而二三執政之臣同寅協恭輔朕不逮
兢兢翼翼仰成閎休屬者皇算增衍鴻名益崇寶冊揚輝昭
登億載卿以西樞之長毗乎大政琬琰之刻濬翰是資乃體
法端偉煜爚彌文朕甚嘉之進秩陪封庶酬美績顧惟丕慶
誼不可辭所辭宜不允

辭轉官加恩表

臣周某言伏蒙聖慈以臣書冊文轉行一官依例加恩等具辭
免伏奉詔書不允者慶賞驟加難於冒受溫言誕布諭以欽承
心苟未安理宜自列臣竊窺國史深慕祥符詞章如陳堯叟之
華問學如王欽若之兢冠班聯於西府製壇頌於東封供服恩
榮越升階秩既厚政塗之禮抑增儒術之光顧臣菲才適爾充
位方上聖慶慈皇之壽節大庭陳玉冊之儀旦古罕聞崇朝創
見獲班朝而已幸叨錫命以何居況無昔人屬思之勞敢用前
日遷官之例是忘再瀆仰恩罔聽伏望皇帝陛下有赫照臨不
私覆載上稽乾道念臣非撰述之官近比淳熙許臣遂懇辭之
志益公聽並觀之在此亦小廉曲謹之當然倘明取予之方益
被隱煩之譴臣無任云云

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皇極之福有五益兼壽德之全天下之樂者三實
備父母之養永維國慶丕奉親歡申開綿遠之期並舉雍容
之典寧增華於寶冊實永賴於法書不惟筆精墨妙而究勤
於簡策之間抑亦武偃文修而效美於謀謨之素宜頒寵數
式懋賢庸閎休既軼於前聞冲懇曷拘於近比無勞謙執亟
服恩榮所辭宜不允

辭轉官加恩第二表

臣周某言伏奉聖慈以臣再辭免書冊文轉行一官依例加恩
特降中使賜臣批答不允者萬年受祜溥推有位之恩三命循
墻虔致益恭之懇渙雷風而洊至凜冰炭以交懷竊以褒陟文
階增封書社厥惟異數以奬茂勳如臣者初乏事勞偶逢孝治
當至屢之稱壽覃寶冊之垂鴻旣不能潤色討論上議郎之奏
又無以鋪張揚厲儒館之歌徒因朝野之歡倒備股肱之喜
方將戒得敢復傷廉伏望皇帝陛下原省功疑勵精賞慶重馭
臣之大柄輕遷令之小嫌倘容必預於邦榮姑願稍陪於租食
如是則邑僻多而受少倘希子雅之賢印趣刻而令銷彌顯高
皇之聖陳情已至得請爲期臣無任云云

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腴惟子愛其親必務顯揚之美名實於實更資祓飾之文維是寶冊之書榮我鴻儒之筆眷紳頒嘆牒簡光華殆妙運於元樞實共圖於大政克遂寧親之養尤嘉輔德之勤既舉上儀益頒茂賞謝言已至懇避猶堅且將姑拜於爰租而復上還於文秩雖禮讓固能於為國難廢至公若官邑均所以庀身豈宜偏授其停奏牘毋煩寵章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謝表

臣周某言伏奉制命授臣正議大夫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

百戶者得壽與名敷錫寧親之祉進官及邑增袞共政之臣雖竊幸於逢辰顧何庸而受寵臣某中謝臣聞一人有慶賴及兆民萬壽無疆德加百姓益當宁慙隆於愛敬則敷天感被於榮懷臣夙冒殊知久聯邇列獲值堯年之永益覩舜孝之新日敭身依照臨首瞪脊垠勢近潤澤先霑已超寄祿之階更衍爰田之賦周章拜命俯仰懷慚茲益伏遇皇帝陛下聖治通天仁心冠古俾爾戩穀尚不間於羣黎猶吾股肱宜加憐於一體肆假濡毫之技茂揚出綍之言臣敢不深念僥踰力圖報塞德洋恩普難異衆以獨辭意廣才疎終悉心而自竭臣無任云云

謝太上皇帝表

臣周某言伏奉制命授臣正議大夫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者膺算穹窿播鴻名於有永皇恩浹洽彰盛事於無窮何取駑才例叨僭賞臣某中謝臣竊觀自昔知名之士常恨罕逢極治之朝縱遭遇於休明或咨嗟於蹭滯而臣生當昭代仕愜愛津紹興內禪之初綴官聯於烏府乾道推尊之日視草詔於鑾坡暨淳熙載舉於慶儀以禁直蕆周於赦令茲忝極機之職復容琬琰之書凡大典冊不與焉在微生亦云幸矣賀唐南內每慙韓愈之冠簪保魯東方更媿僖公之土宇寵光若此幸食何多茲益伏遇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紹業興統明謨盛烈太上皇帝陛下道備勳華性宗黃老民以富壹

嘗一視於華夷身其康強將齊休於天地是推惠澤以及臣鄰臣謹當深念僥踰力圖報塞四方來賀已先武士之班萬壽無疆敢後封人之祝臣無任云云

謝東宮牋

周某言伏奉制命授某正議大夫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者堯仁得壽載衍於徵稱漢爵酌功猥加於董卓雖切逢辰之喜實深浮食之慙某中謝竊以萬乘而奉庭闈十年而陳冊實繇聖主力崇於孝治肆皇天丕佑於我家粲盛典之常行耿修齡之未艾而某積緣幸會獲際休明參華帷幄之間染翰瑤墀之上已為榮遇更冒恩章階升一等之崇戶斥四封之廣內

循駑鈍難副鴻施竊蓋伏遇皇太子殿下性篤愛欽學該禮樂推事親之誠恪儀稱慶之威儀俯眷舊僚育霑沛澤某敢不益恭乃職恩稱所蒙朗野多娛正洽三宜之樂子孫逢吉永期五福之徵某無任云云

賜生日詔

勑周某卿稟天間氣總國元樞方望月之臨秋緊寶賢之降嶽稽衛賜式往介壽祺今賜卿云云

謝表

臣周某言伏奉聖慈以臣生日特降中使賜臣羊酒米麪者勞瘁初辰仰閟屑聽肥甘飫賜俯逮私庭恩重不貲感深無斁臣

某中謝伏念臣稟生孤露逢運休明祿以榮親乃莫諧於終養藥惟稱事顧常愧於空餐久汙近司適因載育溫厚綸言之賜光華詔使之臨寵禮孔多氣率有踐雖荷殞隆之眷實增弗泊之思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恩結人心禮優士類飲食每歌於周雖創意殊異於湯臣施及庸才倘頒籠數斯民仁壽幸末泯於徐生既醉太平疇敢忘於美報臣無任云云

求祠第一劄子

臣庸愚不肖誤膺簡拔久司宥密宜在黜幽特以大恩未報不敢輕易言去比聞有人揭榜平陽疏歐陽修私鑄沙毛錢則云恃臣鄉人言郭棣過失則云臣嘗狥其私請臣以匿名法不當問而所指之事於臣別無述職遂置而不問但臣身備四近望實素輕為人指名辱國多矣今聞郭棣繳上件榜文申尚書省乞下有司究治事既公行理難自默欲望聖慈許臣解罷密院職事處以外祠庶幾他日根覆寫榜之人不至觀望鍛鍊各得其平以示公朝不私之意伏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充員政塗閱歲滋久事功何有罪戾則多難陛下天覆海涵未賜譴訶之域而臣內循非據常履淵冰適已具述艱誠乞一在外官祠差遣欲望聖慈即賜處分冒瀆天威臣無任戰懼俟命之至取進止

不允詔

勑周某云云其悉樞機重任理實係於安危輔佐大臣義難輕於進退卿周旋二府荏苒七年有庶民之大德而持之以謙有事君之小心而濟之以正雅望宏度已穆在庭之瞻忠言嘉謨尤高謀國之體方究觀於績用何忽冀於燕閒匪我攸聞疏其反室所請宜不允

第三劄子

臣昨日叠具奏劄乞奉外祠伏蒙聖慈遣使宣押未許其去仰銜恩命糜頂莫酬心既難安理須固請伏念臣受才駑下百不如人而逢辰遇主徧歷華要承明三入又踰一紀向居侍從分

量已盈求閑之章頻達睿聽暨參大政茲不皇寧但以去就係
人之觀瞻不敢如前之煩瀆溽暑更歲律見嘗陳情未奉俞音空
悃尸素旋陪籌幄益愧超遷方俟再期力申前志忽蒙簡擢升
正使名弗稱牢辭罷免就職今復三年有半矣爵位已極才力
已殫在臣爲當去邊鄙不聳盜賊不作在臣爲無嫌尙或不知
引避乃是前後故爲背戾陛下縱加涓貸公論豈肯恕臣懇懇
籲天益亦晚矣伏望聖慈矜其悃欵惠以初終推父母博愛之
仁俟犬馬旣窮之力速頒成命安此危衷取進止

不允詔

勑周某云具悉朕禮遇元臣義均同體機樞周審監其夙

夜之勤輔贊彌縫遲以久長之報正爾有功之可績詎容無
故以言歸卿忠力一心將明兩地太尉之尊等相物望旣隆
三公之任承君官儀尤協方此嚴廊之恭已是資帷幄之運
籌淸膴引去之章殊咈仰承之意邊鄙不聳計見效以甚明
旧力方剛在懷安而未可體予申告毋或嗣陳所請宜不允
不得再有陳請

東宮賀冬至牋

雲兆三登瞻慶霄之紛郁日行上道符化國之舒長叢瑞應於
官庭浹帷謌於海宇某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英明統賢仁孝
根心象著重輪助照臨於兩曜地居著震贊簡易於二儀茂對
陽剛備膺天祉某密瞻玉色阻奉金觥敬逢七日之來虔祈億
年之祝

辭免進書減磨勘劄子 十二月五日同施師點黃洽再正

臣等仰惟陛下愛惜名器以勸事功近因臣僚乞裁進書賞特
軫聖慮斟酌區處內外大小咸得其當臣等蒙恩各減四年磨
勘許令回授天地之施草木知榮但臣等昔雖備數掌故未嘗
施鉛槧之勞茲忝二府又非經進自不應叨被賞典況提舉官
旣許辭達則臣等更無冒受之理今來更不敢循例控免仰勤
詔諭輒同具奏劄總請欲望聖慈特依所乞庶申體國之誼抑
逃僥倖之譏干瀆宸扆伏深戰汗取進止

淳熙十四年

辭免右丞相劄子

臣伏覩今月十五日制書授臣光祿大夫右丞相加食邑實封
特降中使宣押赴都堂治事者輔弼之任古今所難猥加庸愚
良以震駭臣聞棟以隆而吉鼎以中爲實本末或揆安能任重
剛柔中節乃可參和況陛下天縱聰明日親政治洞照羣臣之
能否恢宏萬世之規模宜得眞賢助調元化顧如臣者欠甚其
人徒以早侍軒墀久陪帷幄奉承敎令荷逭譴訶揆席偶虛敢
期冒進今雖聖神獨運總攬權綱並置疑丞間容充位然而政
省寔具瞻之地宰司非次補之官必欲僉諧固當選衆倘謂綸

言之已播輒沿故事而懇辭若昔仁皇登庸次輔旋因物論改使樞庭當時貼麻人以爲允伏望陛下遠稽祖武博採公言毋以揚庭而難反汗俾仍舊次適協前規免累聖主知人之明亦俾微臣量力之誼干犯旒扆臣無任惶懼俟命之至取進止

不允詔

勅周某云具悉古昔帝王興起治功皆疇咨相臣協謀同道故股肱良哉著於虞典左右惟人陳於商書今並建輔弼共圖政績次相之任顧豈虛授卿職典元樞迄茲累歲經綸周密備宣賢勞爰正鼎司益恢遠業宜體眷意務先同寅總理萬機登於至治庶幾乎皇帝（一本作皇帝王）之佐掞章來上未喻朕懷亟其祇承勿用謙辭所辭宜不允

辭免右丞相劄子

臣性質駑下一無所長誤簡睿知冒居政府缺然補報常負兢憂苟遑謎訶已爲大幸敢圖選擢進貳宰司以樗櫟之材參棟梁之任將何以仰裨聖化振起治功聞命以還震惶失措除已具奏辭免外適緣連值帥假未獲拜伏黼扆之側懇祈渙汗之回謹重以手劄控敘危衷伏乞聖慈俯賜鑒照

東宮劄子

周某庸駑不肖久塵政地毫髮無補日俟戾及敢謂聖慈驟有褒陟俾聯揆席自非皇太子殿下眷念舊人曲加薦進其何以臻此然力小任重實非所安已具奏懇免欲望令慈因侍膳之間賜半言之助冀收渙汗安此危衷冒瀆威尊某下情無任戰慄虔祈之至

辭右丞相表

臣周某言伏蒙聖慈以臣辭免新授右丞相恩命特降詔書不允者小才積累久陪廊肆之崇大號渙揚驟寘鈞衡之次恩踰始望理合終辭縡窺賜詔之溫彌覺危衷之惕臣聞國以弼亮爲重古以疇咨爲艱立賢無方選衆而舉若伊傅遠求耕築之中惟召與周近取弟兄之內自是厥後誰見可觀率因望實以推揚罕係班聯之高下洪維聖世迥掩前聞肇分佐貳之官

並置東西之府既熟觀其器識復詳試以事爲或揆席之偶虛繄宸旒之獨斷多由德進間以次升上允合於天心下亦孚於士論方之歷代最曰良規臣以迂愚幸於際遇出入承明者踰二紀周旋兩社者幾八年以陛下聽德惟聰豈不察臣乏尊主庇民之學以陛下知人則哲豈不鑒臣非助天理物之才特緣備使於機庭故俾序遷於半路寵雖至矣臣實懼焉伏望皇帝陛下深軫睿思恪遵家法不輕命相惟務掄才況元輔虛中足副仰成之意而舊人在外適當圖任之時徐觀奮庸亟許還命如此則計資顯授已彰偏愛之仁引分聽辭又狥知難之義茲爲兩得必契羣情臣無任云云（奉御實批降批答不允）

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樞機之任統幹萬兵鈞衡之司總揆庶事夙均列於政地兹進登於宰庭所以酬其成勞昭我隆眷矧文武萬邦之寔允謂全才而夙夜宥命之基迄臻美業爰擢升於右弼用誕告於外朝所宜即副岩瞻共熙庶績何異章之叠上乃渙汗之久留且機務至繁要使一日二日而無曠今謙辭已過豈勞再命三命而益恭其若子言亟祇乃服所辭宜不允

第二辭表

臣某言伏奉聖慈以臣上表再辭免新授右丞相恩命特降中使賜臣批答不允者麻卷初宣敬上懇還之奏詔函叠下欽聆趣拜之言審未副於僉諧顧政忘於頻巽臣竊以宰庭當否國勢重輕四海皇皇且居中而枕莫萬幾業業卑在右而績凝後暨漢唐之朝雖懿帝王之輔然猶蕭曹同心而鴻業定房杜相濟而泰階平矧逢大有爲之時難用小有才之佐臣之不肖衆所共知樸棅豈樑梁之材餅罍非鼎鼐之器叨蒙睿奬久級近司趨事赴功已愆於筋力立經陳紀有乏於智謀固嘗面乞於守邊何敢自期於當軸倏膺選任殊駭聽聞諸大夫皆曰賢尚當採國人之論一男子即得相寔不貽使者之羞倘昧牢辭將干大戾伏望皇帝陛下如堯之咨四岳如舜之命九官典其因

續用弗成始從易置孰若及賢和相遜即賜允俞下可遂於身謀上亦全於國體瀆尊之譴伏地以須臣無任云云

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卿以高明醇正之資貫通古今懷誠秉節表厲庶工自長西樞宜勞滋久乃進登鼎席弼予一人朕志已定人望已孚而抗章三至懇辭彌確且在漢制太尉相尊等丞今宥密領使蓋太尉之任則揆路之進抑何辭焉卿其協圖政理同緝化機迄有殊功是爲美報謙遜之節固所嘉嘆而非所期望於卿也其止奏封勿復來上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謝表

臣周某言伏奉制命授臣光祿大夫右丞相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累具辭免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聖主選賢久茲弄印愚臣該輔忽爾揚庭懇避無從欽承有靦臣某中謝臣伏以虞書二典若都若命說命三篇或啓或沃惟言聽計從而周間則道同志合而愈光若乃元首既明而股肱非其良巨川將濟而舟楫違於用是謂君唱而臣莫應上行而下弗隨此舜帝所以博詢於惠疇而商宗所以遠求於審象伊昔攸重厥令敢輕恭惟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纂中興之緒有推維萬世之志有奄何八荒之心當得異才共陪休運而臣性迂識暗意廣術疎使之抱槧懷鉛尚容彊勉試以處

中當軸豈所堪任簡擢誤加見聞交駭雖播告已難於反汗而兢危殆甚於臨淵將何以仰副延登下詢責望臣敢不圖維薄效跂慕前脩庶績咸熙深念允釐之義一夫不獲常懷愧恥之思冀竭涓埃少裨海嶽臣無任云云

謝太上皇帝表

臣周某言伏奉制命授臣光祿大夫右丞相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者有常立武久陪帷幄之中應變守文職晉廟堂之上顧籌前之曠職恐歇後之貽譏臣某中謝臣竊考中興以來號爲多士之際作成有道任使無遺宏材旣顯於當時後覺復貽於今日如臣不肖被遇有初自忝綴於下科卽召居於左

學旋繇麟省分察烏臺蒙拔擢之殊恩勵公忠之素守逮受知於聖主滋竊位於要津敷歷禁塗周旋政地龍韜豹略已叨兵柄之持鳳閣鸞臺更冒國均之秉莫容遜避徒劇凌兢茲蓋伏遇太上皇帝陛下德冠百王仁涵萬國巍巍蕩蕩雖勳業之弗居濟濟蹌蹌猶賢能之在念是容鯁淺亦玷弼諧臣敢不勉殫千慮之愚圖報兩宮之造舉十六相舜功知廣於堯心爲八千秋椿壽願符於莊頌臣無任云云

辭免兼職劄子

臣準省劄二月二十二日奉聖旨差臣提舉國史院提舉編脩國朝會要所提舉勅令所寵靈參集恐懼交深臣竊以筆劄二書該古今之德業討論三尺垂中外之章程苟非其人疇與斯事而臣最爲冗陋積幸遭逢早並英遊蓋屢覬於石室晚陪政路嘗同典於金科玆甫踐於中台乃兼分於衆職自知忝冒人且譏訶仰冀聖明俯垂鑒照加大名而脩史特容李泌之辭定成法以寘民尊倘蕭何之講毋使提綱之任重爲竊位之羞干冒宸嚴臣無任云云取進止

不允詔

勅周某云云具悉朕登崇弼臣總領庶寀謀謨德業分畴左右之賢典策章程兼攬古今之誼卿學該倫類識貫本原玆奮庸於宰庭爰率屬於史觀載統皇綱之纂述仍提邦憲之

刊脩職並華於眞儒望益孚於衆儁自朕有命實振斯文觀故事而條便宜更酌方今之要務先遠業而奏寬大倘恢一定之良規其畧謙辭以抒賢蘊所辭宜不允

因陳賈論王謙待罪劄子

臣叨被恩擢之初輒循舊例薦引王謙豈謂弗協公議致有論列在臣不能旁招俊乂仰誤召命無所逃刑昔元祐諍臣固薦館職失當具奏自劾輒援斯誼仰瀆聖明亦不敢居寀待罪以動觀聽伏望出自睿斷特賜貶降少懲謬舉尚圖後效以贖前愆伏取進止

不允詔

勅周某云云具悉卿懋闢賢猷進持國柄甄收衆善總理庶工比於輔相之初嘗有薦揚之奏志本期於得士誼實見於首公雖緜嘖室之言宜停促召但在宰庭之任要務廣求固無可引之愆難狥所陳之懇卽承予意益奮厥庸所請宜不允

夏旱乞罷政劄子

臣仰惟陛下日勤政治昭格天心累載以來時和歲稔自臣備位東府卽致旱祥傳說之霖德裕之雨臣實有愧公言謂何況臣才口望輕素乏相業雖微災眚自合黜幽伏望聖慈卽賜罷免庶寬宸慮復見豐年取進止

不允詔

勅周某云云具悉彌月以來常暘爲沴並走羣望未格山川之靈敬共神明莫回天地之意朕側身思咎撫己興嗟皆由庶政之失中敢以眚災而移下卿等望崇丞弼忠輔國家方資益講於闕遺詎可輕圖於去就六事自責已愧成湯之慕三公免歸難循衰漢之典亟安厥位以卹遠猷所請宜不允

第二劄子

臣一介庸愚蒙陛下簡擢最早其於補報乃獨缺然自儀政塗閱日滋久容容備位旣無以仰裨聖圖又不能修明政利究宣職業少副中外之望積爲謬戾上干陰陽之和致茲旱災見於

登用之始天意明甚人情可知兼臣近者自劾謬舉豈嘗面奏未敢因此決然引去只俟一兩月間別仲懇請今緣閔雨歲事可虞上下嗇嗇咎將誰執事旣參會豈容復留伏望聖慈斷以不疑卽賜黜免應天以實口專在此干瀆宸扆臣無任戰灼俟命之至伏取進止

乞罷政表

臣某言近以雨澤愆期乞賜罷免復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君德方隆宜多樂歲相才弗肅乃咎常暘抗章恭俟於嚴誅賜報尚循於褒典敢避瀆尊之譴涜陳引咎之辭臣聞古有三公今爲四輔寔任燮調之責匪資期會之勞若登庸皆得其人則嘉瑞必爲之應惟時盛夏久渴甘霖盍丁我躬上聖屢勤於精禱焉用彼相微臣難逭於常刑伏望皇帝陛下仰測天心俯稽朝論勿以前日詔除之誤而忘異時策免之規別求英賢協贊邦治三時不害銷旱災於頃刻之間九敘惟歌洽和氣於堪輿之內臣無任云云

不允詔

勅周某云云具悉朕臨御以來惟民是念顧九夏亢陽之沴歷日彌長撫一時咎徵之深遇災而懼天地弗臨於請禱神明莫監於精誠維歲事以堪憂當夜分而屢嘆卿等夙由公望服在台庭覩茲膏澤之愆涜控免章之懇一人有過豈宜

移寘於大臣九敘惟歌所冀力行於善政亟其反宅毋或贅言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再同王丞相黃參政乞貶降劄子

臣等輔政無狀致茲旱災上無以寬九重之焦勞下無以弭百姓之咎怨連章請罪恭俟炎斥豈謂陛下海涵天覆曲示眷留慙懼兢惶進退維谷伏見仁宗皇帝慶歷七年嘗因久旱特從宰執陳執中朱庠丁度降官之請載在國史爲後世法今陛下縱未許臣等同時遽去欲乞稽用舊章並加貶降不惟黜當天意抑可少塞人言伏取進止

御批旱魃爲虐晨夕是憂弭災方賴於嘉謨貶降難遵於故

事毋勤爾請用副朕懷

再乞罷政劄子

臣伏見夏秋以來旱勢日甚陛下齋心祈禱屏神不宗凡可以施惠恤刑求言損已無所不用其至宜乎順氣協應濡爲膏澤然雲方合而復散雨欲下而還止禾稼就槁井泉將竭變異如此殆必有由非臣輔政無狀陰陽弗和之明驗與前月二十一日嘗具奏旱災見於徵臣登用之始天意明甚蓋爲是也今既再旬人情愈覺煎熬咎寔在臣何所逃罪伏望陛下特賜威斷亟賜罷斥庶幾人心悅而時雨降不至辱勞聖慮抑可少塞公言干犯威尊臣無任戰栗俟命之至取進止

辭免生日牲饋劄子

臣伏見連日以來雨未時若苗稼就槁羣情皦皦陛下禹湯罪己致損內膳之常膳臣輔政無狀方俟嚴誅竊恐有司以臣日近初生例須牲饋夫常祭辭賜僕於無事之際而徹臣葷饌於貶食之時於義難安豈容營營伏望聖慈特鑒常禮停追空

餐仍加絀徹以塞災咎干瀆宸嚴無任戰汗之至取進止奉御筆批依所乞

同王丞相黃參政乞減俸劄子

臣等伏見皇帝陛下以時雨愆期憂勤備至減膳徹樂聖心焦勞臣等燮調無術致此災沴陛下縱未欲並行罷免猶當貶秩以懲失職前旣控情未蒙賜允今復再旬旱勢轉甚夙夜震懼益不皇寧倘陛下尚俾自詭後圖且乞將臣等月俸餐錢並從減半支給庶幾薄示警戒以弭天災竝用有年未必不繇於此伏取進止七月十四日奉御筆批依所乞

辭免復俸劄子

臣猥以菲才過尸榮祿伐檀之刺每愧於中比緣旱災乞減半俸今方踰月未賑前愆詎意洪施亟令仍舊戴恩深重省已益皇方與攸司協圖荒政民無艱食乃敢復常願俾寒暑欲承聖意臣無任皇懼俟命之至取進止

不允詔

勅周某云云具悉時會亢陽憂形巖廟嘗覽勞謙之請姑從
減俸之誠會屬踰期遽能銷咎緊彌縫之宜力竟燮理之召
和且咸享天心久復膳羞之御而散無友紀幸寬燠勗之調
乃洎於茲俾還其舊何勤列奏更俟來年若旱歲之作霖要
共圖於潤澤馭羣臣而日祿顧敢後於弼諧其體深宸毋煩
多遜所辭宜不允

賀東宮生辰劄子

周某茲者恭值皇太子殿下誕序載臨仰惟福壽兼隆與天同
永而況兩宮交致慶禮是誠前代所稀某夙被恩憐今復容依
重潤雖不獲與僚宋展拜於庭顧野芹致敬安敢虛拘輒忘進
越僭具別紙伏乞令慈俯賜矜恕某下情無任頌禱懽懼之至

歷官表奏卷七終

淳熙十五年

辭免謚冊寶行禮支賜銀絹劄　三月某日
同諸廳

臣等準奉上謚冊寶行禮都大主管所傳奉聖旨以臣等告廟奉上兩節次各賜銀絹臣等恭惟先皇厥世支費不貲陛下聖孝通神務隆追遠臣等黍備近列誼當體國縱未能少捐俸入仰助職金豈容冒膺厚賜況茲恤典異乎慶禮臣等決不敢祇受伏望聖慈亟行寢免臣等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伏取進止

攝太傅持節前導太上梓宮量帶激賞庫官會檢設劄子

臣被旨前導太上梓宮過江止闕借奉使印一面并帶禮房五人使令五十餘人既不曾有所申請即無借請批支恩賞之類恐到攢宮檢設人匠等於事體或不容免已令激賞庫使臣量帶官會前去講具奏知伏乞睿照

光華梓宮發引慰皇帝表　已下攝太傅從梓宮同諸使

臣周某等言今月十八日恭導聖神武文憲孝皇帝靈駕發引者竊天浸久違日俄臨儼縞服以前陳指濤江而利涉臣等誠哀誠痛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遵周達孝如舜慕親已遄執斃之驅未弭割繩之痛尚祈寬釋以幸邇退臣等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慰以聞

慰皇太后牋

臣周某等言今月十八日恭導聖神武文憲孝皇帝靈駕發引者厥儀夙設法仗載嚴背宮苑以徂征隔烟波而少駐臣某等中慰伏惟皇太后殿下至哉坤載痛此天傾念五紀之顧承思一朝之變故願寬聖性永荷母儀臣等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奉牋陳慰以聞

慰皇后牋

臣周某等言今月十八日恭導聖神武文憲孝皇帝靈駕發引者龍胡滋遠悲莫返於慈宮鳳綍啟行悵暫留於近岸臣某等中慰伏維皇后殿下道隆周姒德協虞嬪久宣盥饋之勞方助聖明之孝顧循至理少抑哀悰

尤堯梓宮到思陵攢宮安窆奏狀

臣等恭導聖神武文憲孝皇帝靈駕今月二十二日已達永思陵攢宮安窆者八翼徐行百神祗護奉輔車而夙止瞻陵阜之蔚然欽惟慈皇獨享至養富貴尊榮之樂歲月彌長康窆壽考之祥古今鮮儷茲值乘雲之御將臨莆竈之期出城闕則景霽而月升渡浙水則風和而潮應豈非人力實契天心此蓋皇帝陛下躬率禹之資適參鴛之行宅恤雖居於宮闕懷思每寘於川途緊次舍之無虞皆孝誠之有感臣等猥叨官使何補思存

恕望慮之少寬與羣情而胥幸瞻望宸扆臣等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聞謹奏

慰皇太后牋

臣周某等言恭導聖神武文憲孝皇帝靈駕今月二十二日已達永思陵攢宮安窆者殿廬德壽莫返於容車陵揭永思初停於畫翌臣某等中慰伏維皇太后殿下輔佐功高慈仁道備位方隆於儷極痛乃隔於終天願抑哀思獨膺至養臣等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奉牋陳慰以聞

慰皇后牋

臣周某等言恭導聖神武文憲孝皇帝靈駕今月二十二日已達永思陵攢宮安窆者殿廬德壽莫返於容車陵揭永思初停於畫翌臣某等中慰伏維皇后殿下柔明蘊質愛敬存心久佐儉以歛然茲過宮而感若尚期覓釋庸輔皇明

三月二十四日奏

臣等到永思陵已三日陰雨連綿乃春夏之常前者在途特然晴霽聖孝昭格益可見矣即日恭維聖躬萬福臣等謹此申候起居伏乞睿照

三月二十七日奏

臣等不侍天顏已經浹旬恭維聖躬萬福謹上問起居謹奏

永思陵掩攢慰皇帝表

臣周某等言今月三十日聖神武文憲孝皇帝攢宮旁皇堂禮畢者稽陰地勝陵邑天成邱繞回蛇居切帝鴻之長勢如萬馬允符郭璞之占大事克襄淵衷永慕臣某等誠哀誠痛頓首頓首伏維皇帝陛下誠深繼志禮厚崇終三載哀麻正百王之墜典五詩挽餞感萬姓之悲心茲甫畢於因山諒興哀於陟岵願副含生之望少寬罔極之懷臣等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慰以聞

慰皇太后牋

臣周某等言今月三十日聖神武文憲孝皇帝攢宮旁皇堂禮畢者六梵引輼甫諸襄事九虞發軔初導靈威念永閟於梓宮諒增悲於椒殿臣某等中慰伏惟皇太后殿下夙推厚德久播徽音西宴瑤池莫返穆王之駕東朝長樂方隆漢后之儀願紓蕊壺之過哀永受聖君之至養臣等無任激切懇祈之至謹奉牋陳慰以聞

慰皇后牋

臣周某等言今月三十日聖神武文憲孝皇帝攢宮旁皇堂禮畢者地隣禹穴土葆堯陵緊聖孝之加隆諒衆哀之有倚臣某等中慰伏維皇后殿下協宜陰教夙著婦儀當九鍾之告成備兩宮而永慨方勤內助願抑至情臣等無任云云

乞導從虞主還行在奏

臣等準尚書省劄子備坐禮部太常寺狀三月十三日聖神武文憲孝皇帝梓宮揜攢畢所有攝太傅總護使以下行事官即便回程三月十六日奉聖旨依臣等檢照本朝故事山陵等五使係隨虞主還京紹興十二年徽宗揜攢之時緣紹興七年先已立虞祔廟總護使以下所以徑赴行在至紹興二十九年顯仁皇后揜攢誤用紹興十二年變禮今來聖神武文憲孝皇帝虞主在途事體不輕臣等欲參酌典故導從渡江比之徑回止爭三日餘行事官自遵已降指揮先回於義爲允伏取進止奉聖旨依

謝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狀

右臣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傳宣撫問并賜臣銀合茶藥者竟陵送往魏閎勞還寵之慰藉之言貺以珍良之賜拜恩深厚揣分兢懲伏念臣祇率故常暫從行役緊懋隆於聖孝致昭格於天心況親賢宣總護之勞且羣邑勵恪誠之志禮無違者臣何力焉伏遇皇帝陛下至德奉先深仁待下既克襄於鉅典庸加惠於不工不遺尸素之臣亦溥寵光之施莫知報塞惟誓糜捐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未敢乞對劄子

臣等託事歸闕今早已放朝見竊恐親行三虞聖心惻楚未敢乞對恭俟奏事日分前伏榻前控敘慺慺之情仰乞睿照

辭免德壽宮銀絹劄子

臣昨於三月十七日準主管支費所送到德壽宮遣奠奉辭發引三節次銀絹六百疋兩目子一道緣臣未得俯伏控辭是以不敢支請今早登對乘露危懇蓋緣昨來奉上聖神武文憲孝皇帝憲節皇后冊寶已叨錫賚自不應重叠冒受厚賜曲蒙聖慈諒其誠請許以辭免所有目子謹用繳進乞降付支費所照會毀抹取進止

求去劄子

臣輒披悃愊仰瀆聖聰臣以非才久塵二府適處次輔遂預政機望實素輕衆所不與涖職伊始即因薦士被沮臣忝備近彌

惟當助成臺諫敢言之氣不敢有所分辯蓋嘗奏知少俟數月即謀引去偶緣去年閔雨繼以高宗變故逡巡苟且忽爾踰年方欲力伸前請又值首相丐外臣職以疎率猥尸大任曉夕憂懼自知必致人言昨日與有臺官文字覺察大理司農除授非宜大相業惟在進退百官而臣進擬之初便致論列若復頑然不顧廉恥包羞竊位繼此別有彈擊必將倍費保全又況旬日以來雨意慳甚由臣涼薄再召旱祲衆情嗷嗷誰執其咎夫人主之職專在論相欲知相之賢否惟視人心天意如何今臣自蒙擢任每爲公論所非連歲之間雨暘罕會協序天人之際亦可推尋伏望陛下收還印綬許奉外祠仰成眞才庸賛聖治自

然衆志爭而時雨降非獨微臣獲免大戾抑天下幸甚干犯威尊臣無任戰栗俟命之至取進止

辭免提舉編修玉牒劄子

臣準尚書省劄子五月二十二日奉聖旨差臣提舉編修玉牒臣欽承恩渥增震孤衷伏以紀謨烈以示後人藝本支而綿百世鏤牒本錄於唐代成書獨備於聖朝粤自中興尤嚴故實雖承之敢容於次輔而提綱當俟於元台豈併具臣堪此叨職劣百僚之不廢在虛次以何嫌仰冀皇明俯昭恩悃免與聞於大典姑曲狥於小廉冒瀆天威臣無任戰栗俟命之至伏取進止

不允詔

朕承祖宗之休尊典則之懿睠寶牒之所勤與史冊而並驅業盛功崇必謹儒紳之載筆事宏體重要勤揆席之提綱乃咨弼亮之英俾總纂修之緒惟□文而作一藝勉率乃僚則錫羨而符三皇永垂厥後方茲倚屬奚用懇辭所辭宜不允

再辭免劄子

臣近蒙聖恩差兼提舉編修玉牒嘗具辭免伏奉詔書不允臣以曾懷棄衡史潔趙雄王淮任右相日皆兼此職又參知政事爵正見同提舉詳定勅令蕭燧權監修日厥事體適均臣所以不敢固辭然亦未敢祗受勅命今視已降指揮用紹興三十一年故事省罷勅令所則是爵正別無兼領而臣已自提舉國史院會要所若猶兼領理有未安欲望聖慈改差爵正排提舉編修玉牒庶得允當伏取進止奉御筆依

明堂禮成同宮僚賀東宮劄子

周某等茲者伏覩大禮告成聖君受祉恭惟皇太子殿下竭誠清廟致敬享帝協饗上儀均惠四海某等未獲躬詣宮庭下情無任瞻仰頌詠之至

謝封濟國公表

臣周某言伏奉制命封臣濟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者配天其澤溥均汶上之膏裂地而封首賜濟陽之履逢辰有幸揚分無堪臣某中謝臣竊以徧秩羣神莫嚴宗祀肇分五

等寶重公圭當聖君不憚於親祠宜百辟咸思於職助而臣學慵九筵之制位叨兩社之間猥備相儀甚慙該輔拜恩綸而感褊敷封國以知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誠格顯幽仁周昆物謂天地祖宗之並貺已敷錫於臣民則股肱心膂之同休宜申加於爵邑是推洪施罔間素餐臣敢不仰服龍光俯殫駑鈍感鬼神而周通今雖愧於博聞披輿地之圖復古尚期於親見臣無任云云

謝東宮牋

周某言伏奉制命封某濟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者相禮親祠幸免周南之勩敷綸禁苑榮加濟北之封恩厚不

貲感深無藝某中謝某稿以歲儀三歲今古之彌文均藹萬方國家之盛德凡預駿奔之列率先賚予之豐如某者獲際昌辰叨塵近弼初之分毫之補俶開百里之邦雖潤澤之溥施在扈庸而獨愧茲益伏遇皇太子殿下聰明仁孝恭敬溫恭星賦觴儀進陪於陛降繁機參決居密助於勵精眷乃書僚倏更新渥某敢不深思過令勉竭贊襄受宜望之眷此日固懸於蒿席賜齊侯之胙他時猶冀於歸疆某無任云云

辭免加恩正謝日撞賜劄子

臣等恭遇大禮告成蒙恩各加封邑無功受寵慚懼罔措茂遵近詔不敢陳免今欲來日祗受告命二十八日入謝訖宿劍賜

衣帶鞍馬非惟已靡賚予不應重為廐庫之費兼臣等帶佩鞍轡既未仍舊亦難拜賜於庭伏望聖慈權許寢免一次庶安愚分稍協於理伏取進止御筆批依

乞去劄子

臣敢攄恩悃仰瀆睿聰伏念臣本緣涉獵藝文僥覬祿位不自意蒙聖主非常之知致身華要年除歲遷遂玷宰司物望不孚心常自歉益以性資淺陋非大受之器舉措輕率非任重之才比日以來憂懼成疾外猶勉強中實衰疲雖荷陛下待遇優隆信任專一倘未賚於訶譴然亟頹隳壞人多為臣危之引退曲折夙嘗具奏幸今國家閒暇可以陳情況臣自還從班於今十有四載叨塵二府又涉九年歷考在廷鮮有如是之久者每見士大夫更迭補外未嘗不省躬而愧也且漢文帝時周勃甫為相會遣列侯就國辭不行即免勃以率之槩詰古謹臣今有請亦晚矣伏望聖慈洞鑒衷誠保全終始許解機政畀之外祠徼主苟未隕越他日誓死圖報干犯天威臣無任震灼俟命之至取進止

辭免左丞相劄子

臣伏蒙聖恩授臣左丞相仍降中使宣押赴都堂治事臣驚惕成命凜無所措竊以左右置輔均為股肱顧面正朝尤謹厥典是宜博謀於搢紳參攷以夢卜惟賢是用釣築何嫌环當如庶

府百司許以序遷而倖進也如臣庸鄙加之懦弱初無才能學術可備官使特叅幸會誤被簡知周旋政途殆且十載凡陛下試臣者不為不久用臣者不為不盡而年齡衰晚鼠技易窮竊位素餐愧見班列比嘗求退未奉俞音仲春再請之言已瀆睿聽敢期恩獎更冒超遷譬如疲馬伏在廐櫪縱復益之芻秣歲其鞭策非特難於致遠抑且顛踣是虞此臣所以踧踖戰兢辭避不容於備禮也伏望陛下推父母愛憐之德廓日月照臨之明與其用之過而罔之罪戾之中孰若察其情而措之安全之地收還渙渥少息危悰引分歸耕嗣輸誠懇冒犯天威臣無任虔祈俟命之至取進止

不允詔

勑某云云具悉上相之任總領百官惟德望足以尊朝廷才量足以經天下乃膺倚屬以起治功卿命世鴻儒高明特達自持國秉統用爲多襲居次輔夙夜究勤而庶政日新百度具舉旣深契於朕心就陛端揆崇加寵章鼎辣謙辭太過非朕所聞也卽宜祗命益底殫功所請宜不允

第二劄子

臣一介無取蒙陛下待遇殊常致身輔相初無毫髮之善可報萬一坐是兢畏過甚流於委靡徒以貪戀聖恩未忍決然引去忽聞宣制躐進左席宜黜而遷方此惶惑豈讀訓詞有患失容

身之戒臣心魂飛越無地措躬益以孔子所謂鄙夫乃無所不至之人田千秋之容身班固以彼哉誚之今乃使冒居元輔朝夕左右將何以倡率百僚風示四方且中外臣庶明知兩相制書抑揚不同在於人情豈免觀望往者洪适固有此語隨卽被劾益龜鑑也臣來日更不敢入局候十一日榜前控陳懇款謹先具奏稟伏乞聖慈念其奉事之久閔其自處之難特賜矜體稍全進退臣不勝萬幸干犯宸嚴臣無任戰栗俟罪之至

東宮劄子

周某伏覩今月八日制書除某左丞相某庸愚無取已試罔功誤被恩遷實踰分量已具奏控免欲望令慈因覩膳問安之際賜以一言庶幾收還成命安此危衷某下情無任虔懇之至

乞去第一劄子

臣輒傾肝膽仰瀆屠聰臣器資庸陋謀謨淺拙徒緣翰墨遭際盛明歲月推移馴玷丞輔毫分莫効慙負在中爰自去冬力求罷免聖恩天大未賜允俞卽嘗面奏俟正二月間再伸懇悃必冀矜從今方欲陳述間忽被遷陞之寵周章失措如蹈淵谷若不亟投君父期遂夙心則祇受新命之後又須年歲乃敢斷請非獨智力殫竭決無能爲而有言不踐實鄰欺誕爲臣如此罪豈容誅伏望聖慈俯加憐察許臣解罷機政授一在外宮觀差遣餘生倘或未泯誓圖報於異日干犯威尊臣無任戰栗俟命

之至取進止　本御筆批朕登庸元輔委任尤深遽上祠章實難從允可降詔不允

不允詔

勑周某云云具悉君臣之道相須而成廟朝之賢益重其選劉若鼎司之舊方加魁柄之崇期體此以欽承曷翩然而引遊朕登庸元輔委任尤深遽上祠章實難從允宜卽承於親詔乃克副於眷懷所請宜不允

第二劄子　十三日御前遣人有所批問附奏

臣昨日陳乞罷政恭聆玉音謙諭過甚臣驚懼感激未能畢其說而對班將引遂忽忽而退等聞貼麻批詔兩日之間三勤勑使宣押凡可以假借微臣者無所不用其至在聖君優禮近列

務存體貌可謂重矣臣之進退所宜自審盖以性資凡下本無輔相之才非獨聖鑑難逃詢之輿論莫不謂其當去是以自冬涉春每因留身必面奏此意忽叨除授義難安處乃敢決然有請豈謂眷寵殊常未賜聽允已上表陳乞而遽進司得旨不許收接恭俟十五日俯伏軒墀別伸請悃謹此附奏臣無任戰栗之至伏乞睿照

第三劄子 十四日御前復遣人有所批問再此附奏

臣近纍具劄子陳乞解罷機政授一在外宮觀差遣特蒙聖恩三遣中使宣押仍傳旨令趣朝參奏事在於恩禮可謂詳盡臣尚有曲折須至奏稟盖緣紳問只知臣因入日制詞播告懷不

自安然十一月初五日初至榻前陛下即宣宰執並前聖語諄諄備彰謙抑臣兢惶失措感極涕零旋聞宣召詞臣改製謨訓且復親批四句敕之答詔昔熙寧中王安石因詔書有士大夫沸騰黎元騷動之語數乞退神宗皇帝止諭為文者迫之過今者詔飭乃與蔣帝所草洪适制並同恐是一時遣詞循用前例而陛下聖語恩勤不止於為文督迫而已臣豈敢以此過疑固執恩見但臣自去冬至歲除及今年正月五月四留身具言臣本非輔相之才願備祠官少道尸素此則陛下所知而中外所未知也臣若未有遷除尚可少緩今乃就陛元宰安得無嫌故官既不可居新命又難祇受在臣進退之誼自宜力請即與前說不相干涉仰惟聖明必賜矜察臣緣表章無由投進又有旨不許出門欲俟來早面奏深恐駕出難以詳述謹先此附奏伏望聖慈即賜處分叠犯天威臣無任戰懼俟命之至取進止

第四劄子

臣昨日再具手劄乞罷機政授一在外宮觀差遣見今踧踖俟命緣臣既難復居舊職又不敢祇受新命進退無據心不皇寧欲望聖慈速降處分臣無任戰栗所懇之至取進止後因臺官及翰林學士李燾上殿上云朕何嘗令如此措詞遂降旨與郡明日將上乞除職名上不許

辭免左丞相表

臣周某言伏蒙聖慈以臣辭免新授特進左丞相進封許國公

加食邑食實封恩命特降詔書不允者登備宰司久當策免晉持魁柄倏奉庭揚顧天陳不稱之辭伏地拜俞之詔鴻施溥博孤踪陵疲臣閎受才有洪纖賦質有艮寡扶明堂者資梁棟安用條枚薦清廟者須鼎彝盉參瓦礫力不勝任人將汝瑕伏念臣椓闒材微斗筲器小際會光華之旦追陪寅亮之聯罪功宜詔賞誅漫無可否賢鄙當明黜陟殊懵抑揚覩已事之如斯豈後國之足責敢謂羣賢之進遜叨左席之除有次輔雖不備官職焉何曠無成勞亦合賜位臣也何顏為國計以牢辭非身謀之獨審伏望皇帝陛下謹於圖任監乃知難外求嚴穴之英內選朝廷之俊俾居三事庸長百僚遜於炎漸伯與敢忘稽首

有若虢叔閔天尙助迪威從欲之仁鞠躬以俟臣無任云云

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魁柄之重疇咨惟難未得其人擇之貴乎審已當其選任之不復疑卿以大道格君心以至公宰天下已試之効昭然甚明非常之才用而未盡爰升元輔式究蓮猷乃於登庸之初遽欲引避而去開諭已至懇祈尙堅在朕心則注意方深在物論則僉言惟允殳斯伯與固可遜未閒虞舜之必從虢叔閔天雖曰賢口視周公而弗及以是爲說毋乃太謙亟其祇承副此隆委所辭宜不允

第二辭表

臣周某言伏蒙聖慈以臣上表辭免特進左丞相進封許國公加食邑食實封恩命特降中使賜臣批答不允者銀臺人奏力辭端拱之崇鑾禁批章特屈王人之重雖貪承命抑懼瘝官敬陳確至之言叠冒穹窿之聽臣聞位高者智愚難揜任久者賞罰易行九載之績不成當從緜亟三考之明弗陟底舜功如臣無堪被遇最早越自嚴徐之列進陪夔契之遊祿祿政途殆彌七載容容宰路仍陟再期論其時則已多責其效則何有未能引去姑俟汰歸今乃位充元輔之久虛秩序文階之一品既殊試可又異黜幽況故官不許復居而新命又爲非據進退交違於小誤勸懲將累於大公伏望皇帝陛下旁燭忱恂敷求俊傑貢妨賢之往咎審佐聖之良圖謂如髮之引千鈞其誰云可因循墻而走三命亟報曰俞情辭已竭於肺肝發允尙收於綸綍臣無任云云

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念天下萬幾之繁宵旰臨朝未嘗敢一日怠也惟卿處輔弼之任實孜孜奉國夙夜勤強總領衆職以副朕意用是進之上宰益究所施而乃懇避再三邊巡未就累日於此豈不少淹庶務乎往其勵翼毋復有陳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斷來章

謝表

臣周某言伏奉制命授臣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加食邑食實封累具辭免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次輔躐居久知非稱冢卿序進瀰愧罔功賜漢位以陞階假許田而胙土恩高時嶽懼甚履冰臣某中謝臣聞天以不言行四時賴罔旋於六子君以無爲成萬物資勵翼於四鄰緊上下之相須乃事功之克濟涼非帝賚疇允民瞻如臣者學昧通方才疎應務僥倖風厲於簡擢選除偏列於高華曾自登庸每虞曠職土疆尙隔曾何闕國之謀人力未蘇安得富民之策清不足革貪奢之俗直不足移委靡之風而況燮調陰陽制作禮樂遑繼三讓之盛俯諧四岳之咨退省其愚固慙斯道方懇祈於罷免

乃誤被於起遷嘗抗疏以屢辭迄靦顏而祇拜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神廣運功德兼隆有臣三千已得同心之助舉相十六聿觀熙載之能何取妄庸首陪弼亮臣敢不深思忝官力勉惰媮惟尹暨湯雖乏格天之効安劉必勃尚存念祖之心臣無任云云

謝東宮牋

周某言伏奉制命授某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加食邑食實封者選備宮端久戴密庸之造擢持魁柄夏叨序進之恩俶拜賜於

龍墀即敘言於鶴禁某中謝伏念某居憃骫骳素昧經綸偶逢亨嘉浸竊顯美自親榮於三善殆推遷於六年知憐既殊奬勵尤至賴褒揚於黼扆俄參幹於鈞樞猥以小人之儒遂爲天子之宰衆議弗稱心識所從蓋魏相鍾繇賜盆本東官之眷而唐登從愿覆甌資儲極之言昔也耳聞今而身見茲蓋伏遇皇太子殿下功高監撫譽著參裁作新無間於羣言念舊不遺於一介肆頒邦渙交兼國成某敢不敘飭九功總提衆職仰稽象緯顧顒面以非宜俯振朝綱尚同心而夾輔臣無任云云

辭免兼職劄子

臣伏覩今月二十八日已降指揮差臣兼提舉編修玉牒監修國史日曆者任非所據愧不自勝臣聞百世本支方慶源之衍衍萬年壽考正瀉業之無窮雖筆削屬在羣英而總提付之上宰尚其人之未稱宜厥位之或虛如臣闕然何以堪此伏望陛下念聖世當嚴二典察腐儒素乏三長毋專故事之循徐俟真才而授丹衷斯罄淵聽必孚所有前件兼職欲乞聖慈特賜寢免臣無任戰懼俟命之至伏取進止奉御寶批降詔不允

不允詔

於嚴鏤牒以揚列聖之休謹汗簡以紀當世之實纂修之職分命於諸儒綱領之樞必歸於上宰卿以造微之學貫道之文既擢冠於羣工宜併提於二史益據賢蘊增煥皇猷條祖宗典則之宜進而施於政舉朝廷事爲之要退而筆諸書豈不休哉無足辭者所辭宜不允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淳熙十六年

辭免少保劄子

臣伏覩制書特授臣少保進封益國公加食邑食實封者殊私曲被嗟汗交流臣聞賞當其功謂之慶授非其人謂之僭遍者壽皇聖帝親以大寶傳授聖明當行慶施惠之初夷夏傾耳以聽號令臣於斯時誤尸宰事所宜協贊陛下愛惜名器修明紀綱豈容身自僥踰或愆於義況孤保之任專待勳德前後輔臣得此者鮮而乃首揚大庭之號加臣非分之寵本欲行慶反近

僭賞其爲初政之累也大矣臣今未敢奉行制命蓋將必冀矜免若謂溥博之恩獨及臣庶不使微臣獨未霑被則臣固嘗面奏乞許回授私心公論庶皆合宜伏望聖慈特賜矜允干犯天威臣無任兢惶懇切之至

不允詔

昔舜以天下禪禹精一執中之旨既心傳而面命之矣又擇益稷之賢置諸左右輔相其治授受之美於是爲至惟我壽皇實用此道將以神器畀於冲人故首擢卿居上相之位卿親逢盛時密贊大計肆朕纘紹凡厥政事悉所仰成茂勳如此晉位亞保疏封大國其於寵褒未爲過也往其祇命毋事過辭

辭免表

臣伏蒙聖慈以臣辭免特授少保益國公加食邑食實封特降詔書不允者該輔無功際九五御天之始疏榮有命居二三執政之先方備控於忱詞已隨頒於溫詔明知踰分敢避濫尊竊惟左揆之聯時乃面槐之貳周官立訓資兩儀寅亮之功漢志垂譏任萬乘燕私之責歷代久忘於古誼政和初定於法規必酌勳德之隆或待親賢之茂上匪虛授下難冒居如臣者稟資迂愚遭世休顯大言則望大利每愧事君小才不離小官自甘累日詎期頻歲連陟崇階會逢離照之明更下巽命之式是

百辟久不稱於儀圖茲惟三孤顧豈用於官備伏望皇帝陛下道無私覆明以公生謹旌褒者當在政初抑僥倖者必由貴始特回誤寵姑許馳恩既免累於清朝亦獲安於素守臣無任云云

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壽皇不以朕非德使承大統既擢卿上台屬以輔朕在廷朝戴之勳未有先於卿者矣進班孤棘實按著令而卿執深確引義固辭使朕崇報之意慊然不安於中褒卿則爲高在朕則爲薄矧當初政令出惟行既以告廷豈容反汗卿宜爲國惜之其即欽承無廢休命

再辭免表

臣伏蒙聖慈以臣上表辭免特授少保益國公加食邑食實封恩命特降中使賜臣批答不允者惘惘之言諄諄音而上濟丁寧之訓勤勤賜以來宣凜危慮之未安控堅辭而弗已竊以龍飛之慶溥及華夷蠢動之微咸霑雨露幸叨居於輔佐例覃被於光榮倘大義之罔愆在小廉而可畧惟今亞保乃昔司空有德者不必眞除況臣無弼諧之德有勞者未嘗序進況臣無翊戴之勞直緣會遇於一時遂假寵靈於三少自猶知其弗稱人豈謂之當然蓋叨非其分則殺身而報恩其宜則畏罪而忘恩

惓惓前旒之側且將忉忉累牘之中期逭滿盈少逃譴責何上籽於宸眷復申戒於汝諧施重邱山懼深淵谷伏望皇帝陛下持謙恕其臣之要稽賞延於世之交許以貴名貽之賤息如是則恩從隙始已無虞於偕老民具尹瞻亦免干於新政臣之幸也天必從之臣無任云云

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孤棘之任專待勳德而不可序進卿言是矣夫以命世之賢贊親傳之策厥今勳德孰有如卿者乎況輔弼之臣遭逢內禪稽諸舊典例進兩秩今自文階之冠升亞保之聯纔一等耳朕方以未足酬卿爲歉而卿懇辭不已顧欲貽恩毋乃執謙之過乎宜體至意勿復有請

再辭免劄子

臣猥以凡才久事陛下於東宮今值君臨萬邦又得備位宰輔其爲榮華殆非衆比覃霈所加臣何敢固辭惟是三孤重任與尋常遷轉不同非親非賢非有大功未始輕畀臣寔何人乃敢當此若謂恩由近始理難獨遵臣固已敷奏乞許回授倘蒙陛下曲從所請則是國之大慶非不霑被而已制命告廷人皆知陛下待臣禮意甚寵今者自緣揣分量才再三控避陛下不得已而聽之在臣居之則安於國又免僭賞其爲大賜奚啻一官而已臣已再上表辭免進具劄子申敘懇款必冀天慈即賜俞允臣無任惶懼俟命之至伏取進止

不允詔

朕於即政之始凡厥命令未嘗不謹而後出矧登進孤保委寵台輔茲事體大顧豈輕易而發哉命出惟行誠難反汗而卿執謙不已是未喻朕意也至若貽恩子姓必無官可進然後用此卿爵秩雖崇未云極品援以爲說則又非宜其亟欽承毋稽成命所請宜不允

第三辭劄子

臣比蒙聖慈以覃恩特授少保雖名一官然與他文階不同屢嘗面奏及於辭免奏表劄中具言只乞許臣回授兩奉詔書疊勤批答且宣諭再三未賜俞允臣感激兢懼無地措躬以理揆

之終非所據況茴正元轉兩官力辭其一臣若冒受公議謂何仰冀聖明允臣所乞至於進封加食邑更不敢固辭乞令學士院貼麻施行伏取進止

不允詔

朕於股肱大臣無所不致其厚矧國朝以來位特進而爵亞保者止是次遷初非職等況卿羽翼朕於東宮弼諧朕之初政功德之茂誰復如卿參稽典章稍陞位序未遑褒衆之禮宜虞冒受之嫌遜辭沓來殊咈朕意亟宜祗受毋使人議朕於報功而薄也所辭宜不允

第四辭劄子

臣此月九日面奏乞以轉少保一官許令回授恭聆宣諭謂成命已行不必多辭臣繼具劄子陳述又蒙降詔不允仰惟聖恩隆厚度越常格非臣燼捐所能報稱自當祗承德意豈敢固執不移但臣正月間轉廳日已自增秩三等僅及月餘復此峻遷非獨在臣私義難安實恐名器輕假仰累初政此臣所以宲用惶瀆屢瀆不敢自恕而但已也伏望天慈特賜矜許止加封邑貼麻行下臣意迫辭窮無任戰栗俟命之至取進止

辭免冊命劄子

臣比值覃恩進陞孤保累辭六七而命再三雖已欽承實深祗懼惟是冊拜未嘗舉行仰祈聖明許賜寢免冒瀆宸極無任惶懼俟命之至取進止

詔

允

朕始嗣寶厤爰崇輔臣考圖按爵秩卿亞保方詔有司卜良日序縉紳於位列金石於庭備物典冊親臨軒而授之所以明貴貴也而卿處榮弗矜援比再免顧忱誠之有素在謙德具承光茲用勉從益深嘉倘所辭宜允

乞序位在嘉王之下劄子

臣等伏見漢制諸侯王在丞相之上本朝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雖詔改定位序當時宰相宋琪等固辭其後治平元年六月韓琦等亦嘗表請立班潁王之下蓋欲復古制也今者皇子嘉

王封拜云初而臣等資望既非宋琪之比視韓琦輩又無能為役倘仍舊實不皇宲欲乞序班在皇子之下庶幾稍協古誼如蒙聖慈俯從所請即批附問門施行取進止

御批皇子嘉王某宮品自有定制班位當在宰輔之下所請宜不允

謝除少保表

臣周某言伏奉制命授臣少保益國公加食邑食實封累具辭免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天開禹績親承厚數之傳德愧尹躬叨被保衡之拜控辭弗獲祗受為慚臣某中謝竊維祖宗之盛時多卿相之舊德勳業光於簡冊聲

名重於朝廷正惟爵位之高允謂事功之稱如臣不敢企前修曾微一善之稱偶際三朝之盛臨臺憲府叅蒙高廟之親除蜺陛綸閣嘗侍壽皇之初政晚被中台之數再進內禪之期首告大廷超加異渥念覃需自近司而始稽舊章無回授之文踰踖拜嘉恤怳就列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乾飛有作離照無疆憐臣昔備宮僚久承恩奬謂臣今居宰席密佐聖明特厚寵華式昭榮遇就百官而均四海已知任職之難曰三孤而弼一人常究名官之義未知報塞徒誓廉捐臣無任云云

謝重華宮表

臣周某言伏奉制命授臣少保益國公加食邑食實封者執舜

禹之中洊敷大慶申皋夔之命首沐鴻私拜賜兢嘗嘗駭栗臣某中謝伏念臣猥由孤賤獲際盛明辭州縣之徒勞備師儒之遴選嘗紹興末綴臺諫之清班暨內禪初預禁嚴之密侍貞緣倒握敭歷高華戴恩憐則山岳爲輕課績效則秋毫冀有旋叨大任遂陟冢司惟三聖相承曠萬年而幾見顧老臣何幸閱一世而再逢數眞元朝士之無多念魯國靈光之獨在是容躐等有悅踰涯茲蓋伏遇至尊壽皇聖帝陛下盛德難名成功不處父有天下得神聖以親傳王居域中與乾坤而同大眷茲駑鈍被以荒光況臣輔政十年受知最厚名官三少在列所稀既未能退避於賢才又不獲日親於剛燕惟勉殫於臣節期力贊於君仁罄罷之思諄諄於是臣無任云云

辭免講堂轉官回授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曾任東宮講堂官依三月十七日指揮轉兩官許回授者伏念臣頃聯禁從獲侍承華恩遇最隆畧無補報今值陛下龍飛九五潤澤萬方興念舊僚許以延賞是謂非常之幸曾不世之異恩但臣備位宰司叨塵已厚可以無取豈容僥廉欲望聖慈特寢成命庶於分義或可少安干犯天威臣無任戰栗俟命之至

不允詔

卿昔以淵源之學尊朕於承華今以經濟之才佐朕之初政

功既各異賞宜屢加特俾賤恩曾非過寵尙茲固遜孰至懷亟膺延世之休益盡敷忠之誼所辭宜不允

辭免轉官公據劄子

臣合準省劄緣吏部以臣曾兼太子詹事具在東宮講堂官項目內例轉兩官許回授臣卽隨衆具奏辭免伏蒙聖慈降詔不允欲再陳乞聞今日吏部已給到公據一道臣竊思講堂官專爲曾講經讀史之人臣昨來止是備員詹事其於講讀未嘗宣勞難以一體祇受此理甚明欲望特降睿旨許臣繳納上件公據庶協於理伏取進止

不允詔

朕念羽翼之舊勲厚股肱之殊眷勉狥辭官之請故加貤子之恩已抑朕懷曲成卿美雖謙言之再至顧大義以難從宜即欽承勿庸屢遜所辭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辭免親饗禮儀使支賜劄子

臣昨者伏覩親饗太廟都太主管所奏審支賜銀絹數內禮儀使三節次各支七十疋兩臣嘗面奏無功受賜乞行詘免已荷天恩曲從所請即已貼去今準結絕所傳奉聖旨依舊齎到賜目寔不皇安欲望聖慈依已得指揮許免祇受干犯宸嚴臣無任戰懼之至取進止奉御批不須多辭可特收受

乞去劄子

臣輒傾丹悃上瀆宸嚴臣以至愚極陋之資遭時遇主致位二府月征日邁遂閱十年方爲疑丞循默竊衆已負素餐之罪叠升次輔禍患損窮爰自去冬懇祈罷免恭值壽皇聖帝將舉內禪未容遽去亦嘗奏知祇俟三數月間覆申前請粤自陛下乘乾出震睿智日躋正藉宰司奉承教令俾羣臣宿道向方於內萬民一新耳目於外然後治功可致聖德有光今臣乃以衰疲庸謬之人玩歲惕月妨礙賢路仰辜陛下大有爲之志公議竊藉久矣臣雖欲自恕其可得乎今幸親饗禮事使命成禮量能引分允也其時伏望陛下念邦棟之非輕察凡才之無用因其自列許奉外祠庶於去留之間明示意旨自然人心奮勵立懦廉頑初政急務孰大於此觸冒天威臣無任戰灼俟命之至取進止

乞去奏狀

右臣今早於榻前控敘危懇乞解機政願就外祠非敢卒然有言遂欲輕去軒陛實緣揣分量才既難任重又當陛下政令維新久妨賢路恐誤國事所以決爲退休之計伏蒙聖諭諄諄未賜矜許一日之間三勤宣抑前無此例臣惶懼感激自當仰承威命黽勉就職但以輔臣舉指寔繫國體倏夫忽留近於要君一致人言萬死莫贖欲望聖慈特回宸慮早賜俞允臣以表章不得通輒附中使恭述謝悃且致再三之瀆臣來日亦未敢赴

朝參不免家居俟命臣無任虔祈激切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御批卿久輔慈皇茂紓賢業茲求新政之益實賴舊弼之臣遽上謙章曷副眷意

再乞去劄子

臣昨具奏陳乞解罷機政伏蒙聖慈四遣中使宣押仍賜親批備形嘉奬眷留之意者伏以迫切之辭願還相印丁寧之詔特錫宸章隆禮貺以有加過冀封而莫達恭趨法座洊布危衷臣聞立政之初用人爲本以明而陟當隆赫赫之瞻有過則懲敢作容容之訓矧在官僚之首合知進退之方伏念臣本乏才能

可膺任使徒緣際會遂忝鄰諧逡巡歲月之多積累愆尤之衆應酬庶務豈能事事以協宜甄敘羣才安得人人而盡善動常招於指目居每畏於議評抱此兢慚凜於朝夕憶壽皇之初政倚康伯之舊臣曾未幾時猶辭大任矧微臣之無似豈前此之可忘雖復少留迄將何補惟妨賢而誤國非避事以謀身伏望皇帝陛下舊勵剛明照知情實既顯周邦之新命更憐秦府之舊人如公幹之偏牛與天閑之駑馬久經服御今已衰疲姑全刀七之餘生任適山林之野性茲惟大惠敬俟命音干犯天威臣無任激切俟命之至取進止

再乞去奏狀

臣屢披丹悃求解政機聖恩隆厚眷留備至臣固應仰體殊遇不當堅執愚見緣臣自計甚審宜去非一奏陳之際拙吶未能盡宣須至瀆賁天聽臣聞祖宗時輔相二三年間必須補外蓋權重則嫌謗易生位高則責望尤衆今臣執政首尾八載宅揆已踰二年績效無聞罪戾日積臣宜去一也酬酢機務全在精力臣六十之年又過其四平時多病近者尤甚日所食米纔二三合時當盛夏猶服冬裘衰疾如此臣宜去二也資性愚弱無經濟之才語言輕易非廊廟之具自叨大任衆論弗與街談巷議雜然譏之縉紳公言亦可想見臣宜去三也聖明御極自新庶政易置輔臣古今常理壽皇初載陳康伯尚不敢久留而況臣乎蚤蒙聖諭詢康伯求去月日不如是之速蓋是時康伯獨相又有人望所以稍緩今右揆賢德中外具瞻而臣望實不孚每招議論幸親饗芑事使命成禮正當策免已備列於初奏臣宜去四也今春蒙壽皇曲留嘗奏知勉强數月輔陛下之初政卽避賢路今當踐言難復故位臣宜去五也凡此五者並非飾詞何待臣言難逃聖鑒惟有二事亦合詳奏臣備數東宮閱歲滋久既陛下諄諄以爲詢在臣豈無戀主之心然而當輔處中非恃恩之地尸祿素餐或致彈劾陛下雖欲不加譴斥如公議何孰若因其有請保全終始以重國體此一事也其一事則自右遷左賜位特進實爲僥倖但以條例當然不敢獨辭未幾陛下登極首叨覃轉遂冒孤棘又緣累朝故事此恩無終辭之理不免汗顏祇受今若奉身而退則名器豈容虛假倘蒙聖恩幸許其去只乞以元官奉祠猶可少弭人言粗安分義臣之肝膽盡於此矣伏望天慈早賜處分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除職判潭州劄子

臣近疊具奏乞罷政奉祠今聞已降制命除臣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臣誠惶誠恐罔知所措竊惟秘殿隆名長沙鉅鎮兼舉以授必惟其人如臣者任職居官碌碌無補迫於衰病仍懼滿盈引分丐閑良非獲已敢謂陛下曲全體貌眷撫有加纔兩日間宣押再四惟茲異數近古所稀今又加職典藩寵榮其去右

聖主禮意則厚矣恩德則深矣愚臣自揣其何敢當所應招致煩言仰辜鴻造伏望聖慈收還成命止授外祠庶令進退之間不失辭受之義干犯宸扆臣無任戰慄俟命之至伏取進止

不允詔

朕過待股肱優隆體貌既懇辭於重任必寵貴以徽章匪惟答其輔贊之勞亦以光其進退之節卿朕之舊學國之元臣四近周旋宜勤蹲於十載兩朝授受策勳茂於一時茲解繁機爰加異數進延恩之秘職專帥閫於上游庸便乃私且榮其去亟膺渙渥宜畧謙撝所辭宜不允

再辭表

臣某言近具奏辭免新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恩命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保全其去已銜莫大之恩寵貴其行歎望甚優之禮雖溫言之俯賜終危慮之難安伏念臣本乏寸長明聯近弼當聖主初承於丕緒審思臣絶企於清光懼干誤國之誅承上乞身之請陛下厚黃閣之深眷記青宮之舊僚圖望非不堅待臣非不至其如內愆私義外畏公言縱欲強顏卹將何補玆用數塵於淵聽庶幾俯鑒於精誠方當覆餗之凶詎意觸藩之吉伏蒙皇帝陛下仁心恤隱聖度包荒拔之險陷之建置之安寘之地其爲感德固已淪肌至於通籍殿中分麾閫外稱輔臣之異數須元老之壯猷狠被妄庸定貽顛沛願賜還於前

詔幸姑畀以外祠身在江湖縱復去天之遠忠存獻畝猶有報上之心重此陳辭期於必遂臣無任云云

同日奏劄

臣今年正月壽皇聖帝欲移御重華宮委臣討論典禮面許錫賚昨日蒙差使臣齎賜酒器二百兩并清馥薰衣香共五十貼新茶兩種臣不敢辭免即已祇受本應朝辭日敷奏今既已面官論列恐未必得望清光合具奏知仰乞睿照

重華宮奏劄

臣迂疎鶩下積緣幸會一自壽皇聖帝陛下初臨大寶即蒙擢侍蟾坳由是封植任使徧歷華近以至二府天地之恩莫可量

度正使碎首捐軀安能圖報萬一近者陛下決策內禪凡百典禮盡出睿誠臣偶備宰司預聞意旨初無一語可助討論今緣輔政非才乞解政機兩朝大恩未酬毫髮非敢潔身而去實緣衆論不容恐滑至頃密言有傷國體姑欲自爲去就豈謂聖慈記向來欲加錫賚之語親御翰墨申畀異數俾方金器御府香茶皆非微臣之所當得君賜之重不敢輒辭惟當退夸里閭以侈榮遇傳之子孫世世報德臣見今辭免新命俟三數日間朝辭面奏皇帝乞詣宮謝辭尚望矜念大馬舊臣許賜宣引臣無任瞻天荷聖感激惶懼之至

乞以元官奉祠并免謝辭劄子

臣已具奏辭免加職典藩兒在城外恭候威命尙有誠悃須至奏陳臣乃者備位輔臣適緣幸會值陛下儆臨大寶叨冒覃轉進位亞保臣固嘗懇辭六七曲蒙聖訓丁寧必令祇受臣亦檢照累朝典故惟此非常異恩宰司無同授之例雖已承命每不自安今旣得請龍政乞還此官於理無歉欲望聖慈祇令以舊秩奉祠庶安愚分所有謝辭一節緣臣畀戾至多深恐言者攻擊未已必疑臣朝辭之日妄有陳述仰惑聖聽臣將無以自明愈重其罪伏乞并賜處分施行取進止 奉御批免朝辭在外宮觀任便居住

謝除醴泉觀使表

臣某言伏奉勅命差臣充醴泉觀使在外任便居住臣已望闕

遙謝訖者用踰其分宜咈民瞻詔許之歸尙均祠秩恩與天而同大感無地以寄言臣某中謝伏念臣以妄人生逢昭代不自量其才力乃過竊於寵榮久合投閒夙嘗控請屬飛龍之聖作時不歸心雖老馬之方疲詎忘戀主少需三月方敢一言幸蒙英斷之知優假弼諧之禮王人疊至親札下頒凡可示於留行已畢全於故實逮清議弗容之際猶隆施未替於初所愧寘頑仰幸化育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待人以恕馭下惟公念臣早侍元良深致保全之意知臣自遺衆怒難專子奪之私聽辭湘水之麾俾領祠源之使摧髮不足以數愚臣之罪捐軀不足以酬聖主之仁惟憑香火之緣上祝乾坤之算臣無任

重明節開啟疏

天祐聖神方啓萬年之祚人輸壽祉雨足之尊矧誕節之肇臨宜勝因之多祐皇帝陛下伏願功高文命養備重華中國有至人舉梯航而畢集西方無量壽極算數以難名臣無任

重明節進功德疏右語

天開昌運時誕聖君嘉節儆逢與情胥忭披三句之釋典祝萬壽之堯年皇帝陛下伏願道冠百王功成一統河沙可數大福無窮麻象易推修齡難測施及率夷之衆同躋仁壽之期臣無任

重明節賀表

臣某言伏以嵩呼萬歲儆臨萬宇之朝日近重陽肇立重明之節邦家大慶夷夏同歡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德冠古初仁周品彙將旦而羣陰伏寢以明日得秋而萬寶成侔茲熾大自今伊始有億斯年臣久沐洪恩驟遷升陛夢寐園綺猶進旅以陳篇日斷夔龍阻隨班而上壽第堅請祝實倍常均臣無任

重華宮會慶節功德疏右語

伏以積二十七祀之仁恩民誰不被享億萬斯年之鴻算理有必然茲因誕節之臨更效封人之祝伏願與天無極加日常中金母長生永對慈闈之養玉扈稱壽坐觀聖主之朝臣無任

重華宮會慶節賀表

伏以褰裳高蹈仰黃屋之非心繞電載臨效華封而祝聖雖曰雲天之遠居然葵藿之依臣某中賀恭維至尊壽皇聖帝陛下御下以仁事親惟孝委成功而弗處玩至道以自怡九重備養而儉德愈彰太極彌尊而謙光滋著昔君一或得此尚爲有道之長今我兼而行之宜享無疆之壽臣屏居外郡欣際昌辰望東內以馳情指南山而申頌臣無任

冬至節賀表

臣某言伏以七日之來禮方隆於亞歲萬年之祝時正紀於初元居然有截之區同此無疆之頌臣某中賀恭維皇帝陛下得天之統如日之常治格豐年何待占雲之遲人安化國自應測

景之長陽德方亨聖圖益廣臣奉祠迹遠望闕心勞雖歌舞之無階在葵傾而效忠臣無任云云

歷官表奏卷九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紹熙元年

年節賀表

臣某言伏以陽遇三而成泰時謂人正聖以一而爲元肇新歲紀萬方來賀庶物皆春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以德施仁順時布治始和之政應天地之發生覽大之書協祖宗之溫厚明繼明而方永朔復朔以奚窮臣驟遷獻樽俶更鳳麻夢想觚傳之禮阻陪特揖之班徒竭寸誠仰祈萬壽臣無任

重明節祥符寺開啟疏

寔繞紫樞啟眞人之震夙經緇紺宇集妙果之莊嚴是資彌月之勤庸効後天之祝皇帝陛下伏願壽隆無量福極難名轉聖王之四輪咸依天覆歷賢劫之千佛矛保君臨

重明節天慶觀開啟疏

帝圖有永遂上聖之膺期道力無邊紓下情而致禱集琳宮之淨侶慶甲觀之昌辰皇帝陛下伏願如日照臨體天覆燾壽考越萬年之久子孫開千億之繁夏清冬溫永奉北宮之養丁壯丙度常占南極之祥

重明節進功德疏右語

祝聖人者三華封尙爾俾眉壽之萬啓史猶然矧嘗密侍於清光茲幸親逢於誕節罄丹衷之切至斷鴻算之延長皇帝陛下伏願如佛獨尊與天同大三千爾衆咸歸有道之邦億兆斯民共洽無爲之化丕隆親養彌永皇圖

重明節賀表

臣某言恭遇九月四日重明節者伏以卿雲彌館夙開三日之祥瑞露承甍載紀千秋之節兩宮胥慶羣辟交欣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保合太和綏猷中夏修文偃武運天地之仁心薄斂省刑儷祖宗之家法積此無窮之澤儲爲有羨之休齊久照於義舒遒永年於箕翼臣早塵附鳳今際流虹屏迹江湖第遥瞻於太紫精心香火竊自比於緇黃

重華宮會慶節進功德疏右語

天錫慈皇之壽以莫不增民懷聖父之仁其何能已虔敷秘典仰贊昌辰至尊壽皇聖帝陛下伏願以無爲之化丕冒羣生以不宰之功常居太極列眞千佛共儲有羨之齡諸夏百蠻永效無疆之頌

重華宮會慶節賀表

紫禁高居受宜親之至養赤光下照標誕聖之初期凡在含生舉深善頌臣某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仁明毓德揖遜成功瑞芝符壽母之祥鎮發肇會孫之慶載臨令節丕治宸歡冕旒初奉於瑤卮方葳萬年之盛郡國俶均於鎬宴益彰二紀

之謙臣身也奉祠心焉存闕徒因彌月之旦申詠後天之詞臣無任

冬至節賀表

臣某言伏以剛爲天德既反則亨陽至歲功其來爲復通觀道長晉慶君臨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圖大宅中順時布政仰古堯度會七曜於太初俯應人和合八能於前殿無疆之祝有截所同臣名玷內祠身縻寒谷企望堯雲之遠欣逢舜日之長臣無任

辭免判隆興府劄子

臣今月二十日準尚書省劄子十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

周某可判隆興府免奏事疾速之任臣聞命震恐無地措躬伏念臣庸愚不省本非可用之才而冒恩最久受任至重不能悉心竭力徒知竊位素餐日往月來皋戾山積向非陛下念其簪履之舊力賜全存則臣螻蟻微生當帶鈇質豈容尚尸厚祿安處故里日夜悚懼無以仰副天地父母之隆施今者特蒙收拭畀以藩方恩旨一臨如蹈淵谷深惟上流重地選用匪輕如臣負罪嬰譴加之素有心氣之疾年齡遲暮浸以昏忘驟臨民社必速顛隮量力自言非敢備禮伏望睿慈俯矜誠悃亟收前詔上以全聖主始終之賜下以免微臣冒昧之誅未溘餘生別圖報効臣無任虔祈激切戰栗俟命之至取進止

貼黃

臣重念豫章督府難久闕守緣臣聞命辭免已越累旬決無冒受之理欲乞便賜俞允免致再瀆威尊有妨謀帥臣不勝幸願

十二月十一日
御批降詔不允

不允詔 倪思撰

勅某云云具悉遠稽周室之用賢有若召公之爲保明商國之教所以宣德澤而旁流分西陝之權所以強形勢而內輔乃今謀帥視昔同符求諸九棘之班付以十連之寄詔宜即日以之鎮尚且抗章而力辭惟時价藩難久闕守其稟已行之命亟慰來暮之思所辭宜不允

紹熙二年

年節賀表

臣某言伏以七政旋觀爰接龍杓之宿二儀交泰重頒象魏之春闔闓天開紳綏星拱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懋昭聖治推廣仁心百姓羣黎均被發生之德五戎六狄咸依覆育之恩受福無疆降年有永臣久玆伏隩邈矣造庭但同幬燾之民共樂熙熙之化臣無任

再辭免判隆興府第二劄子

臣近具奏辭免判隆興府恩命正月二日恭奉十二月十二日詔書所辭宜不允者臣稽首祇拜以還感極至於流涕自當欽

承威命即日啟塗庶因蕃宣圖報萬一實緣臣衰年抱疾力不能勝是敢罄竭腹心洊干淵聽伏念臣奮身鉛槧本無才畧受爵不避遂至超踰粤自投閒以來追思平昔叨竊過分毫髮無補常疑天刑人禍難乎幸免追聞起鎮將恐將懼心氣宿疾自此轉甚而又寒入腰脊步履艱窘飲食減少日就羸瘠稽留詔書無地措躬假令扶儳赴官以兢憂之心彊疲憊之質凡所施設決至差謬上流重鎮豈容養痾何待旬月寔干大戾在臣既乖不能者止之誰又使一邦徒費將迎其罪愈不勝誅矣臣亦仰揆聖意或以臣嘗侍左右誤被簡知不欲使之久閒特畀鄉部以示光寵是陛下施惠於臣者至深至厚苟非心勤形瘵如

前所陳則臣何敢固爲辭避抵冒嚴譴伏望聖慈深賜矜察即降處分許臣仍舊奉祠脫之進退惶迫之中置之保全安佚之地此爲恩德胡可勝陳碎首捐軀尚期異日黽勉天威臣無任戰栗俟命之至取進止

允詔倪思撰

勅某云云具悉入居輔弼出任蕃宣大臣之職也卿上相印而奉祠館再更歲籍朕念其久閒起鎮鄉部恩遇之渥謂卽欽承抗章控陳却而復至情辭懇切弗從得乎勉狥雅懷不忘眷注所辭宜允

繳勅書銀合臘藥狀

右某昨準進奏院遞到勅書一道賜銀合臘藥係是前宰執判隆興府江西安撫使恩數緣當時辭免恩命未敢祗受已權寄吉州軍資庫今來已奉詔書所辭宜允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將上件勅書銀合臘藥赴所屬繳納伏候指揮

重明節進功德疏右語

右伏以天錫明君丕享萬齡之算人歸聖德咸輸三祝之誠假梵釋之慈修助海山之深峻皇帝陛下伏願自彊法乾之健久照如離之明重譯效於貢珍兩宮隆於榮養域中而王居一執道紀以長生天下而我獨尊等佛身之無量

重明節賀表

大火德炎是生眞主重陽節遘載紀誕辰罄夷夏以來同與乾坤而等久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齊堯舜功邁禹湯發於言者罔匪仁言施於政者無非仁政是以兵寢刑措編氓舉安時和歲豐生齒日衆積億兆人之就望宜萬千歲以熾昌臣攀附有初禱祈滋切容光日照雖愚於戴益所欲天從竊同於親管臣無任

重華宮會慶節進功德疏右語

右伏以燃無盡之燈允符久照拔長生之籙敬卜後天凡戴德之斯民舉竭誠於是日至尊壽皇聖帝陛下伏願鴻基益固睿算彌增三面網開何取唐宮之獻大元筴授永觀漢殿之卮

重華宮會慶節賀表

日會析津夙推良月星流華渚茲應昌期凡居有截之區同躋無疆之祝臣某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功成弗處道大難名不獨親其親孝與慈而並廣爲衆父之父理暨性以兼融巍然太極之尊永矣溥天之養聖謨可頌睿算難窮臣竊伏江城欣逢誕節望重華之殿旅百何從想萬歲之山呼三罔息臣無任

辭免除觀文殿學士判潭州劄子

臣九月六日準省劄八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周某可除觀文殿學士判潭州龍光押至榮懼交深臣仰惟秘殿之職有三

榮宸居首大藩之名不一南楚爲雄惟譽望素高者許綴其班惟恩威兼著者始堪其任如臣抱虛竊寵浮實起羞進無可施之能退有未補之過獨荷聖心之簡記每紓皇眷以慈憐方辭鄉部之麾又畀鄰封之帥更聯禁直加賁頒齡顧私心猶不自安在公論必難衆允伏望陛下垂矜舊物深鑒危衷曲全終始之恩特寢便蕃之命間官厚祿願樂於聖時冥數名邦免妨於賢路所有除命臣未敢祗受冒瀆天聽臣無任云云取進止奉御筆批降詔不允

不允詔李巘撰

勅某云云具悉朕崇咨舊輔寵遇碩儒秘殿隆名所以增華於賢望南邦雄鎮所以倚重於英猷卿夙秉機衡久安館閣茲藩垣之申命尚函牘於懇辭夫臣嘗作於股肱何靳四方之宣力且治已均於邦國奚難九牧之阜民矧如洪化之訏謨式稱延恩之優禮詎無可避令在必行往亟體於淵懷庸勉圖於美績所辭宜不允

再辭免劄子

臣近具奏辭免新除觀文殿學士判潭州恩命伏奉九月二十日詔書所辭宜不允者聖恩天大負荷已難詔旨春温兢榮滋劇伏念臣以百無所堪之才而久竊甚高之位以萬分未稱之德而更受非常之知苟可効勤殞身奚憚今者畀之美職付以

名藩任使優隆豈應辭避緣臣去冬特膺宸眷起鎮琅琊自度無方面之才有心氣之疾物情未與顛沛是虞叠控忱誠願安閒散匪蒙從欲賜以保全僅歷三時復領異數隆恩加厚寤寐無俚然臣揣分量才自當知止況始終忝竊既殊先迷後得之義而衰病侵陵又非昔疾今愈之時倘官寵光必貽罪戾伏望陛下察臣行能之無取憐臣筋力之既愈不以名器假非其人不以藩翰授非其任收還誤寵改命賢才未晚餘生必期稱塞臣無任云云取進止奉御筆批降詔不允

不允詔倪思撰

勅某云云具悉卿上相印之初朕固嘗寵以紫宸峻職畀之

南楚帥權矣維今之除蓋申前命既本朕之始意無復人之間言比覽遜章已詳諭旨詎開藩之云久何引道之尚淹且卿昔力辭猶爲有說茲焉固避是乃過謙勉煩眞亮之賢往重方維之望亟其之鎮宜止控陳所辭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三辭免制予

臣近兩具奏辭免觀文殿學士判潭州恩命疊蒙聖慈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臣自惟大馬餘生何以當天地曲成之造如此蓋陛下記臣頃因罷政嘗有是除俯眷舊人迄申前詔臣既合仰體德意又長沙闕守已涉累月今來更不敢辭避見一

面起發之任惟是殿帷列職近臣高選方茲起廢異乎勸功況臣祿秩已優足假寵以臨民吏豈應更冒殊渥自招滿溢之災欲望聖明照臣悃幅特頒睿旨姑寢除職之命俟他時治郡不至瘝曠然後賜以褒陟則公朝予之爲有名微臣受之爲有說免令非據或致疾顚屢瀆天威臣無任寢慴祈懇之至伏取進止十一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更有陳請

冬至節賀表

敬奉天時順周正而發政躬修郊報卽漢時以陳儀禧滋華夷恩漸動植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懋昭仁孝獨運聖神面遊德教之加灼知聖治萬邦豐年之屢永底農功履陽復之當展介天齊之曼壽臣久違班列屬剖藩符第同富庶之民共樂舒長之景

郊祀禮成賀表

臣某言恭惟郊祀大禮慶成者三歲親祠雖存舜制一純自薦允在初郊猗大典之告成紛羣方之來賀臣某中賀臣聞中和立極然後禮樂可以格神德政養民然後泰盛可以事帝是爲中外之相應豈特儀容之可觀恭惟皇帝陛下躬堯舜之仁懋禹湯之儉省刑以彰王化薄斂而裕民生肆迎景至之長丕闡國南之祀歸功高廟預殫尊祖之誠獻胙慈庭亟展事親之孝情文交舉古昔罕聞臣祗赴侯藩欣逢邦慶端閣肆眚班莫綴

於朝紳宣室受釐夢徒遊於帝座臣無任

潭州謝上表

臣某言先準告命除臣觀文殿學士判潭州已於十一月二十日到任交割職事訖者除音中出揔內朝外閫之榮詔旨下頒趨新祖舊到之拜戴洪私之浩蕩卽便道以馳驅俄見吏民敬宣德意臣某中謝伏念臣初微一善獲事三朝高廟疑其有小才備之臺閣壽皇察其無大過試以釣衡會宸極之天臨念宮僚之歲久弼予新政咨汝舊人而力不逮於初心望不孚於衆聽懇辭鼎軸隨困風波蒙全度之深憐竊優閒之厚祿桑榆景逼惟甘嬰疾於清淨葵藿心傾未忍掛冠於神虎詎期虧記類

下恩章姓名復薦於殿帷委寄仍還於湘部謂昔之銷印重違白筆之公言故今者剖符明示清衷之本意踦類雁門之復夢成鹿野之眞載探衰殘若爲稱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用人由己鴈禮惟仁吉庚異命之申書日康侯之錫餅罍雖捡猶施挹注之功牛馬已疲尙備服乘之數臣敢不思酌膚與勉勵寬條豈能待三年而有成或庶幾一日之必葺在前智畧張往謬之難追治郡功名期後圖之允懋臣無任

郊祀謝赦表

臣某言準都進奏院遞到赦書一道爲郊祀禮畢大赦天下臣卽時集本州官吏軍民望闕謝恩宣示施行訖者肇禋至歲丕

昭莫大之儀肆眚萬方誕布惟新之澤若民與更式舞且歌臣某中謝臣聞好生者上之所先多辟者下或不免堯舜衣冠之盡教猶弼以五刑成康囹圄之空法亦施於三宥於皇昭代尤廣惠心率於大祀之竣隨以龐恩之施恭惟皇帝陛下精誠內格法度外彰欽崇郊廟之文丕冒華夷之衆福其錫汝敷皇極於箕疇過曰在予富善人於周賚惟道以德故有恥可格惟協於中故無刑可期臣久侍威顏灼知聖意庸效駑才於方岳適逢鴻霈於圜丘誓殫宣布之勤仰副緝熙之美臣無任

郊祀禮成謝加食邑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以郊祀禮成加臣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分土武安阻侍壇垓之饗宣麻文德首叨井地之加省已無勞拜恩有靦臣某中謝伏念臣畚由羇賤積冒寵榮恨受山屋本爲於織席侯封萬戶乃極於布衣茲逢祭澤之行更衍封租之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事天寅畏馭下寬仁覃誠意於初郊均神休於率土雖在江湖之遠亦頒綸紼之新承惠長沙敬想孝文之問稱忠甲令敢睎吳芮之賢臣無任

高宗加上謚號賀重華宮表

臣某言伏覩都進奏院報十一月二十四日加上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徽號冊寶禮成者肇講郊禋追崇祖德垂鴻億世底孫三宮凡在照臨惟胥鼓舞臣某

中賀臣嘗博稽盛帝疇若高宗異時德壽之宮屢增榮號今日顧成之廟益薦徽名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揖遜功高顯揚志切厥數命禹坐觀子述之明奚牆見堯尤致時思之孝茲邦儀之告備宜聖意之允諧臣分土攸拘班庭莫遂遡傳盛典馳騖寸心臣無任

賀皇帝表

臣某言伏覩都進奏院報十一月二十四日加上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徽號冊寶禮成者我祖萬邦之君名已昭於太室先庚三日之吉號復衍於初郊緝禮時成含生風動臣某中賀高宗皇帝受天明命享國永年解三

萬言難盡放勳之稽古加十六字將同藝祖之開基恭惟皇帝陛下寅紹邦圖顯揚世烈合華夷之公願闢古今之獨文涓休假廟之前具嚴典冊展慶受釐之後底豫神人臣祇役蕃宣逢辰昌盛莫預鋪張之列淮思希曠之儀臣無任

賜銀合臘藥勅書 侍思撰

勅某卿國鈞舊秉帥閫新臨當凝凜之屆期宜冲和之加衛俾頒珍劑庸示眷懷今賜卿銀合臘藥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謝表

臣某言準都進奏院遞到勅書一道賜臣銀合臘藥臣已望闕

遠謝祇受訖者雲章封聖寶劑賁奄適屬凝嚴頓蘇疲瘵臣某中謝伏念臣甫從閒散起備蕃宣雖恪守於官箴曾未除於民瘼豈圖宸渥爰舉邦畿詔塗芝檢之黃光於下澤藥按桐君之錄滋以上池手披出緡之溫心矢折綿之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慈憐臣庶軫念藩維已施起廢之功更廣蠲痾之賜恩勤至矣報稱何臣謹當因六尚之珍良察一方之疾苦乃身無恙敢獨享於君仁所部有瘳期咸霑於聖惠臣無任

賜紹熙三年厤日宣

太史局進納到紹熙三年厤日今賜漳州守臣

右宣令漳州守臣準此

紹熙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謝表

臣某言準都進奏院遞到宣一道賜臣紹熙三年厤日一卷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閏月定四時爰及三年之閏春秋大一統是頒萬國之春稽首覩文悉心布治臣某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璣衡齊政厤數在躬歲更始以專農明昭先務王求端而得正誕著新書將令志慮之孚豈獨典常之舉若時宣化屬在守封臣敢不仰體聖心俯勤民事天監厥德方屢格於天心張本作豐昵職思其憂當益加於勤課臣無任

紹熙三年

周益國文忠公集 歷官表奏 卷十 十四

年節賀表

臣某言伏以元會蕆儀伏入龍樓之曉孟陬占象厤新鳳紀之編夷夏來同堪輿協慶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乘乾之健出震而亨孝備愛欽浹三宮之和氣書頒寬大轉四海之仁風於萬斯年自今以始臣久違班著俶布藩條春見曰朝徒想北辰之拱閩餘成歲敢稽東作之平臣無任

問聖體劄子

臣恭聞去臘之初皇帝陛下暫親藥餌隨喜康和既覆助於天人宜駢臻於祉福臣身縻符竹夢想闕庭望天日之光莫陪朝列見羽旄之美更想都人謹具手劄起居以聞伏乞睿照

賀御殿劄子

臣比者恭聞皇帝陛下膚理之間節宣微爽神明所相今已痊平日御延和裁決萬務無疆之慶有截同歡臣伏限守郡在遠不獲蹈舞闕庭臣無任

辭免復觀文殿大學士劄子

臣竊覩進奏院報已降制命復臣觀文殿大學士者恩光滋厚魄恐兼深伏念臣頃去周行嘗叨峻職審僉諸之弗契因懇避以獲從遽起鎮於藩方併通班於殿陛超踰已甚褒陟則那載惟有道之朝詎假無名之寵謂臣偶經郊需則已疏千戶之封謂臣忝佩郡章則未奉三年之計反復敢當於大號初終盡守

於小廉伏望皇帝陛下重爵秩以勸功謹器名而馭下念昔者本非宜得在今茲何以復還鑒多懼之危衷收再須之渙渥身聯禁籞尚冀假於升華名洗刑書難更膺於進律所有復職恩命臣未敢祇受干冒旒扆臣無任兢惶俟命之至取進止

不允詔李燾撰

勅某省所奏劄子辭免復觀文殿大學士恩命事具悉朕眷懷元老寵遇鴻儒任重帥藩方懋股肱之力班崇書殿益昭體貌之恩卿學奧器宏望壤實茂因釋秉鈞之勤游膺宅牧之求惟紫宸肇創於隆名在皇祐本優於舊相矧貳公夙蓮蓋華職之兼崇而明旨久須偶遜章之曲徇茲申成渙亶協

僉言當祇服於顯徽尚冀頒於揭挹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辭免復觀文殿大學士表

臣某言近蒙聖恩復臣觀文殿大學士尋具奏辭免聿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所辭宜不允者恩隆申命加一字之褒發體重馭臣下十行之璽札將力回於誤寵敢遑止於牢辭臣竊以文殿大名儒紳異數他學士皆爲隔品今朝廷方且虛員孰謂晦人獨叨賡奬伏念臣積塵美仕久負殊知尸祿素餐在宿德而莫益牧民御衆曾來效之未伸寵靈駸降於叢霄震懼實深於丹腹雖若制命而臣承命當即拜於稱綸然天虧盈而神害盈

合沖殫於惟慊伏望陛下力持公道參考私情收渙渥於已行免疾疑於非據倘異日嘗疹之或追則盛時勉厲之有名恭布悃言伏須允報臣無任云云奉御筆批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不允詔李燾撰

勅某云云具悉冠榮秘幄蓋孚中外之瞻優寵舊鈞允係重輕之體卿以真儒之學濟上賢之才藩閫雖分心固存於廊廟謀猷益著眷宜厚於臣工茲緜華職之升屢覽神章之至謙德之柄在雅志以甚高名實之實豈公朝之敢廢其承深詔勿復牢辭所辭宜不允

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復臣觀文殿大學士尋畀具辭免特蒙聖慈再降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竊惟分麾甘後循良之吏青規進秩猥先侍從之官既假寵於藩維亦增華於儒綬臣某中謝伏念臣始塵科級即遊英躔舟舣至於蓬瀛光仍依於日月晚逢新政深眷舊僚寬策免之常刑畀詔除之異數雖自弛僅二年之久而簡知豪兩命之加假征鎮之中權還殿庭之右職進之大雅之効顏方劇於汗顏可存再露之邊地彌高於清切紛盛世賢猷之衆獨徵臣榮遇之多遜避弗俞兢惕罔措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萬寓子視羣工我澤如春思湛恩之汪濊爾身在外憐復玷之藎難命靡懌於重

申寘無嫌於盈僭臣敢不欽承鴻渥益厲素心三省非嘗力圖於今是再叨大受滋有愧於小知誓殫宣布之勞仰報初終之賜臣無任

賜銀合夏藥勅書

勅某卿望重舊鈞任隆巨屏茲屆炎歊之盛方宣勞勤之多其錫珍良以昭眷顧今賜卿銀合夏藥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謝表

臣某言準都進奏院遞到勅書一道賜臣銀合夏藥臣已望闕遙謝祇受訖者日長星火軫侯國之炎曦言出絲綸頒方丞之珍劑仁深扇暍恩釋負茲臣某中謝伏念臣自遠雲龍之庭常憂狗馬之疾比承詔奬來布藩條風雨晦明第謹天時之順參[illegible]

伏念臣幸緣復職例許薦員知公朝改秩之嚴乃忘體國知聖主去貪之切乃昧表民況嘗尸南曹典選之官且久預東府掄材之數衆方責備理合求全用門閥以取人孰云盜壁近闕庭而試吏何至攫金厥咎伏幸自廉連坐雖國除而郡降居二品之中然胥賜其鄉猶在諸侯之上載包荒之大德懷撻市之深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提挈四維抑揚百辟賞受上者每丕勸於進賢刑無小焉宜必懲於故犯聊從薄責將使厚顏臣敢不循省誓尤圖惟報效贖由獄吏已示貶於延年命錫郤卿尚踵功於臼季臣無任

重明節進功德疏右語

右伏以誕彌厥月昭宣繞以虹流於萬斯年領天長而地久載綸玉笈之字有衍赤精之符皇帝陛下伏願順慶聖基惟皇作極永錫難老爲上古之大椿申命用休增泰元之神筴臣無任

會慶節進功德疏右語

右伏以宜君皇皇高脫屣於萬乘爲衆父父垂鍊鎰於千秋大集殊因丕延多歷至尊壽皇聖帝陛下伏願文齡有永舜壽無疆驗太史之書老人常見於南極詢宣尼之語衆星長拱於北辰臣無任

會慶節進銀奏狀

伏以萬年億載之歡載臨誕節四海九州之養咸備慈庭四頂

勅某卿爲時元老作鎮重湖履冬序之嚴寒賜珍奩之良劑具承眷顧益衛冲和今賜卿銀合臘藥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謝表

良藥分珍申錫堯言之煖衰年被寵頓忘楚塞之寒恩厚莫量感深爲報臣某中謝伏念臣一叨屏翰再值嘉平乏宣布之小勤積曠瘝之大懼屬當移病未許投閒封泥璽於玉堂以時而授乞刀圭於金鼎何恙弗除豈曰舞章直爲異數茲輿伏遇皇帝陛下博施仁政優待藩方頒綸綍之光華融雪霜之凜冽慈憐若此稱塞謂何時無札瘥幸同仁壽之域職在綏撫願奏和

安之書臣無任

謝賜紹熙四年曆日表

歲運無窮載成容度王春有儆誕告庶邦吏拜賜以承流民知時而趨事臣某中謝恭惟皇帝陛下道參覆載職備羲和天畏棐忱式九圍而順帝星隆咎德齊七政以授人凡叨守土之官咸起競辰之志臣敢不宣頒詔璽勸勉農疇在厥歎於舜躬孰能推步暨朔南之禹敎尚覬混同臣無任

歷官表奏卷十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紹熙四年

年節賀表

伏以歲華有儆天德又新凡依覆冒之仁均被發生之澤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至明御極大度包荒啟祚延長衍萬年之脉數推恩溥博轉四海之春風一聆狥鐸之音舉遂登臺之樂臣奉藩職屢存闕心勞誓恪布於寬書期共陶於聖化臣無任

誕皇孫賀重華宮表

有天下而傳之子初微黃屋之心受帝祉而施于孫叙誕書宮

之胄慶均五殿喜浹萬邦臣某中賀臣聞瓊幹分暉率由於本固銀潢演潤蓋自於源深繄今日之蕃昌乃異時之積累世世修德則儲有羨之休親親仁民則享無窮之樂盛哉豐報備此燕居恭惟主尊壽皇聖帝陛下道極際蟠心遊沖淡綿本支於百世延壽考於萬年仙李盤根笑唐基之未大猗蘭奕葉掩漢事而有光臣幸值邦榮屬分閫寄南宮北內想胥洽於宸歡左城右平恨莫陪於班賀臣無任

賀皇帝表

天佑下民君萬年而錫祚地居上嗣震一索而得男宗社靈長華夷呼舞臣某中賀臣歷觀在昔孰擬斯今守一道以親傳冠百王而聖有當內外泰亨之日且春秋尚盛之時仰奉重親四海九州之養俯臨甲觀三宮五殿之歡洽此榮懷光於簡册兼惟皇帝陛下仁心溥博德教敷施赫赫炎炎克篤無疆之烈繩繩揖揖適符有道之長是開千億之祥衆止衆多之慶臣夙叨睿奬爾極懽悰天占人而人占天已驗同和之理子有孫而孫有子載展蕃衍之章臣無任

乞宮祠奏三月上

臣輒披肝膽上瀆冕旒臣去年十月嘗具奏乞宮觀差遣伏蒙聖旨特降詔書不允臣仰戴天地大恩未知稱塞深欲勉扶衰憊究心民事圖報萬一今又半載矣身既益老病亦隨加素苦

痰眩發作無時內則心神恍惚觸事廢忘外則目力昏痛不能省閱其於職業曠弛已甚蓋臣犬馬之年指日七十平時精力已自非强朝當暮景固應如此特以貪戀君恩不敢便乞休致若抱痾治郡遷延不去豈惟羞對民吏定須招致人言負聖主保全之恩乖微臣進退之義此則臣所大懼也欲望聖慈特降睿旨許臣承奉外祠歸安田里休養身心少待年歲乃伸掛冠之請庶粗合於禮經溯懇鈞天必期矜允臣無任

第二劄子

臣比於三月間緣年近七十久苦痰眩心神恍惚觸事廢忘兼之目力昏耗有妨省閱簿書嘗具奏陳乞祠祿迄今未奉俞旨

爰自四月下旬以來復得瘃啾之疾百藥俱試未見其效伹今飲食日減委實不能支吾深惟郡事浩繁非尸祿養痾之地欲望聖慈檢會前奏特降睿旨授臣在外宮觀差遣使得一意醫藥保全餘生覆載之恩朝夕以冀干冒天威臣無任

賜銀合夏藥勅書 倪思撰

勅某卿望隆孤棘任重帥藩屬炎暑之維時宜珍調之有助錫之靈劑實以寶奩尚體眷懷深加攝養今賜卿銀合夏藥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謝表

殿閣生涼念遐方之炎熱置郵傳命將厚賜以流行施重邛山光生民吏臣某中謝伏念臣猥叨殊遇久典名邦慍解南薰值虞琴之德洽病多東海慙黯閣之治稱有來中詔之頒申畀尚方之錫燭疴攸賴馭幸何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合乾坤禮優蒲翰深處九重之禁每懷萬國之臣穆如清風幸窺於宸扆慰彼黎庶願益廣於君仁臣無任

謝復益國公表 八月

華陽黑水裂地而封舊物青氈從天而下磨玷之勤未著執珪之寵彌加臣某中謝臣聞冬而次之以春爰兆好生之意剝而爰之以復可稽序卦之文蓋天心貴德而緩刑宜聖主推仁而發政臣之竊位眾所共譏取三百廛之禾封租已厚連四千石之重職業殊曠自干舉枉之誅方抱臨深之懼乃容暮齒不待赦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御眾以寬忘人之過俾爾四海識包涵之度豈於一夫遺甄復之恩逢辰則然思報曷已而臣迫於告老何自圖新襲一吉人莫助辭功之大用三有俊但歌湯聖之蹲臣無任

重明節進功德疏右語

右伏以乾元用九節頒重九之期萬歲呼三時契登三之治雖歌詠辭之謇矣在禱祈理亦宜之皇帝陛下伏願舜日常明堯天廣覆西佛之壽無量豈惟千刼之多北辰之居不移宜爾眾

星之拱臣無任

乞宮祠奏狀 九月二十七日

右臣輒瀝悃悰仰干睿聽伏念臣夙蒙奬擢度越常倫起鎮名藩首尾三紀今春方當願竭犬馬之力以圖報於萬一而臣稟賦素弱病不離身年垂七十衰瘁彌甚春夏間恭捧辭請悶俞音尋得痰嗽之疾療治未愈腹病繼作藥石雜進如水投石外雖勉強涖事而精神昏憒職業曠弛隱之方寸揆之筋力若非亟投閒散悉意保調豈特招致人言必將自速斃踣投誠君父一語孤欺伏望陛下恢廣鴻私眷憐舊物特與宮觀差遣使之養痾田里涵泳聖澤餘生未泯尚期酬天地之恩臣無任十月十二

日上十六日奉
御批降詔不允

不允詔十月十七日

勅某省所奏乞特與宮觀差遣事具悉卿以相臣宿望作牧湖湘郡政巨細靡不究心於茲三年教明南國大勞於前者逸於後優游坐嘯務舉大體今其時矣肩膝小疾尋當痊愈丐祠之章胡爲屢却而復至乎其存精神止念慮親藥餌以輔和庸副眷注之意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辭免隆興府奏狀

右臣伏覩進奏院報十一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周某可

判隆興府疾速之任恩意有加由違而近非臣朽邁所克欽承敢控忱辭仰干睿聽伏念臣幸逢明聖誤被簡知典領藩維更歷三朞才駑力弱政拙心勞不勝狗馬之疾願投閒散屬勤醫喻未賜曲從方且閉門再有祈請忽叨易鎮滋不皇寧蓋地以潛藩爲重任以鄉部爲寵陛下之眷臣可謂厚矣年至則理當告老病侵則難於陳力臣之自處謂宜如何若復不自揣量猶將冒昧既愆於義實長人言伏望聖慈深閔衰殘洞照悃愊收還符竹改畀宮祠使之養痾里閭粗適分願少需旬月遂乞歸休天施地生孰大於此緜臣已聞移命難留舊治候省劄到即歸本貫吉州恭聽俞旨伏乞早賜處分冒犯宸嚴臣無任

不允詔倪思撰

勅某省所奏辭免判隆興府疾速之任恩命事具悉卿國之元老外領帥藩重湖以南蒙福多矣乃頒綸旨易鎮洪都地望益雄道里爲近第宅所寓茹同鄉部有青綸之輝焉坐嘯臥護忱所優爲懇辭忽來何沖挹之過亟其勉哉庸體朕意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卿比平安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慈福慶壽賀表

慶鍾文母豈惟八十年聖女之興禮藏湯孫更祝萬億載天休之敬三宮和氣四海歡聲臣某中賀臣聞奉親者家國至榮況

重親之在上慶壽者古今罕覩矧高壽之未央天不佑於皇朝時非榮於盛典黎惟皇帝陛下仁心廣博聖治昭彰以厥庶民久矣達大家而教孝于其王母茲焉受介福以及人愜聖父之慈懷副寰區之公願臣自欣晚節獲值昌辰莫陪特揖之班但幸殊常之遇其爲抃蹈實倍等倫

賜銀合臘藥勅書倪思撰

勅某卿寅亮元臣久宣勞於鎮撫嘉平令序屆屬候於嚴凝靈劑式頒珍調攸助諒朕心之是體俾民瘼之有瘳今賜卿銀合臘藥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謝表

天無私覆外懷五玉之臣帝有恩言中錫萬金之劇凜乎歲晚
矣爾春回臣某中謝伏念臣昨被綸書起司符竹考湘纍之九
辭閱楚戶之三閭多病所須常求藥物十全爲上未造醫師茲
逢漢宮臙欲之時乃冒唐殿銀罌之澤茲益伏遇皇帝陛下道
遵皇極治格泰和惟疾之憂每推父母之愛日生之德更廣乾
坤之仁故當凝沍之辰時有珍良之賜臣敢不勤於服食稱是
榮恩候屬祁寒深察小民之怨居防美疢載思惡石之生

紹熙五年

再辭判隆興府奏狀 正月二十五日

臣昨奉聖旨判隆興府尋具辭免伏蒙聖恩特降詔書不允仰
銜隆旨俯戀危衷尚念公私之間利害非一須至再瀆情悰上
凟聽臣竊惟江湖都會事繁地重歲在庚戌嘗叨除授揆才
控兌曲荷矜從今齒髮益衰疾患未愈其非前日之比苟或養
痾竊食何以上寬憂顧此有害於公者也屬聞境內頗罹水旱
幸賴潛臣兼領府事多方措置得以少蘇一旦改易帥守緩急
恪遵前矩其如才力弗逮首尾未必相應此有害於民者也兼
臣來年七十春月之後自合告老迎新送舊徒費邦財候來忽
去亦害私義至於田廬姻戚隸其所部雖朝廷有所委任或不
以此爲嫌在於人情終是室碍臣所以宣鬱煩瀆之罪重爲遜
避之請蓋權事體輕重有不能自已者爾伏望聖明委照天造
垂憐因此誤恩賦之祠祿況監司既已試可何惜就加陟明非
特有利公家抑亦諧臣私志竭誠瀝懇天監必昭干冒宸嚴臣
無任 二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所乞差醴泉觀使

謝醴泉觀使表 二月

臣某言伏奉勅書差臣醴泉觀使臣已望闕祇受遙謝訖者分
竹無功懇辭鄉部負茲有疾願備祠官賜報曰俞銜恩以泣臣
某中謝伏念臣早持弱植浸涉榮塗念異時嚴近之班適同甲
賢能之眾今考貞元之朝士僅存下國之靈光藉令齒宿而意
新尚當止足況復老至而耄及自合歸休苟從欲之蓬私猶祝
鷹之固請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恢洪聖度軫惻仁心飽稔鼠於
大倉彰吾廣大秣病駒於中廄待物初終乃眷衰殘不忘惠顧
臣遭逢若此報塞謂何家請官供愧甚千鍾之享天長地久勉
祈萬壽之祈臣無任

重華上仙慰皇帝表

臣某言伏覩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六月九日遺詔者竊以重華
厭世率土傷心臣某誠哀誠痛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天性
所鍾聖情難處仰承節抑俯幸臣民臣限以奉祠在遠不獲奔
赴宮庭臣無任屏營擗踊之至

重華上仙慰太皇太后表 皇太后皇后同

伏以昊穹不弔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奄棄天下之養臣某中慰
恭惟太皇太后殿下遭此變故聖情難居臣限以奉祠在遠不
獲奔赴宮庭臣無任屏營攀迫之至

重華宮功德疏右語

右伏以別宮移御久遺赤水之珠仙馭還升俄墜橋山之劍假
勝稱之溥博資覺路之逍遙大行至尊壽皇聖帝伏願威神在
天德澤垂後西方世界已自樂於眞遊南贍部洲尚密依於陰
隲臣無任

移御壽康宮起居表

臣某言恭惟太上皇帝陛下擇日移御壽康宮者春秋鼎盛思

延安樂之年宵旰倦勤自適清閒之燕凡居覆載咸仰聖明臣
某中賀恭惟太上皇帝陛下德洽民心仁根天性謂中興幾於
六紀而內禪踰於兩朝欲慕高風遂頒明詔成康並處而頌聲
作慶越宗周禹啟親傳而謳歌繇事踰有夏臣受恩久矣報德
茫然逖瞻桂殿之華虔祝椿齡之永

皇帝登寶位賀表

臣某言伏覩七月五日詔書皇帝陛下登寶位者上承三宮下
撫萬國天地開泰華夷歡呼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性稟英
明生知仁孝方居朱邸心已繫於兆民請正青宮奏殆踰於千
牘兹臨大寶必底丕平臣久貝國恩坐糜祠廩幸值龍飛之慶

叨陪獻舞之班徒與生靈共深欣戴

重明節開啟疏

伏以春秋鼎盛思延有永之年宵旰倦勤自享無窮之樂載臨
誕月申祝壽期太上皇帝陛下伏願安靜修身沖虛適性千祥
百福備集於聖躬億載萬年永康於榮養

重明節功德疏右語

右伏以越帝王之高致道固難名亘今古以常存壽何有極敢
伸善頌仰贊誕期太上皇帝陛下伏願積聖神不宰之功享清
淨無爲之報後天而老益曼羨於修齡率土之濱永涵濡於盛
德

重明節賀表

臣某言恭遇九月四日重明節者伏以褰裳高蹈仰黃屋之非
心繞電載臨效華封而祝聖雖曰雲天之遠居然葵藿之傾臣
某中賀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道大難名功成弗處永矣薄天之
養巍然太極之尊有道之長方綿延於周厤無疆之壽自跨越
於莊椿臣身也奉祠心焉存陽徒因彌月之旦申誠後天之詞

瑞慶節開啟疏

伏以十月爲陽古稱良月萬年受祜今紀初年恭即淨坊敬繙
秘典皇帝陛下伏願修齡歲衍厚福日增以台正於四方罔有
弗服惟天祐於一德罄無不宜

瑞慶節滿散疏

鳳紀編年肇履崇高之位龍宮浴聖旋逢震夙之期集弼月之善緣祝萬齡之脩算皇帝陛下伏願明齊日月道冒華夷將治我家肆復高祖之德維新厥命永底烝民之生

瑞慶節功德疏右語

右伏以星隱夜明周紀佛生之瑞天長地久唐傳聖誕之期茲際昌辰是伸善頌皇帝陛下伏願明齊日月道冒華夷隆榮養於宮庭洽歡聲於海宇威儀而由羣匹既符假樂之詩壽富而使多男更協封人之祝

瑞慶節賀表

臣某言伏遇十月十九日瑞慶節者鳳麻編年肇履崇高之位龍宮浴聖旋逢震夙之期紀節有初呼嵩無斁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紹祖武仁契天心將治我家肆復高祖之德維新厥命永底烝民之生與國咸休自今以始臣久叨榮祿晚際盛時阻稱萬壽之觴願獻千秋之鑑

冬至節賀表

臣某言伏以七日之來禮方隆於亞歲萬年之祝時正紀於初元居然有截之區同此無疆之頌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得天之統如日之常歲儉而豐何待占雲之邊人安以樂自應測景之長陽德加亨聖圖益廣臣奉祠遮道存闕心勞雖獻舞之無階在葵傾而敢忘臣無任

明堂禮成賀表

臣某言恭聞明堂大禮慶成者清休中孚祇見上帝惰文交舉幽顯來歆臣某中賀臣聞禮莫重於肇禋孝尤嚴於尊祖其在周室成王祀文王於洛中至於漢朝武帝祠高帝於汶上通成熙事允屬昌時恭惟皇帝陛下執道御今寔天稽古言念九筵之制適當三歲之秋謂壽皇垂後世之規宜參而用況太上下先期之詔當述而行果儲有羨之祥永錫無疆之祚臣頃嘗議禮今阻陪祠嘉與含生共被霈澤

辭免覃恩轉官奏狀

右臣據本府進奏官姚彥珪報八月二十六日宣制以臣該遇覃恩特轉少傅臣聞命震惶罔知所措義難冒受須至懇辭臣竊惟登極霈恩凡文武臣皆許增秩此乃溥天之幸會不繫臣子之功伏況聖已成故寶宰執例是轉行往者壽皇聖帝傳位太上皇帝實爲國家大慶又非累朝繼世之比臣於斯時適在政地恩遷一官遂尾三少控免至於入九批詔亦如其數仍蒙兩宮宣諭典故如此非礙正法不當固辭兼陳俊卿師金陵垂滿二年亦自特進而遷少保臣是以不揣才分既稽舊制又循近比迫於威命靦顏祇受龍政之後言者弗思幸會猶曰無功今陛下受禪云初愛惜名器而臣衰老殘疾待盡田閭飛龍御

天之日不獲陪百執事率舞庭下即與頃年當軸日視大慶事體殊異備或目昧苟貪榮寵人將有詞臣亦無說是敢暗披心腹揑告君父不復文飾仰瀆聽伏望聖慈即賜寢免以安孤迹以全衰賤無任

不允詔直學士院樓鑰撰

勅某省所奏辭免特轉少傅恩命事具悉卿以三朝元老身佩安危退處東山直欲棄置人間事顧豈以爵秩爲心哉朕初臨御注想不忘下詔乞言疏恩進律亦可以見朕意矣覃霈之須無連弗屆安有達尊如卿而可但已保傳一閒不必固辭遜章甚力非朕所望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秋冷卿比平安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覃恩辭免轉少傅表

臣某言近具奏辭免覃恩除臣少傅恩命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仰君師而相上帝幸際龍飛亮天地而弼一人敢叨鴻霈曲煩溫詔增霑寵袞臣某中謝臣閱氣回春而萬物生邦有慶而兆民賴惠澤固周於溥率等差宜別於重輕若輔佐居中捧東日於天衢之上或親賢在列拱北辰於宵極之間以此疇庸是云駁貴如臣者身藏畎畝景薄崦嵫掛神武之冠方將有請揚王庭之號豈所當然夫何特揖之官亦在序升之數懼貽清議祇捴丹誠伏望皇帝陛下勉勵人材操持公器雖推恩不可以不廣而詔爵不可以不嚴已彰均一之仁益寤優隆之命大辭如慢非晞難退之風小智自私姑遣貪夫之誚臣無任

不允詔樓鑰撰

勅某省所上表再辭免除少傅恩命事具悉朕勉紹丕圖方修初政首推霈澤溥及羣工惟予元老之賢宜陟孤卿之秩優息而薄親室何必在廷寅亮而命周官是爲進律載披來奏殊咈眷懷卑於公尊於卿亦惟均耳一而屢再而偃何以多爲茲繫具瞻毋庸固避所辭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謝差官賜告奏狀

右臣伏蒙聖慈差閤門官趙嗣祖等賜臣少傅告身者明兩作離初升杲杲之日王三錫命加賁皇皇之華驚寵數之便蕃聳榮觀而欲豔雖祈反汗當識謝生伏念臣早冒龍光晚叨燕侠心猶馳於魏闕夢自隔於釣天稀冕冀車詎意班聯之進篳門圭竇猥勤謝鄉之臨固難祇奉於綸章豈易仰當於寵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先念舊政務作新博致名駒弗遺於老馬兼收蔓植不棄於朽株飭遣軺車寵綏末路孔伋之拜使者已欽君命之將蔡謨之辭司徒敢怠人臣之禮永言報塞惟誓糜捐臣除已將告命寄吉州軍資庫伺候回降指揮繳納外臣無任

又手劄

臣妄庸老疾跲伏寒鄉恭值皇帝陛下正位九五不獲進陪多士瞻望清光幸與庶民均被維新之澤豈謂聖慈曲推異數序進孤班千里而遥遣使賜告臣雖揣分辭避期於寢免恩施隆重寘踰邱山已別狀奏謝謹復具手劄叙感戴兢懼之萬一附使者以聞伏乞睿照

再辭免覃轉奏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上表辭免少傅恩命疊降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乾用九以御天爰下博施之澤巽以重而申命未命懇免之章愚固守於不移令必期於惟反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賦才至薄竊祿已多當內禪之時成以外臣

而幽屏孤執皮帛阻邁於近班言如絲綸誤叨於殊寵既難安於私謁琢瞽允於公言敢殫追切之誠甘觸瀆煩之譴伏望皇帝陛下大明燭隱洪覆包荒察臣兢惶畏避之情恕臣遲慢拒違之罪惟笑嗤之有為則廉惠之無傷免以陳人累於新政辭命官而敷教知弗稱於往諸漢受爵以流貤願曲從於回授臣無任

不允詔 樓鑰撰

勅某省所再上表辭免覃恩除少傅恩命事具悉朕嗣膺洪祚注想宗工比陞孤棘之班實需黎庶之澤雖云恩厚非曰予私凡卿之言近已行於一二顧朕所與辭何至於再三若夫貽爵之私尤匪尊賢之意倘承眷渥毋事勞謙所辭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乞將覃轉回授奏狀

右臣近三具奏辭免覃恩轉少傅恩命乞許回授伏奉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臣竊以三孤班在一品惟親惟賢惟有功乃許序進臣咸無焉徒因非常之慶而得之中外皆謂其不當受豈獨臣不敢受也而辭章三上優詔三下茲乃明主初政遇臣以禮不欲失朝廷之故事又緣臣遠在江西往復經涉時序致勤王人賜告以示光寵竊陵士民共驚創見臣兢營蹈蹐辭嘗

望闕稽首拜使者之辱附表陳謝而敬以制書寓諸有司屏息俟耳恭聽回授之命豈謂聖恩過厚久未報可夫爰爵不避詩人有所亡之戒臣豈應以垂盡之年自貽伊戚是敢殫竭惓愊終覬矜允益瀆尊有罪君父或不汝疵以榮非據公論必難情恕臣於二者知所擇矣伏望聖慈即賜處分施行臣無任

申尚書省狀

右某昨三具奏辭免覃恩轉少傅恩命三奉詔書不允除別具奏乞回授外今錄本在前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即從所乞以安愚分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謝明堂禮成加恩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以明堂大禮慶成加臣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者奉簡策以祠肇稱宗祀開蠲讓之國申衍戶租汪洋上聖之恩滿溢下臣之分臣某中謝伏念臣自還里閉浸遠闕廷屬當三歲之期大講九筵之禮班同列辟儼緝佩以趨班殊異遍俠輪耐金而獻頌孰謂制函之下復叨書社之增稽首拜嘉捫心積愧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事天寅畏保國寬仁七戒三齋諱勞何有四海九州錫福無遺是鈞曼羨之祥亦及疲癃之老三五六經之載籍初莫預於討論萬八千戶而冠軍第深慙於勳伐言念逢辰之幸誓肩報上之心臣無任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慶元元年

乞致仕表　正月一日

臣某言伏以三千同臣心甫際興王之運七十致君事適臨告老之年在聖時雖曰難逢顧經訓則當易退仰祈從欲俯遂乞身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以一介之荒遭竊四朝之榮遇讎書分察於羣英之後修注代言於强仕之前投閒中避於要權起廢晚膺於簡擢從班政地俱閱十春孤棘公圭咸踰二品叨塵過矣報效茫然迫於遲暮之時加以衰羸之疾內循涯

分允合歸休惟貪戀於盛明乃遷延於歲月今而年至可以情聞已愧歐修踰六旬而得謝尚晞杜衍幾一請而獲從伏望皇帝陛下軫念孤蹤保全末路收內祠之祿秩返初服之耕桑庶佚餘生永陶至化江涯海島任鳧雁之少多桃野華山縱馬牛之歸放懇誠惟切察允是期今臣乞守本官致仕臣無任

不允詔

勅某省所上表乞守本官致仕事具悉宿艾之臣國家所賚中外之貞每歎壽俊之少如卿舊德爲時宗工久位公孤正資弼亮於四世借令期耄猶當就見於百年克壯爾猷胡謙乃事雖不渝東山之志宜詘忘本朝之心尚體眷懷毋拘常節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卿比平安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第二表

臣某言近臣以年近七十上表乞致仕伏蒙聖恩特降詔書不允者一辭而退荷宸眷之曲留三思而行審愚衷之素定延望雲天之施仰干鈇鉞之誅臣某中謝臣才不如人生而多病幸會蚤塵於顯仕平居常懼於疾顚雖深止足之思未効涓埃之報固不敢先期而引去又豈容戀歲以忘歸頃在湘中常屢形於表奏逮移江右卽力避於旌麾既壽香火之盟實便邱園之

計臣之此意衆所共知今者血氣益衰筋骸難强人皆憐其憔悴自亦畏於滿盈乃昧禮經猶饗廩稍辭榮壯歲居慙烈士之風荒得暮年尚佩聖人之訓伏望皇帝陛下深仁恤物大德矜愚念其持筆寮於累朝許以掛衣冠於盛世輾駒局趣本無老驥之心逢鷁翱翔非有冥鴻之志陳情已竭得請爲期臣無任

不允詔　樓鑰撰

勅某省所再上表乞致仕事具悉七十致仕雖著於禮經三三大臣難拘於古制矧惟元老嘗冠中臺周旋兩朝負荷重事既于蕃於南國終退處於東山神明未衰德望彌邵奉眞祠之香火自樂隱居揖神武之衣冠胡爲早計抗章再至陳

義愈高顧難狥於沖懷尙少安於素履所請依已降指揮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者暄卿比平安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第三表

臣某言近再上表陳乞引年致仕伏蒙聖慈再降詔書所請宜不允者仕而無補每負愧於初心老則告歸盡求全於末路敢期溫詔尙閟俞音庸祇竭於血誠庶必諏於素願臣某中謝臣聞休退者人臣之常事眷留者明主之異恩或才德出羣可備國家之用或精神尙壯未容田畝之安縱復少需固將有說如臣者最爲闒茸仍迫衰殘少日遒迴不謂蹉跎於黽仕半生羸疹何嘗敢望於高年而乃攀聯執帛之班莅茀從心之歲僥踰

既極災疾宜侵自去夏以迄今益無時而不病形容枯槁志氣蕭條雖家事以當傳豈官榮之可冒遲回不去觀聽謂何非力謝於軒裳殆兩譽於禮法深虞隕越難避黷煩伏望皇帝陛下俯監危悰曲加湔施無功有過恕既往之愆尤善始以終賜不貲之造化假餘齡之燕佚觀盛世之隆昌乞骸彊健之時莫追明哲擊壤寬閒之野尙答生成臣無任

謝致仕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授臣少傅依前觀文殿大學士益國公致仕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臣已望闕祗受遙謝訖者告老叩閽屢瀆前旒之聽疏榮就第特陞左棘之聯遂止尼之私情彰優崇之異數雖故事無控辭之禮在愚臣重僥倖之懇臣某中謝臣竊考中興以來旋觀故相之籍釋褐廟堂之上殆三十人引年祠館之中纔一二數蓋進用多由於壯歲故退休罕及於暮年如臣者素乏才能晚叨任使坐竊無功之祿免羞有道之貧不自意其久生乃及時而得謝仍紓皇眷申錫鴻恩昔疏受漢之名儒居易唐之遺直皆歷儲宮之傅用爲晚節之榮臣愧非二子之賢忝正三孤之秩職崇秘殿爵極諸公初終盡出於遭逢高厚莫勝於戴履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隆羲舜仁法祖宗愛人每急於親賢興孝尤先於貴老誕布絲綸之渥惠綏簪履之遺臣祇服寵光退誇族黨逐桑榆之暖餘生幸適於邱

園傾葵藿之心未死常依於天日臣無任

辭免冊命奏狀

右臣伏準制命除臣少傅致仕寵光過厚榮感倍深稽諸故事不敢輒具辭免已上表稱謝外惟是冊命之禮雖見任三公無敢當者況在休致之臣伏望聖慈卽賜寢免臣無任

孝宗小祥起居表

臣某言六月九日恭値孝宗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小祥者重華仙御永矣賓天別駕几筵茲焉周歲臣某中慺恭惟皇帝陛下懋隆孝治允篤時思顧寘念祖之懷俯答含生之望臣無任

慶元二年

賀生皇子表

臣某言伏覩降誕皇子特頒德音者泰元口佑嫡長挺生列聖憑依三宮悅豫臣某中賀臣伏以功行積累既存不已之誠子孫衆多斯錫無疆之祉天人合契今昔同符恭惟皇帝陛下道法祖宗化行宮壺夏家仁遂適神禹之三年周室宗疆肇文王之十子誕布麗渭之澤丕昭蕃衍之祥臣身已歸田畝實輸壤嘉與含生之衆共深賴慶之情臣無任

賀三宮冊寶禮成表

臣某言恭聞十月三日奉上壽聖隆慈備福光佑太皇太后壽成惠慈皇太后聖安壽仁太上皇帝壽仁太上皇后冊寶禮成

普九重之上逮事三宮一日之間虔敷四冊情文並舉夷夏交欣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誠心格於上穹榮養隆於華旦奉父母而及於王母連萬壽之緐稱自殿庭而達於內庭聳兆民之壯觀繇堯舜禹相傳而後獲適周漢唐既往之前聞臣幸以餘生逢茲盛典與嘉與農疇之衆永依孝治之仁臣無任

賀韓皇后冊禮成表

臣某言伏聞十月六日皇后受冊禮成者彰內治之功久宜陰教發外廷之冊今講縟儀月遹日以增明臣暨民而胥悅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孝隆親養政急家齊歷選勳賢益自重親之命榮加聖緩適同三殿之歡振古未聞在今創見臣已還官政莫緩朝班仰繄褒載之功實預榮懷之慶臣無任

慰慈福上仙表

臣某言伏覩太行太皇太后十一月六日遺誥者變生慈福悲動緇區臣某誠哀誠咽頓首頓首恭以大行太皇太后年開九秩之三坤載四朝之久極北宮之榮養侍高廟之宸遊皇帝陛下以萬乘之尊崇曾孫之孝特從其制昭示聖心願覓朝夕之思誕副華夷之望臣限以退居田里不復奔赴宮庭臣無任

慶元三年

賀瑞慶節表

臣某言伏遇十月十九日瑞慶節者誕口口期適上冬之愛景

肇禮歲禮前半月之昌辰天開有永之年人獻無疆之頌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仁周夏德合祖宗萬邦莫枕之時治功已著三世稱觴之慶歷代所無承居北極之尊高媲南山之壽臣身馮闕里心則望雲莫陪漢殿之班徒效堯封之祝臣無任

謝郊祀禮成加恩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以郊祀大禮慶成加臣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聖人饗帝阻陪左右之瑋退老明農尚益南東之畝寵綵綸之溫厚顧發穜以光華臣某中謝欽惟熙朝最重禋祀廣配天之澤曾不遐遺眷居里之官每間適列如臣無狀被寵有年忸受一廛上方行於仁政侯封萬

戶位乃極於布衣逮逢慶賚之頒殫覺面顏之靦玆蓋伏遇皇帝陛下誠通穹壤道法祖宗順迎日至之陽肇講國南之祀網去三而施惠德及飛潛罰惟五以馭臣恩覃中外肆推餘般加賚朽株臣久矣伏藏缺然報稱受釐宜室想帝席之後前賜胙齊侯凜天威而下拜臣無任

慶元五年

謝慶禮成支賜奏狀

右臣承吉州遵奉今年八月二十六日慶禮詔書致仕文武官七十以上依格支賜羊酒粟帛曾任大中大夫以上仍與倍賜長吏致禮差官就賜臣已望闕祇受訖臣無任

賀生皇子表

臣某言伏睹降誕皇子特頒德音者高祺錫羨長嫡挺生列聖儲休三宮交賀臣某中賀臣聞德如堯帝祝多子於封人聖若文王詠百男於詩雅厥今盛事與昔同符恭惟皇帝陛下纂國丕基受天明命當藝祖肇邦之歲暨統元更厤之春是開蒼震之祥於赫炎圖之永臣屏居農畝遥睇闕庭胥同四表之歡仰賴一人之慶臣無任

慰太上皇后上仙表

臣某言恭聞六月四日大行壽仁太上皇后上仙者災纏長樂悲動嚴宸臣某誠哀誠咽頓首頓首伏以壽仁太上皇后沙麓

儲祥河洲協詠勤宣婦道誕育聖躬皇帝陛下欽念母慈備彰誠孝宮中自行三載之制天下咸識一人之心願覽罔極之哀永御無疆之厤臣限以退伏田里不獲奔赴宮闕臣無任

慰太上皇帝上仙表

臣某言伏覩大行聖安壽仁太上皇帝遺詔者天心難測□□游豫甫涉夏秋兩喪考妣臣某誠哀誠痛頓首頓首臣竊以慈幃寢園之奉駿馭將歸聖安丹鼎之成龍胡以斷黎庶攀號而不釋聖神悲痛以何堪恭惟皇帝陛下孝通神明□□□□躬大舜終身之慕□□□□張本作每□有唐二聖之觀張本作歎方隆榮養迭逢變故諒極哀悰願寬銜恤之情毋爽宅憂之禮臣

退休田里阻造宮庭臣無任

壽康宮追薦疏右語

右伏以六年端尹久叨雨露之私三月宰庭未効涓塵之報雖下棨於一邑旋爲帥於十連遽閽□□以自怡亦復掛冠而歸老玆焉奉詩久矣孤恩欲申豺獺之微誠是假龍天之仙馭大行聖安壽仁太上皇帝伏願逍遥□路佐佑皇圖從祖考在天之靈篤子孫下地之慶

謝明堂禮成加恩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加臣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臣已辭免祇受訖者郊天甫竣宗祀加地爰暨老臣異數寵臨餘生何幸

臣某中謝臣竊以大封於廟叶訪子之詩孚號於庭法夫揚之象必喜□□允稱豈不澤之□□如臣者初乏才猷濫叨爵秩□□誠畝不能躬黍稷以未□□掛衣冠猶復□□□而賜胙茲焉此下各本俱脫伏二十二字甚食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寅紹丕基欽崇鉅典向極念親之孝外嚴錫類之仁推餘餒以馭臣示隆私而爲舊則其土壤厥惟上上之田貢乃邱園奚止戔戔之帛莫展既愆之力空懷欲報之心臣無任

慰韓皇后上仙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報大行皇后上仙者桂輪隱耀椒掖閟儀厚載既傾淵衷斯惻臣某誠哀誠咽頓首頓首伏以大行皇后

天資恭儉地望高華久殫婦順之勞正倚坤宮之助奄從先后莫返中闈恭惟皇帝陛下孝切亮陰恩隆儷極雖聖情之易感顧天數之難移願寬當宁之思垂副含生之望臣退居田里阻造宮庭臣無任

謝降官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降授少保依前觀文殿大學士致仕臣已望闕遥謝祇受訖者告老七年宿愆故在敗官一列洪造難名所慚垂盡之時自抵怙終之罪臣某中謝伏念臣疎慵一介際遇四朝遡事高皇早塵臺省受知孝廟久玷機衡不思勉效於同寅乃敢與聞於異論既肺肝叕所共見豈口舌獨能自文惟

宗興念於元僚疊分閫寄肆陛下曲憐其末路許遂里居首將正於狐邱衆忽危於燕幕狂夫妄發姓名輒及於樵蘇公論大昭熙詔益輸於薪桑止削司徒之秩猶存平土之官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洽德好生馭民敬故罔皆曰殺雖微可恕之情耄不加刑姑用惟輕之典非特匹夫之受賜是令四海之歸仁臣有愧積中無階報上省訟田野視桑蔭以幾何託命乾坤比樑材而知免臣無任

嘉泰二年

賀太皇太后加上尊號表十二月

臣某言恭聞加上壽成惠聖慈祐太皇太后尊號冊寶禮成者

三朝母道丕彰行地之功六字號榮益顯補天之德化行宮壺風動華夷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遹駿孫謀懋隆孝治從行慶壽繽盛事於熙嵓奉獻義安掩前聞於咸泰有衍玉卮之禮無疆金母之年臣久返農畴幸逢邦慶昔長秋儷極叨視草於制麻今廣內藏議阻綴班於孤棘永言抃蹈實倍常均臣無任

辭免復少傅狀

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某狀十二月十八日巳時准尚書省遞到劄子十二月九日奉聖旨周某留正並特與復元官致仕伏念某叨踰滋久罪戾實深比致人言祇從輕典仰銜天施方省前愆雖歷歲時未經赦宥敢圖洪造驟洗丹書俯

伏以恩兢惶併集謹附元遞筒回申尚書省乞賜敷奏且令依見存官致仕庶安孤迹以保餘生伏候指揮閏十二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不允詔

勅某省三省進呈卿狀辭免特復元官致仕恩命事具悉卿登司鈞軸峻躋朝棘之班已掛衣冠久遂家山之佚比寨華秩茹塞嘖言全節高明卿久著四方耆碩之望茂恩優禮朕思崇三朝魁舊之賢亟復故官爰頒新渥宜祇成渙胡事謙辭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賀立楊皇后表 閏十二月

臣某言恭覩進奏院報降制立皇后者二儀眞位協成覆載之功兩曜宣精丕顯照臨之象盛典朝敷於宮掖歡聲夕徧於海隅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德本身修化刑內治正中宮之御禮可已乎承大母之顏養之至者粲是星妃之首儷於天極之尊既表正於婦儀亦述宣於陰教臣里居歲久邦慶時逢言如絲綸頒驛郵傳之命孤孰皮帛阻隨伏入之班徒與黔黎忭同鼓舞臣無任

嘉泰三年

謝復少傅表

臣某言近蒙聖恩復臣少傅致仕尋具辭免伏準詔書不允已於正月六日祇受制命望闕謝恩訖者閎呂刑之實周典素輕還疏傅之官漢恩彌重丹書洗滌皓首蔽榮臣某中謝伏念臣坎壈孤蹤摧頹暮景寵光而最久積罪戾以殊深比致煩言分甘嚴譴獨賴聖神之眷許存孤保之官僅閱再朞未經三省駁新綸之驟下恍舊秩之口來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編覆無殊容光必照刑非樂用汝自速辜恩弗遐遺予無作好誕布發生之德俯加老退之臣大誠薄懲昔忝小人之禍初迷後順今晞君子之行惟誓糜捐以圖報稱臣無任

賀瑞慶節表

伏以迎上元之甲子實麻方昌占南極之丙丁壽星有耀標十月爲陽之節肇一人有慶之期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誕聖繼天施仁發政十年生聚俯同越國之時百世本支遠遇周王之壽凡居有截共祝無疆臣身處山林歡均朝野雖弗及羽毛之衆舞百於虞廷豈不如土石之頑助呼三於漢獄臣無任

嘉泰四年

謝郊祀禮成加恩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以郊祀大禮慶成加臣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臣已望闕遙謝祇受訖者祀以一純二精格三靈之景貺德徧羣黎百姓洽四表之歡心霈然滲漉之恩惠此披癯之

老臣某 中謝 伏念臣蚤持薄技久覩盛儀玉帛安行嘗預執綏之選金鑾僚直屢載肆青之書歷二府之弼諧導一人之陟恪晚安新政歸老故鄉舜樂九成已斷鈞天之夢漢封萬戶猶披輿地之圖榮幸則多事勞何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功絕祖武德契天心清廟口郊浮齊光於曉日紫壇奠幣翔協氣於層霄斂福孔多均蘆滋廣臣猥叨邦賚增耀里居錫之山川土田敢虛霑於帝澤與爾鄰里鄉黨期共戴於君仁臣無任

賀瑞慶節表

伏以冬候燕溫儲祥甲觀天鼓鄉爛載誕聖君溥海春回歡聲雷動 中賀 恭惟皇帝陛下齊休天地冠德帝王共北辰之星常

居其所如南山之壽無不或承念昔三五之時野多八十之老臣今何幸年適與同播擊壤之謠豈知帝力陋守封之請但罄祝詞臣無任

歷官表奏卷十二終

思陵錄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雜著述卷第十　　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一百七十二

巳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思陵錄上 起丁未八月庚寅止戊申二月丙申

淳熙十四年丁未八月庚午朔

庚寅駕過德壽宮太上皇后生辰也

癸巳後殿進呈畢奏旬日陰晦二十一日太上皇后生辰頓晴次日復雨聖孝昭格光堯心甚喜上曰太上極善將攝昨坐玉未時都不覺倦近全不飲酒坐間共飲了兩盞許食物皆如舊晡時卽入寢閣更無一事五更便起天下大幸予奏萬壽無疆誠國家之大慶又聞多服疎導藥異稟如此上曰服犁牛丸四十粒他人如何可及

九月己亥朔

癸卯太上皇進早膳間微中風

乙巳駕過德壽宮問疾

己酉後殿進呈畢奏問太上皇帝聖體聞已向安上曰前數日甚可懼兩日已向安宮中醫官只下附子之類此中道王涇馬希古去知是風痰却下涼藥遂見效今猶飲冰水

甲寅常朝奏事畢問太上聖體上曰較可三二分語音亦出緣脉盛專服牛黃等涼藥衆人皆云恐難專用涼劑上曰只爲年高予問飲食如何上曰自然減二省退上語留樞密云本欲過

宮問候太上却再三止其來

己未後殿起居奏事訖卻駕過德壽宮

庚申開啟會慶節皇后過德壽宮聞自初十日太上用王涇馬希古之後本宮醫官劉確管範張霖李之美等四人皆不得入王是復院本有兼字用確等涇猶欲用巴豆之類已而復止用涇

辛酉聞王涇馬希古猶以大黃芒硝牽牛等藥供進太上劉確等爭之不從

壬戌止令劉確等就德壽宮聽指揮

乙丑後殿奏事畢問太上聖體上曰依舊脉盛胸中煩躁夜來臟腑畧有結糞見服大黃下祛風丹予問飲食如何上曰大段減予曰如此則豈可專泥涼劑冰損脾胃尊年豈應如此上曰便是

丙寅後殿起居奏事畢從駕過德壽宮

十月戊辰朔

己巳後殿坐奏事畢問太上聞向安果否上曰兩日稍安脉已低平予奏不宜服涼劑止可用溫平藥調理所謂煩躁恐是氣虛耳上曰須藉陽氣發分在內因歎近世醫卜皆無其人

辛未常朝奏事畢上顧予曰太上飲食全減如合所禱可理會予奏初不知如此自合以次施行容來早進呈但聞醫官多不以實奏更須審定如涼劑何可服上曰已令罷涼藥既到堂予

語諸公適來上說德壽必是病勢變動亦竊聞夜來大段昏沉臟腑既利又全不入食禱祠固當行須合肆赦萬一後時誰任其責乃自草赦文而以稟進並乞酉中酌度遲速晡時遂批出可並依此施行其親劄案牘予皆收置牒下禮刑部已三鼓矣壬申後殿呈差官分禱天地宗廟社稷宮觀等處上曰此故事否予奏並按典故又宣諭昨日一面理會德音甚當予奏此不敢緩所以不俟奏稟徑擬進時太常闕卿少二日因呈孟享前遍官權差王渥予奏不可闕官上初議移察官冷世光為之既而世光除殿中至是復問誰可為太常予奏論學問該洽無如尤袤亦嘗議定但其人物短小眾人恐前導時不雄壯上曰此

不須管顧學問如何耳堪其任則用之予因奏秘書省亦是要討論典禮見闕長貳欲一併除人上曰好欲用誰予與王相同言楊萬里其才也上曰可初連日與左相議此兩人左相猶欲言兼權且云家伯師心為左司曾兼權太常窺其意蓋不欲范仲藝遞遷爾既上意順遂無所措詞從駕過宮即回

甲戌常朝問太上聖體上曰飲食不進是日申時再呼劉確等看太上脉確等奏云六脉短促手足不溫神氣昏脫大便不固粥藥難進當服生氣粉三建丹綠王涇馬希古自九月九日至今凡二十七日供進動利藥過多耗奪眞氣今藥力不與正氣相接內前擾擾禁衛皆上准備駕出宰執已上皆集於漏舍閉門後退是夜一更三點二更二點三更一點確等再診御脉四五動一止痰涎潮塞進紫霞丹粥藥不能下四支逆冷添差醫官熊蒙湯公材周昭郭儀盛鼎王良佐趙友諒陳翊朱永壽謝瑀皆無所施其力矣後據趙寶供太上自九月五日夘時十鼓歸寢閤辰初壽聖皇后張淑妃王才人來看侍宣本宮醫官劉確張琳管範李之美看脉進蝎梢湯鉄彈丸提點具奏南內差關御藥等至晚七次到宮六日早進鉄彈丸續命湯蝎梢湯七日夜八日早稍定八日申時王涇馬希古來看脉稱太上熱盛風痰大作不宜進鉄彈丸之類宜用人參湯進牛黃清心丸壽聖皇后謝遣劉確等日令涇希古進牛黃清心丸晝夜大便三二十次十八日進金鉄萬安丹二十二日壽聖皇后復宣劉確等依舊進蝎梢湯涇希古云痰盛面赤不當進蝎梢湯復進牛黃清心丸等藥二十六日午正進硼砂丸并用大黃調祛風丹十月一日午正又進麥門冬湯調祛風丹牛黃清心丸五日早進進食散溫湯調消痰餅子午正醫官湯公材等五人看脉云進涼藥太多渴得五臟不固進丁香半夏丸生氣粉等藥是夜

涇希古不在宮宿七日早用粟米粥進生氣粉陽起石午時六鼓大便五次又宣劉確等用藥注子進生氣粉等藥不下脉弱八日未時七鼓脉絕

乙亥五鼓帶御器械鄧從訓來兩廳傳宣云駕即今過宮供侍湯藥更不還內令一面降指揮召草澤所有大內行宮合差官及服制并三衙兵將巡警彈壓之類宜子細理會予因附奏萬一太上不諱合差金國告哀使又令附奏三事一昨日已議定廣西漕臣孫紹遠移湖北運判替周頡恐葉大廉未能便到則廣西全無監司欲便降指揮除孫紹遠替周頡而令侯葉大廉到任一韓彥寶再乞賑糴米本俟月半取旨今欲更借與五萬石一賑糴米雖令平價糴無錢數莫知所從今欲令依時直減

四分之一將來必不虧豐儲元糴之數又禮部太常寺申奉駕頻數往來德壽宮欲乞措置複道予令鄧攜以進呈若許如此則令脩內司同臨安府措置既至待漏院鄧御帶復來云三事甚好俱已批依丞相思慮無不允當複道事不可行又云上令宣諭丞相凡百更賴子細理會恐官家憂惱中多有顛錯是日前二刻開門免起居徑從駕過宮聞上已至卽與太上皇后商量將李才人王才人並放逐便太上已時已涎上服袍帶但心頭微温申後遂上僊召洪邁草太上遺詔予令添入太上皇后宜改稱皇太后其他多與裁定謂如軍民不用縞素二句乃是誤隨顯仁遺誥亦與削去詔文又云罹此眚災予謂眚災非病

也邁改作抱疾弗瘳晡時舉哀於殿下進名奉慰宿待漏院內批差脩內司張聿脩治梓宮又差知省劉慶祖都大主管喪事又批出奉皇太后聖旨添主管喪事一員可差甘昇院本誤作昇宋史高紀亦誤昇又詔令昇疾速入國門內東門司申淳熙十四年十月八日准德壽宮挺點張宗尹等傳太上皇帝聖旨才人李氏王氏並令放逐便其告命四軸并才人李氏從人紅霞帔宣九道紫霞帔聽宣各二十道并降付內東門司內才人王氏卽無從人宣命遂具奏聞奉聖旨才人李氏王氏二人告命并紅霞帔馬二娘等四十九人宣並令內東門司毀抹訖繳申赴樞密院請受文歷毀抹訖住供本司尋勒合干人契勘到文狀在案毀抹訖宣告共五十三道隨狀申納樞密院伏乞照會收管申聞

事

告四軸

才人李氏告 紅綠綢鏤金銀鋌 鈴紅羅銷金袋全

齊安郡夫人告 紫綠綢銀鋌 鈴錦袋全

才人王氏告 紅綠綢鏤金銀鋌 鈴紅羅銷金袋全

順政郡夫人告 紫綠綢銀鋌 鈴錦袋全

宣四十九道 並可漏子全

紅霞帔九道 馬二娘 李惜奴 范巧巧 李漸好 陳來兒 李重喜 陳興奴 孫春喜 王安喜

紫霞帔二十道 劉安喜 馬五娘 王一娘 陳永安 王二娘 唐福奴 倪四娘 張喜奴 藍合兒 藍福福 張小香 陸小美 李六娘 趙九娘 王念六 譚强兒 譚小都 李小福 鄭寶寶

聽宣二十道 劉寶奴 王換奴 王念二 馬宜兒 李好奴 張伴奴 陸閏奴 張倩兒 李四奴 符明兒 胡迎兒 李惜兒 趙興奴 譚三兒 婁宜奴 張福兒 張美兒 李迎福 元冲淨

丙子朝晡臨如儀上遣知省劉慶祖霍汝弼持文字一紙云紹興二十九年九月二十日顯仁皇后上僊當月二十一日差周麟之蘇嶰充哀謝使今便可擬姓名來予曰莫具名點差否二人云不須如此上令具來予語之云已與左相商議方欲下一

日成服就素幄面奏今與前日不同只當遣告哀使又有一事煩附奏於與故降詔推尊皇太后凡百務從優禮又有一事山陵必就紹興合差按視覆按乞降指揮撰陵名哀冊謚冊之類既而二人復來云尊皇太后可便擬指揮來山陵就紹興無可疑只是顯仁例三遣使北方予曰顯仁久在金國（院本作虜中）太上感其津送來歸又是時往來禮數與今不同恐難以三遣使初議持禮之人而留參欲用范仲藝而以林嘿副之眾以為然即遣入至是二人攜來云上謂仲藝人物不甚佳不識林嘿何如今別擇正使副使差姜特立遂具韋璞王渥二姓名上批差韋璞姜特立初予欲差韋璞王相云昨擬兼權少卿上難之其實未嘗如此

丁丑朝晡臨如儀予謂紹興七年太上聞徽宗之訃未聽政前宰臣張浚等請奏事太上謂祖宗無此故事恐今日行之便為典禮浚等復奏故事雖未聽政亦得進見今日非敢奏事只欲一望天表迄不見今恐十一日成服未敢奏事只就素幄奉慰而退然有遣使一節合商量莫若具奏乞差主管國信所官來當令附奏眾以為允既而又密與王相入文字乞依祖宗故事行遣醫官恐稍緩則失禮俄而批出王涇馬希古各追兩官勒停涇編管千里希古五百里德壽宮劉碓等四人並降兩官勒停給舍繳駁謂涇行遣太輕縱未誅戮亦當決配內批依奏涇決脊杖二十配筠州劉慶祖等復來議奉使予以事目授之云祖宗初時遣告哀止是橫行一員必無禮物數日後即差諫議大夫充先朝遺留使武臣副之今太上既不曾與金主通問難作遣書兼與紹興二十九年顯仁皇后上僊特遣哀謝使事體不同若作告哀禮信使就攜太上遺留之物庶幾兩得又前據皇太后指揮猶未降出今不可緩蓋祖宗時遣不過五日內二人云並待奏知

戊寅早太上皇大斂次百官入臨午未掛服立重皇太子暨某官以上入哭盡哀上親行奠酹禮紹興七年太上亦拜於殿下至是有司用尋常冬年生辰禮設白褥位於殿上起居舍人胡晉臣讀祝文又哭拜訖上還素幄皇太子以下進名奉慰皇太后次移班向東慰上宰執前詣幄坐再拜哭慰上號哭甚哀次移班慰皇后訖退劉慶祖等再來云前例遣使三番予再三云顯仁例不同王相力言事干敵國不可損他禮數予云名位既殊禮則隨之未聞無故畏人而曲徇也彼亦有知豈不曉今昔事體不同耶況泛使例是禮物金器二千兩銀二萬兩賀正生辰半之若用許多禮物國力何以堪二人云適御前謂告哀使可不用禮物否予曰祖宗朝遣小使臣一名可以無禮物今依例遣大侍從又有副使豈容虛拘二人既去復來云上已許只用正旦生辰禮物餘續議可也予又問尊皇太后事二人云只

依故事一面令學士院降詔但冊寶既俟服除今欲就詔書中作皇太后之意說過予曰此甚不可只用治平體例令有司詳具以聞遂召當日學士洪邁草詔進入又理會五使事予初檢太祖改卜安陵例差山陵等五使并具紹興元年孟后攢宮差樞密李回徽宗顯肅懿節差樞密孟忠厚顯仁差戚里吳益充總護使橋道頓遞使各一員今太上尊體至重恐合差五使取聖裁二人傳旨云累朝如何予曰皆是五使二人云適得旨若是如此無可疑者王相素受太常尤袤之說以為攢宮不當置五使似疑已當為山陵使恐故事禮畢或去而不知非前朝宰相本自無嫌遂厲聲云祖宗全盛營陵西洛乃差五使今權卜

會稽只當差總護使且歲旱民力何以堪之予見其詞色如此未欲爭競二人歸報尋批出差伯圭充總護使洪邁橋道頓遞使予又令二人奏故事合差按行山陵使侍從及內侍各一員不知合差覆按否徽宗永祐攢宮曾差覆按二人回云得旨既是舊例固當並差莫若就降指揮予曰須俟按行有定論已而批出蕭燧吳回充按行使副故事辰日忌哭予令太常申省繳奏取旨內批不得忌哭

己卯朝晡臨如儀宰執就傳法寺開啟道場五日就德壽殿下拜第一表請皇帝還宮聽政降詔尊皇太后其初用配媲乾元予語洪邁配媲二字未安遂改作順則乾元熒惑犯五諸侯

庚辰朝晡臨如儀聽第一表不允批答就拜第二表內批會慶聖節道場百官免赴止令一面滿散前降常服指揮更不施行聞洪邁曾入奏也太白犯填星

辛巳朝晡臨如儀聽第二表不允批答就拜第三表上令甘昇傳旨欲不用易日之制如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服自不妨聽政可商量所降詔旨但縗服久則壞又難改造可商量以聞既而有旨未時奏事行百司云裏面計會莫只用白彩否予以紹興十二年徽宗之喪太常寺檢會永昌陵故事皇帝視事日去杖絰服斜巾垂帽小祥日改服布四腳直領布襴腰絰布袴今參酌俟皇帝視事日宰執奏事去杖至小祥日去冠餘官依

此今既未視事難遽改服奏事遂不改服未時入奏事上服縗絰嗚咽流涕予勉令早來喪服指揮上曰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予奏通鑑載晉武雖有此意後來止是宮中深衣練冠上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譏之後來武帝竟行之（盖謂王太后及太后字）予奏記得亦是不能行上曰自我作古何害予奏御殿之時人主縗服羣臣吉服可乎上曰自有等降予曰臣從君者也若或可行則祖宗行之矣今乞令有司討論庶使四方知陛下之聖孝自不必降詔上曰指揮可也又奏戶部申明山陵支費錢物上曰已令內藏庫椿辦本儲蓄別無用處予曰不足則封椿庫當貼支但紹興二十九年顯仁之喪曾降詔並用慈寧宮

錢物仍約束諸道不得率斂進獻今似不必降詔只作指揮行下上曰不須降詔予曰當擬指揮進入其間明言不侵戶部經費及令諸道止進慰表又奏奉使莫只遣告哀兼持遺留物否上欲遣兩使予奏紹興例難用益體面不同且禮物太多乃議告哀使止用正旦體例而遺留却依泛使倍之又奏祖宗山陵合差五使今既用祔陵攢宮故事止差總護及頓遞使緣前日不曾行出有司文字四方未知本末今欲明降指揮云攢宮已依紹興例差官所有禮儀鹵簿儀仗使合與不合差置令禮部太常寺討論候有司言不合差置降旨依討論到事理施行庶幾中外知非朝廷之闕典上然之上再三云外間事卿等甚留

意每事甚當

壬午下元節朝臨如儀聽第三表不允批答以臺諫有文字乞少緩拜乞還宮聽政表內批依奏遂未拜第四表是日宰執五人就德壽殿命道士作黃籙益行首司道宮中之意為內外諸司之倡也初入詣几筵殿拈香哭盡哀宮中亦哭次詣黃籙所拈香退劉慶祖霍汝弼傳旨付下顯仁皇后送金國遺留物數且云恐數目不盡更取案牘參考予令學士院取舊本來乃是金器二千七百兩（二千兩禮物七百兩精巧之物）銀器二萬兩又有銀絲合二十面貯寶玉樂器玻瓈等物其他象牙匹帛香藥等不在數處祖等云上意欲增告哀使所齎禮物與泛使同

奏未徹雨朝臨畢拜第四表自己外以後日詣傳法寺拈香至是滿散依顯仁皇后例進奉紙絹等物午末殿攢上親行祖奠訃侍從已上入陪位於几筵殿下上自素幄哭升殿奠酹如儀內外皆哭何澹讀祝文既而移班進名奉慰皇太后生土及皇后繼聞宮中大哭必是上慰皇太后也劉慶祖等又來傳旨云今次告哀使既增物如泛使所有遺留物亦如舊數更與金二千兩銀二萬兩其他皇太后已安排了但以螺鈿合代銀絲無樂器以玉器玻瓈等代仍不用錦綾無素磬沉速易以他物可也

甲申微雨免臨素幄奏事上再三勞諸人凡事區處詳審且云

太上皇帝喪事內庫已准備五十萬緡封樁撥三十萬緡又云平江和糴米且休益樁積米尚多留錢支用予奏外間別無緊急文字惟江東賴提舉官謝深甫任賑濟之責初七日有奏乞就差池倅趙彥屬樂平宰王斐不妨本職分頭管幹今日不敢進呈欲批作初七日依上可之聽第四表不允批答

乙酉朝晡臨拜第五表乞還宮聽政是晚入使至仁和館初乞引明道故事令侍從等議入使到闕之禮眾議乞用二十三日就德壽宮喪次引見上先已宣諭二十一日二十八日皆是太上齋七必須過宮正合見辭日分至是劉慶祖霍汝弼持國信所通事王舜臣申狀備載十七日晚舜臣語北引接虞用康云

皇帝在喪次如何敢奏人使見辭事兼你來是賀禮如何敢受用康云我使副曾說皇帝在哀次如何講賀禮若不受天下人道是又云若便發回俺何以全天下生靈院本作兩國之好料皇帝今既已成服俺使副是持賀禮來斷不敢行不若以公牒說此意俺便有執據所得分物與不與在你若此一段了望密來謝我大使曉了肯如此只是副使女直有些拗若在朝見前發回甚好上見此令二人持一幅示宰執欲遣知閤入驛諭虜使其辭云得旨宣諭使人主上尚茵德壽宮喪次難行賀禮使人且歸此四字上親筆○案院本缺此注所有見辭并回程沿路等例物並合給賜來日進發上又批云並附奏叔大金皇帝將來正旦緣在服制不

敢講禮望免遣使人即與諸公作回奏云上件事體甚重此間掌儀與彼接引一時問答難便據憑院本作一時合答樂便據憑若令知閤作得旨宣諭彼或未順難以回護臣等輒別擬事目且令館伴就議其在館日分一切如舊席幾少休徒馹但不敢作筵宴及出城觀看所有回程給賜及免遣賀正續次諭旨未晚初接伴趙善悉韓佐胄皆言金使恭順初聞太上之訃閉船號泣戒三節人毋得飲酒歌呼且道掌儀輩語謂渠調停得七八分肯歸又謂曾遣使賀高麗值其國母之喪亦便發回大瑞輩欲以爲功遂達聖聽善悉等又云其下謂太上皇帝與我皇帝專主和好語頗有味往往不以告也正使田彥皐見任河中府尹年六十八歲嘗接伴范成大極有文學借吏部尚書以來副使完顏一本作元顏老一本完顏琥金史交聘表乃近侍局琥宗室鵯殺虎新修金史表定爲呼沙呼實一人也丙戌朝晡臨人使入驛京鏜遣人諭以皇帝在喪次難以講禮彥皐等答云在常州聞太上皇帝升遐既難講禮即合發回却蒙依程限取接居喪係是宋國事便不接書恐於禮未當緣別無執據若得館伴所備細公文即便回程既而二瑞遣人傳旨館伴令就宰執處商議來日傳旨並公牒事宜議定具本進呈令館伴且在宰執處等候處分即與諸公回奏未敢具草容來早面奏

丁亥小祥祭奠上親行禮奉慰如儀既退五品以上去杖經服

四脚帽就素幄奏事上未變服予奏陛下聖孝過哀猶未御初祥之服臣等不勝憂惶乞俯從禮制上流涕曰大恩難報情所未安俟過大祥商量奏引見人使昨已議定而御前降下掌儀王舜臣所申可憑信否上曰北人直必不妄眾人云小人傳言往來多有增損及遺忘欲令館伴自過位與北使商量上曰須是館伴相見予奏昨日傳旨令館伴發公文與北使回似乎太遽須先得北使牒然後回報上曰極是徐觀聖意似無他因奏云恐須一見上曰彼欲見當從之予曰國書如何上曰既見如何不受書

戊子早赴朝臨訖駕回內服縗絰坐逍遥輦四旁院本缺此二字裹以

縞素
己丑會慶節假先有旨免明慶滿散行香洪邁入奏而有中批已而雨作霑濕免德壽宮入臨
庚寅赴德壽宮朝臨畢問赴奏事服所服入和寧門中官引就後殿東廊設素幄上綫絰如故三省密院同呈畢王相又及使人引見事上曰不須理會明日行入局是晚微雪館伴奏北使來早行上徑批依既而來申省云除已恭依聖旨施行外合行申審予語吏云既已施行何審之有退其狀改作依條合行申審而削去施行數字因與諸公再繳奏上自批云自令依已降指揮施行是晚密賜北引接虞用康等二人各銀一百兩又聞

密賜凡見酥等例物盡以與之三節皆不及以其往來主議也
辛卯德壽宮朝臨畢歸作降聖節假前日批付密院奉皇太后聖旨差甘昇提舉德壽宮又降旨差提舉欽奉太上皇帝九筵李舍人嶽先繳奏中批云不敢違皇太后聖旨難以依奏（院本缺此四字）可日下書行給事中王信又繳密白黃上批出令宣諭信皇太后止為本人頗曉事人亦推許要兼本宮職事凡事齊整將來脩葺慈寧宮亦要本人逐日取皇太后聖旨務要凡百愜皇太后意可便書讀行下洪邁撰告哀使國書云鬱積菲躬上干威譴禍貽昭考奄被凶醫愴巨痛以難勝捨大邦而莫訴巫馳信馹祇達哀函惟素篤於脩和必深蒙於軫悼今差敷文閣學士皇琰鄂州觀察姜特立充告哀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黃

參云大邦指諸侯乃改作至仁（案亦推許起至此院本錯在乙未條內下文是日入使以下十九字又錯在丙戌條下）是日入使出門至赤岸（疾二字舊本有）不待來日受賜徑解維去
壬辰德壽宮朝臨畢赴後殿素幄奏事呈頗師魯劄子乞令大臣通金國大臣書及不及受賀禮之意予奏此固難行但彼遣使來止是館伴發遣更無一語致謝恐於理未安臣欲作三省樞密院俯奉聖旨令送伴就盱眙相別時移牒云得旨令國信到闕附奏此意上極以為然予遂口占云遠勤使介罷貺壽儀爲值大喪難當盛禮雖在哀疚實深感藏上曰好更作札致大金皇帝予又曰當以此意寫咨目與趙善悉（善悉院本作善悉按宋史宗室表有善悉又有善忐而無善悉忐古仁字悉字並不見字書知聖道齋校改作悉當別有據俟考）等恐北使不受則命盱眙移文泗州上曰亦只是牒國信所令泗州投下可也
既退擬本繳進王相遲疑云吾輩前不肯草牒本今却如此恐二大瑞相疑予曰謀國豈問此曹耶施參遂從而立說云幸自無事今却作宰執傳諭却恐引起他說話留參（留參院本俱訛作劉參後並同）從而贊之黃參雖知其非亦不復相助但云譬如用藥補脾胃施云（院本作譬如用藥補瀉兼施）補之太過未必不添病予知不能勝不免云姑俟來日再取旨內引齋燃洪邁上服虔布背子戴虔布巾二人者同班服紫衫皁帶立內東門大設素幄於廊閤數日前

引館伴使副亦如此邁奏二十八日太上皇三七當過宮是日乙未乃太后本命乞用別日上遂批問云展作二十七日過宮燒香如何王相與予同奏齋七不見於經乃釋氏之說而本朝用之前一日亦無害聞未引二人有黃門持御封文字二人云未知付誰不敢啟封黃門云既得旨付下自可同觀啟封乃是爲貞觀四年太宗遭高祖之喪令太子聽政遘遂諒身從與其事又乞令天下諱秀王名并以伯圭爲嗣王邁初自語侍從云癸巳早德壽宮朝臨畢赴後殿奏事呈送件牒本上再三以爲然且叮嚀便進入用金字牌發又云金使院本作虜使連夜去甚速諸人皆不敢措辭止又云恐金院本作虜所遣賀正使疑是受禮必

移文來問卿等可預思回報

甲午早後殿素幄奏事既退駕過宮燒香羣臣朝臨如儀上遣御藥張安仁徧至五府宣諭云將來禫除行禮合易服纔而百官三上表請御殿方以大行太上皇帝升遐纔踰月易服御殿情實未安上欲縗服素幄引輔臣及班次俟過百日勉從所請

乙未朝臨如儀皇后過宮燒香皇太子皇孫俱至自是皇太子皇孫皆日赴問諫議大夫謝鍔前擬送件牒本用盛禮緣盛字犯阿姑打嫌名具奏乞改作厚禮發金字牌追趕付趙善悉等未時內引告哀使韋璞姜特立朝辭院本此下錯入洪邁撰告哀使國書云云九十九字連日議過界衣服鞾鞓之數予欲稍加裁制上意止令依紹興二十九年顯仁皇后時體例過界隨宜而已又引洪邁邁退語侍從云上問太上宰臣呂趙孰優邁云呂遭時艱難功雖不細而趙首陳立儲之義其功尤大上曰此社稷大勳也又說到浙東田稅與鄭汝諧浙西羅點與趙不流不協處上曰若是職事不相合事過即已安得生仇怨兩事邁必有以開陳故聖諭及之既退又以秀邸事語人後復諱之

丙申朝臨訖赴後殿素幄奏事奏謝前日遣中使且云臣等已具奏昨禮官謂苴麻三年難行於外廷今祥禫甚邇乞付外施行施樞再三云百日之制實不可行正擬正月入使朝見上曰朕自有所見少間批出予奏陛下聖孝冠古知漢文短喪之失

而陋晉羣臣不能成武帝之美所以銳意復古非聖孝高明豈易及此上曰朕正欲稍救千餘年之弊予又奏攢宮山陵欲用甚時今中外皆未知往往期限迫促且如開河道則慮潮泥隨手淤塞枉費功力集舟船則支費浩瀚空占日辰若不預爲之所又慮臨時闕事上曰祖宗皆七月而葬今可比顯仁時予奏顯仁乃祔徽宗今當辟不懷紫彭本院本今可比誤作今不比辟不懷見宣○辟不懷誤作避否此從張本校正公八年左傳施樞又云古者七月而葬謂同軌畢至今固不然予與王相云今亦有四方州郡慰表及北朝祭奠使豈容欲速也

丁酉旬休朝臨如儀

十一月戊戌朔駕詣德壽宮燒香羣臣臨如儀就進名奉慰訖退內引洪邁閤邁欲擬皇太后聖旨尊崇秀王事退而自以語人眾皆愕然邁尋諱之又擬皇太子參決詔初議鎖院又恐張皇上只令擬指揮而邁謂恐不能道居喪曲折遂草四六以進上疑其文稍長邁云不如此意不達其後又明言五日三日及稱定其制度之類

己亥德壽宮大祥車駕率羣臣行禮進名奉慰如儀皇后不至太常揖移班南向進名而退大為非禮退即詰問令改之羣臣易素紗帽襴布衫裹帶內降手詔付三省樞密院令有司討論皇太子參決庶務洪邁之文也上刪去所擬日分等數語止令

有司討論古今典禮以聞予令不用覆奏畫可恐翻黃揩告四方駭動觀聽止如聖旨文字行黃而已已而侍從皆以為當惟范仲藝怵（院本無怵字）置樞以為非

庚子德壽宮朝臨畢大局禮部及太常寺官堂白昨日降詔用貞觀天禧事皆非所宜外議甚洶洶又云皇太子請詹事為邠垂涕語以斷不敢當之意來早當就德壽宮懇辭

辛丑德壽宮禫祭上率羣臣詣几筵前行禮奉慰如己亥易常服黑帶從駕還內

壬寅詣德壽宮行四七之禮羣臣入臨如儀從駕還內訖詣文德殿拜第一表請御正殿（以上八字院本缺）於外崇政殿東廡素幄奏事呈禮官討論皇太子參決庶務狀上曰此指揮出外議以為尤否眾人唯唯又奏禮官亦無可討論上因及數事云卿等與東宮五日相見則太疎間日如何詣宮又遠莫只就崇政殿後否予奏殿裏似未安上曰祥曦南廡有太子侍班處只就此為當并宰執相見禮數皆可詳議如除授則貞觀有五品上下之別今當如何眾人奏待逐一付禮官條具又皇德壽宮月俸四萬緡皇太后一千五百緡其他生日節序未曾詳具上曰向來慈寧如何供送可具來參酌眾人稱善聽第一表不允批答就拜第二表

甲辰五更微雨久無雨矣聽第二表不允批答就拜第三表上

批付學士院云可自十八日內殿引輔臣及上殿班俟過祔廟勉從所請

乙巳素幄奏事呈皇太后月俸文字因奏云月例初五以後便供進此月戶部已椿辦而未敢供納上曰且供進此月以後却商量兼欲奏取太后聖旨入堂集議太上皇帝謚號一

丙午早赴文德殿聽批答訖入局

丁未旬休雨

戊申冬至節假崇政殿素幄奏事呈集議太上謚號上沕泗不已問孰從眾人云禮部太常寺官所擬聖神武文憲孝廟號高宗益備堯之四德子曰眾人所議字相去不遠惟洪邁欲稱世

祖眾以光武非上承哀平且東西兩京事體不同亦有欲稱世宗但柴氏太近爾上曰別有世宗否予云漢武以來雖有之但五代周與本朝相連爲近爾遂用禮官所定又呈禮官定皇太子儀制甚草草上令留中同奏皇太子參決機務昨日已降出謝表今日必入謝臣等只今欲一詣東宮上可之卽詣宮相見四拜茶湯如常儀內批差胡晉臣鄭康孫充賀金國生辰使副

己酉節假早從駕過德壽宮太上皇帝五七百官臨於宮庭

庚戌節假

辛亥冬至節微雪從駕過德壽宮哭臨奉慰如儀

壬子節假從駕過德壽宮哭臨奉慰如儀月望故也

癸丑節假上批問皇太子議事處欲名資善堂王相以爲允予語之云此乃仁宗幼年就傅又有天禧之故不若只作議事堂

甲寅節假太史奏早日出晚日入皆有赤氣聞十月二十七日已如此

乙卯上初御延和白紗四脚白衫黑帶進呈懿節皇后改謚密節上曰祖宗后謚皆連一字予奏自唐已如此國初失於檢照仁宗朝方改定又及攢宮費用如脩奉司乞逐料給降合同於封樁庫支檢照顯仁舊例一項止破五萬餘貫今乃不寫數目昨偏下諸處取索紹興十二年二十九年兩次攢宮實用錢米數若知多寡則可科降乃都未報今欲降旨委都司取索上曰豈可不知數目上因及皇太子參決處正欲與卿等相近資善之名亦不妨否前日已批問○案院本缺此注予奏外議終以爲疑莫若易之上曰天禧四年又有五年又改乾興朕既不疑何害王相云聖意既如此況是仁宗就學之地予曰只爲是年初見輔臣所以外議疑之而太子辭免亦云天禧事出非意予與王相云晉有宣獻堂所以前日奏乞作議事堂自我作古可也上曰議事堂亦好予曰內之朝院本作廟堂外之都堂皆堂也

丙辰五更雷聲起西北早上御延和崇政東廡素幄已撤去宰執侍從及閣門環衛等再拜起居如常儀上復過祥曦殿奉從駕如德壽宮太上六七也

丁巳旬休兩浙運判鄭汝諧獨銜奏紹興科擾乞依紹興二十九年例降黃榜約束上批依奏疾速行下子屢以告左相勸李參移易兩倅分頭措置左相堅不從汝諧此奏頗痛快云

戊午延和奏事呈禮部太常寺國信所討論到將來賀正人使到闕筵宴并御前卓幄之類欲用黃其餘用緋者易以青紫上曰專以青易紫如何予奏元豐案卷並用青只緣紹興二十九年用紫當時太俞就之過今用青極當上昨日欲添印會子三十萬道准備攢宮支費今界合至十六年限滿而自淳熙十年逐續增印至七百餘萬今第七界合至十九年限滿並未曾添印如此則可印百萬上疑其多止令印七十萬內批皇太子與

宰執繫輿參決庶務於議事堂除授在內寺監丞以下在外知州軍以下並除授訖以聞仍就議事堂引見合奏事者所陳或可採同宰執將上

己未上御延和知閤龍雩先呈昨日有旨皇太子同宰執審察知州免令上殿不知新知潼川府朱時敏新知處州袁樞如何上曰且引上殿又奏今後遇一五日請梓宮前燒香所有輪對班如何上令改作四九日引三省呈皇太子參決欲用二十五日上曰見令脩內東門司作議事堂以皇城司爲內東門司却移皇城司別往一處緣動三處所以少待又呈賀正接伴馮振武等申明傳示北使舊例止御名二紙而不及廟諱今太上皇

帝升遐恐彼以爲疑上令且依舊予奏臣等亦謂合如此然不可降指揮只作沿目與振武等如彼以爲疑只論以太上未祔廟之意上又曰將來賀正人使莫只就後殿引見否素服如何予奏彼既授賀書須當踈時討論三省密院退兵部尚書宇文价以下十四人同對前月侍從乞同班奉慰王是方引上嗚咽流涕价奏諸使辟屬太多不思洪邁立其後也葛邲奏眞宗朝白雲山人言卜地不利丙午丁未則此事不可不審

庚申延和奏事同密院呈太常寺申攢宮按行使乞差覆按使并具侍從及知省內侍姓名上令留下因道葛邲所奏呈淮西方有開乞廣屯田事上甚向之王相助其說予奏古之屯田以

禦敵兵今似以兵爲（院本作寓）農只當募民爲之（院本作只當募民屯）上曰此甚好但恐利在十年後予奏若措置有方何必十年今有閒約用二千兵不知於何取撥上曰馬軍行司有隊外三千人待降出隊牌帳予曰須與雷世賢商量過上曰然

辛酉延和奏事翰林院學士洪邁入局上遣快行家問院吏云雖素服若宣召學士賜茶無妨否又問甚時出局於是疑有宣引已而無耗是早三省進呈邁乞省罷排頓官十二員只付見任官仍不推賞上曰從之如何衆人謂盡罷太過予奏留四員如何衆欲留四之一上許之仍給帖不推賞一節既行之後方悟所乞省者非屬官乃排頓官蓋閤外議洶洶先爲是以自解

爾其後所留三員一韓杞彥質之姪彥直之子一張元弼殿院之邑子一邱壽僑察院之外孫甚可歎也殿中侍御史冷世光入奏乞山陵諸使官屬胥徒等諸色請給權減一半候發引日全支付出無筆監察御史吳博古三奏一論唐仮臣李義甫等削去國邸一篇今皆用俗禮加喪制有合七歛攢有鵝桃狗杖不經甚矣今陛下欲三年縗絰則虞祭之後歛奉几筵必有其所當身親之不可使近習專領乞詔儒臣禮官酌其宜不專用禮生故案之文其一論山陵諸使諸司辟置官屬猥眾支費浩瀚乞委侍從臺諫集議撙節其一奏將來梓宮發引乞如紹興己卯詔書經過州縣更不排辦支破飲食仍只就行在計日批

支請給免致騷擾並批依奏閏朝士鄭湜代爲之
壬戌延和奏事三省呈冷世光昨日奏乞集議梓宮一行吏胥軍兵若未發引權半支食錢候發引却全支等事而無筆于奏莫若院本缺此二字令同吳博古文字一就詳議上曰然不必集議于
連日奏告哀使金人院本作虜中取接甚速遣留物宜早辦上曰見理會惟亞息香佛手香兩件臨安可買否已而遣御藥張安仁傳旨問次第
癸亥太上七七從駕過宮哭臨
甲子不坐入局張安仁傳旨令遣留使副就初一日成行初用三日昨晚盱眙奏北朝院本作虜接伴約此月二十五日先至泗州

故也內引宿直官李巘二十四日既問院吏至是初引官也
乙丑延和奏事呈唐輅議謂太上皇當稱祖破禮官之說上批問如何衆人皆以爲疑上曰所說大宗小宗及繼別爲祖并祖乙祖甲之類恐皆於經未合予奏聖學高明盡之矣然此說既出須明其不然以曉後世乞付禮部太常寺看詳聞奏上極以爲然又云輅後奏軍民巷哭事於禮文當何如黃洽云禮弓巷市七日所謂三日者後世益從其便爾又呈洪邁奏察章指臣不合首議稱祖見居家待罪上曰議禮之家同聚訟古今如此當如何予奏乞批議禮不妨異同令日下供職上曰閤下待批出已而付三省云議禮何嫌異同可日下供職次引遣留禮信使副顏師魯高震師魯奏衣帶之類上令如告哀使畧與說不必固爭師魯奏昨紹興二十九年遣留使至汴京赴宴聽樂簪花若復用此故事臣當以死爭上曰當如此不比衣帶鞍鞚益事有輕重申時拔行攢宮使蕭燧吳洊對
丙寅延和奏事上宣諭德壽宮雜賣月可減七十萬緡王相欲封樁予奏須禁中取見名目付下方可理會上甚以爲然內批以內東門司爲議事堂十二月二日掛牌令有司擇日開堂內探報德壽宮發下番狗五十隻禁中留其三餘給賜內侍內引宿直官洪邁謝稱祖待罪事上謂稱祖不爲無說姑當從衆因言唐高宗雖非全德然亦善終自當以太戊爲比邁曰高宗享

國五十九年太上亦三十六載廟號正宜上又言太上時有老中官云太上臨生撤宗嘗夢吳越錢王引撤宗御衣云我好來朝便留住我終須還我山河待教第三子來邁亦記其父皓在虜買一妾東平人僭其母來母曾在明節皇后閤中能言顯仁皇后初生太上時夢金甲神人自稱錢武肅王寤而生太上武肅卽繆也年八十一太上亦八十一卜都於此亦非偶然邁又言顯仁本會稽人紹聖間蘇丞相頌致仕居丹陽有老婢韋出家爲尼嘗給事蘇相其妹卽顯仁也初攜登頌榻通夕遺溺不已頌曰此甚貴非此能住宜攜以入京既至都城尼住一道觀會哲宗擇室女二十人分賜諸王顯仁在選入端王宮暨卽位

纔一御幸而生太上頒之孫文璀語邁云此段邁不敢奏（案此六字張本作小注院本缺）上又語邁云史太傅有奏劄贊美東宮參決事畢詭老成又云有至小官上書言此事不應不謀之宰執朕素有此意兼皇太子富於春秋欲其更練自古人君患無學問不知道或生嫌隙朕固不然（院本缺此八字）若謀之宰執必避嫌難為言朕已令太子用賓禮相見及（院本有其字）所議事皆朕自定亦令太子每晚來此

丁卯旬休

十二月戊辰朔朝於延和從駕過德壽宮哭臨奉慰如儀

己巳歇泊不坐入局議事堂掛牌令有司擇開堂日內引宿直

官刑書葛邲

庚午延和奏事呈李彥穎再乞致仕上曰也是病宜聽其歸子奏彥穎兩預政機洊分閫寄莫稍有以寵之否上曰與加大學士子奏紹興不可無人須就今日除上曰朕亦思量無如王希呂鄭汝諧眾人云甚善子奏恐將迎費用且差入權如何上曰如此則且教鄭汝諧權日下前去上又云便差汝諧如何子奏臣意不專為省將迎亦以汝諧若帶消司職事凡百應辦必易為力上欲以荒政為名除職子奏恐大蚤兼凡事未了姑以職事俯畀如何酌參云既是兼權未須除職上又曰奏事如何子曰兼權不必奏事又呈吏部郎官陳季習輪對論太上當為百世不遷之宗無行拔文勢未完疑有脫俟院本自若帶消司下至此全缺

辛未延和奏事王相奏東宮參決欲具事目如覆奏例（院本作欲月如覆奏事例）上曰如此則太繁子曰其間條目亦多更乞入聖慮毋使致於壅滯上頗以為然宣諭云更待理會子奏攢宮覆按使葉翥今日上殿陛下宜戒以審細不可止為文具葢梓宮自高六尺未問石槨之類上曰江浙地薄又春間水泉動葉翥對上諭以須子細朕已令二月後方（俟奉四月發引）

壬申從駕如月旦之儀

癸酉歇泊不坐天局

甲戌國忌行香

乙亥延和奏事呈封樁庫申審內合同支會子十五萬貫充大行喪事所支費子奏據元申候將來發引作料次支今既未有日未審先支惟復少待上曰候二月支未晚又呈盱眙報金國賀正使副完顏（案完顏各本多作元顏當因宋刻中避欽宗諱故改完為元游山錄改郯志完為志宇可証今仍作完顏）崇安李晏約初十日過界上曰禮物當受否子奏既是通信不過馬幣非華好之物恐難不受奏事畢子奏元擇今日東宮就新開議事堂議事後來郤得關報東宮為亦目在朝假恐合令太史別擇日上曰當別擇日施樞云歲且盡莫若就正月始和上曰然可以此意諭太史局初天禧四年太子亦以十二月就資善延見輔臣子嘗語諸公以為疑故施樞因事及之又

宣諭將來弔慰使來合差接送伴予奏方欲奏稟恐不測到來須先差下臨時便遣行上令具寺監丞以上名又問李師邈卿等識之否眾人云熟事起於醫予奏曾醫（院本缺此四字）曾懷病愈特轉一官上曰忘記矣浙漕鄭汝諧暫權紹興府陛辭上稱其浙東視旱之勞汝諧奏昨首言紹興騷擾致降勅榜然後臺諫諸司侍從相繼有言怨皆歸臣今往應辦乞賜保全上曰既知卿肯任怨豈不主張卿上又言李參用錢無下落兼已病（上又言以下十三字院本缺）

丙子微雨延和奏事呈接伴金國將來弔慰使副上曰將來正旦人使到闕設素幄引見外欲不受其禮物庶表不敢當慶賀

之意或量受些小何如予奏莫令有司商議沿上曰令議又呈昨日付下德壽宮歲可減省錢物等數即前宣諭約七十萬緡者予奏不須降指揮只劄與戶部及所屬庫分令知上曰然可以備水旱又呈禮部太常寺乞造太上皇帝梓宮已見九尺向來徽宗及二后緣北來（院本作虜中）棺小故就泗州置郪今更不須用又呈江西馬大同奏將來太上祔廟應為正太祖東向之位留參贊其說上曰是謂祫享乎唐制如何予奏趙梓中昨論此甚詳正為祫享若唐則自開元始增四昭四穆為九廟左相疑主大同又重於改作力言宗廟事體重須禮官獻議不應外官主之予覺其言辭不順即奏云且類聚續議可也批出

差宗正丞宋之瑞李師邈準備充接送伴又批出付兩廳云將來弔慰使到闕倍（院本作備）有支賜令有司預辦

丁丑旬休

戊寅朝於延和從駕過宮

己卯不坐入局

庚辰延和奏事呈樁辦虜中吊祭使例物上曰甚多予奏只金七百餘兩銀八千餘兩匹帛不與焉蓋合吊祭為一事也上忽顧予問集議攢宮下諸使諸司辟官支費等文字如何予奏方欲進呈既展讀上曰紹興十二年是徽宗顯肅懿節三梓宮所以二十分紹興二十九年顯仁已減十分安恭又減作七分今

官屬減半恐太削弱並依顯仁時體例可也予奏後面別有項目在此至吏卒之費自十月八日以後止支七十日權住已有指揮上欲令展作一百日當別令申請初辟置無非關節賄賂外議喧甚於是吳博古乞集議裁減久之莫敢措辭數日前方就臺諫定議減一半洪邁諸人云皇太后謂吾百歲後只用四人扛板予益貴近不悅者多倡為浮議不謂遷延頗久（院本作多倡為爭論牽延頗久無不謂二字）致達上聽而有此議又呈禮官看詳唐輅論太上稱祖事予奏輅說雖失當正緣士大夫不曾深考多以為是今欲行此奏庶幾四方萬里與夫後世皆知曾經詳議免致異論但禮官怒輅指為不學浮言迷痛加詆斥斯亦過矣如此等

語並欲貼去上曰何必焉乎遂降旨云依看詳到事理施行密院奏外議謂李師邊見在平江行醫今若按伴則徑從本府守臣監司相見時皆坐其上緣此物論頗籍籍莫若改作館伴上曰既是醫人別改差人姑與一差遣二樞云已與軍中屬官矣上曰如此則誰可二樞云閤門宣贊舍人祖見其同列劉續曾被差頗以爲言上曰常記其人但以其舉止及宣導頗輕故遲遲今差代師邊起居郎胡晉臣對第一劄論駙馬都尉常昌弼揚言上書乞太子參決以爲己功上怒曰此事朕不謀之宰輔雖父子間亦不曾說乃出朕意欲行遣其人晉臣奏行之適足成攜子之名不行又不可但乞禁省加密可也

辛巳延和奏事上宣諭駙馬都尉常昌弼與嶽廟如何眾以爲尤上又欲別作行遣子奏却恐成其說妄只如此足矣又宣諭太子在議事堂引知州讀劄子時卿等莫同坐否子奏此則不可益禮所以別嫌明微正在於此太子坐受其展讀猶恐未安況臣等乎臣方俟見太子商量亦望陛下更致審思上曰也是要商量卿等更與太子理會留參云如講堂講者立餘人坐亦可子曰不然講堂有賓友之義此乃公事上曰更熟議是日引軍器監丞沈清臣輪對劄子凡八千言一一展讀知閤張蘧奏辰正引例隔下清臣奏讀如初久之蘧又云簡徑奏事上目之令勿却已而甚久次當引林栗已來伺候上知清臣對必久先令晨作十六日蘧前奏妨進膳清臣正色曰言天下事讀竟乃已上勞之曰卿二十年閑廢今不枉矣清臣劄子中一項論賀正大使乞不見如前日本無可疑恐有奸臣獻起釁之說切勿聽之前日不見何嘗起釁上甚以爲然且云初意本欲止見之而不受其禮謂禮官必有公議姑付之使定其諭不謂禮官乃爾定來甚無義理今念彼再來不見非人情止當見之決不受其禮爲是沈極稱贊云陛下只恐見義理不的若已見得義理明自不用惑紛紛之說上深以爲是

壬午常參官延和起居訖宰相升殿奏事益上前日宣諭過宮頗煩恐事有壅滯令駕出日依舊奏事也上再說常昌弼行遣

子奏如初又曰卿等見韓彥質可諭以辭禮物之意十七日引對朕亦當諭之眾人云假禮物以通好似乎無嫌從駕過德壽宮入臨奉慰如旦日之儀

癸未巖泊不坐

甲申延和奏事坐給事中王信駁禮官看詳唐輅文字乞將輅罷黜上曰繳駁不當言乞罷黜可貼去又問當如何子奏議禮無嫌輅非其職不合爭執犯眾怒耳比常昌弼爲輕令去可也上曰然彼見請少遲遲宮者朕取之故如此左相主輅奏云輅十年前已爲倅今當與郡上曰權貨可除郡乎王相云輅是輅非監官也留參云只恐給舍不放過上曰臨時却宣諭

可也既退招王信諭以此意信曰欲何以處之王相言得旨與鄧信不以爲然曰衆論正紛紛非爲其爭稱祖緣其奏云後有令王何以處之語太狂易予曰且降與外任指揮以待衆論之定輕重却在臨時衆皆曰然遂擬入而令信一面書元降指揮予奏昨有旨後殿設素幄見人使只恐大窄如賜茶之類皆有妨上曰令多展數間予奏值雨則費力上曰只就對廊予曰庭下縛露屋亦可今日三人知閤同對乞諭之上又曰前日曾語韓彦質等以初見人使諭以不受禮物之意否予奏元得旨陛下欲面諭既今日對乞先賜宣諭上曰然卿等寫意度與之使知適從是日未時彦質同趙濟對上令以此諭宰執并於國書

中添一幅却其後來禮物即便奏來起居舍人鄭僑對次引思平嗣王榮陽及開府四宗室同班對

乙酉延和奏事呈鄭僑奏乞詔大臣詳處正旦人使等事予奏彼之使名但云充正旦使副而不言賀上曰如此則更無可疑又奏後殿東廊面西坐似未安適來商量若就東朵殿則猶是南面值雨不妨拜於廊上甚以爲然令劄與閤門及鑾儀司子又奏若彼來弔慰必在德壽宮上曰固是於禮亦當在東楹却就殿東設幄可也

丙戌賜假國忌行香畢清華奏事上服粗布巾布衫腰絰先是洪邁及京鐘等初對依中官服紫衫皁勒帛予深鄙之與諸公議用涼衫作常服弗聽昨日不免令衛琛計會御藥院欲以涼衫或皁衫入對便坐二璫密奏其事遂定用涼衫皁勒帛益上服如此爲近臣者可不少變乎予奏昨日雖議定北使以正旦國信爲名初無賀字受禮無嫌退取國書觀之却有奉書陳賀之語今欲就鄭僑奏劄明言歲旦通好祖宗在喪所不廢今設素幄許令入見而却其禮物又慮彼以故事爲請未審於典禮如何令禮官折衷以聞上曰若言祖宗則是今爲過之不須如此衆曰聖慮尤高遠矣上又令寫三次意度與館伴一言不受二言待以此意申朝省取旨第三方云特爲兩國通好之久不欲重違已令收受予奏待逐一擬進

丁亥旬休付出昨日所進議禮物指揮及人使意度三項頗有塗改然大概已定房吏初欲備意度劄與館伴所王相又欲簽名封去予謂皆非禮只當諭使副來早過府第面授之衆以爲允

戊子朝於延和昨日太史局再選議事開堂用正月二日八日十日十三日十九日二十六日內兩日國忌餘多假日臨欲將上子頗疑之謂衆人曰是日無朝殿可予衆唯唯乃退下（院本作衆）（難之乃選下）別理會既而上果問擇日如何予奏雖有數日非國忌則假上曰須是有朝殿日王相退方悟曰如此則上依舊逐日視朝姑使太子習慣耳予曰何知之晚也上宣諭昨日所擬指

擇甚好莫便剳與禮官否予奏已剳與上曰恐彼疑後殿止告以崇政殿或垂拱亦無害卿等諭韓彥質等有商議事徑過堂中理會予奏彥質疎通臨事必不拘泥上曰茶酒太過予奏前日畧舉祖宗時故事耳既紹興三十年所無自不應有上曰天竺觀潮之類却可從聞使人有除聽樂簪花外並如舊例之語予曰舊例正爲紹興當時既無今自可畧也上又曰俟禮官討論到使與禮物列殿門外指揮並行下予曰亦須奏過方敢批旨也上又語予曰前日林栗諫官文字俟人使到了次第理會從駕過德壽宮卽回館伴使副再相見予告之曰恐彼疑上不御正殿則告之云彼國弔慰使尙未來本朝以兩國和好所繫

上特御素幄見使人若便用吉禮御殿却先慶後弔可乎彥質等大以爲然且曰紹興間施宜生語錄云本不遣賀並又恐兩國以爲疑予曰此亦足以折之況當時顯仁掩攢猶在歲前今尤不可御殿明矣

己丑歇泊不坐入局

庚寅不坐入局上批問引見使人就垂拱亦可或權改淡黃袍

阜噗頭受書了却易服見使人王相以爲當然予密語之云祖宗雖是有受正旦人使故事但累朝多是春間上仙祔廟在歲前雖紹興二十九年顯仁皇后亦就歲前了却却有此疑似不若來早面奏

辛卯延和奏事呈禮官詳議到鄭僑奏剳諭正旦人使事謂當受其禮物而不必辭上宣諭可語韓彥質不必用前日三次意度直受之可也予奏昨日聖意欲御垂拱不若設幄東偏彼既得見豈敢計御服況陛下尙爾縞素必有以服其心切不宜改易惟後殿則行馬經垂拱曲折而過却或致疑今第降旨云依詳議到事理施行可就殿之東楹設幄引見使人百官並免裹見其禮物毋令入殿付之有司上初欲云寘之殿門外更不啟封亦未及免裹見既詳奏院本作以未及免喪既見詳奏乃可之仍云衣服若未定臨時更批與卿等今日亦引館伴俟對罷令去見卿等予又奏祖宗時彼有弔慰祭奠兩使紹興末比殺其禮共爲弔祭

使今所以遲遲必是商量未定前日密院欲依例發金字牌往盱眙令報已差接伴臣已留住上曰此安可將謂鈞致他使命予謂更當差下一番接送前日安排錫賜却分作兩項以待之上曰極是向日賀會慶節人亦有將來我亦兩番遣使之語又呈赤岸押宴上曰誰未曾去遂差劉國瑞又引館伴韓彥質趙濟接伴馮振武戴勳至東華門免引

壬辰兩皇太后聖旨免過宮燒香不坐入局

癸巳早設素幄於垂拱殿之東偏上初坐後幄應奉官起居次

褫素幄宰執兩拜起居訖升殿入幄中侍立次引北使鎭國上將軍兵部尙書完顏崇安副使中議大夫祕書少監李晏升殿

授書如儀次不贊名朝見兩拜受賜亦然引三節人不山呼各
受賜始出駕興再坐引宰執北使副不拜宣坐賜茶先有旨進
御茶不用託子殿上杌子坐墩及殿下拜褥皆以青國書曰四
序更端三陽交泰爰屬布和之始緬惟介祉之多乃遣使軺往
持慶幣益彰舊好采切馳懷大璫拆封訖左相與予對展宣讀
復授內侍依紹興三十年正旦例不賜茶酒就馹賜御筵施樞
押伴北使不受館伴云向時有例北使云初謂皇帝已公除吉
服早來却猶御白袍自然難執酒盃只茶便了向來施宜生奉
使朝見退受御筵歸去契言語如將來花宴亦不合受觀潮游
天竺射弓却有例不敢辭或云紹興三十年却不會講此三者

甲午節假有旨許人使游天竺寺
乙未節假
丙申節假馹中與北使議正旦入慰使者曰持賀禮來若之何
慰也館伴往來議論然後云行人敢不曲從其實紹興三十年
太上在顯仁服制中亦既祔廟又是時名分未正猶免入賀今
固無說特國信使為是欲見功爾果有內批付密院浙西路鈐
王舜臣升添差總管此人乃通事掌儀之把頭者
淳熙十五年戊申正月丁酉朔雨延和起居兩拜訖從駕過德
壽宮臨慰如儀卽回詣參入驛押宴
戊戌雨元日假內不坐前月下旬三省以太史局再揀到正月

議事開堂其間多值假故上曰初二日成日可用且畧應日前
晚予密入奏謂雖是節假乞陛下特御延和令宰執奏事畢然
後過議事堂庶幾新元發政協先後之序昨日果有旨今日內
殿奏事上宣諭待北使外間無議論否予奏陛下聖孝如此其
本既立自然禮無違者上曰皆由卿等處事精審朕前日亦語
葉翥獎勞久之又及東宮開堂議事今日引秦焴羅獻能若禮
數尚量未定則且令納劄子款曲未遲初在漏舍予語諸公若
對展劄子恐有嫌王相頗懷疑云不成只教某向前予云固當
互陳所見但不敢對展爾至是遂於上前奏陳予急截其語云
對展有嫌上以為不可乃止予因奏陛下方當厲精又以參決

付之東宮今百司事多因循臣等固當益加勉勵少副聖意但
恐智慮所不及有不逮耳上復稱獎云卿等思慮無不至正賴
共振綱紀予曰前此臣等有過全賴陛下掩覆今若又不及衆
論必不恕上曰朕不至如前代帝王更有猜嫌王相云天下事
自有正理不必過慮次赴議事堂便欲繫襲相見予曰嘗之禮
上恐當敘拜眾以為然而行首司云堂甚窄狹又設倚子（院本作椅）誤
相對不容拜席欲南北相對予以為不可王相云實有禮主
則擇予才敢彊既而復自云想是御前定此禮數益疑予持之
其心術類此拜訖點茶畢起立白事予曰文字若欲少留乞候
晚間付下準備次早進呈東宮以為然且云當用匣子封同予

又稟前蒙諭春坊傳令旨要擇一吏承受文字緣省中分六房若互遣小吏恐不能徧知諸房首尾兼卑微不足備使令已議定差三省提點密院諸房承旨詣宮聽約束却令自諭諸房庶幾事有統一不至漏洩東宮云甚好再坐點湯畢退東宮坐堂上引前知德安府秦焞再拜而上搢笏展讀劄子訖下堂再拜而退次引前知合州羅獻能亦如之

己亥雨國忌行香人使觀潮

庚子雨開基節假人使射弓於玉津園

辛丑雨免過宮入局是日本就驛賜宴王相押伴北使力辭從之

壬寅晴早上御垂拱後幄先引送伴馮振武戴勳朝辭次御東偏素幄人使朝辭賜茶授書大畧如初見之儀參知政事留正入驛押宴初定黃洽洽尚在病假而施樞適喪女式假未滿乃用紹興末例一員押兩宴無嫌遂再取旨差正脩奉司郭棣霍汝弼渡江往紹興

癸卯晴人日假內引賀金國生辰使副胡晉臣鄭康孫辭於清華閣國書曰候協龍祥適際五剛之旦節編鳳紀載禔萬壽之期惟至德之誕昭宜休符之滋介韻馳信使肅奉慶函庸申飭於幣儀益導迎於嘉祉初呈草本用惟仁德之昭升予道人語洪邁謂虜主尊號有仁德二字得毋嫌乎遂更改焉

甲辰微雨人使行景靈宮燒香歸濟華閣奏事奏會慶聖節諸路合進銀絹有司申請上曰恐有慶賀之嫌免進以寬民力如何予奏此乃典故不可廢況戶部藉此充經費豈容蠲放初非管禁私用特臣子不敢不以此享上爾又奏今年大禮莫只是明堂否上曰紹興間亦不詣景靈宮不登樓肆赦予奏合排辦事多所以欲先定如將來脩輅亦可免支賜亦當如乾道初支三分之一上曰然又奏將來梓宮發引陛下及皇太后皆當出德壽宮門奉辭或謂難設兩幄次須令禮官討論萬一牢隘須拆動待漏院上曰莫不須否予奏恐大畧舉高長上曰不得已即拆動且令禮官商量

乙巳雨王相在告予率施留二公徑詣太子待班閤敘揖且畧白今日當奏之事遂以爲例延和奏事太子初侍立駕坐太子先起居兩拜升殿次宰執兩拜升殿如常儀予奏昨稟會慶節依格進銀絹合作三省奏請上曰畢竟有慶賀之嫌上乃令放免一年俟終制令進眾人仰贊堅德不已予曰畧會會計諸路多寡不等共約銀十五萬兩絹三萬疋皆入左帑今欲撥指揮令封樁庫撥還上曰內庫亦可予奏本是戶部經常支用不必動內庫也上顧太子曰此事如何太子以爲甚當又呈廣西漕司保明知萬安軍杜孝恭非癃老疾病子奏此乃依指揮保明合免奏事因及守臣不可不擇茲乃爲治之本上顧太子曰可

非其人不可輕放過上見敷陳要務頗愜意謂太子曰今後不必間日參決自可每日侍立只此便是參決既退遂指揮閣門自今後內殿坐並令太子侍立次引新浙西提舉史彌正彌正猶未受告而先上一劄論太上未祔廟百日後民庶未應開樂上批其後此說似有理卿等擬指揮來予擬云昨禮官條具典故太行太上皇帝未祔廟前臨安府城內外合行禁樂可令諸路州準此尋付出施行

丙午旬休紹興攢宮脩奉興工

丁未以雨駕不出入局

戊申國忌行香

己酉國忌行香

庚戌上元節假

辛亥早朝於延和皇太子侍立皇禮官申依典故院本作申奏無依典故三字將來梓宮發引皇太后及皇帝奉辭去處上初謂當送過江遽曰太后年高恐難遠出予奏前在清華已曾奏知於德壽宮門外設幄次與北方京師宣德門合同陛下奉辭非是出江下莫令禮官同几筵所相度否上曰莫只就德壽宮予奏外議政爲將來欽奉几筵只就德壽宮則太后須三年服滿乃歸太內諸事皆未便此正機會合預商量王相亦云前御批宣示王信云將來令甘昪脩葢慈寧宮今莫奏稟太后否上曰此非半年不可成予奏乞留中更商量又呈鄭汝諧乞免權紹興府奏上曰聞與趙不流不協恐擔擱了事可正差汝諧知紹興予奏莫除職否上初難之眾人云除帥不可無職上曰敷文如何眾人云且祕閣可也予奏不知何以爲名王相云只作選用之意亦可予又奏莫却除湏否前顯仁時三員上曰記得是錢端禮別添誰予奏劉差楊炎權上曰專委一員事未必不辦

壬子節假

癸丑延和奏事呈脩奉司申明太上皇帝神穴丈尺禮官元具故例既而却云屬陰陽家予奏此皆知土地淺薄恐尺寸依格則有水故便文自營爾今欲降指揮令議定却乞宣諭用增畢

培薄之法雖極崇高正是山陵上甚以爲然又呈禮官乞置槨眾人皆謂不可闕予奏就身惟棺棺外惟槨此古今不易之理其餘皆文具也乃令有司脩製次詣議事堂先引新知峽州陳燮卿次引新知安豐軍王仲堅新知施州朱起宗王朱皆武臣也初二日引秦焴及羅獻能其制如殿庭無異側立諭劉子既畢置之側後予深以爲不然昨日密諭尤袤教以設案於側如州郡之禮袤深然之密以劄子稟東宮予又諭行首司衛琛今日參決時宜設橫案藉以紫褥就其上展呈文字已而引守臣及議事並用之雖東宮亦以爲當然也

甲寅太上皇帝百日眾人云今日不當奏事緣先有駕出奏事

指揮遂入奏言之予曰別無事惟房錢不可過今日遂繳進既入至祥曦殿上已遣御藥鄭邦憲來宣問此事奏云已繳入矣至後殿門外邦憲又來云放多少舊例如何尊作太上百日降指揮奏云已是如此降旨放半月初紹興二十九年顯仁服藥時放房錢門稅各半月去年十月失於照應小民頗以爲言昨日予奏欲因百日舉行上以爲然又問多少予奏或云一兩月上曰從其多者予奏莫須批出上曰不必批出一面擬指揮既退方知是院本作爲半月從駕過宮哭臨奉慰如儀

乙卯不坐入局肝胎報韋璞姜特立以十五日回入界二十四日取接遺留使頗師魯內引宿直官洪邁邁見上服縗麤固奏

已過百日當有所革上曰正欲與卿商量初欲候祔廟邁云事當以漸今當服黲袍如臣庶墨衰之類易布巾爲絹或羅上曰如此則服黲絹涼衫皁帶邁又具劄子奏饒州天申節進銀之外貢金三百兩乞一倒鑄免邁既退上復遣中使問舊例引宿直官用背子今如何邁乞用黲絹爲之且以近所用禪服樣進

丙辰旬休上批問太上百日後朕於內殿見卿等衣服如何予折衷王相此必因洪邁所言而有此問當具以對王相不聽止令太常寺供前時所議御殿服制而已

丁巳朝於延和先奏事呈鄭汝諧辭免紹興上問何故予奏汝諧緣乞勑榜之故上下皆怒如修奉諸司絡繹往來其官員不受饋固無妨至於吏卒輩皆相約勿受其意非美上曰如何予奏若晉汝諧使之獲戾一夫不足卹恐誤大事乞別與一差遣上不可予曰彼自乞祠從之可也上曰職名如何予曰自不應與上曰帥便要人眾人云延璽可權否上曰望輕予曰須就侍從中擇一員往上曰誰可予曰莫如張栻但令帶權侍郎去上曰與除集撰予曰祖宗時應付山陵亦曾令朝臣權轉運使上曰體面生眾人云莫與待制否上曰只集撰將來事了或加職未晚并令速去不須對上果再問內殿冠服事予曰昨日所奏未詳尋常士大夫家過百日巾衫皆用細布見客則以黲布上曰洪邁乞用黲絹如何予曰其說難行上曰當用細布

晚間內引宿直官之類如何予曰布巾背子以代常服上極以爲然從駕過德壽宮卽回

戊午歇泊不坐肝胎報金國弔祭使蒲察克忠案宋史本紀劉作蔡克忠韋璞祭文官珌律履欲以二十七日過界予與眾人商量入奏少間接伴內引乞面諭禮數既而內引接伴使副宋之瑞趙嗣祖上遽宣諭云只依紹興二十九年例不必徒爲紛紛

己未延和奏事呈林栗乞加太上謚廟號曰堯宗上曰堯字入謚法否予奏正謂謚法有冀善傳聖曰堯上曰今當如何眾人云已定矣予曰若欲博盡羣議更付禮官如何上曰令禮官議予又奏院本作予奏入已定二十六日告天今須令別擇日上曰然又

呈粟遷奉之奏上問何謂也予奏便是欲正太祖東向前者陛下宣諭祫享是也古者七廟太祖居中六世三昭三穆唐開元增爲九廟緐古今廟室自別上曰見禮象圖所畫廟制與今不同乃進呈訖此本可已院本作乃進呈訖以此本初以王相力拒馬大同之說後來既展一室則今有嫌不可議矣又呈張枸辭職不允又呈枸乞對上曰爲應辦令速去上於榻後付禮官理會虞祭文字云與太后商量既几筵在德壽宮卽就宮行禮予奏禮宮更有一劄子說長樂無在外故事當及反虞迎歸大內此事體重少間繳入乞陛下與太后子細商量上又及冠服之制云朕斷然易以布心然後安指劄云已易之矣予奏莫用昨日劄筆行

出否上曰不須如此待祔廟畢有司請改服時就降旨云已如此行矣

庚申延和奏事東宮請假不侍立初向前上忽指膝示予予初未曉院本作猶未悟既而提衣袒云此已用布矣不太細否予奏陛下出於獨斷行三年之喪均是衣布何細也且光堯初上僭陛下便有此意而羣臣不能將順致煩聖慮所謂其臣莫及足以垂訓萬世矣又呈北使至當差館伴上曰就差鄭僑張國珍又呈史彌正乞有司議受弔時羣臣衣服上曰自有故事似不須議予奏正爲陛下服線麤羣臣不應頓異上乃令討論呈張枸再乞對上曰已令速去予奏侍從出師若不得對無以增重事體上曰來日又過宮予奏莫可今日內引否乃留其劄子內引新知紹興張枸知樞密院施師點以大資政知泉州自請也知樞以下十七字院本缺

辛酉呈橋道頓遞司理會將來太上皇梓宮出城方向道路上曰雖不動民居却須拆城合早理會予奏聞大昇舉之類比舊稍高長且降指揮令同太史局打量丈尺具圖本申聽指揮庶免騷擾又呈館伴既就差鄭僑張國珍則仍用前日所借之官上曰聞告哀使到金主變服又呈新知紹興府張枸借內庫錢二十萬緡上曰先已有二十萬緡矣眾人云恐須應付留參不以爲然予奏昨朝廷止應付十萬緡餘令截撥未知多少上曰未知如何支破須問之予奏今莫若且應付十萬緡却令開具收支見在數目聞奏上從之又呈劉確降兩官吏部申明欲於遙郡階官分降上曰此人罪不可恕可並降遙郡兩官予奏將來依舊敘復上曰可於指揮中帶說更不敘復予奏更有管範輩却不帶遙郡不知如何上曰官小不必問上又顧太子曰醫官不當帶行遙郡自不合放行太子奏祖宗時無此予奏遙郡旌武功與和安大夫之類全不相涉矣又奏此月四日浙江私渡沉舟壞二三十人今梓宮一行舟船欲令臨安府及漕司措置閱試上以爲然趙不流聞之亟奏劾西與監渡劉興行浙江監渡王德文並乞罷黜批依從駕過宮卽回

壬戌歇泊不坐入局

癸亥雨延和奏事進呈禮官闕林栗所定太上廟號衆以高宗爲允雖東宮亦然上曰太后以武后之故深不欲用衆愕然而參欲稱光宗上曰無謂東宮亦曰不可用上曰世祖光堯如何予曰廟號無四字上曰然則堯宗可用留參曰堯是名予曰書正義嘗辨之上古名字謚號不一堯自名放勳且既入謚法而唐高祖嘗謚神堯衆人云堯宗字生上曰久則熟矣王相云更令禮官議上曰禮官必守其說莫若卿等自商量既退招宰樞問之京鏜云金主父名宗堯奈何衆人曰此大可疑矣呈張栻乞倂差紹興通判一員予奏黃由是狀元及第却可令來上曰

事畢又難遽罷遂已

甲子晴黃洽除知樞密院事蕭燧參知政事延和奏事呈禮官駁林栗堯宗之說衆人云金主父名宗堯恐不可用上曰堯宗與宗堯莫不相妨否昨日謝諤奏乞爲聖宗亦自好蓋可以對神宗主相以臺諫所主力以爲然予曰不若烈字本烈祖之諡可以形容中興之功又有祖意留參亦贊之上謂次於聖字似無易兩者予云莫更令議定否上曰直寫此兩字令議中使例賜蕭參芻并馬并傳旨云綉鞍笏頭帶俟祔廟畢合服用辭續賜

乙丑延和奏事呈禮官定太后將來奉辭梓宮之儀顯仁時本就慈寧殿奉辭上曰果是如此勿降指揮止貼去都莫說及子

因奏昨議太上廟號聖宗退而契勘得契丹隆緒已嘗用之至如烈宗竊疑僭僞之主曾用連夜看晉載記五代九國志則劉聰慕容寶楊渥皆用之矣已而抽問劉子除去二字只令別議上曰堯宗莫不妨否衆人云且俟衆議恐別有可用之字蕭參云本朝除太祖太宗之外列聖廟號皆不可犯前代則高宗讓不可用內引告哀使韋璞姜特立呈金國回書曰遠馳信傳遽及訃音審色養之永違諒孝思之罔極方敦親好深用惻傷尚勉節於哀情庸善綏於沖履又引直宿官宇文价有奏劄乞以光堯廟號爲光宗謚憲孝爲誠孝上初謂廟號爲成宗价遂舉

魏魏有成功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

丙寅旬休

二月丁卯朔於延和呈館伴趙不黯借官上曰弔祭使副及讀祭文官皆文臣恐張國珍龐竦不能應對是以改命予奏不黯藉聖慮甚至數年前不息誤借開國縣名今日又擬常寧予令改作天水縣呈浙東田涓乞令紹興府用饑民脩海塘予奏張栻已欲用饑民助山陵之役今乞令措置施行上曰蘇軾亦用院本作曾用此法內批今年春冬各供送德壽宮羅五百疋綾五百疋絹三千疋各加綿一萬兩充支散官吏宿直衛親從事官兵等院本作宿衛親從諸兵衣賜使用是日御史臺集議廟號禮官專

執高宗侍從臺諫以高光二字爲言林栗依舊乞用堯宗
戊辰歇泊不坐入局
己巳不視事入局
庚午延和奏事呈集議太上廟號上深欲用堯宗衆人以北朝
宗堯爲言上曰彼乃名耳兼字亦顛倒皇太子奏斷不可用予
因奏連日朝士有欲用藝宗者蓋書有歸格於藝祖卽文祖也
本朝太祖既曰藝祖則中興之主當爲藝宗若用堯字專取授
禪而不見中興之功用藝宗則與高大同義所包者廣宰執皆
從皆以爲然上亦嚮之因問藝訓何義予奏孔安國注云藝者
文也文卽太祖也上曰亦好既而又吟詠數四若有思云予奏

謚號用憲孝二字憲乃取法其義亦不輕不若用誠孝上亦以
爲然予奏欲并付集議以示至公上可之又呈禮官閤門國信
所定弔慰使到德壽宮宰執以下皆用常服予奏文字本入熟
緣此一項深合商量昨顯仁時北使到已是祔廟故用常服今
大行在殯且別宮無嫌陛下方縗絰受弔臣等亦難冠裳侍立
況啟攢發引服如初喪固未除也上曰宰執侍從當如太祥服
四脚幞頭衰絰去杖正得中矣予奏聖論盡善百官不入可也
此項別容擬指揮進呈其餘項目皆常儀自當一面施行予又
奏北使奉辭几筵時如何上曰止令館伴同往予奏恐臨時彼
以爲疑未審可如初到只令就德壽宮朝辭否上曰此各一事
臨時當使館伴與商量予奏臣有一說莫如約度過宮日分令
彼奉辭上因屈指計其日且云使人在館約十日許予奏或先
或後皆可但令彼就過宮足矣閤禁中曾論太常定儀注止令
北使自辭几筵故詳及之
辛未駕免過宮入局御史臺集侍從兩省臺諫禮官議太上廟
號衆人以藝宗爲然禮官唱其不可引藝成而下爲說衆復和
之遂引大哉乾元惟天爲大乞作大宗
壬申晴延和奏事上曰衆論以太上爲太宗藝成而下不可用
已令付出既有大宗小宗之說豈可用不知堯宗如何更商量
一兩日未晚

癸酉陰延和奏事呈太上廟號留參力贊光宗王相以成爲言
上曰成次於光不出此兩字更待今日思之來早理會不必更
將狀議上玉音又及堯宗益主之也衆人復舉高宗上意不欲
用予知其無大相違不復措辭都大主管喪事所繳到御製太
上挽詩五首先是洪邁入直上令中使持草示之且諭令須有
所改定內一篇云重華愧有虞居然慙菲質正爾紹皇圖邁以
愧與慚相似擬改作居然將菲質上從之
甲戌晴延和奏事呈皇后生日進香合上令權免二年奏事畢
上於榻後取唐書一冊檢高祖紀指示云高祖旣諡神堯又載
於諡法太上何爲不可用堯宗今只於堯字光字擇而用之蕭

參云光字輕堯字重予奏聖意雖定亦須令衆人知然後用上曰須明示以此意退而批旨云堯字載於謚法唐高祖已謚神堯用爲廟號似亦無嫌可令議定聞奏堯字林栗發之戲語人云何必高宗無以易堯

乙亥陰國忌臺中集議不以堯字爲然宇文价主成字衆初不可已而翕然

丙子旬休

丁丑延和朝訖奏事衆議廟號或曰成或曰正予奏吳越錢氏嘗僭成宗正字乃不成語上必欲用堯字特降指揮可也王信駁姜特立轉遥郡刺史上曰是告哀使予是非常例可諭令書

牘予奏信前既立論今不合自違其說既宣諭必便書牘呈總護司申屬官趙善悉盧璨乞免支添給及將來免推賞予奏二人是朝士緣向日臺評紛紛不自安屢來控請不欲將上又懇伯圭備申上曰並依紹興二十九年體例無增損予曰如此則降旨依例施行從駕詣宮即同中使梁彬持金國廟諱一紙來傳旨云宗堯是其諱適來所說太上廟號未須行出別擬一字向來固嘗及此上不以爲疑今復有此宣諭內引賀金國正旦使萬鍾趙不躆其同書曰文杓叶運肇開歲律之祥信使來同敦講世和之好婉書辭而申祝粲幣物以陳儀併戢膺勤惟深欣懌鍾等初出使既得宣諭一切如舊於是沿路及燕京賜宴聽樂簪花用吉禮口嘗致懇接伴令爲控免路中得其禮部不許之符遂持歸爲據又獻北征記一冊

戊寅社假內降禮官宇文价等奏狀乞用誠字爲廟號臺諫謝諤等六人乞用宣考之宣給舍王信等乞用孝字戶部侍郎葉翥乞用開宗

己卯延和奏事上問廟號衆人謂臺諫引大誥宣字可用上以爲稍輕且止見康宣之意不若用孝字又云烈宗如何予曰前已奏知只爲劉聰等三人相犯又及成宗予曰錢王元佐嘗有北號所以禮官乞用主誠之誠上以爲泛更商量一兩日宣諭當遣報謝使可依例具朝臣姓名來予奏莫不須用紹興例否

上不以爲然內引館伴使副鄭僑趙不黯僑請使指且及虜使入慰衣服上曰夷狄不足較羔裘元冠不以弔彼自失禮姑書在我者而已又云或有商量事不必過位恐彼不從却失體止令掌儀往來可也既退上復呼不黯同宣諭云北來使副及讀祭文官皆知書所以改用卿

庚辰延和奏事呈人使排日前已有旨朝辭分作兩日先詣德壽宮几筵殿次就南內朝辭予奏人使辭几筵駕既不往羣臣立班莫衣服如初否上曰然垂拱朝辭却須用常服予奏固當如此太上謚寶以聖神文武憲孝皇帝之寶十字爲文詔令文思院刻玉奏事畢予云廟號已定否上曰宣字輕不如孝字參

樞皆贊之左相無語予曰聖志既定當用給舍所奏及鄭伯英劄子行出上批謚寶文字令再將上

辛巳延和奏事呈太上謚號上疑憲孝字予奏憲有法之意若連孝字而言於體爲輕且例用聖孝大孝元孝顯孝之類前時遞孝取義前欲改作成孝本好只爲礙懿節改成節稱呼不順當令禮官別議從駕過宮內批差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兼提舉十閤分事信國順懿大夫吳從善已下一十人并皇后閤典字楊憐已下一十人將來送護大行太上皇帝梓宮至攢宮可行下所屬去處施行夜德壽宮脩內司兵士陸青在宮中欲作竊明早方得之於山上執付臨安府尋杖脊配雷州閩數

百人環宮捕賊遞夕擾擾有內人久病怖而死

壬午陰國忌行香

癸未延和奏事議太上謚號并及藝宗左相道禮官之言以爲未安留參初主藝字至是亦操爾可上顧予曰禮官欲用甚字予曰只主高字留參遂變其說力以高字爲是左相曰禮官謂將來恐人如漢議著成小說且責朝廷不力與開陳黃樞曰藝字出於二典亦何不可御藥院奏審年例端午節金綫銀裝浙二絹透畫扇皇太后八十柄皇后六十柄皇太子四十柄今年欲乞權不彩畫止用白成銀裝釘供奉宣賜奉聖旨依內引字文价禮官又入奏闕藝字只乞從初議以高宗爲廟號

甲申延和奏事呈禮官再乞用高字眾人皆謂太祖高祖皆極尊之稱上曰商高宗亦豈是祖再三味藝字且云前已批依王相奏未曾行出上顧予如何予曰若以高大爲義則高宗亦可上乃令就初議蓋聖意不欲違眾也予奏憲孝如何禮官欲作成孝則礙成節皇后音近承節欲作光孝上以光孝爲未穩乃並令依舊呈學士院咨報紹興間金國弔祭使歸止用謝狀今未審如何上令答書內批差京鏜劉端仁充報謝使副

乙酉國忌行香入使入門內引接伴使副宋之瑞趙嗣祖

丙戌旬休國信所申金國祭奠金器二百兩銀器二千兩疋物四千疋清平內製三百羅綾紗各五百錦一百紵尼一百絹二

千清平以下二十二字張本作小注院本缺弔慰疋物四千疋

丁亥雨早免起居從駕過德壽宮易小祥之服應奉官吏亦如之殿上設太上靈坐宰執侍從兩拜訖分東西立上亦服布四脚設素幄於東廂舉哭在庭皆哭引北使蒲察克忠劉韋讀祭文官耶律履再拜訖升殿其祭文亦云叔大金皇帝致祭於姪宋太上皇帝尚饗降階又再拜訖退侍從已下先出宰執升素幄侍立人使朝見授書如儀上舉哭在庭皆哭其書曰頃達訃音遽聞大故念久敦於世好殊深軫於中懷載飭信輯往伸慰問尚順禮經之節用緩孝履之和中節下節各朝見受賜並依常禮次易常服從駕還內蕭參入驛押宴

戊子歇泊假五府共作一奏繳進光堯挽詩二首
己丑晴延和奏事呈二十六日早北使詣德壽宮辭宰執侍從在彼立班與是日國忌行香相妨子奏百官既不到宮止分宰執一二人押班可也上以爲然又二十七日請太上諡於南郊與人使朝辭相妨留參欲退而請諡子謂於禮不專乃展作三月三日上曰冊寶不遲否子奏刻寶只用一手當令一面爲之冊文眾手分鐫甚易集也張枃奏向來顯仁園陵用錢五十七萬除今次兩政借得二十萬截留十萬並已用過臣近蒙借十萬尚少一十七萬貫乞於封樁庫支撥上批依奏又一劄子乞差借德壽宮鑾儀翰林司并借乘輿器用必徑付甘昇施行矣

人使遊天竺是日王相擬太上陵名凡五而其末云永思上點永思而批云依點定舊例上僊後一月內卽進陵名王相遲疑累月初定用永元矣近忽云上字元永皇恐改永崇（院本作改作永崇無皇恐二字）又以哲宗嘗議用此禁中不以爲然遂列永紹永興永阜永壽永思五名以進云
庚寅陰延和奏事呈脩奉司乞將來遷懿節皇后御容往太上下宮日拆去舊殿初欲依于奏下宮前殿奉徽宗御容中殿設三后於龕當時祔懿節於後殿將來不若徹去鴟吻之類留以奉安冊寶之屬免動工作似亦無嫌上以爲然子奏當令奉常條具取旨（院本作當令脩奉司取旨）又呈虞祭乃吉禮合用靴袍子奏紹興間改用淡黃袍並履比舊制已別令取孛裁上曰只布折上巾黑帶布袍明言用見今所服可也呈啟攢用三月十六日發引用十八日掩攢用三十日上曰亦合七月之期別難得日益自皇后至皇孫避六處衙剋又謂子昨日已用永思陵名王相入驛賜人使宴
辛卯駕免過宮入局樞密院奏審入內內侍省申陸詢傳宣入內內侍省與臣張聿脩罷大行太上皇帝脩奉使司承受兼都壕寨官提點造作一行事務差符思永承填日下供職或云聿脩咨支費而差使不均陵所兵匠任意使石灰火發以害之

壬辰國忌早同留參率百官赴景靈宮行香北使詣德壽宮辭太上凡筵王相與黃樞蕭參同侍從在焉其衣服禮儀如丁亥朝見日使副往浙江觀潮
癸巳垂拱殿後幄奏事次御垂拱殿引入使朝辭如正旦使之儀答書曰慈庭棄養已馳訴於哀摧使馹將誠乃併貽於莫問具承書惠愴悶物儀沐軫念之惟勤知締盟之弼永茲深感慟莫罄敘言李嶠之詞也
甲午寒食節假
乙未佚
丙申佚
雜著述卷十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思陵錄下　起戊申三月丁酉止己酉二月壬戌

淳熙十五年戊申三月丁酉朔雨延和殿坐呈學士院申明報謝國書紹興三十年例以錦拓匣用紅封裹上曰合依去年告哀國書例並以黃繭纏申昨充按行使將來合往攢宮審驗神標緣除參政合與不合前去或止令吳回掌管將來一就結局有旨令吳回掌管一就結局從駕過德壽宮臨慰如儀

己亥晴早百官請太上尊謚於南郊禮畢雨驟霽入賀

辛丑晴國忌行香畢先詣德壽宮進名奉慰太后次詣西上閤門進名奉慰皇帝及皇后以太上謚號敕下也次入東華門至倚柱奏事呈禮部太常寺申將來發引差攝太傅導梓宮合就委總護使及攝侍中少傅少保等予奏餘官皆已擬定惟太傅續呈既退上遣內侍持批旨云太行太上皇帝靈駕發引依紹興二十九年顯仁皇后例免引拽院本誤洩

壬寅雨早常服吉帶至祥曦殿憲節皇后冊寶自內中出騎從至太廟門下馬至南神門外幄次奉安訖就廟中宿齋

癸卯陰早以地濕祭服詣殿廊立班文武百官皆集從冊寶入南神門至殿西階下俟奉神主出祏室再拜王相攝太傅升殿逐室上香奠幣酌酒讀祝文訖回至冊匣予搢笏奉冊以授之

酋參讀冊於殿上意若告祖宗者讀畢復授寶如授冊之儀黃樞讀寶於殿上訖各復位贊再拜奉神主入祏室瘞幣訖復換常服吉帶從冊寶出廟門騎從至德壽宮換黑帶入以冊寶告於太上皇帝虞主前如太廟之儀從冊寶歸太廟權奉安訖歸家

甲辰晴延和奏事蕭參謝充攢宮禮儀使且云已具畫一進入上小語云尚未定且少待或改差宰臣益恐人有議論既而上問差宰相如何予奏去年十月臣在德壽宮固嘗言當置五使而禮官堅執紹興二十九年顯仁例殊不知事體當有別臣適避嫌不敢力爭今陛下既用七月之制又行三年之喪豈可無

執政官至陵下前日所以綿藉乞差蕭燧充禮儀使益此使舊用從官今以兩府足見增重之意又序位適在伯圭之下於總護使自不相妨兼元祐二年迎奉神宗塑像往裕陵亦差中書侍郎呂大防為禮儀使即今參政也益不敢無所據云上曰事體不輕甚善上宣諭紹興府前月二十九日大雷明日雨雹甚損麥苗獨攢宮相近無之呈激賞庫申昨紹興二十九年有支送總護使已下常禮今未有錢銀院本作錢糧上曰幾何予奏已具在此約錢八千緡銀二百兩項年激賞庫有餘今非昔比上曰即今封樁庫此自合支乃令左帑支萬緡及銀二百兩次補闕薛叔似對兩疏一論政事一乞請太后還大內次詣祥曦殿下

立班聖神文武憲孝皇帝冊寶自內出再拜訖從詣德壽宮奉安於宮門外幄次赴都堂宿齋以近例論之合於德壽宮前宿齋亦惟吏言是從耳

乙巳絕早常服黑帶詣德壽宮門外幄次後從冊寶寘殿階下少退再追班再拜左相升殿上香奠茶（院本作祭）訖下殿予以冊寶授之置參升殿讀冊（院本作予以冊寶寘殿階）次授寶如冊黃樞升殿讀寶禮畢進名慰太后次赴太廟換吉帶就別廟奉上懿節皇后改謚憲節如太上冊寶之儀次換黑帶詣文德殿門外為奉上太上謚冊寶畢奉慰皇帝皇后並進名再拜帝后兩冊寶左相當上太上者予當上憲節者樞參亦各一讀冊寶而太常不敢明

言堂吏又復觀望既左相並任其事冊在寶先但字數多爾初謂以此相優令予讀寶予以嫌不敢辨但用紹興二十九年顯仁例陳康伯為右相以冊寶授左相而令樞參讀冊寶吏又以黃樞衰疲憚煩遂令讀寶云內侍都知劉慶祖傳旨賜奉上冊寶銀絹二相各三百疋兩樞參各二百四十疋兩同入奏辭免聞禮官及行事官支賜有差

丙午旬休內批辭銀絹奏云不許辭免可特收受

丁未延和殿坐起居畢三省樞院同辭銀絹上再三不許曰典禮至重其數不多不必固辭進呈至道三年永熙陵典故四月左越王元份等五使是年九月十四日差宰臣呂端攝太傅持節前導靈駕并奠謚冊寶監鎖元宮是時一相尚且親往只如紹興元年昭慈聖獻皇后在會稽倉卒間猶命同知樞密院事李回為總護使又差參知政事張守監掩攢宮蓋是時范宗尹獨相又母后事體不同今者有司不知典故凡事只用顯仁誤例初八日因聖問臣方敢具出上曰若無典故猶當義起況典故甚明乎初予連日語左相今若鹵莽後必噬臍左深以為疑立更漏舍再示以典故怫然曰須是兩相都往又密語留參云云留遂云左相疑過其去則不可復歸不如已之予曰然則某當自請去留曰如此方可既進呈予亟奏臣請去上從之且曰別立使名如何予奏使名却小且碍總護只依此的例為是生

相見議定然後云陛下屬臣亦可上曰不須是日內引洪邁上諭以山陵事重已令宰臣一人去初欲立使名恐碍總護乃有攝太傅故事邁贊聖德又進劄子乞條具脩實錄又奏頃蒙宣諭太上皇帝宜以文武臣各二人配享文臣無如呂頤浩趙鼎武臣當用張浚韓世忠乞令侍從議並批依奏上又曰鼎有社稷之功邁以諸韓在此致力書韓世忠於張浚之上皆云太師其實世忠乃贈爾從駕過德壽宮即回有台州進士宗女夫余宋臣編素在望僊橋東欲攔駕投進三黃冊文字為街司所驅駕過叫呼不已臨安府為繳進乃萬世如見集其前太上慶壽歌頌其後乃追思上僊之辭刻板模印數十本有旨令臨安毀

板押出界

戊申國忌行香

己酉不坐入局內引總護使伯圭又引報謝使副京鏜劉端仁朝辭其書曰比沐慈仁遠馳華使愍念凶哀之故特行祭唁之儀雖已飭於報函顧未殫於感緒亟顒謝禮洊達英聰不腆幣將併申賻布鏜奏齋禮物當與告哀使同緣其間遺留使却用泛使例恐今減半彼以爲疑上沉吟良久曰莫適中否又云以卿向來館伴個儻故加選用蓋諫議謝諤有疏乞量增上不以爲然故聖語如此

辛亥早國忌行香倚桂閣下奏事呈謝諤乞量添報謝使禮物

上曰昨京鏜亦來說用正旦例已得中謝自不知遂進呈詫又呈戶部奏今年權免會慶聖節進奉總計左藏庫銀十三萬二千八十兩五錢二分五釐絹三萬七千四百疋金三百兩折銀錢三萬六千六百二十八貫三百六十二文內藏庫銀五千九百五十九兩折銀絹錢四千九百八十四貫三百七十五文上曰明年又須此數予奏此盛德事陛下必不惜上曰將來衣絹莫不防闕否予奏戶部紐作四貫一疋價已不低有錢甚易買上許之退批旨以金銀對支予呈劄子被差前導太上靈駕止闕借奉使一印并帶堂吏五人諸色使令五十餘人並不申請借請批支之類免覬恩賞但令激賞庫使臣量帶官會前去恐合犒設人匠上曰須行犒設仍務從優葢宰臣親往大小體面

院本作體面所闕

內侍省都知語行首司云近日冊寶銀絹既未見齎闕子來請已得旨少間一面降賜支食錢二十千酒四瓶短表謝內侍傳旨付下洪邁所擬指揮其畧云攢宮大事如官吏指望赦恩故不整肅及受財擾良民理宜戒勅乞給黃榜御批須與不須降指揮予與王相回奏不須是日文思院發方相氏龍輴影

院本有殿字

大昇擧等赴德壽宮四轝來觀者填塞街衢或云朝天門外會踏殺人

壬子微雨陰早延和起居訖從駕過德壽宮辰時八刻太上皇帝啟攢還殿羣臣服初喪服哭臨奉慰如儀車駕詣宮中三衙

巡警如去冬而不置大內及行宮使

癸丑微雨而陰穀雨節故也晚而霽禮官先請羣臣非侍從及執事者來日並免立班先詣城外伺候奉辭太上靈駕葢倣在京乾元門立班故事爾侍從集議高廟配享四人宜如明詔批依初洪邁當太上升遐卽鉤致上語退卽宣言於外十一日既得依奏之筆省中行文書前兩日方徧至侍從處邁又草其議衆人簽名而已衆論頗洶洶又聞章森上書乞用張浚岳飛楊萬里乞用浚不報

甲寅三鼓皇太后行禮奉辭故事當詣城外上以太后年高不可出故也上行敬奠禮其禮奠幣三祭酒讀祝文陪位哭如儀

有頃攝侍中宇文价奏請靈駕進發羣官力士捧擎梓宮稍前又奏請少駐有司設牲牢禮饌於床陪位哭如啟奠之儀侍中奏請進發羣官力士升捧擎梓宮予攝太傅持節前導竝宮進行太常少卿帥執翣者分左右障梓宮皇帝及太子總護使伯圭皇親南班官並舉哭至德壽殿侍中奏請梓宮升龍輴將作監葺璞率羣官力士捧擎梓宮登龍輴斬其下有輪故曰車挽士奉引予持節導至德壽宮門外侍中奏請靈駕權駐遂去天盤（院本作權駐去輴天盤）升大昇舉其制下爲底而益以殿宇四柱皆旋安插夾以青（院本作車）障左刻青龍右刻白虎前後各有朱扉前掛黃絲簾上垂朱雀後爲龜蛇以象元武既畢皇帝行遣奠禮牲牢

禮饌如初奠陪位哭如儀攝中書令陳居仁讀哀冊皇帝舉哭訖權歸素幄閤門吏引予與總護使及諸使宗室等朝辭再拜吏喝好去大昇舉進發皇帝出幄執綵繩內侍割繩訖持節騎導大昇舉凶仗儀衛等進行挽郎沿路歌挽章自皇后太子及妃嬪宰執侍從三衙在外諸軍次第排祭月色晴明觀者四遠而至皇太子送於新開門內文武百官奉辭於門外遂登舟潮水既應波伏不興黎明離岸卽達西興眞有相之道也梓宮既入港頓不暫乃乘馬僅二三里登舟又十二里至蕭山縣覺苑寺宿頓晡臨如儀帥張枸漕趙不流提刑延璽提舉常平田渭皆來凡梓宮前船一百八隻後船一百四隻

乙卯晴朝臨訖行三十五里至白鶴橋食頓又十五里至錢清北閘尚早先次晡臨訖暝侯潮應錢清江者東自三江口來（三江口海之浦也浦分三道左由斗門入曹娥江中爲錢清江右爲錢塘江）西過諸暨約三百（院本作十）餘里濶十餘丈運河午貫其中高於江水丈餘故南北皆築堰止水別設浮橋渡行旅大舟例剥載小舟則施壩而過往歲祐陵之役南北爲閘候潮水與運河適平乃啟閘橫絕至是（院本作至於誤）雖强爲閘而沙泥易壞運副趙不流初議盤剥無何頓遞使洪邁前奏恐內人等登車暴露但宮減節閘慢之舟（院本作閘泛舟）上經

批依紹興帥張枸深憂梓宮涉橋危難願拆民居陰爲之備終不敢任責主是潮水平漫日暮猶低四尺漕遷延不敢闢閘枸窘甚密餌御舟篙梢乃以爲可過漕令責城舟人笑曰疎腔立死何以狀爲於是與主管官內侍都知劉慶祖等議止放梓宮船閘開水勢奔注久之方稍緩兩岸以索牽制令水手扶輿而過將達南岸而大昇舉不受約束相繼而往微觸御舟賴篙梢善其事遂得入閘舉舟不能入橫於南岸冊寶又往江流湍急舟人力不能加直衝其腰舊幸舉不損爾既而虞主亦來江水滋急復衝冊寶腰舊勢尤可畏不流頓足垂涕幾欲赴水予約蕭參及宇文步導梓宮舟至錢清鎮宿頓冊寶幸無他惟腰舁脚并竿杖各損其一乃招帥漕令語劉慶祖具奏慶祖等初不知其詳欲抹殺其事予不可竟以奏夜宿薛氏店

丙辰晴朝臨訖行二十里食頓柯橋又二十里入紹興府宿頓
光相寺晡臨訖泊舟石寺丞聞臨安今日五更浙江跨浦橋火
約焚折二百家正梓宮登舟處秘書少監楊萬里上書論洪邁
議配享蛐張浚爲私爲欺爲專且條浚大功五
丁巳晴朝臨訖導梓宮出都泗門五里食頓會稽縣尉司二十
五里至羅家新步晡臨馮鑑湖瀰漫今此爲田凡收米八萬石
有畝三斗可知廣狹矣都泗之義人皆不能言或云南史何尚
之二代孫肩居東山送太守衡陽王元簡至都求賜埭或詭賜
爲湖耳治平方相高五丈用八百人曳之乃能動今纔二丈餘
過城門稍低張杓路合千人遂俯而過聞京師作三截
安國未嘗拆門也○院本作功能
動無餘過二字聞京以下十四字缺

戊午陰早梓宮舍舟升龍輴又自輴登大昇畢夾道羅禁衛鼓
吹繳扇挽歌予騎導行六七里將至永思陵復降輦登輴至上
宮櫺星門外力士捧擎以入奉安訖而雨作上宮者爲獻殿三
間六椽中間濶一丈六尺兩間各一丈二尺其深三丈後爲寢
頭三間中間亦濶一丈六尺兩間各五尺其深二丈四尺皇堂
在焉初開穴南北長三丈七尺六寸東西濶三丈二尺深九尺
四壁用白石膀土五層以石周砌爲石藏子長一丈六尺二寸
濶一丈六寸所用柳長一丈二尺三寸高七尺一寸濶五尺五
寸納梓宮於中覆以天盤襄網乃用青石爲壓欄次鋪承重柏
木枋二十餘條次鋪白毡二重次鋪竹篾然後用青石條掩攢
訖上用香土二寸客土六寸然後以方磚砌地其實土不及尺
耳下宮之制殿門三間四椽每間濶一丈四尺深二丈前後殿
各三間六椽其深三丈每間濶一丈四尺東西兩廊一十八間
四椽其深一丈六尺每間濶一丈一尺殿門東西皆有挾屋一
間六椽各濶一丈六尺其深三丈又有櫺星門神遊亭換衣廳
子與蕭參及宇文尚書洪內翰皆館於泰寧寺去攢宮約三里
按熙寧三年六月郡人屯田郎中通判湖州褚瑮記文云周顯
德中廢堙城院而置化城院本朝天禧二年僧用歡始廣其居
治平二年勑改證道今爲泰寧乃左丞陸佃家功德院既爲攢
宮陸氏亦徙其墳別賜僧廬而俾崇奉攢宮香火歲度一僧四

山環合近歲依山爲閣頗高潔議者多謂此有山陵氣象或云
僧徒賂太史局而免寺有資政殿大學士知越州趙抃贈山主
絕句云不用湖山半日程化城非是閣婆城無情說法人聞否
風裏松篁管送迎亦熙寧丁巳三月十日也住持僧法慈監寺
法昇相訪晡臨如儀晚得報是日延和奏事左拾遺許及之劉
一乙車駕將來就候潮門迎虞主上不以爲然一論祔廟後當
新政事近日風俗委靡人才不振上諭令有事但預言在卿不
失爲良臣朕亦無過舉
己未朝晡臨隨行攜激賞庫錢三千緡先以三百緡犒梓宮船
篙梢又以一千五百緡送都大主管所令犒一行禁衛又以千

緝稿脩奉司人匠等權禮部郎官倪思奏太上掩攢以前除宰
執內殿奏事外輪對引見班並乞權停有旨依
聖神武文憲孝皇帝永思陵攢宮脩奉使司據都壕寨官符
思永申據脩奉監脩申契勘依奉聖旨指揮脩奉永思陵攢
宮今據諸作合千人都壕寨于慶等狀申開具造到上下宮
殿宇門廊間架安卓等下項並於三月十二日一切畢工伏
乞移文所屬交割施行候指揮右所據申到在前伏乞備申
脩奉使司取候指揮交割施行申候指揮本司尋牒都壕寨
官吏更切子細契勘如今來所具到數目別無差漏即一面
交割施行去後續據監脩官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楊榮顯

等申並已交割付永思陵攢宮司及守到本宮交割訖公文
入案申乞照會
一上宮
殿一座三門六椽入深三丈心間濶一丈六尺兩次間各濶
一丈二尺并龜頭一座三間入深二丈四尺心間濶一丈六
尺兩次間各濶五尺並四鋪下昂柱頭骨朵子月梁栿綬單
栱屏風柱五寸二分五釐材徹脊明圓椽順板內龜頭連簷
四椽月梁栿五寸二分五釐材圓椽屋板兩轉出角四入角
扉子白板下簷平柱高一丈二尺柱置在內頭頂並係丹粉
赤白裝造法紅油造柱木周迴避風簷共一百二十扇並勾
欄子一十七間並係礬紅刷油造及腔內出線小絞子共三
十八扇係朱紅漆造黃紗糊飾安釘鋺石葉段事件頭頂鋪
釘竹笆瓪板瓦結瓦行壟并安鴟吻周迴山斜額道壁子並
紅灰泥飾方磚鋪砌地面中城磚壘砌堦頭高三尺并砌周
迴散水面南墁地白石壓欄石碇踏道角石角柱并引手勾
欄子望柱覆蓮柱頭獅子龜頭
皇堂石藏子一座裏明南北長一丈六尺二寸東西濶一丈
六寸白石箱壁二重共厚四尺擗土石一重厚一尺深九尺
上用青石壓欄一重厚八寸鋪承重柏木枋子二十二條上
鋪白甃二重安砌蓋條青石十條高一尺打築鋪砌磚土共

厚一尺通深一丈二尺箱壁石用鐵古字並鉛錫澆灌
殿門一座三間四椽入深二丈心間濶一丈六尺兩次間各
濶一丈二尺四鋪下昂絞耍頭柱骨朵子分心柱四寸五分
材月梁栿徹脊明圓椽順板扉子白板直廢造下簷平柱高
一丈二尺柱置在內頭頂丹粉赤白裝造礬紅油造柱木硬
門三合額頰地栿門關鐵鵝臺桶子黑油浮瓪釘葉段門鈸
頭鋪釘竹笆瓪板瓦結瓦行壟安鴟吻周迴山斜額道壁落
紅灰泥飾土坯壘砌兩山墻紅灰泥飾中城磚鋪砌地面壘
砌堦頭高二尺五寸並砌散水白石壓欄石碇并前後踏道
及安砌面南白石墁地

火窖子一座作二三壘澁腰花坐頭頂顯柱頭斗口跳骨栔
子中城磚并條磚飛放簷椽小瓪板瓦結瓦行壠并三壁捲
殿門子磚窗裏用鐵索并丹粉赤白裝造
殿前中城磚六瓣壘砌水鋼四座并設坐水大桶二隻提水
桶一十隻并洒子
櫺星門南北共二座柱頭上各安閻閻并各安門二扇肘葉
門鈑桶子全并石門砧及碧紅油造柱木門戶
外羅門一座安卓門二扇並碧紅刷油造柱木并門及兩壁
札縛打立實竹籬二十餘丈並立籬健石
紅灰墻周迴長六十三丈五尺止用杦笆椽鋪釘竹笆瓪板

瓦結瓦行壠碧紅刷造杦笆椽紅灰泥飾圍墻下脚用銀鋌
磚壘砌隔滅并中城磚壘砌鵲臺二堵
裏羅磚墻係中城博縫舊壘砌周迴長八十七丈止用瓪板
瓦結瓦行壠
東壁隔截磚墻係中城磚縫舊壘砌長四十丈
土地廟一座并龜頭一間頭頂并係丹粉赤白裝造碧紅油
造柱木等白灰泥飾壁落並仰塗中城磚砌地面并階頭中
板瓦結瓦行壠并面南西壁壘砌火窖子一座土地神像六
七尊黑漆供床一張
巡鋪屋墻裏外共四間并白灰泥飾壁落中板瓦結瓦行壠

紅刷油造柱木立精地栿并周迴簷椽並磚砌水缸四座
條磚砂墀東西路道澗四丈長四十丈
一下宮
殿門一座三間四椽入深二丈各間澗一丈四尺重斗口跳
身內單栱方直栿徹脊明間椽順板扉子白板分心柱直廢
造下簷平柱高一丈四尺柱置在內頭頂丹粉赤白裝造法
紅油造柱木并軟硬門二合及頰額地栿門關等并黃油浮
瓪釘及門鈑肘葉鵲臺桶子頭頂鋪釘竹笆瓪板瓦結瓦行
壠并鴟吻及周迴額道山斜壁子並紅灰造作并土坯壘砌
兩山墻紅灰泥飾中城磚鋪砌地面并堦頭高二尺并砌散

水及安砌白石壓欄石碇並前後踏道
火窖子一座下作二三壘澁腰花坐頭頂顯柱頭斗口跳骨
栔子中城磚並條磚飛放簷椽小瓪板瓦結瓦行壠三壁捲
龍門子磚窗裡用鐵索及用丹粉赤白裝造
前後殿二座各三間六椽入深三丈各間澗一丈四尺四鋪
捲頭壺內絞單栱攀間心間前栿項柱兩山鞦韆柱徹脊明
五寸二分五釐材圓椽順板扉子白板柱頭骨栔子直廢造
下簷平柱高一丈一尺柱置在內頭頂並係丹粉赤白裝造
法紅油造柱木並板壁二十四扇朱紅漆造出線小綫鬬子
四十扇黃紗糊飾安釘鋜石葉段事件并碧紅油造避風簷

八十扇並勾欄子八間頭頂鋪釘竹笆瓪板瓦結瓦行龍并
安鴟吻方磚砌地面中城磚壘砌堦頭高二尺五寸並打花
側砌天井子甬路并兩壁路道及包砌水鋼四座白石壓欄
石碇並踏道二座引手勾欄子望柱覆蓮柱頭獅子
殿門東西兩挾各一間四椽入深二丈各間濶一丈六尺單
斗直替方額混栿方椽硬簷下簷柱高八尺五寸柱置在內
頭頂丹粉赤白裝造碧紅油造柱木黑油杈子二間頭頂鋪
釘竹笆白灰仰塗中板瓦結瓦週迴壁落白灰泥飾并土坯
壘砌坯墻用白灰泥飾中城磚鋪砌地面并堦高一尺五寸
白石壓欄石碇

東西兩廊一十八間四椽入深一丈六尺各間濶一丈一尺
下簷單斗直替方額混栿方椽硬簷造頭頂丹粉赤白裝造
碧紅油造柱木中城磚鋪砌地面并砌堦頭高一尺五寸頭
頂鋪釘竹笆白灰仰塗中板瓦結瓦白石壓欄石碇東西兩
下簷並係土墻三十六間白灰泥飾
後殿東西兩挾各一間六椽入深三丈各間濶一丈六尺方
額混栿方椽硬簷造頭頂並係丹粉赤白裝造碧紅油造柱
木中城磚鋪砌地面土坯壘砌坯墻白灰泥飾頭頂鋪釘竹
笆白灰仰塗白石壓欄石碇及中城磚砌堦頭高一尺五寸
並案卓朱紅隔子八扇黃紗糊造鋪石葉段事件

櫺星門一座柱頭上安閥閱并安卓門二扇並係碧紅刷油
造及釘肘葉門鈑鵝臺桶子并石門砧
外雜門一座安卓門二扇並碧紅刷油造及安白石門砧
綽楔門一座安卓門二扇並碧紅油造
櫺星門裏中城磚包砌水鋼四座
神廚五間四椽入深二丈各間濶一丈一尺單斗直替方額
混栿方椽硬簷心間安釘平暗椽板一間頭頂丹粉赤白裝
造碧紅油造柱木直櫺窗白灰泥飾壁落中瓪瓦結瓦並壘
砌鍋竈五事爐二隻白石壓欄石碇
神廚過廊三間并奉使房二間及香火房二間頭頂並丹粉

赤白裝造碧紅油造柱木黑油直櫺窗頭頂鋪釘竹笆仰塗
中板瓦結瓦行龍白灰泥飾周迴壁落中城磚砌地面白石
壓欄石碇內香火房壘砌火窖子一座
潛火屋并庫屋四間頭頂簷椽丹粉赤白裝造中板瓦結瓦
行龍白灰泥飾壁落碧紅油造柱木門戶黑油直櫺窗中城
磚壘砌階頭
換衣廳三間頭頂中板瓦結瓦鋪釘竹笆白灰仰塗并周迴
壁落碧紅油柱木黑油直櫺窗楊子丹粉赤白裝造頭頂中
城磚鋪砌地面並壘砌階頭白石壓欄石碇前後夾道
鋪屋圍墻裏外五間頭頂中板瓦結瓦白灰壁落碧紅刷

周迴簷楯及礬紅油造柱本立精地枅中城磚壘砌階頭磚砌水鋼五座

廟子一座并龕張本有頭一間三字頭頂中板瓦結瓦行壟頭頂丹粉赤白裝造礬紅油造柱木白灰塗壁落中城磚砌地面并堦頭及踏道土地神像共七尊黑漆供床一張

神遊亭一座頭頂甌瓦結瓦行壟三面坐嵌勾欄子周迴擗簾杆挂簪並礬紅油造頭頂丹粉赤白裝飾方磚砌地面中城磚壘砌階頭并踏道一座及安白石基臺一副并面南壘砌花臺一座長一丈八尺濶一丈五尺上安白石壁欄係白石望柱上攙黑油方木欞子十五丈

過道門四門頭頂中板瓦結瓦白灰仰塗并壁落丹粉赤白裝造礬紅油柱木

周迴白灰圍墻長一百三丈六尺上用枕笆椽張本有鋪釘竹笆四字，白灰泥飾中板瓦結瓦行壟礬紅刷造枕笆椽白灰泥飾

一上下宮東壁札縛打立實竹籬七十餘丈西壁展套茨籬一百餘丈

一上下宮諸處白石板安砌路道長一百八十餘丈

一上下宮東西兩壁各打實竹籬長二十九丈六尺并竹笆門二座

右件如前謹具申尚書省伏乞照會謹狀

淳熙十五年三月日履正一作申誤大夫昭慶軍承宣使入內內侍省副都知攢宮脩奉鈐轄霍汝弼降授右武大夫榮州刺史殿前副指揮使攢宮脩奉都護郭棣

聖神武文憲孝皇帝永思陵攢宮脩奉司承按行使司牒勘會本司於今月十九日將帶太史局判局剋擇官韶攢宮按視得聖神武文憲孝皇帝攢宮塋域神宂并神墊四正並依得元按標劄地段除已奏聞外請照會施行本司尋牒都壕寨官照應故例施行去後今據都監寨官符思永申本司尋牒監脩官施行去後據同申據都壕寨于處等狀已將神穴心樁土末起折訖又用底板石鋪砌了當今來所脩永思陵

皇堂四壁箱壁石各係二重共濶四尺膠土各濶四尺四寸擗土石一重係各厚一尺通共元開南北長三丈七尺六寸東西濶三丈二尺用石板安砌打築圓備其皇堂裏明深九尺長一丈六尺二寸濶一丈六寸椁長一丈二尺三寸高七尺一寸濶五尺五寸將來四壁若下神煞并椁底及進梓宮次進椁身并安設天盤囊網委得並無妨礙本司保明是實申乞照會續又據都壕寨官符思永申據監脩官申尋勘合干人楊椿等開具皇堂丈尺并石段柏木枋等數目下項申乞照會

一皇堂開通長三丈七尺六寸通濶三丈二尺深九尺係裏

明用辦土石五層周迴用一百六十段雙頭石各長四尺濶二尺厚一尺壘砌

一底板石三十段内六段各長一丈二尺濶三尺二寸二十四段各長四尺濶二尺五寸厚八寸

一石藏裏明長一丈六尺二寸濶一丈六寸深九尺係九層雙石頭各長四尺濶二尺厚一尺用三百二十四段壘砌并神穴心口已鋪砌了當用過石一段

一青石子口一十四段石藏上壓欄使用各濶一尺九寸五分厚八寸長短不等

一青石葢條用一十條各長一丈五尺濶二尺厚一尺

一承重柏木枋二十二條濶狹不等折合濶一丈六尺二寸長一丈二尺二寸各厚八寸青石葢條承重柏木枋並已安鋪襯範閉試了當

一毯條鋪兩重長一丈六尺濶一丈二尺用八六白氈四領四六白氈八領兩重共約厚二寸

一掩攢訖皇堂上用香土二寸於香土上用客土六寸鋪襯訖用方磚鋪砌地面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乞照會謹狀

淳熙十五年三月日具位如前自己未條下聖神武文起至此院本全缺

庚申朝晡臨連日雨作益知在途晴霽爲有神助也

辛酉晴朝晡臨右拾遺許及之密報洪邁以臺諫欲附廟後論列配享事邁亟入奏引楊萬里之言乞去新知泰州蘇玭新知興化軍張淵新知武岡軍石斗文新知台州司馬禧前知潭州劉敏文主管明道宮呂大麟並自城中相訪皆寄居也

壬戌雨朝晡臨

癸亥晴朝晡臨會稽知縣葉鼎（院本作尚）尉秦勳相訪云內人每頓破羊肉四百斤泛索尤難應付如田雞動要數十斤其實德壽宮惟張淑妃及內人一二十人大內內人皇后殿十八人耳是日聞車駕詣皇太后殿起居卽回沿路起居如常

甲子晴朝晡臨聞士人是日皆發廩初恐其雨則夏旱也賜洪

邁不允詔到聞再入文字治平齋記昌王東平郡王號國公皆以茶藥酒菓遣五使今惟總護使送酒三百小尊此間蕭參以六十千并思堂春十掇（茶藥酒菓至此二十八字院本缺）遺之又十千（院本缺此二字）十掇遺宇文尚書洪內翰餘職事官及脩奉都護鈐轄都大主管中貴人各遺以思堂春十尊或八尊其餘諸使屬官幾百輩（院本缺此三字）皆不及如恩平郡王平陽郡王嗣濮王士歆開府士峴亦不貲通問（如恩平起至此二十三字院本缺）曾仲躬侍郎陳叔達舍人皆自城中來相訪

乙丑晴朝晡臨是日埋重於野焚凶器於田得報遺留禮信使顏師魯高震以此月二十四日回至盱眙初師魯等正月二十

五日過界二月七日過黃河衛州已爲水所衝腰頓攻就慕化村（院本作頓慕化村）王三郎家二十一日至燕京燕賓館宴畢入來宿館蓋泛使之館也二十三日朝見二十七日朝辭當日館伴以公牒却遺賜內玉器玻瓈刀劍二十八日離燕京路中設宴免聽樂簪花如告哀使副云

丙寅早微雨有司於梓宮前陳設牙床等器禮饌行事及陪位官皆序哭總護使上香奠幣三祭酒止哭太祝讀祝文復舉哭訖退列時八刻侍中奏請靈駕赴攢宮內人先辭而出有司捧遷梓宮赴皇堂排柏木枋置其中兩條太史謄中官奏請聖神武文憲孝皇帝神靈上神帛又請神靈上虞主神帛載逍遙車

先登舟然後盡鋪兩枋加白蓋竹簟石條攝太傅及監察御史並監視次以簟盛香土攝太保執鍤就壞者九所謂復土九鍤如此（其詳已載二十二日）其實覆土不及尺益一依昭慈聖獻及永祐陵制度也太常卿行掩攢宮享禮並如遷奠之儀但不用陪位官次同眾官易常服吉帶（院本禫服）赴昭慈聖獻永祐顯肅顯仁憲節攢殿各兩拜而退陵域相望地勢殊迫次易黑帶就泰寧寺望闕拜表慰皇帝并發皇太后及皇后慰牋二通次復與總護禮儀橋道頓遞使詣永思陵攢宮陪位行第一虞祭初止用太常卿行禮予閱司馬溫公治平齋記載厚陵時用庫部員外郎宗正丞趙誨主祭以爲當時至親則有昌王宗室尊行則有東平郡王允弼異姓貴臣則有韓琦而皆陪位於庭顧使一員外郎登降奠獻乃有司循故事之誤因論太常吏予與伯圭講燬宇文价洪邁皆陪位以禮言之伯圭當行禮也溫公又記五使皆於未掩皇堂前朝諸陵又謁會聖宮觀御容塑像凡登臨之處皆往以日晚不及東過景雲寺爲言今乃迫遽如此雖下宮亦不許至予非山陵使不欲有所更惟太常吏齊聞韶是聽也執事官同來者太府少卿韋璞國子司業何澹檢詳范嗣鑾察官吳博古并總護屬官度支郎趙善悉司農簿盧瑢皆先還行在惟尤袤以太常署主虞祭

四月丁卯朔天祺節早雨赴思陵獻殿陪位行第二虞祭畢再拜辭陵舉哭訖又再拜而退虞主升腰輦冊寶禁衛等皆行予與諸使騎導至新步登舟午晴至紹興府止於光相寺

戊辰陰早赴虞主舟中行第三虞祭五人陪位如昨治平齋記云永厚陵第一虞哭仁宗之虞不哭今亦不哭退少留俟內人船先去久之方行午時至錢清鎮泊於南閘諸暨宰翁子中來謁云甸縣官支萬三千緡拂一頭渠節費頗有羨餘

己巳晴夜來趙漕與總護司議虞主等並剝載今晨潮水大至可以渡江業已議定於是僧道等先隨神帛逍遙子過浮橋張淑妃已下從焉次禁衛迎虞主來總護前導子與蕭宇文洪四人立馬以待同導登舟中陪位行第四虞祭遂行午時泊蕭山

縣

庚午晴早就舟中陪位行第五虞祭以禁渡置邑中圖經云邑本吳王闔閭弟夫槩王之邑漢號餘暨吳大帝改曰永興唐天寶元年改蕭山縣縣西一里有蕭山滲水所出東入海見漢書地理志賀知章吳融皆邑人也薄暮雷雨已而星出舍舟肩輿十二里宿西興鎮驛舍中終夜大風異常五更微雨明堂大禮以四月十日降御札處分楊萬里除直龍圖閣江東運副填見闕坐上書及洪邁議配享事也

辛未早登渡船西北風猶未甚止張帥趙漕皆不敢任責令監渡供狀而劉慶祖謂內人船已過力欲出開往反數四乃令捎

工供狀而行中流震蕩辰末達江下風止而晴寓施氏民居閣長內侍梁彬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二合各百兩書送銀五十兩從人錢三十千又差內侍干忠信賜伯圭及蕭燧聞伯圭書送二十五兩其人大怒形於詞色治平齋記溫公爲五使賜銀合七十兩其人止十千近例乃如此蕭參二合各八十兩內引遣留禮信使副顏師魯高震回書云頃達哀訃諒方切於孝思繼獲函書審夙承於遺命飭行人而展好齎信幣以將誠感愴良深敷宣罔既物錄先列不受之物萬壽玉尊等并刀劍玻璃二十事其後云依數發還元螺鈿合亦隨其物次列所受并合而云右如數收受已具前書敘謝不云惠貺亦知體也薛叔似入文字論楊萬里不當去遂收回江東之命降不允指揮閒叔似疏引漢武不冠不見汲黯而待司馬遷不過取文史以下祝俚優蓄之益以黯北萬里而以遷北邁也

壬申晴早神帛及張淑妃先歸德壽宮過浙江亭行第六虞祭畢百官來迎予同諸使前導虞主入城用儀仗鼓吹等車駕先過德壽宮就宮門外奉迎至几筵殿皇太后及主上院本作皇帝次第行安神禮文武百僚進名奉慰予與蕭參並就閤門放朝見癸酉歇泊假

甲戌延和坐升殿予同蕭參先敘奉使言還兩拜又謝到江下蒙差中使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兩拜次與王相黃樞留參謝

前日冊寶銀絹兩拜前以遷衍無朝殿未及謝謂諸公已了乃知忘記遂同謝呈題處主官紹興禮儀宗神主差翰林學士朱震顯仁皇后差端明學士張燾上曰洪邁已乞去差宇文价呈洪邁不敢赴學士院國史院供職上曰楊萬里謂侍從數人附其議其言太過況言浚之功而不言其敗亦豈得謂之公予奏故事祔廟後方議配享今神主尚未祔而遽及侑食者亦已太遽矣韓琦及忠彥皆曾降詔徐徐未晚上曰可收回否此兩人皆除職與郡如何予曰如此亦平同王相辭銀絹初三月十七日在德壽宮前主管支賞送目子一道上曰朕亮翁等之誠已而入奏遂批特依禮過德壽宮几筵殿行第七虞祭

乙亥不坐入局批出洪邁楊萬里並求補外可與郡而無職名
丁丑延和起居畢奏事同王相蕭參謝許辭免支賜上曰勉從
卿等所請呈吳博古察趙不流章上曰無乏（院本作敗）事足矣閱張
枸曾舉博古豈有謂耶降一官如何予曰若行此疏則不流幾
誤梓宮大事（院本有又當如何四字）又謂不識字書判皆藉吏則不當爲
幾溝奚止降官乃進呈訖（又謂以下二十四字院本缺）太常寺申孟夏朝獻
上曰既有下旬可依所申宰執分詣駕過德壽宮凡筵行第八
虞祭內批付三省樞密院朕祈請皇太后還內者數四未蒙俞
允今早復申懇切之請恭奉皇太后聖旨先帝享天下之養優
游二十餘年升遐此宮何忍遽然遷去今几筵又復奉安於此

倘欲還內當俟終制百官宜敬悉皇太后聖意
己卯延和奏事呈遺留禮信使副推恩具兩例呈上令依告哀
使三節減四年磨勘予奏指使副薦掌儀兩人宣力爲多乞將
有以寵之上曰是國信所人乎予奏亦是禮部人上曰不須呈
禮官札子祔廟畢恭請皇帝御殿所服衣冠上欲只用見今所
服予奏乞留此奏批出內引賞金國生辰使副胡晉臣鄭藘孫
國書曰誕彌紀月適當春序之和緘信將誠備展邦儀之燕載
形善頌益篤懽盟惟嘉詠以良深匪辭言之可究
庚辰國忌行香轉運司令承受奏每年糯糙米五千石內二千
石御前酒庫三千石德壽宮酒庫內批德壽宮三千石更不供
納遂申中書省照會
辛巳延和起居從駕過德壽宮行第九虞祭
癸未祔廟前三日不坐入局
甲申陰延和起居畢擬到思陵祔廟禮畢德音條目內獻地
人潛昜等乞推恩上望見便記予前日之奏云令紹興府保明
一名與助教又呈將來明堂臨安府申明差軍兵脩治道路等
若車駕不出則明降指揮免更差人上曰舊例都不出從駕過
德壽宮行卒哭祭不哭奉慰而已
乙酉大雨都堂致齋來日高宗祔廟也諸司給諸官早晚食
丙戌曉晴駕過德壽宮奉辭虞主王相爲禮儀使內侍押班楊

皓主管用儀仗迎入太廟幄次皇太子文武百官相向立於太
廟偏高宗神主及密祐皇后神主入門就行祔謁恩平郡王璩
初獻嗣濮王士歆亞獻榮陽郡王伯圭終獻禮畢詣德壽宮進
名奉慰皇太后次詣文德殿門外進名奉慰皇帝皇后內批付
三省樞密院朕昨降指揮欲衰絰三年緣羣臣屢請御殿易服
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然稽諸禮
典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
丁亥國忌行香歇泊假賜左相銀絹三百疋兩以昨日充禮儀
使也（題任祔廟例乃賜金器）又賜題神主宇文价銀絹三十疋兩行事官
劉國瑞亦然益只作侍從官一節次而已卿監以下行事者闕

各得二十疋兩

戊子延和奏事呈臨安開樂依顯仁例合候百官純吉服上初疑未有期子奏且依舊例惟外路恐已開難再行下上曰然又奏昨奉內批勿請御殿易服仰見聖孝但三衙環衛久不侍殿陛於理未安上曰過宮自頻不然令就內殿侍立亦可外庭已見詔旨否奏即皆見之謂宜令有司因此內批條具合行事件商量上曰甚好夜宣李巘鎖學士院草祔廟畢臨安紹興府德音

己丑文德殿聽宣德音紹興二十九年顯仁故事偶闕參政右相代押制左相及樞密院皆不至昨覽予問行首司乃誤謂宰

執皆往雖詰之無辭正謂當時偶是右相往遂聽之

庚寅延和奏事東宮先升殿致詞再拜聞以祔廟後辭免參決也予奏禮部闕官莫差人權否上曰祔廟後尤衮當遷因問有何闕予奏適正說禮部上曰既有學問便當除用張體仁亦當遷王相云黃黼是太常丞亦當遷上曰卿等可擬來殿中侍御使冷世光對一論配享功臣不必再議批依奏

辛卯內門開批出尤衮權禮侍既至延和呈昨日蒙御批付下德壽宮推賞文字予奏前此雖蒙聖諭欲分等第如高宗殿為第一等太后殿第二等之類臣再思之太后萬壽無疆推恩未艾若與高宗殿並言之則似有礙莫若只推本殿應奉人恩數內免泛濫避忌上大以為然予問高宗殿名上曰只是德壽殿太后是康壽殿上初欲指揮中說高宗升祔予謂止是應奉人難當此名上曰只云德壽殿自分明矣呈太常寺申許士庶婚嫁上曰不作樂否予奏元降指揮已許祔廟後嫁娶近緣未開樂恐都城以百官未純吉服為疑故諭太常申明之其間云不用花綵禁樂可知上因言昨日諭冷世光洪邁雖是輕率楊萬里未免浮躁二樞因極口稱昨日令罷再議配享甚當此四人中外皆稱之其詞殊云云上因此不然萬里指鹿為馬及侍從數人附其議之語予曰兩去之足矣予又奏憲節皇后祔高宗室有親姑慶國夫人年八十欲得加兩字如賢壽之類上曰與

封兩國如皇太后姊妹皆曾封又歷舉數人予曰秦檜妻亦嘗封兩國憲節之姑予又親姪三人尚是白丁皆曾進狀未敢進呈姑令勘當今欲與補官上曰當如此因稱戚里如孟忠厚邢孝揚皆可重王相猶欲經由部中上曰不須

癸巳伯圭朝辭前日已賜伯圭（院本缺此二字）史浩舊第又聞皇太后亦賜金玉錦綺

甲午翰林司申今日面奉聖旨本司官吏供御人昨輪差赴德壽宮宿直日下並免宿直又密白睿思殿祗候吳思忠蘇大椿張誼並轉歸吏部依例免參部在京宮觀免奉朝請其請給等並依李世良例支破免借減就用舊例批勘皆高宗御前人也

五月內申朔
丁酉歙泊不坐大局晚批出令臨安府及轉運司辦木植材料準備益太后宮其錢令戶部支上供者仍令會計脩內司指引
戊戌國忌行香午後御前封薛叔似文字付王左相遂入奏乞罷政遷出江下
己亥延和坐是日御批王相奏札云可除觀文殿大學士判衢州止於一押而已諫議大夫謝諤上殿三劄一乞用剛方之士上曰只一袁樞已着一作看諤不得二乞詔諸路賑濟三乞放兩浙

逋罰等錢
庚子端午節感風卧家久無梅雨兩日方得稍霑濡夜鎖院
辛丑後殿謝時服延和奏事文德殿宣麻王淮除大觀文判衢州
壬寅早不坐午時倚柱奏事初都大主管所申審甘昇劉慶祖內侍合千人轉官第二等列堂吏於其間予詰之吐其實云恐繳駁耳予語之云汝堂吏而自附於內諸司之後不亦辱乎王是將上奏云堂吏當俟諸司諸使推恩一就取旨今乞貼去上曰止是禮工房乎予曰提點亦在焉況與總護司所差人吏又不相涉上乃令貼去予因奏伯圭用總護使吳益孟忠厚例合轉一官上曰少待予又奏蕭燧充拔行使用万俟卨例亦合轉帥官緣舊例祔廟後一月方將上所以少待予奏今年會慶節不止會慶禮否上曰不須只依正旦可也
丁未延和奏事呈永思陵攅宮共費八十二萬餘緡上曰內庫支銀絹尚在外去冬印會子七十萬僅可充此費又曰德壽宮諸色人俸給今已省十萬緡
己酉延和奏事趙汝愚奏牒報秦州人爲太上皇帝裹白昏市乞付史館上曰盖不感動德壽殿應奉人各轉一官資內王寶張宗尹並與轉左武大夫裴良琮特轉遙郡防禦使符滌王公昌霍汝弼吳思忠並轉遙郡團練使盧安仁特與帶遙郡刺史吳因特轉武顯大夫鄒安仁特轉武略大夫合寄資人依舊寄資張延年孟居實張師孟曹穎嚴浩梁祐張錡潘鄖楊處厚劉

彥並依條問授內有名目人吏與添差占射一次白身人吏候有名目許作一官資收使指揮使李顯等七百四人令吏部折支銀絹其支破本官請給等六十四人內吳安民李符各減二年磨勘餘人並犒設一次
庚戌駕不出皇后過德壽宮治具
壬子延和奏事呈太史擇御後殿日分上令用二十七日御批張枸召赴行在
丙辰延和奏事從駕過德壽宮以天申節也
庚申延和奏事呈禮官申請明堂畫一上曰配位如何予奏太祖太宗並配世儒因孝經嚴父之說便謂宗祀當以考配殊不

知周公雖攝政而主祭則成王自周公言之故曰嚴父耳晉阮瞻答秀才策曰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故漢武汶上明堂捨文景而遠以高祖爲配此其證也本朝名儒范鎮司馬光李覯呂誨等往往辨學者講說之誤是以淳熙三年臣在翰苑草明堂赦云惟周成宗祀洛中陟配於文王惟漢武合祠汶上推嚴於高帝皆用親郊之禮具嚮尊祖之誠益爲是也若高宗服除之後中興之功異時明堂却議配坐未晚上曰既有典故自可無疑

壬戌早雨初御後殿上服如舊御倚子不用朱紅而以黃其後照壁舊畫龍今以黃羅冢之駕坐引班禁衛自贊不鳴鞭不聲

長喏喝拜皆如駕出之儀而不全用常時御後殿之制也

六月丙寅朔

己巳後殿坐呈高宗攢宮應辦推恩於是知臨安府韓彥質轉一官浙東提刑延璽亦然予奏已是武功大夫上令於遙郡上轉子又奏葉翥等皆復原官張杓雖除正侍郎亦有前年未復兩官上笑曰是失火時耶又呈浙漕趙不流合進職上令進二等又奏紹興二十九年浙東提舉不預徽宗攢宮却有例上曰田渭曾振濟乃與直秘閣總護司官吏推恩一百七十八人按紹興二十九年例却緣衛茂實別項轉官所以按行使副不曾推恩乃用徽宗攢宮例轉兩官頗遞使二十八人洪邁亦轉一官脩奉司一百三十三人工部官吏四十一人臨安府官吏二十一人紹興府一百四十四人御史臺九人兩浙運副下四十二人三省諸房各減三年磨勘

癸酉後殿坐從駕過德壽宮初賜從駕臣僚食如故

癸未後殿坐呈國史院修九朝史今且欲正名改作實錄院專脩高宗實錄却候書成別議國史於是脩國史官並改實錄院稱呼又奏昨準御批因高宗服制欲降指揮管軍知閤環衛御帶都統制許服繫金帶餘文武官隨其官品上曰朕以繫帶者滿庭故欲稍釐正之副都統如何予奏今諸軍有不除都統處副帥便是主者恐須與統制官有分別上曰此指揮行統制自

不應繫衆人云副帥不多當不較此上曰更須與卿等往復商量然後降旨予曰今廷臣莫未許吉佩否若許繫須令禮官起請上曰不必禮官朕既未變服則羣臣自難便吉帶也

甲申後殿坐呈尤袤乞哀高宗御集及立閣名子奏依典故只合令實錄院裒集昨日方定置實錄院今當作直旨行又閣名須候旬日令兩制或禮官定上曰此非禮官事予曰合是學士舍人

丁亥上造御藥黃邁來問欲用折上巾布袍乘平輦過宮無害否予奏此即冠帶既以御殿則乘輦自無妨益累日大暑逍遙子熱故也從駕過宮即回

辛卯後殿坐呈張枸乞留撥宮剩錢五萬緡米數千石應付本府予奏王希呂乍到須令可以措畫上曰亦有脩造營屋等費乃許之又呈為汪義和黃由沈煥翁子中藏閣之上令籍記予奏曰是狀元莫俟滿時先召上令俟滿內引金國報謝使副京鐸劉端仁其回書云頃聞凶計想極悲傷馳遣使車往為弔祭在叔姪情當如是於國家禮亦宜之復致回書備陳謝悃念方罹於夏暑冀少節於哀悰鐸等初過界接伴使康元弼瑤里仲通將至汴鐸等云告哀遣留使已不聽樂奪花今報謝乃是一事來時皇帝尚布素豈敢便從吉禮兩日間七次以副紙往議并傳示二三十次元弼不許鐸等以死拒之知不可奪乃多留

汴京七日接伴遣人走馬取旨得報許免送赴宴而行既至燕京臨行館伴使副徐鉉徒單彪遣人咨問橫使禮何為同常使鐸等答以但銜命而來不預茲事遂已上以是汴鐸連日議所以旋寵云（既至燕京起至此五十六字院本缺）

壬辰後殿坐呈京鐸劉端仁奉使回轉官上令依例却待批超擢語說將命執禮及不屈之意予奏執禮則義在其中似難更說不屈曰只作京鐸將命執禮可矣今是何官可除侍從否眾人云係檢正舊例過從官者甚多尋批出京鐸云可除權工部侍郎予云劉端仁如何上曰全是京鐸如劉端仁乃毛遂所謂（院本有公因人成事者也語參云除閤門祇候之類亦可予奏不若環衛官其人物亦可取上曰是將家子予曰聞其父為兵官上乃令密院擬除語參又薦國信所掌儀能叱開甲軍綱截赴宴之人予曰是田愿語參乞與轉官上許之

七月乙未朔

己亥後殿坐雨呈禮部太常寺申將來高宗小祥禁屠宰予奏列聖故事並禁音樂緣今來蹄安并未開樂想外路民間亦未用若依典故行下却恐放行已諭禮部換文字云除樂禁未開外合禁屠宰益去年十月禮官只依典故申禁樂日限畫旨並依今却暗衝前指揮耳上曰三年遏密乃合古制

辛寅倚桂奏事中官頻言曾得旨內引依舊用紫彩既而又云

續已得旨且涼衫呈皇太后生辰令西上庫排辦銀三萬兩金五百兩宣諭京鐸執禮北方恐將來會慶節使人却欲茶酒之類宜令禮官預商量

癸卯後殿坐呈禮部申主事皇甫琮乞依紹興三十年推恩轉一官予奏契勘得當時依太常寺推恩今次偶不該載上曰有例卻與又奏尤袤等議聖節人使禮數三兩日可申上曰禮官只討論禮文若謀謨予決則在卿等運籌帷幄之中

乙巳後殿坐文臣侍從武臣觀察使以上起居益用新制也

戊申不御後殿就延和奏事上宣諭早來覺腹痛畏冷至附火（院本缺此三字）舊不如此緣經憂患予奏更乞加意調攝上曰非不調

攝又宣諭來日過宮天涼早間依舊奏事

己酉後殿坐先降指揮高宗室樂舞皆以大爲名至是呈學士院後省所定饗太廟酌獻欲以大德爲名祫饗太廟以大勳爲名並從之從駕過宮即回

辛亥後殿坐問賀生辰人使到闕事子奏前已得旨只是討論禮文其他在朝廷

壬子後殿坐呈禮部供會慶節人使禮數事見與太常寺商議子奏只是三兩日聞昨早上語密院去年不見賀生辰人使獨出朕意卿等無一人以爲然

乙卯後殿坐呈禮部指定温州興慶寺乞永崇奉高宗道場子

奏此寺在温之江心高宗嘗駐蹕有御榻焉聞頃年地震屋宇傾摧獨御榻處無恙今別無希望止乞崇奉香火上嗟異久之丁巳後殿坐呈鄭僑奏乞除明堂大禮涉事神處用樂外其他如盥洗升降緊聖躬者皆設而不作上初謂不須子奏本朝皆權宜僑見陛下行三年之喪遂欲稍復古制乞令禮官詳議以聞上許之呈禮官具將來人使賀生辰到闕儀子奏祖宗時例上壽惟元祐止引見使人不曾上壽至紹興三十年則高宗用淡黃袍黑帶行禮上曰既有典故自可免又曰上壽之禮爲重自不當行又再三宣諭此全在君相及大臣任責子奏所以削上壽典故而專指元祐臣之意可見矣上曰北使若堅請卿等能任此責否予曰既許入見且受其書彼之禮畢矣上壽是自家事不過隨百官班拜舞於庭奉觴致詞一無所預彼何爭執上曰朕試卿等耳

己未雷雨後殿坐三省樞密院同奏昨日連準御批議定將來會慶節北使堅欲上壽時如何臣等灼知彼必不固執蓋是自家事劄上曰不然彼若言大金皇帝令來上壽則何以應之朕思量累日而未得其說卿等勿以爲易更審思之子遂奏當遵聖訓既而又對密院申言之

八月甲子朔

乙丑後殿坐從駕過德壽宮

戊辰後殿坐御延和三省同樞密院奏淮南漕司申明將來會慶節人使經從依舊用青紫幃幙從之上宣諭皇太后宮名如何慈寔甚好子奏本朝典故咸平號萬安宮萬安殿治平號慈壽宮慈壽殿熙寧號寶慈宮寶慈殿紹興則曰慈寔上曰原來却別要立名易得重疊莫只用宮名否子奏殿名與宮名同乞令學士院後省同禮官擬定取旨上曰然

己巳以膀痛不御後殿延和奏事禮部議到鄭僑奏明堂用樂事乞降神奠玉幣捧俎酌獻撤舞徹豆送神依典禮作樂外所有皇帝三獻盥洗登降等樂備而不作上曰已適中矣上又宣諭議人使上壽事子奏彼必不計決無可疑設使有言自當折

之以禮上復云卿等須把定不可臨時有所避予奏臣等共以爲然豈容推避彼苟非求覺決無所爭只望宣諭館伴接伴及國信所人令勿漏言上曰彼安肯爾將來如何收拾既退又以御筆來問案院本自神奠玉幣至適中矣四十二字缺自上又宣諭至末錯簡在十二月癸酉條下庚午院本改作即戊戌談延和奏事同呈差接伴訖昨日再奉手筆及人使爭執事臣等保其不然上曰卿等肯任責甚善予奏此外或計較他事則在臨時上曰此難預料

乙亥後殿坐上又及上壽事云卿等雖肯任責或臺諫侍從有文字卿等又須搖動先令集議如何予奏此事臣等已灼然無疑若更令集議却恐引惹紛紛凡國家大事謀之帷幄之中有

不必詢眾者苟眾議未當寘以身爲去就豈可曲徇非如尋常臺諫侍從所論無大利害之事遂龍勉從之也上再三稱奬卿等能任責如此國之幸也院本既誤改前條庚午作甲戌而又談以此條置其後蓋八月事録歸十二月矣

庚寅大雨後殿坐奏取到禮官狀大禮畢雖依紹興例免稱賀有拜表一節亦合申明降指揮並免庶幾可以示後上極以爲然

辛卯微雨尚書省受明堂大禮誓戒

壬辰五使就貢院拔雅樂

九月甲午朔早赴明堂殿習儀畢就行檢視祭器文具而已

乙未後殿坐上御吉服朱紅倚及儀衛等並用吉禮

甲寅晴後殿坐同密院呈李嶠擬定皇太后殿以慈福坤壽爲名予奏慈福爲佳上極稱善又呈元祐初興龍節羣臣及遼使請東上閤門拜表稱賀上壽賜宴不作樂今年會慶節已降指揮免上壽拜表既難稱賀又不應恝然欲就東上閤門拜表起居若北使來則令此下院本錯入五月己酉條下嚴浩云云十六字又依其後半同赴庶幾陛下之聖孝臣子之誠心兩合於禮上又稱善以爲名正言順同赴下至此二十八字院本錯簡八月己巳條乞降二字下

辛酉後殿坐呈禮官申高宗小祥依典故前後五日不視事上曰典故如此耶初予答奏國初三日不視事自仁宗以後皆五日典故五日上止令作有司申請是日正謝明堂加恩合賜衣帶鞍馬予率眾人先入奏辭免以衣未純吉帶佩鞍鞚皆非所宜上批依止四拜於庭而退

十月癸亥朔朝於後殿年例特賜錦一疋左帑銀支一疋今歲皆權停同三執政楊前謝加恩許免衣帶鞍馬兩拜從駕過宮即歸

乙丑不視朝赴高宗几筵殿設黃籙道場拈香而退

丁卯晴不視朝文臣權侍郎武臣觀察使宗室防禦使以上並赴高宗几筵前行奠酹禮

戊辰晴不視朝羣臣赴高宗几筵殿如昨日之儀
己巳不視朝羣臣赴几筵殿如昨日
庚午高宗小祥自後殿從駕過德壽宮禮畢奉慰而退百官就仙林寺設位行香
辛卯後殿坐閤門奏來日密院滿散賜香合舞蹈有旨權免
癸未早自北門入赴垂拱殿東幄兩拜起居訖升殿侍立引見生辰使中奉大夫禮部尚書王克温廣威將軍客省使完顏琥國書曰寒風初届律正上冬良月就盈祥開誕日爰遣皇華之使往敷慶賀之儀尚介壽祺用堅盟信禮物北珠五顆餘同常儀初授書琥不動克温直造榻前琥連聲云大使大使益不欲

其太前也退至閤門聞琥頗責克温克温甚窘云有天地或謂琥曰自是副使不曾舉足稍前非大使之罪乃已賜茶如正旦之儀黃樞押宴北使辭以無例不敢受許之
甲申會慶節免過黎明文武百寮並詣東上閤門拜表起居自紹興十三年拜表皆在殿下至是始正其儀次詣明慶寺滿散祝聖道場中使宋某賜香用密院已得指揮免舞蹈留參入驛押宴
乙酉不坐不入局玉津射弓正使王克温指揮箭中的不肯再射第二次伴射荆萬館伴副使劉忠方中
丙戌降聖節假虜使辭就驛花宴從之
庚寅早垂拱東偏引入使朝辭賜茶如始至國書云誕期甫届惟深罔極之思信聘違臨特厚永堅之好回書載敘儀幣是將沐勤意以交孚酌報章而祇達曾因述敘彌見感藏李巘撰參押宴御前令承受關德常諭羅點過位特賜副使完顏琥銀一千兩金一百兩以其去年至此不受支賜也
辛卯旬休人使出門
十一月壬辰朔
丙申未時內引金國賀正使鄭僑張世脩朝辭
戊戌後殿坐呈高宗御書閣名後省學士院禮部太常寺共擬煇章真文興文眾以煇章是堯事上以為然予奏典故當降詔

壬寅慈福殿立木聞御前及太后賜知省劉慶祖知臨安趙不流浙漕耿秉銀絹有差
丙辰冬至節朝於後殿從駕過德壽宮宮中行禮畢輔臣至權侍郎管軍宗室正任並赴几筵殿行澆奠之禮新降指揮也尋從駕回脩內司提轄符思永傳旨小堰門裏儀鸞司北營寨屋並交割付脩內司其寨內見住人兵却並歸東南兩營居住已而儀鸞司申空閑間架數少人匠無可居上又令轉運司火急計會儀鸞司於東營添蓋二十間餘屋重行脩蓋
十二月壬戌朔
壬申院本校官改作庚午後殿坐唯差都知宗超不慢館伴賀正人使予

密奏北使田彥皋極知書乾道間范成大充泛使彥皋接伴說話通情今宜擇知古今者爲館伴至是上宣諭令於卿監內別選人予因奏彥皋去年在路聞高宗升遐泣於馹中上曰畢竟是中原人既而具郎中以上姓名繳入御筆點諸葛廷瑞癸酉院本校官改作壬申不坐入局謀報金國制曰朕惟熙宗孝成皇帝以武元嫡孫受文烈顧命作其卽位十有五年偃兵息民中外又安而海陵庶人亮包藏禍心覬覦神器陰煽奸黨遂成篡逆而又厚加誣詆降從王封亮旣得志肆其凶殘不道之極至於殺母人怨神怒自底誅滅惟皇天眷佑於我家肆予一人纘承先緒暴其罪惡貶爲庶人仍黜其殯於兆域之外仰惟熙宗位

號宜正是以問者稽合禮文升祔太室復加美謚尊而崇之惟是葬非其所益嘗慄然爰命有司卜地涓日奉遷梓宮已於十月初八日備禮葬於思陵庶幾有以慰在天之靈也布告中外咸使聞知故玆詔示想宜知悉大定二十八年十一月日下熙宗卽亶也予嘗奏高宗陵名相犯上以爲難改按改葬熙陵制書金史亦失載新脩金史卷八考證載思陵語錄又多刪節不全惟此本爲存其實末作十二月依金史改十一月乙卯院本校官改作癸酉後殿坐提舉脩內司劉慶祖申契勘本司恭奉聖旨指揮脩蓋慈福宮殿堂門廊等屋宇大小計二百七十四間此下院本錯入八月己巳條下上又宣諭云云內殿門三間朱紅門二扇板壁六扇鋪石浮屋釘裝釘朱紅柱木頭頂真色裝造甋瓦結瓦安立砌

吻方磚地面門外打花鋪砌墁地正殿五間朵殿二間各深五丈內心間濶二丈次間各濶一丈八尺柱高丈五尺平綦枋朱紅頂板裏外顯五鋪上下昂真色暈嵌裝飾頭頂甋瓦結瓦安立鴟吻方磚地面朱紅柱木窗隔板壁周回明窗等青石壓欄石砌踏道打花鋪砌龍墀殿上安設龍屏風殿後通過三間隨殿制作裝飾真綠刷柱並寢殿五間挾屋二間瓦涼棚五間並是真色暈嵌裝造黑漆退光柱木窗隔板壁周回明窗等頭頂甋瓦結瓦方磚地面後殿五間挾屋二間真色裝造綠漆窗隔板壁黑漆退光柱木周回明窗等頭頂板瓦結瓦方磚地面次後梭子五間上下層並係青綠裝造黑漆退光柱木周回明窗

等頭頂板瓦結瓦方磚地面漆窗隔板壁鵲梯周回避風簪等綠油柱木頭頂甋瓦結瓦方磚地面打花鋪砌溪路花臺正殿前後廊屋共九十四間各深二丈七尺濶一丈三尺柱高一丈五尺真色金線鮮綠裝造頭頂板瓦結瓦方磚地面內殿前廊屋係朱紅柱木窗隔殿後綠油柱木黑漆金漆窗隔板壁前後明窗裝折閤子庫務等並素白楞木側堂二座各三間龜頭一間黑漆窗隔並明窗等殿廚及內人屋六十六間官廳直舍外庫等屋六十五間大門一座三間中間隔門二座各一間深濶不等並係草色裝飾碧紅並黑油柱木安卓窗隔板壁等板瓦結瓦磚砌地面及諸處磚砌路道墻壁黃羅青羅額道並踈暖

簇共一百五間鎗石鈎絛結子全及諸處案卓並係磁石裝釘
葉子並承降下御書慈福之宮慈福之殿八字及臣御名恭書
八字製造青地金字朱紅漆牌二面前項生活並於今月十八
日一切畢工並於當日挂牌了當自大小計二百七十四間起至此院本全缺
庚辰國忌行香內引館伴使副諸葛廷瑞趙不慢朝辭宣諭云
王正已接伴殊無禮聞人使甚不平卿宜還其禮數後聞正已
在圩貽北引接等來參待之不甚恭又金山惠山分位模次舊
例客居中位正已不以爲然必爲還者所奏也
戊子大風而晴垂拱殿東楹坐引北使中奉大夫吏部尚書田
彥皐副使廣威將軍戶部郎中耶律仲方交聘表田官河中尹伊剌仲方官吏部侍

郎院本又作中方案伊剌與耶律各一族不知何者爲是仲中通用朝見國書云獻歲發春式屬
亨嘉之會順時講好益敦信睦之風爰遣使車往敷慶幣方履
新陽之序茂膺多福之宜
庚寅節假人使遊天竺
淳熙十六年己酉
正月壬辰朔陰朝於後殿從駕過德壽宮次詣高宗几筵前禮
如冬至之儀內批皇太后還慈福宮令太史擇日是日微雨
甲午晴入使觀潮
乙未陰雨開基節假人使射弓
丙申陰清華閣奏事呈太史局選定太后還慈福宮宜用十五
日上令報提舉所又令學士院撰御前表文并文武百僚亦進
表密院呈北朝十二月十九日大赦云朕自臨御以來夙寤晨
興未嘗不以憂勞萬民爲心故稅賦嘗慮其不均刑罰常慮其
不省民財常慮其不阜錢幣常慮其不通而比年以來民間租
稅多逋豈猶有被寬滯者乎一遇水旱或有貧不自給而仰食
於賑貸者管庫宿負或有貧無以入而備身於官役者朕甚憫
焉宜推曠澤以示深仁可大赦天下自大定二十八年十二月
十九日昧爽以前自雜犯死罪以下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
發覺咸赦除之於戲理寃結而賙困窮惟帝王之茂憲沛利澤
而崇寬大實天地之深恩用恢仁壽之風以導和平之氣咨爾

有衆體予至懷赦書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
罪罪之主者施行金制非有大事不肆赦今次特寬疑葛王病
也
丁酉晴上先御後幄引送伴使副王正已等次御垂拱東楹人
使朝辭賜茶如儀回書曰人正肇祉感歲序之載更使傳來臨
識信盟之益固祗承書惠兼致幣將佩禮意以惟深飾謝緘而
敢後悃悰是達銘篆奚勝孚懽之至也
戊戌晴入日假內引賀金國生辰使副何澹戴勳朝辭國書曰
季春應律方茂暢於陽和彌月標祥式誕膺於福祉肅馳信騶
祇飭慶緘備陳不腆之儀申締無窮之好永綏壽履垂副頌言

丙午後殿起居從駕過德壽宮是日皇太后過慈福宮上進表
一通文武百僚亦奉表起居駕先回皇后留至申時方歸三省
樞密院吏各得數百千
庚戌後殿坐呈何澹劉子如金界有故禮物分付與否澹朝辭
時欲持回予以爲不可既進呈因奏當問鄭僑體例兼本朝嘉
祐有故事上乃許隨宜斟酌施行
辛亥旬休辰時清華閣奏事宣諭二府朕衰老不得日奉高宗
几筵且於太后定省有闕旬日間當內禪衆人唯唯上令留身
子呈二月二日詔草並紹興三十二年六月本上曰比見來因
讀所擬者至奉几筵及聖母定省等語上再三言切當子奏乞

就二月一日未後付出上曰朕當親寫付三省樞密院又指詔
末云此便書皇太子可即皇帝位乎子奏只緣紹興例臣不敢
寫此數字其下却當云故茲札示想宜知悉上曰不必云軍國
事並聽嗣君處分否子奏此當時誤本不合如此上曰其他禮
數付之後人盱眙申對境幀帝皆用青傳金主正月二日卒
壬子後殿坐進呈畢奏金主之報上曰待此機會十五年矣
癸丑駕不出入局盱眙報葛王正月二日薨遺詔太孫璟柩前
即位權殯壽安宮
丙辰後殿坐午時清華閣內殿奏事呈萬壽宮不惟魏太武有
之宣和末廢神霄玉清萬壽宮亦當避夜來思之重華宮名甚
好眾皆稱善上曰極切當但恐不敢當耳又呈尊號須加至尊
然後繼以壽皇仁帝上曰已過當皆非所宜朕都無擇眾人疑
拆開皇帝二字欲作壽仁皇帝上謂壽皇便可稱呼又呈以下
二字院本缺
二月辛酉朔陰雨清華閣奏事予初請上與太子同過重華宮
今日上疑無二聖子奏記得有兩副上曰其一曾送高宗過越
卅子奏如此則陛下乘逍遙而太子以輦從行都人瞻望尤美
矣上乃定又商量中宮稱謂子欲冠以重華或至尊上皆未以
爲然已而上之尊號方許用聖字且曰慈福太后依舊稱壽聖
皇太后正好惟中宮亦可連一壽字退擬壽隆壽昌壽成三字

御筆點壽成
壬戌稍晴親批出立太子妃李氏爲皇后已而列仗設宮架樂
而不作上吉服御紫宸殿鳴鞭不山呼先閤門次三衙次羣臣
皆四拜宰執升殿子奏欲於禪位詔後添入朕當移御重華宮
七字又奏陛下萬壽康寧遜位與子古今盛典再見本朝中外
同慶臣等輔政無狀自此不得日侍天顏無任依戀退至閤門
再追班傳詔拜舞訖復追班入殿新皇帝側立羣臣拜舞如儀
二府升殿上猶未坐內侍請勿聽子與諸公側立固請上猶固
辭子奏陛下若未正坐臣等未敢奏事上遂坐呈至尊壽皇聖
帝及壽成皇后尊號指揮而退已而壽皇易白帽素袍再御後

敬宗至德諸側立羣臣禁衛等起居如所定之儀遂相繼登輦
同過宮雨後驟晴觀者塞途晚駕回復雨

雜著述卷十一終

明吏科右給事中周公傳

蕭山毛奇齡譔

公諱洪謨字宗稷山陰人中萬歷進士授福建延平府推官時福州推官周順昌負清名公與之埒稱二周會福建鹽運使司委掣鹽懲墨吏骫法使公及順昌司掣事嘗曰二周掣鹽而鹽以清天啟二年舉卓異第一行取補戶科明年辦事忠賢以傳奉杖死屯田郎中萬燝於午門外而捕御史林汝翥於葉向高第破闔入捽汝翥子杖中官王體乾附忠賢每疏至必鈐以片紙條其意略而閣臣魏廣微遵行之公到科即疏曰臣自家抵都見一路災荒備矣夫吳淞澤國也而加之霪霖青齊

墝壤也而重以旱魃臣嘗疑上天恩威每多偏任何所感召而竟至於是及見我皇上震霆迅雷非不擊斷而乃重施之失勢之言官夏日果可畏哉燥濕之勢殊也今萬燝已死汝翥幾斃而向高毅然請去猶幸執政柄用方新諸臣九死不折萬一不幸而拂衣者旋踵畏威者結舌將明旨所謂孤立者不在內侍在廷臣也皇上誠能回惠威之施一生殺之柄納大小諸臣之諫詰萬燝之何以死究汝翥之何以杖察首輔葉向高之何以即去立斥忠賢毋使以媼相之權成騎虎之勢然後大張祖訓并斥王體乾等勿開市交之門奈票擬之柄違干政典兵之禁如此而天變不回人心不固社稷不安

請治臣以妄言之罪不報會璫事嘗欲明慎者思媚不止意欲重困東浙入曰越猶吳也壤比粟均舟習水次便應詔東浙稅畝粟若干與如蘇松例主漕者已行單徵發東浙人比戶惴惴若中狂走顧莫敢訟言公曰此吾事也幸袵疏未至第浙撫疏來當死生爭之及疏至公駁抄曰越浙西仰給他郡縣東北環海而又有三江之阻義雖當輸顧安所得粟且航舟踰險涉錢塘越風濤種種不便時即在掌科公用白頭抄蔡以上人爲公危顧辭直終莫能奪議遂止是年十二月註籍明年二月始一出侍班而周順昌被逮公乃歎曰二周不獨全矣自劾去先是公論熊楊失律廣微失禮事詞義凜凜

久已觸璫怒會公同鄉有勸璫收公爲已用故璫始銜之公嘗歎曰吾豈不欲爲官乎顧何以爲人至是自劾入廣微陽謝曰毋我故而璫竟加以久依門戶之旨勒令閑住崇禎改元起吏科右給事中陛見首薦劉宗周可大用時吏部尚書王永光變亂銓法公疏柰之其疏留中不下十餘日無何上御經筵諭講官云周某言是發閣票旨百餘言明年陞兵科右給事中皇太子生充御書使者歷潞周趙三藩又明年御書差竣時政府屢易用事多新進公乞身去將行註山東試差公曰已告病矣復應是吾證也遂去公在戶科時以新餉缺乏曾疏言不得已之取贏有八曰鼓鑄鹽法屯田出之於地

稅契典當散官取之於民凡役郵傳節之於官至於多方節省責之三方督師之臣使司農之所輸者以飽猛士不以飽關冗以勵銳師不以供坐客凡兵馬器械一若貧家之拮据絲粒皆期實濟而後國計爲有裨也上亦是其言而終不能用

論曰李應昇劾楊熊失律而死魏大中劾魏廣微失禮而又死公兩劾之豈復有生死之見存於心者與媚璫者思擇强項士以張璫勢而致豔以官公三十舉於鄉念父通城令年老而留事之至五十而成進士彼其不屑屑於一官盎一日矣

諫垣七疏

山陰周洪謨宗穀

第一疏

爲天災洊臻人情疑貳懇乞聖明采納嘉猷恢昭王度以消隱憂以圖治安事臣以五年理官誤蒙拔擢寘臣省垣省垣職在司諫知無不言況值此災變紛紜憂虞有象之日觸事驚心能不一一爲陛下陳之臣聞大君者天之子也天之子者天下士庶臣民皆其子也天愛君則多禎祥即氛祲時見而化災爲祥其愛尤甚君愛臣則多周澤即威譴暫加而轉威爲惠其恩倍渥是故泰交之世君臣合爲一心而天人通爲一氣見治安之

徵焉否則危亂隨之縱觀古今轍跡如一今陛下稟神明之資懋仁孝之學虛懷納諫屈己用賢濟濟在位雍雍在列無不謂堯舜復生勳華再見盛德之事史不勝書方意和氣四達諸福之物可致之祥咸以時應乃者日光霾晦赤色如血地動雹擊獸孽蟲妖所在見告變熒焚燒近在禁廷盡堪驚駭至臣所身歷而目擊者尤可深憂臣浙人也自浙抵都見嘉湖蘇松一帶財賦之地連月淫潦汙邪成窪春耕不及則秋穫無收如長興之亂賊杭州之亂兵側目伺變者比比而是此江南之災也既從淮徐以入東省荊棘滿途人煙斷絶蓋自往年鄆滕景武之變玉石俱焚創痍未息今復亢旱如蒸

水泉乾竭黍稌之墟煬爲飛塵竄伏餘妖恐其再起此江北之災也蘇湖水國而陽侯偏與爲災東省高壤而旱魃久肆其虐何上天降殃巧與相符若此極無極備恆雨恆陽形立肉枯皮存毛落百萬漕糧於何而出邊境軍儲未免脫巾使廟堂之上旰食宵衣同心一德猶極重之勢旦夕難返而何其不然也臣竊嘗譬之今天下如以漏舟泛江海而遇颶颶叫號撐拄或可攸濟其如一舟之中不勝異意篙者檣者交諍互爭載胥及溺勢所必至臣觀自古君臣之相失不在多端始於一事之參差循致羣疑之並作上疑其下則必自用而好勝下疑其上則必避罪而違嫌腹心之間先成否隔宇宙

之廣何由自通今雖未至於此然已有其徵矣陛下未嘗不任大臣而大臣不得行其意未嘗不任小臣而小臣不得効其忠近者震霆迅雷行不測之威於言官者正如旱天之烈日而益罷逾恩於近侍左右者又如春霖之浸淫何陛下愚威更與上天之降災相符若此今萬燄杖死矣林汝翥幾斃而首輔竟得請以去矣猶賴執政柄用方新諸臣九死不回雖摧窘百出而士氣益伸萬一不幸而拂衣者接踵長跪者結舌恐前明旨所謂孤立於上者不在近侍而在廷臣也又萬一不幸而交通干澤之徒有陳鉞張緑輩周跡其間天下事尚忍言哉伏乞皇上仰承天戒大奮乾綱納大小諸臣之諫

立斥魏忠賢毋使以媼相之權成騎虎之勢并敕王體乾等各恪遵祖制毋開市交之門毋違干政典兵之禁毋以同類相推而其入禍門納劉廷佐黃尊素杜三策李應昇王振奇之請嚴詰萬燝何以立斃致聖朝有殺直臣之名因憲臣孫瑋之請并敕御史等官毋以汝霖小譴挫其埋輪破柱之氣思首輔向高之去而專任閣臣毋令中涓參票擬之柄而使大虞其□□然後督部院諸臣軫念民瘼恤災捍患中外廓然不疑不貳元首四體呼吸關通戮力一心以紓國難如此而天變不回人心不固社稷不安請治臣以妄言之罪臣初入班行不知忌諱藉手先資上陳天聽臣無任悚仄待命之至

第二疏

爲禮卿嘗氣已衰師範不肅謹特爲糾察以重成均之典以中止足之義事臣聞三代教化必先太學周禮師氏以德行教國子其法具在葢置尊士十四人而簡聰明有威望者一人爲祭酒以總領綱紀蓋自有國未有不慎重師儒之任者我太祖高皇帝首創國子監以名儒宋訥爲祭酒一切學規皆本於訥嗣後陳敬宗李時勉司鐸南北雍力以師道自任賢宗之政肅於朝廷故能成就人材增光序職斯稱耳今禮部侍郎署祭酒事蔡毅中實非其人毅中向以善於依附昌襲虛名而近因景廸庵嵬智昏戒得頃皇上臨雍釋奠業有定期莫不欣欣色喜相告以躬逢盛典爲快而竊見毅中步履龍鍾視聽昏曚則又人人相顧曰毅中耄矣萬一天聞下垂應對失誤不亦辱大典負殊恩哉其如毅中已轉卿貳苦戀監篆必欲以鐘鳴漏盡之身乞五更三老之澤何也臣聞穆宗皇帝將幸太學言者以爲祭酒當擇耆德遂以詹事趙貞吉攝國子事講尚書克艱厥后章闡發精明音吐洪亮上心感動若毅中者安能辦此今大禮尚需時日會推奉有明旨臣似不必過求但國學固賢士之關而禮卿尤儀表之地均非素有嘗識者所宜久據況祭酒不已濫而亞卿亞卿不已濫而台司其欲炙之色嗜榮之心毋乃隴蜀無厭乎而臣竊笑其

不自量矣夫大臣進退原有禮義朝廷進退大臣亦有鑑衡日來陛下之溫留者過示優容而庸鬈之耐彈者終無愧色於禮統反爲不先伏乞陛下亟允臣疏早予毅中以懸車之榮使其曉然於知止知足之義并乞敕下閣部慎重成均擇道德經術冠冕一時者以正司成之席庶師道尊士習正教本端矣臣幸逢王道蕩平是非晝一獨毅中行徑大不滿於眾心不敢不特爲糾參以明公是然於毅中未嘗非藥石之言也

第三疏

爲失律之臣不可不誅祖宗之法不可不守祈立行乾斷以肅國紀以服人心事臣聞賞罰者人主之大權故

昔人比之太阿言不可不慎持之也持之不慎則游移錯貸可以意論輕重出入可以情覓卒至骫骳決裂而不可收拾今陛下之有三尺法非受之太祖太宗者乎稟稟刑章陛下當與天下萬世共守之乃未聞失地喪師偷生誤國死辟如楊鎬熊廷弼等而可以一筆抹殺欲陛下誅法以徇情如樞輔請宥諸辟之疏也與言及此可以寒心臣先請就樞輔之言而折之樞輔之言曰文武之宜異法也道臣不宜從主將之律也長安紛囂之可虞也夫經臣撫臣邊大將也督撫引將帥律論死楊遊張經輩獨非文臣邪即曰世廟用法嚴然陳用賓以滇事坐辟不聞以文臣免也有功則先發蹤有罪則

韋韜義之所不敢出也道臣而執兵則有軍法而況其一逃再逃也如曰留此諸羈徒生口舌臣以爲執法者將牢太過不誅諸辟故敢流言風波耳斧鉞一加遠近齊息誰敢爲邪說胥讒之原者今幸陛下謹持太阿不徇其請萬一聽其末減天下事尚可爲哉陛下之所以提挈四海遣將而將不敢後驅兵而兵不敢避徵餉而民不敢辭以戮力遼黔川蜀者畏陛下之法耳萬一國法不行軍令不肅則誰肯爲陛下用命者臨陣者可逃也曰有鎬等例也守城者可棄也曰有鎬等例也失誤軍機者可談笑解也曰有鎬等例也且臣嘗爲理官矣永錮囹圄久而不決者疑獄也疑獄云者情可矜法可疑欲釋之則不可欲殺之則姑再復念者也若鎬等諸人敗軍宜死棄祖宗地宜死棄地而倡逃尤宜死何矜何疑而可以緩死議獄那斷送數百萬生靈敗喪數百萬軍實徵兵調餉釀毒天下師連禍結而不可解鎬等諸人罪通於天天下誰不欲食其肉者而樞輔欲爲開一面之網乎臣昨睹朝審時長安觀望如堵一見廷弼輒飛石擊之頭血淋漓益以廷弼受恩最深而誤國最重也此亦足見通國人心矣國人皆曰可殺而乃欲生之乎頃毛文龍保王化貞一疏臣甚訝之天語嚴厲裁其越俎而不意樞輔與之爲桴鼓也文龍弁流妄自陳請已干天憲樞輔社稷寄命之臣胡亦出此諸臣罪案

皎如日屹如山陛下試取鎬等招案閱之有一線生路可令之不死否樞輔爲國平章當爲法紀慮近且總攝六軍圖復遼廣行軍之際正宜厲法不宜太以寬仁樹幟威克厥愛允濟樞輔尤當爲身慮矣大帥重臣受國殊恩抱頭鼠竄俛身偷息諸人豈無清夜盦無良心盤水加劍旦夕自裁猶將慕而含愧而復欲邀非常之恩乞哀請命以圖苟活鎬等無心肝不足論廷弼化貞不嘐嘐豪傑自許者耶亦足羞矣即使他日樞輔仗陛下天威恢復全遼奏凱歌至而鎬等亦不得以他人之功丐己之死柯也未聞郭李以中興之後追訟封常清也樞輔受陛下恩眷正宜大申敗將逃臣之罪鼓倡文武

道將以有進死無退生之法而顧煦煦若是豈祖宗律例概可移易乎尤而效之將何窮焉八疏敘防恩無遺澤片言解難國無常刑陰何處乏陽何處饒功罪之際賞罰之權願樞輔熟思之也伏乞皇上立敕法司速決楊鎬諸臣以謝天下使人知失律之誅雖以樞輔力請而不得也天威所震不寒而慄誰敢復因循退縮以誤陛下事者倡勇敢之術莫疾於此矣臣言及此鎬等能無切齒但臣知爲陛下守法耳安恤諸彙哉臣無任悚息激切之至

第四疏

爲閣臣棄禮被糾認罪徵恩太厚謹據實申明以尊國

體以重宗廟事臣聞禮者國之幹敬者德之聚不敬而蔑禮在負擔猶不可況大臣乎昨閣臣魏廣微領朔則不至助祭則後期一朝之中失二大禮侍班之臣劾之以不敬刺之以無禮非尋端也爲朝廷也閣臣亦詘於法言自謂百口難辭而以病之一言自遁臣伏思陛下雖垂恩宏蕩亦宜深加責讓閣臣雖責在鼎足亦當泥首服罪乃不虞天語以敬慎許之而且令其不必引咎也閣臣有心恐不敢以敬慎自當即通國有口誰肯以敬慎當閣臣乎閣臣家有庭訓身秉國常聞此溫旨臣知其踼踖無地矣夫使甘筵簟之夢而忘朝廟之典廣微寧曰不欺即使小小疾痛安肆棄禮明何以對陛下幽何以質祖宗欺與不欺宜哲維人不可罔也陛下以禮治天下宜爲百執嚴其坊大臣以禮先天下宜以一身任其咎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播之天下傳之後世遺所以重廣微之罪耳臣職司糾劾不敢避罪畏愆不爲陛下愛禮不爲九廟申法并願廣微亟以敬慎二字遲之朝廷毋輕引以自脫也

第五疏

爲儲峙空虛理財無策敬陳一得以劾愚贊以佐邦計事該署戶部侍郎陳所學具題新餉緣山泰旨會議伏念臣備員戶科得以與聞顛末晝夜旁徨寢食興歎竊念遼難以來數年於茲矣加派搜括竭澤以求事例屯

鑄榷比而舉初聚天下之賦以事一遼而猶不給也遼未靖而胎蜀禍蜀甫定而跳黔酋於是遼餉之外有蜀餉焉黔餉焉近且關門海外復析之爲二夫江河不能實漏卮而川源不能勝野火萬一天不悔禍寇逆久遁加派而派竭設法而法窮且目前之難支將善後以何策此計臣李起元皇皇如不及而臣等徒有仰屋歎耳然集議有旨職當攷關無可設處而于此不得已於雜項中稍可取贏有八曰鼓鑄曰鹽政曰屯種曰稅契曰典鋪曰散官曰冗役曰郵傳夫鼓鑄之利子毋相倂鑄百萬錢則得百萬之息近雖四行開鑄而既苦乏本又艱市銅然未有本聚而銅不湊者其要惟在於得人如

淮揚議鑄借本鹽課同官郭興治條兩淮補庫折價割沒等項清查可得百萬於中量借更爲便易而所部臣宜廉幹精敏日多督治及約束鑪頭諸役毋使姦商市猾窟穴其中而泉府之歲入從可知也鹽課之利軍國所需故管子必曰謹正今逐歲清查已無餘利而於中稍爲通融甯無取羸良法臣以爲宜咨行鹽臣召商集議於新舊中銷之規淮廣諸商增課之說務求至當別開邊餉一項俟事平而停止可也所謂屯種者謂未闢之新畝非僦買之舊畬也今海內舊屯法應清理而豪强兼并經畫混淆籍猶未去可按而稽惟是關外荒土沿海污萊悉聽附近軍民隨地開墾而始少征其子粒

將畝有畝利頃有頃利日計不足歲計有餘矣稅契者算緡也往時不過數釐而不見緒有加以三分而不見羸益輕則輸而重則匿耳今既不可開告緡之令或於三分內再爲酌量督縣官逐里示諭隨買隨稅隨收而匿稅者不准管業民未有不樂從者矣此以減而得增之法也典鋪之分亦逐末之微乎然而微有難易者蓋衝都大邑鋪多而本儹即百千亦不爲厲僻壤下縣徵商裹足數金猶難取盈故不獨酌其輕重而且定其有無庶輸者無難而徵者自易此不平而平之法也散官之秩原爲虛名而富厚之子動以衣冠爲榮故祖宗以來每有軍興輒捐散官名色蓋一時權宜之術如此今宜須行郡縣凡富民輸粟若干給以官號量免差徭計州縣之大者可得數十人小亦可得數人外如儒士之衣巾武弁之加銜僧道之受秩推而行之各有所入此不亦予以虛名而收其實利乎衙門冗役臣少時見一人役者今必益以二三近止行抽扣之令而不及裁革使彼失之於官而償之於民非法也合無將應用胥吏之外令司府州縣等衙門逐一減去扣下工食以資軍需則役者無不得食而食者不至於空役夫抽扣之名不善而民實受其實舊名實兩利非裁革乎郵傳之費處處不貲每一郵符行數千里則費驛傳不知若干今議非公差不得借用一勘合非公幹不得輕用一牌票

撫按逐月弔查應付冒濫者參奏昔萬歷初年有以妄用一中火降處大吏近來中旂雖嚴而縣驛以勢格司道以情寬徒空文耳必使著實行之每驛於常費之內月留節省充餉即當應付者中火雜項務從省儉則損絡繹之輪蹄以肥邊疆之戰馬又莫善於此矣大抵理財之道非出之於地則取之於民非取之於民則節之於官鼓鑄鹽法屯田出之於地者也稅契典鋪散官取之於民者也冗役郵傳節之於官者也以上八款或已行而見效或將行而未決或奉行而不實臣止轉入而爲之計耳蓋既不能地湧錢而天雨粟不過仰取俯拾借平準之末籌爲救飢之粱穀至於多方節省則臣請

責之三方督師之臣有兵而不練使老弱丁壯同貧司
倉之粟不幾駑驥同皂乎無兵而冒餉使奸弁貪胥中
飽在瓶之粟不幾雀鼠爲耗乎某將當裁裁一將而歲
省數百金某伍當汰汰一伍而月省數十金蓋使司農
之所輸者以飽猛士不以供闒茸以厲銳師不以供游
客凡兵馬器械等項若貧家之拮据絲粒皆期實用毋
若饕餮之态睢泉布任其拋擲王伯臣旅內外一心臂
指腹心呼吸同氣則多方節省更優於設法措處矣何
也生之衆不如食之寡爲之疾不如用之舒也然而臣
又有說焉今天下習爲訾窳每一令行輒如轉石雖屢
奉明旨而習玩成性先後交諉彼此推避以爲固然伏

祈皇上明旨嚴行申飭有仍前怠玩不遵奉條格習爲
故事者使臣等得以白簡從事皇上必罪之無貸則法
立而人便邊守措於不錮之倉固其所也臣愚不達世
務據其鑿測謬爲指陳伏祈明旨下部覆議施行

第六疏

爲失事之炯戒甚明進取之機宜當決伏祈聖明嚴加
申飭懲前善後以圖萬全以復淪土事臣聞需者事之
賊也前事之失後事之師也熊廷弼以梟橫之資恣虛
憍之氣忿戾乖張殘愎自用致祖宗疆土陷於□□皇
上黔黎變爲□□凡爲臣子誰不泣血腐心日夜圖度
冀雪恥以報陛下自樞輔慨然當關門之任臣初見其

出關一二疏分別功罪如鑑如衡臣不勝爲國家禁中
頗牧之慶今三四年於茲矣徵兵徵餉竭天下之力以
養十餘萬之衆恢復舊業望眼欲穿而不聞一展廟算
有確然之議爲刻期收復計者樞輔受皇上之殊恩任
海內之重望無俟傍人贊決然臣竊有慮焉一營而數
將十年而九牧懊怯者偷旦夕之安以飽其腹勇悍者
增瞻顧之心而索其氣不陰不陽若進若退此臣有坐
困之憂也夫我緩則彼故急我急則彼故緩而我徒彼
緩亦緩彼急亦急以隳其術中去歲航海既覬要領今
又游兵於蜜前錦義之間事在必爭乃旅順城一簣未
築而鐵騎突衝張盤不保萬一其心叵測席捲前來樞

輔自揣能跕得定退得去否竊不勝杞人之憂矣臣恐
關門之病隔瘝不已漫而痿痺不已漫而潰爛及
此時不集謀於衆決機於先立斷於獨悠悠泄泄日久
一日克復之期何日之有臣故曰需者事之賊也凡戰
必先練兵練兵必先擇將憶熊廷弼一兵不練用朱萬
良而望風以逃用賀世賢而爲瀋陽內應之叛賊用楊
于渭而爲敵副將此衆共耳目者則樞輔謂不於此時
明目張膽對聖天子言之某大將可用某大將不可用
某專任進攻某專任居守某持重可爲正某智勇可兼
爲奇某將駕儀羊質虎皮當裁某伍老弱虛糜當汰庶
守可不撓而戰可必克乎凡遼東數百萬之餉皆天下

赤子淅骨瀝髓賣子育妻以輦之關外者而熊廷弼身爲大盜盡攫取之朝囊暮橐驛遞之輪蹄如織廷弼之家飽而邊廣之士卒飢矣故三軍憤恨而不肯用命則樞輔曷不於此時嚴督上下澈底掃清務使一錢一穀皆有實際庶投艱挾纊士皆踴躍効用乎凡用兵莫巧於用間而莫拙於爲間所用廷弼任奸細之劉一璫爲中軍而輸情于彼縱官舍孟成勳過河透漏內事當時在關諸臣勘報之疏一一可查也則樞輔曷不於此時嚴奸細之緝捐反間之金使我之多寡虛實彼不得聞其纖忽而彼之情形動定盡在我胸中庶知彼知已百戰百勝乎前此廷弼所爲皆敗道也死道也不鑒前失

安成後功臣敢不惜口爲樞輔進雖然廷弼不擇將盜餉不防奸細固敗固宜死即能擇將能不盜餉能防奸細亦敗亦宜死何也廷弼固忍厲乖張殘悍自用人也戰守各執冰炭不投視王化貞不啻仇讐至皇上欲差部科宣諭輯和而悍然肆言曰和不得臣聞師克在和不和若此何以能師今榆關上樞輔爲政而撫臣喻安性道臣袁崇煥等實左右而夾輔之位分固殊意見何必盡合第肯專意恢復只從疆事起見刻臂以誓曰我毋爾猜爾毋我貳一乃心戮乃力庶其有濟樞輔大臣也不自用而用人之道自儆爲之如安性之智深勇沉宜委以心腹崇煥之才雄膽決宜專責其事權其餘撫將部署呼吸通而臂指使決不可掣肘離齬以至敗事懲熊王於眉睫覺殷鑒之非遙臣故曰前事之失後事之師也今罪廷弼者章滿公車即去年柙虎欲出臣不避兇鋒有失律之臣不可不誅一疏皆奉有明旨臣又何待更端惟是追數昔日喪陷之慘于廷弼痛恨不得不深而屬望後日萬全之舉于樞輔責備不得不重伏乞皇上申飭樞輔并撫臣道將切同仇之誼各剖心捐軀有死無貳毋爲藏頭容縢上負陛下至若樞輔自做樞輔事不得留廷弼爲活著廷弼自服廷弼法弗再向樞輔求解方臣又不得不再三言之者爲國法爲封疆也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第七疏

爲恩詔下頒普天同慶敬體滇汗之心殫竭微衷以弘聖治事臣以愚陋侍從班行伏見陛下仁孝格天弓韜之祥發於主器上慰祖宗在天之靈下綿夏商無疆之歷不勝歡忭之至矣伏讀詔書所載展親篤於宗藩鴻恩覃於內外遍賦捐矣而不盡捐者尤曲加其軫卹罪網解矣而不盡解者惟慥慎於封疆凡內外諸臣當承宵旰之衷以効匪躬之義臣敢默默無所贊言乎臣見陛下寢食以圖者曰遼廣之役也曰川黔之役也廟堂諸臣所籌畫以咨者曰用不足於餉也曰兵不足於戰也而撫按監司所調奏以請者不曰饑輔之螟蝗則撫

直隸章之水旱臣以爲此不足憂也天地祖宗方啟佑
聖子神孫萬年之運而況於匪茹之寇與陰陽之災雖
然天眷益隆則人事益不可以不盡臣請爲陛下條分
而詳計之外患潛伏久不能平近蒙簡用重臣以代樞
輔於以清侵冒信賞罰擇忠勇汰妄庸選將陳兵以決
恢復誠經略今日事矣顧兵以計爲本不圖萬全而邀
一取曾之甲之失也然以之甲一敗而謂不可復進獨
不可若李秉馬文升之犁其庭而空其黨乎近聞東西
二邊陰嫉而睚連雞之勢雖不並棲而同舟之風易於
相應計當撫西而弗之恃驕東而使之携養威蓄銳徐
收其功安奢狂猶同宍其根乃濵撫閔洪學嬰城以禦

而水烏之寇傳牌而遁督臣宋燮元鼓行移額而諸酋
懼而悔禍臣以爲西南之事易就也將仍其將不必易
也兵用其兵不必調也所謂者獨百萬之餉耳今明旨
下部覆議屯田而汲水西江曾何救於燃眉急宜催督
本處錢糧及附近地方存留協濟者先以强半與之庶
士飽馬騰二魯之首可笑也臣聞古者以三十年之通
制國用蓋量入爲出之道固然後世惟用之不得其人
致入不勝出有捉襟露肘之憂是故鼓鑄者筐篋也宜
任敏幹不宜資閒茸關稅者泉府也宜任廉能不宜飽
饕饕至於轉運諸官鹽臣陸世科欲選人久任任滿報
績優以清卿大藩固也臣以爲兩淮鹽差亦宜如學差

例久任而優轉之蓋兩淮之課居天下鹽官之大半及
瓜而代席尚未暖何以巡歷牽屬剔弊疏壅乎而況復
課加餉正資拮据尤非旦夕可畢之局哉畿內屯田歸
并督餉業有成緒江南北諸屯地豪强兼并者漸行清
出屯利可廣惟是關外錦右諸屯連年力耕今復加稔
乃自柳河一挫兵將西入止以百萬之穫專委屯官金
啟倧之手令其終事夫食敵一鍾足當十鍾關外一鍾
足當飛輓三鍾宜令經臣到關之日速加料理取其京
坻以收成績總之國家事非人不治而今日理財之人
尤百倍他時臣見往時債事之人大言恫喝徵兵轉餉
幾亂中原以爲自遼東以近臨洮九鎮之兵宜專責制

撫每大鎮各抽其精銳優以衣糧嚴之訓練以一名將
領之俟恢復有期聽經略隨便調發益得邊兵一勝客
兵十蹇邊兵一減客兵三無徵募衣鞋行糧之費無逃
亡要挾之失募兵之不效已見前事矣小民者陛下之
所以受天永命也畿輔之災秋穫已減明年來粟必致
涌貴宜令撫按監司加意儲蓄而其如江南財賦之地
水旱頻仍朝不謀夕南北俱災而轉移之術窮連年不
稔而挪措之術窮當此聖恩沛發之時尤望陛下惓惓
以豐鎬爲慮敕大小有司奉行詔書使事事皆有實惠
毋若往時僅以文具虔閣而甚且有經赦者仍徵已徵
者不解君門萬里使小民無可控訴也夫大慶方新歡

呼動地臣於頌祝之中轉多儆惕者蓋仰體陛下孜孜圖治燕翼無窮之心故輒敢自忘其愚陋若此如不以臣言爲謬允下該部擇其可而行之使內安外攘申命自天仁孝之治昭麟麀之慶廣而臣等區區犬馬之私共歌舞於光天化日之下矣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諫垣七疏終

嗚呼讀公第三疏而後知明之禍亂於是乎亟矣楊鎬四路喪師議罪久而不決王化貞一誤再誤反致後誅廷弼固護潰民入關者雖至今日是非大明然在當時何論之深也筆挾風霜義嚴斧鉞所以守祖宗之成憲爲臣下之大坊在公事君之義誠爲無愧矣顧其時魏奄方借邊疆以傾君子爲一網打盡之計公殆亦未之前悟歟卒之二周幾不獨全海內爲之喪氣而國卽以亡此古人之所以致慨於目睫也夫可悲也已始豐張邁書

甲申臆議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甲申臆議一卷　梓亭先生遺書之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甲申臆議

一定內志

當今所患不在外賊不滅在內志不定內志定者天子之志定於討賊復仇而庶務之細便安之私皆有所不顧宰相之志定於討賊復仇而黨類之爾我身家之安危皆有所不顧以及六官卿貳庶司百職下至縉紳士庶兒童婦女蓋無一不痛心刻骨臥薪嘗膽以討賊復仇爲事而後賊眞可討仇眞可復今天

子卽位以來過半月矣朝廷之上未聞發一大謀定一大業而異同紛紛更甚於昨當今之時譬處漏舟無胡無越期於共濟今波濤將壓而舟中之人方且爭餌爭餅持槳者毆柁手鼓楫者擊篙師是豈可不爲之痛哭流涕也在昔李郭爲牙門將每不相下及祿山之禍解仇釋怨併力王室至今稱恢復之功者無不以二人爲首今何時也逆賊擁五省之衆聚五省之財日夜揣摩思欲南犯向非吳蔚國一人之力則破竹之勢誠有不可道者秉此間隙正宜戮力同心朝夕振頓此不待爲主之道宜然卽爲首領爲妻子爲貨財爲門戶亦當如是今者不察而人各二心紛然角立豈眞以中原爲必當棄江南爲必可保先帝后之仇爲必不當復逆賊叛臣之罪爲必不當討耶草茅之臣日夜拊心而求惟願在廷諸公一乃心力舍小圖大舍緩圖急人人以李郭自待則天下幸甚社稷幸甚不然而忠義無間鬬爭終日置討賊復仇四字於度外吾不謂之不知大體而直謂之有二心二心之臣雖誅之以報先帝可也

一去積習

內志之所以不定於討賊復仇者非特紛紛異同者

之爲也其間守成格飾文具安常習故者之爲弊尤多往者先帝明聖洞析天下之弊在積習極意掃除志期廓清而諸臣庸鄙劣惡固結益甚盜賊之禍已徧海內三秦楚豫久失版圖而銓司選官依前列職若宛然全區無缺者百萬黃巾且整戈向闕而當事諸臣猶晝諾坐嘯不知大計日取一二事塗飾耳目坐至亡滅貽禍先帝哀哉痛哉爲今日之臣子計宜深念先帝之夙志未伸諸臣之積習未去永鑑前失大反故轍乃日者循例守文牽拘更甚察狂臣之意似反以先帝之去文法破資格爲失天下之本而極

意欲反之者夫文法資格可以塗飾太平不足以戡定禍亂當今之時禍亂極矣即盡斬葛藤專意辦賊猶恐不給而朝進一牘暮拜一疏不曰舊額不可缺即曰舊例不可動從未有鑿鑿之談及國家大計者氣象苶然何以恢復又何以立國或曰吾鎮定也變更必且驚衆夫當今非無事之時概可知矣京師破先帝崩中原失天下之變孰有大於此者不能奮然改圖而漫云鎮定必有大策使衆心確然可恃不然天下皆有耳而獨自掩耳盜鈴百姓雖愚何可欺也或曰祖制不可妄動竊謂法祖有道祖宗之法一也

然在今日當參祖宗取天下之法不可泥祖宗守天下之法守天下之法貴密密則豪傑不得妄爲取天下之法貴疏疏則英雄不至覬覦今天下盜賊將及半矣使高皇帝復起將言守耶將言取耶勢在必取而區區藉守成爲退縮之計是則高皇帝之罪人矣愚以爲自今以後當一意爲恢復之計凡聚兵餉收人才更法制事之便於恢復者不論故事若何一以義起從前文法猥雜諸務一概空之使人人耳目之前皆另有一種新氣象鼓舞振作庶幾國恥可雪寰宇可復也

一勵乾德

歷觀自古以來中興之世雖每籲羣臣協心將士用命然未有不因乎其君者也古者中興之君其守文者勿論若戡定禍亂克復舊業在東漢則有光武在季漢則有昭烈在唐世則有肅宗代宗德宗光武值王莽之亂海內盡失獨以宗室數人起於南陽轉戰千里屢蹶屢振蕪蔓亭荳粥滹沱河麥飯蓋積苦兵間而後得之昭烈不階尺土舊管獨與厄於曹窘於布窮於二袁瀕死者屢矣得孔明而後鼎立蜀中遂延漢祚肅代德三君天資稍闇雖未及光武嗇烈然

幸有李泌陸贄以爲之臣郭子儀李光弼李晟馬燧以爲之將及觀唐史所載如肅宗與李泌連榻夜語代宗爲廣平王拜葉護於馬首德宗奉天之詔改過不吝此數君者雖英明猜刻微有不同然皆恢風沐雨夙夜憂勤庶政歷行伍幾經辛苦而始克成功斷未有深居端拱坐理萬幾一如太平無事之主而可以收中興克復之效者其或惡勞好逸忍恥偷安幸而苟全者亦有之則晉元帝宋高宗是也晉元帝忘懷愍之辱而偷安江左有祖逖陶侃而不能用宋高宗忘徽欽之辱而專主和議有宗李韓岳而不能

用其幸而不至速亡者晉則五胡之亂自相攻滅無暇南侵宋則金亮被殺兀朮粘罕之流盡死幸無事耳今中原無五胡之爭猾賊無肘腋之變而欲如晉元宋高幸邀庸庸之福恐不可得今日之舉苟欲諸臣盡去積習竭力奉公當先自朝廷始是宜大奮乾德極力勵精略去煩瑣專決大政朝則與輔臣參酌機務夕則與儒臣講貫古今若時政殷繁學問未能徧及宜命侍臣特輯古今以來中興事蹟彙爲一集晨夕講究觀光武昭烈之所以得晉元宋高之所以失用以斟酌時政稍佐機宜又高皇帝驅逐胡元始

於定鼎金陵漸次北伐亦宜命侍臣時以高皇帝實錄進講觀昔時所以經略中原撫馭將士之法奉爲表式更時時以萬幾之暇親閱戎陳或賞賚將卒以得其歡心或簡察行伍以清其夙弊凡有舉動一以光武昭烈及我高皇帝爲法則有中興之君不患無中興之臣四海之內皆將雲合響應襄糧荷戈而從之矣於恢復乎何有

一列屯守

閫之邊陲無定形與賊鄰者即謂之邊陲今天下大勢東則淮中則江西川蜀爲吾之所有外此皆賊境矣賊由山東入則犯淮安由河南入則犯鳳陽由潼關出則逼襄漢窺長江由漢中入則警川蜀賊無所不窺我無所不守萬一賊以偏師綴吾一處出入不意卒然攻進一二大帥鞭長難及事至而圖鮮克濟矣法當處處爲守今江淮之間新列四鎮又增練水師使果能齊心併力聲勢亦固川蜀北近關中南鎮長江進則可以滅賊退則可以固圉爲國家左臂形勝所係近閣朝議欲於川蜀立二總督北制關陝南護荊襄是誠至當不易之論但荊襄一帶尤爲今日要地昔季漢之世三國得失皆係荊襄宋南渡時李

伯紀稱荊襄形勝爲天下第一終宋之世荊襄存亡遂關國祚近者被賊殺破州郡淪沒幸左帥率師克復捷音屢至人心鼓舞愚謂當今大勢自治邊列鎮之外更立三帥府中荊襄右淮徐左川蜀皆以知兵大臣處之如向督師之職荊襄之督協同左帥及聯絡鳳壽滁和二鎮之兵辦山西河南潼關之賊徐淮之督連絡河海徐泗二鎮之兵辦山東北直之賊川蜀之督連絡川帥辦關中老巢之賊三督鼎立荊襄爲首項川蜀爲左臂徐淮爲右臂賊犯一路則二路率師牽其聲勢如常山率然首尾相應賊自不敢深

入但列鎮立督之後征行坐守所費不支即近日四鎮而論每鎮戍餉銀二十萬米四十萬已歲需銀八十萬兩米一百六十萬石況所供不止四鎮江南久苦賦役近復大旱國本初立而即重以供億恐人心因之搖動竊按荆襄地面古稱沃壤又和於淮鳳之間棄地無限近雖有列鎮開墾之議然鎮兵精銳主於進戰何暇屯田閭朝議有每鎮設監軍之意宜即監軍改名監屯駐札該鎮地面招集流亡開屯積穀與鎮兵相為表裏鎮主戰監屯主守鎮主兵監屯主食此有三利一則向者民懼鎮兵畏歸故里今以屬

之監屯兵民一家自不相反其勢可久一則朝廷饋餉甚艱設屯穀日多鎮糧改行折色則轉漕可省一則列鎮雖有分地若屯政不舉終為石田軍食不支必多後患今則地方日就富庶列鎮可以久安有此三利監屯之設斷不容緩蓋屯政立則鎮守益堅鎮守堅則進取有恃不特保障江南為固守之規即恢復之機亦於是乎在矣

一決恢復

漢賊不兩立南北之形既判戰守方始斷未有中處於無事者然戰守之利害一也兵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先事在我則吾之氣盛而盜賊之氣奪先事在彼則盜賊之計狡而我之備多歷觀自古中興之君其克復最速者無如唐肅代德三宗彼皆乘逆賊駐足未定之時疾速進兵賊守窠未固人心未服故旋失旋得宋高紹興之初有克復之勢而不能用及張浚符離之後賊已固矣而漫然興師遂至喪敗此由於失恢復之機也方今中原初失人心思漢先皇帝德澤在人燕齊三晉有志之士日夜拊膺泣血思一雪恥而未有間隙新天子立必將有討賊復仇之舉昂首引領以望王師若止云固守老師匱財俟賊入

犯則豪傑之心而失義士之望於計誠失竊謂措置粗定之後即當併力大舉聲罪進攻進攻之法當審要害中荆襄左川蜀右淮泗皆可進討然川蜀道阻險陝糧拨不繼淮泗遠在東北若連兵不解則潼關之賊可以乘間入攻惟荆襄一路居天下順心為江南要地從此進兵戰即兼守宜令左帥屬兵秣馬刻日先發督師大臣連絡鳳壽滁和二鎮之兵為兩翼身率重兵督糧餉為後繼其湖湘左右狼土兵丁可行調遣者盡數起發又令吏部不次揀選能幹人才隨軍征進若克復州郡即用典守許以便宜招集

流亡開屯積穀以爲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之計其川蜀淮徐二督星行馳諭川督則整飭兵馬聲言擣巢以牽賊東出淮督則連絡淮海徐泗二鎮漸次北伐以阻賊夾攻又聞近日邊關舊帥如吳如王如黎皆仗義討賊屢挫兇鋒臨德之間義兵雲集誅殺僞官不可勝計皆宜遣人間道訂約令各率所部刻日並舉鼓行而西同會汾晉義聲一彰太原上黨之地豪傑必響應而起二晉既復燕齊不戰自下然後舉天下之衆齊向賊巢以荆襄淮泗之衆攻其東以燕晉之師出雲中九原攻其北以川蜀之卒攻其南四面

威賊賊膽自落仍廣行招誘俾賊自新不出一月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李郭之功翹足可待不然日復一日坐失機會不特中原無恢復之望恐長江之險亦未可全恃也

一明軍法

易稱師出以律故行軍未有無法者無法之害至今日爲已極自盜賊竊發以來其始不過數十百人殫指可滅而轉撲轉熾十餘年來遂至此極此皆軍法不明殿民爲盜所致嘗聞中州人述官兵之害言官兵未見盜賊輒引同類剽刼村落稍不如意則誣以作賊四面圍殺人畜俱盡及見盜賊則左右趨避彼去吾來又有所謂紅帳白帳紅帳白帳官兵之雄者也力能殺賊而養寇不殺純打虛帳割良民首級報功縣官莫敢詰督師莫敢問竟逢赤眉不逢太師古今冤有同慨愚民冤苦莫可控訴遂至相率煽動爲盜苟全此近日軍法不明之大害也然所以致此者其弊有二一則軍糧之不時給也古者師行糧從軍必宿飽今各兵月餉既薄而又不時給使兵得藉口以掠食將得藉口以縱兵一則功罪之不明也馭兵以掠食將得藉口以縱兵一則功罪之不明也馭兵存乎將馭將存乎督師故自古用兵必有大賞大罰

以行威賞以示激勸今日兵興以來兵士暴掠日甚行間未聞斬一卒戮一將以警餘衆其能禁戢士卒者亦未聞有所褒賞士卒相顧誰肯用命日甚一日法紀盡壞軍法不立由此故也夫濟大事者以人爲本江南之人苦賦役江北之人苦兵革故江南以捐租爲恩江北以不殺爲恩數年以來江北之人非盡喪心樂禍也往往背國從賊相率成風此皆賊以假仁假義誘之故夫賊以假仁假義我非以眞仁眞義勝之斷斷不可今若決計大舉北伐而復縱兵如前淫掠百姓聞風爲賊死守中原之地非復朝廷有矣

爲今之計當盡反前失申明軍法凡官兵派餉必厚給餉必時軍行必遣督餉一員隨其後使軍將隨請隨得無所藉口而又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克城之日咸願舉首復見天日王師所向將千里之外皆同時反正矣否則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吾亦其如賊何

一備巡幸

從來善取天下者必先據天下之形勝善定天下者亦必先據天下之形勝形勝之地英雄之所共爭故瞬息之間計慮不周機事不速則高才捷足之人卽得憑之以爲勢今夫荆襄之爲形勝夫人而知之也

昔光武以宗室布衣奮起南陽北向而爭遂有天下昭烈納孔明之策收荆取益遂王蜀中從來成中興之功者無不託始於此況乎建都金陵則荆襄尤爲要地歷觀自古都金陵者如東晉南宋及齊梁六朝無不倚爲重鎭然其間能審天下之大勢者惟宋李綱一人當宋之南渡也李綱請於關中襄陽建康皆設行殿以備巡幸而其意尤以荆襄爲第一蓋荆襄一鎭南面衡山背倚嵩嶽江漢二水前後迴繞而合襟於左居天下腹心處神京上流其野饒沃多菽粟其人慓悍習戰鬬爲英雄用武之國非人臣所居之地既都金陵而不以重兵鎭守則國不可立欲守則難其人六朝已事不可不鑑今左帥克復之音屢見告矣而朝廷未聞有經略撫循之旨豈無意荆襄耶夫荆襄進關中原退關根本若無意荆襄卽爲無意中原無意根本所係殊重不可泄泄爲朝廷計若命將出師之後宜卽詔荆襄守臣整飭地方略葺行宮爲巡幸之計天子擇日親帥六師進臨荆襄以督中原進取之兵是有三利車駕渡江人心踴躍六軍無不用命一也中原赤子知朝廷有不忘恢復之心地方豪傑必同聲響應二也天下既定大仇既復可駐

蹕中原徐議建都三也蓋建都之地古惟有三舊京洛陽長安金陵雖太祖興王之地然坐背中原勢偏南服故古惟偏安者居之而一統者不取若天下既定難以復都舊京新經殘破長安已爲賊巢惟洛陽居天下之中漕貢便利自古中興之君如夏少康周宣王漢光武皆都於此歷世永久與荆襄相去甚近若大定之後包河洛荆襄而爲都前依江漢之固北收大行黃河之險右壓川陝左撫中原又有甚便者故愚以爲巡幸之計爲今日最急

一固長江

長江古稱天塹自古都金陵者莫不以守江爲急愚獨不汲汲言之者一則守江之說人所共知一則賊勢未固之時恢復爲急當會聚精神先固江北今江北已有成算而列鎮之兵未必一心進取之計未必遂定則防江又爲要務夫防江之策首重川蜀愚既已言之矣然川蜀固止可以拒關中之賊今滁和一帶近與賊鄰淮泗之間烽警時告又各處兵民搆禍爲患叵測江上之防豈容少懈是有三策一則拒之

於江北一則拒之於江中一則拒之於江岸如是而已何謂拒之於江北從來古人扼江之勢未有不爭上流者今襄漢之間被賊殺破國家所恃以爲屏蔽者惟安慶一隅扼江之勢甚弱近聞左帥收復荆襄軍威頗震朝廷宜特遣知兵重臣速往鎮撫連絡安慶斷黃守臣添設水陸營朝夕訓練賊若於江北聚舟求渡則遣人焚之撓之若已出江則乘上流之勢尾而擊之務使之不得渡江何謂拒之於江中則今操臣與總臣之職也操臣總臣布置已得所要者舟楫之固器械之習軍卒之整又當部署江中各沙使沙民自聚小舟自行團結一則禦賊登犯一則接應江中水師使聲勢聯絡戰無不勝則迎擊之術備矣然兵法守人所不攻攻人所不守適者賊計甚狡萬一出人不意或聲東擊西或乘夜潛渡一處有失處處驚潰雖有舟師亦無所用是又當拒之於江岸宜彷宋汪立信策凡沿江州縣不論要與否所見口兵皆當制爲番休列屯於外屯之相去遠不得過十里多設疑兵晝則張旗幟夜則盛火燎務使敵人望之無間可入劉公城圍城日錄載苗賊打火號法可移爲守江之用其沿江水中皆立暗樁使賊船不得近岸岸上一帶俱築羊馬短牆牆上蓋短簷免軍士露宿又多設礮即襄陽礮運機發石可碎巨舟弩嶽郡

有腰間躗張虎蹊軍毒弩彷制多造以給用以防天雨火藥之窮務使層層相應節節相守賊雖入江無所登泊此萬全之守也雖然猶有可慮者京口以東江海之交武備疏略水兵戰艦調守一空萬一賊自登萊泛舟南下又或海盜竊發驚吾郡鄙是亦畿輔之大憂也宜於狼福之間增設水師吳淞總臣移鎮崇明蘇常二道一駐京口一駐常熟鼎足而立使無事成犄角之形有事成夾攻之勢則不特防江之法於是乎在即防海之法亦於是乎在矣夫何憂盜賊之飛渡哉

一清京師

京師者輦轂之所駐也宗廟百官於是乎立府庫財用於是乎聚兵機樞密於是乎出所貴整飭肅清無一民一物不可數而得無事可以久安有事可以固守今南都承積弊之後法禁蕩然五方襍居主半客倍又日者以中原寇禍凡避難者悉家於斯爲良爲奸不可究詰聽之則虞其藏奸驅之則恐其速亂今日所患無大於此治之之法斷斷非保甲不可夫保甲之法天下皆知之天下皆行之而皆未得其效此由縣官未必得人一切諉諸地方糊塗編報遂成故

事今京城地面益闊庶事益冗中止上元江甯二縣所轄潤遠動數十里卒有奸宄何能遽悉又五城兵馬緝視雖嚴然此巡遊之職疏則漏奸密則生事擾草莽之見竊謂當以京師城中地面就水道橋梁彷彿畫爲五方置五縣令妙選人才以充其職官分則事寬而慮易周地小則勢近而力易給然後嚴行保甲不論主戶客戶概行編入一體覺察若單丁而無戶者須審驗來歷除老弱外壯者編入軍伍或量給衣貲遣發江北屯田其保甲之事須悉任在京三學諸生令其自相推舉有才能德行者給以廩糧授以約正名色畫地分段專一詰奸或竟任廩生亦無不可若備禦有功亦使如薦舉例得行優擢約正得人地方備禦自應周密其五城皆職專備游徼以當策應俾五縣爲正五城爲奇奇正相倚奸宄自戢即使果有奸細布伏而城市街巷節節有守號令一下雞犬肅然此兀朮文所以氣懾於順昌也何況金城湯池又萬萬倍於順昌者耶

一重禁衛

禁衛天子之親兵禁衛強故能制郡縣郡縣強故能制夷狄盜賊昔唐有天下置府兵六十餘所而關中

居其半此居重馭輕之意也國初設五軍都督府錦衣等十三衛親軍天下都指揮司凡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五成祖建都北京五府之外增七十二衛設大營又以河南山東等處四都司官軍輪聚京師歲較月練防維根本之法可謂固矣積弛既久營伍蠹虛至今日而幾無一卒以數千草賊仰攻帝京不日而陷此亦千古以來所未有之事要之皆京營做壞根本不堅以至於此今既暫駐南都則當鑒覆前失思所以固根本之法嘗按南都兵制京營舊額馬步凡十二萬有奇太僕種馬凡數萬匹今俱不可問或

以事由勤舊難於究詰愚謂此不忠之言亦不達事務之言也往時太平人不知兵故人情多厭兵謀利今何時也舊京破陷賊於勤舊已可見矣如此則勤舊雖有私財私卒尙將與天子共之何況兵爲天子之兵餉爲天子之餉乎不得自主耶竊惟禁衛之不可問者惟在屯糧一事今除處置屯糧另有善術外且以禁衛之大略言之則錦衣諸衛所當急整也蓋禁衛皆天子之軍而錦衣尤爲親近故諸衛皆統軍卒而錦衣獨校尉力士卽周之虎賁諸衛皆世卒而錦衣獨簽幼軍卽漢之六郡良家子今惟以之充衛

口刑獄扞衛之意蕩然則天子何所倚毗自後錦衣衛官宜於世臣之家極意揀選有文武才略者使任其職校尉力士皆擇四方絕技絕力者充之統以心膂重臣以時操練使常有居中制外之勢其京營諸衛則舊有成法變更不一然愚以爲莫善於分營莫不善於團營蓋自古兵法制軍未有踰萬人者萬人之外旗鼓不能相聞故周禮軍制止有萬二千五百若營伍太廣則號令難施將之治軍能否不同勢均事一約束不能獨行於下則將才能否難於卒辨又軍卒大集其勢下重一有簡閱譁譟易起宜倣昔日

忠肅于公之意量軍多少仍十二營營各設將將各分地俾自以暇日各行操練稽其軍政以覈其能否其戎政大臣宜更設大營以爲中軍每歲四時合營團操以大營爲中樞以十二營爲外壘中樞如握奇外壘如匡衛使合則成大陣散則各成一軍如古八陣之制與向之錦衣諸軍聲勢相應錦衣守衛王宮擬漢南軍京營巡徼京師擬漢北軍兩軍相爲表裏南都之勢安於磐石以此駕馭諸鎭指揮左右自無不得心應手豈至有如唐室外重內輕之患哉

一整衛所

國家兵制盡於衛所二百年來禁衛無兵由於衛所之弊壞郡縣無兵亦由於衛所之弊壞衛所不復天下兵勢不可得而振愚請得申言衛所高皇帝卽位初年詔天下設衛所官軍其法自京師達於郡縣將皆世襲兵皆給田有事則出征無事則屯守當是之時法令嚴明紀綱振肅雖古府兵何以過之自法久弊生規制盡失食糧有人殺賊無人衛所之法遂爲世大厲國家亦極知其弊而思欲整頓之然未得要領愈整愈壞至於今日直以爲斷不可整而竟置不講夫以爲無軍無將而竟置不講猶之可也今軍各

有田將各有俸即南直一省衛所屯田不下七百餘萬其餘諸省不可悉數當此無兵無餉之際國家何等困迫乃更委此數千萬頃之田於無用數千萬人之衆於不可知何計之失也愚以爲衛所有五弊欲釐復衛所亦就其所謂五弊而去之耳何謂五弊從來衛所官職如管屯管操皆由本衛人陞授弊竇百熟軍旗積玩雖上司屢行督察不堪驅策其弊一也世其職者未必世其力國初衛官雖准世襲襲職之時必嚴比試今比試惟循故事乳臭之童俱得准襲其弊二也國家大亂方定人厭兵革無樂爲軍者故

軍伍乏缺輒以罪人充配此一時權制今行問應募者衆衆獨軍伍猶沿舊法欲行勾補無論勾補未能即軍伍果足覩此作奸犯科之人能必其親上死長乎其弊三也屯田所以惠軍國初每軍一名給屯田一分歲納屯糧一十八石以十二石爲正糧聽本軍□□□□清勾之擾不日之間可以頓改舊規惟各處屯田積弊已深勢難遽反今有一策宜令各衛所管屯田各造屯田實册開明坐落呈送撫院竟付該地方縣官令其履畝踏勘丹行編甲不論軍丁豪右隱占侵欺與否悉照祖制徵收正糧餘糧置倉聽

用各軍月餉覩今民兵例竟起各縣唱名支領是不煩變動一轉移之間可以使豪右立破私謀可以使軍丁立沾實惠清理屯田之術無過於此屯田既清軍政既立則有兵有食惟我所使其漕運一事原非甚艱況近在南都尤易爲力或定爲更番或專任一軍其餘則專委道臣勤行訓練撫院不時閱操務成勁旅行此五術是不費朝廷一錢不加小民一餉而江南各省已可得勝兵數十萬富强之術孰踰於此

一理財用

兵興之際凡事需財故當今之時理財最稱要務然

議理財者往往以目前爲憂又多較金帛愚竊以爲不然國家財賦江南當天下之半近雖中原旱澇草莽而江南諸郡尚屬版圖邀天之幸凡舊歲漕粟及入貢之物悉未過淮收入京庾足充兵食又今者宗廟百官宮府軍衛邊鎮河渠費皆省半若計臣任得其人極力料理清釐蝕謹浮費并省官吏料理茶鹽三年間力猶可支愚所憂者獨根本一事蓋天下萬事萬物無不權輿於食食足則萬事萬物皆足而天下安食匱則萬事萬物皆匱而天下危今江南北之兵不耕不織仰食於官者以數十萬計江北屯政未

舉其不得不賴江南之田明矣然田之所資實惟水利其餘諸省不計外若南直一省三江五湖悉萃於此此古之所稱澤國也頻年以來歷遭大旱三江巨浸悉成平陸自此以往少雨則泛濫瀰天少旱則赤地千里江南之民無復有秋之望根本如此何以立國歷觀自古開創及中興之君未有不盡心於民事者姑無暇遠引卽以江南論五代之時錢鏐據浙以部中水利不舉置撩清指揮專司疏濬當是之時禾穀大熟至斗米二錢宋仁宗時於江南諸路亦設水軍萬戶府專司水利而禾穀之熟至斗米五錢夫民

猶是江南之民地猶是江南之地而往者若彼今者若此此無他水利之修與不修也今國家根本初立軍興方始當極倥傯時而遑談水利似爲迂濶然水利至今日動關宗社此目前燃眉之急非迂濶所可議竊謂錢鏐宋仁之策有可彷而行者今江南諸省除京師及沿江要郡外其餘諸郡水陸營兵及衛所軍丁不下數十萬人皆坐糜官食一無所用宜於整飭兵衛之役統以監司重臣使有事專備戰守無事兼修水利秋冬農隙免其操差增其工值分番更迭以濬河道此有四利農民出錢軍兵出力不必點差百姓使吏書得上下其手因而擾害此一利也軍兵原有月餉今彷征調例略加行糧則事可集不若役民之費二利也軍行必築壘必掘塹土工在所不廢今使濬河兵士得預先熟習又兼習風雨勞苦行營食宿諸事使不至驕惰而不可用三利也濬河之法一依什伍兵法開濬將任督察卽所屬之靜嘗辨各將之能否四利也有此四利誠能斷然舉之行不三四年江南水利漸次可觀根本壯碩固守恢復進退皆可恃毋徒曰理財理財而坐令江南數千萬頃膏沃盡成荒壤也

一求人才

人才用舍係天下安危故雖極亂之世天下未嘗無才顧上之人所以用舍何如耳昔漢昭烈驅馳中原未有駐足之地得一孔明而王業以興晉桓溫率師北伐自謂豪傑失一王景略而功業以喪人才所係豈不重且大哉國家自盜賊禍起垂二十年朝廷之上未聞有能出一謀定一策可以滅賊戡亂者馴至宗社傾危中州淪喪人才之羞至今爲極然愚以爲人才世所恆有或上之所以求之者未盡其術耳今天子定位南都凡懷忠抱義者莫不舉首引領思得

一當以報先帝不共之辱謂宜乘時渙發德音廣羅英俊下以慰豪傑仰望之思上以收朝廷股肱之用而詔諭屢降破格未聞天下豪傑之士皆聞而疑之謂朝廷不復有求賢之意相率隱遁歸於山野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夫賢人既隱則天地爲之益閉當土宇分裂盜賊滿野此乾坤何等時不大聲疾呼以求助於賢人君子而尙拘泥成格依文狥俗將誰與成恢復之功佐中興之業乎竊謂當今之時宜特下求賢詔書令在京府部諸臣在外撫按郡縣會同集議各舉所知除已入仕外不論舉監士民務寬其途以

求必得仍擇日彙送至京或天子親行召對以觀其能或策以時事與大臣決其可否品定其才授之以職其有器識絕人者不次超擢以資大用務使天下曉然知朝廷所以極意求才之意而後天下之人即才不能及者亦將黽勉竭慮以赴朝廷之望不然誠意未至而徒令諸臣毛舉一二以塞責此孟子所謂欲其入而閉之門也

一慎制舉

制舉之見詘於世也甚矣以八股取士識者久已知其非求賢之道至今日降賊二臣官又纍纍皆詞壇宗盟制科榜彦海內之人無問智愚率皆唾罵有志之士至以爲不更制科天下不可得而治夫制科之法沿習已久雖未可遽更然當此人心共厭之時不少爲改觀則終無以服豪傑之心而收得人之用嘗試以臆論之制科之意國初未嘗不善先之以經書所以觀其體繼之以論策所以觀其用使世之習制科者人人體高皇帝之心明道理通世務則制科之法豈有遺議惟日久法弛精意盡矣攻經書者惟以浮詞取妍甚至破壞文體割裂題面而士子之心術壞攻策論者惟以空疏塞責甚至小試不以之命題大

場不以之取士而士子之學問壞心術與學問交壞而天下安得有人才朝廷安得有臣子故今日而議制科愚以爲當先辨正文體蓋文章一法所以闡明古聖賢精蘊上當以誠問下當以誠答凡命題作文皆宜從論體如顏子所好何學一篇題與文皆從實故安定得以識伊川而伊川亦得以自見其學今文式束於八比而試官閱文又專取詞藻夫欲取詞藻則仍試詩賦足矣何必經義宜特命禮部頒降文式凡試官之課士與士子之應舉皆一一以安定伊川爲法則實學可興而士之究心理學者可以自見矣

其次當崇重策議士當伏處田間時絕不知有當世之務惟使習策議一事庶得少通今古今鄉闈二場惟閱前場後場絕不置目至歲科小試則從未有命策課士者士知其無用竟不留心所以出仕之後與未出仕之先學問頓成兩截將何以爲忠君愛國之用往往至於喪身辱國非不欲自振蓋生平之伎倆實止於此也今後試士宜極意加重後場凡士子後場不作者不准中式禮部磨勘亦特重後場其生童考試皆試策議一道無者罪其主試則人知貴重經濟而士之留意時務者可以自見矣雖然是二者之

法先帝固常屢申之而卒未得其效何歟此非特諸臣之奉行未盡亦考試之法太密有以束之使然也何言之鄉會試法從來試三場先經書義七次論表判次策首場始初九至十五而三場畢試官閱卷以數日爲期思謂鄉會之制題太冗無用文太多閱卷期太促何謂題太冗士子心力有限試官目力亦有限止於經書而多至七義則屬贅何謂無用文太多論猶經義耳表判最無用又場中皆互換試官知而不問徒耗日月自十二三至廿二三不過數日中間酒席談笑去其過半約計士子前後場文不下二十餘萬首試官雖神人三四日閒亦不能遍閱其積弊而至於止閱前場又止閱書義亦勢使然也自今宜制爲令鄉會攷試止前後二場前場試五義書論一經論一性理論一綱目論一詔一道後場如舊式場期前定於初三後定於十三放榜之日仍以月終爲率首場畢試官即閱卷取其文理太謬及過脈疏脫者去其十分之三如舊例貼出既試後場則盡心繕閱必後場中式始弔前場文卷如此則士子入試可以盡心試官閱卷亦可以盡力從容整暇之中朝廷或可收得人之用鄉會大事庶不至如前混淆至小

試之法亦有可議者三年之中生童皆再試愚竊謂歲科可併也欲士子讀書不在頻考頻考則費日月長奔競又每試必州縣錄考無益徒耗公帑且阻抑孤寒真才鬱滯亦宜制爲定例三年之中一試生一試童皆竟送學臣州縣但主名册不必考錄則不特人才易出而州縣供億亦可省半其何利如之

甲申臆議一卷終

後學王康壽敬校

書甲申臆議後

嗚呼有明甲申之禍烈矣其所以致此者非一朝夕之故也黃石齋先生之告其君曰惜綱常植名教正人心養人才如樹木霜雪摧殘之後勿折其萌芽劉念臺先生之告其君曰天下眞才望出於眞操守自古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者亦未有操守不謹而軍士畏威吾若徒以議論之捷給舉動之恢張稱曰才望鮮不僨天下事斯二說者可謂探其本矣而愍宗恂愍拗執誦言如醉覆亡之數蓋不待流寇之鴟張當黃劉二君子去位之初而其幾已兆當是時

桴亭先生杜門養晦幸而不用如用之未有不與念臺石齋二先生同時致命者也且夫自古以來國家廢興存亡之故惟在乎上下之志通與不通而已宣聖繫易示陰陽消息之機於泰之彖傳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之彖傳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程子謂天地之氣不交則萬物无生成之理上下之義不交則天下无邦國之道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迺馴至於晦盲否塞由是君與宰輔隔相與百僚隔官與庶萌隔廟堂之上重門複檻曲折回互窒聰蔽明君有勤恤民隱之志而末由達之於下民有疾痛惻怛之懷而末由訴之於上四海之大九州之廣百姓何所景象君人者曾不得一省忠讜之士委蛇容忍未之敢言卽言矣亦莫之能信及一旦川壅而潰禍遂至於橫溢糜爛不可收拾嗟夫論者徒知明之亡亡於門戶而不知其紀綱隳壞百度廢弛洎乎兵臨城下而泣嗟無及者是皆上下不通之患有以致之也然則先生斯作所以終於覆瓿者豈建議時初心耶聖人云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夫當否之初六君子方以同貞爲亨而猶欲以道濟天下可見天地之正氣雖當泯棼之餘未嘗稍息惟在持消息之紐者有以

通上下之志迨未雨之時亟爲綢繆之計庶幾否終則傾而維國家千百年於苞桑之固也是書舊無刊本由葉君涵溪鈔存展轉傳寫不無舛誤中間整衛所一則脫落甚夥愼制舉箴亦有脫文姑從蓋闕以俟再考云丁酉春三月受祺謹書後

蘇松浮糧考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蘇松浮糧考一卷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蘇松浮糧考

江南土田在禹貢厥土塗泥厥田下下而已自南北分裂中原避地者多依南土而江南始闢宋室南遷聲明文物存焉而江南始盛至明世歲漕江南四百萬石而姑蘇居其半於是蘇州財賦之名甲天下國家倚爲外府而習見習聞者遂眞以蘇州上田爲不竭之倉而莫知賦稅相沿之所自間嘗攷而論之漢唐遠者不具遠宋初藝祖平江南盡削錢氏白配之

日遣右補闕王永高象先乘遞馬均定稅數蘇州土田只作中下兩等中田一畝夏稅錢四文秋米八升下田二畝錢三文米七升四合據元史宋斛一斗抵今七升是蘇賦每畝只五升餘也元延祐四年定蘇州賦額夏稅絲二萬二千四百斤秋糧八十八萬二千二百石輕賫鈔二千一百錠夫蘇田約十萬頃而賦額如此則亦未嘗及九升也自元末羣雄分爭張士誠據吳加至百萬則畝幾一斗矣明洪武攻張士誠蘇城堅守不下久而始克洪武怒令取諸豪族租佃簿歷付有司如數定稅於是蘇州賦額遂加至三百七十餘萬夏稅雜綵不計重額田直每畝至五六斗者建文卽位下詔均租畝不得過一斗永樂入復革之仍洪武之舊四世而吳民大困流亡日多一郡逋賦至七百九十餘萬督使相繼終不能完宣德五年延臣薦周文襄忱巡撫江南忱乃與知府況鍾委曲奏減七十餘萬石是時除夏稅農桑絲絹外定賦二百三萬八千三百二十三石至今仍之猶畝徵三斗四升是蘇州稅額比宋則七倍比元猶四倍也顧尙有未盡然者議者謂洪武之時定鼎金陵賦額雖重而耗贈少永樂以後遷都北平正額雖減而耗贈

多故宣德中雖名減賦實則同洪武之舊是賦額比宋雖云七倍實則十倍比元雖云四倍實則六倍也夫古者則壤成賦厥田何等則厥賦亦因爲何等使蘇州土田果獨高於他郡則蘇賦之獨重分固應耳乃查各處土田所入凡產秔稻之處上田豐歲每畝皆不過一石而止相去並未懸絕而所定賦額則固有迥異而不可解者如常鎮二郡與蘇接壤常之賦額上田不過一斗五六鎮額尤輕而蘇則一倍於常而二倍於鎮又查他郡淮安一府官民田十萬一千餘頃與蘇相埒而秋糧不過十六萬六千餘石是每

畝止徵一升五合而蘇賦乃二十倍於淮又諺云湖廣熟天下足查湖廣通省米豆芝麻共二百三萬六千之數而蘇州一府乃與之埒是蘇一州七縣之地當楚十五府十九州一百十縣之糧矣豈天下之平哉或曰明之田賦不均如此何以三百餘年相傳若是之久曰明之田賦雖不均而其數未嘗取盈也洪永熙宣赦詔數下成宏以後徵糧至七分率停徵待赦以爲常是明雖有二百餘萬之額而其數常減十之三也故迄於隆萬吳民猶能存活啟禎之末正賦取盈又增二餘民生愁歎國亦隨之誰謂蘇之土田

果能供此二百餘萬之恒賦也哉夫不能供而强欲其供仁主不爲也知其不能供不爲之減其常額而俟其逋欠而後赦明主亦不爲也古之善治天下者日均日平故孔子曰均無貧哀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有若而有若對以盍徹然則當今之時而欲足國庇民久安長治其惟減蘇州之額賦乎又曰蘇賦之必當減固也今國用空乏如此雖欲減亦安能減曰國用之空乏不係乎賦之減不減也使蘇民之力果能供額賦而國家蠲之是誠損國家之用今蘇民之力已竭雖上田豐歲而所入終不足以供所求則自此以往日益敲扑而民之骨髓日益盡矣恐國家空負取盈之名而終無取盈之實亦何苦而不下減額之詔使天下歡然慶更生之樂乎曰國用之乏不係乎減賦子言誠是也然計部持籌必彼有所增而後此可以減亦何道而可使計部無缺額之慮斯民得邀減額之仁乎曰語有之長袖善舞多錢善賈吾聞匹夫匹婦而計無復之者有矣未聞富有天下而窮於無策者也抑有天下而通丁未造支左絀右者有矣未聞開闢之初始四海廓清而不能爲一方小民稍計贏縮者也誠能令計部大臣同部院督撫諸

大臣或就一省之中或於天下之大通盤打算斟酌損益凡庶務可節約者節約之以省浮費兵力可休息者休息之以省挽輸薪鬬之士宇可屯墾者屯墾之以佐司農山海之遺利可購求者購求之以資軍國而於困弊之蘇州浮額之重賦則奮然力蠲減之俾得稍同宋元之舊庶幾此方之民力可以少蘇而國家財賦之重地亦可因茲以不匱乎世有仁人君子其尚覽此而留意焉以上婁東雜著刻本

一查元史食貨志係明初史臣　成宗大德六年申明稅糧條例秋糧夏稅之法行於江南初世祖平宋

時除江東浙西其餘獨徵秋稅而已至元十九年用姚元之請命江南稅糧依宋舊例折輸綿絹雜物是年二月又用耿左丞言令輸米三之一餘並入鈔以折焉以七百萬錠爲率歲得羨鈔十四萬錠鈔法久廢不可攷明制每貫值銀八分　其輸米者止用宋斗斛蓋以宋一石當元七斗故也十八年又命江淮寺觀田宋舊有者免租續置者輸稅其法亦可謂寬矣成宗元貞二年始定徵江南夏稅之制於是秋稅止命輸租夏稅則輸以木綿布絹絲綿等物其所輸之數視糧以爲差糧一石或輸鈔三貫二貫一貫或一貫五百文一貫七

百文輸三貫者若江浙省婺州等路江西省龍興等路是已輸一貫者若福建省泉州等路是已元時福建不稱省止稱道屬江浙省今稱省者從明時稱也　輸一貫五百文者若江浙省紹興路福建省漳州等路是已皆因其地利之宜人民之衆酌其中數而取之其所輸之物各隨時估之高下以爲直　江浙省米四百四十九萬四千七百八十三石按此即秋稅

按元史地理志江浙省統今江南之江甯蘇松常鎮徽寧池太九郡全浙全閩及江西之廣信饒州二郡凡三大省有奇而賦額止此則蘇松之賦輕可知今江甯蘇松常鎮徽甯池太九郡已四百四十餘萬浙江省二百三十餘萬福建省八十五萬餘又饒州廣信合二十七萬共七百八十二萬餘比元平增三百八十二萬爲一倍矣然蘇中獨當二百萬賦重可知

一畝姑蘇志　宋初盡削錢氏白配之目遂有稍闢王永高家先乘遞馬均定稅數只作中下兩等中田一畝夏稅錢四文秋米八升下田一畝夏稅錢三文米七升四合元延祐四年定蘇州賦夏稅絲二萬一千四百斤秋糧八十八萬二千一百石輕

貲鈔一千二百錠

按此則元時秋糧不及百萬而水東日記等書又云三十六萬今并錄於後

一查葉文莊公水東日記名盛正統至成化　長洲民楊芳景泰中嘗以十事上巡撫都御史其均稅額一款以爲漢初輕田賦十五而稅一文景三十而稅一光武初行十一之稅後三十而稅一晉隆和畝收二升五季錢氏以兩浙畝三升宋王方贊均兩浙田一畝一斗元耶律楚材定田稅上田三升中田二升五合下二升水田五升我朝天下田稅畝三升五升

蘇松後因籍沒依私租起稅有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者此係抄沒官田洪武庚申年又經均定　蘇在元三十六萬張氏百萬今二百七十餘萬

一查李默孤樹哀談宏治時倘書福建人

一查陳子庭紀錄彙編萬歷時江西巡按宜興人俱與水東日記同

按此論元時蘇州賦額比蘇志所載尤少豈元初如是至延祐而增耶

一查王圻續文獻通攷雲間人　張士誠竊據蘇州徐達常遇春等統兵攻之數年始下太祖怒其附寇

乃取諸豪族租簿俾有司加稅故蘇賦特重而松嘉湖次之

一查何喬遠名山藏臣林記萬歷閩侯人　始高皇帝怒吳後服吳平後即籍富家田記爲賦額因是吳賦重天下

一查張本五湖漫聞　與名山藏所載同

一查朱鷺建文書法儗萬歷時吳中高士　建文二年詔均江浙田賦詔曰國家有惟正之供田賦不均民不可得而治江浙賦獨重而蘇松準私租起稅特以懲一時之頑民耳豈可爲定則以重困一方宜悉與減免照各處起科畝不得過一斗田賦既均蘇松人得官戶部請難後仍復舊制

按此皆洪武憤怒吳民加科之據

又查續文獻通攷田賦事例　洪武初令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畝八升五合五勺蘆地每畝五合三勺四抄草塌地每畝三合一勺沒官地每畝一斗二升

按此則洪武時天下田賦除蘇松嘉湖外額最重者無過每畝八升五合零即沒官地亦止每畝一斗二升今蘇松之田大約每畝徵至三斗四斗比

沒官地已而更倍之何罪何辜乎

一查周文襄公傳詩統問名臣忱宣德正　蘇州因國初籍入義兵頭目田與給賜功臣富豪兼併沒入者悉以私租科稅故有畝至九斗八升吳民世受其患及建都北平轉運煩費民不堪命流亡日多逋欠日重一郡逋額至七百九十一萬餘石松常亦多有之督使相繼終不能完宣德五年廷臣交薦公乃以公爲兵部右侍郎巡撫江南蘇州額糧二百九十餘萬石公與知府況鍾曲算奏減八十餘萬石

一查彭惠安公名臣錄釋名部宏治時名臣　周忱巡撫江

南時蘇州額糧二百餘萬石宣德時詔官田一斗至二斗以上者減十分之二三斗以上者減十分之三戶部移文止減抄沒官田古額不准減除公又同知府況鍾言洪武永樂間抄沒官田人力猶可以勝其有所不勝者正作古額官田乃奏減八十餘萬石抄沒官田無業主者也古額官田則有業主即今買賣文契所謂戶下官田是也復征官田則不能堪矣

一查皇明通紀東莞陳建纂　正統元年令浙江嘉湖直隸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每畝秋糧四斗一升以上至一石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七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升一斗至二斗者減作一斗從遜撫周忱之請也蘇州府遂減秋糧八十萬石他府有差

按三處所載周文襄公減額事說各不同其云畝至九斗八升者從其重而言也其云一斗二斗及三斗以上者從其自輕至重而言也要之通祀所載者爲備然皆云官田則民田未減可知矣且云四斗一升以上至一石者減作二斗七升則當時民田重額不過二斗七升而止耳今則有三斗五六者是後來必更有增也民田其可不減乎況洪武時建都江甯永樂後建都北平其脚耗又相去倍蓰乎

又查續文獻通攷田糧數　蘇州官民田共九萬二千九百五十頃一十四畝零松江府官民田共四萬二千四百七十七頃三畝零

此係萬歷十五年張居正文皇之數

蘇州府秋糧二百三萬八千三百二十三石零　松江府秋糧九十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六石零　湖廣省秋糧米豆芝麻共二百三萬六千一百二石零　福建省秋糧米八十五萬四百四十七石零

按此則蘇州一州七縣當全楚十五府十九州一百十縣之糧松江四縣又浮於全閩八府一州五十七縣之糧也豈理之平乎

謹錄　皇上新旨　康熙元年工部奉　旨明洪武以後因有仇怨或一處錢糧徵收甚重或一處不許牛耕教人自耕此等情弊爾部詳議察奏欽此欽遵治年間江西省袁瑞二州有陳友諒加派浮糧奉　旨捐免在案此非洪武仇怨尙蒙捐宥今蘇松浮糧眞係洪武仇怨所加徵收甚重　皇上已經念及而地方人等未經具呈未遑入告有負　皇上惻愴爲民之意蘇松之民何時得解

倒懸之厄今幸有遴諭陳言之令特行搜輯以備參考惟冀當事者採而納焉以上邵氏棣香齋所藏原本

蘇松浮糧考於癸巳年從婁東雜著中輯錄既同里繆君蘅甫又假予鈔本一册予驗其上方有揚州學正印章是爲邵氏棣香齋所藏舊本斷然無疑原本自查元史食貨志一條以下爲婁東雜著所無當係邵氏臨刻時删去茲特鈔補以還原本之舊云受祺識

蘇松浮糧考一卷終　後學周同福敬校

黄江條議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婁江條議一卷　梓亭先生遺書之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婁江條議

審勢

婁江源委昔人論之詳矣其決當濬治而不可緩則今人論之又詳矣顧其爲說又多不一有言江之通塞全係氣數非人力所能爲者有言海口積沙難去雖開無益者有言決當六郡計費三邑起夫大作工程修復舊蹟者有言時論舉贏難於集事不必奏聞於朝廷而止派一州民力小小疏濬如近日朱涇之

工者此其說皆非也請得一一論之夫謂江之通塞關氣數固矣然謂非人力所能爲則妄也黃河之水滿悍激烈故或塞於東而決於西或塞於西而決於東其塞其決似非人力可爲然夏禹治之於先漢唐宋諸臣治之於後隄防捲掃皆人力所爲也若太湖之水其靜也則泓渟清澈其動也亦不過如沸釜之溢瀰漫泛漲灌低田而已無衝突排擊之力可以決不開之河也其謂海口積沙難去者此又不明清水強弱之故昔人有云清水弱渾水強則沙滌而河開蓋清水之力雖不能衝突排擊然使各處瀆湖瀆江之田圩開隄防修治有法如先賢郟大夫之議常使湖高於浦浦高於江江高於海水行隄中夾束牢固其疾如駛力能刷沙則海口之泥沙將不除自去近日劉河之口濬漕以東當新河之衝者頓深四五尺此其明驗也一水之衝力且如此若使全河受濬合太湖之水以衝一沙有不蕩滌消融者乎即使老沙堅硬不能盡去水力所至必且轉而旁出河流滿急斷無不深不闊之理也豈云雖開無益哉若夫六郡計費三邑起夫大作工程修復舊蹟此自不易之定理但以今日時勢論

之事關六郡可否難必三邑起夫遠近不齊不另設都水使者則無以督率一設官則費多民擾非便策也然使大舉非便而遂欲以一州民力小小疏濬則又不可蓋婁江之利害非一州之事并非一郡之事若獨役一州則後日引爲成例而終無大開之日至於小小疏濬此所謂塞江而非開江也婁江之塞皆係海沙其性輕浮流滑挑濬之時必遠遠堆放始不灌入河中若苟且挑清堆土近岸一遇雨水旋復淤塞工役錢糧徒爲勞費矣竊謂今日婁江大開不能小開不可必如朱涇之式而三倍之朱涇之濶以五

六丈三倍之則是十五六丈也昔海忠介開吳淞亦以十五丈爲準三倍朱涇正得濶狹之宜而工役錢糧可以準之而起此斷在不疑者也

經費

劉河迂迴百里而遥中間迂直之數有宜權者如和上港至補缺口約數里陸不及一里補缺口至宁涇灣二十餘里陸不及二里則不必循故道而竟鑿陸之三里可以減三十里之河身矣鹽鐵河以西石家塘以東通流免濬約計實濬止五十餘里也即以五十里而丈計之里當一百八十丈其長九千丈也循

昔年開北劉河之法而倍之面闊十二丈底闊六丈深一丈五尺以土方法算之每長一丈爲土方十三有奇長九千丈是土方十一萬七千有奇也每方依古法合用人夫十五工是爲工一百七十五萬五千有奇除西段河身尚有通流約算工一百五十萬每工以一錢計之當用銀十五萬兩此十五萬兩者既不能取之於民又不能資之於邦國均於六郡則難成責於一方則無力愚謂計費六郡則不必蘇松常三郡則可協濟也計太倉一邑之漕糧十二萬七千有奇白糧萬八百五十有奇南糧三千八百有奇約十四萬有奇以米價每石一兩準之正當十五萬河工之數所患者在朝廷不能捐此一項耳於此有轉移之法計三郡之田不下數千萬畝誠能請於我朝敕下計部通融打算以太倉十四萬之漕白南糧均攤三郡每畝不過加增升合而太倉之額賦辦矣額賦辦則太倉之漕白南糧可捐爲開河之經費矣在國計不損分毫之額而大利已建在太倉得免出兌之苦而民力無竭或有以專用太倉之漕糧爲疑不知劉河在太倉境內而河工與漕事俱在冬末春初原兩相妨今藉漕事而治河工則兩相濟或又以太

倉漕白南糧正米雖十四萬而耗贈尚多經費似寄於工役者此不可執一也河工自土方而外尚有斬蘆厚水搭廠畚鍤索綯及督工量算舟車廩給等費不一而足可以此項準之矣

按婁江志云世儀條議凡四則一審勢二經費三任人四立法曾致白公未及上當事迨截漕之說不行此議遂成覆瓿州人苦漕咸惜此議附刻於此其餘不復錄者以任人如白公而漕法之善已詳集中并前志莫有踰之也據此知先生條議本係四則顧殿重先生修婁江志時

刪去三四兩條至邵氏輯婁東雜著亦依婁江志所刻而原議任人立法兩條遂不可復考矣殊可惜也受祺識

婁江條議一卷終

後學陳 夔敬校

鹿洲奏疏

本書承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鹿洲奏疏

鹿洲奏疏目錄

漳浦藍鼎元著

第一條　履歷條奏

第二條　經理臺灣

第三條　臺灣水陸兵防

第四條　漕糧兼資海運

第五條　鳳陽民俗土田

第六條　黔蜀封疆

鹿洲奏疏

履歷條奏第一

臣藍鼎元福建漳州府漳浦縣人年四十八歲

雍正元年拔貢充內閣一統志館纂脩効力雍正五年三月初四日吏部欽奉

特旨帶領引見奉

旨著記名遇有要緊知縣缺出奏聞欽惟

皇上學傳精一道備中和賞罰肖天地之無私仁慈若父母之均愛善政至教卓越古今上瑞嘉符駢臻寰宇固已廷多藥契猶勤若渴之求吏盡冀黃尚思循良之彥臣誦法先儒心慇報國久困諸生効忠無路幸以雍正元年應詔選拔入京三年四月在館脩書効力蓋藉此趨蹌闕廷表忠愛瞻依之願十科鄉試一第無緣自分此生終老韋布忽開特旨宣召得以仰瞻天顏復蒙格外隆恩畀以民社要職感激涕頤夜思達旦臣不由科甲又無偏途起田間而膺組綬是

皇上以唐虞三代之士待臣臣若不以唐虞三代之良臣自勉祇是循分供職已辜
皇上特用之恩況敢一毫不肖欺罔此心不可以對天日當爲天地鬼神所不宥臣自幼孤苦能廿淡泊居官持廉乃分內尋常之事但恐才有所不逮識有所不周力小任重懼滋隕越然思人臣効職不外公忠誠至可以生明勤至可以補拙臣惟有矢竭愚忱時時以圖報
皇恩四字常懸于心目之前以矯激沽名爲大戒以黨援偏私爲大恥苟可有裨益吏治民生關係世道人心之要任勞任怨臣皆所不恤也知縣一官有父母斯民之責當有至誠實意與小民痛癢相關所謂愛百姓如子處民事如家事者

臣必先正已率屬使丞尉共勉爲不貪使紳衿皆範于名教使民人知尊
君親上孝弟忠信之爲美爲除其豪猾盜賊訟師衙蠹之害導養其農桑畜牧山林川澤之利制節其風俗奢儉積貯貿遷之宜寓軍政于保甲之中行催科于撫字之內庶邑民安生樂業咸沐
朝廷愛養教化之仁恩此臣所黽勉自期以報
皇上者若夫重耗加派虧空盜刑以及狥情干譽諂媚上司鑽營求薦諸陋習臣雖不肖亦斷不敢爲此

聖明遠矚難逃洞鑒茲當拜獻之初遵繕履歷條奏
臣有地方條款之事宇多逾格另分五摺條奏
並呈
御覽伏祈
皇上睿鑒採擇施行臣不勝惶恐戰越之至謹
奏

古懋深醇直與西漢人一鼻孔出氣至其語語從肺腑流出俱係第一等見識駸駸乎幽風無逸之遺西漢諸家恐未見到此

臣藍鼎元謹

奏爲臺灣民庶日增宜加善後籌畫事竊惟臺灣一府屹立海外高山百重平原千里舟楫四通八達外則東洋南洋西洋諸番片航可渡內則閩廣江浙山東遼陽不啻同室而居無閫閾之隔實爲

國家東南沿海封疆之要地非尋常島嶼比也我

聖祖仁皇帝收入版圖撫綏休養今民人已數百萬糠

穀食貨出產亦蕃邇年文武協衷防範安戢可云盡善但人心風俗傾側無根不思室家根本之圖未知孝弟忠信之道宜煩有司整頓使之樂業安生臣不揣愚昧敢爲

皇上陳之臺民素無土著皆內地作奸逋逃之輩羣聚閒處半閩半粵粵民全無妻室佃耕行傭謂之客子每村落聚居千人百人謂之客庄客庄居民結黨尚爭好訟樂鬬或毆殺人匿滅踪跡白晝掠人牛莫敢過問由來舊矣統計臺灣一府惟中路臺邑所屬有夫妻子母之人民自北路諸羅彰化以上淡水鷄籠山後千有餘里通共婦女不及數百人南路鳳山新園瑯嶠以下四五百里婦女亦不及數百人合各府各縣之傾側無賴羣聚至數百萬人無父母妻子宗族之繫累似不可不爲籌畫者也今欲驅之使去則勢有不能縱其所如恐爲地方之害臣愚謂當有潛移默化之術漸解其靡室靡家之民必先使遂其有室有家之願蓋民生各遂家室則無輕棄走險之思設有不肖欲爲盜賊不能不念妻子親屬之株連而且一妻入門則欲食欲衣有子有女則衣食日繁不得不力農負販計圖升斗以免妻子一日之飢寒雖有奸豪意氣亦將銷磨淨盡此不待禁令而自然馴服者也惟是婦女渡臺之禁素嚴官其地者尚不得携眷屬況民人挈家出口入口需費浩繁必得

諭旨餘着文武地方官凡民人欲赴臺耕種者務必帶有眷口方許給照載渡編甲安插其先在臺

灣墾田編甲之民有妻子在內地者俱聽搬取渡臺完聚地方汛口不得需索留難其餘隻身遊幌一槩不許偷渡文武差役誠實良民必將赴臺何事錯期何月叙明照身票內汛口掛號報明駐厦同知參將存案回時報銷倘有過期不還移行臺地文武拘解回籍再令有司着實舉行保甲稽查防範臣思保甲良法實可興善戢奸而在臺灣尤當以此爲先務庶幾民間情事脉絡井然平日知其所爲去來知其所自嚴

革逐過水之條雖所犯輕罪而情理可惡者務必逐水解回原籍查逐水之法現在舉行但逐回一月兩月無不潛踪復至仍舊爲非是以雖逐不畏遂爲藏垢納汙之塲似應

餘部議定嚴例凡臺灣革逐過水之犯務令原籍地方官收管安插左右鄰具結看守如有仍舊潛踪渡臺將原籍地方官參處本犯正法左右鄰嚴行連坐庶奸民有所畏懼而臺地可以漸清

再令有司多設義學振興教化集諸生講明正學使知讀書立品共勉爲忠孝禮讓之士而平日好勤公呈交結胥役出入街門之習尚可以漸消各縣各鄉各社多立講約着實宣講

聖諭廣訓書詞切開導無徒視爲具文使愚夫愚婦皆知爲善之樂皆知綱常倫紀尊卑長幼之義奉公守法則浮囂不靜之氣可以自平臺地不種桑不種棉苧故民多游惰宜亟講桑麻之政教婦女紡績勤儉之風臺俗素尚豪奢平民宴會酒席動費中人之產遊手無賴綾襖錦襪搖曳

街衢負販菜傭不能具體亦必以綾羅爲下衣寬長曳地家無斗米服值千緡似應

餘諭地方有司崇獎節儉稍示等威使知貴賤貧富之分者也南北二路地多閒曠應

餘有司勸民盡力開墾勿聽荒蕪可以贏餘米穀資閩省內地之用且可以恢廓疆境使生番不敢恣意出沒射殺行人蓋生番所行之處必林莽可以藏身遇田園則却走而不敢過其射人割取首級烹剝去皮肉飾其骨以金誇耀其衆

遂推爲豪雄出牛酒賀之野性固然但地一墾闢則無此患可以漸次招撫收爲熟番凡從前効順之番皆加恩與民一體凡游手無藝之人皆漸次逐回內地則在臺民番皆安生樂業數年間可得良田百十萬益

國賦裕民食沿海各省皆受

皇恩于無既矣臣愚保甲遂水義學講約諸事有司多視爲具文恐奉行不實仍舊無益應否交與巡臺御史專責稽查則出自

皇上乾斷非小臣所敢冒昧也臣草茅下士受

恩感激據臆直陳罔知罪戾不勝惶悚戰慄之至謹

奏

奏疏盛於西漢至仲舒而大暢然疎而未密仲舒所以遜子政也韓柳力追子政而氣味仍遜終是本領未厚耳須知子政根据六經其文固是千古之雄然準古甚精酌今未善故有密處亦有疎處是篇羅貫古今洞達時勢爲封疆建萬年長治之策也漢唐諸公見之未知以爲何如也○臺之可憂者在庶臺庶之可憂者在無土著篇中經理不外教養二字然誰能如此區畫詳明耶此奏疏之歷世不刊者

臺灣水陸兵防第三

臣藍鼎元謹

奏爲臺灣水陸兵防宜加經畫事竊惟全臺駐防官兵七千餘名水陸屯戍可云周密但幅員千五百里塘汛寥遥不能無兵力弗周之處如北路鷄籠地方爲全臺屏障背傍門要害距福建省城水程七更順風一日可至此不經廈門澎湖鹿耳門而可由福州直達臺北者明末倭船由鷄籠登岸而臺地竟屬於倭後爲荷蘭所奪荷蘭人于鷄籠港口之鷄籠嶼建築砲城堅壁高壘以遏北來艘船之衝臺人謂之紅毛城中有大砲二十七位前海寇鄭氏亦設僞鎮戍守之鷄籠去淡水營雖僅百餘里崎嶇跳石以行須三四日乃至倘有賊船駕此停泊或日本荷蘭巨艦入港淡水營官兵斷不能知臣以爲宜脩補砲城添設鷄籠水師一營以守備領官兵五百戰船七隻防守其地與淡水營爲犄角之勢而淡水以南二百餘里有後壠港港灣寬深由海口直達後壠社可容戰艦出入此亦入臺僻路爲水陸要區宜增設墩臺以千把總輪防其地此水師汛防之宜經畫者也北路地方遼闊半線上下六百餘里自昔空虛今幸蒙

皇上睿照設立彰化縣治有守備一營防守然此六七百里皆山海粵區民番錯雜之地內山一帶又有生番出沒後壠中港竹塹南崁處處藏奸之所而竹塹埔寬長百餘里行竟日無人烟是彰化守備兵力所弗及也臣愚謂竹塹埔廣饒沃衍可闢良田數千頃宜特設屯田守備一營駐兵屯墾併募民共耕餘地碁置村落使生番不敢出截行人而農民得安耕鑿中路有羅漢門雄踞萬山之中土地寬沃內控生番外屏郡治北通大武壠以出北路南通阿猴林散出南路爲奸宄出沒南北往來要害卽朱一貴起亂之所一貴在羅漢門招匪豎旗而後出掠崗山今崗山添設守備而羅漢門棄置空虛所謂不遏其源而遏其流者也崗山去府治三十里上

有總鎮標兵下有南路參將似無庸特設守備臣以爲宜將崗山營守備移駐羅漢門則賊窠永絕而番害亦可祛除南路下淡水以下大崑麓瑯嶠二三百里亦無兵防向皆有番無民之地今開墾流移日趨日衆山深海僻遂爲匪類逋逃之藪臣以爲瑯嶠乃臺南要害亦宜特設屯田守備一營駐兵五百屯墾防守或慮官兵不習耕耘增兵又須增餉則此欲設竹塹瑯嶠兩營可另募農民爲兵資以牛種農具及一二

年之食至成田登穀之後停止給糧即以所墾官田俾世其業若犯法責革將分田招民另補其父母妻子皆許携至行間助耕餘餉臣思全臺防兵皆內地換班流寓不妨增此二營土著以爲主客相維之勢且兵丁有父母妻子必不肯受賊蹂躪無有如前歲之臨陣不勇以孑然一身逃歸內地者況力農之兵手足粗勁血氣堅强較官兵猛壯加倍幸竹塹瑯嶠皆有可屯田之地與其棄爲盜窩不如收爲兵食利

利民一舉兩善此陸地汛防之宜經畫者也臺灣海外天險日本荷蘭素所朶頤之地東南風順利十餘日可至關東此齒唇密邇之區未可以遐荒海島目之幸際盛平不忘武備臣所以敢竭膽衷不自知其愚且陋伏惟

皇上睿鑒垂察臣不勝惶悚戰越之至謹

奏

全臺利害較若指上螺紋秀才談兵自度有此識見有此經畫否篇末說到關係絕大處

拳拳之衷騰躍紙上矣

漕糧兼資海運第四

臣藍鼎元謹

奏爲敬陳漕糧兼資海運之便以裨國計裕民生壯海疆萬里金湯之勢事竊惟京師民食專資漕運每歲轉輸東南漕米數百萬由江淮運河以達通州百官祿廩滿漢軍民之饔飧無不仰給充裕儲積饒富美矣盛矣顧臣觀山東北直運河水小輸輓維艱有剝淺之費有挨次之守軍夫盡日牽挽行不上數十里其為力甚勞而爲費甚鉅大抵一石至京糜十石之價不止臣思民食關係重大千萬蒼黎家室之所資僅恃運河二三尺之水似宜多方籌畫廣其途以致之欲求節勞省費之策以爲國家弘遠之圖莫如兼資海運海運之法在元朝行之已有明驗非臣愚昧穿鑿憑臆妄逞之見也元初平宋以河運非便自伯顏獻海運之言以沙民朱清張瑄羅璧等能識海道立運糧萬戶府三使三人爲之海運遂興初歲運四萬餘

石後漸增至三百餘萬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元史以爲一代良法今之海道已爲坦途閩廣商民皆知之臣生長海濱習見海船之便利商賈造舟置貨由福建廈門開駕順風十餘日即至天津上而關東下而膠州上海乍浦寧波皆閩廣商船貿易之地來來往往歲以爲常天津現有閩船可問亦罕見有漂溺者且漂溺乃係天數以閭閻市井數十小民之福命尚能利涉風濤爲仰事俯育之資況

聖天子民依念切爲億萬蒼生造無疆之福命定知海若効靈舟航安穩與內河如一轍也臣觀元史所載歲運不無漂溺然以所失之數勻配各船每石所少無幾或七八升或三五合止有一次少至二斗四升以爲大異其視河漕之數尚所得多也臣以爲海運之法在今日確乎可行請先撥蘇松漕糧十萬石試之遣實心任事之臣一員僱募閩廣商船由蘇松運到天津復用小船剝載通州視其運費多寡與河漕相去幾

何若試之而果可行請將江南浙江沿海漕糧改歸海運河南湖廣江西安徽仍舊河運特設總督海運大臣一員駐劄上海崇明等處兼督三省水師軍務將江南浙江山東水師官兵改歸統轄調遣巡哨諸洋三省海洋盜案專其責成裁去崇明總兵官設海督標中軍副將一營左右前後遊擊四營分撥弁兵押運以二月半春分前後運起八月而止各運至天津交卸其運船以閩廣趕繒爲主趕繒尖底之船由崇明

三沙放洋東行盡山花鳥在五沙頭直放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經劉公島登州沙門島萊州大洋入界河以至天津順風不過八九日若用江南沙船則由崇明沂淮膠皆在內洋行走內洋多沙洲淺角惟平底沙船可行沙船所載甚多但用布帆止可順風駕駛若迎風逆濤則寸步不能以進倘一年間運一次亦可用也臣又有臆劃之見沙船可行之道則臺灣舢板頭船於此處最爲相宜其船式短闊止載六七百石入水不深輕快穩便不論內洋外洋不論風濤順逆俱可無慮欲運漕糧數多此船似不可少宜于江南開廠分造趕繒舢板頭等船招募閩廣舵工水手給以軍糧令其駕運海船與河船不同河船畏淺宜于輕海船畏飄宜于重河漕室家婦子團聚舟中海漕舵工水手皆隻身數千里外不能無內顧之憂須于每船載滿量留一二百石餘地許舵梢搭載私貨體其情而恤其勞自無不踴躍從事且南方貨物皆可駢集

京師而回空之船亦可載北貨以資江浙上下海關俱可多徵稅課尤裕國裕民之道也每船安置大砲子母砲數位鳥鎗火藥搭鈎牌刀足用若遇賊船便可順手擒獲臣深知海洋窄小伎倆情形斷斷不能爲患害也伏思海運最爲便捷節勞省費而向來無有籌及者一則由不知海道一則畏風濤漂溺一則慮在洋盜劫今數者俱可無虞且不特糧艘宴安凡商民皆蒙其福是誠可行者也況舢板

頭船一設可以無處不入天下島灣險阻皆坦然在掌握之中是海督水師甲乎天下而京東有萬里金湯之勢矣臣思天下舟楫之利無如閩廣而江南則遜浙江山東又遜江南海洋萬里不啻同室天下之船皆可直抵山東日本琉球亦不過一水之便京東畿輔近地海口宏開無閫閾之隔今幸睿慮周詳設立天津水師此元明兩朝所未及者萬年久安長治之大慶也若再行海運設海督聯合山東江浙爲京東一大水師內可以廓清洋盜外可以鎮壓諸彝上可以飛輓漕糧下可以流通百貨惟

皇上宸斷舉行則天下萬世幸甚臣不勝惶悚戰越之至謹

奏

天下大事小儒聞而咋舌狂生漫掉三寸則曰此事容易須知此事之利害原委見不周到將來一敗不可收矣談何容易也有識海道之人有利海道之船有防海賊之法方見海運之有利無害無此老謀豈許妄談天下事哉喫緊在設海督以固海疆此萬年長策也天下全圖沿海大勢列眥指掌綸巾羽扇而指揮之一腔忠愛之忱與筆俱飛與墨俱流於此見真讀書人本事臨下呻唫者且不解其說之何自矣

鳳陽民俗土田第五

臣藍鼎元謹

奏爲敬陳鳳陽游民之俗請飭有司實行教養之政事欽惟

皇上普播仁恩弘敷教化天下人民無不安生樂業敦禮義而重廉恥熙熙皞皞如覩平章協和之風猶且日勤

訓諭加意道齊欲使山陬海澨之中悉開其氣稟習俗之蔽此誠天地父母盛心有加無已凡地方

大小官司皆當仰體

聖意實心實力與百姓相關切而教育整齊之者也

臣伏見江南鳳陽之民不事產業輕去其鄉舉族相率携妻遠遊數千里之外以秧歌花鼓爲生涯行索舞跳爲技巧陪客飲唱爲娛樂十五省千四百州縣無處無之有手足不以耕耘有妻女不以紡績同處堯天舜日之中偏自遺于禮義廉恥之外此

臣所惻然憫念不忍目覩者也天下疲癃殘疾沿門丐乞之徒尚出于不得已而鳳民竟似樂此而爲之臣實不解其何故嘗詰問所由來據稱先世獲戾明太祖爲所責罰不出則家有疾疫之患臣以爲此無稽之談誣罔飾非情更可惡明太祖聖哲之君斷無忍使故鄉人民至于此極之理即使果有其事能以一言而使數百載餬口四方則我

皇上今日亦可以一言而賜之安居樂業末無災患惟是民有恆產自懷井疆必先爲籌其農桑衣食之源乃可以覩其遂生復性之效臣雖未至

江北然聞廬鳳泗頴之間人稀土曠可闢良田數萬頃請

勅安徽撫臣於徽撫綏行水利營田之政令各省督撫嚴檄各府州縣不許容留鳳陽一人在地方秧歌花鼓盡令驅回原籍開墾耕種倘人多不足以容則附近淮徐一帶沮洳蘆葦之區皆可相度行之遣實心任事之臣循行其地規畫地勢高下開鑿溝渠疏泉導流以資灌溉堤堰閘壩以時蓄洩低窪者浚爲湖蕩其餘可耕之地

盡數以爲官田如佃丁授田之例動支庫帑錢糧給與牛種農具計畝壓耕歲收其租以充兵食量擇高原基置村落編成保甲教之樹藝畜牧牛羊鷄豚薯芋梨栗竹木果蔬之利可貨可飽教之蠶桑多種木棉麻苧使其婦女盡學紡績織紝以爲冬夏衣服勤講

聖諭慇懃教化使知禮義廉恥之足重綱常倫紀尊卑上下比閭族黨之相聯屬則人人皆安居樂業無復有輕去其鄉者矣夫惻隱羞惡之心凡人

皆有特一時迷惑不自覺悟轉移化導之機全在地方有司之留意勞來匡直輔翼振德未有感之而不應者也抑臣更有請者各省風俗不同然一路城村旅店多有閑雜婦女聯袂成羣闖入客房招邀戲笑或與夫雜坐酣飲歌唱徹夜甚非人理州縣爲民父母之官此等何忍坐視似應

飭行各省有司嚴行禁絕即以此附入考成如有仍舊容留務將該州縣特疏參處庶幾有所儆畏不敢不廣宣

皇上德化而風俗日以淳美矣臣迂愚之見未知是否鄙瀆瀆陳干冒

宸嚴不勝惶悚戰越之至謹

奏

此奏似迂其實乃絕大議論關係世道人心移風易俗莫先於此中間因勢利導就地制宜大有實用虛談經濟者安能有此詳密使天下地方長吏人人如此留心如此措置又

何患民生不厚教化不行也哉

黔蜀封疆第六

臣藍鼎元謹

奏爲敬陳黔蜀粵西三省調劑疆域以便民生吏治事臣在館預脩一統志謹按貴州方域東西千里有餘南北不過三百餘里僅可當中土一大郡輿圖省會如蜂腰頓小其南二百二十里即爲廣西之泗城府其北一百五十里即爲四川之遵義府天下省會未有如貴陽之單薄者（此一段關係絕大貴陽當蜀粵之衝）肘腋要緊之區土地人民俱屬他省臣已疑其（此言遵義所以宜改隸之故）（難之之文其勢甚是可最不特吏治之不便也）

吏治之非便矣再按遵義至四川省城計程二十餘日官司之上下詞訟之往返士子鄉試之跋涉道途勞瘁曠日遲久在上司有鞭長不及之處在下民有情難遽達之患往時學臣畏其險遠又以報部限嚴多不能親歷其郡檄生童至重慶府就試遵義至重慶亦有十餘日程生童應試路遠費重近時學臣或有勉强按臨然終苦于道路之艱限期之迫臣以爲四川遵義一府宜就近改屬貴州聽黔省學臣按試一應錢糧詞訟至貴陽僅百五十里似于民生吏治大有裨益者也再按泗城土府至廣西省城千有餘里亦屬僻遠全郡皆蠻以土知府統之流官只同知經歷而已其地廣袤四五百里自黔省獨山州定番安南以外一帶五六百里並無一官土民兇悍成性不循理法白晝掠人子女鬻于市其父母過而不敢顧黔民犯法逃入泗城界則官司無如之何是泗城一府在廣西可有可無而爲貴州逋逃藪游手之往來奸須之（極言泗城所以宜改隸之故利害更深）

攘奪兩省地方均非利便臣以爲廣西泗城土府亦宜就近改屬貴州添設流官同知通判一二員分駐經理酌撥官兵彈壓防守則法令可及政化可施苗蠻當漸歸淳善矣今天下一家短長無非臂指苟可有益于吏治民生亦何必拘此疆彼界之小大況蜀粵地方本大無遵義泗城不見小黔省地方本小加遵義泗城不爲大一轉移間三省吏民均愛養安全之澤凜制節謹度之防遠邇蒙庥萬年順利似可（昌明酌厚方追古人）

勅部議覆行令三省督撫會同確勘斟酌舉行者也臣未經身歷其地不過按圖留心妄抒臆見未知是否伏惟
皇上睿鑒垂察臣不勝惶悚戰越之至謹
奏

秀才不能以天下爲已任縱文采絶世未免浪費筆墨耳海内詞人採訪山川風土摘華掞藻極文章之鉅觀然於民生吏治國勢人心有何所補也三都兩京雕肝琢腎真讀書人何暇及此似此周覽大勢人心籌畫乃不愧明體達用之士從此黔蜀地方長歌樂利無窮矣

郘亭稾

本書承國立中央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敬稟者本年七月十五日奉到
憲札批據本府德縣稟 畢縣甲豹廠銅斤遲延等
因飭將上年冬季分產獲銅斤因何尚未全完而
本年春季分煎獲之數又因何尚未起解劄即查
明據實稟覆以憑核辦等因奉此遵查 畢職經
管銅鉛四廠查月花樓捷興硐二處鉛廠久經山
空荒廢廠已消滅惟甲子岑廠銅斤先係開敗隨
採豹子溝為甲子岑子廠自開採之初原屬大旺
向係委員專管迨自乾隆廿四五年以後即漸短
絀至四十六及五十等年益形衰敗廠員儘收
儘報賠償維艱即蒙
督部堂李 題咨核減改歸鹽源縣兼管辦理
在案 畢職于去歲九月十二日到任十月初一日
接管起即查歷前任內月報銅斤與廠報煎獲
銅數大相懸殊當經親詣各廠逐一確查詎緣該
廠既旺已衰老山礦硐久經開空無砟砂丁星散
爐戶乏人實係硐深窩遠砟砂細微礮多凝結
煅煉數次獲銅無幾炭火人工入不償出爐戶觀
本難留以致無人承辦而月季兩報限于定例有
盈無絀不能不先行造報皆係設法彌縫所以 畢職
上年冬季分造報銅斤及本年春季報煎之數
亦僅照例虛報即屬設法買補完解 畢職雖經
勸令各爐戶等廣覓子硐竭力開採以期補濟
無如所採子硐一無成效且以邊苦窮員調辦維艱
如月捷二鉛廠既經消滅現在每月仍行照例造報
在案每季二廠共應報獲鉛一千餘斤內抽收實
課耗鉛銀及抽收銀星共銀卅餘兩盡係虛報又
俱於甲豹廠銅本項內扣除此中設法苦心實無
良策驟致現在甲豹一廠全賴淘砟洗沙須微銅
斤全歸採買猶恐不足必俟日積月累方能設
法湊解是以萬難按季速辦解局此寔遲延之
實在情形也第思淘砟洗沙已極無聊將來日復
一日砟砂殆盡不惟賠累愈深亦竟無從買補且廠
經衰敗孰難再旺茲奉
飭查因敢冒昧據實具稟可否仰懇

憲恩俯將月捷鉛廠詳請咨消抑將甲豹銅廠緣
案豁減以抒賠累實為恩便為此具稟伏乞
批示遵行仰祈
鈞臺 畢職 謹稟

稟藩憲
敬稟者竊照前署縣陳令甲報馬國裕等報則附
科內有解文建等廿一戶應請開除一案屢奉
憲札行催轉奉
藩憲札飭因此案業經具
題陞轉遠令妥議詳覆以便奏銷彙辦並委署德
昌巡檢王仲標前來幫同查辦等因奉此畢職當
即會同王仲標吊取老契齊集人証勘訊辦理查
土千戶喇國玉所稟解文建等私懇夷地寔有一
千畝有零委係事目翩布他已各迷已各迫玉珠依
等盜賣得受價銀約一千七八百兩均經花用此時
若將夷地斷歸土司則此項價值應照例向該夷人
著追無如該夷人皆係赤貧不能完繳且從前買
係荒地開成熟田工本浩大一旦斷與夷人該戶等恃
此為生不但不肯甘心且必有性命之憂兼之今年
田畝均係各糧戶插種一時亦難以斷與夷人若照例
陞科則該土千戶堅稱康熙四十九年帶土歸誠之
地尺寸不能讓人兩造各執一端勢必夷漢交爭釀

成巨案且此案　藩憲甫經洽

題即請開除亦覺辦理掣肘報轉籌策固不便偏袒亦不便模稜了事惟懇求寬限令該土司設措前項田價給與各糧戶現在荒地甚多即令各糧戶多方開墾不過一二年間即可補足一千有零之數俟秋收後將田斂令土司贖回庶可永杜爭端至其餘二千餘畝之田亦屬多寡不一此刻農忙之際難以文量亦應俟秋收後丈量核辦但事須注後合無仰懇憲台轉詳　藩憲照前案陞科奏銷入冊報　部邀免開除畢職一面開征至二千餘畝陞科之田七八兩年應征之地丁以及無著之糧畢職暫行墊解俟設法彌補清楚再行另稟　察奪並報　藩憲所有查辦緣由是否可行懇請　訓示遵照辦理合肅具稟伏乞

鈞鑒畢職　謹稟

稟本府

敬稟者本年八月初八日奉到

憲札內開本年七月初八日奉

布政使司楊批據稟墊邑解文建等陞科田畝毋庸開除請照原案奏銷另行設法辦理事屬可行但稟內必稱飭令土司措繳原價秋後將田斂還其價給與各糧戶作為工本另給荒地開墾等語是否該縣官荒抑仍係夷地並未敘明再另行開墾荒地零所亦與原報陞科地名四至不同恐有窒礙仰即再行妥確查議覆奪等因蒙仰下縣奉此畢職遵查解文建等陞科田畝原係開墾夷地荒成熟具報起科陳署令未能查明即行勘報該所土司爭控不休仰奉

委員王　會同畢職查辦查係夷地自應照例開除因甫經洽

部辦理未免掣肘且念各糧戶等開墾苦心工費不貲一旦失業情殊可憫當查畢縣尚有可墾官荒甚多是以酌令土司于秋收後措繳原價贖

回管業外其價即照各糧户原契投户散給指與
官荒山場地土令作工本開墾勿致仍侵毒界以滋
安業至與原報陞科地名四至不同一層伏察此項
田畝況免開除而令各糧户等另行開荒自非一
半年所能挪補其地名花户亦與從前報部原册
不符卑職再四思維惟有將應納粮銀卑職仍照
原案花户地名具報捐解俟二三年後該粮户等
開墾成熟方可將原報陞科之地名四至再行設
法詳報開除另給新墾四至執照起科納粮以符
原報粮數倘此外或又有續增開墾者亦可並行
詳報就案洛
部增除卑職不揣愚昧應墾逾格通融庶無窒碍是否
可行理合稟請
憲臺俯賜
衡奪轉稟示遵為此具稟伏祈
慈鑒卑職　謹稟

敦稟者卑職接奉
憲批應徽茂州屯未變價銀六百七十一兩二錢八分九厘
內除多解七年鹽羨銀兩內抵收過銀一百三十九兩
二錢九分八厘外尚應補徽銀五百三十一兩八錢九分
一厘係應速行解庫清款之項當即當堂如數完
納等因奉此卑職遵將前項銀兩如數徽清以外並無
經手未完公項伏乞
憲台俯賜彈收歸款
賞給洛文俾得回籍守制再卑職九年分自十月初一起
至十五日止半月廉俸例應在地丁火耗扣留第卑職
業經卸事並未經手徵收無憑坐扣合先具稟
慈恩核辦給發承領實為
德便冒昧具稟恭請
鈞安伏惟
慈鑒

稟復本道憲鄭

敬稟者竊奉

憲札飭將畢職八年分應攤捐查辦戎眉峝化汛弔
務銀七十五兩速解峝款等因奉此竊此項畢職在
任因邊隅脊缺措繳維艱以致未能清款迨自去
歲奉調來省旋值閏計丁艱清釐各項指据難堪
寔屬無從設措茲奉
札催當即面求本府德已荷矜全諭將八年本府應
養廉項內代扣墊繳俟畢職設措再行繳還府庫
歸款等因所有本府代行墊扣繳清緣由合肅稟復
憲台俯賜查核並請
金安伏乞
慈鑒 畢職 謹稟

治國如治家然山之產鉛銅猶雞豚之生子也秦漢之分
猶僮隸之與子姓也雞豚久畜必少生或遂不生殺之而
更畜可也僮隸與子姓訟不必子姓直斷之以理皆服矣今
之為國者必欲雞豚至死生子而子姓決不可曲于僮隸也
悲夫銅鉛之產病猶在官若雲南之回回貴州之苗類蜂
屯蟻集破郡屠邑至今數年斯民塗炭極矣而禍猶未已
原其始實皆伸子姓抑僮隸致之讀
猶人先生憂分專地請銷敝廠三稟稿感喟世道益增浩
然因識數行於卷末

咸豐戊午十月二日門生鄭珍拜手書於貴陽府署

字諭男猶人知之前四月廿六日萬老四來至得接爾書備悉所少公項已蒙　各工憲代為料理所少不過路費我想為官一場只是公項清白即可回家爾父葬期已擇吉於九月大利此期萬不可失況我於今多病益衰若能早到一日即多一日之相見勿使我倚閭失望也家中是事不堪多題爾來時自知也切囑此諭

囑可及代筆

右一紙　莫貢定先生嘉慶九年歿蜀閬同治丁封公憂其明年母張太君促歸書也仕者之不庶常出於父母重子之欲所逼致貢定官蜀數年而諗母無歸貴雖其素行砥節非封公及太君期以善養而然歟即此書但以了公項為喜莅寰事為望家人筐篋語不一及所以口授猶子者何其慈而正也世之忍子弟每以母所書諭是倩人為之一過眼即捺棄不知字則人字而言則母言也孔孟之書豈孔孟自寫稿哉此紙去今五十四年如當時任意敷置安得此完潔也觀於此者更可思孝

咸豐八年歲次戊午十月初二日遵義鄭珍拜手識于貴陽府署之最後堂

右稟稿三篇　先猶人府君嘉慶八年令鹽源時手蹟
一以縣屬月花樓捷興洞二鉛廠空廢甲子夸豹子溝
二銅廠衰敗稟請洛銷豁減以紓官民之困二三赴以縣
民解文建等私懇左所千户喇國玉管下寺地一千餘
畝前令誤報升科而土司執其先世康熙中歸誠之約謂
其所帶土地尺寸不能讓人將興懇民搆釁繼令因請開
除而遠礙洛改且文建等折本失業豈肯釋怨於土司
府君至乃令土司措還懇價贖新田而別指縣境官荒聽
文建等懇關官墊前升額賦以塞成熟然後除補舊科
事得兩解此其覆議也　友芝之生後此紙八年比稍稍解
事求　府君在蜀日記手稿盡為族兄胠去散軼無存
洎道光辛丑　府君見背　友芝捃次行狀僅據希秀兩
兄口述都未及此兩事逾十三年乃於舊書夾中檢獲
遂有豐富九琪二楊之亂謹隨貼行篋以備奔走計
屬此稿時　府君年四十一方勵精講經世其於民生利
病較身受尤急切在鹽源才兩二歲其所興除鉅重於
兩事為昔狀所遺不知凡幾兩事即非其鉅而軼而幸存
又重手蹟在我兄弟子孫更宜何如謹寶　郎咸豐丁巳

劉仙石太守招館貴陽暇出此稿裝潢冊子以七月廿有
二日成適為　府君諱辰　府君沒十七年　友芝獨今歲
今日不得躬致哀奠摩挲手澤北望唯益涕淚弟五
男友芝恭記

退厓公牘文字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退厓公牘文字序

咸豐元年五月九日厚自晉之汴遂經洛陽謁退厓太守以公牘文字見貽余再四讀之見其思慮深遠能除弊源如秦越人飲上池之水洞見五藏癥結尤愛其至誠婉導惻惻動人故能吏民咸服不勞而理蓋退厓履任未及一載編中所載下車之始爲多此後文字日稀殆有不煩告誡者則潛移默化之功概可想也嘗試論之有民社之任者欲爲一事當心人事中神包事外將一切利弊之

源流洞然無疑夫而後興利則利興除弊則弊去否則計之不周而勇於敢爲多一事滋一擾而已若太守一官有表率屬吏之責上憲之詢州縣者惟太守之是問焉百姓之控州縣者惟太守之先訴焉居上下之交事似簡而其難實甚使居是職者先設一成見於胸中左袒吏則民病左袒民則吏病甚或一舉而吏民交病故必先埽一切之成見以公正臨之始可以奏績然而公正之道正未易言也天下之人性情不同品類不同趣向不同

而且一府有一府之局面一府有一府之風氣吾居心公正矣自負此中之無他而壓之以必行之勢朝飛一符夕下一令嚴斥而怒呵之彼惟有遜謝支吾而已其心未必服其事亦未必行也心不服而事不行則勢有所窮勢有所窮于是奮發有爲之氣一變而爲束手此正人易犯之通病古來所恒有者也然則何道之從曰以剛爲體以柔爲用夫柔非曲徇人情之謂也有公正之心而出之以和易磨之以歲月其待吏也如良師然循循善

誘無强之以所不能也其待民也如慈母然温言教誨無迫之使不能改也夫如是則州縣之官服矣百姓亦服矣官與民咸服則翕然感化官爲循吏而民爲良民州縣之事一令尹治之而有餘太守之職事何爲其不簡又安見其難乎退厓爲先伯禮部公之高弟平日究心實學今出守名邦遂能以實學而見諸實政厚入豫以來已聞頌聲之載路是誠洛民之幸而亦朋友之光也雖然厚與退厓齒相若退厓治績卓然與龔黃媲美而余則行年四十八比以外無寸長反嘵嘵而談吏治其亦可哂也夫任邱邊厚慶

退厓公牘文字者余同歲生賈子退厓守河南郡自治官書而退厓令子研懷孝廉蘇兩上舍彙刻以傳者也嘗觀三代誥誡及兩漢章疏莫不文章爾雅訓詞深厚具見性眞之流露而不徒粉飾文具之爲退厓以名翰林掌文衡持風憲均卓卓有可稱道茲一麾出守權蒞東都振敝起衰百廢具舉喻屬吏以除莠安良之法義正而嚴曉愚氓以懷刑遠辠之方詞温而厲釐積年之案牘課髦士以文章無非本整躬率下之思爲振聵儆聾之語

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洵不愧矣雖然此特其嚆矢耳他時陳臬開藩重膺疆寄宏遠謨樹偉績足以彪炳史冊而爲邦家光者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研懷昆季從余游編次成書而問序於余余喜是書之有裨實用可爲世之有牧民之責者示之鵠爲質言之如右上元金鎭題於河南郡廨之自得齋

退厓公牘文字卷一目
署河南府任 起道光庚戌四月二十四日訖十月二十一日
呈狀條款示 條款附
諭考取代書
關防詐僞示
札偃師令
約束家丁人等示
催十縣速結詞訟並摘傳緊要被證解府札
勸諭生監示
飭洛陽令查拿土棍札
嚴拿訟棍梟 梟臺
嚴禁典史擅受詞訟札十縣
嚴禁刁衿蠹胥訟師土棍示
出示嚴禁刁衿蠹胥訟師土棍行十縣札
鞏民省控差務車馬案判
觀風示
與代理宜陽令書
札署宜陽令
與署宜陽令書
偃師民人王甲調姦蔡乙之女未成案判
委審鞏縣生員張炳然省控案梟 梟臺
行登封縣牌
宜陽紳民公呈保留宋署令梟 各憲
禁革新安官炭示
與新安令書
與澠池令書
勒限清理積案致偃鞏等九縣書

退厓公牘文字卷一

署河南府任　故城賈　臻運生

呈狀條款示條款附

爲曉諭事照得民性貴乎樸誠閭閻欲其安靜強詞健訟害及身家易俗移風事在守令本署府前在開封讞局幫審京控案件見各州縣士民多有捏造情節妄行呈控或以輕爲重或以曲爲直或任意牽連希圖拖累或心存訛詐罔顧天良此等積習難以枚舉迨經審實坐誣而原被之家產已

破吏胥之慫慂未盈願此顢蒙惻然動念茲膺憲檄承乏東都入境伊始卽有擱輿投遞紅呈者深知弊竇叢生一概未經收受諭令告期呈遞查河南一郡民氣素淳惟雜處五方恐其間好訟滋事之徒如前項弊端者亦必不一而足今特開示規條添列狀式除飭代書遵照外合行曉諭並將各條詳列於後嗣後凡三八告期赴本府衙門具控呈詞必須遵照各條向該代書言明實在情形繕寫蓋戳親身投遞如敢故違除不准外仍將遞詞之人治以應得之罪所列條款鄉民未必盡知責令代書於遞詞時詳悉與原被言明俾知言出法隨決難寬貸守令職在親民方今新政修明庶事整飭方懼無以宣上德而通下情豈敢意存壅閼然去僞乃所以存真善俗莫先於息訟本署府外任初膺德薄能鮮烏敢希三月之治亦斷不存五日之嫌惟願我士民返淳厚之風享無事之福是所厚望各宜稟遵特示

計列條款十七

一事在

赦前復行訐告者不准

一不開明起事年月日期及不敘明地方官原批者不准

一呈告詐贓必實有過付實在憑據如無過付實據確詞告言人罪除不准外仍提重懲代書並責

一凡錢債田土戶婚並無確據僅以空言混告

者不准至應呈約據書券即於初詞抄呈不得虛寫臨審呈電字樣違者代書並責

一控詞只據本事簡明直書若混牽他案及添砌已過事件者除不准外代書重責

一事非重大牽控至五人以上及牽連婦女者不准

一生監婦女老幼殘疾之人並無抱告及列老幼殘疾之人作抱告者不准

一未經縣控或控縣准理不候審斷輒行府控

者除不准外仍照越訴責懲

一上控批府並控府准理原告意圖拖累遠颺不案業過兩月提不到者照例詳銷再控不准

一非緊要事件不候告期攔輿喊稟者不准

一連控三次未經准理不准再控並經府批發縣審斷不遵回縣聽審在府屢犯者即予押發

一牽引支詞雙行騎格謄寫並無副狀及無官代書戳記者不准

一非利害切己妄稱公議及案外插訟除不准外仍究明架唆之人照例懲辦

一初詞無名被證不准續請添提被告具訴呈懇添提要證亦只准於初次訴詞內聲請候奪其有陸續具懇者一概不准仍責代書

一每逢放告遞詞人務須本人不准頂替該代書作呈先行查明如有捏名頂替當堂重懲

原呈擲還代書並責

一聯名投遞公呈必須其人到案聽候問話如有名無人不准列入違者重責代書

一不開明歇家住址者不准

諭考取代書

爲嚴諭事照得設立代書緣寫呈詞蓋用戳記謹遵狀式不得玩違法至善也無如日久弊生兩造之眞僞不齊代書之良莠亦不一往往原告良懦代書翻慫恿遞詞希圖射利原告刁悍代書更增減情節狼狽爲奸不顧天良罔知

國憲言念及此爲之寒心本署府下車伊始急欲與爾等湔除舊習激發良心手定條規添列狀式除曉諭閭閻士民外合行嚴諭爾等務宜各知自

愛謹稟遵行倘仍視爲具文不遵約束或因有此諭有意刁難一經查出定即嚴懲本署府示人以信待人以誠言出法隨毋謂不教且公門好修省即爲爾等計亦多盡一分心少造一分孽之爲得也特諭

條款見前

關防詐僞示

爲關防詐僞以肅法紀事照得本署府籍隸京圻代傳詩禮蚤年釋褐幸窺石渠天祿之藏八月乘槎待補桂海虞衡之志

禁城司隸書生小試金吾鄉國掄才

曠典俾持玉尺涓埃未報兢惕方深尋由臺垣而擢守名區更自西瀍而量移東豫憶昔一官鐫級會邀

先皇湔濯之恩即今五馬叨榮益勵臣子靖共之

節茲膺 憲檄僊守是邦雖政成難必於三年而已見敢存於五日惟秉公而矢慎期率屬以宜民特念河南一郡四達衝途九朝都會既越秦之雜處必良莠之難齊誠恐爲匪不法之徒造作捕影追風之論或倡予而和汝更備北而驚南狗苟蠅營狼貪羊很災必先於切近害至不可勝言亟宜嚴切關防肅清政體本署府守身如處子疾惡若仇警教養難周懼曠官之貽誚恩威並用罔違道以干譽茹蘗自甘處膏不潤梓鄉親串無錐刀逐

利之徒蓮幕賓朋盡圭璧束脩之士家丁秖以供奔走早懲狐假之威吏胥不過掌文書敢任鴟張之習令行禁若法立昭然顧官府之自律雖嚴而鄉民之無知實甚或有冒託齊年詭稱同里逞其伎倆方將作僞以亂眞聽其語言大似通情而順理倘妄謀於分外必誤墮其術中除飭各縣嚴密查拿外合行通示曉諭爲此示仰合屬軍民人等知悉如有前項匪徒滋生事端即告所在官司按例究辦其有扶同徇隱以及知情容留別經訪聞

或被告發律干並坐法難姑寬既爲告戒於先時決不奉行爲故事倘誨諄諄而聽藐藐是人昭昭而自昏昏秖益孚慙何追爾悔特示

札偃師令

本署府路經某縣風聞該令之親族某某勾串劣紳武舉把持公事表裏爲奸不但有礙該令考成亦實大爲地方之害況近奉

諭旨不許官親人等盤踞衙門干預公事該令豈無見聞乃任其縱恣一至斯極惟風聞尚無確據無憑訊究亟應嚴密查拿以示懲儆而靖地方合行札委札到該員即日微裝前赴該縣明查暗訪一得切實証據立即按名拿解來府照例究辦如

尚無確據亦即會同該令剋日將某某等驅逐出署毋任逗遛生事致滋物議劣紳武舉是何姓名平日居鄉有無別項劣蹟一並據實查覆該員務實力奉行毋負委任切切此札

約束家丁人等示

爲曉諭事照得本府持躬不苟律下尤嚴遇事均係親裁從不稍藉他人之手凡有隨從家丁人等不但不准招搖除因公差遣外平日並不許私行出署倘署內一切人等有假以差遣爲名私出署門嫖娼賭博及藉案撞騙滋生事端者許該管地保人等拿獲捆送以憑加等究辦斷不姑容爾等知情容隱查出一併治罪至於一切食用物件均發現錢購買概不賒取但人役衆多借名賒取之

事在所難免除嚴諭署內人等知照外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府屬地保及居民舖戶知悉嗣後如有指官名目私行賒取者爾等即行指名具稟以憑查究毋得容隱自干咎戾本署府下車伊始教令初行關防具有苦心告戒非同文具各遵約束謹稟奉行毋違特示

催十縣速結詞訟摘傳緊要被證解府札

照得審理詞訟例有定限未便久懸茲查檔案所有前府批發各案迄今日久未據詳覆到府該縣身膺民社豈有安逸自耽一任塵案山積之理大約未結之案固不少而結而未詳者恐亦尚多在各縣以已結之案早遲詳覆無關緊要不知案不早銷兩造設復滋訟上司衙門無憑查覈惟飭就案訊鞫未結者比差催審事理尚順已結者如再差傳豈不更滋擾累此外關提及委審之案人居

隔屬吏覺費手合行札催札到該縣查明前府批發及奉憲批委審各案未結者即日訊詳應錄案者即日錄案比捕者即日比捕倘有原告脫逃亦即照例核辦其已結各案即督飭承辦吏剋日檢查議擬具詳毋任延宕是爲至要至府提各案批解者更屬寥寥守令同舟共濟推誠相與屢催罔應亦迴不在情理之中推原其故或以原告意存拖累往往因一事而牽引數事以一人而株連多人該縣見聞親切其中孰爲眞情孰爲誣指早已

了然於心惟案未申解未便將此情節直達於上官之前若竟按名傳解是爲民父母一任其子之受誣受累漠不相關固知循良之吏撫字勞心斷斷不忍出此進退兩無所可只有不解之一法本署府推求至此豈能盡合事情然各屬控案有提無解亦未必不由於此本署府承乏是邦亟欲力挽頹風清釐積牘嗣後各該縣遇有專札催提之案務查照札開事理只將應訊緊要被証迅速摘傳批解若待案內有名人証逐一傳齊始行集訊

不但絕無傳齊之時亦從無此辦案之法即使續行添提人數無多勾取較易庶幾獄市無擾案牘不留且使訟棍刁徒奸胥蠹役咸曉然於詞狀縱多牽引訊斷不待傳齊羅織之術難工陷害之謀莫遂或亦杜絕訟源之一道乎若其中實有沉冤待白公道未彰是又亟欲申雪以爲快者想各該縣同此心腸斷無意見本署府迂拘之見實具苦衷慎毋視爲尋常催檄漫不經心也速速毋違此札

勸諭生監示

爲勸諭生監敦品善俗以襄教化事照得士爲四民之首士習端則民風厚不特甲科鄉宦民望攸歸即俊秀生儒亦均有表率齊民之責蓋百姓頑蒙囿於習俗守令雖親民之官究不能家諭戶曉所賴有同處之讀書明理者平時一動一言無非矩矱遇事復排難解紛動之以人情曉之以國法百姓見體面人如此勤勤懇懇自然弱者感化強者畏服可息多少爭控可省多少事端自來

一鄉有善士勝於一邑有好官謂其情更親而機亦順也本署府權篆是邦訪察情形凡恃符多事者每邑不過數人除嚴密查拿究辦外其餘類能潔清自好矜式珂鄉而城野編氓往往誤蹈法網以致各州縣日勞勞於訟獄專急急於刑名即有舉廢修墜之心亦勢不暇及推原其故固由官長教導不先而生等亦與有責焉合行勸諭爲此示仰府屬各生監知悉士人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如作狀唆訟出入衙門及一切非禮非義之舉固應

恪守臥碑不可稍犯至愚民易犯之事里甲中常有誤犯之人可以瞞官長之見聞斷不能逃親鄰之耳目生等既爲民表合族通鄉率皆望風式化定易信從較之官府告示印文尤屬有益本署府從前做秀才時曾經身親閱歷今忝膺專郡無刻不以化民爲心所望我輩同心相助爲理務將孝親敬長睦族和隣毋流蕩盡業毋好勇鬥狠諸大端隨時勸說總要視鄉里人如自己人視鄉里事如自己事不但訓飭子弟並且勸導其父兄在

今日爲翹材在他年即爲良吏化先里黨澤及兒孫於以敬桑梓而培元氣是百姓之福官長之願即生等之功也抑又聞之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天下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本署府期待生等之意甚厚責備生等之法倍嚴尚善體此意實力奉行幸勿視爲具文目爲迂論本署府有厚望焉特示此篇與約束家丁示大意本徐笑陸先生漢中從政錄次卷采訪利弊一札本之陳文恭公及程月川先生方多傳于古人坡公言之矣十一月望後二日退厓自記于躬自厚齋

飭洛陽令查拏土棍札

本署府訪聞該縣東鄉龐村地方有積年土棍馬興來即馬明聲黨與多人作橫鄉里惡蹟昭著聲楮難書本署府抵任後檢查接管卷內有偃師民人曲盡性控告馬興來率子馬贊成等擄人勒贖一案前府行縣差傳六載有餘抗不到案是其勾串衙蠹藐玩官法已可概見又於提訊王得升控案時究出地棍吳法據王得升供稱吳法居住龐村與馬階平馬興來等勾結多人擄人勒贖查馬

階平係馬興來族叔已於賈朝仕京控案內擬遣遇赦不准援免而馬興來兇焰日熾該村民人至不敢直呼其名平日包娼局賭酗酒打降架訟生事窩賊分肥種種爲匪不法實難僂指似此積年土棍一日不除則地方一日不安更恐縱惡養奸致釀巨案除曲盡性一案已據偃師縣查訊控情聲明干証人等多已物故稟請銷案外合亟札行札到該縣立即明查暗訪務得馬興來作奸犯科實蹟其子馬贊成世濟其惡有無告發案據馬階

平吳法兩犯現均發縣收禁如有狼狽爲奸情事不難提禁嚴訊一得確情即予按律究辦以昭法紀而安善良該縣尙體本署府爲民除害之苦衷毋以一查塞責更須嚴密從事毋少張皇致令聞風潛匿是爲至要此札

嚴拿訟棍稟　臬臺

稟出省時叩別鈞顏蒙　憲臺諄諭查拿訟棍以清訟源仰見明刑肅政除莠安良至意尋繹訓詞實深欽服某抵任後將前任移交上控批提各案催提到府連日親提研鞫察其情節支離或內有指告聽人主唆者即恪遵　憲諭逐一根究業經審出洛陽縣民王朋月控王臣等勾串押詐一案內有訟師吳法因挾王得升勸架不公之嫌代作呈詞主唆王狗誣告王得升誘拐崔王氏等情又

鞏縣孀婦吳衞氏控吳景等霸姦害命等情一案內有吳景因挾吳小四等村斥之嫌代作呈詞主唆吳賀氏誣告吳小四等圖財搶賣等情又有洛陽縣童生李曰連爲單永福代作呈詞雖未主使省控然在府縣唆訟之案不一而足現均審得確供發縣收禁照例訊供通詳仍由某將控案審結詳銷一面札飭各縣趕緊認眞清釐務使控案不致積壓以免延累再查得洛陽縣民人馬興來即馬明聲係上年賈朝仁京控案內擬遣馬階平之

姪曾有被控棍徒索詐武斷鄉曲之事自洛陽鄭令到任後稍知斂跡或稱業已病故現仍飭該縣嚴密查拿一有端倪即由該縣拘案從重究辦以昭法紀而安善良云云

嚴禁典史擅受詞訟札十縣

照得吏部則例載佐雜人員不許准理地方詞訟遇有控訴到案即呈送印官查辦者毋庸議如擅受而審理者降一級調用私罪又佐雜分駐地方遇有竊盜娼賭等犯許其先行拘拿隨即解送印官審理各等語又佐雜並不擅受民詞印官亦無違例批發按年取結報部杜專擅而重職守功令綦嚴乃本署府履任以來接准前任移交並續奉各憲批發上控案件及告期自收呈詞多有

牽及典史擅受民詞者因思各縣典史既膺一命之榮諒無不奉公守法且原告一面之詞本難憑信安知不出於刁徒之挾制訟棍之架誣以及無識愚民之担詞聳聽本署府於提案審訊時虛衷研鞫斷不敢遽信為眞然其中或因該典史檢束不嚴致滋物議者亦往往而有即如鞏縣金典史奉委代行據該縣民人趙世昌呈控欠租不償一案本非急應拘提事件乃不俟印官回署輒行票傳致被扣留差票釀成省控重案雖由本署府訊

明因案經詳縣姑從寬請將該典史記過完結誠恐各縣典史或不諳定例罔識官常或被書役之欺朦受家丁之慫恿似此濫傳擅受之事所在不免將來設因差役索詐別滋事端該典史戚由自詒本署府法難曲貸展轉思維與其懲辦於事後莫若告誡於事前合行札飭札到該縣立即轉行典史一體遵照嗣後一切詞訟不得批發典史審理如有赴典史衙門遞呈者無論事理輕重概行送縣毋許擅自票傳審理即印官公出檄委代行

署河南府任

非急應提訊事件亦不得擅傳務期各循定分善保身名本署府為保全屬吏起見該縣尚體此意嚴切告誡倘此次札飭之後再有典史出票傳人或被告發或經訪聞一經提訊得實惟有據實詳參其失於查察之印官併參示儆決不姑容勿謂言之不早也切切此札

嚴禁刁衿蠹胥訟師土棍示

案奉　各憲轉准　戶部咨道光三十年四月初四日奉

上諭御史何冠英奏請通飭嚴禁一摺所稱劣生宜革蠹役宜除訟師宜禁地棍宜拿地方官分應辦理之事若不實力整飭必致流害閭閻該御史所奏皆係積弊相沿亟應查辦著通諭各直省督撫學政及在京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各飭所屬認真訪緝查有刁衿蠹胥訟師土棍每犯必

署河南府任

懲嚴拿究辦以端風化而靖地方摺併發欽此轉行到府業經轉飭各縣欽遵辦理在案本署府到任以來訪查東都民情素稱淳厚近年控案繁多刁風漸熾皆因劣生蠹役訟師地棍從中播弄以致官多案牘民少安居大為地方之害必須訪拏懲治除暴乃以安良當即明查暗訪復於審案時留心推鞫究出劣生澠池廩生王鳴盛宜陽生員索其果嵩縣監生郭之彥等衙蠹洛陽庫吏朱文華宜陽庫吏王逢春澠池工書王峯奇洛陽捕役

袁醇一偃師捕役王東郊澠池皂役王武等訟師洛陽吳法李曰連鞏縣吳景等地棍洛陽馬興來武遂喜張志娃等多人違條犯法輕重不同而勢惡情兇懲創均不容稍緩故將吳法吳景馬興來等收禁詳辦其餘或行提問或擬杖笞均經拔例究治因思以上各犯同具知識何竟以身試法皆由其初一念之不善爲刁生者身列膠庠恃衿妄作爲衙蠹者倚仗官勢作福作威訟師則譸張爲幻顛倒是非地棍則恣睢橫行無惡不作當其任

署河南府任

意妄爲徒知利己不知損人豈不快然自得一旦驟罹法網遂致身敗名裂後悔難追亦何樂而爲此作奸犯科之事乎本署府除惡務盡不忍不教而誅誠恐各縣前項不法之徒尚不止此現雖奉旨查辦窮鄉僻壤未易周知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合郡紳士軍民人等知悉爾等各宜滌慮洗心謹守法度未犯者慎防失足已犯者及早回頭倘仍蹈前項惡習自取罪戾甚或串通一氣狼狽爲奸劣衿以胥役爲護符衙蠹即以棍徒爲牙爪訛詐良善欺壓鄉愚本天理所不容定

署河南府任

國法所難宥本署府忝爲民牧惟肫肫以愛民爲心害吾民者卽吾讐也一經訪聞或被告發定行徹底根究盡法懲治決不寬貸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出示嚴禁刁衿蠹胥訟師土棍行各縣札
案奉　各憲轉准　戶部咨道光三十年四月初
四日奉
旨查辦刁衿蠹胥訟師土棍一案業經恭錄
上諭轉飭欽遵辦理在案本署府到任以來訪查
東都民情素稱淳厚近年控案繁多刁風日熾皆
因刁衿蠹胥訟師土棍從中播弄當即明查暗訪
並於審案時細心推鞫究出前項不法之徒均經
分別輕重按律懲處現歸奉

旨查辦猶恐窮鄉僻壤未易周知特將獲辦各犯
姓名及辦理緣由擬定示稿剴切曉諭惟當此積
重難返之時全在地方官認眞查辦庶幾可期得
力除將示稿刊發外合行札飭札到該縣即將發
去告示代印代標於城關集鎮大小鄉村遍貼曉
示並傳齊各代書按名發給一紙令其實貼寓所
俾遞呈人共見共知儆心休目該縣仍當隨時隨
地一體訪查如有前項刁衿蠹胥訟師土棍立即
嚴密查拿徹底根究盡法懲治毋姑息爲心毋含
糊了事倘到案不肯供吐而凶焰素熾被害之家
又不敢切實指証供証未確無憑科罪不妨出示
招告百姓見官所深惡痛絕者在此既經獲案斷
無倖脫之理亦不慮其尋釁報復必有從實指証
以洩宿忿而伸公道者其訪有著名匪徒尚未獲
案儘可將其姓名綽號大書牓示通衢令見者人
人儆惕惡黨必知斂跡至四項之中胥役之爲害
尤甚縱蠹殃民諒稍知自愛者斷不出此或被人
指告不免意存迴護遂致釀成巨案不可收拾況

地棍訟師均以胥役爲護符胥役即以地棍訟師
爲牙爪串通一氣狼狽爲奸吾民之受其害者破
產蕩家賣兒鬻女至有不忍言者故欲靖地方先
除衙蠹一定之理也劣生一項並移會儒學一體
查辦如果該教官平時不能約束化誨臨時又不
協力訪查甚或瞻徇情面袒護縱容該縣即據實
密稟由府詳參示儆如此實力奉行歷久不懈下
可以蠲地方官本分應辦之職上可以副
聖天子安良除莠之心將見風化益淳民俗益厚

治理自蒸蒸上矣倘此次札飭之後該縣仍陽奉陰違視同文具本署府查出前項匪徒惟有將失察之地方官據實詳參決不寬假本署府即以此事查辦之當否定各縣吏治之高下尚各認眞查辦毋稍玩泄並將查辦緣由及貼過告示處所具報查考毋違

鞏民省控差務車馬案判

查鞏縣地當孔道差務絡繹需用車馬因本處並無車行嚮係借資民力嘉慶十六年間因書差鄉保舞弊濫派經前府齊立定規條出示曉諭並由縣遴集紳士妥議章程於縣城內分設五路公局公舉老成殷實紳民挨次輪流照料開列名單呈縣硃標遇有公務需用車馬由局承應不假書差鄉保之手官民相安歷有年所道光二十八九年需用車馬過多甚至有折價情事書役從中多索

局中管事因而浮開其弊遂不可勝言二十九年六月間生監張兆果楊熙載典吏王協唐等以支應過多書差勒折等情上控批府提訊經前署府崔於九月間訊明仍照舊章辦理出示申明條款斷結在案十一月間王協唐之服弟王聘等控王協唐等斂錢與訟又據張景元等控丁元吉鑽辦差務指公科派經該縣傳訊兩造供詞各執王協唐楊熙載恐干問擬赴司翻控批府復訊茲提集訊明查王協唐丁元吉等或藉訟斂錢或藉差浮

派事非盡出無因惟王聘張景元等或因挾嫌報復或圖入局管事具控情詞亦半由於書差之串囑此時通盤籌畫設局則刁生劣監均可把持毀局則鄉地書差別思包攬以便官安民之舉竟成病官殃民之事皆因衙蠹局奸希圖漁利辦理乖謬之所致王協唐丁元吉等本應從重究處姑念到案自知悔悟懇恩免究王聘等控出有因兵書張洪先等串控係王協唐等猜疑之詞未能指實均從寬姑免置議仍分別戒飭杖責以示薄懲嗣

後仍照嘉慶十六年立定章程在城設立車廠輪支差務不准再出外省長車長馬需用車馬上下站總應見車換車見馬換馬不准額外多索尤不准有折價情事現在涉訟有名生監及互控各人概不准再行入廠及身後影射辦事書差鄉保但係在官人役一概不准與聞管廠首事該縣飭令公正紳士公舉各鄉老成殷實可靠者辦理該縣每月調查帳薄一次查有前項弊端立即嚴拿懲治不准含糊了事本署府仍不時派人前往該縣

地方明查暗訪務期民力可紓而公務亦不至貽誤鄙民隱而杜訟源胥在於此除控案詳銷人証省釋未到免提甘結附卷再委明幹正佐各員會同該縣體察輿情檢查成案詳悉妥議規條外合將訊斷此案緣由曉示案內一干人証並行縣遍諭閭邑紳民人等知之

觀風示

照得東都爲人文淵藪三塗二室表扶輿靈淑之鍾西澗東瀍被周室文明之化漢唐以降代有名賢伊洛之交彙生俊乂才推賈傅知神陳宣室之謨德著盧鴻講學聚草堂之彥過二程之里不墜薪傳登九老之堂咸誇藻麗前型在望幸紹述之毋忘後起多才宜薰陶之有術嘗考觀民設教易垂風地之占問俗陳詩禮重輶軒之采誠以文爲國瑞本詩書以毓英華言發心聲即翰墨而覘抱

負荷虛堂懸鏡克披安石之金自彩筆生花共織邱遲之錦本署府蚤竊科名未遑學問蓬山珥筆幸窺天祿之儲桂海持衡載咏皇華之什備西臺之執法典東漸之名那仰惟

恩遇之隆媿乏文章之報茲屬下車伊始勸學宜先冀連茹之彙征思扶輪於大雅懸魚勵節勉希羊續之清標鳴鹿興賢竊慕文翁之雅化雖簿書鞅掌自慙頭腦冬烘而簡策研摩不憚品題月旦裁鴛機之刀尺惟期盡度金鍼搜鯨海之珊瑚所

遺無遺鐵網合行出示曉諭郡屬舉貢生童知悉

擇於月日在貢院局試居期自備試卷黎明齊集限當日交卷以憑校閱敢謂手捻玉尺徧栽桃李於公門庶幾眼刮金鎞預卜芙蓉於人鏡爾諸生其澄心渺慮杼柚于懷騰鳳彩之九苞偉辭自鑄鬱龍文之百斛健筆能扛此時黃絹色絲堪貴洛陽之紙他日青萍結綠定觀

上國之光拔幟文壇拭目以竢特示

某白訟獄之累民較催科徭役爲甚衙臺之擾民亦較劣衿地棍爲甚守令職在親民當以百姓作兒女般看待陳文恭所謂辦一點不容已於斯民之心也若任其擾累漠不相關民將安所託命某來自田間叨典大郡履任伊始卽以不留獄爲首務近已專函馳布各屬上控批府提審之案定限月日以前盡數傳解訟結以清積牘計日當可鑒及查貴縣監生張玉銘民人李添遇各控快役楊

振幗監生董三錫控兵書張幗良民人周大興控振幗監生董三錫控兵書張幗良民人周大興控皂役白玉趙檢控刑書周復興周路控刑書張于海等六案屢提未解案內原告及中証人等多有來府投到守候日久屢次呈催某目擊廢時失業情形惻然心動因思楊振幗身充縣役控案纍纍此卽不因張玉銘等呈告亦當提案訊究嚴辦示懲且胥吏逐日在官給使令之役何難一呼卽至乃事隔兩年官經三任任催罔應豈復尙在情理之中足下存心嚮上雖暫時代理未必視官爲傳舍其間書差之怠玩幕友之因循積習相沿未能遽革全在本官刻刻留心稽查督責矧足下業經保題卽膺民社尤當倍常振奮加意講求勿蹈顢頇推諉陋習且均係前官任內之事更不值意存迴護代人受過再一念及各案人証牽連羈候之慘是又無問上司之程督與否本官之考成何如吾知爲民父母必無漠然無動于中者除備公牘外再行走札奉布務卽查照節次圍開事理迅將各案應訊緊要被証刻日比差勒傳解府以憑訊

斷如再違逾定卽專差鎖拿或委員守提斷不能再任懸宕尤不准以書役奉差外出爲辭藉端延案致拖累者無已時也言煩詞複實具苦衷知能照管秋爽惟政履多福不宣

札署宜陽令

照得本署府前因各縣積案甚多當經札飭一體立限清釐嗣奉

旨查辦刁矜蠹胥訟師土棍又經擬定告示轉行各屬實力奉行茲查洛偃等縣認眞遵辦吏治已有起色惟　縣一處無論正控案件應解不解應審不審應詳不詳任意延擱實屬不成事體本署府到任後查該縣民人殷更監生郭之彥正案兩起均因情節未確或駁飭覆審或奉批提訊迄今

多日延不審解又有委永甯熊令會審民婦于朱氏蔡淸源李香圃等上控三案控關假公勒捐牽涉門丁舞弊節經札催究竟曾否審明亦無隻字申覆屢據該縣民人來府呈控均稱不愿回縣情詞迫切初疑原告裝點之詞未足深信茲風聞府批縣訊之案原告投到該縣並不訊供竟有濫責濫押之事並聞該縣紳士前任江西通判張姓文舉王某張某等出入縣署勾串門丁作橫鄉里大

㠯地方之害門丁夏大不法多端上控纍纍該縣

某令竟不自顧考成毫無覺察一應應辦公事任意岩延廢弛已極除將上控各案札委王未入前往守提外合行札委密查札到該令刻日束裝馳赴　縣不動聲色親詣班館先將濫押之人查明共有幾人是何案內立卽訊取供詞分別保釋開列姓名案由及被押月日稟復並將所指紳士張姓等各項劣蹟逐一察訪明確列款具稟其門丁夏大如何結交紳衿嗾使差役干預公事訛詐平民種種不法訪有確據一面據實稟明一面卽行

鎖解來轅以憑嚴究卽使查無實跡亦飭該縣立刻驅逐出署另用妥當家丁免致紛紛藉口上控所有前委熊令會審于朱氏等控案卽由該令會同某令迅速訊詳並轉飭王未入委提各案務於本月內盡數傳解如果該員催提得力卽予儘先代理一次以示獎勵倘任玩延或僅以一二案搪塞了事或竟令夏大倖脫斷不准回郡銷差少解一案定將該員記大過一次扣差委一次至刁衿蠹胥訟師土棍係奉

旨特飭查辦尤非尋常行查事件可比該令一併明查暗訪一有端倪無論何項均卽會同某令嚴密查拿稟府究辦本署府爲整頓地方振作吏治起見該令履任伊始自當破除情面振奮精神實力實心認眞查辦愼勿視爲具文以一稟塞責致貢委任切切特札

署河南府任

與署宜陽令書

某白晡時接展來函當卽裁會鐙下無事更將送到清摺各件再一披閱快慰良深查復種種具見辦事認眞其間輕重緩急不差尺度則才大心細兼而有之深歎足下此行造福斯民不淺某初膺外任寸抱兢兢不爲已甚惟設官以爲民也置民事不問何以官爲況知縣一官事繁任重詞訟一事尤爲民命所關易之言刑獄也曰明曰愼曰不留獄聖人蓋愼言之設聽斷遷延不獨小民蕩產破家顚連無告且因此釀成京控省控巨案民旣不堪官亦受累至羈候之苦不勝言亦不忍言吾輩來自田間豈不知之足下躬親查察分別保釋者六人想看管人犯內應行放出者必不止有此數此六人出水火而登衽席何修得此足下功德大矣某已據稟嚴行札飭催令迅速審辦應開釋者開釋應收禁者收禁不准仍前看管安陽悶室具有前車某爲民請命不憚諄諄是否照辦仍煩爲密查張韜卽張繼周一市井無籍小人耳或

出或處忽武忽文倚恃悖入多財竟以
朝廷章服之榮視若戲場面具平日所為不法作
橫鄉里身嬰刑杖名在爰書即使現無實在惡蹟
亦宜發其改名朦捐之罪按律究辦以洩衆忿而
懲奸徒若仍令其叨竊衣冠濫膺民社名器既假
法紀何存且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此等人出為
牧令有不造無量罪孽者乎推原禍始皆我輩今
日一念之姑息誤之某於此案斷不肯屈法從事
務望足下善體斯意於傳訊王會魁一案時查照

控情並檢出歷年上控案據及王書升所具甘結
逐一根究無論此案是否可了總將二千人證親
解來郡以憑覆訊如張韜聞風遠颺即傳其家人
訊取供結務令確指張韜逃往何處切實下落當
據情稟詳　大府分別奏辦咨提愼勿延宕顢頇
致負委任至京外出結各官無甚處分不必顧忌
有韓朗如之成案在足下尚裁鑒之新涼惟起居
珍重不宣

優師民人王甲調姦蔡乙之女未成案判

蔡乙與王甲居同里閈彊弱迥殊衆寡不敵甲調
乙女乙來轅具控本府立將甲差提到案訊止言
語戲謔並未成姦原呈所稱毀衣裂膚各情氣忿
之餘未免言之過甚因將甲照例枷責示懲察其
顏色慙與畏俱遂於滿日疎枷亦足以蔽斯獄矣
第恐鄉愚無識或積嫌生釁報復相尋難保不再
起波瀾致釀巨案甲着交批差帶回飭縣交保嚴
加管束毋許滋事以後乙家如有人藉端滋鬧不

能安居惟甲是問乙女問年及笄守身如玉獨標
清操幾擲微軀雖巾幗實無愧鬚眉以小家而克
完大節本府深嘉尚焉即仰該縣傳集乙及其姻
家某姓當堂獎勵告以本府嘉勉之意再酌賞花
紅並將本府發去銅鏡兩面金花雙朵賞給乙為
其女助奩諭令早早于歸絕強暴之侵陵締兩家
之姻好更為此女保生命而揚令名一舉而三善
得賢令尹為風化主持定當善體此心欣然從事
本府深衷若揭不僅撮合一段風流佳話也抄判

飭縣賞件交差具領仍將作何遵辦緣由具報查

委審鞏縣生員張炳然以伊族人張潤連充當地保據鞏縣生員張炳然以伊族人張潤連充當地保與差役爭毆伊父張士彥將張潤連送縣被差役劉克順等挾嫌串押索詐等情赴 憲臺衙門呈控蒙批該生之父張士彥因屢次唆訟經該縣訪獲詳辦所呈顯有不實惟控關丁役勒詐得贓虛實未便顢頇飭卽親提人証一併嚴訊分別據實究辦勿稍縱延抄粘附等因仰見 憲臺明愼用刑某曷勝欽服第查張士彥先充鞏縣刑書因事

責革後又改名充當代書旋復告退道光三十年六月間因知情藏匿地保張潤連並唆令揑控抵制經該縣訪拿到案訊係積慣訟棍業經錄供通詳昨據張士彥之子生員張炳然來府擱輿喊稟某以伊父孽由自作飭令靜候訊辦不必具呈贖告今該生上控呈內指稱控府未敢候批實係揑詞越訴此案指控人証衆多若紛紛提質適符原告逞刁拖累之心更恐日後遇有地方刁徒生事不但差役畏縮不敢拘拿卽該縣亦未免預防翻

控之端先存含混了事之見張炳然現已投案某未敢拘泥　憲批一面押發鞏縣收審一面札委偃師縣徐令前往會同提集全案人証嚴訊如果丁役實有索詐得贓情事必須據實根究不准稍事姑容倘原告藉詞妄控亦應從重究辦以懲誣告而儆刁風所有委員前往會審緣由肅此具稟云云

行登封縣牌

爲欽奉等事蒙　河陝汝道批據登封縣詳報囹圄空虛一案詳由云云又蒙　按察司批云云又蒙　按察司牌道光三十年九月初八日蒙　巡撫部院潘批登邑民風淳厚該縣亦化導有方俾黎民咸知向善囹圄空虛閱詳欣慰之至應記大功一次仰按察司移會布政司註冊並轉行知照繳等因蒙此除移藩司外合就檄行爲此仰府官吏即便轉飭登封縣知照毋違各等因到府蒙此

合就檄行爲此仰縣官吏即便知照毋違須牌時知

縣事舒君亨熙奉化人
壽奏調知洛陽縣事

是年十二月十八日又據知新安縣馮森申報囹圄空虛附記於此

宜陽紳民公呈保留宋署令稟　各憲宋名錫慶
廖州
八

道光三十年十月初八日據宜陽縣太常寺博士馬上選廩生季蔚林民人孟廷元等七十餘人呈稱本縣署任宋縣主蒞任兩月有餘廉以持己寬以待民聽斷無三日之留胥吏絕一文之索以催科爲撫字錢糧則減價完交寓德禮於政刑徭役更多方寬免按時估而買物不令行戶支差除非種之害苗總爲良民安業而且考課捐給膏火鼓

士氣以振文風下鄉勸諭農民通下情而宣上德凡茲善政不可殫書方冀窮簷之常戴仁天孰意嬰兒之遽離慈母現在宋縣主奉文交卸實缺間任在周本縣固舊政之宜民而宋署縣實羣黎之徧德伏乞據情轉稟俾宋縣主將來仍任宜陽以慰民望以廣憲恩等情某當卽面加查訊該紳民等所供與呈詞大略相同泥首堂階同聲稱感某開譬再三諭以事格成例碍難准行當爲轉稟憲臺代求獎勵以彰公道而順輿情該紳民感激歡忻以手加額伏查宜陽一缺周令業經回任宋令自應交卸起程豈容部民妄抒私臆紛紛請留惟查宋令權篆以來未及三月循聲卓著輿論翕然茲據閭邑紳民公呈籲懇情詞剴切發於至誠既見下民愛戴之忱益徵該令循良之效似此悅服情形不敢壅於　憲聽理合據情轉稟伏乞憲臺俯賜鑒核量予獎勵俾膺牧民之責者咸知觀感興起似於吏治人心均有裨益肅此具稟云云

禁革新安官炭示澠池官炭一律禁革告示
與此畧同不復贅錄
爲曉諭事道光三十年十月日據新安縣差送木
炭若干勑到府本署府以物值尙輕且係舊習相
沿似可無庸裁革惟念新安一縣民貧地瘠閭閻
生計維艱加以連歲收成歉薄又地當孔道差務
殷繁其借資民力者不一而足豈容以尋常日用
之需更滋擾累雖由該縣發價購辦難保經手人
等無短價濫派情事本年夏季由府訊結該縣吏
民侯中義等省控一案具有明徵計採買有費交

納有費運送有費守候有費署內之所需無幾而
民間之受累何窮本署府來自田間此等情形知
之頗悉要在官寬一分卽民受一分之賜又豈肯
避矯同立異之嫌爲此苦累吾民之事除將送
木炭發還飭縣曉諭紳民所有府署官炭名目
自今年爲始永遠革除並以澠池官炭事同一律
一併示禁外誠恐窮鄉僻壤一時未易周知因之
書役家丁及地保首戶人等仍前苛派中飽侵漁
有裁革之名無裁革之實吾民更何賴焉合行曉
諭爲此示仰闔邑紳士商民知悉嗣後府署需用
木炭一概發價購買無庸由縣備送如有人指稱
官炭名目私向民間索取准爾等扭稟到官治以
應得之罪爾等尙體本署府格外體卹之意各守
本分樂業安居倘因有此示遂欲援以爲例將一
應應支差務紛紛藉詞求免則舊章具在亦不能
爲爾等寬也特示

與新安令書

差來送到木炭三千觔故事且邑產也取與似無傷廉惠第念新安歲歉民貧差徭繁重何忍更累吾民計採買有費交納有費而運送之費尤鉅其裁之便某已自撰示稿即日行縣代爲曉諭務使周知毋令丁胥中飽閣下愛人以德馭下素嚴定能善體鄙意妥協爲之也木炭附還不恭幸恕

與澠池令書

聞澠邑備送府署官炭與新安事同一律新安官炭名目業經示禁允宜一概裁革即自今歲爲始毋庸致送致滋苛擾不日示文行縣張貼曉諭務令周知外人或以某爲迂爲矯爲沽譽釣名胥聽之矣

勒限清理積案致假辈等九縣書

馳啟者守令職親民而方今官與民接其利害最切者莫如詞訟一事某自四月之杪攝篆是邦其時各屬上控之案經前署府清理之後尚積至百六七十起之多續奉批發者復踵相接也某設法催提摘要傳解又賴諸同志相助爲理立限清釐按月具報半載以來未結僅三四十起而驀越上告者稍稍衰息矣自惟固陋更事未多審案不必遂得情斷獄不必不失當惟此不肯積壓不忍拖

累之一心時時守定勤懇爲之差免得罪於士民而亦未始不見原於僚友此諸君愛我助我之實效也茲飭刑吏開單呈閱未結上控各案有一縣秖一二起者最多亦不過十餘起若涉大川前此與嘆望洋近已將登彼岸諸君何不抖擻精神再接再厲收掃數全完之效免始勤終怠之譏並令待對者不怨向隅考成者益覺滿志乎除面諭洛陽令按限趕辦其假辈等九縣均備公牘行催外合再手函馳布希即查照札開事理應解速解應詳速詳應審速審親鄰處息亦美事但無令起滅自由原告不到即請銷仍斟酌案情輕重錄案催鈔胥之事何任遷延捕役本在官之人無難提比如其中實有難結之案亦將難以依限完結緣由或繕白稟或夾紅單據實直陳商榷辦理總期多年塵牘一掃而空不但有裨公事亦廣種福田之一道也此事之勤惰本關民命亦係官評不辭瀆告之再三冀諒苦衷於萬一臨池翹盼幸惠德音

退庵公牘文字卷二目
河南府任 起庚戌十月二十二日 訖十二月十三日
札澠池學
采訪地方利弊札 條款附
與鞏令書
禁用飛票示
與蔡平甫參戎商鑄礮書
序東都采風錄
申請明儒曹月川先生從祀兩廡詳文 事實冊附

退庵公牘文字卷二

河南府任 故城賈 臻運生

札澠池學

查澠邑曹月川先生當勝國承宣之際倡明聖學爲一時理學之冠薛文清公稱其質純氣清理明心定所著太極圖說述解諸書均屬有功聖教正德中尚書彭澤河南巡撫李楨合請從祀孔廟不果本府承乏東都景求先哲披閱遺文見先生嘉言懿行載在史傳及明儒學案理學宗傳諸書章已伏查欽定四庫全書提要有曰明代醇儒以端及胡居仁薛瑄爲最而端又開二人之先

聖訓煌煌尤爲千古定論學紹濂洛之眞傳化被霍蒲之多士後世聞風興起洵非阿好而從祀之典缺如此後起之責亦守土者所當有事也常欲詳請 上憲奏請從祀

至聖先師廟廷以表儒宗而光盛典茲謁 學使述及前事知該縣舉貢生監先于上年某月間有

呈請配享之舉足徵幽光必發懿好攸同彼時僅據呈送月川遺書而事實冊未經造具蒙　學憲批令補呈在案迄今一載仍未造送豈諸生好義之不勇歟抑別有阻滯也本府復查道光二十九年本省辦理謝上蔡先生從祀兩廡成案係由地方官申詳　撫　學兩院會銜入告今滬人士逕赴督學衙門呈請辦法亦屬不合合行札飭札到該學立即查照謝上蔡從祀成案傳諭諸生迅將前項事實清冊造具如式並搜訪遺書呈送該學

由學移縣會送到府以憑照例轉詳毋再遲延切切

采訪地方利弊札　條款附

札洛陽等十縣知悉照得設官以爲民也舍爲民而言辦事其事可知其官亦可知矣本府權篆是邦瞬經半載過蒙

恩遇遂寸眞除深慙表率之無方時思愈尤之叢集亟欲與諸同志洗滌官場推誠因循積習而於吏治民生因革損益隨時體察商榷施行設非地方利弊熟悉胸中見諸施行終多隔閡況河南一郡四達通衢九朝都會民氣雖稱淳厚政務實見

殷繁其間操縱張弛有知其事而行之未宜者未有不知其事而行之克當者也欲事興釐必先咨訪披圖覽乘既時異而事殊月報旬申率名存而實去屬官面叩遽數難終逐件行查又不勝其繁瑣合行彙開條款專札走詢札到該縣各就現在情形按款詳註用堅厚紙張繕寫成冊限文到三月封送文須簡明無冗無漏應繪圖者繪圖附後其有闢利弊應行變通者各抒所見敷陳於本條之下以備采擇自古觀人之法不外詢事考言此

札固欲知地方事宜亦藉虛同人得失該縣務據實登答不可稍加潤色更不可視爲具文經此一番講求將知之益眞行之必力循良著績造福地方是本府所跂予望之者也切切毋違此札

計開條款三十二

一某縣東西南北各寬長若干里與何州縣交界兩城相去若干里

一拓城一座或在山坡或在平地週幾里幾步高厚若干丈尺共幾門何年建修是否完固

一邑共幾鄉鄉分幾里里轄村鎮若干統計戶口若干有無寄莊客戶是否與土著相安

一某鄉多山某鄉多水統計境內山占十分之幾水占十分之幾平原十分之幾

一縣城四關廂鋪店多少此外有何鎮市何項商貨聚集最多有無煤窰炭廠各若干所工作約若干人離城若干里是何地名

一河道源流一一開載是否常年可通舟楫何

項船隻居多於何處起止

一某鄉某水灌田若干夏秋間有無泛溢之虞如何宣洩有堤堰者作何修理伊洛之濱有無新開渠道枚戶時有糾衆兇毆之案如何實力查禁

一四鄉何處多水田何處多旱地各若干項畝歲收稻麥穀豆若干雜糧幾種以中歲計之本境所產是否足敷民食能否栽棉織布種桑養蠶織綢紡紗山中有何出產販運何所

有無栽植鬻粟花之人如何查禁

一米糧價值以中歲爲則貴賤若何市斗倉斗大小若何當店幾座利息輕重若何錢鋪幾家銀價低昂若何市錢庫錢贏縮若何腰票飛票堂名票應否查禁有無攙用小錢違禁取利囤販居奇諸弊

一田地如何起科每納地丁一兩加耗若干通縣額徵正耗若干存解若干攤徵河工加價若干此外有何應徵之款是否銀錢並收有

無大小糧名色歷年有無開報民欠幾分如何設法催科年清年款

一境內有無落地稅所收何項貨稅稅口幾處何官經收稅額若干有無盈餘有無官房地租若干旧房稅契每兩徵銀若干每年多少若干

一洛偃鞏孟登五縣額徵漕糧若干米麥豆各若干石改麥白麥各若干石距楚旺水次道里遠近竭年如何徵收如何交兌是否官民

交便有無包納抗欠勒折浮收等弊船幫雜費如何釐定

一額存常平倉穀若干現在實存若干未買補若干價存何處廒座是否完固社倉分設城鄉幾處現存本息穀若干社長副是何姓名經理是否得宜有實惠及民否有無紳富樂輸添設義倉之舉

一郡屬鄭貧蒲鹽二縣運民銷歷時已久每觔價銀若干小民買自何處有無商店是否民間稱便淡食無虞

一保甲爲庶政之綱曾否力行有無成效

一署中額設幾房差役幾班經書散書總役散役各若干人鄉地甲長若干人捕衙學署及分防之縣丞巡檢衙門著役人數一併開列

一營中武職何官兵幾名馬幾匹歲需兵餉兵米若干於何處支領汛官分防處所帶兵幾名何處最爲要隘汛房墩臺是否完整

一境內幾驛離城幾里馬若干夫若干係逼何

處大路何員經理作何應付大差如何辦理夫馬不足是否借資民力如何輪當草料如何購買辦差所用煤炭之類有無擾累民間劣紳首戶書差鄉地包攬把持諸弊作何釐剔

一境內通衢橋梁道路幾處有無官民過渡船隻凡若干號何人經管

一文廟是否完整祭器樂器曾否齊備有無修學公田此外有何壇廟鄉賢名宦節孝等

祠是否齊全有無公館及大寺院坐落何處

一東都爲九朝都會境內古帝王聖賢名臣名儒陵墓祠宇多於旁郡曾否修葺如何照管二季如何祭祀有名人著述金石文字有闕考訂者尋覓送閱

一文武鄉紳現任家居及科甲捐職姓名住址一一開列

一士習若何文風若何應縣試童生應鄉試生監約各若干人書院義學幾處館師何人生

徒多少修脯膏火若干有無經費武風若何

一境內有經明行修者博學能文者孝友著聞者數世同居者樂善好施者並貞女節婦曾否請旌均將姓名開列內中實有貧不能自存者如何量爲周卹以示優異

一某鄉富庶如何保持某鄉貧乏如何撫卹人心之厚薄如何風氣之強弱如何執業之勤惰如何俗尚之奢儉如何婦女所習何事

一定額孤貧若干名額外若干名日支口糧若干歲支花布若干一切養老育嬰恤婺義塚等事曾否舉行已行者如何經理費用是否充足

一民間訟源安在懲勸何方每月幾期放告呈詞是否親收批發約需幾日差票如何簽發催票是否改差一案審結是否當堂畫結卽時銷票其鋪堂錢安班錢之類曾否禁革如何案能速結不令拖延更須折服其心免致上控現在並無未結部案其各憲衙門批

發之案未結若干已結未詳若干何時必可全完本府提訊各案何日盡數傳解緊要被證摘傳數人足矣豈宜任其株連控關書差按律究懲可也不值爲之袒護他如濫責濫押或久不坐堂及批發佐雜訊供之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一眞正人命盜案多寡如何有無緝兇緝盜未獲之案竊賊如何比緝捕役是否得力窩主作何查禁已犯積賊如何懲處安置軍流人

犯有無營業是否安靜如有分派里甲輪流
供給之事作何改辦以甦民困
一刁衿蠹胥訟師土棍前因奉
特旨查辦業經專札行知並將本府節次獲犯懲
辦緣由通行示諭現在作何查辦所有訪實
姓名開摺送閱回民是否安分有無男婦惡
丐强索硬討曾否查拿驅逐
一監房幾間是否分別男女牆垣是否高厚監
犯若干是否皆已詳已結之案押犯枷犯各
若干姓名案由詳悉開載
一娼賭爲風俗人心之害夜戲爲聚匪滋事之
由私鑄私宰私燒均干例禁如何實力查辦
不至視爲具文又無差役滋擾之弊
一四民之內有無信奉無生老母天主白蓮老
觀齋等教之人及外來僧道拳師藉名游方
賣藝潛踪往來傳習煽惑之事此外如有大
利未興大害未去或施行在一邑而動與通
省大局相關或興革在目前而效在百數十

年之後雖詢訪所未及實籌策所必周即措
置之有需亦講求之宜豫各抒論議冀廣見
聞

與鞏令書

某白小春望前一日縣屬五路紳民魏登岸趙炯等數十人猥以某判結差務一案尙協輿情相率臺堂稱觴懸額禁之不能止也因於接見時諭令安靜守分一切差務循照舊章辦理官民自可相安各廠董事人果皆公正紳耆書役亦無從弊串款接之中臨以莊敬羣情感服具見眞誠惟據稱此案定斷後縣主未將章程曉示各廠無所遵循求早飭發驟聞殊深駭異不識所謂章程者是否即係足下會同委員核議之件抑或別有規條何以案結多時尙稽曉示耶接到手札迅卽查照前次議定章程出示徧行曉諭毋再遲延致滋弊混大抵官民相與最忌是一隔字隔則諸弊叢生不可究詰王協唐等控案卽前車也近日鞏洛民情有由淳入漓之漸我輩力挽頹風更當於此等處加之意耳幸卽照辦並將出示日期處所手函報我不盡欲言

禁用飛票示

爲禁用飛票以杜訟源事照得民間行使錢票猶古交會鈔法遺意甚便取攜兼資流轉此不當禁者也惟出票之家必屬殷實鋪戶方能行之無弊乃郡屬地方有行使飛票名目亦曰手票廛票以素無執業不商不賈之人隨意裁片楮書寫錢數蓋用不知誰何之印章文字模餬展轉行用視同左券其實出票之人多係信手書成並無抵項或被人逼迫暫應亟需及至十索九空遂至釀成控

案本府蒞任以來見積牘中黏連廛票不一而足而博徒之賭債竊役之贓錢十居七八相沿惡習實肇訟端不可不嚴行禁絕旣又自念積重難回轉移有術操之過蹙往往利未見而害先形此事不禁不可驟禁不能再四思維不敢輕于一發計唯絕其行使之源則飛票不禁而自斷合行示仰閭郡商民人等知悉自示文到縣之日起所有以前用出飛票速卽自行清理或盡數歸償或改立借券或兌換眞正錢票限至咸豐元年開印之日

止一概撤銷以杜膠葛嗣後商民交易永不准再
用飛票儻敢故違事發到官立將原票當堂塗銷
票開錢數不拘多寡概免追繳並訊明有無詐僞
別情從重究辦各縣城關集鎮以及窮鄉僻壤均
當曉然於飛票手票腰票種種名目自今伊始永
遠禁革間有存者亦秖與廢紙一般不得執以爲
據仍仰該縣妥善辦理不准差查不准旁人首告
但使見票即銷定當不禁自絕或亦杜訟源之一
道也其銀號錢店及別項殷實鋪家嚮來行使刻

板錢票照舊行用以從民便本府熟思審處令出
惟行各宜凜遵毋貽後悔特示

與蔡平甫參戎 國安 商鑄礮書

國家承平久矣民不知兵士不習戰將弁以看操
爲故事文吏以談兵爲不祥設兵衛民之謂何言
念及此可爲寒心足下久歷戎行又經羅天鵬軍
門指授方略於行軍制勝之道舉能運之於心宣
之於口而且忠愛根性天生卒共甘苦雖古名將
何遽多讓至操守潔訓練勤直餘事耳某嘗謂張
魯巖教授之文章足下之武備求之千百中未易
二二覯乃忝與共事近在同城居恒每詫於人以

爲大幸昨聆大教以連珠礮最爲利器於吾郡曠
衍之地施放尤宜擬來春鑄造十位敎令演習營
中經費無多某當代爲籌款應用其應如何鳩工
庀材及何處設局何人督造即望通盤籌畫決計
捐辦不必游移此外有何應辦公事實爲目前要
務而限於力之所不能者儘可隨時商榷次第爲
之勿認作我兩人家事並勿分作兩衙門公事也
叨愛放言統希鑒詧鑄礮圖說煩即檢示不宣

余于道光庚戌之夏權知河南府事下車伊始即慨念文運之興衰關士風之隆替而士人束修自愛砥礪名行則又斯民之表帥也爰出示所屬諭以觀風事近者面試遠者下其題目于他縣其題目有四書詩賦論贊考辨箴銘連珠之各別詩又有古體近體試帖之不同將以覘諸生之才識學力用以發其底蘊共得試藝如干卷入彀者如干人編次麤定授之梓人以示獎勵且廣觀摩之益

而爲之弁其首曰來都之在今日聲華銷歇矣若當漢唐北宋之間尊明文物甲於中邦則固人文之淵藪也長沙以曠代逸才而陳治安之策燕公以淋漓大筆而崇興麗之風文格如孤松挂壁獨孤及之所以高步一時也詩歌如老將登壇杜少陵之所以跨凌百代也賈鄭幾世掌絲綸而鯉庭繼美元微之才名流播而宮禁知名蓋莫不彬彬乎質有其文矣他如張謂祖詠王灣諸名流凡有一詩一文之見于篇章者亦各膾炙人口傳芳來

濮延及宋代張齊賢有耆舊記郭忠恕著汗簡篇富鄭公孤忠大節振國威于河山帶礪之間尹師魯峭勁簡嚴紹文名于柳開穆修而後勁在旂常聲藝苑胥所謂不世之人豪也金元以降則文事蕭索不克振拔無復前此雲蒸霞蔚之盛矣一鄉一邑之士間遇其人求其彰徹遠邇爲海內人士所宗仰者則不少概見昌運會使然與抑上之人所以鼓舞而作興之者無其道與余舊史官也采風問俗職任攸關振衰起廢責難旁貸茲者瀏覽諸生之文略加刪潤仍存本來面目亦多明白曉暢詞達理舉之作諸生儻爭自淬厲不懈而及于古出爲名臣處爲名儒安在不可追配乎前修也哉予日望之矣

申請明儒曹月川先生從祀兩廡詳文事實附
爲詳請奏咨核辦事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六日
據澠池縣知縣胡廷弼詳稱道光三十年十一月
二十八日准卑縣儒學教諭閻丕振牒稱道光三
十年十月十六日據紳士張書紳等聯名具呈爲
呈請表揚醇儒從祀
文廟以裨
聖化事竊夫萬古典重尊師至聖樹九絃華闕歷
代禮隆祔祀眞儒入數仞宮牆誠以表彰正學即

可激勸士風也夫門人亦許著誼私而非公鄉祉
聞有專祠隘而不廣要未若廢班聖域禮器斯陳
並坐賢關几筵有秩然後俎豆不朽馨香流焉幽
光闡發觀感託焉信乎士林之模範在於祀典之
昭明矣竊聞明儒曹月川先生端生而穎異長益
靜專奧究天人識窮形氣堂記永思以見志齋顏
勤苦以明心圭璧束躬踐履過殊乎華士苞符闡
蘊解悟遠出於前賢千口輯規肅立一家之政六
年廬墓敦篤百行之原精研究則著足之靰爲穿
守樸拙而宅身之巢以定謂一中足消萬僞一敬
可敵千邪聖哲著微言存疑所以堅信師儒膺道
統系譜乃可定宗以濂溪太極圖爲根柢以明道
定性書爲淵源以伊川好學論爲準繩以橫渠西
銘文爲率履由閩洛而上窺洙泗直接薪傳闢佛
老而獨重修齊無慚砥柱誠所謂統羣理而不繆
包衆美以適中者矣若夫其涖官也不苟其教人
也有方主講而求載道之文津梁可逮考績而上
爭留之請車轍難回又何惑於邢大使愧謝名言

自悔獄祠之建張方伯稱爲國士不以屬禮相加
也哉他如治學垣不避太歲修公廳不忌土旺若
非理明能無氣懦是其立身行已渠度常昭推以
繼往開來鄉評允協且同時若河東薛氏早參兩
廡之班
國朝如湯陸諸賢亦預特豚之享矧先生爲有明
理學之宗負一代醇儒之望先知先覺非異任同
聲同氣以類從未獲褒崇殊爲缺典爲此臚列事
實呈懇據情轉申請奏俾得從祀

孔廟庶幾闡揚遂
聖世數百載之潛德聿彰觀感在儒林億萬爭之
士風丕振矣等情到學據此敬學敬查曹月川先
生委係明初醇儒所著書除散佚外現有太極圖
說述解等書行世實能闡揚聖教有裨後學理合
取具公結加具印結附呈先生遺書及事實冊備
文牒送轉申等因到縣准此該滙池縣知縣胡廷
弼敬查得明儒曹月川先生理蘊深醇躬行敦篤
踵周程之步武道集羣儒溯洙泗之淵源統承先
聖奧已窺夫堂室祀宜列夫宮牆俎豆升香發幽
光於萬禩蘩芹生色昭
盛典於千秋理合將送到冊結加具印結詳請核
轉等情到府據此該河南府知府賈臻敬查得明
儒曹月川先生天姿穎悟造詣純全孝以事親幾
諫作夜行之燭慈以使衆治家立勸善之規學究
天人釋詳太極理明心性述解西銘本關閩濂洛
之淵源接泗水尼山之道統此蓋垂型萬世足列
先聖之宮牆固宜食報千秋永享
盛朝之俎豆茲據該縣轉准儒學造具事實冊結
申送前來合將送到冊結加具印結並遺書具文
詳請　憲臺核轉再查
欽定四庫全書目錄提要內載明代醇儒以端及
胡居仁薛瑄爲最而端又開二人之先等語溯查
胡文敬薛文清早經配享現擬請以曹月川先生
從祀
廟廷以重醇儒而昌正學合併附陳除詳報　學
憲外爲此備由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事實冊
一先生世居滙邑窟陀里少負奇質不妄戲謔
五歲時見河圖洛書即畫地質之其父其奇
稟穎異有如此者
一先生稍長建勤苦齋自勵力詆佛老專究天
人坐下著足處兩氈皆穿後中永樂六年舉
人其學業專靜有如此者
一先生孝友性成事親盡禮人無間言居二親
喪柴毀骨立葬祭悉依文公家禮廬墓六年

良慕有如一日其孝行純篤有如此者

一先生官霍州學正時排斥異端倡明正學四方聞風來學者數百人一時方嶽重臣至郡敬謁均不敢以屬禮待其風化廣被有如此者

一先生著有孝經述解四書解說乾坤二卦解義性理文集儒學宗統譜等書兵燹後皆散佚僅遺太極圖說述解西銘述解通書述解夜行燭家規輯略附以趙邦清孟化鯉所輯語錄粹張信民所敘年譜並頌言彙爲一集行世其著述精粹有如此者

一先生易簀時囑後嗣以己葬考妣之禮葬己無汚己以非禮卒之日霍人罷市巷哭婦孺皆流涕其守正不渝有如此者

一先生歿後薛文清時爲監察御史撰文奠祭後因事過澠復謁先生墓並題像贊其沒世景仰有如此者

一先生讀周子太極圖說悟理一分殊之旨作月川圖詩以自喻學者因稱月川先生並私謚靖修其稱名不虛有如此者

一先生崛起兵戈擾攘之際人心淆亂之時不由師承守先儒之正傳無敢改錯敦篤踐履謹守繩墨爲當世學者所宗明史儒林傳中稱爲一代理學之冠其史冊褒美有如此者

一明正德中尚書彭澤河南巡撫李楨奏請以先生從祀孔廟因議王陳胡從祀未定不報後魯惺菴於隆慶元年亦上疏陳十事其九云請祀薛瑄胡居仁曹端諸儒其潛德待彰有如此者

訓士常譚七則示應府試儒童及周南書院肄業士子

作八比文字無他謬巧有總訣一曰看題看題之訣有二曰實理曰虛神知斯二者思過半矣

看題既得爲文方有主腦所謂意之所在也凡人出言作事皆有意之所在爲文何獨不然要看一題主腦或在上下文或在本題或在題中或在題外主腦既得則語語均有注射神不外散詞無泛設非是則爲無舵之舟

主腦既得眼光有注射處然使一語說盡又無文字矣須要前路理清題緒中路發揮正義後路洗發餘義其間忽離忽即或開或闔或行或止譬如秋蛇赴壑時時有一壑在蛇意中也然千紆百折非一縱即入於壑也又如百川朝宗時時有一海在水意中也然支分派別瀠洄漩洑非一洩即注於海也此行文之妙也

看題不差主腦不差又不一語說盡諒無不成佳搆矣而文字仍有不佳者何也則筆不妙也譬之於歌也此歌之而動聽彼歌之而不動聽非音節殊也口齒不同也口齒不同而音節有合有不合矣庖丁之於味也此和之而適口彼和之而不適口非酸鹹殊也手法不同也手法不同而酸鹹有調有不調矣行文之筆即譬者之口齒庖者之手法也鍊筆之法微矣大致亦約畧可言其得力不出曲直兩字其著手不出轉接兩字直則不闢冗無不吐之詞矣曲則不徑遂無難達之意矣能轉則不窘促無易盡之

境矣能接則不板滯無平衍之病矣運用存乎一心未易明言徐徐可以自悟

凡此所說雖未盡爲文之妙而初學循是入門必無流弊即號稱名家大家者亦不能外此範圍別尋蹊徑諸生試聽吾言於作文時平心靜氣反覆涵泳看此題之實理何在虛神何在當以何者爲主腦如何一眼注定如何又不一語說盡如何用筆如何轉接又於讀文時平心靜氣替作者設想看他如何看題如何講實理如何

取虛神以何者爲主腦看他一眼注定是如何注法看他不一語說盡又是如何說法用筆如何轉換如何承接如何放筆爲直幹如何曲而有直體凡作文看文讀文時均如此刻刻留心體驗行之一年而不效諸生請無信我之說仍守爾之舊說可也此所謂看文讀文者均指名大家成文而言若鄉塾相傳亂謬文字固無此法也

試帖詩先不必細講先講平仄講層次詩之有層次如八比文字之有前中後路也抬頭字樣大

宜講求少有錯誤害事不淺

科名一事其道有三一曰命數一曰陰騭一曰文字命之通塞不可知然天不負苦心人果能刻意力學人定亦可勝天陰騭兩字見於尚書正降祥降殃天人感應不爽之理非僅如釋氏因果之說也試看古來文士有才不遇者固由命途乖舛亦多有文無行之人可知文章實操科名之券而德行又居文學之前諸生果信吾言以前所說求之於文而又敦孝友懍步趨不益己而損人不舍本而逐末以名士風流之習爲可畏以商賈趨利之見爲可羞勤懇爲之久久不倦如此而不擢上第貽令名者未之前聞區區一衿直拾芥耳諒余苦口毋謂常譚

凡人爲學最怕路頭差路頭一差雖以過人之資加百倍之功乃至愈用力愈受病美材坐廢良可惋惜以上七條不直方家一嗤幸路頭不差耳大要我輩爲學之道二一求之於師友一求之於古人鄉閭良師友少惟多於古人中求

之矣尚各勉旃毋怠咸豐元年五月退厓識於雒中試院

奉諭飭屬講求捕務清理詞訟稟 撫臺

竊某於河洛途次叩謁鈞顏仰承憲誨諄諄以緝捕詞訟二者爲爲政之要務因以考察屬吏之能否茲復辱賁諭函嚴飭整頓捕務速結詞訟約束書差屬吏辦理是否認眞據實密稟等因捧誦之餘莫名感佩某尋繹訓詞大要謂設官以爲民也爲民如何在去其害民者而已害民之最甚者曰盜賊小則擾及身家大則害及性命若不講求捕務何以戢克暴而安善良盜賊之外足以害民者尚有數端一曰訟師地棍一曰刁生劣監一曰奸胥蠹役之數者皆無形之盜賊也守令稍有天良類無不以除莠安良爲己任乃往往虛抱此愛民之心而鮮收實效則除之之法或未盡得要領竊意除之之法非必終日明查暗訪求所謂訟師地棍刁生劣監奸胥蠹役者而一一懲治之也握要圖之在勤理詞訟而已某屢本此意諄飭所屬即以此事辦理之當否定各縣吏治之高下而又不敢自逸以身先之冀收觀感之益自去夏抵任以

來體察地方情形嚮稱安謐道光二十七八等年連歲饑荒風氣漸以不靜三十年正月閻孟津過客張同在途被搶十二月閻嵩縣周裕豐錢舖被刼當時賊未獲某嚴督緝拿均已破案其張同案內首從搶犯王二拴等五名現已詳解周裕豐案內首從盜犯李四繩鞭等七名日內即可詳報此皆搶刼重案此外惟有宜陽過客郭用中被竊一案贓數逾貫飭緝未獲別無盜竊等案未破者他如原犯搶竊之逃軍逃流各縣亦時有弋獲每屆冬令城關村鎮添役更夫委派丁役巡查支更郡城內外不時親身密查以覘其勤惰更捐廉移營爲會哨巡緝之費捐鑄連珠礮位會營教令兵壯演習以備非時捍衛一年有餘匪徒尚屬斂跡不意月前洛陽城內連出馬西庚徐春元兩案一月之久正賊未獲此卽嚴飭劄令上緊偵拿並由府懸立重賞務期賊贓並得勉蓋前愆而某之督緝不力已不敢邀免叅處至詞訟控案准前府移交並某任內續奉批提及飭縣訊詳之案共二百

二十餘起催提飭訊隨結隨詳陸續詳銷過憲臺衙門及藩臬司衙門控案一百七十餘起未銷者四十餘起其中多有由縣訊結尚未具詳者現仍嚴催訊詳解審以清塵牘府屬民人來府呈控初到任時一期呈詞每至三四十紙某逢三八告期當堂親收察其情節支離卽時詰問訊係虛揑攔還原呈不予准理以杜其拖累人證之狡謀但可卽時提訊者卽予提訊完結倘人證牽連太多或適遇某因公下縣之時檢帶卷宗飭縣摘傳應訊

要證順便訊結近在洛邑者卽諭兩造齊集鄉閭公所某輕騎減從親往就近訊斷其餘分別提審委審或批縣審無不立時辦理如有誣告重情嚴辦反坐是以到任數月之後呈詞稀少近則每期不過三五紙而鬻越上控之風日漸衰息尚無因詞訟拖延激成京控之案竊意控案之起一由于地方官聽斷不勤一由于地棍之架弄訟師之唆撥刁生劣監蠹役奸胥因緣爲奸鬼蜮萬態某平時訪拿隨案懲創小則枷杖斥革大則按律詳辦

如洛陽之馬興來等擾害良民洛陽之李曰連法崙縣之張繼周卽張韜等架唆詞訟滙池之廬生王鳴盛宜陽之生員索其果等多事妄爲洛陽之庫吏朱文華滙池之工書王峯奇洛陽之捕役袁醇一崙縣之皂役李春蘭等作奸犯科此類凡數十起均已照例嚴辦屬縣中遇有府批訊詳之案亦尚不敢遷延捺擱致蹈譽尤嗣後益當凜遵憲諭隨時體察各屬捕務能否講求詞訟是否勤理據實密稟以仰副憲臺整頓地方成全屬吏之

至意某更深維古人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之言斷不敢姑容徇庇貽害閭閻自取罪孽所有現時遵辦緣由及歷次辦理各情形合肅具稟伏乞垂鑒訓示事繁詞冗無任悚惶待命之至

札飭令開挖老鍵坡山路附交讓路記

照得節奉　撫憲諄諭講求捕務均經轉行飭遵在案時屆冬令宵小竊發最爲緝捕喫緊之時而往來行旅設卡護送之外尤宜早到歇店不致昏夜行走始可無虞疎失查該縣爲東西通衢往來車行絡繹而老鍵坡一帶山路窄狹有若深溝僅容一車行走東來西往於此中撞遇必須一車退讓前行者既等候需時退讓者更周折費事嚴冬短晷往來行旅因此致昏夜趕程方抵旅次實情

事之所必至亟須爲之設法俾中途不致躭擱實爲目前要務本府擬於窄路之旁將土壁間斷開挖可容車馬閃避讓來車過去往車即可前行約計該縣境內山路窄狹處所至多不過數十里每二三里開挖一處少不過十餘處多亦不過二三十處每處計挖寬五六尺可容一車順歇車或一幫數輛不等則每處以停車三輛爲度計挖長三丈可停三車車高不過五六尺惟高處不宜平挖須逐漸由高而下由灣而直上土不致倒塌則以挖高一丈爲率以土方計夫工每處須十餘工或土性堅硬加倍亦不過三十工可以開挖一處二三十處不過六七百工每工百錢須費不及百千足以敷用挖下之土平攤路上亦不費事如此辦理往來車輛無須等候周折得以及早宿店庶免道路失事之虞事不難行而裨益非淺亟趁初冬興辦免致嚴寒雨雪土鮮堅凍難以施工以上應挖處數工費係本府約畧計算須由該縣確實勘估爲準合行札飭札到該縣立即遵照於本管境

內東西通衢山路窄狹處所親帶工書逐段履勘酌定應挖處數高寬長各丈尺估計工費繪具圖幅註明地名里數及應用夫工於文到十日內稟送到府以憑查核如經費無出不妨由本府籌款發給本府爲預防路劫起見既仰副各憲諄諭之至意又爲行人永賴之善舉該縣自樂於興作也本府專候覆到核飭辦理幸毋違延尋據縣稟遵札開挖四十餘段修廣如式名曰交讓路飭該管地保經理毋俾壅塞立石記歲月焉並記

附錄交讓路記

天下有事不在大而有關於利濟之實者常
人所不必爲或爲之而未有成而勤求治理
者乃必有事也恩泰治鞏之二年我運生賈
公來守河南正邑帥下百廢具舉尤勤勤以
除纍安良爲先務鞏地當東西之衝襟邙帶
濉大河環其北號稱巖邑自虎牢鎖于河自
汴之洛改道縣東之老犍坡者古橫
嶺道也東界汜水西直縣城陂陀迤邐凡四
五十里兩崖之間若溝若峽若大屋蜿蜒偪

仄車不得方軌往來者猝相値則量入山道
里之遠近近者卻行出谷口避之途長晷短
行人不時即次而暴客乘之此賓旅之憂而
有司之責也恩泰欲疏闢之而未果今秋八
月公行縣至鞏慨然有念於是乃檄縣度地
勢計土方狹者廣之凸者凹之計自邑治東
經老犍坡以達於汜更自邑治西迤南抵黑
石關爲地六十里有奇新穴之坎四十有四
其法間一二里或三四里鑿一坎坎容三車

車長以丈爲率一坎之長爲丈者三車高可
五六尺坎之高倍之迤斜而下防上土之傾
塌也檄下縣當農隙時縣民踴躍恐後畚鍤
相錯於道未旬月而工蔵更請於公命之曰
交讓路蓋取古人行者讓路之義於是恩泰
躍然起曰是役也於我公之爲政特小小者
耳以便行旅以弭盜賊利濟之實可不謂大
焉公之治河南也究心民瘼至纖至悉不翅
入人家室而代爲謀河南人類能言之獨幸

恩泰所有志未逮者不踰月而見成事而鞏
人趨事赴功不煩驅廸雖風俗固醇與亦公
之入人者深也皆不可以無記記之曰咸豐
元年十又一月也公名臻運生其字故城人
文林郎知鞏縣事聊城王恩泰撰文河南府
經歷天津張瑛書石

與嵩令書

前聞貴治伏牛山內有內鄉南召盧氏等縣竄入之刀客糾衆擾害密札行知當已查照辦理近聞山內有一種匪徒偷挖礦砂聚衆已至五七百人賭博打降甚不安靜開挖處所在老君廟之北秋扒之南日可得黃金十餘兩其人多係外來游民幷非土著日久人多易聚難散地方官之責綦重亟宜驅逐封禁以清亂源然言之非艱行之維艱驅逐封禁二者爲人人意中所有認眞辦去却非易事小民趨利若鶩縣令其舍布地之黃金而欲手以就約束非嚴刑峻法誠不足以懾其心而目前尚未別滋事端法難遽加又其地在深山窵谷人跡不到之區官府親身往查舍車而徒頗覺喫力若委諸差役地保家人兵丁不過以實無其事一稟塞責此輩非畏其勢卽貪其利其不肯據實稟官者實情事之所必至又聞其做工多在更深人靜之後山路陡峭難於夜行卽率衆搶捕攻其不備亦官來則散官去則聚耳又其人皆不逞之徒獷悍成性縱之則愈糾愈多操之過急難保不鋌而走險別生支節是不查辦之害尙在日後而查辦不善其禍轉在目前張皇滋擾與養癰貽患者等而加厲焉甚矣州縣作事之難也然畏其難而度外置之以幸一時之無事卽又斷斷不可惟望足下熟籌於胸且勿輕發必實實訪出確切蹤跡更密諭彼處附近居民許以重賞伺其動靜爲我鄉導更照會駐劄孫家店之通判守備各官協同查拿務令匪黨解散不至日久變生是爲至要

嗣後責成山場業主如有任人開挖不行報官者按例治罪貪利縱莊之差保兵丁加等嚴辦並令近山各村莊紳耆商民聞有蹤跡卽行呈首明立規條示以勸懲曉以利害以絕日後再聚之根或以冬令宵小易生緩至明春查辦免致散而爲盜然亦不可不留心防範設法羈縻此事所關不細全仗足下相機密速妥辦某所云云遙度之詞亦不必拘定也天寒惟珍重不具

曉諭渠長人等息爭訟而勤本業示會通判衙

爲明定賞罰剴切勸諭以息爭訟而勤本業事照得水利農田民生永賴好訟生事例禁綦嚴查府屬洛宜嵩三縣境內渠道多在伊洛之濱旱則引水灌田潦則開渠放水豐凶有備美利無窮嗣因日久弊生經前分府楊酌擬條規詳奉　撫憲批准立案行之有年如果渠長人等協力同心守分安業則戶霑樂利歲慶豐穰是民間大利所興卽闔郡元氣所在乃本府留心訪察各渠枌戶頗少

殷富之家稍有蓋藏不踰時而告罄推求其故皆受訟累而致然也好訟之徒偶因細故輒行呈控一案甫結一案又興甚至糾衆兇毆傷人成廢如洛陽宋大部王壯張泳與各案羅織多人拖延數載又有舉人李豐玉監生金登科等妄冀充當渠長藉端砌控甫結復翻洛陽一縣如此宜嵩可知雖省控各案本府抵任以來均已親提訊結而該三縣渠長人等在縣涉訟者當復不少其初不過一時之忿迨一紙旣投已身則公庭匍匐形等罪囚全家更憂心如焚難安寢食加以投案候審食用之盤費書差之需索此在素封之家一年耕種之蓄積已不敷一案之花銷下此則借貸息錢典當衣飾又其下者拆屋賣田賣兒鬻女而騎虎難下欲罷不能後悔何及然此猶害及一己之身家也儻逞刁健訟相習成風各渠枌戶效尤訐告轉以安分良民不敢見官爲可恥一二公正殷實之人懼遭訟累視渠長爲畏途不敢承充而一干游蕩不務正業之徒得以乘機混入濫充渠長則

苛派侵漁同爲枌戶則誤工抗費串通一氣惟所欲爲良懦枌戶被其魚肉不能聊生勢必輟耕負未轉徙他鄉久而久之渠道田功亦因之而隳壞所係實非淺鮮是以本府前於審結宋大韶等各案時當堂曉諭以後枌戶人等是否安分渠長小甲是否得人定於每年年終會同分府稽核專以一年訟案之有無多寡分別渠長人等之功過明示懲勸力挽頹風第恐各渠人衆尙未周知除札行各縣外合行出示剴切申諭爲此示仰府屬各

渠紳民人等知悉嗣後爾等保充渠長小甲各宜一秉至公專保公正可靠之人所有枚戶均責成渠長督飭小甲嚴加約束無事則勤勤勸導有事則力爲排解務令安分守法毋以健訟爲能本府現經札飭洛宜嵩三縣各將境內渠道枚戶各有若干詳細查明分爲上中下三等枚戶最多者爲上渠次多者爲中渠最少者爲下渠造册申送與分府衙門册檔核對相符並令每屆年終查明渠上控案共若干起詳錄案由分別理曲理直及牽

控人數之多少限封印前具稟本府逐一查明除渠上新舊控案及渠長小甲枚戶人等本身被人控告仍隨時訊明按例辦理並將分府專管各件仍歸分府專管外即自咸豐二年爲始本府專以枚戶一年訟案之多寡定渠長小甲之優劣枚戶不聽約束詐渠長小甲稟官究處如渠長既未被人控告而所管之小甲枚戶均無訟案在一年以內者上渠由本府賞給花紅中渠由分府賞給花紅下渠由本縣賞給花紅在三年以內者上渠由本府賞給匾額中渠由分府賞給匾額下渠由本縣賞給匾額在十年以內者下渠由分府賞給羊酒花紅匾額中渠本府酌賞上渠由府稟請大憲從優給獎小甲本身並未被控而所管枚戶又無訟案在一年以內者由縣酌賞三年以內者分府酌賞十年以內者本府酌賞均給予花紅酌加銀錢以示獎勵如渠長小甲雖無被控之案而所管枚戶有控案者無論上中下渠每一起渠長一名罰錢十千小甲一名罰錢三千上渠一年以內有訟案五起以上中渠三起以上下渠二起以上本閘小甲重責斥革渠長斥革起數過多者小甲酌加枷號渠長酌量分別戒飭杖責如有糾衆共毆釀成命案者本犯治罪外渠長小甲均即時重責斥革仍將罰項照數繳案存渠上公所作爲修渠費用不涉胥吏之手倘枚戶因有此示藉端控告爲挾制渠長小甲地步一經審實從嚴懲辦決不寬貸本府以渠道爲農田水利所關而好訟爲風俗人心之害用特明定賞罰諄切曉諭示到之

口即責成渠長小甲中之識字通文理者約齊衆開陳利害詳細講解務俾人人知曉永息訟爭各勤本業數年之後獄訟衰息無曠時廢業蕩家破產之累不但保全身家亦足培養元氣人和感召天和暘雨應時豐年屢慶將見耕九餘三既富方穀人享溫飽之樂戶興禮讓之風爾等之福本府之望也各宜凜遵毋違

訪拿訟棍行葦縣札

本府來自田閒深知良民最苦訟累屢經諄飭各屬清釐積牘近日上控案件漸見稀少惟查閱該縣詳銷各案每每甫結復翻即疑其中有教唆架弄之人因之留心訪察果有該縣職員劉朝宗者聞其素不安分以健訟爲能控案纍纍形同積慣訟棍即如所控劉蘆州等一案錢債細故拖延數載牽控多人去歲該縣會同委員審理積案時劉朝宗俯首乞恩具結完案由府詳銷乃事未逾年

仍以前情驀越赴 藩憲衙門具控並於詞內隱去訊結詳銷一節希圖煢聽 藩憲甫經批發輒復不候詳辦又砌詞赴 撫部院控告好訟逞刁已可概見除此案遵批轉飭該縣錄案詳奪一面 秉公確訊務有以折服其心不至再行翻異外合再札飭查辦札到該縣即速明查暗訪務得該職員教唆詞訟實據在縣涉訟共若干次有無重情及縣宅未結之案此外有無別項劣蹟一並查訪的實并摘錄各案由開摺密稟毋得少有狥飾遺

漏候本府查閱案情係酌所聞核飭辦理總期訟棍斂跡良民安枕以清案牘而靖地方本府到任以來懲辦各縣訟師地棍如嵩縣之候選知州張繼周即張韜登封之職員趙冠等不一而足各縣當早有見聞即該縣之訟棍張世彥亦經查案懲辦因其年老姑寬一綫未予重懲此係本府格外之仁凡茲同類自當知懼知感各愛身名毋罹法網不料尚有劉朝宗其人不知悛改不可化誨仍敢與風作浪把持官府魚肉鄉愚此而不嚴辦示

懲何以收除莠安良之效耶該縣即體此意密速查辦如劉朝宗聞風遠颺惟該縣是問

曉諭宜永澠嵩四縣紳民嚴拿捻匪示

爲曉諭鄉民嚴拿捻匪以除彊暴以安閭閻事照得府屬各縣地方嚮稱安靜近聞有南陽結捻匪徒竄入宜陽西南兩路與永澠嵩二縣交界各村庄肆行擾害穿紅綠布衣袴持黃鱔尾刀及九節鞭各色器械百十爲羣白晝則在街市舞拳賣藝攔截客商嚇詐鋪戶夜閒伏匿山洞難於蹤蹟本府嚮知此等匪徒南汝光一帶所在多有此次偶然竄入地方官若不認眞查拿僅止虛張聲勢

驅逐出境幸一時之無事日後往來慣熟鄉民受害不淺是以本府親帶民壯差役幹練家丁駐劄宜陽縣城督同訪緝定欲獲犯究辦原爲除暴安良爲爾等保護身家長久之計爾等亦宜守望相助各衛身家除飭縣會營密派兵役晝夜巡緝並札行永澠池嵩縣一體兜拿務獲外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紳士商民人等知悉鄉村各有牌保各有紳耆示到之日即公舉明白老成之人爲首事約齊村衆大家妥議每家各設響器一件如

鑼鐘鼓之類遇有前項匪徒來村滋擾即由一家敲動響器衆人聞聲各將響器一齊敲擊一面各出壯丁持械捕捉擒獲即交牌保送官並不用爾等進城對質以省拖累當場格殺照例勿論拿獲捻匪一名由縣當堂賞銀十兩如審有大股捻首本府格外重賞並給孔花紅羊酒以示鼓勵鄰村有警附近各村聞聲趨救如此嚴密查拿匪徒自無從託足倘獲犯到官該管官不爲究辦反令爾等受累許爾等即時來府喊稟有本府作主倘

賈氏養吉　退厓公牘文字卷二　河南府任

爾等因有此示或藉端妄拿挾嫌報復此天理所不容本府不能爲爾等寬諒爾等安分良民亦必不出此也本府又思外來游匪必有本處匪人勾引窩留其責全在牌保平時既漫不稽查臨時又曲爲徇庇本府查出定當重治其罪如奉到批示該管牌保即將勾引游匪之人舉發到官尚可寬其既往如再違延斷不姑貸此示到日即飭該鄉紳士中識字通文義者詳細講解務使村衆共知共聞協力同心認眞辦理毋以尋常文告視之切

切特示

退厓公牘文字卷三目
河南府任王子
招告鞏縣慣訟職員劉朝惊父子示
洛陽孟津兩縣紳民互控寄莊差徭案判
諭嵩縣各義學董事人
申請明儒新安呂忠敬公從祀兩廡詳文事實
冊附冊
與徐令書
洛陽民婦孫狄氏案判
鞏縣監生王東岱等請豁沿河夾灘十九號
地畝糧銀呈批
新安監生韓冀思等省控霍村牌合牌辦差
案判
洛陽民人楊春發省控串差訛贖案判
催審府控積案致十縣書
請調索倫兵來豫協防並團練義勇稟 臬
臺
各鄉設保衛局致各縣書

保衛局條規
團練鄉勇條規
飭繪地圖致各縣書
嚴拿游匪示
黃河渡口查挐奸細札孟津等五縣
嚴挐囤販硝磺示
勸捐團練經費諭單
致新安令書
呈送府境地圖稟 欽差大臣
勸設保衛局第二示
致修城董事紳士
與十縣論收人心消內亂書
請免雇馱騾稟防堵總局
與洛陽西鄉保衛局董事曹生
籌辦防守事宜稟河陝汝道

河南府任　故城賈　臻運生

招告聲縣慣訟職員劉朝悰父子示

爲出示招告以除訟蠹事照得本府前因訪聞聲縣人劉朝悰有犯案充徒朦捐昌敘情弊並查閱舊卷自道光初年以後劉朝悰被控控人幾無虛日實屬積年訟棍貽害閭閻當經密札行縣訪拏嚴辦在案茲本府由汴旋洛道經縣境中途攔輿呈控劉朝悰父子者凡數十人怙惡不悛已可概

見更恐良懦受害畏其兇焰不敢赴憩者尙復不少此而不嚴行懲創何以去積蠹而安善良合行出示招告爲此示仰閭邑紳民人等知悉除事不干己及在　恩赦以前不准混控外其有身受劉朝悰劉廷槐父子之害無論事體輕重均准據實呈控縣案由縣查傳訊斷具報以憑按例究懲如所控確實有據及有舊案可查者秖於收呈時訊問原告毋庸屢次傳質以省拖累除莠安良是本府分內應辦之事方愧訪聞已晚致吾民受累良多此次訪拏嚴辦斷不令其狡脫凡我良民不必畏其挾嫌報復倘因有此示肆意捏砌或爲人扛幫則劉朝悰父子卽其前車諒吾民亦必不肯出此也特示

賈氏養書　退厓公牘文字卷三　二　河南府任

洛陽孟津兩縣紳民五控寄莊差徭案判

訊得此案迭據孟津增生鄭曉林等上控歷經道府提訊斷令洛孟兩縣寄莊一體隨地當差詳奉撫憲批飭銷案該原告鄭曉林與監生李永好等復先後赴撫藩憲衙門翻控奉批行府督同洛孟兩令提集研訊該原告等所控無非爲巧避差徭起見本應從重究辦姑念該二縣寄莊地畝本係各辦各差並非該原告等捏控且數十年遵行舊章一旦因鄭曉林具控訛搶別案據議更張其

爲衆人歸怨不得已而翻控亦屬情有可原洛陽民人牛淑和等僅止索討應派差錢並無勾串滋擾重情均著從寬免其置議所有該二縣辦差車馬雖不可貽累閭閻亦不能不借資民力惟寄莊花戶各辦各差由來已久兩邑寄莊地畝爲數無多多寡差足相抵自不必遽議更改俾順輿情而事關永遠遵行亦不得不示以限制本府酌斷除該二縣舊有寄莊地畝仍照向章各辦各差外自此次案結之日始洛陽人買孟津地即隨地支辦孟津之差孟津人買洛陽地亦隨地支辦洛陽之差以前孟津人買洛陽地以後仍賣歸洛陽當差以前洛陽人買孟津地以後仍賣歸孟津人即歸孟津當差其買地在先而過稅在斷案以後者亦應隨地當差免滋糾混兩縣紳民互買地畝均令牙紀隨時稟報存案另立寄莊花戶清册備查遇有差務寄莊花戶與本境居民一體均勻攤派不准稍有偏累亦不得取巧趨避兩造均無異詞出具遵依甘結經此次斷定之後再有

出頭混控者定即從重究辦決不寬貸至鄭曉林所控王希儁等搶騾訛錢各情本無確據且事閱十餘年在屢次恩赦以前無庸再爲訊究以省拖累又其事亦因差起衅此時案經核斷兩不偏枯自可永斷葛藤鄭曉林亦不必因些微小事復行瀆告案已訊明一干人証當堂省釋各結附卷候據情併案詳銷俟奉到各憲批示再行札飭洛孟二縣出示曉諭可也此判

諭嵩縣各義學董事人

諭嵩縣各義學董事人等知悉該縣各鄉共有義學三十六處爲前升縣與縣康公所建設有董事人經理其延師等事由紳士公同酌定地方官只准稽查不准經管立法盡善造就實多深得古鄉校遺意乃本府訪聞近年以來學規漸不如前甚有學舍空虛並無生徒肄業其中前人善政日久廢弛殊可惋惜學之不講風俗人心均受其弊尤本府所愁然憂悚然懼者前因義學延師有經該

令代爲聘請陳屈兩姓之事該令讀書從政此番舉動自爲培養人才起見惟究與舊定規條不合且恐吏胥因而攙越久而久之不免別滋弊端業經本府切實諭知該令立將所延學師辭退仍由紳士經管該令但爲稽查以符舊規而防流弊現時當已遵辦本府擬於三四月間訂期前往該縣徧歷各學躬親察看學師是否得人學徒是否用功董事人是否公正無私結實可靠以教學之勤惰定生徒之優劣即覘董事之能否合行先期曉諭爲此諭仰嵩縣三十六學董事人等知悉爾等接奉此諭即將該學坐落何鄉房間若干經費何出本年學師何人學徒多少董事人姓名籍貫經管年月並一切舊定規條逐一開寫明晰各造清冊一分候本府視學時由董事人親身呈遞各學生徒年在十六以上者屆期均在學伺候本府面加考課毋得一人不到致干咎戾本府爲興學立教力復舊章起見爾等尚體此意認眞經理毋俾循吏流風善政日漸隳壞則地方學校之福也特

諭

申請明儒新安呂忠敬公從祀兩廡詳文事實
冊
坿
爲詳請表揚醇儒從祀
文廟以裨
聖化事據新安縣知縣馮森詳稱咸豐二年二月十三日准卑縣儒學教諭王化光訓導尹永諧牒稱咸豐二年正月二十八日據紳士禮部額外主事郭桐生等呈稱竊維日月難踰至聖立人倫師表淵源有自大儒作吾道干城所

河南府任
以峻數仞之宮牆得門或窺隆千秋之廟貌祔祀爲榮恭遇
聖朝重道尊師崇儒興學陳辟雍之俎豆樂泮水之鼓鐘將端後哲之楷模必表前修爲矩矱苟鄉評之未協即
國典其難邀誠以馨薦藻芹藉鸞旂而益顯望崇山斗附驥尾而彌彰禮至嚴也實難副焉伏查故明尚書呂忠敬公諱維祺生有異徵長成偉器志學即以聖賢自任讀書不假帖括梯榮接孟氏之芳鄰情深私淑尋伊川之墜緒統紹聞知存古著約言淳還樸返豫簪訂鄉會善勸過規功戒半途足無中立謂學不講爲書笥謂講不行爲說鈴何怪李緝敬往復芝泉樂爲答問馮少墟流連川上不厭叅稽也哉若夫官司李而風行孝弟涖吏部而力杜苞苴魏璫方張弗營祠祀熹宗未立求謁宮門戒近侍干政之萌沮新主盤遊之漸陳堯舜之道語重心長塵根本之謀憂深慮遠其勾稽南庾也清侵冒而百萬饒維正之供其叅贊留樞也

河南府任
汰冗浮而六師成整練之旅以實心行實政本純儒爲純臣他若鬻田產以賑里閭練鄉兵以平土寇揭陳驛累繕葺城垣無論在野在朝悉皆可傳可法迨至寇氛不靖臣力難支誓與城而俱亡不偕賊以兩立務完聖賢之所學無忝父母之所生斯可謂移孝作忠守死善道者矣是其本末不渝體用兼備立功立德其緒可以立言有猷有爲其要歸於有守平生著述不一種所欲講明而切究者尤在至德要道之歸立朝訏謨不一端所願匡

救而彌縫者惟在國計民生之大由濂洛而窺洙泗遠接薪傳自格致以迄治平頫宣木鐸洵足以維持名教矜式士林合還邇而有公評經推求而無遺議允符月旦克樹風聲在昔陸宣公推誠納忠文信國成仁取義均蒙

論定並荷

褒崇得叅兩廡之班叨預特豚之享矧先生道宗先聖統集諸儒湯潛菴志切表章稱爲聖經羽翼孫徵君心殷嚮往採入理學宗傳同聲同氣以類

從希聖希天其揆一當勝國曾經呈請屬多事而未遑在今日難緩闡揚正幽光之待發爲此臚列事實呈懇查核據情轉申奏請俾得從祀

孔廟庶由賢關以躋聖域上窺美富之藏合春誦以逮夏絃益切景行之慕矣等情到學據此倣學敬查得故明兵部尚書呂忠敬公委係明末醇儒所著書除散佚外現有明德堂文集孝經大全存古約言等書實能發明聖教裨益儒林理合取具公結加具印結附呈遺書及事實册結備文牒送

轉申等情到縣准此該新安縣知縣馮森敬查得明儒呂忠敬公學術深醇躬行篤實踵程朱之步武主敬存誠接孔孟之心傳守先待後奧已窺夫堂室望仌重乎帥儒固宜配食

廟庭享千秋之俎豆垂型膠庠立多士之矩繩理合將送到册結遺書加具印結具文詳請憲臺察核轉申等情到府據此該河南府知府賈臻伏查故明兵部尚書呂忠敬公律體端嚴居心仁厚里名慈孝誕生徵夢月之祥藝薄詞章帖括恥梯雲

之具承歡養志孝祖逮及於雙親修己治人講學更分夫多社宮門求謁定大計於須臾銓部洊升謝師門之請託防近侍而罔干新政絕奸瑞而弗建生祠路別聖賢知修途本無中立道陳堯舜俾廟謨先挈宏綱本正召以立朝鄭尚書履聲廷識陳老謀以利國范安撫兵甲胸羅綜其生平德功言均堪不朽稽其政績清愼勤亦克兼全斯眞可謂處爲純儒出爲國士者矣而乃家居未久寇燄方張念國步之多艱恨軍心之已變主辱臣死誓

捐軀以殉孱王兵盡矢窮甘就及而完大節似此成仁取義決於一朝何慚崇德報功昭乎千古而況究心理學得孔孟之眞傳允宜從祀

廟庭列程朱之末座茲據該縣轉准儒學造具事實册結並遺書申送前來理合加具印結具文詳請憲臺核轉再查忠敬公所著書籍多蒙收入四庫並無違礙字樣又查忠敬公原諡忠節乾隆四十一年欽蒙

高宗純皇帝

特賜專諡忠敬其時同

賜專諡之劉忠介公黃忠端公均已早定從祀之典忠敬公大節素著與忠介忠端無異應請轉請從祀以重醇儒合並聲明云云

事實册

一先生諱維祺字介孺號豫石姓呂氏河南新安縣人前明萬歷癸丑進士由兗州推官歷仕至南京兵部尚書殉難贈太傅諡忠節

本朝賜諡忠敬

先生生於城北四十五里橫山其山有窰母孟太夫人寢其中夢有光如月入懷而誕先生先生六歲喪母追慕無已卽其地建夢月祠顏其堂曰永思後邑人公舉以其里名慈孝其至性感人有如此者

先生少嬉戲不類凡兒嘗遇官長轎至羣兒驚走獨舉止自如邑令閱先生試卷決爲大器時先生生十二年矣其器宇端凝有如此者

一先生年甫弱冠卽究心伊洛之學以聖賢爲己任嘗見制舉業曰是帖括義用以梯青紫耳烏足了儒者事邑孟雲浦先生化鯉以理學起家得尤西川之傳著有尊聞錄先生常私淑之其淵源有如此者

一先生初任兗州推官以邵康節孝弟歌十首手註刊布所屬遇講鄉約時宣講聖諭畢令數童子朗誦約長講解家喻戶曉其移風易俗有如此者

一先生奉二親及祖母牛太夫人承歡養志晨昏定省無間父仁孝公病先生口嘗湯藥夜不解帶凡三月及卒哭至嘔血暈絕率子弟寢柩側不入內不飲酒不茹葷其孝親有如此者

一先生常與門人袁應參劉標姜品高等百餘人講學於芝堂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等社朝夕講誦實見躬行又嘗與吉水李緝敬閻中馮從吾先後講學於芝泉川上書院馮稱之曰程子之後一人而已其倡明正學有如此者

一先生嘗謂學不講爲書笥講不行爲說鈴又謂講學不爲世俗非笑是爲鄉愿講學不至爲法可傳是爲半途之廢又謂天下只有聖賢一路除此便爲狂愚那有中人一路可以立腳其志學誠篤有如此者

一先生任推官時前後列薦凡二十一去官之日百姓臥轍不能去先生亦爲垂涕郡人之建祠拜祝二十七屬各有祠其遺愛有如此者

一省會爲逆璫建祠先生憤然曰須眉男子豈可媚人吾輩助工士風掃地矣竟廢助工簿雖奸璫銜之不顧其持正有如此者

一光宗殂落人心危疑百官欲見新君內侍從中沮之先生與耿員外同見政府曰外議洶洶豈可沮諸臣欲見之意遂請熹宗見於慈慶宮門行四拜禮而分位已定諸閹導熹宗

幸小南城乘輿已駕先生聞之大駭約臺省抗疏調護聖躬近侍不得干預政事其杜漸有如此者

一先生任吏部郎謝饒遺絕囑託房師某爲弟求遷官先生持不可曰吾豈不知師之介弟與朝廷之制吾不敢私也卒不行其耿介有如此者

一懷宗御極起先生爲太常卿約同鄉之官於京者立豫譽會有善相勸有過相規上保奏

防微八事授南戶部侍郎清厲侵冒以百萬計任五年餘餉可支三年授南兵部尚書汰冗登勇兵實不濫其實心謀國有如此者

一先生著作有孝經大全孝經本義孝經或問存古約言明德堂文集等書而所究心者尤在孝經一書屢疏表章請領學官其羽翼聖經有如此者

一崇禎辛巳正月流寇自宜豕窺洛先生時罷職家居僑寓洛下率家人分守北城縋家丁

殺十餘賊次日西城忽潰諸子以無守土責爲言先生曰受國深恩與城存亡義無可逃賊至被執見賊渠罵曰我爲兵部尚書恨無兵馬殺汝狗彘今日惟有一死而已賊令之降先生曰世安有屈降呂尚書哉遂遇害事聞上哀之贈謚諭祭三壇造墳安葬其大節克完有如此者

一先生殉難之次年壬午新安門人黃基昌袁應參洛陽門人姚賡唐石岳丁太吉等具呈請從祀又次年癸未江南門人具呈公請從祀俱未果行越順治十八年兗州紳民請祀郡名宦康熙元年新洛二邑公呈以從祀之典尚懸請先祀鄉賢先後從祀郡縣鄉賢祠其潛德待彰有如此者

某邑某案昨閱縣卷有某姓之女爲其雇工孫姓拐逃之供其事曖昧不明本不宜深究況出自賊口邪此理明白易曉不知該縣何以推敲至此則過於求詳之流弊也足下承審此案祇宜追贓有贓則賊之主名定有賊則窩之蹤跡明有贓有賊有窩仍致激成府控則捕之玩縱可知捕豢賊以分肥復教賊以誣指則捕之罪轉浮於賊如此問去各科各罪亦足以蔽斯獄矣全案人証有敢牽

及婦女一字者予以嚴刑亦不爲過蓋此情可惡此風尤不可長設賊犯誣扳捕從而教之官卽從而推求之必致事主橫被惡聲正賊轉逃法網嗣後一鄰十邑中尚有敢報竊者乎有敢控捕者乎言念及此可爲寒心此案望卽切實根究務追出造意誣指之人從重懲處所全實多非酷刻也案結後仍將人卷送府某將親訊加嚴刑焉速速爲之切囑

洛陽民婦孫狄氏案判

查洛陽民婦孫狄氏之夫孫豐年於道光三十年六月間與孫文魁之子孫瑣口角爭毆受有微傷先已平復越十四日因病身死經孫豐年之父孫煥稟縣免驗具結完葬孫文魁家有中貲推念族情釋嫌修好因孫煥翁媳貧生無計將自置典買地二十畝有奇房院一所錢百餘串邀同族親孫亭王魁等議給孫煥養老此白孫文魁一片婆心卽云懼訟割產亦鄉愚畏累常情豈得執爲賄

和之據況呈請免驗者非他人孫煥也父子天性毛裏之恩豈反薄於伉儷是孫豐年之死於病不死於傷案經縣斷昭晰無疑孫煥受地之後孫狄氏依翁以居亦時往來母家潔清自矢毫無閒言詎孫煥長子孫圈以傭爲活多年與其父析居近日又復合爨其爲覬茲房產衷情若揭而孫狄氏隱念翁以風燭之年一旦溘先朝露區區薄產必爲孫圈併吞觀後來孫圈之陰謀逼嫁則狄氏所慮事有端倪不得謂爲婦人之過計孫圈亦窺破

孫狄氏用意因慫恿其父橫被孀婦以不潔之名爲斬斷葛藤之計孫煥老悖其愛長男也篤於憐寡媳不顧情理公然以辱敗門風等詞聲罪縣案伯誠非人翁亦忍心哉孫狄氏不敢斥言翁過而被孫圖汙衊迫逐心實不甘屢次扶服公庭婉陳顛末經縣斷令孫狄氏奉親養子以所得孫文魁房產盡付管業孫圖不得過問兩造均各遵依孫圖以外出傭趁爲辭畏罪不到亦足了此一重公案矣不料今春以狄迺周奪牛細故復起波瀾總

因家庭之地嫌隙已成遂致強合終離因疑生釁本府與言及此爲之潛然出涕現經本府親提訊鞫得悉原委除孫豐年命案已結毋庸置議外孫煥所稱狄氏與李三聚往來一節爲此案最要關鍵查訊李三聚之妻狄氏爲孫狄氏胞姑孫狄氏來郡遞詞曾到其家借宿姪從其姑何嫌何疑是孫煥所確鑿供指爲孫狄氏不謹實據者乃是如此此外別無曖昧不明形跡可疑之處可見孫狄氏志潔懷清以小家婦女克完大節不獨可嘉實爲可敬孫煥有此佳婦不思鞠育而保全之翻聽孫圖圖產之狡謀信口汙辱本府明刑弼教名分所關無以婦罪翁之理而孫圖則何可輕縱茲斷令現充該處地保之孫亭懍遵堂諭飭令孫圖立將伊父所得孫文魁典賣地二十餘畝分別丈清盡數交付孫狄氏管業由原業主孫文魁別立文約核明糧銀過割在孫豐年之子孫道士名下幷由孫亭邀集孫煥孫文魁孫狄氏胞叔狄重及孫姓族長告以本府審判此案因孫煥邁年不任作

苦此項地畝令孫狄氏經理耕種爲仰事俯畜之資孫狄氏不但爲夫撫孤更當代子盡孝儻孫煥衣食或缺於供惟孫狄氏是罪其所受孫文魁房院錢財仍經孫煥花用不當再議孫狄氏管業之地不准出賣旁人亦不准謀買如孫狄氏別適亦不得挈之而去應歸孫豐年之子承受業非祖遺孫煥身歿之後孫圖不得希圖分析以上各情務要對衆說明寫立切實字據兩分各於名下畫押限十日內孫亭稟案閱奪候本府硃標一分發給

孫狄氏一分發給該族長分別收執永杜爭端孫
文魁所立新約一並呈閱飭孫狄氏具領至此案
爲家人父子之獄本府化導不先深用白媿雨造
人證均有應得罪名概從寬免孫圖既知媿悔姑
予自新并免懲處爾等尙各安分守法骨肉之間
以恩義相聯以忍讓相處保全名節解釋嫌疑愼
毋再釀釁端操戈同室以重傷本府之心也一干
人證卽行省釋縣卷發還結狀附卷抄斷行縣由

縣發給孫狄兩姓族中識字通文理者詳細講解

諄諄勸導無負本府教誨成全之至意此判

鞏縣監生王東岱等請豁沿河夾灘十九號
地畝糧銀呈批

據呈七里鋪及神堤邙山等處沿河夾灘十九號
地畝多被沙壓河佔查閱圖冊清單內開灘地五
百餘頃無着糧銀三百餘兩逃亡赤貧五百餘戶
該生等呈請詳辦自係念切桑梓情不容已本府
職在司牧與我民痛癢相關覩茲情形惻然動念
但糧銀額定經費有常非可輕易請豁必須地窪
沙壓無可墾種地窪河佔坍卸無存方可照例詳

辦不容稍有含混今所呈圖冊清單開有灘地數
目而灘地中之沙壓若干河佔若干並未分別是
否盡被沙壓河佔亦未聲明所開逃亡之戶列有
銀數而所完糧銀是否卽係某處壓佔之地尤須
逐戶分晰詳註仰鞏縣卽速親詣該處傳同該生
等查照發去圖冊清單履畝查勘造具清冊將沙
壓河佔各畝數某地係某戶完糧糧銀若干無着
糧銀若干確切分晰開報繪具圖說妥議稟送其
毗連地方有無與此情形相同者一並查明事關

國計民生而民生卽　國計也該生等固不得含糊影射妄冀請豁該縣亦不可先存一畏難之見草率顓頊以一稟了事致小民受累無窮　國課終歸無著統俟稟報到日本府再行親身查勘酌核詳辦可也圖册清單並發

新安監生韓冀思等省控霍村牌合牌辦差案判

新安一縣地猪途衝各項差務供億往來勢不能不借資民力該縣城鄉共分五十二牌各牌辦差有按保統計者有按糧按地攤派者各有舊章但使日久相安本不期於畫一霍村分上下兩牌上牌十二村莊下牌七村莊牌戶既多少不同又多立一牌卽多設一保正一切公私費用因而增加該處士民以合牌辦差爲請縱其心不必盡屬因公而事多窒礙法宜變通況卷查霍村等十九村莊本係一牌近年始分而爲二舊章具在自以合牌爲是是不待再計決者本府更思訟端之起起於派差不公不盡關乎牌之分合從來差隨糧派糧從地出按地出差實爲至當不易辦法訊據兩造供稱該牌現係查照現地分作十二分上下兩牌各照六分出差等語卽使所定地畝分數毫無偏枯而今昔情形迥異地有肥磽戶有遷徙允宜於此案斷結後另行抵兌折算明晰爲按地派差

定則仰候札行新安縣飭令該牌公正紳耆約同一牌花戶告以本府斷定章程合牌以後按地出差所謂按地者是按地之畝數非按地之分數也是按抵兌折算明白之畝數非按現時籠統計算之畝數也某處地肥應一畝作一畝某處地瘠應二三畝折爲一畝小民趨利爭多競少避重就輕皆情事之所必有全要該牌紳耆公議妥辦務使貧富相安公私交便庶訟端可杜而吾民亦享安居樂業之福矣兩牌合一所有保正應由該縣查

其平日辦事何如兼採輿論酌留一人嗣後舉報保正及現在折算地畝議定差規等事均責成紳民經理胥吏不得過問此次上控之監生韓冀思生員許丙昭兩人亦不得干預其事本府於息訟安民之中仍寓除健懲刁之意至所控王德新等事無證據且係因差務起見今合牌既復舊轍行差又定新章事有遵循毋所慮其糾混牽控瑣碎各情均不值深究以省拖累兩造遵依附卷抄判行縣仰將如何遵辦緣由俟該處紳民查清地畝稟覆到縣具報備查先由府詳　司請批示銷案可也人證開釋未到免傳縣卷仍札調核詳此判

洛陽民人楊春發省控串差訛贖案判

訊據劉泳義供稱其父劉文春於道光二十七年九月間憑中司泳成說合賤值賣給楊春發地九畝零價銀十八兩零嗣遵示回贖楊春發議爲孫發與所置之產發與傭趁外出楊春發不敢主張劉泳義控縣傳訊原中司泳成堅供買主寔係楊春發經縣斷准贖回劉泳義繳案價銀俟孫發與到案具領取結完案查閱印契開載賣地年分寔係二十六年買地價銀寔係二十八兩有奇中人

名姓寔無司泳成其人該縣當時均未訊及楊春發院控之根寔由於此案經批府提訊查田土涉訟總以印契爲憑今契載二十六年九月尚在准贖荒年賤賣田地例限以前如謂契係捏寫不足爲據將謂稅契時捏寫耶則楊春發在縣投稅即劉泳義亦供係二十八年彼時贖地未舉明文何能豫爲之地將謂立契時捏寫耶則嘉慶十九年原有贖地成案楊春發懲於往事倒填年月亦事之所或有然二十六年亦係荒歲何以逆知准贖例限必斷自二十七年爲始且賣契立自賣主當時縱有通融之處亦必與劉文春商量明白情願書寫事閱數年其子忽藉爲口寔致起爭端居心奸狡尚可問乎又地價多則稅銀多於業經絕賣之產浮開價值浪費金錢小民趨利較量錙銖不應如此司泳成供係原中而契載無名竟是憑空插訟此案照契核斷地自不應放贖即札行洛陽縣飭差押令劉泳義退還原地交楊春發管業劉泳義現已布種秋禾所有籽種糞力應估確價令

楊春發找給劉泳義繳庫地價赴縣具領司泳成並非縣役亦無獘串實據惟本非中人憑空插訟扶同誣指咎有應得以事在咸豐二年四月初三日　恩詔以前應與違例越訴之楊春發均免置議至楊春發既非地主亦不應領地惟孫發與外出身故其子尚在孩提楊春發佃種有年又係孫姓戚屬暫令將地領回承種完糧地契並飭具領如孫姓家人索地楊春發侵吞占據不肯清交則府縣均有案可稽一經控愬到官不難查卷立

斷此時不必先爲過計轉多膠葛或謂孫發與並無共人係楊春發詭託姓名爲推諉地步不知此案關鍵全在贖地是否合例業戶之爲孫爲楊奚擇焉是尤不值致詰之末節也劉泳義楊春發交縣分別追繳餘屬無干概予省釋卽據情詳請批示銷案並鈔斷行縣知照此判

此案正在詳銷劉泳義復赴　司呈控批府覆訊傳到洛陽縣經書書吏據供嚮來民間買賣田宅契尾並不填寫年月至道光三十年

舒令抵任清釐稅契始令一律書寫今楊春發買地在三十年以前而契尾已填年月其爲自行揑寫無疑據此詰訊楊春發無可置詞自認畏贖揑約不諱余亦恍然於前斷之非是也案已更正仍錄原判於此以志吾過折獄豈易言哉

九月二十九日退厓自記

催審府控積案致十縣書

啟者近來府控發縣各案因情節較重原批限日斷報者頗多逾限未結之件不但兩造受累實伏省控京控之根某履任以來賴諸同志相助爲理省發控案詳銷幾四百起而府控案牘積壓太多必待釀成上控始行設法清釐亦所謂不揣其本者矣矧一案到官外而胥役棍訟師內而奸胥蠹役百般播弄支節橫生皆緣日久不結之故是以案愈久愈難了而業經上控又有不能不了之勢此

又無問待對者之受累何如卽爲聽訟者計亦未免舍易趨難自尋荆棘廼者大府嚴明吏治整飭某夏間晉謁各憲均諄諄以認眞率屬清理詞訟相勗將以此事之勤惰察屬吏之賢能卽以上控之有無定聽斷之勤惰同冊誼切憲意如此不能已于一言除備公牘外特具手函馳達希卽查照札行專理迅將單開各案傳訊斷報毋致易結轉爲難結府控激成上控如實有難以完結緣由儘可從實告我大家商辦如要證隔屬平閻罔應卽

藩府關提移解亦是正辦總不得以人證不齊任
聽該吏藉詞推宕其原未限日審結者亦即隨時
訊斷勿因此次未列清單竟置高閣至應錄之詳
應解比之捕差及府提之人卷均以速辦爲主蓋
速之一字官與民所共稱便而訟師地棍奸胥蠹
役所大不便者也吾輩職在親民秖以偷瞬息之
安遂曲徇地棍訟師奸猾胥吏之大慾而不爲官
民交便之事乃至輿情弗協上官見疑究竟不得
不了之案仍將悉聰明竭思慮以了之其費手喫

力殆倍蓰於隨到隨審隨審隨結者反之心固不
安揆之事亦不值知足下萬萬不肯出此故敢貢
其狂直儻該吏狃于積習仍以尋常催札視之望
即手書見示某當酌核案情分別委審提審或徑
赴貴署督審決不以一催了事共事日久想能鑒
其並無別腸也手泐布頌升福鶴候復音不既

請調索倫兵來豫協防並團練義勇稟 臬
臺
某竊見近日楚氛甚惡已蒙 撫憲派兵在豫楚
交界處所防堵幷奏請調兵協防未雨綢繆有備
無患洵足以固吾圉矣某自待罪河洛三載於茲
即以同城之河南營而論精兵大半調赴楚省所
餘兵數無多其中豈盡勇敢之士深恐兵力實不
足恃一營如此他處可知主兵如此則協防之客
兵亦難保不相率效尤未必一兵收一兵之用竊

惟中州地勢曠衍最利馬隊而馬隊以東三省兵
最爲驍捷善戰
國家大役盡在行閒即所謂索倫兵也除
盛京一省根本重地各營官兵未敢輕議調發外
其吉林黑龍江兩省官兵如能奏請派撥三兩千
名星馳來豫較之他省緣營兵必能得力蓋中州
爲畿輔南蔽守中州即守畿輔也如 撫憲飛章
入告將河南障蔽神京最關喫重之處剴切敷陳
當邀

俞旨此不獨大河南北億萬生靈之福也此外惟
團練鄉兵可爲官軍之助前奉飭行保甲札內業
蒙　憲臺論及然鄉閭辦理此等事一苦於無人
經理一苦于無力供億小民難于慮始吾儕唇焦
終無以革其偷安畏難之習如某所屬之十邑民
情大抵淳厚務農經商而外絕不知拳勇爲何事
一時教練亦未能入門此又民力巽輭之故非可
強以所難竊計南汝光陽確一帶嚮多紅鬍捻匪
若輩非生而爲盜者資生無計遂至爲匪而其氣

强悍敢於致死其黨衆多可自成一隊如官收而
用之練爲義勇酌予口食目前既可資生並許以
立功之後優加獎勵功大者予以登進之階其次
者亦開以自新之路斯民具有天良諒無不鼓舞
歡欣樂爲我用者否則官不能用或反爲賊用
不至即爲賊用而若輩見熟方官日以防堵爲

務緝捕或不經意必至乘機肆毒所在蠭起外寇
未平內患旋亟亦非小故此時崇護鎮帶兵駐剳
信陽如令就近會督守令招募上項捻匪爲義勇
厚給口糧嚴加箝束多一義勇平時即少一捻匪
臨敵並少一賊兵似亦可收實效之事節見所及
率臆直陳敬求教示　撫藩兩憲未敢以出位之
言冒瀆鈞聽此外如採辦火藥之章程捐修城垣
之獎勵均應稟請大府明白曉示官吏方有遵守
民間亦易信從統容陸續妥議稟達云云

各鄉設保衛局致各縣書

前日馳布一函囑辦團練等事日內自邀紳士會商照辦矣此團練之三百名是官之親兵仰食於官者也多則經費無出果能團練精熟亦不必多然此係城中之備各鄉保衛仍宜急事講求此事總須簡捷易行莫如分鄉設局聚夫保衛使紳士於鄉中自籌經費所募人夫每名日給飯食錢若干日則教練器械夜則輪番巡防蓋此一舉而三善備焉一可以收羅土匪不生內變一可以養乞

丐窮民不致逼之從逆一可以備府縣之調撥助親軍之聲威既不必官為養贍卽不必官為經理由紳士辦定之後剋日責令地保造具保衛局中鄉團花名註明住址年貌幷將所習技藝註於本人名下送縣備查卽由縣彙齊造一鄉團總册註明某鄉若干名用刀者若干名用鎗礮者若干名不必細開人名以省筆墨統於二十日內一律辦就送府備案信到務卽剋日舉行洛陽現已邀紳商辦事關緊急勢在必行此際官依於民民依於

官有一分精神一分識見斷宜盡力行之不可稍涉觀望遷延自貽後悔

賈氏讓書 退厓公牘文字卷三 三十四 自厚齋 河南府任

保衛局條規

一廣西賊首已由湖南擒獲現在餘匪四散竄入湖北各路官兵齊集指日蕩平誠恐近地土匪乘機滋事及外來遊匪竄入境內擾害鄉閭亟宜防患未然各村自相保衛此舉係爲防範宵小起見切勿稍涉張皇藉端生事

一日夜稽查匪類凡遇外來災民醫卜星相形跡可疑之人立卽付知地保甲長傳知上下各村驅逐出境不准片刻容留拏獲匪類稟須交保

送官原拏之人不必進城候質以省拖累審實仍從優獎賞窩留之家重治其罪如有挾嫌誣陷情弊照例反坐

一地保甲長本有稽察之責此時更宜加意巡防首先督率但不准經手銀錢以杜弊竇

一每鄉擇一大村設立保衛總局查明附近小村若干歸併大村局中公舉才德兼備衆所信服之紳耆舉貢生監爲董事其小村有廟處所設一分局若無廟宇卽借用人家祠堂空屋亦

議席棚由總局分派董事日夜輪流稽察

一經費由局紳議定章程按地畝之多寡酌量勸捐或一月收捐一次無論銀錢米麥悉聽民便惟殷實大戶地在一二頃以上者務須格外捐助毋稍吝財誤事要知衛人卽以衛己此時吝惜小費萬一失事雖有厚資尚能坐擁乎雖愚民亦見必及此也

一雇募壯丁務要年在二十以上五十以下不得以老弱充數其無業遊民及雖經犯案者果其

膽力雄壯來歷分明不妨一體招徠給與工食口糧藉資防守赤貧之戶家無丁男免其雇人幷免捐輸

一局內燈油茶水及雇人工食悉歸董事秉公經理

一應用器械由董事勸捐製造或借用民間防夜器具如手銃刀桿之類所需火藥幷由董事置備惟採辦硝磺本干例禁該董事務宜愼重藉察毋令奸人影射存放處所尤須妥愼嚴密

近火毋資敵是爲至要附近小村應須器械火藥卽由總局分撥

一每夜止准徐徐擊柝按更鳴鑼務使聯絡聲勢守望相助萬一彼村有事卽行亂擊梆鑼爲號此村聞聲接應每村出人一半前往救援仍留一半防守本村不得一閧而散儻敢聞聲不救者查出送究

一各村團練人數限五日內由董事造具清册開載花名住址年貌算斗一局爲一册交保送縣

並將各習技藝如刀矛鎗礮之類註於本人名下由縣彙齊造册申府蓋此等事官爲經理則弊竇叢生而官不爲稽查亦恐陽奉陰違有名無實本府防患未然無非爲我民保全身命切勿厭其瑣瑣如地方甲長及書差人等有藉端需索者一經發覺加重治罪決不姑容

一練習技藝務令精熟而紀律不明亦無以用衆俟各村團練規模粗具造册送縣以後由縣分赴各鄉合村操演教以坐作進退之法並稟明本府酌定勸懲規條以行賞罰此卽古人寓兵於農之意仍爲保爾身家衞爾井里起見並非僉我民爲兵也愼毋稍有疑惑

賈氏叢書 退厓公牘文字卷三 河南府任 三元里自厚齋

團練鄉勇條規

一挑鄉勇以二十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身大力勇皮肉粗糙四鄉土著之人爲上等城市者次之身小力弱皮肉光白者不挑

一練鄉勇宜立定課程毋令曠閒既練技藝又免生事每日寅刻習刀矛至巳初止哺早飯午未時習鎗礮申刻哺午飯酉戌亥時任演刀矛

一習技以擡礮爲上鳥鎗次之長矛腰刀又次之擡礮以能中靶爲合式鳥鎗如之長矛腰刀可

以翼衛鎗礮俾施放者有恃無恐總以擡鎗鳥鎗爲操演第一要務

一操演法擡礮在前鳥鎗爲第二層以護擡礮長矛爲第三層以護鳥鎗腰刀爲第四層以護長矛前者有急後者即向前救護仍急復原伍不准擅離

一鄉勇每十人擇明白老成膽壯藝精者一人爲什長每五十名爲一隊隊有長什長令旗用小紅方旗一面長一尺二寸寬八寸隊長令旗用鑲紅方旗一面長一尺六寸寬一尺四寸隊爲一哨哨有長以明練紳士爲之用綠色彩畫大尖令旗一面桿長一丈二尺旗長六尺五哨爲一軍官領之應用令旗臨時分派

一每千人內用擡礮二百尊鳥鎗二百桿長矛二百桿腰刀二百把

一擡礮自爲一隊隊長看哨長藍小旗爲號鳥鎗自爲一隊隊長看哨長白小旗爲號長矛自爲一隊隊長看哨長黃小旗爲號腰刀自爲一隊

隊長看哨長黑小旗爲號每什看本什長令旗每隊看本隊長令旗隊長看哨長某色小旗一動立即號令各什長一齊動手

一隊長哨長無論操演臨陣皆宜靜鎮若爲長者先自忙亂聽令者更手足無措必須挈定主意儻看去形勢鎗礮不能打著之時切勿將令旗搖動以致徒費火藥及至可打著時反致藥盡鎗熱故操演隊長以鎮靜爲主

一口糧按日支發每十八用鍋一口自造飯食以

嚴拿游匪示

近多外來游匪假以災民爲名肆行搶奪凡我良民均准盤查拏獲以靖地方拏獲之後稟須交保送官不必進城候訊如匪徒拒捕當場格殺者無論有包庇容留者查出重辦并治該處地保人等以應得之罪本府除莠安良防微杜漸吾民尚各實力遵辦

黃河渡口查拏奸細札孟津等五縣

各路大兵在湖北勦辦粵匪防其被勦四散豫省信陽新野一帶調兵堵禦府屬南接宛汝黃河在北見聞首逆已擒雖有餘匪大半順江南竄之信亦恐奸宄分竄溷跡北渡查拏不可不嚴合行飛飭札到該縣立卽遵照查明本境渡船共若干隻傳齊埧頭船戶水手問明姓名住址填册存案日暮將船連鎖不許夜渡天明開放差親信識字家丁帶同妥役發給循環簿册在於渡口搭鋪住宿

協同埧頭於過渡商旅逐一問明姓名來往蹤跡過渡何事填註簿內晚間呈繳循簿換發環册遇有形跡可疑之人立卽送究其上下過往船隻如有停泊渡口亦責成該丁役將泊船幾隻載何貨物往來何處船戶水手商旅姓名人數查明註册呈送來歷不明送縣一併訊辦如有怠忽從事及藉端訛索情弊該縣卽將丁役埧頭枷號河干滿日重責示儆此外應再如何因地制宜查察加嚴之處由縣速議章程詳眞經理仍將遵辦緣由及

所議章程於三日內稟覆

河南府任

嚴拏囤販硝磺示

爲明定賞罰一體嚴緝事照得囤販硝磺本干例禁現在本省辦理防堵尤應嚴密查拏除札飭各縣移會廳營派撥兵役巡緝外合再明定賞罰通行曉諭爲此示仰合屬軍民人等各鄉地保甲長並各村新設保衞局董紳耆知悉如有將販賣硝磺人犯並所販硝磺一併拏獲送官者審實每犯一名由該縣賞銀二十兩硝百觔磺五十觔以上賞銀十兩拏獲積慣窩囤之家及大夥人犯並

河南府任

硝磺在五百觔以上或硝磺雖少而審有接濟盜匪重情者由本府從重賞給銀錢加賞花紅羊酒有官職紳士拏獲者更詳請大憲優予獎敘如僅獲硝磺未獲人犯者各減半給賞查有囤販赴官送信者分別案情輕重酌量給賞自示之後凡我良民均應一體實心實力稽查巡緝儻私販人多眾寡不敵各村聯絡一氣協同拏獲拏獲之後祇須交保送官原拏之人不必進城候質以免拖累如有格鬬受傷者官給醫藥之費本府一力爲

民作主奸徒獲案定即盡法懲治不令倖逃法網不必慮其挾嫌報復如不遵示查拏或經本府訪聞或被別縣獲犯訊明來蹤去路及包庇容留之人除將該管官嚴參外定將往來各村地保甲長及疎玩之兵役往歇之飯店茶館過渡之船戶堰頭一並傳案治以重罪經過各村莊之保衛局董事紳耆亦不得辭其怠忽之咎本府除莠安良防微杜漸一賞一罰法令昭然爾等毋以尋常文告視之其保衛局採辦硝磺已飭該縣立定章程毋

令影射矣

勸捐團練經費諭單

現因本省辦理防堵雖首逆已被殲擒而餘匪尚
防四竄本府南境與南陽交界允宜一律嚴防以
期有備無患刻下郡城設立團練總局所有練勇
積穀製造器械採辦火藥一切事宜需費甚多除
稟請大憲籌款津貼並由本府及洛陽縣捐廉倡
率外所需之項不能不借資民力本地紳民另由
洛陽縣勸諭捐輸爾等各鋪戶或係本地人開設
自必慨然捐助自衛身家或係外省人開設既在

此地營運多年亦必與地方有休戚相關之誼且
爾等貨物器具房屋皆係血本製辦設有不虞爲
賊蹂躪豈不可惜此時少出餘貲則爾等身家性
命皆可設法保全看似破費實則害少利多想爾
等皆有心計人不待本府諄諄勸諭亦必早見及
此本府守洛三年從未向爾等需索擾累諒爾等
衆共知聞亦不待本府之自爲辨白此時爲地方
緊要公事起見又爲爾等身命所關又不准少有
抑勒畫方捐輸又不假書差之手爾等若再有推

諉似不在天理人情之內其捐數在五百兩以上者本府當詳請大憲照例議敘捐數較少者由府縣酌予獎勵張經歷在任多年操守不苟亦爾等所共知此單卽委該員約同鄉紳前往該店公同剴切面諭卽將捐數註於本名之下銀錢聽其自便限於三日內呈送本府或交經歷轉呈以憑發局兌收本府於收到捐項後當榜示通衢令人人共見共聞不慮少有弊混爾等尚各踴躍輸將毋得觀望遷延本府有厚望焉所有有力鋪戶花名

分別等差開列於後

致新安令書

新安北山一帶嶺產硝磺足下封禁極是但小民趨利若鶩豈易絕其衣食之源仍恐陽奉陰違有名無實近日由新而洛而汝而宛私販硝磺者背趾相望大抵晝伏夜行蹤蹟詭秘閒有破案加嵩縣營盤獲之玉之晟等八名業經通報在案是卽出產之地源頭未清之明證豈得以差保一紙甘結遂信爲確實可靠耶防堵喫緊之際此事須十分留意儻有興販濟匪重犯別經發覺府縣均干

吏議現在大府嚴明各郡邑巡防周密委員偵緝者梭織於途人人皆思以功名自見欲如尋常無事之時大家消弭以避衆處難矣前者明定勸懲規條通飭屬縣出示曉諭復面諭洛陽令函致足下派員確查數日以來當有查覆實蹟希將一切情形於三日內詳悉手書見示以紓系念近來公事辦去諸多牽制遂以不辦爲便吏治疲玩正坐此弊不獨一時一事也此事如有破案之後辦理掣肘者卽速密函告我別作商量總以靖地方斷

接濟爲第一要務此何時何事尚拘牽文義耶某一力主持望坦懷爲之絕去一切瞻徇疑慮幸甚

呈送府境地圖稟　欽差大臣

竊某於十二月初九日接奉憲札以防堵緊急飭將卑郡轄境可通楚北僻徑繪圖貼說呈送等因遵查豫省南汝光一帶毗連楚北卑郡距汝光較遠閒有與南陽屬邑交壤之區查河南全郡地形北背大河東鄰閿封屬之汜水密縣禹州西界陝州南連汝州伊陽西南抵陝州屬之盧氏幷與南陽府屬之南召內鄉相通十邑中如洛陽偃師鞏縣孟津新安澠池六縣不接南陽嵩縣宜陽汝甯

三縣山路可達南召內鄉及盧氏等處登封近接汝州亦與南召南陽相去不遠而嵩縣境內之伏牛山跨連八邑地大山荒途徑叢雜尤爲設防要地先經某札飭各屬各將本境內繞越可通楚北之處不分通衢小道險徑平途務各親身周歷細詢土人繪圖送府茲覆加查核繪具總圖詳細貼說呈送憲臺查考再偃鞏新澠孟五縣均濱臨黃河惟孟津有北渡口岸已督飭該縣嚴密巡查防有奸宄溷跡偷渡合併聲明

勸設保衛局第二示

爲再行剴切曉諭保衛閭郡生民事本府前因豫省南路防堵喫緊河洛雖居腹裏亦宜一律嚴防勸我鄉民於各鄉設立保衛局當經手定條規通諭各屬一體照辦在案旋因民間有按戶抽丁之謠羣情疑惑復飭洛陽縣舒令面諭郡城紳耆并出示曉諭俯順輿情所練民兵毋庸造册呈送秖將董事人姓名繕册送縣備查更委員分赴附郭首邑四鄉廣爲勸導亦在案數旬以來鄉閭是否

照辦有無成效本府與我民聯爲一體痛癢相關深知小民作事慮始維難不能不爲之過計爲此再行剴切曉諭閭屬軍民人等知悉現在粤匪佔據漢陽官兵屢獲大勝賊勢已窮豫楚交界處所又有重兵屯紮控以理勢自無北竄之虞然自來禦賊制勝之道不恃彼之不來而恃我之有備凡我鄉民仍宜遵照前示設局練勇自衛身家不可稍形鬆懈果能實力奉行則十邑之內隱然有數十萬雄兵勁旅碁布星羅官斷不僉民爲兵而民閒堅壁清野聲勢聯絡自可助官軍之威寒賊人之膽絶土匪之乘機竊發蓋一舉而三善備不獨守望相助之義已也如有刁生劣監不法差保或藉端肆虐箕斂民財或意存阻撓造言生事本府一有見聞定卽執法從事此事全爲保衛鄉閭起見幸毋再事遷延多生疑慮則地方生民之福也特示

賈氏叢書 退厓公牘文字卷三 三弓自厓齋 河南府任

致修城董事紳士

兩誦蘭言備悉種種奴子不守矩度已於未接手教之先查明責逐犒賞之貲追出奉繳即望撿收見覆其事甚細其端不可開也惶媿惶媿天寒歲暮城工秖得暫停大小缺口約計何時補完此外如女牆敵臺城樓各項要工新春當次第興築此舉雖成於眾志實得重望領袖之力事體重大通盤籌畫殊不易爲既荷大力擔當一切自無須過計加以前者紳士公呈有按糧捐貲之議此說出

於官則爲抑勒出於民則爲樂輸風俗淳古羣情踴躍遂至於此某惟拭目以觀成功矣惟興工已閱兼旬捐簿早發捐貲有無成數尚未周知鄙人之意萬有一然停工待項當此防堵喫緊之時恐無以應緩急而資守禦如秖圖草草竣工因陋就簡不使其城爲斷斷可守之城而但冀倖於粵匪之未必北竄固知老成之見必不謂然某亦何以對斯民矣竊願於修補缺口將完之前捐貲雖未收齊而大段已有眉目則鳩工庀材諸事更可

手必無曠日持久之虞前蒙大府飭取勘圖估數興工日期日內已據縣稟轉詳並將紳民急公好義於收成歉薄兵差絡繹之餘實在情形逐一稟白藏工以後紳董定邀優叙亦美事也堳去勸設保衛局第二示希閱後轉發該管保地人等就近張帖倡率而鼓舞之仍以足下一言爲重餘不及

軍務火迫羽檄交馳之會而汲汲以戶婚田土尋常詞訟爲急務亦昧於事體輕重之甚者矣河洛中州腹地距楚北較遠　朝廷簡重臣統率精兵屯防要隘粵寇斷無北竄之虞此揆之理勢確然可信者惟外來游民本地土匪乘機煽亂轉不可不大爲之坊自來禦外寇先靖內亂靖內亂務收人心不易之理也今之守令所謂收人心者安在魯莊察小大之獄而曹劌許以戰勝此其故當思

某守洛三年諸同志相助爲理敢曰政通人和而獄訟稍衰息矣嘗謂今日地方吏治一切懸書讀法半屬空文惟審理詞訟爲官與民親之一端而官之昏明勤惰關於民生休戚至大且速不獨命盜巨案也些微雀鼠之爭遂至破家喪命比比然也諸君子平時講求案無留牘甚善甚善乃兩月以來十邑中院司道府控案至三十餘起之多爲三年未有之事自係軍書旁午精神未暇照顧之所致竊意清釐詞訟於無事之時猶緩清釐詞訟於多事之時最急蓋民心爲地方安危所係詞訟即民心向背所關斷無勤於聽訟以民事爲己事而羣情不翕然服者亦斷無民心悅服之長官而命之積穀不應命之練勇不應命之修城浚池舉不應者縱使萬分一而令之而不從喻之而不服也設令泄泄沓沓漠然不以詞訟爲事之長官當此而亦命之積穀練勇修城浚池乃必無萬分一可冀倖其令之從喻之服矣然則收人心以消內亂今日握要之圖計更有切於不留獄者乎一得

之慮皆足下所已知已行尤望於日不暇給之時更加意焉試爲鄙人之言一考其然不然也不具

請免雇馱騾稟防堵總局

竊某連奉憲臺暨署藩憲鄭札飭卑府飭縣雇備馱騾解赴信陽軍營當因兩札派雇數目不同具詳請示並將各該縣辦理萬難情形據實聲明一面飛飭迅速遵辦去後茲據洛陽偃師鞏縣汜甯登封嵩縣各將未能遵辦實情稟求邀免某以事關軍用不敢冒昧代陳轉輾思維加以察訪實有萬分為難之勢緣河屬各縣向無騾行民間載運均用車輛鄉農耕地半屬驢牛間有大戶畜養騾

頭自本年五月以來兵差過境當站各縣雇用民間騾車往返支應不當站各縣亦各協濟車馬時逾半載疲乏已甚日來陝甘官兵連起過境軍行更速騾馬困憊不堪兼多倒斃若將車騾改作馱騾遠送信陽即使勉強充數亦必羸病無用且西兵尚未過竣日內未能撤站況鄉間畜騾大戶亦不過數頭細民常情極加珍惜斷不肯交付外人驅其驅策若令其一騾一夫不特需費過繁小民安居樂業享太平之福久矣拋家遠出已有難色隨營聽用更生戒心此不可以刑驅並非能以利誘違抗延悞皆情事之所必然溯查嘉慶十八年開滑濬一帶勦辦匪徒陝州雇騾支應河屬未經奉派大抵非有騾行必有鹽廠地方雇備較易鹽包都用馱運各商畜騾不乏河屬十邑均無鹽廠與陝州情形不同至籌墊雇價既准請領又准抵解款無虞賠累無所用其推諉是各該縣所稟萬難雇覓解送之處委係實情事關軍務要需若待承辦延悞不但該縣致干嚴譴某亦不能當此重

咎不得不代為轉稟仰懇憲臺俯察下情准免雇送感戴恩施實無涯涘除稟鄭藩憲外云云無任激切悚惶待命之至

與洛陽西鄉保衛局董事曹生

接閱來函不勝駭異僕未聞斯言亦決不信斯言某某書牘兩通已登梨棗徧示知交以文理論與足下手筆不類以事理論稍有知識不肯代人捉刀作此等言語而謂足下爲之乎自來任事之人不免小嫌小忌而任事於鄉里尤難眾口難調自古興歎然僕知足下非借勢長官之紳士亦自信非受欺紳士之長官大家循理而行推誠相與一切悠悠之口說短道長付之不論不議可耳止

莫如修身勉之又勉爲要日來軍律嚴明賊望風而逃挫不難剋日蕩平蓋聖德日新則天心眷顧自不易之理側聞 廟堂之上

君者臣儆氣象一新固知賊不足平也然後防範宜加嚴密保衛鄉團諸務不懈益堅望於諸紳

籌辦防守事宜與河南

敬稟者奉到鈞函垂詢防守事宜仰見

公忠虛懷下逮私衷感佩莫名言某某軍務前因楚氛甚惡警報迭聞承乏守土之官勉盡分內之事河南一郡雖居腹裏而西連秦南連宛汝居三川形勢之地擅九朝都會之重加以同城參將營兵陸續調發存城不足二千人防患未然不得不別圖方略當與十邑官紳講求防守要務承平日久不但戰守之策茫乎無聞其

藉口經費之浩繁而罔知籌畫或預防後日之流弊而不顧目前毫無把握而謂賊必不來未見臨行而謂守亦無用畏難者以遷延爲得計喜事者一復假借以生端甚至加人以張皇失措之名汔自便其怠惰偷安之習此固自來任事之通病究因卑府素行之未孚乃督率洛陽舒令暨同城教佐各官因勢利導熟計安籌冀倡始於郡城乃推廣於屬邑所有捐修城垣已興工作練勇製械積聚諸事次第舉行兼師堅壁清野之意各鄉立

退庵公牘文字卷四目

署開封府任　起癸丑二月　訖八月

籌防豫東以衛畿輔稟撫臺

沐省解嚴　諸神佑順請奏請　加上封號

頒發匾額稟撫臺

訪拏陳留通寇土匪稟撫臺

致李文園前輩太常以下附錄

請調兵斷賊糧道稟撫臺

請調兵斷賊糧道第二稟

局聯絡村鎮自護身家委員查勘東西南三面交界要隘處所設卡通衢堵絕僻徑北面濱臨黃河裁徹私渡歸併官津更通諭軍民人等一體盤查游匪難民巡緝稍磺私販數旬以來閭閻紳庶見事在必行又無擾累羣情漸形踊躍樂於從事而浮言亦稍熄矣竊思

天子英明於守土文武諸臣功罪信賞必罰衮鉞昭然軍律加嚴賊勢益蹙楚豫接壤之區又得重臣統率北五省東三省彍騎精兵屯紮要害粵寇斷無北竄之虞此揆之理勢確然可信者卑府此舉專爲彈壓土匪起見然禦外寇先弭內變設誠而致行之似亦用力於此而收效於彼之事才力所限美善難臻此則某所循省慚惶而大負憲臺委任期許之至意者也除團練保衛兩局條規幷

上　欽使稟致屬縣書查渡口札各一通設保衛局拏游匪查稍磺示稿三件遵諭鈔呈電鑒外合將籌辦防守情形據實縷陳伏求誨示

退厓公牘文字卷四

署開封府任　　故城賈　臻運生

籌防豫東以衛畿輔稟撫臺

某前因續調西兵截留洛偃兩縣地方官供億維艱稟請飭赴前途分路處所聽調彼時尚不知賊匪東竄消息所稟仍為地方起見嗣聞九汀警報因思豫省東路毘連江北之處兵經抽調太形單弱隨函致開封瑛守請將西兵調赴歸德光固等處藉資防禦頃於進省途次接到瑛守復信知已

據情稟候鑒核某再一思維西兵截留洛偃者共五百五十餘名分防歸光不敷調撥而近聞賊鋒愈銳有經過安慶直趨白下之謠傳南京地大難守以一人一埠計之約需用數萬人此蠻夷滋事時所聞於金陵士夫者且不防江而守城已落第二義萬一賊據南京則於大江南北兩浙東西有搤吭拊背之勢其分途入寇也必矣一由蘇松徑趨上海北瞿津門震驚左輔一由杭紹席捲甯波開洋北上此水路兩道所宜防也一由清浦渡黃取道山左一由江甯對岸之浦口經臨淮關歷鳳陽蒙亳假途中州此陸路兩道所宜防也而由江安兩省入豫或從永夏或從鹿柏或從沈項此外犬牙相錯之區途徑叢雜未曾徧歷不能周知此又歧中之歧而關豫省之利害最為切近者以鄙見揆之急徵南路之防而改防東路為目下第一要務信陽酌留數百兵交鄭藩司統之彈壓土匪盤查奸細南陽酌留千兵協勦襄樊土寇以柏總戎統之足矣蓋武漢無賊則信陽晏然荊襄無賊

則南陽晏然以近日情形而論歸陳光三郡之地其為萬分喫重與南路直有霄壤之分不急於此處著意而屯紮兩萬重兵於無賊之地似於事理未為允協或謂鼠輩垂涎者玉帛子女耳且從來南方之寇不利西北大抵飽掠蘇杭遂浮海去耳是兩說者某均不敢以為然蓋賊所刻意追摹而又藉口以惑愚民者無他一明太祖耳金陵為明祖造邦之始基賊必欲得之審矣且自薄州煽亂以來全力攻桂林又全力攻長沙又全力攻武昌

桂林長沙未能得志武昌四面受敵雖得難守故舍之去也並非不欲佔據城池如闖賊故智也如得石頭城必將力據之而堅守之矣不分道入寇窺我帥則必不能憑城而守雖賊意本在擄掠恐至彼時亦必狡然有異圖矣飽則颺去此勝國庸臣策敵之言可爲殷鑒又粵寇山賊也非不能舍舟登陸如暎夷伎倆也即所裹脅之衆多兩湖人豈車策騎所在多有亦非不能陸行者也

爲今日守河南計斷宜改南路之防以防東路爲守河南以蔽京師計更宜會商東撫嚴備豫東兩省接壤江南安徽之通衢僻路再飛章入告論如前者喀拉沁盟長所奏酌調蒙古雄兵分布豫東兩省要害之地蓋自暎夷犯順用兵數年軍糈大壞內地之兵不畏將而畏賊非一朝夕所能整頓如得蒙古兵數萬人即以各該部落王公台吉統之兵力可恃軍威亦壯亦兵家先聲後實之一端賊如北來以朔方生力之軍勦粵楚烏合之衆當收摧枯拉朽之效如此庶乎賊不敢窺伺北地而金陵我難守賊亦難久守下江設被摧殘上游又不能逆挽再得向帥一戰夫然後可望其以蹈海爲歸宿矣或曰蒙古兵入內地恐無以善其後不知我　朝之於蒙古喀爾喀諸部其人則臣僕也其地猶閨闥也與回紇助唐元人助宋迥不相同不必深慮矧不憂目前轉慮日後乎或曰兵力已厚不必借助外兵不知南軍暴露三載氣已衰竭雖擁十萬衆而師老矣不能用矣且南軍能

兼防北路乎中州新集之兵不過二萬人交界要害之地不下十餘處汜山左與中州雖分疆域而以之障蔽　神京則如一門之有兩扇非兼籌並計難收全功以二萬之衆防兩省之門戶顧此失彼勢所必然山左額兵無多亦經抽調畿輔重地之兵未敢再議調發以此計之兵力未見其厚或曰帷幄自有至計事未至而輕舉是謂張皇且經費何出也不知守中州兼守山左非爲豫東兩省計正爲畿輔計此意剴切數陳當動

天聽且言事但論是非原不必逆計准駁至事未
舉前方可豫備臨渴求井豈可得乎且事至今日
北方尚可望其無虞本不得謂之無事若經費之
難婦孺知之然早滅一日賊即早省一日費早治
一日兵即早滅一日賊是治兵者節省之本計設
有不虞能以經費之故而不辦賊乎然至彼時辦
賊亦大難矣是今日守河南之改守東路與兼籌
山東以守河南之擁衛　京師並分守兩省之兵
力太單及內地兵力之萬不可恃皆斷宜速速奏

請施行之要事叨荷恩知又以事關大局不避出
位之譴披瀝上陳望賜之教以發其蒙感幸實無
紀極

設防最要門戶稟撫臺

頃得閱憲臺布置豫省東境大槩情形奏稿知山
西兵一千五百名分布淮沈項一帶部署已極周
而竊惟中州兵力不厚秖好用虛者實之之法庶
幾威克壯賊自不敢窺伺此一千餘名之兵分布
則勢單合屯則力厚況本為一省之兵一將所統
者乎又周口堂室也沈項門戶也而豫皖連疆之
界河地方又最要之門戶也與其設防於堂室不
如移其力於門戶與其設防於次要之門戶不如

併其力於最要之門戶賊見我外層籓蔽如此周
密則安知腹裏之不有重兵似千兵不只收千兵
之用或亦先聲後實之一端如謂分兵以防本處
土匪則大兵駐紮不遠亦斷無敢乘機竊發之
如況淮邑周口本有練勇足資彈壓某軍旅未嫻
何敢妄參末議竊見憲臺居中策應惟此路為水
陸交衝亦惟此處力量較薄故敢獻其一得之愚
伏乞采擇

汴省解嚴　諸神佑順請奏請　加上封號
頒發匾額稟撫臺
竊惟汴梁省垣重地不獨全省之綱維實爲　京
畿之障蔽當逆匪攻撲之時因城大兵單人心不
免惶惑竭力守禦幸保安全仰賴
聖主之洪庥致感
神明之默佑連日訊據生擒賊目供稱五月十二
日賊在陳留太平岡一帶紮營炎天酷熱人馬饑
疲忽遇大雨傾注迅雷烈風所有火藥大半沾濕

賊亦多生暴病正在設法趲赴省城突於雷聲電
光中見一巨人赤面長髯形貌魁梧賊衆膽落十
三日賊逼汴城官兵用礮轟擊賊亦開礮抵禦忽
見東南兩城樓紅光繚繞巨人危坐其上軀幹雄
偉高與樓齊其在大堤十里以外之賊隊人數甚
多距城較遠爲礮力所不及陡聞一聲霹靂人馬
糜爛死屍枕籍新舊之衆見雲端有人著綠色袍
嗔目持刀隨即四路奔逃者三四千人賊隊立時
散亂又逆匪竄至鄢縣搶掠民間煤船由洛入河
至汜水其地本無渡口逆匪欲用所搶船隻搭造
浮橋悉數北渡不料河水陡漲五尺有餘賊見有
三神人指揮雲中其一著　國朝冠服頃刻間浮
橋崩坼大溜奔騰賊船漂沒過半淹斃長髮老賊
多名鎗礮器械沉溺無算其裝載火藥之船爲一
舟從難民乘勢放火燒燬我兵對岸轟擊賊衆駕
船亂竄至祥符縣屬柳園渡口河水驟落賊船淺
擱沙灘我兵擒獲數十名聞有隨溜東趨者又爲
彰德府戴守等用礮擊沉生擒四十餘名解省審

辦沿河居民咸稱大汛未交而河水長落無常爲
從來不經見之事衆口喧傳賊匪氣阻其爲
閻帝顯靈河伯效順風雲雷雨請神呵護掃蕩妖
氛信而有徵某查訊確實農幸之餘倍深寅畏仰
見
上天佑順危地獲安實爲大局所關匡直中邦之
編除稟由藩司會詳外理合徑稟憲臺鑒核伏乞
據詳奏請　加上封號　頒發匾額仰畣
神庥庶溥海蒼生益曉然於

神
聖感通之理即潢池赤子亦憬然於順逆向背之機矣肅此具稟云云

訪拏陳留通寇土匪稟撫臺

某於五月二十一日晚間訪聞陳留縣土匪韓其倡在陳留八里灣一帶地方頭紮紅巾聚衆滋事搶奪當店迫脅村民等情一面密派祥符縣差役李金廣率領某自練壯勇六百名統交練總王致祥劉慶元管帶密速前往查拏一面上城隨同藩司照常守禦不動聲色適紳士張光第萬金鏞同來城樓密告前事與某訪聞情節符合並述及該縣甫經粵寇蹂躪又因土匪嘯聚句通逆賊肆行

搖掠鄉民被擾情狀幾於不忍睹聞此時禍機初萌查辦尚易著手遲久生變恐如巴陵土寇晏仲武故事不但大費兵力且於進勦粵寇諸多牽綴等語當將派人密捕緣由及但緝首犯毋累鄉民辦理情形一一稟達藩司旋於二十二日據李金廣等回稟業將韓其倡首先設法擒獲適開封營兵開封鹽捕同知及陳留縣緝役趕到協緝解省即刻督同祥符令嚴審通匪滋事各情由該犯始猶狡展再四研詰又經一併獲案之吳三確切指

證該犯無可避就俯首認罪復據供出餘黨多名
除飭陳留縣知縣嚴挐務獲歸案審辦以淨根株
而弭亂源外合將首先挐獲通寇土匪韓其倡亂
辦大概情形具稟憲鑒

致李文園前輩太常

文園老前輩大人閣下木天趨侍積有歲年悵光霽之睽違阻關河之脩遠辰維作興士氣保障鄉邦重望所歸膚功必奏下風傾聽感佩交并侍奉職無狀致寇氛所到小民流離播越情事令人不忍睹聞吏議未加猥以分內微勞渥荷 新恩備兵東浙已於月之初旬交卸首郡署篆現奉中丞檄飭至河北旬當公事一路探詢懷郡尚未解圍萬分焦灼至太行忠義之士奮勇殺賊及被賊殘

害者人數不少因大河南北文報尚未甚通省中傳聞不盡得實中丞勦辦南竄股匪日內始回汴城諭令渡河後速將此事查明稟覆以便分別奏咨優加獎卹侍不揣冒昧專力奉書左右敬懇查近約同各該村鎮德望紳耆各就耳目所及何殺賊若干并殺賊之月日地名團總何人民何干何人最爲出力聞有陳溝一帶村莊因圍久賊衆報復合村遇害是否實有其事是何人數若干忠骨曾否掩埋全村老弱如何安

處村鎮有無似此被害慘烈之事并聞武孝廉任君殿揚殺賊之功尤爲表著孟縣十八化拱村團練甚好是否可從征調逐一查明星速示覆以便即日稟詳飛章入告俾同仇敵愾之士民生得邀綸綍之榮死亦食烝嘗之報以振士氣以慰忠魂中丞亟諭及此泣下沾衿聞者感動幸望前輩留意及此或徑將查明各情致書中丞更爲直捷至賊圍郡城日久賊中接濟如米糧牛馬鉛藥之類未能禁斷太不成事因思河北士民深知大義

豈肯貪利豢賊自貽禍殃或因無官兵鎮撫其間暫時應賊所需冀緩須臾之死耳言念及此悉焉心傷此時河內縣尹尚在圍城溫孟武修各令自顧本境亦恐耳目未周且其力不足禦寇衛民又安能禁民資寇而此事又爲目下第一要務空文示禁既無裨益委員查察反滋擾累再四思維亦惟仰求前輩約同各邑紳耆各清各境其如何因地因人設法酌辦之處務俾各抒所見各舉所知不問其作何辦法總以接濟大營斷賊接濟八字爲期所有藉用官力兵力之處亦各酌本地情形由前輩核定函致中丞次第舉辦辰下大兵雲集再得本處民勇聯絡村鎮大家齊心齊力協助官軍奮勇殺賊則衆志成城聲威倍壯接濟亦不禁而自斷逆匪亦不戰而自滅矣徑直之言出於情勢之切迫望恕其不恭而有以教之俾於軍務有萬一之益更得藉手以稱塞中丞殷盼之盛心則幸甚

臻於癸丑六月二十五日被 命分巡甯紹台道七月初旬卸署開封府事尋奉檄赴河北句

當公事此下文字五篇皆作於河北旅次以其無可附麗編入此卷之末所言多軍事亦以類相從之意也八月九日退厓自識於衛輝行館

請調兵斷賊糧道稟撫臺

某昨奉憲臺札委督飭濟孟兩縣搜挐接濟賊糧之犯當將奉札日期附稟在案此事日前即謁鈞顏即蒙諭及竊以欲挐接濟之犯必先斷接濟之路而欲斷接濟之路必先將官兵賊營駐紮地方及郡城附近山川道里形勢逐一查明方可酌辦故於北渡之後未奉憲札之先即專遣親信家丁前往密訪並致書河內紳士李文園太常囑其查明函覆去後茲接太常覆函以大兵雲集營壘星

羅皆在懷慶東北兩路郡城西南虛無人焉小民無所倚賴苟顧目前始冀緩死繼遂貪利致有暗濟賊糧之事等語並據該家丁繪具營圖前來伏查該逆攻圍懷慶既於東北近城之處結寨自固其餘賊營又皆在西南北三面北踞沁丹西枕太行東北官兵紮營甚多東南一隅亦有托將軍勝學士諸軍在彼堵截此等處皆不能暗通賊糧惟西南一隅離城二三里皆有賊壘三十里鋪即係該逆大營其地距濟孟甚近並無官兵駐守小民趨利避害暗濟賊糧事所必有某既奉憲委極欲親往督飭該縣設法搜挐奈南北兩路均為賊阻大兵數萬之多尚難進紮某僕役不滿十人何能輕易前進且此事為逆匪生死關頭必將並力苦爭豈一二委員督同本地官紳遂能核實辦理之事惟有稟請憲臺調撥兵勇由西路孟津口渡河而北在於賊營之後濟孟兩縣之前橫亘其間扼要駐紮則接濟可不禁而自斷正繕稟間適山東李撫憲東旋道出衛郡蒙諭嚴斷接濟自屬正辦

若咨調各營官兵移營進紮恐觀望遷延難期迅速而詢之二三隨員則稱賊中不但米糧未絕硝磺鉛藥亦有暗中接濟者據此而論若不趕紮設法禁斷相持日久愈難勦辦所係非淺理合照繪營圖稟請憲臺鑒察伏希迅賜酌核施行

請調兵斷賊糧道第二稟

某奉委查拏濟源孟縣接濟賊糧之犯當將查明懷郡西南爲賊糧道擬請調兵斷絕緣由繪具圖幅稟請憲核在案查該逆自省城敗退西竄卽於沿途宰食騾馬而某將郤開封署篆之日接據汜水縣稟送搜獲賊自羣縣所發上有僞印黃綾逆書亦稱西路米糧甚少可見該逆未經北渡逆糧業已短缺乃偷渡北岸攻圍懷慶相持五十餘日各路大兵會勦猶敢負嵎抗拒是郡城西南空虛

無人接濟賊糧之多已可概見仰蒙憲臺洞鑒及此特委某就近查拏具見洞燭如神出奇制勝奉檄之下欽佩難名伏思官兵勦賊未甚得手者非兵力尙有不厚也總因該逆盤踞沁丹上游以木城爲藏身之固堅守不出官兵雖多不能冒險深入也至相持日久則伺隙奔竄事所必有永安長沙前車不遠若酌調大兵由孟津渡河繞出濟源孟縣之前進逼郡城西南三十里鋪賊營之後擇要駐紮以誘之不出之賊迫之以不得不出之勢或亦兵法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之一端似於勦辦較爲得力卽使一二愚民仍敢貪利接濟或該逆三五成羣仍敢潛出打糧而乘隙偷運所得無多賊衆求食不飽縱不自亂其裏脅之徒必可不解自散況各路大兵雲集西南一隅添此重兵彼此聲勢益覺聯絡並可廣收糧米設法接濟郡城郡城內外防守交嚴竟可不必與戰但使該逆求食無所欲竄無路數日之後若不冒死衝突是坐以待斃也而防我各路大兵乘虛襲其城寨又斷

不敢悉衆出巢爲賊計之竟有進退維谷之勢如賊營蓄糧尙多仍然死守不出則以我之逸待彼之窮終有不戰自潰之一日如此扼要駐兵斷賊糧道似可迅奏膚功某咕嗶書生未諳戎馬愚者一得緘默難安用再詳細稟陳是否有當伏乞憲臺批示祗遵

探聞賊糧將絕仍請調兵斷賊接濟稟撫臺

衢郡鹽商溫縣張鄉邨人任姓新自原籍來衢據稱溫孟濟源三縣接濟賊糧不少近因賊脇送糧之人不令出營村民始動公憤不准賣糧濟賊又於半月前經勝帥斬獲送糧鄉民四五十人人各畏法罔敢貪利現在賊營口食短缺餓死甚多賊目恐脇從之衆乘間逃歸竟不令其四出掠食閒有昏夜私帶本管之二十五人潛出打糧村民查知立時殲斃旬日以來各村殺賊亦甚不少賊中

多以野菜充饑云云看賊勢日形窮蹙其所以仍行堅守者不過冀倖南中賊兵之救援近閱邸鈔知六月下旬竄至浦口賊艘已被官兵擊退并搜斬僞總帥李是占一名慧帥又奉

命赴皖扼要防勦是來路已絕河北之賊不戰自潰定在指顧然鹿鋌走險加意嚴防亦正在此時谷大帥成算在胸斷不致蹈永安長沙覆轍而某前稟所請調兵扼要勦賊糧道之處仍求迅速酌核施行益收有備無患之效更恐賊營尚有蓄積

殘喘尚延轉眼秋稼登場到處可以掠食仍係賊中一綫生路總以早滅一日爲幸應請憲臺大張文告將浦口之捷鋪張言之以絕賊目之望而解脇從之心賊中聞之必將自亂兵家伐謀爲上當可早見廓清免生支蔓並據任姓說及溫縣被脇者多至三千餘人刻已盡數逃回其未能脫身者僅二十九人耳可見河北民心固結絕無甘心從逆之人一經憲臺剴切出示援脅從罔治之條開自拔來歸之路必有感激奮發殺賊自效者此亦

可操左券之事也傳聞甚確不同風影之譚用敢縷陳上抒藎念正繕稟間接到洛陽舒令稟函內有偵探軍報一紙多係本月望前之事惟末述勝帥懲辦濟賊鄉民情形與任姓之言可以互證合將原單附呈電鑒

懷慶解圍餘匪西竄籌防黃河上游南岸及
伏牛山要隘地方稟撫臺
八月初二日晚又有差往濟孟偵探四人同時回
衞其分赴濟源之兩人稟稱七月二十八日已刻
於濟源邑治東距城二十餘里地方遇見西竄長
髮賊匪數十爲羣並無大夥亦不甚追殺路人槁
項黃馘實是饑疲之卒聞勝帥已派馬隊二千跟
蹤追勦以賊勢論之必不難指日殲滅又聞賊有
已竄至山西垣曲之說垣曲東界距濟源不過五

里不難一闖即至不知晉撫之兵作何部署耳以
鄙見揣之賊騎所踩必不往東北而往西南蓋殘
敗餘魂未敢即圖北犯而關中殷富萬口垂涎南
山匪徒一呼可以四應得志則分擾川隴不得志
則取道鄖陽均房一帶遁遷東行仍可歸金陵老
穴爲賊策之似計必出於此如其然則陝右之患
不在外攸潼關而在內通商雒中州之慮不在賊
之循河而北正恐其復渡而南何也舒帥督師駐
關軍勢甚盛賊中必早有見聞豈敢以千百敗賊
與大軍相抗且潼關四扇孰爲啟之遂能徑過耶
若商州商南雒南等處與中州之　盧氏各縣
壤界毗連道里遠近不同皆爲伏牛山綿亙之區
山之大不止八百里嶺稱藏奸之藪而衝僻路徑
雖土人未能悉數由垣曲循大河北岸而西爲晉
之平陸其南岸則豫之陝州又西爲解州芮城虞
鄉南岸則靈寶閿鄉垣曲則與澠池南北正直倘
賊由北岸偷越各處皆黃河上游水勢迥殊於下
流即無官津大筏編木可以當舟由澠池而南至

永甯由靈閿而南至盧氏山路皆不過二三百里
粵寇本山賊再得山中奸徒導之不三五日可達
商雒計舒帥駐軍之地當在陝州境內張茅硤石
等村古所稱崤函之險也而賊已竄商雒則轉拊
我潼關之背二陵風雨天險固已失矣是此時上
游之防河爲秦豫兩省一大關鍵而伏牛山中地
大路多亦宜擇其稍稍扼要者酌撥兵勇協同近
山村民防守以備防河之設有疎虞如此則雄關
當前追騎躡後山河表裏以禦寇不以資寇再得

三晉生力一軍滅此殘賊當有以湯沃雪之效而無死灰復然之虞北路全局所關實非淺鮮敬聞旌旆臨涖河干上游自當周歷某守洛三年蠡識西路形勢用敢縷陳於左右之前冀效塵壤涓流之一助或憲臺不以紙上空談責之則私衷不勝榮幸感激之至

江皖豫三省勦匪軍營起丙辰五月訖九月
督辦鹿邑等處防勦團練布置情形稟　欽差總統
解散脅從告示
督辦陳州防堵到防日期並籌防情形稟　欽差總統
勦辦蓮池集等處另股捻匪稟　欽差總統
批太康令勸辦團練稟
上袁午橋憲副
致瑛蘭坡布政
致王子懷同年
戎幄問譚三十六則

江皖豫三省勦匪軍營

故城賈　琭運生

督辦鹿邑等處防勦團練布置情形稟　欽差總統

敬稟者竊職道咕嘩書生未嫻軍旅涯荷憲恩委令辦理鹿邑等處防勦團練事務材輕任重隕越時虞五月初三日叩辦鈴閽仰蒙指示機宜精微周匝無任敬佩即於次日由宋起程取道柘城查

看該縣團練情形初五日馳抵鹿邑防所已將到防日期稟報在案維時護直隸通永鎮總兵官黎將碩林紮營太清宮其地本為鹿邑迤東要隘刻下大兵屢捷亳西漸就肅清鹿邑東面之防不甚喫重自當相機前進步步為營兵力既單更不可置之無用之地現於初九日移營鹿亳交界梅城集地方俟所調張曜練勇到防並附近招募精銳民勇湊足即由職道親身帶往會同碩護鎮一處紮營為犄角之勢漸次近逼南十字河雙溝之間

則出北而南淝河口桑集倪邱集雙浮圖一帶百里之內各處鄉兵皆可一律團結協助官軍東可以接應大營西可以屏蔽陳郡碩護鎮移營之後改調淮太鹿三縣藩籬即爲碩護鎮一軍聲援職道接見該合圍首事人等諭以守門戶正所以守堂奧大局所關不宜區分畛域羣情鼓舞當可收衆志成城之效其梅城集東南北自張斌營南至白馬驛實爲西路外障此時兵勇未齊未能即至南十

字河一帶駐師自宜先於張斌營等處擇要嚴防力遏西竄現已飛調槐店迤東穗子舖迤西各處鄉團於老鴉店之東會合防守與倪邱集所結民寨聲勢聯絡所有陝西游擊瑚圖凌額管帶河北鎮兵五百名現在鹿邑東五里廟紮營尙在太清宮以西太清宮現有民團此項官兵自無庸在彼株守已移委該游擊移駐馬舖地方馬舖在惠濟河北包河西包河即睢水鄉民疏以守禦自宋城南至亳北入渦河該處東有二要口一爲砂礓堰一爲朗橋乃捻匪往來必經之地二口東爲建中店陳店盧廟小黍集東北回營廊界溝等處皆屬鄉日匪巢二口如不能扼則鹿北柘東皆無可恃以爲固現雖掃穴擒渠功成指顧尙恐有殲除未盡之孽乘虛蹈瑕不能不作意外之慮查包河一帶十字河北各口尙有民團扼守十字河南各鄉村殘破已極必得屯紮官軍既可遏敗賊竄逸又可招難民復業俟該處民氣漸蘇鄉團重聚再令該游擊帶兵前往東南與碩護鎮及職道所帶兵勇合爲一軍併力防勦此職道到防後通籌鹿邑等處全局分撥布置之大概情形也至各縣鄉團何處最爲得力已散之團是否可以復聚一切底裏尙未周知容陸續查訪明確分別委令官紳遍歷勸諭辦理稍有端緒再行據實稟聞職道惟有慎遵鈞諭與在事文武官紳實力講求和衷商榷期於軍務裨益萬一仰副委任教誨之盛心所有到防布置情形合肅具稟

解散脅從告示

爲明白曉諭以散脅從事照得亳州一帶捻匪現經官兵痛打勢已窮蹙了內中著名首犯眞正捻匪和那甘心從逆的人必要按名拏住就地正法惟有一種被脅勉從的人他在先原是好人安心不肯做賊因爲捻匪逼他入夥不從就要殺他燒他房子害他家小他因怕死要顧身家一時沒法這纔從了賊打仗是他先打頭陣輕則受傷重則喪命更有伺候賊的百般凌辱殺他父母姦他妻

女苦不可言今捻匪勢敗這脅從的人九死一生四散奔逃要被官兵拏住不分皂白一概殺了雖是自作自受未免有些可憐合行出示明白曉諭爲此示仰各處被賊脅從人等一體知悉自示之後爾等務必彼此商量如有實在被賊逼從的人自己心裏明白不願從賊本道卽日前往東邊雙溝集安營你們卽赴本道大營或所在該管地方官自行投首問明果是實心歸正均許免你的罪叫你回家安業如能把捻匪頭目拏住或割取首

投來營的不但免罪還要稟明大人從重給賞再能把賊中首犯如龔瞎子張落刑蘇添幅韓瘸子們拏住一二名或割取他們首級一二顆並勸諭同夥大家投首的更要稟請賞給翎頂還許他做官呢此等自投出來的人不許兵勇鄉團殺害他緣鄉團人們受賊的害久了一見賊中的人拏住就殺原是報仇雪恨人之常情但實在被賊逼從的人究不比甘心從賊的人拏到就殺恐斷人自新之路至甘心從逆並先雖被逼勉從後因

入捻日久安心爲賊出力假扮投首的人爲賊探聽消息代作奸細的兵勇鄉團人等仍當隨時認眞查拏盡法懲辦不在此免罪之列此係本道仰體總統撫臺大人許人改邪歸正的一片苦心特爲你們指出一條生路諄諄勸諭並非用虛言誑騙你們你們有福分的命中不該死的自必及早回頭指日 王爺帶領蒙古大兵多少萬洗了捻再下江南那時節再想投降就費事了你們內中有識字的人見了此示就便講給那不識字的

聽聽的明白他們再沒有不醒悟的那就是你們的大功德了尙各三思免生後悔特諭

督辦陳州防堵到防日期並籌防情形稟

欽差總統

竊職道奉憲臺札以捻匪有竄擾正陽關之信飭赴陳郡防堵等因職道鹿邑撤防後遵卽束裝起程於七月初五日馳抵陳州府防所伏查陳郡周口地方商賈輻輳久爲匪衆垂涎現在賊踪由正陽折回頼上逼近阜陽已駛駸有西趨之勢阜陽距周口二百餘里一水可通而周口跨跱沙河兩岸水陸交衝防守非易查周口之東爲項城再東

爲沈邱卽與阜陽接界是沈邱一縣爲陳州東南門戶卽爲周口東面藩籬與其在周口設防不如在沈邱扼守職道擬於陳州營兵內挑取百名於新自歸德遣回壯勇內挑取二百名備齊器械帶往周口接見該處官紳曉以守沈邱正所以守周口之意再於該處練勇內挑取三百名齊赴沈邱招集沙河南北得力鄉團在於水陸兩途擇要駐紮相機嚴密防堵萬不敢藉口兵勇無多株守郡城致負委任所有到防日期並籌防大概情形理

合稟報　云

勦辦蓮池集等處另股捻匪稟　欽差總統

竊職道奉委馳抵陳州當將到防日期及籌防大略稟報在案發稟後正在趕辦起程間又於本月初八日戌刻奉到憲臺六百里札以捻首有分股回竄沈項太和並竄擾周家口之信飭赴沈邱太和等處集團堵禦等因仰見憲臺防維周密下懷曷勝欽佩適聞據安守轉據沈邱練總王崑山趙炳蔚稟稱蓮池集李家橋瓦店等處捻匪蠢動約有千餘人肆意焚掠勢將渡河北竄查蓮池集等

處均在沙河以南且有沈邱與阜陽毗連處所並非太和沈邱交界地方惟內患不除外寇尤易勾結全局通籌未便拘泥憲札擬即督帶歸德遣回壯勇二百餘名即日馳往周口挑取該處練勇二百名取道項城迅赴沈邱先勦蓮池集等處股匪勦辦竣事察看沈太等處何處情形緊要即赴何處扼要防堵誠恐到周口後挑選練勇配帶器械稍有稽遲則匪徒愈聚愈衆滋蔓難圖已諭令沙河南岸沈邱西鄉練總李體元齊集練丁先赴之

該處認眞勦辦並飭趙炳蔚一面前往接應一面
嚴扼沙河北岸以防北竄除遵札飛行太和沈項
等縣並俟到彼如何防勦隨時稟報外所有先行
勦辦蓮池集等另股捻匪緣由理合稟報

批太康令勸辦團練稟

據稟已悉此事以具文視之則具文也以實政視
之則實政也良有司保障一方如果鄉團得力是
有無數不餉之兵星羅碁布不但有裨於民亦實
有益於官亦何憚而不爲耶握要以圖尤在官民
一體四字此又不專在勸導稽查上着力矣軍事
方興仰即格外認眞經理並移委員知照繳

上袁午橋憲副

昨謁崇轅備承榘誨彼時因軍務孔殷急於反命匆匆就道未得再領訓言載德西來莫名感戀營晉謁節帥謹將委致各件逐一上陳節帥心並肯更詳詢憲體眼食近狀殷拳篤摯迥異尋常深諗察哈爾馬隊二千名已入告矣摺內未述力賊情即以鈞函爲藍本和盤托出極爲動聽二日馬隊之提大寒賊膽此又近日一大轉關帥仍以亳州一軍究虞孤注並以五月間被

勢因兩軍互爲聲援是以賊勢不支現酌

格綳額德楞額兩總管馬隊馬春華王鳳

擊所帶山左兵益以撫轅左右兩營及開

步兵宮國勳張學醇兩營練勇荷士魁知古

有舊遣新收鄉稱得力之火燒店壯勇共得六

餘人交崇鎮及格德兩總管分帶而節帥遥控之

即日於鹿邑北面渡河至馬鋪地方紮營先清分

擾鹿柘之賊通陳宋兩郡之路視賊所向由西

而東南節節追勦與憲節所統渦南之軍互相

絡軍聲既壯賊勢必分如能肅清北路俾商虞永夏一帶不致伏莽興戎則匪黨益孤不難盡數勦洗即或賊蹤踰河而南計其時旌麾東指當已直抵雉河廟集附近地方定可遏其竄逸之路然後兩軍合一直搗老巢必收掃穴擒渠之效節帥於此事極費踟躕既虞北路空虛又恐南軍單薄至現在節轅之將弁兵勇馬步數目強弱情形全局通籌至於再四務俾兩軍旗鼓相當鉢兩悉稱吉犄角之助無偏重之形而後定見舉行飛函布達

計日下已登記室矣陳郡昨日得雨酣透人心大定糧價不昂此亦大有裨於軍事者也某軍門鞏鼓慼祿如恒時賜教言莫名感禱云云

致瑛蘭坡布政

蘭坡三兄昨致一緘諒塵典記今辰晉謁中丞蒙諭勦匪現議添兵添兵必先籌餉刻下庫帑已絀民力又疲計惟歷年州縣交代案內應交各項爲國家自有之財亦中州最鉅之款急應迅速籌辦以濟餉需除專函飛布外委令切實致書閣下以期事在必行行之必速其應如何清釐之法或設局省垣或責成郡守或分道里之遠近或計款項之多寡或按年分之淺深要在次第推行不致

紛紜檄調如擇尤而示懲戒必朝詳而夕奏聞署事人員亦必照例接算無任陋習因仍兵差動用業經六成准銷豈得藉詞劃抵一省以六百案約估一案以三千金牽算無着者別尋出路捐攤款置爲緩圖惟正項難短以綵毫而交限可寬以時日目下但有五分之入軍中已敷數月之需是於綜核之中仍寓體恤之意實屬不爲已甚並非强人所難如再孤負鴻慈即當立登白簡清積年之塵牘應刻下之急需杜後來之虧缺一舉而三善備想閣下統籌全局必有以仰副憲懷儻有藉口時方多故事閱累年代理多於正員署缺久無實任核算既非易事追繳亦屬空文更恐挹彼注茲挪新掩舊種種阻撓煽惑之談無非爲不肖官吏彌縫延宕閣下智珠在握必不受其鼓簧也軍事方殷憲厪殊切手泐布達鵠俟還雲順請台安不具

致王子懷同年

戎馬倥傯久踈牋問翹瞻卿喬時切依馳辰惟于懷年大兄大人興居多福　倚畀日隆如心所頌頃閱邸抄敬悉保舉親民之官一疏已奉　俞旨時艱孔亟惟此一事爲標本兼治之妙劑立說似迂收效甚速卽如中州南路得一鄭元善而申息之問幾於夜不閉戶此與六合溫大尹何殊世豈無賢守令惜大府未必盡知知之未必盡用加以一的爲百矢之叢且有務軋之使不得安其位者

此亦消長之運使然人力無如何也亳州勦匪近頗得手不難刻期了事然不有以善其後雖了不了去一張樂行又將來一張樂行必待粵匪淨盡方能令捻匪絕迹此何說也竊意善後之方仍不出簡賢牧令一着而此地俗悍民刁已非一日似非設一督辦之專官不可鄙意擬將安徽鳳潁兩府屬邑益以河南歸德府屬之永夏商鹿四邑併爲一道命一專官責令經理鳳潁蒙亳一路勦匪事宜而按察加銜專摺奏事備兵督學兼用臺灣皖南故事道標不可無兵則有辰沅道之屯練章程在此次軍事告蕆清查逆產絕產儘可養千兵矣道屬州縣佐貳亦必明定年限予以升階如苗疆邊俸之例或將尤爲繁要各缺量升爲直隸廳設同知通判等官爲本屬官遷轉之階以資久任時地雖萬難亦必有功名之士鼓舞奮興者或謂本有廬鳳潁道足敷控制殊不知廬州觀察轄府州七處又均係難治之區常年既榷稅鈔關近時又防勦粵寇斷不能專力爲之仍屬有名無實未

見其可狂瞽之談不識可供采納否弟半載從戎極草草勞人之致補實遲速難料亦深慮及得一實缺如何措置轉不如局外閒身易於藏拙小兒學習郎曹適依仁宇萬望推愛隨事訓廸無少寬假感篆無似冗中肅泐藉頌台安統惟朗照不莊

咸豐六年春巡撫河南大中丞英公被命總理江皖豫三省勦匪事余於四月之杪從事戎馬閒始則提一旅之師出柘鹿勦賴亳防沈項旋奉檄承乏翼長責綦重矣而於軍事毫無埤益悚愧之不暇奚暇譚兵爲詰戎籌饟偶有餘閒朋好縱譚遂忘忌諱似切而非切也似迂而非迂也而迄無補於軍事萬一則命之曰閒譚云爾

磨盾作書喟然三歎九月下旬陳州作

一

禹大聖也征苗大事也益贊于禹無一語及兵事惟諄諄以滿招損謙受益反覆言之此千古譚兵之祖也

二

曹劌之對魯莊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忠字自指民心說謂獄必以情民心所由係屬也故可用以一戰今之守令皆有將帥之責可不心知此意乎

三

子輿氏以孝弟忠信教民遂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兵然非省刑薄稅則多事之秋小民救死不贍安得有暇日哉此鄉團所以迄無實效也

四

得良將十不如得良吏一良將治已病良吏治未病

五

江之豐沛蕭碭皖之阜潁蒙亳豫之永夏商虞十

數州縣匪徒以結捻爲名一捻猶一把也顧名思義而得治之之術矣聚而殲之難散而擒之易是良有司之事也

六

劃江皖豫三省捻匪出沒壤地毗連十數州縣爲一道設專官主之責以養以教以屯以練以勦以撫略如辰沅皖南故事或曰是善後事也余謂邊陲用兵綏輯自居削平之後而勦匪則宜以善後之方並行於勦撫之際識者當韙斯言

七

捻首有限而匪無算捻匪亦有限而可艮可莠之
氓無算此非其性習然也有迫之然者也居平有
以樂其生臨難有以捍其患安得艮有司乎

八

艮民畏匪匪畏兵兵畏勇並畏官夔而爲匪則民畏之
兵勇畏之官亦畏之吁可危哉

九

以必罰行恩以重賞節費

十

賞不踰晷故賞可勸也罰不待時故罰可畏也要
在鼓舞衆心常使活潑潑地此卽所謂死事而以
生氣行之者也

十一

令守令不能禦寇曰無兵也無饟也是誠然矣然
有兵而不能用與無兵同有饟而飽不能用之兵
與無饟同其究也病有甚於無兵與饟者矣且安
所有無算兵無算饟供數十百守令之用乎總之
將帥之討賊必籌兵必籌饟守令則有無算丁卽
無算兵無算民食卽無算兵饟顧用之何如耳然
亦非倉卒取辦之事也

十二

集羣不逞爲團勇取其悍也悍難制矣招難民爲
鄉兵取其忿也忿易敗矣不取必於官民一體之
司牧訓練有法之偏裨而斤斤於召募鞍優劣末
矣

十三

將少易將衆難淮陰多多開平十萬不數數覯也
以少勝衆多以衆勝少少光武昆陽苻堅淝水其
效可覩也

十四

吏治之弛由於隔未有官民情通而事不治者行
軍亦然上下之情通則思過半矣故兵家言知彼
先曰知己

十五

讀書明理以致用也　國家立賢無方登進之途

蓋廣然選人除授呈進試卷任子入官考校
武科取士謄寫武經而科舉無矣此造就人
之精意也自成法沿爲具文吏事兵事今不遑
宜哉

十六

聞捷不喜聞警不驚可與言鎭靜矣若夫城邑之
或陷或復賊蹤之或來或去戰陳之或勝或負皆
適適然如意外得之者卽軍事可知矣

十七

凡將兵疎節濶目嚴刑峻罰相反而適相成

十八

信賞易必罰難唯仁者能之

十九

兵不畏將而畏賊民不畏賊而畏兵不祥莫大焉
練兵之將易致諛兵之將難求宜乎有如篦如梳
之歎也

二十

名將將兵兵不畏將之能殺之也實知將之必能生
之也不幸以可生之理而驅之必死之塗雖孫吳
不能用一卒

二十一

徵兵在途觀其馴悍而勇怯決焉馴者勇之符也

二十二

多一番訪察多一層障蔽主兵者慎之

二十三

醫云無內傷必無外感城無內應則門大啟而盜
不敢闖守土者宜豫圖之昔守沭今守陳皆
得分段查街之力

二十四

符未下而士識師期兵未行而人知戰地危道也

二十五

女直兵滿萬則天下無敵今之吉林黑龍江馬隊
是也 國家大役均在行間入月十二日亳州十
八里堡之捷以七百騎破匪衆四五萬屍積渦水
最深處綿亘若岡阜水不流者三日余親見之可
謂奇功然其人率勁質少文有功不伐奉將領若
父兄禀號令如綸綍將領官二品者甘苦衆共

爲固然每戰未嘗不身先士卒也鎗箭之發無一失乘馬超越上下若無事然視土黠特綏遠城蒙古獷騎直奴隸矣而黑龍江人猶謂吉林人不善騎每操土音姍笑之吉林人亦心折也

二十六

偵諜之難也其要曰擇能曰厚賞癸丑之役余捐白金二百斤得十二人焉是卜屠沽丐竊畢具往來大江南北數矣最後三人殲焉不怨亦不言嚴詰九人者而後承也卒用其力汴以有備獲全若

二十七

項籍刻印不予大似愼重漢王捐金行間保無糜費有識者何居焉

二十八

凡以公家事作人情是以他人之身家性命作人情也而況軍事乎

二十九

於傳有之師克在和凡勇之與怯公之與私邪之與正判然如薰蕕冰炭之不能以相入是不可以和言並不可以不和言也或共謀國是而識議偶殊固爲正人而意見各執有一於此事必債主兵者憂之開誠心布公道信賞必罰則和矣或且以調停之說濟之愈調停乃愈乖迕此兵家一大關鍵也

三十

有事之時痛哭而陳大義則人盡登陴溫言以結人心則士如挾纊然或此行之而效彼行之而不效何也柘城人之言曰祝爽亭父母辦鄉團不從辦鄉團倣起吉哉斯言也祝名堃陝西人咸豐三年爲柘城令屢以民團殺賊功甚偉斯語余聞之張子青學使云

三十一

主兵者推功不居防衆解體也受過不諉懼權下移也

三十二

賊可盡乎撫可信乎不待智者而知矣夫良醫治未病是於未病時言之耳已病矣聽其展轉呻吟而不爲之所亦無爲貴和緩矣然則當疾甚之時已幾幾無復有已疾之術而又不能漠然置之計惟養一分元氣減一分患苦或且迂其說曰緩余未見迂是說者之說其奏效遲速何等也此余斷以爲善後之方必當並行於勦捕之際者也

三十三

賊不可撫也民不可不撫也尚書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賈氏讀書

爲後世勦撫兼施之議所從出抑思既曰脅從是仍原其不甘從賊之本心而直以民視之也非於賊之中有可原不可原之別也辦賊者尚加意撫吾民乎

三十四

明祖興於淮甸濠泗數州開國諸侯王實生之終明之世勳門貴胄高墻畏宗下逮惡佃豪奴招納亡命俗之獷悍固不盡關乎風土矣洛邑頑民至歷三紀而風始移蓋漸摩之非易也後之尹斯土者當別有講求於簿書期會桁楊刀鋸之外者乎

三十五

名將必有親兵無親兵則軍法有時不行而兵不可用矣必有親兵而后能用主兵而后能用客兵而后能用練勇而后能用民團而后能用降卒

三十六

今風俗之奢極矣奢則浮浮則詐詐則相傾相軋而殺機伏焉此禍亂之源也

退厓公牘文字卷六目

安徽軍營戊午

招撫李世忠事成酌議滁州善後章程五條

上　欽差大臣

署開歸陳許道任巳未正月

堅壁清野示代恒月川中丞作

署河南布政使任巳未三月至五月

勸諭查報豫省軍興以來立功死事之人示

查報軍興以來立功死事之人毋庸彙案詳

辦札九府四直隸州

添建司備新倉詳撫憲

添委新息通判李奎文督修司備新倉並添

蓋廒房札

批鄧州紳民籲留賢牧稟

河南按察使任巳未六月至九月

駁審田建潤京控案札開封府

委赴虞城等縣收撫投誠捻首王嘉軒等札

候補府張守　席珍

准令捻首王嘉軒等投誠札藍翎千總李昇

平

委辦沈邱等縣合團協剿札候補府傅守　壽

彤

致札商邱睢甯陵鹿邑柘城淮甯西華扶溝

九州縣與太康合團剿賊書

審辦盜案不得任意開脫札九府四直隸州

復太康令祝　塏

再與祝令

致汝甯守祁之銓

復祝令

准捻首孫葵心投誠札都司陳萬金等

退厓公牘文字卷六

安徽軍營 戊午 故城賈 臻運生

招撫李世忠事成酌議滁州善後章程五條

上 欽差大臣

一查勘滁州直隸州石基磚城一座周圍九里十四步有奇地勢高阜岡巒迴複形勝極爲雄峻加以城堞堅厚女牆完好是必可守之區惟城濠水淺必待雨後山泉盛漲方可灌注且年久失挑未能一律深廣現於舊濠以外添挖新濠一道深一丈五尺寬二丈尅日完工城共六門南北各一東西各二門各三重門外添設木柵柵門僅容三二人出入竈橋望樓以及守陴應用之鎗礮木石一一備具六門分派陳廣峻等六人帶勇把守盤詰奸細尙爲嚴密茲飭該署州侯城內居民漸次復業酌派精細可靠之土著紳商於各街各巷分段稽查形跡可疑之人以期密益加密

一李世忠所部勇丁爲數甚多揀留人數尙未核定計共設前後左右中五營擬立營名曰豫勝挑選精壯馴良之勇丁萬六七千人分隸五營造具花名籍貫清册呈送備查每營遴派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外委八員均由李世忠揀選勝任之員稟請驗放以符體制

一豫勝營存營勇丁人數酌定以後其老弱殘病以及情性桀驁並打仗不甚得力之人均予裁汰分別遣歸本籍現飭按照省分分造花名年貌清册原犯有案註明原犯案由呈送大營發給路票分起遣回兼請札行原籍地方官銷除前案並出示曉諭不准再以從前之事告言挾制庶幾化莠爲良人有有生之樂聞風來歸者尙當接踵而至

一地方文武同城各有專辦公事所有戶婚田土命盜案件均歸該州管理豫勝營營務事宜專歸豫勝營官管理如有兵勇與民人交涉事件則該州會同該營官審辦總期事有專司不宜妄行干預該署州施照民社初膺奉公有餘應

變不足擬請酌派隨營委員某前往幫辦更於
公事有裨至州城內外本有營汛弁兵彈壓稽
查操防緝捕一應繙辦公事均照舊章辦理仍
歸本管營官統轄考核與豫勝營不相干涉兩
無攙越以專責成
一豫勝營勇目勇丁自薙髮投誠以來實無絲毫
擾累閭閻之處明查暗訪聞見皆符惟髮逆所
設鄉官如師帥旅帥司馬各僞職嚮爲經理苛
斂財物等事此項多係本鄉紳富尙能辦事之

人受其迫脅無可如何現已仰沐恩施不究既
往改爲練長名目該紳民等讀示涕零感同再
造第恐愚民無知或因其助賊爲虐積怨已深
一旦歸正紛紛挾嫌報復勢將別啟衅端且良
莠亦自不齊更恐有不肖練長以魚肉小民爲
得計藉端影射肆意誅求大爲地方之蠹現已
出示曉諭如有上項情弊均由地方官隨時查
明懲辦總令曾受僞職之練長不致擾害鄉民
而亦不爲鄉民所挾制斯各安生理毋詐毋虞

地方之福地

署開歸陳許道任已未正月

堅壁清野示 代恒月川中丞作

爲莅任伊始通行剴切曉諭以衛民生而弭寇變事照得　朝廷設官以爲民也居平無以厚民生臨變無以捍民患亦何賴有此官耶本部院奉天子命移撫中州誼當與此邦父老子弟共安危同甘苦現當多事之秋皖氛偪近凡我小民不思所以鳩集而安全之土匪蜂起外寇憑陵壯者慘罹戈矛老弱轉移溝壑室家離析田野荒蕪而儼

然有司牧之責者賊蹤未至則冀倖其不來寇變猝乘乃束手而無策卽使嬰城固守而一城之外四境之內誰非　朝廷之赤子中土之蒼生乃一任逆匪之豕突狼奔鯨吞虎噬戕害我生靈擄掠我財產焚毀我田廬搶奪我牲畜曾一籌而莫展作壁上之閒觀爲民父母之謂何其何以對斯民矣本部院興言及此寢食難安下車之始重念當今之務以治兵剿賊爲急已奏派南陽鎮鎮邱督帶兵勇駐紮歸陳兩郡之交以固門戶並咨會欽差太僕寺卿袁移師西來合軍會剿更思兵有限也而賊無算賊有限也而我民無算誠令東南數郡之閒人思敵愾士盡同仇而又堡寨森羅器械畢具一旦賊蹤奄至野無可因之糧境無可脅之衆必至處處受敵人人苦饑豈能肆意長驅直入無人之境如近年各省失事之覆轍乎是堅壁清野實與治兵剿賊相輔而行古人成法具在今日之務莫先於此矣伏讀咸豐三年正月初八日內閣奉

上諭嘉慶年閒川楚教匪蔓延數載嗣行堅壁清野之法令民團練保衛旋就蕩平各處鄉村良民多而莠民少若得公正紳耆董理其事自不至別滋流弊卽地方閒有土匪一經約束亦將去邪歸正共保鄉閭惟在良有司素得民心必可收衆志成城之效著各該督撫分飭所屬各就地方情形安籌辦理並出示曉諭築寨浚濠聯村爲堡無事則各安生業有事則互衛身家一切經費均歸紳耆經管不假胥吏之手所練壯丁亦不得遠行徵

詢如有捐貲倡助或殺賊自效者地方官卽申詳
大吏據實奏聞朕必立加奬敘渥沛恩施凡土著
良民各有產業與其倉皇遷徙轉不免土匪搶掠
何如堅守鄉里以子弟衛父兄以家資保族黨乎
等因欽此先勤襄公起家河南陽武知縣歷歷中
外數十年宣力邊陲迺翔　禁籞所著兵武聞見
錄進呈　御覽書中備述生平所歷安邊剿賊諸
務而於堅壁清野之法三致意焉本部院欽繹
聖謨秉承家訓所以爲斯民謀保聚捍災患者至

詳至悉果能實力奉行何小醜之足慮耶除酌定
章程札行司道委員會同各地方官親歷鄉村勸
導舉行外合行出示通行曉諭爲此示仰闔屬軍
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後務宜振刷精神立定主意
以前車爲大可鑒以後效爲必可期富者毋吝資
貧者毋惜力毋幸目前之苟安毋尚古法之難行
毋各存意見而致衆志之不和毋取便身圖而啟
人心之不服毋先事而張皇毋臨時而惟怯以全
村自保一村而人少力單或未能與賊爲敵以手

數村數十村共衛一堡則人多勢衆必可與賊相
持以一堡自守一堡而其勢尙孤僅能以守爲戰
以數堡十數堡共援一堡則其勢甚盛必可以戰
爲守自一鄉推之四鄉自一邑推之數邑如脣齒
之相依如聲氣之相應如手足之捍頭目設誠致
行而不效者未之有也語有之不恃賊之不來而
恃我之有備我有備賊不來矣脫令警報驟聞本
部院卽當督率鎭將統帶滿漢馬步親兵星馳出
省躬親剿辦以官軍當前敵之衝以民兵爲官軍

之繼並非此法既行而遂專以吾民嘗賊也茲斟
酌古人成法參以近時情勢擇其易行而有實用
者定爲章程十三條開列於後本部院職在撫綏
本與吾民爲一體卽合四境爲一家因痛癢之相
關思綢繆於未雨豈曰虛張文告徒事紛更一片
苦心想爲吾民所共諒或有慮及築堡之後恐復
如河北聯莊抗官故事者本部院則以爲不然我
國家子惠元元二百餘年矣食毛踐土具有天良
豈有官視民如子弟而民不視官如父兄者乎有

子弟仇其父兄者乎必不然矣愼擇守令以善其後本部院之責也於民何疑焉切切毋違此示

一立堡須擇寬廣之地以厚人力而資守禦也查每縣可以立堡地方至多不過一二十處若貪圖近便或二三百戶輒立一堡非惟地勢不能妥當且人少勢孤賊匪一至先已心怯終難固守轉恐爲賊所踞攻拔維艱必須擇寬平地面可容男婦萬餘人或千人者移併小村歸入大堡或因不便另行立堡即於

本村鎮周圍修築以省歸併然亦不可過於奇零以致人力單薄雖有堡而不能守轉爲無益有害之舉也

一堡內須布置有法各堡宜互相救援也查立堡既得地勢必須於堡外周圍挑挖濠溝一二道務須深濶使人馬不能越過內築高厚圍牆安設堡門門外濠上安放板橋以通往來有事即將木板抽撤如圍牆高八尺裏面墊高五尺便於站立守陴並於牆上安設鎗眼以便守陴之人施放鎗礮堡內建高樓以資瞭望多穿井以備飲汲若隣堡有警務須互相救應大約近賊之處須留七成人守本堡以三成人援鄰堡較遠之處一半人守本堡一半人援鄰堡如此聲勢聯絡賊必腹背受敵斷不敢長驅直入

一宜妥擇堡長以專責成也查每堡以千戶論男婦即不下數千人若無統率終同烏合須選一殷實之家品行端方明白曉事衆所信從之人或紳士或耆民充爲堡長總理一堡之事一切修築防守事件無論鉅細俱遵指畫其董視工程稽查出入訓練丁壯修飭守備經理藥鉛掌管册籍以及臨時督催巡查諸務非堡長一人所能任每堡再公舉數人各就所長分任其事以爲副長諸事商明堡長辦理

一分派大小首領以便約束也一堡之中除家無丁男及殘廢老弱者概不准挑選其餘每

戶計丁之多寡或一人或二三　編爲隊伍
十人擇一小領百人擇一大領五百人擇一
總領平時派撥妥當同堡長副長註明册籍
一本呈官一本存查止許防守本境並聽地
方官調防本縣邊界不許調赴他邑倘有警
信堡長差人赴縣送信一面傳知總領總領
傳知大領大領傳知小領小領傳知各散戶
迅速赴堡防守或以鳴鐘爲號如有一戶不
到事過送官訊究到堡之後堡長凡有指授

亦須以次稟承以便各歸約束
一彼此認保以防奸匪混入也查鄰村民人欲
入堡內居住誠恐戶口繁多堡長不能一一
認識奸良莫辨平時須令十家互相結保方
準入堡如無熟識之人不許混入凡入堡之
人共若干戶一戶男丁若干女口若干註明
册籍一本呈官一本存查以備稽核
一蓋房屋以備棲止也查每堡多至萬人或數
千人若無住室勢難露處須於堡牆之內留

空數丈以爲守禦之地且防賊匪拋擲火彈
其餘或瓦房或草房悉聽其便量其人數多
寡以定屋間聽堡長指定地方自行搭蓋懸
掛書寫姓名並登記册籍臨時認牌居住庶
免爭執
一製辦火器木石以備轟擊也查臨陣火器爲
先而守堡則木石爲要每丁壯千名須備鳥
鎗二百桿製造過山鳥鎗二三十桿或四五
十桿抬鎗三五十桿上刻某縣某堡字樣排

列牆眼堡門多安數十桿或大礮二三尊多
備鉛藥並多積滾木擂石碎甎以便擲擊
一隨時操練以期純熟也查鎗礮必須點放純
熟刀矛必須隨時演習方可得力一堡之內
人數衆多豈無技藝精熟之人須令教習各
丁壯於本業之外每日教演一二次再酌定
日期堡長副長以及大小首領認真校閱地
方官隨時查驗有不遵者即行責處
一糧食不許留於故屋以絕賊食也賊匪所至

之處必先搜掠糧食堡長及副長等分督所
屬人戶各將所有糧食俱運入堡中賊不得
糧野無所掠不戰自困
一多設偵探以便防範也查用兵之法探報爲
第一要務每堡須擇心地明白健步善走者
數十人於賊匪未至之先梭織往來探聽虛
實多寡以便戒備即賊匪已過之後亦須探
明賊蹤果已遠竄方可解嚴
一盤詰宜嚴以杜假冒也查賊匪未至之前多

扮行商僧道差役營兵或裝文武員弁或假
作難民乞丐探視虛實或大隊不能得手業
已繞過復假扮尾追官兵鄉勇混入或誘令
我衆下堡講話往往中其奸計堡長等最宜
防備如有此等人來務須盤問來歷驗明切
實憑據確係官兵鄉勇方准入堡
一小心火燭以防不虞也查堡內草房稠密人
烟輻輳且鉛藥俱在其中火燭一不小心即
可延燒淨盡若係夜間更恐誤認賊入刼堡

登時潰亂必至自相踐踏堡長須嚴諭在堡
人等時刻留意倘或漫不經心即時責處並
多設水缸以備不虞
一隨時獎賞以示鼓勵也查堡長爲一堡之領
袖副長等亦皆勞力勞心如能辦理妥協各
地方官即行核實稟請獎勵給予翎頂官職
其總領大小首領丁壯人等如能認眞出力
著有勞績亦即隨時稟請優獎以示鼓勵
以上章程十三條皆就嘉慶初年冀海峰

太守成法而小變之隨時隨地而損益之
是在行之者退庵自記

右告示章程皆代　恒月川中丞作凡代
人作文字及爲人代作者均不著錄因此
議鄙人實倡之故破例存之耳五月二十
七日雨中
退庵又記

署河南布政使任己未三月至五月

勸諭查報豫省軍興以來立功死事之人示

會梟司衙

爲剴切勸諭認眞查報事照得軍興以來各省紳民辦理團練以助兵力之不及其戰功卓著上膺懋賞者固已所在皆有此外或有挺身殺賊臨陣捐生以及死節婦女一經入　告無不立荷　恩綸況我豫省民風樸厚民氣馴良各屬鄉團深明大義隨處立功而抗節死義之人歷年以來正復

不少地方官吏當如何認眞訪察分別獎勸乃本司等訪聞被賊之處前項死事之人當時即經查辦日久不免遺佚而迭遭兵燹殘破地方與夫窮鄉僻壤傳聞既歷紀載闕如者近亦比比皆是忠魂毅魄不將淪沒於青燐碧草間耶不表而出之其何以作士氣而勵將來也當匪勢縱橫之際風鶴頻驚大賈富商早已飄然遠去惟此乏食貧農力作餬口之輩既經團爲義勇勢難顧及室家一旦大敵當前須身鋒鏑遂使田廬盡委蒿萊嫠子

孤填溝壑此其可憫者一也至於弁髦之士故家之子詩書有澤趨避無方不忍離祖宗邱墓之鄉又深明食毛踐土之義一聞賊至寸死靡他甚有闔門自焚全家被害忠義之裔似續無人此又可憫者一也又有豪傑慷慨之流側身草莽蒿目時艱糾子弟以爲兵散家資而作饋逆氛偪近血戰疆場不幸而糜頂踵之生莫救鄉井之禍門庭灰燼村落邱墟俠骨雖香殘尸誰哭此又可憫者一也更有弱齡婦女孤子煢嫠上則衰病堪憐下亦

辦外合亟劄切勸諭為此示諭闔屬紳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後凡咸豐三年以來曾被粵逆搶匪竄擾處所無論紳商士庶軍民男婦人等但殺賊立功捐軀明志與前項情節相同更有義勇節烈為示內開載未盡者均着一律查明呈報地方官詳候核明轉請撫憲分別奏咨獎勵　旌卹固不可任其湮沒亦不得飾辭捏報務使實在立功死事之人生得膺　錫命之榮死亦食烝嘗之報庶足以廣

皇仁而昭激勸切勿視為具文有負本司等一片苦心是為至要特示

查報軍興以來立功死事之人毋庸彙案詳辦札九府四直隸州　會泉司衙

照得本司等前經刊刻告示札發通省飭將紳民團練實在立功死事應得獎勵　旌卹男婦人等迅速舉報由各該地方官趕辦在案迄今多日尚無一處報到因念此事自咸豐三年以來屢經分案奏咨而人數既多歷時愈久司其事者期於毋濫毋遺必俟各案彙齊始行核辦遂致歷前等候生者未即邀榮死者尚稽請卹雖為慎重公事起

見然非所以示旌揚而昭觀感也本司等現已稟商撫憲並與督辦軍需局再四斟酌從前稟詳院司總局各案閱時已久或應獎勵者業已身故或有官階者別換頭銜加以守令升調頻仍官非一任更有地方屢遭兵燹案牘無稽前官舉報而後任莫悉其詳原報不符而駁查未即登復塵牘愈積愈多幾於汗牛充棟清釐殊非易事則查辦難免稽時茲特擬定章程責成所屬奉札以後隨查隨報不拘從前已報未報總以此次報案為斷舊

事亦作新案辦理呈報到日立即稟詳撫憲分別奏咨獎邮斷不俟逼省積年報案彙齊始行核辦合急習札通飭札到該府立即轉飭所屬州縣曉諭本處紳耆迅將咸豐三年以來曾被匪擾地方紳民團練實在殺賊立功捐軀殉難男婦人等與前次示內所敘情節相符或前示內開載未盡實在節烈可嘉確有憑據者趕緊詳細查明即赴本地方官呈報其有本人已故別無親屬而鄰里鄉黨確知底細者亦准代爲具報務飭各該地方官

實且善書 署河南布政使任

隨報隨查隨時詳辦不得藉口彙案稟詳致滋壓擱並不得以從前已經呈報此次即不再報總以核實爲主以迅速爲要以舊案作新案爲辦法以不專歸彙案辦理爲新定章程 朝廷旌揚大典撫憲矜恤盛心與本司等諄諄誥諭至意同官爲察定能善體而力行之也仰將遵辦緣由並貼過告示處所立即具報查考毋違特札

添建司備新倉詳撫憲

爲詳請批示立案事竊查道光八年費前司將每年總運漕糧委員解司備公銀三千兩議定章程詳明建倉儲穀名曰司備倉原以濟常平所不及法良意美經久可行際茲多事之秋尤爲城守根本至計循照前人成憲而經理之推廣之以防患於未然地方官吏之責也乃查此倉創建之初尚能慎於圖始數年以後前項銀兩漸次借動迨道光二十九年竟詳明借作祥符縣煮粥經費迄今

實且善書 署河南布政使任

多年相沿成例原指攤捐歸補而年復一年銀數愈多攤補愈難以致欵項久懸司備一倉幾成虛設雖煮粥亦屬善舉而積儲更爲目前最急之務兩利相形則取其重誠念鄰氛尚熾本省東南邊界時有匪徒出沒省城重地風鶴頻驚從來足食先於足兵自宜汲汲講求以期多多益善現經本司澈底清查實存倉穀尚有四萬五千一百一十三石五升所存經費銀止四千三百八十餘兩咸豐七年曾添建廒房十三間現在廒座已滿隙地

無多擬即揑度地基別建新倉當委本司經歷姜榮查勘得舊倉東北半里許有劉姓地一段高燥寬敞議定買價制錢二百千文坐落宋門內北邊路西計二十二畝零東北及東北角各至官路並杜姓地界西南及西北角各至楊姓梁姓朱姓等地界擬取中方地十八畝東西寬三十四丈南北長三十三丈築令平坦堅實窪處墊高界以塼墻周圍共五十丈仿照舊倉內添建廒房做法蓋十一檩廒房十三間地舖滿板墻外就西邊官溝挑

署河南布政使任

挖深通東邊亦就地挑溝以便兩路出水通共撙節核實估計加以地價共需銀如干兩應請即在餘存項下動支飭委該經歷並祥符縣縣丞鄭榮禧趕緊擇吉興工刻期建造名爲司備新倉與原設司備倉均由本司督同開封府祥符縣及本司經歷認眞經理並擬定每年總運漕糧委員解司備公銀三千兩專作買穀及歲修之用不准借動其應設倉書斗級夫役人等及一切規條仍照前定章程辦理總期存穀日見充盈爲有備無患之計除將估需工料銀兩細數並開工日期另文申報仍俟工竣詳明委員驗收外所有辦理緣由是否允協理合詳請憲台鑒核批示立案再祥符縣煮粥經費並歷年借用銀兩應如何籌措歸補之處應請隨後妥議辦理合並聲明爲此備由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賈氏譜書 退厓公牘文字卷六 三十六 身自厚

署河南布政使任

添委新息通判李奎文督修司備新倉並添
蓋廒房札

本司前因儲粟爲城守根本至計定議刱建新倉委本司經歷姜榮祥符縣丞鄭榮禧購地建廒籌欵興工詳明撫憲在案茲奉撫憲面諭倉儲重地事屬創造必須熟悉工程結實可靠之員督率辦理方足以昭慎重而歸核實並於原議建造廒房十三間之外就地籌度添蓋廒座以期積儲多多益善且可備曬晾盤量之用憲慮周詳亟應遵辦

署河南布政使任

合行札委札到該倅即便遵照會督姜鄭兩委員認眞經理應覆勘者即日覆勘應添造者相地興築總期工堅料實事可經久以仰副撫憲委任至意即將奉札開工各日期隨時稟報並移行姜鄭兩委員一體知照此札

批鄧州紳民籲留賢牧稟

據稟已悉本司嘗諄諭守令　朝廷設官以爲民也地方官果能實心實力事事從爲民起見則官民聯爲一體天下無不可感之民無不可舉之政更無不可破之賊今閱該州紳民所稟足見劉牧吏治之循該處民情之厚益信本司平時勸勉之言非盡迂濶也嘉與之懷非言可喻惟劉牧係丁憂人員即奏留在省當差亦不能委令署缺成例所格無可如何本司深知該州地方緊要鄉團得

署河南布政使任

力設接任之員不得其人前功將棄實爲可惜已揀委偃師縣黃令馳往接署該紳民等即回籍安業隨同地方官認眞料理團練防剿一應事宜黃令人極勤幹亦知繩上爲本司所素知果能循照劉牧舊章隨時隨事實心經理何不可收官民一體之效耶本司日望之矣劉名慶恩安徽人黃名綸昌江西人

河南按察使任 己未六月至十二月

駁審田建渭京控案札開封府，

案據該府審解鄧州民田建渭搶賣譚氏已成並京控田遇春等侵用埋葬錢文等情一案人詳到司據此本司提犯親訊該犯翻異原供查田建渭係因搶賣譚氏擬徒乃訊以搶賣一節即不承認詰以在府如何供認則稱僅認知情供認游移礙難轉詳是否原審未確抑係田建渭逞刁圖累亟應覆訊以成信讞合行札駁札到該府立即會督

委員提犯悉心研訊務得確切供詞扣明審限妥擬具詳限十日內解司以便親審讞局案牘繁多情偽百出該府就案了案必須供情核實則上比下比適重適輕方能權衡悉當若憑空結撰供詞過於虛浮移情就例案情過於牽強無論解院達部恐干駁詰即或將就了結而原審不實預留罅隙將來逞刁翻控再三瀆告必致羅織多人窮年守候資產蕩析昏嫁愆期加以疾病顛連凍餒交迫瘐斃囹圄望斷門閭甚至一人待對全家廢業一家候案闔村畏累種種流弊不可勝言本司言念及此不覺憬然以思惕然以懼甚願同官交相勸勉故於駁審此案切實言之嗣後發審各案無論正控該府務須會督委員抖擻精神認眞研鞫毋空泛毋牽強尤以速結速解爲第一要義總期結一案即了一案永絕翻控之端不獨公事宜然且造福無量也該府爲州縣時素著循聲自無煩本司之諄諄勸戒因本司到任伊始甫審一案便爾翻供不得不一盡言以盡同舟之誼所望該府

與局中大小委員深維明愼用刑而不留獄之經訓一切案件隨到隨訊隨結隨辦隨辦隨解案無積牘境無冤民訟簡刑清吏治蒸蒸日上本司拭目竢之矣切切

委赴虞城等縣收撫投誠捻首王嘉軒等札
候補府張守 席珍
現據五品藍翎千總李昇平稟稱夏邑捻首王貫
三胞姪王嘉軒及侯文學等帶領捻眾千餘名聚
集夏虞交界地方情願投誠立功贖罪懇乞施恩
准予自新以全蟻命等情業經本司面稟撫憲念
係無知鄉愚自罹法網今既悔罪輸誠不妨剿撫
並用惟事關重大必須遴委明幹有為熟悉軍務
之大員前往妥為收撫方臻妥協除札行歸德孫

守會同商辦外合行札委札到該守即日束裝前
往該處察看情形如果王嘉軒侯文學等實係真
心向善又能約束眾人不致滋事即訂期聚集一
處查點人數將花名年貌籍貫技藝造具清册二
分一呈本司一交歸德府備案至人數既多必應
分為數營或前後中三營或再加左右兩營名曰
豫順營練勇即派李昇平統帶派王嘉軒侯文學
幫帶發給木刻鈐記每營設立勇目一名一切均
照大營練勇規制嚴加約束按期操演其馬匹旗
幟鎗礮器械一一造入清册以便稽查並傳本司
面諭曉示各練勇爾等投誠之後復為良民本司
及各該地方官均以良民相待毫不異視如能安
分守法殺賊立功儘可隨時保獎給予翎頂官職
封妻蔭子顯親揚名皆大丈夫本分能為之事近
日本司在勝宮保大營招降李昭壽之事爾等必
有見聞再能輾轉勸導現在捻中之人自拔來歸
必將勸導之人記功行賞如恐各寨鄉團追念前
嫌尋仇報復本司即當出示曉諭各寨紳團盡釋

前仇共享昇平之福爾等既可安身樂業又可免
罪立功較之終身為捻匪者直是人禽之別矣如
有剿匪之事或由該府縣就近傳知或由本司專
札調派即以奉調之日起發給鄉勇口糧奉撤之
日即行住支如在本境打賊不給口糧專以殺賊
之多少分別等第給予獎勵酌加犒賞一切不盡
事宜及應如何分別安插設法覊縻並告知該府
縣及本處紳團寨長本司辦理此事緣由設遇剿
匪派令該練勇等前敵打仗仍宜體察情形務期

有利無害之處統由該守相機妥辦如有應出告示即由該守會商孫守斟酌撰擬或用本司官銜亦無不可本司仍派戈什哈藍翎千總吳世琪隨同前往以備驅遣仰將馳赴該處日期及辦理情形隨時飛速密稟以憑察奪毋違

准令捻首王嘉軒等投誠札藍翎千總李昇平

本司現將該弁所稟夏邑捻首王貫三胞姪王嘉軒及侯文學帶領捻眾千餘名聚集夏虞交界地方情願投誠立功贖罪等情面稟撫憲札派候補府張守前往收撫並札歸德府孫守會辦在案查該弁係原稟之人應即派令隨同辦理為此諭知該弁即便遵照先赴該處傳述本司面諭令王嘉軒等嚴行約束眾人聽候孫張二守妥為收撫點

名造冊分定營伍名為豫順營練勇即派該弁管帶仍令王嘉軒侯文學兩人幫帶並由兩守會銜加發該弁委札刊給木刻鈐記駐紮扼要地方設有捻匪西竄聽候守令調遣率眾迎敵該弁當奮勉立功並嚴飭新附之眾毋稍滋擾以期日久相安本司向來開誠布公絕無一毫疑忌深知捻眾本係良民或為官吏所迫或為怨家所逼或為匪人所誘不得已而從逆果能輾轉勸導相率來歸多一勇即少一賊多收一人即少殺一人上年本

司在勝宮保大營收撫李昭壽之事該弁目擊情形今日據該弁一稟即派知府大員親往查辦該弁可將本司一片苦心詳細曉示眾人俾知自新有路毋令稍存疑畏之心勉為善良安居樂業較之終身為匪者孰善孰惡孰逸孰勞稍有知識必能辦之惟本司雖因該弁一言信及王嘉軒等然宋郡官紳身受捻害未必即能見信是在該弁等平時約束嚴明毫無騷擾遇事身臨前敵奮勇殺賊則官紳人等深信若輩之真心嚮善不但該弁之言見信於人即本司收撫王嘉軒等之心跡亦可大白於眾尚勉為之為眾人保護身家為王嘉軒侯文學等勉圖功名即為本司保全顏面其一切收撫安插事宜均聽孫張兩守指示遵行仍將馳抵該處日期及如何傳諭勸導緣由先行分別密稟核查切切

委辦沈邱等縣合團協剿札候補府傅守壽形

近聞皖捻有西竄之謠不可不先事防範撫憲已飭該守前往鹿邑沈邱太和三縣聯絡鄉團並咨會關督辦派撥滿漢馬步兵勇帶領該三縣民團相機防剿查前派往汝陽剿匪之游擊用都司陳萬金現在汝陽一帶剿匪事宜將次辦竣撫憲面諭飭令該游擊管帶全隊馬勇馳赴沈邱會同前沈邱縣督辦沈項團練候補直隸州知州秦牧沈邱縣鄭令督率民團約同鹿邑太和兩縣民團不分畛域扼要駐紮如有皖匪西竄協力堵剿合行札飭札到該府作速由鹿親赴沈太兩縣將該三縣民團諄諭聯絡合剿互援並隨同關督辦所派兵勇及陳游擊馬勇大家努力齊心以剿為堵該府仍體察機宜會督該游擊牧令等妥協辦理慎毋疎忽切速

致杞商邱睢甯陵鹿邑柘城淮甯西華扶溝

九州縣與太康合圍剿賊書

馳啟者據探皖捻孫葵心等擁眾竄至太和境內雖經該縣督團擊退未必不去而復來自應預籌防剿之法除由撫憲咨明關帥派兵進剿外各縣民團原以濟兵力之不及而就民團擴而充之尤以數縣合團合剿互援為目前第一要務在官雖有畛域之分而壤地相連之處民間親戚故舊痛癢相關祇須官為主持即可聯為一氣況自春徂

秋講求堅壁清野之法已極周詳堡寨星羅器械備具各處寨民均知守望相助之誼而民力分之則單合之則厚且豫境曠野平原本無險之可扼賊若分股竄突實亦防不勝防此時全局通籌必使聲勢聯絡有首尾互應之方始為戰守兼資之策查太康祝令平時頗能辦賊現在太康更布置得宜屹然為省垣東南重鎮尊處與太康並某某等處或地居鄰境或相距非遙亟應會商合圍之法以期有備無患除另備公牘並函致太康等縣外合先專函馳布足下務即查照函開事理先與祝令商之即移會旁近各邑傳諭寨長人等大家齊心不分彼此各寨練勇合為一團訂期會哨揚兵境上以耀軍容而收先聲後實之效如賊從何路來應以何團為前敵以何團為接應以何團為埋伏以何團為偵探各就本處地勢民情預為酌定再簡銳卒若干先期扼紮賊蹤來去必經之地使賊不致乘虛闌入尤為上策其如何裹糧如何換替均應從長計議毋強人以難行總期用羣力

以辦賊以合剿互援四字為主腦自無彼眾我寡之慮也某前已札委傅青餘太守馳往沈邱一帶勸諭沈鹿兩邑與太和民團合力禦賊頃接來書辦理已有端緒太和地隸皖省重念唇齒相依之義尚可合為一家矧我豫省本屬各州縣在民固為共井之鄉在官亦有同舟之雅深願諸君子虛心商榷實力奉行毋忮人之能毋覆己之短中州生靈之福即北路大局所關當不厭鄙人之絮絮也一應未盡事宜及如何會同籌辦作何部署有

無把握之處刻日詳悉見復以慰懸念盼甚幸甚

審辦盜案不得任意開脫札九府四直隸州

案據汝甯府審解西平縣金玉喬等聽從鄭興旺等行竊王長安家臨時行強拒傷僱工陳順等平復一案原招同夥十三人臨時行強者鄭興旺金玉喬韓土隴李順劉澤賢樊中祁六人在大門外接贓不知強情者張敬法劉振清秦魁安王東李運岐五人並不識姓名二人已獲者鄭興旺金玉喬張敬法劉振清秦魁安李運岐六人將鄭興旺金玉喬擬以斬決而鄭興旺則先已監斃李運岐

等照竊贓滿貫為從律擬流本司提犯逐一親訊究出李運岐在院目擊鄭興旺等行強是該犯之並非在大門外接贓可知當發開封府覆審今據審明李運岐實係聽從行強入室搜贓改擬斬決該府亦輕率照轉當此羣盜充斥患在有犯不獲何得獲而輕縱豈以縱盜殃民養癰貽患為廣種福耶至前後供詞參差甚多出入亦甚大僅具附詳以到案心慌混供一語了之似此繫鈴解鈴

亦太以爰書爲兒戲矣該縣高令少不更事識見庸下何以膺民社之任該府於此等重案掉以輕心亦屬非是本應撤參姑暫從寬將該縣記大過三次該府記過二次移知藩司註册照章罰銀充公各府州縣如再有但存救生之見不知除暴所以安良將似此愍不畏死之徒曲法市恩使之並無死之可畏一經本司審出實情定以縱盜詳參合先通飭札到該府州立即飛飭所屬一體遵照嗣後審辦强盜案件務宜訊取確供據實照例辦

理毋得姑息養奸致干參處毋謂不教凜之

復太康令祝墉

頃展手書獲悉商辦合團已有端緒紳耆會者千人民情可見而足下實心實力保障地方深爲吾民所倚賴此固非一朝夕之故也佩慰之餘實深翹盼訂期會哨後設公局簡銳卒扼要隘一應事宜次第舉辦甚善甚善而鄙人於此轉有不能不鰓鰓過慮者各牧令勢鈞力敵地醜德齊非如三軍之眾稟一將之命也或衘己長或訐人短鬬茸者存畏難苟安之見聰彊者以因人成事爲嫌以

唯諾爲和衷以堅執爲獨斷有一於此皆足以僨已成之事其罔知利害視爲具文者又無論矣時艱孔亟幸得諸君子大家齊心擔荷此事此事之行實爲北路大局所關非直中州數十百萬生靈之福也二十五日會議時敬懇諸君一心從大局起見而將之以實力虛心自然籌畫無遺折衷至當事有必應從同者意見不宜各執也亦有不必畫一者時地各有攸宜也設有形格勢禁非守令所能爲力則有奉 命專辦團練之宗大京兆刻

期出省周歷開歸陳汝諸郡其人品地望國人矜式之而又敭歷中外熟諳軍事必能通官民之情而匡我守令所不逮至合剿互援更成迭休現辦情形京兆亦深然之路經貴治可作一夕譚也舊募馬步勇各一百五十人皆可以一當十遊擊陳萬金統之年來亦經百戰矣現屯睢州壩如有進剿之役即令馳往以供驅策甯陵已補札二十五日之事望作書邀之同事諸君勿勿未能徧致望將此函抄送九邑官紳傳觀且爲鄙人代致諄懇

之意爲幸手泐復頌秋祺不一

再與祝令

昨復一椷尚有未盡之意來書謂各縣宜練勇數百名率領民團剿賊此一節最關緊要否則鄉農不諳行陣人數愈多愈不可恃然練勇必先籌餉足下請由各牧令各就本地情形酌辦自是不易之論以鄙意揣之東南諸郡連年兵燹之餘民力已盡何從籌措即勉强爲之亦必不能經久昨已稟商中丞今年陳州秋成較稔米價不昂擬仿照咸豐六年捐米成案設局收捐照例請獎即以所

捐米石爲各邑練勇口糧已諄囑宗大京兆於抵陳郡時察看情形督同辦理二十五日之役如各牧令以此事爲難即以此辦法告之務將某處練勇若干名每名日發口糧若干每月約共需米若干石以及如何支領如何運送分散之處擬定章程稟明京兆函覆中丞以憑核定即當遴委大員前往設局收捐惟集有成數非旦夕間事至速亦須數旬此數旬中全仗各牧令各就本地情形設法籌辦事非持久載易爲力望轉致諸君子萬勿

因此稍存畏難之見爲幸此函並即抄送九邑紳同閱

致汝甯守祁之銓

逕啟者州縣爲親民之官而官與民親惟詞訟一事爲最切官之昏明仁暴勤惰所關於民生利害至大且速不獨命盜鉅案也官之所謂戶昏田土無足重輕之事皆民之所謂身家性命極有關係之事也某作郡洛中恒以此意勸諭屬僚不憚唇舌儆提府案件則隨到隨審隨審隨結以爲之倡三載以來獄訟少衰息矣今陳時臬事以理刑爲專責中州牧令百餘人豈能周知即以上控之

多寡定牧令之賢否不啻燭照數計而龜卜也茲查西平高令前辦鄭興旺一案於罪應擬斬之李運歧不顧前後供詞矛盾曲意開脫業經發府審正姑予記過因思西平地方緊要又爲匪徒出沒之所似此讞獄無能必致庶事叢脞衙蠹恣肆怨讟煩興檢查檔册則上控之案層見疊出院控之案張逢河控媳張氏自縊刑仵捏報傷痕官不親驗一起吕協中控捕總逼匪一起于福純控趙丕承賄串門丁快總凌虐斃命一起司控之案王逢

辰控王顯相勾串門丁藐批捺案一起馬西錦控皂役勒詐糾搶一起高應運控册書濫派車輛差役押索一起高吉堂控差役毆辱私押一起崔中興控衡清廉賄串門丁勒詐一起張光爵控張良璽賄串刑書私押凌虐一起王松盛控捕役串通壯役搶毆押詐一起其兩造爭訟不牽涉官吏丁役及藩司衙門控案尙不在此數披覽之餘此心如擣如張逢河等皆係地棍訟師以上控爲慣技則該

處風氣之刁健可知該令自咸豐六年十二月到任迄今已逾兩載於地方此等刁風未能整飭亦何以膺民社耶閤下勤求治理某所深知年來躬歷行閒出境剿賊幾於席不暇暖於所屬尋常案牘未能一一料檢亦勢所必然該令英年何闇茸至此殊不可解某已言之方伯此次姑從寬宥望閤下即將批府審訊各案迅速審結嚴飭該令抖擻精神立將飭縣審訊各案限一月以內掃數完結如原告虛誣依律反坐但當虛衷研鞫不可預設成心嗣後如能改絃易轍勤於聽斷約束丁胥則上控漸少某必以能改過許之絕不少存成見如仍前泄沓以上官檄飭爲具文置小民疾苦於度外某雖不爲已甚而先民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又何忍屈意狥庇一不知嚮上之縣官而致我西平無數生靈受其荼毒耶某素性迂拙絜絜之言聽者生厭而此中邦無他腸想知我者必能鑑及也專泐即頌升福不具

復祝令

人來奉手書知前函已邀照入承示謁見關帥面陳兵團合一之議及現在九州縣辦理合團一切布置深合機宜具見統籌全局胸有甲兵佩慰無似此事原因東南一面得足下一人爲之主持故特函商酌辦月餘以來屢接各牧令來函均各樂於從事今讀來函不特官民一體踴躍趨公據探渦北賊蹤紛紛遠竄爲其事而無其功者未之前聞來函轉呈中丞及宗大京兆查閱均爲心肯令卽函復照辦至包公廟一帶北至黃河南至沙河築牆濬濠建碉設卡乃必不可緩之工値此凋敝之餘又以力役重勞吾民爲之心惻但一勞永逸之計實在於此如於官民相接時婉爲開導以利害輕重兩兩相權小民雖難於慮始亦必有趨事赴公之樂而無所用其刑驅勢迫之威足下必已早念及此不煩諄囑設局捐米以助勇糧宗大京兆到陳卽可會議舉行適接孫芭堂鹿邑書持議與尊見大略相同因係印信公函當已手批答復矣仍希將會辦情形並謁見京兆後如何商略及初三日會哨助剿築牆浚濠作何守禦之法隨時詳示爲要

准令投誠捻首孫葵心立功贖罪委游擊陳
萬金等前往招諭札
札游擊用都司陳萬金等知悉照得去逆效順者
丈夫之事也轉禍爲福者智士之能也利害分途
祇爭一念前鑒不遠近事可徵茲據陳萬金密稟
轉據阜陽貢生朱錦雲霍邱職員王謨面稱皖捻
孫葵心情願投誠立功贖罪懇求核辦等情到司
本司前在勝帥軍營即知孫葵心膽勇過人其才
可用又聞其事母甚孝世有孝於其親而爲犯上

作亂之事者乎曾經稟請勝帥發給諭帖反覆開
譬凡數千言又請勝帥親書紅緞泥金壽字一幅
爲其母介百年之壽意欲招之使來爲 國出力
爲羅思舉張國梁一輩頂天立地人物乃發諭日
久未得回音本司愛才若命至今思之此中耿耿
今該游擊等代伸誠悃深與本司之意相合本司
雖未識孫葵心之面意其爲人必是光明慷慨爲
識時務之俊傑豈不知自古無白頭賊乎當其失
身陷賊或爲匪徒所誘或爲仇怨所傾甚至爲伪
竟貪官所逼迫迨至人於賊中遂有騎虎難下之
勢試看孫葵心既爲皖捻之腹心又受粵匪之僞
職即此朝秦暮楚徬徨無依亦足見從逆非其本
心與張龔兩逆之甘心作賊行同梟獍者迥不可
同年而語想其侍養晨昏母子相對亦必當深念
及此而接引乏人自新無路長此爲盜何以仰慰
親心翻然投誠又恐難逃 國法進退兩難有求
爲江北老農而不可得着當必有悽然神傷潛然
淚下者矣本司誠職入都迭蒙

皇上垂詢皖豫軍事並招撫李世忠一切情形仰
見
聖天子赦過宥罪體上天好生之心憫下民焚溺
之苦 恩威並用剿撫兼施總期多收一人即少
殺一人凡有血氣心知無不同深感戴自軍興以
來如張提軍李總戎及近時之薛成良韋志俊等
悔誠悔罪無不立沛 恩施果能効力行間不踰
年而官躋極品光宗耀祖蔭子封妻而且 賞黃
馬褂以章身 錫巴圖魯之勇號眾耳眾目共見

共聞眞千載一時不可逢之機會當此之時而孫葵心忽有此請此卽孫葵心之福命亦其事親之孝黙有感格不忍聽其終身陷溺全家誅戮致累其親以重傷孝子之心也本司與人爲善嘉許之懷筆難盡述合亟札委札到該員等立卽前往該處面見孫葵心將本司開誠布公一片婆心剴切曉諭想孫葵心心地明白必不至少有疑懼所有一應安插調遣善後事宜統俟該員等及孫葵心具稟到日本司輕騎減從親往頴宋一帶定地受降察看情形妥商辦法一面稟明撫憲及各路統兵大員並分別示諭附近地方官紳軍民人等一體知悉總令各捻眾有向善之樂而無尋仇報復之苦并作久長之計而不止爲苟且一時之圖當亦孫葵心及各捻眾暨江北皖豫三省生靈所共欣然樂從者也事當決計幸勿遷延本司日望之矣特札

退厓公牘文字卷七目
催解錢糧札
署事人員遵例接收交代札
排日接見屬僚約
飭會議設立旌忠局章程札開封府
勸各屬勤聽訟書
變通委署章程詳
酌改州縣委署章程以重交代詳
勒限清理交代附詳
辦理捐輸請獎之案應先查明錢糧有無短欠交代是否清結再行核辦咨軍需捐輸兩局
須發各屬簡明報銷條款並酌定報銷限期咨軍需局
委員守提各屬欠解新舊正雜錢糧札
致各牧令議祛雜派以裕正賦書
答趙蓮友書并二則
致五道九府四直隸州論減雜派書
既別牧令詳二件
覆武陟令趙實仁
清釐狎犯說三則

河南布政使任起庚申三月訖十一月

故城賈　臻運生

催解錢糧札

札某知悉照得本司到任後澈查各州縣批解本年新賦甚屬寥寥且多有未經破白者現已三月中旬不得謂尚無徵存銀兩因循積習牢不可破殊堪痛恨司庫萬分支絀京餉軍餉待用孔殷應支動放各項亦刻不容緩錢糧惟正之供爲　國家自有之財亦豫省最鉅之欵不此之務而斤斤議勸捐議抽釐縱稍有所得亦可謂舍本而逐末者矣本司蒞任伊始與各守令約本年上忙錢糧總當加意催徵源源報解合行諄札特飭札到該某立即遵照迅將徵存本年新賦及帶徵歷年丁耗錢糧文到速即儘數填批起解一面趕緊設法催科隨徵隨解其嚮來年清年欵者無論矣如果嚮年上忙解至五六分者本年必於四月間解足八分數若嚮年解至七八分者必於四月間掃數全完務各力圖報効以濟要需本司躬親稽核隨時比較以覈功過此非專務催科也從來撫字催科之先如果地方官平時聽斷勤明事事爲民作主斷未有不官民一體者官民一體而催科不能得力有此理乎何況中州民氣之醇如此乎此事之勤惰即可覘各牧令吏治之醇疵倘各牧令不知振興罔識體要或專事催科而徵解轉無起色或竟不知自愛徵多報少肆意侵挪本司亦有見聞除將各牧令分別輕重撤任揭參外定將該管府州一併嚴參示懲勿謂本司之爲已甚也文到先將起解銀數日期由五百里飛稟凜之速速特札

署事人員遵例接收交代札

札某知悉照得州縣交代無論正署定例限兩箇月接收清楚造冊結報一逾二叅卽干革職原以交代爲盤查卽藉以杜侵虧之弊茲查豫省署事人員類皆不接交代積習相沿視爲故事而不知其顯違定例殊堪痛恨卽有接者亦不過通融出一總結爲自已銷差地步其細數冊結延不造送撲厥所由總因前任有虧意圖狥隱見好同僚罔顧 國計遂至前任或有事故虧項卽成虛懸並

有後任頗知自愛亟求會算而各前任高閣置之稍一催促轉詡後任爲不識事體甚或造言誣衊以後任爲心存不肖總令交案必不能算算亦必不能結結亦必不能交交亦必不能清任意延宕累月經年覬不爲怪積弊至此若不亟加整飭其何以重倉庫而杜侵虧合行通飭爲此札仰該府州立卽遵照併轉飭所屬各州縣嗣後署事人員務遵定例依限接收交代造冊結報其未經通飭之先署事人員卽飭趕緊遵辦本司令出必行倘敢狃於積習仍前玩泄逾限不結不揭除一面委員接署外定卽照例叅辦決不姑寬該府州有表率督催之責務當破除情面認眞整飭切勿稍事狥延有干并叅凜之愼之速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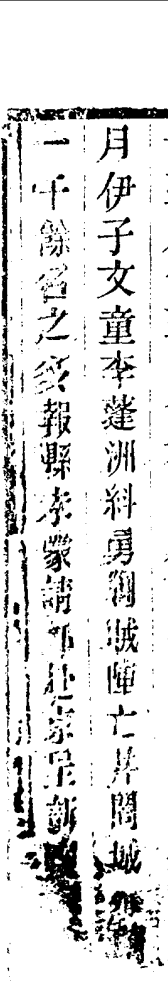
排日接見屬僚約

本司從政中州歲逾一紀府廳各員人數無多强半舊時寅好於其人性情才地自已深知至州縣各官除現任實缺及隨營分府之外在省當差者尙百餘人就中新進甚多舊交寥落僅於衙期旅見時酬對片時一茶而別至佐雜人數更多迎送排班立談數語不獨情好未聯卽姓名面目尙多在疑似之間更無從別其賢否矣遇有升調補署及一切差遣非循資按格卽於門狀中摸索得之

雖鄙性徑徑屏絕請託諒爲同官所共知而旣未能深悉其人將必有用違其材之患人才與吏治相爲消長所關非淺鮮也今與同官約自本年四月初一日始除一四七等日排期及站班堂見仍照舊章辦理外每日收令十人佐雜十人均於早鼓來轅聽候傳見如過朔望及撫部院衙參之期則改於晚鼓接見先期令柬房吏傳單知會差病以外不許曠誤本司當與諸君子從容坐論叩以平生所學及吏治之要與民生之疾苦藉收集思

廣益之效同官爲僚敢不盡心諸君子當諒其江而匡其不逮焉本司以理財爲職方今時艱民病財之待理亟矣竊謂用人之難倍於理財苟得其人則財不期理而自無不理握要以圖之爲政之本其在此乎閏月十日

飭會議設立旌忠局章程札開封府
札開封府知悉照得本司上年署任時因豫省自
軍興以來實在立功死事應得獎勵　旌卹之紳
商士庶以及殉節男婦人等當時無人呈報或雖
經呈報地方官未及核辦者不知凡幾若不核實
查辦恐致湮沒不彰特會同臬司出示通諭各屬
一體遵照認眞查明呈報嗣因多日并無一處報
到慮及閱時過久從前各屬稟詳之件或駁或查
塵牘如山愈積愈多清理非易查辦難免稽時又



論旨飭令查辦之案是前次遵飭示札勸諭
無實推原其故皆因事無專主士紳商民
亦奉行不力[illegible]逝魂魄私恨無窮本司與言
及此爲之心惻除立功出力應請獎勵各官紳外
由軍需局核辦外擬仿楚省節義局成案在於省
城設立旌忠總局專辦殉難死節文武員弁紳商
士庶男婦人等應行旌卹之案仍由局責成各府
州飭屬遵照上年示札章程核實詳查稟報該管
府州核明申局即由總局隨到隨即轉詳聽候撫

憲分別奏咨毋庸彙案更不得壓前待後以一局
專辦一事可期迅速惟事屬創始必須先將設局
處所應派局員若干如何分司其事應用吏役幾
名官吏薪水飯食各需若干並如何酌擬定式通
飭遵行免致各屬辦理參差往返駁查稽延時日
現在司庫支絀所有卹賞等銀應如何酌量籌發
不致以日久人多難乎爲繼之處由該府會同各
該府州妥議章程通詳由司會核詳請撫憲會同
學憲具奏以期周密而昭慎重合行札飭札到該

府即便遵照札飭事理移知各府州會同詳細查核如有未盡賅備之處亦即各抒所見妥議通詳以憑會核速辦幸勿率延切切

勸各屬勤聽訟書

欵者臻職領度支自　以催科爲先務然撫字實居催科之先而聽斷尤爲撫字之要從來爲政之本務在得民得其民者得其心也州縣親民之官去民甚近得民心較易然舍聽訟一事亦別無與民相親之時深居簡出既患情之不通若浮慕虛文逐日下鄉宣講勸農意在親民而擾民實甚惟聽訟之時官民相對畏能開誠心布公道導以微言喻以正論民之情事與官之心事無不可以相

通勤勤懇懇不啻家人父子之晤言一室也者而又不株連不拖累不徇情面不畏豪强不過判斷三五案行之一兩月民心未有不翕然服者非難事也如此則官與民聯爲一體官民一體則民之從令如水之就下　國家惟正之供有不輸將恐後者乎臻與郡河南當軍事方興之會議剿議防日不暇給猶朊朊然以聽斷之勤惰課最屬僚豈以天下多事之秋此事之宜講求較承平時尤汲汲也方今鄰氛未靖堡寨森羅防外寇之侵奚此

患民之頑梗爲牧令者無兵無餉勢亦孤危極矣而民心一得無兵有兵無算民即無算兵也無餉有餉民有食即兵有餉也此固結不解之民心以之禦賊何戰不克以之保境何地不安鄭觀察之在汝光秦刺史之在沈項其明徵也臻職在理財而不專以催科望有司者誠以專事催科催科轉不得力不專事催科而催科無不踴躍天下固有用力於此而收功於後者則得民心與不得民心之效有大彰明較著者矣至藩司發審各案及州

縣自理詞訟多係民間戶昏田土與臬司衙門所辦命盜重案固自不同然官之所謂戶昏田土即民之所謂身家性命也如此設想尚能漠然置之乎總之聽訟一事爲得民心之要道民心既得處常應變一以貫之財不期理而自無不理否則雖有財直齋盜耳凡我同官試力行之以驗鄙人之言之然不然也不一一

變通委署章程詳

會銜爲擬請變通委署章程事竊查州縣爲親民之官必須遴委得人纔與地方有益值此整飭吏治之時慎選牧令尤爲第一要務查本年二月間本司等詳定章程州縣缺出詳請委員署理均按現時治理難易情形分爲調署揀委輪委三項原爲地擇人起見無如應調署缺出必在實缺人員內揀調豫省自軍興以來署事人員與正任人員參半署事之員既未便調署他缺正任之員其

人地實在相宜如歸陳汝光各屬沿邊州縣亦未便紛紛更動其餘中簡各缺又係初任及撤省另補並中人之資難勝繁劇者居多間有可膺調署之選者或有盜刦已起四參之案及別項干礙處分又不能違例請揀遇有調署缺出擇人爲難事關委署正印新章既多窒礙未便稍涉拘泥本司等悉心籌議除參撤之鈡仍遵照前撫憲瑛批示應歸酌委並輪委各缺毋庸置議外擬請將調署各缺與揀委各缺合爲一項總名爲揀委毋庸另

立調署名目遇有揀委缺出先於實缺內揀員請署如實缺內難得其人即於各項候補試用人員內揀委地方緊要首選人才人才相同再循資格為途較覓易收得人之效而各項需次人員亦不至以人多缺少阻其及時效用之心如此量為變通於公事更有裨益至各缺內斟酌區分亦尚有未盡切當之處如正陽之緝捕緊要西華商水之遍近沈項防剿喫緊似宜改歸揀委通許魯山臨潁均稱易治似宜歸入輪委以昭核實本司等為

慎重委署起見是否有當理合詳請憲台鑒核批示祇遵實為公便為此備由會呈伏乞照詳施行

酌改州縣委署章程以重交代詳

會銜為詳請酌改州縣委署章程以重交代事竊照州縣經管一切倉庫正雜錢糧皆賴交代盤查交代不清則各屬即有虧挪上司亦無從稽考是交代乃錢糧之大本慎重錢糧必須綜覈交代是以例限嚴廹不容稍有違逾乃查前次詳定章程候補試用州縣委署卸事後只須後任出具交代總結本員具稟銷差詳明奉批後值儘先拔署及拔署或正署輪委到班即一律挨委其因勞績得

有揀委班次無論前署任內曾否交代清楚即予以揀委署事候補及現任實缺人員遇有補缺升調奉部覆准更不論其前任交代是否清結一概飭赴新任未免漫無限制無怪近來州縣交代日積月累愈積愈多甚至一缺而有數任交代一人而有數處交代延不結報上司勒限嚴催亦不過後任出一總結希圖影射具稟銷差其任內經徵錢糧肆意虧挪抗不完繳似此頹風莫挽吏治何可問乎亟應申明定例變通舊章認真整頓以肅

官方而重帑項茲本司等會同籌議應請嗣後除
署常暫時代理及代理簾缺並不經手錢糧例不
接收交代外此外無論揀委拔署與代理已滿三
月或雖未滿三月而任內有經手錢糧凡應有交
代之員卸事後必須遵照例限將本任經管倉庫
錢糧逐款交代由後任盤查接收清楚出具細數
冊結照例詳報由該管府州道員查明實無虧挪
加結申送到司方爲交代清楚始准具稟銷差按
班委署如細數冊結尚未到司無論揀委輪委之

缺一體扣除如補缺到班及現任人員升調別缺
候奉部覆准後查有前任交代細數冊結尚未到
司者概行扣留不令赴任從前交代未結之現任
實缺及現在署事各員責成該管之道府州酌量
勒限嚴催如逾限仍不結報即查明詳請撤任按
照新章辦理以昭公允如該管道府州並不認真
督催及勒限已逾不肯詳請參撤即照徇庇例嚴
參示懲如此明定章程則交代不致遷延庫款可
期充裕似與公事有益除通飭一體遵照外所有
酌改章程緣由是否有當理合會詳呈請憲台鑒
核批示祇遵爲此備由會呈伏乞照詳施行

賀氏後書 退厓公牘文字卷七 左明自厚齋 主身自厚齋 河南布政使任

勒限清理交代附詳

會衙爲附詳事竊查本司等因愼重錢糧必須綜覈交代會詳呈請酌改州縣委署章程原以交代一日不清則牧令之自愛者無以自明不肖者得以容其奸僞捏完作欠以雜抵正指移交爲未交變有著爲無著百獘叢生而錢糧之源塞矣然豫省積習相沿已非一日驟欲力挽頹風凡有細結未經到司之員概予扣委不准到任凡以愼重公事整飭官方亦不得謂操之過蹙惟交代未清之

員且責重參河南布政使任實缺署事各州縣既准責成該管道府州勒限查催而在省需次各員曾經補缺署事代理前時交代遷延已久或其間官非一任任非一處細數冊結勢難剋期併造兼之層遞積壓或後任清楚而前任未了更不能越次先結若不少寬時日其情亦未免向隅轉令劣員得以藉口茲復會同商酌除先無交代未清及有交代未清之有缺各員均照正詳辦理外應請將從前交代未結之需次人員酌量予限四箇月所有調至交代局核算之案概令趕緊依限清結如再遲延立予詳參其不由各府州督算各案亦令一律查明有虧則揭無虧即結此四箇月限內暫免扣委補缺亦照常赴任如逾限仍不完結則概照新章核實嚴辦於體卹之中仍寓綜核之意似與公事更無窒礙除通飭遵照外所有會議緣由是否有當理合加具附詳呈請憲台鑒核批示祇遵再有缺人員交代責成該管之道府州勒催所有限期仍不得過四箇月以示限制爲此備由會呈伏乞照詳施行

辦理捐輸請獎之案應先查明錢糧有無短欠交代是否清結再行核辦咨軍需捐輸兩局

爲移咨查辦事照得近年各官捐輸勇糧製造軍火器械請獎之案均經貴局會同捐輸軍需局核明詳辦在案惟事貴核實誠恐法立弊生不可不先爲之計在各官廉俸無多果能勉力急公固堪嘉尚但州縣經手正雜錢糧均關庫欵恐躁進之輩挪移報捐轉滋庫欵於不問於錢糧大有關係茲經

本司酌定嗣後凡墊發勇糧製造軍火器械等項一切捐輸之案除向不經手錢糧各官仍隨時辦理外其經手錢糧州縣等官無論本人及子弟親友請獎應分別現任交卸均由貴局先咨本司將現任歷於年終查明該員經徵本年並歷年正項錢糧實已解足分數雜項亦無短欠其交卸之員則隨時查其交代是否清楚細數冊結會否申送到司後本司咨覆再由貴局會同捐輸軍需局核明詳院請獎以示勸而昭核實倘查明經徵正雜錢

退歷公牘文字卷七　元明自寧齋
賈氏書塾　河南布政使任

項並未解足分數及有短欠情事並交代細數冊結尚未到司即由本司咨覆將捐輸請獎之案駁回飭將錢糧趕緊解清交代趕緊完結再行詳辦合行移咨爲此合咨貴局請煩查照並將現詳到局未辦各案一體照咨辦理望速施行

領發各屬簡明報銷條欵並酌定報銷限期
咨軍需局
爲移咨核辦事查近年各州縣交代虧空多有挪用正項錢糧以墊辦兵差爲詞以致交案轇轕不清正項虛懸無着其實核明准銷者不過十分之三四浮列濫開類多不經名目查官兵鹽糧馬乾以及應付車輛皆有成例可循豫省辦理兵差已歷數年豈該州縣尚不諳例案無非借此影射爲暫掩虧空之地亟應設法整飭以重帑項本司再

四思維惟有摘錄簡明報銷條欵刊刷成帙通行頒發並酌定報銷限期如一起兵差過境州縣限幾日報銷總局限幾日核明准銷數目移司總不得逾一月之限倘州縣不按條欵造報仍有以不經名目浮列濫開者如何分別示懲亦應詳悉定議詳明撫部院照如此辦理在總局則兵差易於核銷在本司衙門則錢糧無可影射得以隨時參辦不致日久虛懸擬合移咨爲此合咨貴局請煩查照迅速核辦並祈見覆施行

委員守提各屬欠解新舊正雜錢糧札
案查某府所屬各州縣欠解新舊正雜各欵銀兩爲數甚鉅難保無侵虧情弊當此京餉軍餉待用孔殷豈能任其延欠本司即予揭參姑寬再行開單委提除札飭某府勒提完解外合行札委札到該員立即遵照束裝馳各州縣查照單開欠解年欵銀數如有已徵未銀兩迅速眼同裝鞘勒令於即日內儘數填批起解一面將民欠銀兩催令上緊徵收務於五月二十日以前掃數解司立

等兌收應用其積欠雜欵銀兩一律催提速解如該州縣以無關考成視同膜外本司定予特參均係錢糧均關度支有何正雜之可分豈正欵應解司庫雜欵即應飽私囊耶如以積年舊欠或以前任未准移交或以署事未算交代爲詞該員即會同該守據實詳參本司必能破除情面挽此頹風試思此等積欠本司若不惟現任人員是問又當作何辦法豈不算交伐轉有理可居耶總之此次特委守提與尋常催繳不同本司深知該員辦事

結實該府州亦通達治體必能不負委任相助爲理也特札

致各牧令議祛雜派以裕正賦書

前接署太康令任樂如兄來書重念境內甫被匪擾民力拮据而催科又不容稍緩幾無兩全之策擬將嚮有差徭斟酌裁減祛雜派以裕正賦云云披覽再四佩慰難名賢令尹當地方萬難措手之時竟能如此用心眞有異於俗吏之爲之也我輩爲親民之官孰不以民生　國計爲念而主會計者重　國用主撫字者恤民艱無術求全卒至上下交儆則以區　國計民生爲二事而不知民生

即　國計也中州賦則本輕差徭甚重以鄙人所聞當站州縣有一歲辦差之費三倍兩倍於正供者此中無名之費不但上司不能周知即本官所知者約亦不過十之四五胥吏約保與不肖紳衿表裏爲奸肆其魚肉而民力盡矣此在承平之時豐稔之歲小民尚不能堪與言及茲能無心惻且官所得者幾何耶民力秖有此數豐於此必嗇於彼一定之理也雜派日增則正供日絀平心思之損於民矣果有益於官否耶今就鄙見所及與諸

同僚商之苛比則民病疲徵則賦病於此而兼籌并計自宜各就地方情形加意訪查一切差徭雜派嚮所謂率由舊章者如有必須借資民力之處則仍之或少減之無甚益於官而大有損於民則革除之其介在可去可留之間者亦決去之總以訪查得實毋令我之耳目有所壅蔽而後內斷於心更商之紳民之公正而曉事者分門別類一一釐剔之但官省一分事則民受一分賜入之官者稍減於往時留之民者實不可以數計如此則重

困立蘇民心之翕然服也必也民心既得民力漸充 國家惟正之供有不輸將恐後者乎此邦民氣素醇試力行之當有事半而功倍者矣雖然事無難易惟其人何如耳此事若由司而府而州縣以文檄相督責扞格良多亦非事體也是在賢有司矣所慮者上以實求下以名應或漫不經心以一稟塞責或狃於積習謂刁風胡可長也最下者貪些微之利其始也任人之虐民而不之惜其繼也必任民之抗官而莫能制至是而始恍然於正賦不完即雜派亦必不能應也亦已晚矣弟未曾爲牧令而來自田間於民生疾苦稍有見聞諸君子如以鄙言爲然即將接到此信日期並該處嚮有何項差徭是何名目現在作何辦理每歲嚮費差錢若干裁減以後約省若干一一專函見覆以備稽核如以爲必不可行亦將所以不可行之故透切言之以增長鄙人識見措置初無成心但求於事有益而已共事日久諸君子當諒其迂而不以爲怪也不次賈臻頓首庚申夏至後二日

蓮翁三兄廉訪大人閣下連奉手教具悉歸陳兩郡團練情形感佩無既安得任事之人盡如此耶青餘即真更可相助爲理伯垣實心實力而才識所限有不到處人各有能有不能也此兩郡屬邑牧令如不得人恐良法美意終成虛話孤邨一片苦心未免可惜弟所以諄諄奉懇者欲求於牧令中一爲別白其可用者驅策之其不可用者沙汰之非好爲此多事也閣下身在事中諒必同茲懷

抱務望密封見示弟隨時更換以收實用而又不著迹相以免怨尤此等軍國重事何必遷就一二人以壞我全局耶至團丁口糧之難乎爲繼人盡知之而無術以善其後宗京兆已歸道山其米捐之議本不能行青餘欲劃出四分丁糧令民自爲養意非不善而非入告不能辦入告則無不格者或就近稟商勝帥便宜行事歸郡錢糧本不能照常催納與其上下相蒙全歸中飽轉不如明白曉暢變通之以盡其利此一事是否可行如可行望於勝帥前言之恐青餘一人不得盡其詞也但此事或可行於歸而必不能行於陳又將何以處之並求酌示南事如此決裂北面之防更覺緊要所望於大才部署者良多也肅答順頌勳安不次

再白者中州賦輕徭重民之苦徭役甚於催科以其多無名之費也此事本應查禁或酌量分別去留較之議緩議蠲大有實惠惟各屬情形不一又有一種必須借資民力之事故不能由省通諭飭辦致多窒礙且長刁風鄙意現當整飭團防吃緊

之時何不於大旆巡歷之次集民間耆老問所疾苦擇其最病民者急爲裁汰其無大損於民而爲地方所必不能去者酌照舊章予以限制藉以紓民力而結人心牧令中之辦事者必不肯戕民以肥差保也　功令所在即不肖官吏亦孰敢抗違以自取戾果能分晰清楚去留允當民間所省無名之費不知凡幾以弟所聞如西路當站各邑若新安若澠池每年徭役之需三倍兩倍於正賦他可類推一旦去此大害蘇其重困即令民間答拨

迎獻所入節雜派之費以養團丁必有欣然樂從者此以民力養民與青餘四成丁銀之說意正相同而絕無阻滯不知卓見以爲然否肯倡此議否或以鄙意商之同寅稟之大帥以閣下之德意而假元戎之威令以行之或有濟也前接太康任令書以瘡痍未復而輸將又不能後時即有免雜派以裕正賦之說弟深佩之可見便民即所以便官此中利害我同官有知之者矣弟再行

致五道九府四直隸州論減雜派書

敬啟者方今鄰氛未靖剿賊誠急務已然剿賊必先治兵治兵必先籌餉籌餉必先足民足民必先擇吏弟拜布政中州之命具揖陳謝即以此意剴切言之上達宸聽任事以來定委署之章程嚴交代之期限考聽訟之勤惰停河口釐捐以杜聚斂之漸除闔茸屬吏以澄治理之源誠以理財以用人爲要而撫字居催科之先知我豫民連年兵燹徧野哀鴻不

思所以愛養而安全之而惟以追比爲事忍乎哉而今日待餉之殷又有倍於往時者苛比則民傷疲敝則賦絀旁皇中夜無術求全因念我　國家厚澤深仁取民有制我豫民所重困者在雜派不在正供民力祇有此數耗之雜派者多則輸之正供者少此理明白易曉而不肖官吏乃以正供有缺尚可設法騰挪雜派不完必致多方賠累加以蠹役劣紳假官勢以肆其魚肉而民力竭矣毋怪乎司庫所入有日減無日增積而成官民交困之

勢也茲擬減雜派以裕正賦一書通致各牧令各牧令善體此意其濟時艱民力既紓民心大服其利益實非淺鮮惟弟相去較遠耳目未周豈無一二不肖州縣營利廢公漠然不以　國事民生爲念乃假借夫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說以陰遂其自私自利之心更有讀書自好之人亦思盡父母斯民之責而才識所限壅蔽滋多詢於衆而訪查未必皆眞下一令而奉行未能盡力官有裁減浮費之名而民仍受誅求無藝之累所謂以實求以

名應徒法不能自行自古歎之矣閣下盡懷碩畫察案同欽又爲親臨上司見聞較切務求轉飭所屬各就地方情形分別應裁應減應留實力行之其必不能行者聽總期實盡一分心省一分事即民受無窮之福有益於民生即有裨於　國計弟謬陋眞識當此上下交儆莫展一籌而斤斤爲此至纖至悉之計諒大君子必笑其迂而有以進之也爲政之暇望時各牧令如何遵辦有無實效從實密封見示以定勸懲上忙期過弟當稟白中丞親行郡邑召集紳耆問所疾苦尚有一二事爲上官所不及知委員所不能查而有關於錢糧盈絀之數者甚鉅彼時躬親稽核定當破除情面挽此頹風似較之議勸捐議抽釐所得尚多是所望於相助爲理耳溽暑惟興居萬福不盡言愚弟賈臻頓首五月初九日

甄別牧令詳二件

會銜爲甄別牧令以飭吏治而濟時艱事竊惟天下多事之秋尤重州縣親民之任豫當天下之衝軍興以來籌剿籌防日不暇給加以餉需之協濟兵差之供億捻蹤屢擾亢旱爲災已岌岌乎成官民交困之勢全賴地方官講求吏治固結人心本年賊退以後仰蒙憲台軫念民艱飭令各牧令將禦賊善後事宜各就所知所行縷晰稟陳既以籌軍事即以驗吏才仰見憲台端本致治之盛心實

爲目前居安思危之至計良以剿賊所以安民而安民之要尤在察吏牧令得人則官民一體必有處常應變之方否則內患將生更無能禦外寇矣本司等奉職日淺深愧未能激濁揚清進賢退不肖以仰副憲台整飭官方保衛斯民之至意謹就耳目所及於現任州縣各員內擇其才守平常年力就衰實在難膺民社者分別等差詳請鑒核奏黎本司等爲飭吏治以濟時艱起見不敢稍避嫌怨除分別委員接署並查明各該員經手倉庫錢糧有無虧缺另行核辦外理合會銜呈請照詳施行地方幸甚其知府直隸州丞倅各員容再隨時查核詳請甄別合併聲明

會銜爲附詳事竊以各項候補試用州縣在省差委尚無民社之寄然今日候缺之員即異日實缺之員本司等於接見時察其言動試以差遣時加勸勉冀陶成一有用之才爲地方造無窮之福近來員數眾多出色者固自不乏或有年紀尚輕閱歷較淺或曾經代理署缺辦事竭蹶輿論未孚或

有才非百里而文理優長尚堪司鐸更有病久成廢年已就衰若不亟加釐剔則該員補署到班不予輪委則與例案不符竟令赴官實於地方無益本司等展轉籌思除年衰病廢者請予勒休才細文優者量爲改教外擬請將前項年輕識淺及辦理地方公事未能裕如之各項候補試用州縣人員均令在省學習如遇署事補缺輪委到班暫停補署俟本司等察看明晰再行隨時分別詳辦不敢因係需次人員稍涉遷就致將來有貽悞地方

之患理合加具附詳伏希憲台鑒核奏咨立案施行

覆武陟令趙寶仁

接讀手書具詧一切近聞衛屬藉團練爲詞亦率多延抗若不亟遏其萌五年聯庄會之案必致仍蹈覆轍業已據情詳院並咨呈毛星使請卽會銜出示矣惟此等刁風固不可長而愚民無知易被煽惑正是可矜處爲牧令者不可因此遂存仇視吾民之意果能官紳士庶聯爲一體歡若一家卽有莠民亦無所施其伎倆迂腐之談惟循良察之愼毋一笑置之也

清釐押犯說三則

嗚呼凡人之飲泣吞聲沈寃莫告者孰有甚於押犯之苦耶州縣官造孽難造孽易天下決無有心造孽之人而造孽之不知不覺無窮無盡者孰有甚於押犯之案延不結無辜拖斃耶方今聖明在上簡用循良凡我寅恭莫不精白乃心共以貪酷爲戒孰知押犯之無辜受累寃苦萬狀求死不得其作孽更甚於貪酷耶夫班館原干例禁而命盜案之罪名未定京控上控案之人証牽連

以及賭博打降小竊鼠偷並追比欠項者原犯皆非重罪既不能置之囹圄又未便概行取保勢不能不飭班管押凡州縣之押犯獄訟繁多者不下數百人即簡缺亦不下數十人至省會首邑押犯尤多且無定數全視司讞者結案之多寡遲速爲準試思監禁人犯每年報病故者即獄訟至多之處不過十數名簡僻小邑則絕無僅有而各州縣押犯之病故者每年不知凡幾至省會首邑則橫屍待驗者無日無之夫監犯雖死四日有口糧居有籠柙病有醫藥有刑禁專司有獄官稽查且輕罪及罪名未定者亦不能入禁一切飲食起居實較優於押犯官吏皆鄭重其事是以監斃者轉少至押犯則重罪少而輕罪多且大半皆牽連待質無罪之人乃一入班房即歸苦海拘攣愁嘆毒臭薰蒸百病叢生委頓待斃有錢者雖輾轉賄託少有生機而吏役視爲魚肉誅求無厭不傾家破產不止無錢者則百叩哀求千呼莫應奄奄一息舉家惶惶官府或有時遺忘吏役更藉端挫折每見

各處押犯簿委之親友硃點一過不知爲誰管班房委之家人瞞官需索不問其他迫至已死不過看役一報委官一驗而已嗚呼有司讞獄每遇罪應斬絞之犯無不念切求生苟有一綫可原必爲之設法寬減乃至無干牽連之人轉任其拖延斃命而不顧此雖出於無心而當官者即此無心之寃孽已不堪設想矣往往一案中正犯不過一二人牽連者多至數十人其正犯一二人雖犯大辟緩決減等轉得生全而案內牽連無辜之數十人

反至死亡過半即存者亦傾家破產一息僅存縣
言及此疾首痛心此余所以大聲疾呼而言拖
押犯之冤孽更甚於貪酷也欲思救之之法學治
臆說已詳言之不外乎逐層逐件盡心清理慎重
於未押之先清釐於既押之後使無積滯而已所
謂慎重於未押之先者於放告收呈時留心研訊
懲其誣告摘其牽連不應傳者即親筆於呈詞上
除去切勿照依原詞概行傳訊不過費片時盤詰
數語之心即可省日後官民無窮之累此為第一

要着至已傳之後定限勒傳傳到即訊訊明即結
若一時不能結案亦必須將訊明可釋之人先行
分別摘釋取保切勿概行濫押如命盜案勘驗已
確先將隣証干連之人訊明取具供結當場摘釋
切勿概行帶回凡到案人犯非稟明奉有堂諭不
准私押則未押之先層層慎重已無冤濫迨既押
之後必須逐日清釐將押犯姓名事由飭該管吏
胥每日開註明晰呈送案頭逐日親筆手批一過
分別圈點指出某人係押某等人証何以未齊速

即催比某人再帶覆訊某人取保何以尚未見
保某人已押多日亦足蔽辜即帶訊釋諭令門印
家人逐日照此分別辦理則日日清釐如當年讀
書功課並不煩苦自無積滯拖延之弊至盛暑隆
冬殘年封篆之際則再詳細推求擇其情少可恕
或已知悔悟者分別保釋大加清釐一番如此施
行安有拖累無辜及押斃多命之事耶至押犯口
糧必須籌款捐給散放粥飯尤須加意檢點毋許
剋扣及攙水攙灰不能下咽夫命案訟案尚有力

能買飯者若小竊窮民在押專恃此一頓粥飯苟
延殘喘若有名無實則餓斃矣至房屋滲漏須隨
時修補炎夏之茶水席片嚴寒之草薦棉衣皆當
不惜小費尤勿徒負虛名必令得沾實惠公餘之
夕出其不意親帶小僮持燈到各班房周歷巡查
如有私押及私保者嚴懲勿貸則看役人等自不
敢凌虐疎縱總之官盡一分心即民受一分福刑
刑之輕重折獄之是非凡牧民者無不知慎重但
押犯之冤苦萬狀不在案情之內故官不問而吏

不知迨至拖斃無辜屍軀纍纍而日非我殺之孰知其甚於殺之也悲夫吾故謂官之造孽難造孽易其造孽之最慘毒而不知覺者莫如押犯之深且多易曰君子明愼用刑而不留獄夫用刑或枉其過顯而易見惟留獄之弊陳陳相因比比皆是凡押犯之寃苦萬狀拖斃多命即留獄之弊貽害無窮也故特進芻蕘之獻以俟良有司采納焉

夫愼重於未押之先清釐於既押之後已詳言之矣猶有未備者更進一說曰加意檢點於新舊官交替之時每見一官交替凡倉庫驛站之大鋪墊器具之微無不一一檢查造册開單分別交收清楚乃至押犯數十名及數百名之多轉無交代催聽刑胥自行造簿呈送新任而已於是吏役家丁乘機弊混賄縱要犯虐斃要証皆在此時而不僅此也案經一官一手即或精神偶有不周耳目亦有時觸動尚可冀其次第清理若舊任官將去意謂案既不能完結姑概羈押聽新任之所爲新任官初到諸事茫然且勢亦不及清理則無干拖累之人寃沈海底度日如年從此入黑暗地獄永無見天日之時即或有力者於新任呈訴亦須另傳再訊添出許多周折矣迨至拖斃報官而新任官尚不知爲何案何人嗚呼此非我殺之而不啻自我殺之也凡在押人犯平日既隨手清釐及瓜代有日必須將各案押犯再一一推求除兇惡罪重人犯及重案要証仍行嚴押外其有一綫可原者即分別等第或責釋或取保或釋放萬勿羈留貽害於後至不能保釋之犯則開註清單記明人數親筆點過面交新任接收自無拖斃無辜及賄縱朦混之事至新任官一到諸事紛如如入暗室固當從容次第料理但必須三五日內將押犯案卷飭該房檢齊送閱逐一查核即飭該班帶訊分作數日一一過堂訊明大概即分別某當嚴押某當催提某當懲處某當保釋各犯案情已融會於胸中此後一目了然自易清結矣夫舊任官於臨去時多費此一番心力則問心無疚造福無涯新任官於下車伊始先整頓此一段精神則耳目一新

諸事易於措手此人所最易忽者故特表而出之

想賢有司念切痌瘝當不嗤其迂濶也

州縣押犯之慘牧令清理之法已言之詳矣而押犯之寃苦更深拖斃最多者莫如提省之押犯夫小民在城涉訟未離鄉井尚有妻子省視親友周旋牧令誠能聽斷勤明操縱自如尚可隨時訊結至命盜駁審以及京控上控提省審辦者案情固皆重大人証半係株連自本州縣票拘委員守提胥役解差層層剝削家產已蕩然矣迨提到日例

發首邑管押胥隸彌尊囚徒尤穢親朋絕跡衣食無資疾病顛連誰爲過問即盼到過堂不過畧詰數語仍歸羈押司讞者明知其無罪即有罪亦不至於死每以案情牽制未能速結遂聽其死亡而習焉不察迨日久瘐死照例驗報薄棺淺土付諸郊原果其身犯刑章或不足卹若無干拖累既無抵命之罪人并乏領屍之親族魂魄長逝骸骨長拋嗚呼吾故謂提省押犯之慘更甚於州縣而清釐之法亦倍難於牧令也夫提省之案兩司總其成首府專其責而分任於委審之員思所以清釐之法惟有嚴究訟師痛懲誣告以清其源案一發府先核呈詞研訊原告摘出無干者一一免提務須愼之又愼簡擇勿濫及提到日速審速結未結者每訊一次必摘釋一番勿聽徇畏難推諉延宕早結一日即早安一日之心少押一人即少造一人之孽若押犯人數太多必須設局專司委員經理擇丞倅牧令中實心任事者委之分別功過勸懲自必盡心經理糞除房屋勿任汚穢籌給口糧

勿任剋扣已死者捐給棺木勿任破損掩埋義地勿任淺露如此愼重於未押之先清釐於既押之後更補救於押斃之餘庶幾保全多少生靈不致無罪而就死地則造福宏多功德無量矣

右清釐押犯說三則余於友人案頭得之不著撰人名氏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至謂牧令無心造孽甚於貪酷何言之沈痛也有聽訟之責者宜家置一通以資警惕作者所謂官盡一分心即民受一分福非虛語也臻無似未能力行爲

諸同官倡亟取是說付梓以廣其傳願讀是說者設誠而致行之其於吏治豈曰小補之哉方今多事之秋尤重親民之選吏事修則民生遂民生遂則禍變不生兵戈止息有心世道者當不以我言爲迂咸豐十年中秋上澣刻竟書其緣起更推論之如右作者姓氏里居俟續訪云豫藩使者賈臻謹識

退厓公牘文字卷八目

幫辦軍務署安徽巡撫任起咸豐辛酉四月訖同治壬戌三月

招撫示
團練示
致李提軍
復趙觀察
與苗沛霖
致胡中丞
上勝克齋師

又
致袁午橋節帥
潁州旌忠碑記

退庵公牘文字卷八

幫辦軍務署安徽巡撫任

故城賈　臻運生

招撫示

爲通行曉諭事照得本幫辦欽奉　特旨辦理招撫事宜凡有投誠捻眾莫不曲蒙　恩宥寬其既往咸與維新仰見上天以好生爲德　聖心卽天心乃有此法外之仁施也本幫辦深知招撫一事不難於事前之開導而難於事後之安

插人莫不貪生怕死如念及歸正以後不免饑寒而死則嚮善之心廢然返矣此亦人情之常無足怪者今爲爾等再四圖維有改邪歸正之美名更得安身立命之久計若不趁此時率眾來歸眞是世間第一等愚人不像丈夫作事爲此示仰各捻首知悉爾等皆係　國家良民兼有讀書仕宦人家子弟當時或爲人所誘或爲事所逼誤入迷途情非得已後來人愈聚愈多事越鬧越大眞有騎虎難下之勢又恐散夥以後官府搜拿佈家告發本有種種可慮再想到人數眾多無以餬口更覺難之又難今本幫辦推誠布公剴切曉諭以後新附之眾除有家可歸者設法遣散外其餘存留之人量撥附近曠土閒田如逆產絕產難民產之類由官府指出段落發給印票任其墾種作爲恒業三年以後再行升科完糧平時不應一切差徭並約畧仿照邊省開屯之例設立屯官以其中頭目爲眾所敬服者充之自副將以至千把量其才力與以官階一官或管數圩數十圩因其固有量爲

增減無事則相率力田有事則帶隊聽調屯丁詞訟由屯官審辦屯丁與民人交涉事件由屯官會同地方官審辦命盜大案仍專歸州縣審辦屯官自副將以下均歸巡撫節制此項屯丁卽名爲撫標屯練捻首既是命官捻眾復爲良民以前舊案自不許地方官再行追理亦不許仇家藉端報復從此銷除殺劫共享昇平比之今日在刀鎗劍戟中過度者何如耶任是百戰百勝到底不得安生就算有勢有財何人能以久享眩驚受怕報怨尋

仇年復一年何日是了古人有言天下豈有白頭賊耶爾等既爲捻首必有過人之才豈於此等關頭尚看不破本幫辦苦心苦口諒爾等亦必深知其一切安揷之法如有示內說不到的就撫以後尚可隨時斟酌事理奏懇　恩施總要爾等知向善之樂無謀生之苦而又脫離水火榮耀冠裳如有情愿隨營剿賊立功者更是有志氣有心胷男子顯親揚名封妻蔭子今日李軍門便是絕好榜樣此更本幫辦所樂爲成全者自來英雄作事提

的起放的下爾等當知我
皇上浩蕩天恩眞是千載一遇之機會速定主見毋再觀望游移爾等之幸地方之福也特示

團練示

爲通行曉諭官督民團民聽官調以收實效而衛民生事照得本幫辦前奉　諭旨督辦全皖團練兼辦招撫事宜職任所在必期各團均有戰守實備又不致滋生弊端庶可收官民一體之效而皖北各屬自咸豐三年被匪之後隨處團練或出隊剿賊或築圩自守歷久不懈均著成勞且有城池淪陷多年而力保一鄉者有四面逼近賊踪而危城屹立者本幫辦向在皖營卽所深悉茲復恭承

簡命權撫是邦與我民休戚相關事事務求實濟所有團練事宜現擬量爲變通以期奉行盡善各邑團練均由紳董自爲糾合若無所統轄則勢各分而見單若私推一人爲長必至恃衆抗官逞其嚴酷之威以遂其攘竊之計侵漁科派巧取豪奪有倍蓰於正供者小民只欲自保身家何樂而爲之羽翼耶古者鄉遂之官卽爲師旅之長　朝廷設立守令原以統轄斯民際此多事之秋正可資其保障本幫辦酌定章程使團練歸官調遣前

已商次出示曉諭因道途多阻未能徧及刻下只
太和一縣遵辦已有成效阜西各團亦已請領旅
幟此外尚未一律照辦合再剴切申諭爲此通行
曉諭團練人等知悉自示之後各屬民團均須歸
官經理每縣按五方分立前後左右中五團地面
遼濶者分爲九團以附近城關者爲中團其餘則
以四正四隅爲別各以邑名爲營名如阜陽曰阜
營太和曰太營而總名爲皖北人和軍均歸本幫
辦統轄調遣每團鄉村若干共有堡寨幾處該地

方官派定一人爲團總由本幫辦發給官督民團
大旗二面一樹寨前一備隨調帶隊之用該團總
即將所有練丁除留守堡寨外實在精壯可從徵
調者共若干名造具花名清冊由地方官蓋印轉
呈本幫辦查核其皖豫交界處所亦應一律照辦
名曰豫皖合團人和軍不分畛域互相聯絡如此
則事有統率無强弱之分把持之患欲圖保衛之
計誠莫便於此更念軍興數載大淮南北幾無完
善之區百姓困苦流離不堪言狀今官不能衛民

而使民自爲計余心已滋愧矣若使同仇敵愾之
衆勞績壅於上聞更何以對我民耶此後各團果
有隨同防剿出力殺賊者必當立予優獎其堅壁
自守使賊無所得利者亦必酌加獎敘萬一不幸
而陷賊陣亡或禦賊被害以及婦人女子保節捐
生均即查明請予卹典即如蒙城之殺賊太和之
剿捻阜西十團之隨營聽調均經本幫辦奏請
恩施
聖心嘉悅渥沛 恩綸其陣亡之紳練團丁亦經

分別奏咨請卹我民既不肯負 國本幫辦亦安
肯負吾民哉爾等尤當念賊氛密邇逼脅萬端從
之既有不甘拒之又恐不敵若非同心合力衆志
成城何以爲安身立命之計況賊匪之猖獗由於
羽翼之衆多其所脅從何莫非吾赤子今一律舉
辦團練多一練勇即少一匪徒民勢日强則賊勢
日弱其理明白易曉唯在大家努力以保家室以
取功名利害所關較然可覩本幫辦現已分飭各
府州縣各按章程認眞經理以爲所屬倡率主持

我民具有天良尚念　國家二百餘年豢養之恩與本幫辦惠愛黎元之意示到一體遵照已辦者更爲推廣未辦者立卽舉行內有城池未復者鄉里之間不乏義民但有一處齊心卽有一處受益勿存疑慮勿涉游移剿賊立功懋膺上賞本幫辦尚厚望焉毋違特示

致李提軍

良臣仁弟大人麾下遠睽至好歲琯屢更雖音問頻通而懷思倍切茲皖疆承乏近接雄麾慶幸之私喜而不寐頃聞因苗練一事移節北來憑仗聲威自可解紛定亂某思此案紳練搆衅紛擾已及半年現奉　諭旨查辦爲大吏者必當秉公持正方足以折服人心消弭禍患在孫家泰草菅人命擅殺職官卽使苗道不以之藉口亦當明正典刑斷不容其倖逃法網此案辦結則苗道可以服其

練衆地方官亦可以服苗道之心如該道翻然改其所爲不難爲之披陳始末奏請　恩施若依然貪固或別有干求則是自外生成甘心悖叛某忝權疆寄兼握兵權刻已招集舊部數千尚多願死之士日加訓練以待指揮臨時再當北借豫師南連虎旅更得勝袁兩帥發蹤指視其民團之願供驅使及投誠捻衆之藉公戰復私讐者實繁有徒該練雖素號强梁而順逆之分得失較然可覩該道試思如邵徵祥張建猷諸將弁果肯爲之效命

致死而不顧干名犯義之大罪殺身赤族之實禍
哉至阜頖民團有大吏爲之主持可以保家室而
長子孫衆心向背之機更不待言矣某入境之始
未知彼中虛實但傳聞其勾結髮逆恐嚇鄉愚即
此一端適足見其內景之不足所惜者該道以大
過人之材又積日累勞備位監司晉階二品指日
開府陳藩建立勳名渥邀　恩寵可爲烈烈轟轟
一丈夫乃不察人心向背之機而爭此斷難割據
之地識力所限變流芳爲貽臭眞足令人齒冷耳

弟台大營與彼相去較近何不一開悟之百戰百
勝不如不戰而屈人屈人以力何如屈人以理該
道審理而更度勢必有不以余言爲謬者此亦視
其識量與福量何如某固甚爲人材惜也軍書往
還尙祈時惠玉音慰我饑渴

復趙觀察

汴垣聚首資教良多際宦轍之分馳憶同舟之共
濟停雲迴望我勞如何比奉手書就諗蓮友三兄
同門控制巖疆撫綏列郡盤根錯節正利器奏效
之朔遞聽威聲寸衷殷盼某於前月二十二日行
抵頖郡下車伊始延訪官紳即知事勢之難無從
措手月之朔日又拜署撫之　命并統轄兵勇辦
理防剿事宜自顧駑材遽膺重任自當勉竭智慮
以盡職分所當爲無如此間兵勇糧饟軍裝器械

以及文武員弁一切空無所有一手一足勢何能
支而正值苗熾於東捻伺於北羽書告警紛至沓
來又不能不亟爲儲備日來蒐簡軍實存城官軍
及新到募勇共計不及千人招集民團雖有數千
半皆陽奉陰違意存首鼠一旦有事不知何以禦
之苗練投附勝帥在七年秋冬之間彼時正值某
告假回汴其事並未與聞始終亦未與謀面方今
燎原之勢亦已灾及隣疆則肘腋之間風鶴之驚
更可想見壽春之圍日見緊迫大股捻匪起乘其

後昨從嶺上一路東趨台下蔡以至正陽烽火相接糾結紛紜孰莠孰良幾於莫可究詰午帥意存兼弱故

聖明雖經震怒而婉轉敷陳仍欲格以兩階之干羽不知復仇之名原屬藉口即使曲如所願亦必別有要求是非正氣先充斷不能幾倖了事某昨與張方伯才廉訪合詞上陳請 簡派勝帥督師皖豫外以剿捻爲名陰爲制苗之計若能幸邀

俞允或可冀挽回大局耳汝陽之事自係激之而

幫辦軍務署安徽巡撫任 三 身自厚齋

成劉中路死後梁心田王殿書諸人曾專人面稟不得已之苦衷并非已撫復叛自外生成復仇之後仍必就撫立功贖罪其時某正行次歸德以隔省之事不敢參預當即詳達毛帥允即函商嚴中丞是撫是剿再行定見昨得照翁來信知省中尚無覆音此事遲延日久嘯聚愈多再有狡黠者爲之魁以復仇爲名而肆其焚殺擄掠地方將不堪設想某亦無能爲力矣鄰邦近接輔車相依而棘手萬分兩地情形亦相吻合以後如何運籌決勝

幫辦軍務署安徽巡撫任 三 身自厚齋

尚望玉音無閟示我韜鈐尤深企望

與苗沛霖

前在克齋宮保軍中得覘偉度旋以請假回汴遠聞足下督團殺賊屢立奇勳以爲我　國家梁棟之材由此其選中心敬佩非一日矣茌官來皖各有軍旅之事未能傾蓋言歡道路不通尺書難達會託張小浦方伯於寄信時代致拳拳未審已澈清聽否適頴郡練總送呈足下致公局手書殷殷以鄙人爲念足徵舊雨關懷感荷無既猥以菲材謬權節鉞當此多事之秋唯有振作精神整飭徒

賈氏遺書　退厓公牘文字卷八　三弓自厚齋

幫辦軍務署安徽巡撫任　三弓自厚齋

旅惟力是視以報　國恩深願藉助雄麾共全大局至足下負不韙之名不能爲足下諱而抱難言之隱亦不能不爲足下原事會所迫展轉愈多變換滋甚平心論斷本由相激而成足下與地方官紳亦不能不分任其過而

聖恩寬大並未創官即某茌任後交告所領從未加以悖逆而足下遽以名義罪人自待亦已過矣況過不憚改聖人所尚近來如張節帥　國樑　李提軍　世忠　皆會身陷賊中一旦自拔來歸無不邀

賈氏遺書　退厓公牘文字卷八　三弓自厚齋

賈氏遺書　退厓公牘文字卷八　三弓自厚齋

幫辦軍務署安徽巡撫任　三弓自厚齋

恩錄用位躋極品名稱赫耀何況足下之迹涉疑似而又幡然及早回心而向道者哉詩有之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今日之事兵連禍結相尋無已時者私仇也粵橫於南捻肆於北公憤也足下以大過人之才乘大有爲之勢如能暫釋私仇聽官處置而自率其驍騰之眾翦除逆黨廓清淮瀆不惟竹帛勒其勳名即天下豪俊之士聞之孰不以足下爲能發能收之大丈夫乎彼孫徐者蟻蠓之輩真不值與之較是非論曲直矣然是非之見在足下不必太明而曲直之衡在官吏不可不審地方大吏所恃以茌軍民者刑賞也曲直不分則刑賞失措足下果能採納芻蕘審擇利害驅除髮逆調回練丁立解城圍疏通河道不使外人有可藉口當以數旬爲約罪人斯得明正典刑必使足下舒鬱勃於胸中更爲死者雪沈冤於地下如行不踐言則是某一人之過不妨重興問罪之師惟鄙人是問不必因此毒及生靈也事定之後剴切上陳爲足下辨明心跡仍爲　朝廷純臣不二之臣

旌麾人　覲瞻仰

天顏毫無疑慮某當以百口保之想足下亦知某之爲人非漫然許可者耳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是千古得失之林也軍興以來羣盜縱橫民窮財盡去歲海濱之役竟至震驚　宮闕時勢亦孔亟矣而干戈擾攘之際曾無大災大疫之降割於民此見我　國家之得天時矣捻匪志存擄掠粵逆勢更披猖而詰以朝廷有何失德使爾民不安其生即匪人亦不能顚倒是非妄爲

誹謗其安靖地方人心之固結更不待言此見我

國家之得人和矣古來未有用兵至十餘年之久而猶能勉强支拄不至大壞者我　朝康熙中三藩搆逆十年而削平嘉慶中三省邪教十年而底定今粵匪倡亂盜弄潢池又十年矣

列聖相承積德累仁爲史冊所未有故能膺天眷得人心永永無極此不待智者而知之矣若以地利言之大淮南北控引江河地勢平衍此用武之地爲豪傑之所必爭亦決非可以竊謀割據者言及於此死罪死罪阜北有王金奎者與郡人有隙勾連捻匪託名苗練擾及沙河北岸此必非足下意也已馳諭止之如不見聽不能不加痛懲足下或憐其舊從効力以數行書相戒止亦彼之幸也

賈氏遺書　退厓公牘文字卷八　六　自厚齋　賈臣遺書　幫辦軍務署安徽巡撫任　四　良臣厚齋

致胡中丞

敬啟者昨接希菴中丞來文轉奉大咨以六安防兵一事深勞盡念昌勝惶愧唯鄒牧所稟僅據一時懸揣之見於事實始末有未盡者不得不詳陳之某莅任之初本無一兵可用而壽春被圍日亟擬將各處防兵抽調來援稍加整頓進解壽圍六安兵數較多故先有撤調之議旋因鄒牧稟請准其酌添又據吉鎮函稱非二千五百人不敷城守復瞧會准其照辦因某初到皖省情形未熟彼但

言之成理自未便固執已見也乃鄒牧復有稟稱兵練萬難合一兵擾甚於賊擾又據紳民公稟願以地方之財養地方之人可以藉資防衛某以所陳雖於勢甚便而鄒牧原稟田荒人稀無團可辦恐紳民專爲除兵擾之害未暇顧及大局且恐別有利弊未可以一面之詞爲據是以委員劉兆彭往查並與吉鎮傳齊官紳會商妥議俟稟覆到日再爲核辦此辦理六城防兵之原委也計該牧所稟恐某未從所請自在未接批准二千五百人以前致煩廑慮茲將來往函牘錄稿呈閱壹是自可釋然近年皖營之弊因餉缺而兵額頗虛乃兵少而餉數愈冒即如糧臺章程以銀萬兩發餉四日數年以來無增無減遂成定式似應無此辦法當支細萬分之際即使餉多挂欠亦何可任其浮銷故不能不稍加綜核原擬核實之後設法爲籌口食總不令枵腹荷戈而糧臺及帶兵將弁有稱其便者即有以爲太苛刻者眾口難調不足計較而分防營將遂藉口撤兵而啟戎心矣其實此番舉

動只可謂之核實不能謂之裁減若令補足原數則餉需止此終致有名無實此時壽圍已鬆無須此項兵勇前往策應是以僅調回馬步兵弁四百餘人其餘尚在駐守應俟委員查明稟復後酌核情形如公稟確有把握自可俯順輿情如未盡可靠仍擬照吉鎮原議兵練分守而調換安分得力之兵並屬吉鎮嚴加約束以免擾害而收實用所最爲難者皖撫一營計每月可恃之餉不過萬金上下而壽防一千七百名六安二千五百名計月

餉已不足用祇有裁兵就餉之一法昨已據實奏聞而裁汰既多又實不敷分撥自揣才短任重隕越堪虞焦慮之餘彌滋兢惕耳除俟六防定議之後再備公牘據實咨呈并函復希菴中丞外肅此布達

上勝克齋師

敬稟者某昨肅稟函由六百里插翼飛申計已上邀鈞覽皖中軍事非吾夫子大人秉節南下難有轉機翹盼之忱殷於望歲第急切未能兼顧某所稔知此間人情洶洶計惟仰藉先聲早圖挽救擬議所及敢敬陳之刻下皖省當務之急莫要於收圍撫捻兩大端而收圍尤切於撫捻查捻患以江台凌爲大股江本有捻誠之意投誠以後各捻中孰可撫孰必應剿彼可知其備悉我軍寬嚴並用

即以新附之眾剿甘心爲逆之人以毒攻毒巨患之平可不大煩兵力此捻之必宜速撫也至收圍一節尤爲目下底定淮甸關鍵阜陽東北兩面以吳琪樹吳正誼父子朱錦雲朱鑫父子以及董志誠王金奎諸人爲大圍頴上一縣則有林濟川林作霖兄弟霍邱六安固始三河尖一帶則有潘闓潘立勳父子並李道南倘賈金諸人壽州懷遠一路則有姚紹孔邵徵祥等爲之頭目若輩有甘心附苗者有藉其勢畏其惡者有被脅勉從而心存

觀望者自徐立壯牛允恭兩人被害遂致人人自危苟有大力者爲之主持其幡然改圖可以操券且若輩之志不過自雄一方語以叛逆未有不掩耳走者就其未漓之性與以可轉之機將苗之羽翼日孤勢當瓦解伐謀伐交最爲上策此圖之亟宜早收也以上兩事皆某分內所當爲亦幾經訪求而後得其要領無如人望既輕兵威不振獨力爲之殊難集事如得麾下親信文武大員奉委前來則眾心覺有可恃以抗苗不難立收成效竊意

洪道現在霍邱固始之間會同南汝光道查辦李提督族眾被殺一案可否即賜札委就近來頼辦此兩事該道爲麾下舊人眾所共知又皖人也官紳聯屬其情易通且其應變機警某與共事有年意見洽洽如蒙俯允於此間軍事裨益實多並希酌頒空白告示札諭若干分以便該道到時斟酌填發各練總等向荒恩遇得一專札更覺榮幸至大營武職大員如一時無可分撥則署鎮黃鳴鐸營總常海均現隸某營與各圖皆有知交亦可量加驅策仍求俯賜一札以責成之是否可行敬求諭覆苗事日內無甚消息旌旆之來彼亦必有所聞見矣

貴氏叢書 退庵公牘文字卷八 三十四 自序齋

又

近奉 恩綸皖豫諸軍均歸節制此全局一大轉關也不獨澤及淮甸矣此間地勢軍情久邀洞鑒必已通籌兼顧勝算獨操豈俟某之贅述惟現在皖軍單弱豫軍盡地而守至盡地而守則其地之不能守也明甚卽如此次苗黨西犯當某悉力扼截時倘豫軍一矢以相加遺何至闌入陳汝之境耶毛帥分駐宋郡之兵不過二三千人尚有一軍進紮亳境是以鹿東亳西聲息尚通民團猶能自

幫辦軍務署安徽巡撫任 三邑自享齋

固嚴帥大軍駐陳僅派李永祿劉鳴岐等各帶數百人分防沈項兩處自不能出境堵剿皖北只賴郡一隅藉爲根本而郡垣東南北三面苗練環繞惟西面百餘里之地尚是良團賴郡又以此爲根本某到皖以後豫匪東來苗黨西竄本地土匪蜂起雖兵勇無多均以全力赴之正以此一隅之地爲皖北全局所關不容再任坐失也刻欲咨請嚴帥大軍進紮皖境勢必不能惟其分防沈項之帥似應移前數十里紮至驛口禹地方南控艾亭方家集洪河一路北顧楊橋沈邱集泉河一路顧西十團可以安枕而奸人亦不至再萌窺伺煽誘之心第孤軍進紮非數百人所能似宜於陳營中酌撥二三千人派員統帶駐紮防守如有警報准某就近調遣則兩省合爲一氣兩軍合爲一家顧西之團均有所恃以爲固必可整頓聯絡協助官軍否則人心不齊兵力又不足以鎮撫之恐亦將折而入於苗黨西之根本既搖豫東之藩籬自撤所關非淺言之寒心某非專顧已私不籌大局也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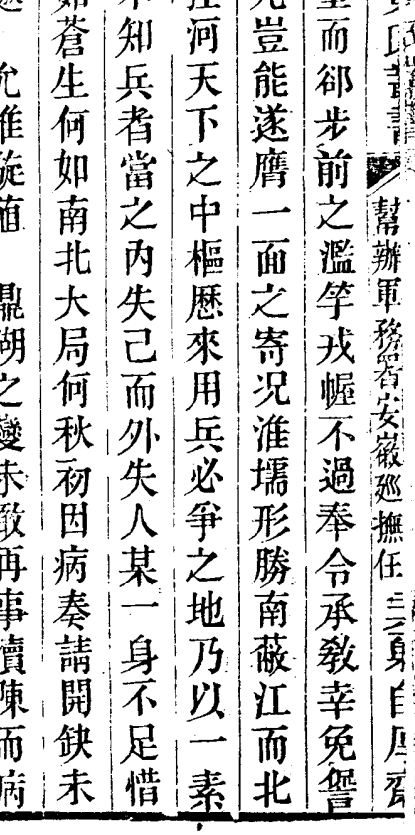
幫辦軍務署安徽巡撫任 三邑自享齋

如可採伏求酌核咨行鴻盼覆示

致袁午橋節帥

季秋月晦接奉手教得讀催請李中丞疏稿此誠目前急務尤某所禱祀而求也前者勝帥督師之請張才二署司開其端而某復申其說原以借資豫省或可屏翰有供彼時楚軍專力皖城大營久缺餉需於皖豫交界實有鞭長莫及之勢某又承乏於茲一籌莫展遠呼將伯職此之由比有傳聞豫中當事之論勝帥即來亦斷難籌供億是勝帥此時到皖亦將徒旁空咎不僅虛聲恫喝之毫無

裨益也今幸楚軍大捷連復堅城某前已造次上書曾李兩帥求其先派一旅得勝之師繞至廬郡後路可與麾下爲駸靳之助今又得大帥統籌全局剴切敷陳不唯水深火熱之中小民可望即登衽席而某之私衷慶幸更非可恒情喻者緣某前蒙奏權撫篆又贊師干原謂暫時庖代且當多事之秋人境之始未敢以知難而退爲詞不意遷延竟逾半載軍事既毫無起色甚至日蹙百里幾無駐足之區竭蹶如斯貽誤將何所底止竊謂人之材力有能有不能以某自問若令當簡僻之區或軍務稍鬆之地從諸大夫後講求安民察吏之方用人理財之要懲貪儆酷振惰式靡期於勉濟時艱挽頹波而保元氣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即偶有



崔苻小警亦可督率兵勇聯絡鄉團設法捻治以靖地方較之耳未聞枹鼓之聲目不見旌旄之色者稍勝一籌某之自效只於如此此皆度德量力眞實不虛之談若當今日之皖省即使兵多糧足將材林立而才力所限又無威望以統攝之尚當望而卻步前之濫竽戎幄不過奉令承教幸免訾尤豈能遂膺一面之寄況淮壖形勝南蔽江而北控河天下之中樞歷來用兵必爭之地乃以一素不知兵者當之內失己而外失人某一身不足惜如蒼生何如南北大局何秋初因病奏請開缺未邀允准旋值鼎湖之變未敢再事瀆陳而病軀先以染受暑濕脾泄五十餘日痰喘交作嗣後泄稍痊止而時屆秋冬痰喘加劇刻下心氣大耗病骨支離非但不能耐勞即坐談片時已覺氣短

語塞健忘尤甚或遇披閱文牘爲時畧久或稍稍用心便至頭暈目眩心搖如旌必須靜臥數刻始能自主飲食之減又不待言此間既無醫藥又其勢不能靜攝恐將因循至乎大病此閤郡紳民各營將士所共知共見無一毫揑飾之詞以菲材而兼病體支此危局實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其不能振奮有爲必將敷衍一日貽悞一日固不待知者而知之矣雖希菴中丞現署鄂撫亦未知詠芝宮保病勢若何而楚北尚有制軍方伯均可兼綰

撫緣即使事與願違而稽之不能者止之古訓準以人地未宜之令甲某亦當思所以自處惟有仰懇大帥垂念地方至緊軍務至重與某之材睱病劇一切眞實下情據情代奏即予開缺　朝廷之上別簡賢能必得兵事熟悉威望素著如劉中丞長庚之在粵西江中丞忠義之新任黔省者不得已而思其次若得張臬司運蘭會道國荃一流人物來膺斯任則淮南合楚皖爲一家淮北聯皖豫爲一氣地方軍務立見轉機某俟交卸後就近赴

賈氏養書 退厓公牘文字卷八 臣躬自厚齋 賈臣書畧 幫辦軍務署安徽巡撫任

謁就醫自維馬齒未衰安心靜養數月當可復元一經痊可仍如前奏求賞軍務省分差使以稍報三朝知遇之恩亦知時勢孔艱非臣子引疾之日惟以疆事萬分重大精神材力萬分難支而非蒙三十年交舊關垂如大帥者亦不敢如此盡情傾吐或旁觀不諒責以負氣疑以偷安則非某所敢任亦非誼所敢出想高明亦必能照察也懇情具懇藉請勳安無任急切屏營待命之至

潁州旌忠碑記

咸豐十一年冬十二月亳州捻匪結粵西悍寇合十餘萬攻圍郡城越八旬而圍解是役也殺賊以千計我官弁兵練陣亡者凡三百十八人時非天寶地非睢陽守土之官尤不敢上擬巡遠而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誠有如昌黎所云者嗚呼使者奉職無狀不能弭患未形使我忠義士民橫罹狂賊鋒刃慘痛何可勝言抑何忍使其姓字湮沒不彰於後爰於三月丙申爲位文昌宮

招魂以奠越八日甲辰敬立貞石備書死事者姓名以垂不朽同治元年三月廿二日前署巡撫布政使故城賈臻謹記

將弁兵練死事姓名

花翎儘先參將甘肅三眼井都司張富花翎儘先游擊陝安鎮標右營守備李定欽儘先游擊王福興花翎儘先都司山東河標左營守備馬三剛花翎儘先都司王印堂花翎都司韓文發藍翎陝督後營守備徐金玉花翎守備李印芳藍翎守備許連榮藍翎守備張明山藍翎守備白步雲驍騎校阿淩阿將丞張瑞麒五品藍翎陝督後營千總馬吉五品藍翎河州左營把總胡勇五品藍翎把總馬興五品藍翎把總劉興五品把總李金山五品把總陳加祿藍翎把總巴乃伏把總易開榜把總王學忠把總張得勝把總李咸一把總金山五品藍翎紫陽營外委姜應祥五品藍翎洮岷營外委丁得義五品藍翎河州營外委楊全五品藍翎固原營外委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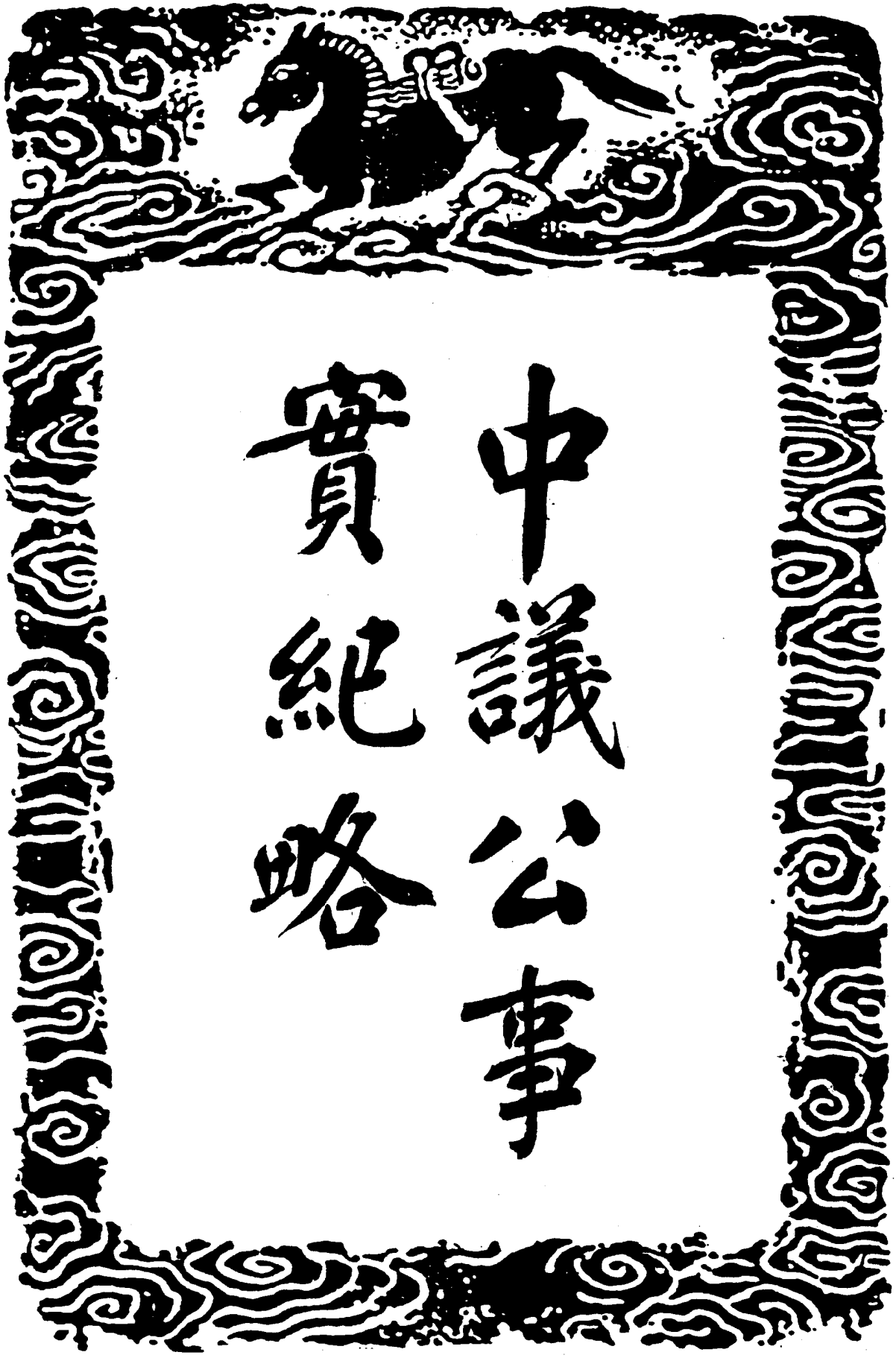
萬喜五品藍翎河州營外委劉際隆藍翎洮岷營外委房積功藍翎陝督前營外委楊春生臨洮營外委徐文發河州左營外委完雲河標外委周福陝督後營外委馬喜循化營外委王珍五品藍翎外委孫貴外委拜馬保外委卜吉外委馬文興外委李福外委王玉瑛外委房升選外委門華山外委張寔五外委郭守華外委季榮華外委唐丕茂外委王克昌外委張玉林外委賈玉田外委丁玉清以上官弁

五品藍翎溫得勝五品王心成六品藍翎陶占
春六品藍翎芮道遠六品謝長青六品蕭士剛
藍翎岳登鰲六品牛志乾六品鮮魁六品馬如
騰六品孫鳳舞六品馬鳳魁六品寇凌雲披甲
烏勒吉阿張呈策實占魁李生元黃得成陳登
貴許啟光劉占魁王有章馬得元王際明范文
玉張進才唐茂昇王振邦王柏林王萬和王定
元馬滕陳喜元李生春王清元王向成穆傳元
馬元單魁單英陳富黃天貴歐榮陳萬林張國
貴榮樹立杜國祿宋啟勝孫得勝傅貫現張孟
林張順芝田貞戶王占李得勝郭廷楨許魁勝
范正川閆順得韓中玉張萬甲史連玉黃朋昌
馬相臣梁長眞張元行陳得勝黃廣吉徐元和
王得勝胡蘭芬陳得勝許得勝馮得勝陳學海
劉二喜顧得勝任遇春謝登雲黃遇春李洪發
馬得勝劉大成賈廷玉郭如山陳學海李芝元
姚玉春梁春華金長傑黃明昌孫得太梅秀林
李升張和王廷舉劉居善申義春李景紳孫王

山張金榮張得勝曹鳳祥吳學陶張萬林余學
志左懷安田得勝耿鳳起王占魁夏德元王連
元李長法宋得勝丁全勝楊友道謝洪昌潘得
意陳得勝劉全勝曹振標馬成功謝保安王鳳
山李金田汪得勝馬鳳山常得勝任鳳山史得
勝李得勝顧鳴岐楊得勝楊占春王金多李魁
元徐朝儀方文洪黃萬升楊成海魏得勝周富
呂丙魁魏得勝馬朝科王廣全馬源清葉明春
繆永清黃明全丁長勝萬宗桂許得勝胡魁多
陳九洪萬元興李金山韓玉發王得勝張元陳
文斗王鳳會羅永魁潘鳳翥牛孟蘭王皂袁洪
保何培元翟明禮李鳳春雒鳳祥時永安李振
清康全勝鄧國酬葉金胡文祥陳玉珍周占魁
李得勝謝得勝孫得勝沈得勝陳金保李占春
焦得勝王定科夏正興呂柱貴馬占元陳學南
張在同張景和徐振標徐萬有李得勝方會劉
得成孫效三陶元貴儲殿元劉全德王繼高張
正山張得勝康全順許臣秦敬業郭興德張鳳

孫福五王殿邦徐龍倪長春楊得勝盧鳳鳴張
成先姚奉中韓永花姚得陳得勝朱鎮標洪占
元劉得春相成元袁振清張永昌袁國勝張得
春于得江陳應山張鳳林范成孫煥林徐國元
田得勝劉全道李如春王中立以上兵勇
六品丁應林解永久張世葉李登雲殷鳳儀王
有柱戴娃張柱王山孜韓鳳山李林玉王元王
貞陳宗義李明倫郭文盛劉學禮盧明德杜鳳
章潘同夏文德馬福賈金成鄭全忠李案

邦王鴻喜以上


中議公事
實紀略

中議公事實紀略

宣統辛亥夏
清芬閣編刊

中議公事實紀略目錄
上諭二道
江督請附祀臨淮專祠立傳片
豫撫請附祀陳州專祠摺
國史列傳
行述
督撫摺略
朋僚函稿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同治十二年　月　日奉

上諭李宗羲奏請將已故道員事蹟宣付史館並准附祀等語已故署江甯鹽道袁保慶前在原任漕運總督袁甲三軍營頗資得力復在河南南陽等處督帶團練歷著戰功旋經調赴兩江吏治河工鹽務及整頓軍防均能實事求是據所奏各節卓著賢聲齎志以沒殊堪矜憫著加恩將袁保慶事蹟宣付史館附列袁甲三傳後並附祀袁甲三臨淮專祠以彰蓋績該部知道欽此

天津事新印刷局代印

同治十三年二月初七日奉

上諭錢鼎銘奏已故道員在籍歷著戰功請旨附祀一摺已故署江甯鹽道袁保慶前經李宗羲奏請降旨該故員事蹟宣付史館附祀袁甲三臨淮專祠茲復據錢鼎銘奏稱該故員曾隨袁甲三辦理本省團練帶兵剿滅賊股洵屬有功桑梓請附祀袁甲三陳州專祠等語袁保慶著加恩准其附祀袁甲三陳州專祠該部知道欽此

天津事新印刷局代印

兩江總督李宗羲請附祠立傳片

再鹽運使銜署江甯鹽巡道袁保慶河南陳州府舉人爲前漕運督臣袁甲三之胞姪幼時伉爽有大志讀儒先書融貫大義身體力行咸豐年間髮捻交訌陳州爲四戰之區該員集民團練講習拳勇技擊之法捍衛鄉里衆咸信服隨袁甲三臨淮軍營正值餉竭兵疲危殆萬狀能以忠信固結飢軍遠近震慴聲名遂駸駸起矣旋經現任吏部尚書臣毛昶熙奏調辦理團練同治二年又經前河南撫臣張之萬奏派專辦潁陳一帶團練統領各軍往來南陽汝光各府州親冒鋒鏑卓著戰功迭經張之萬暨現任直隸督臣李鴻章保奏由郎中洊擢道員分發山

天津考新印刷局代印

東補用前兩江督臣馬新貽在袁甲三營中與該員相處最久知之極深同治七年奏調摺內稱其德性堅定膽識俱優堪膺鉅務綜理留防水陸各軍無不心精力果實事求是前督臣曾國藩前署督臣何璟張樹聲皆倚之如左右手蓋其性情懇摯器識沈毅不隨流俗爲轉移故見許上官如出一口臣滋任後察其言動絲毫不苟議論公事能持大體從公之暇手撰格言闇然內修不自表襮其立志可謂遠大臣方思具疏薦列爲國家備干城之選不意遽罹病故齎志無窮該員之祖母即袁甲三之母現年九十七歲神明未衰該員彌留之際以不及終事爲憾尤堪憫惻伏查袁保慶從戎十有餘年離營已久遵照吏部新章不敢奏請

賜卹惟論生平所志所學實屬仰希賢哲卓然可傳合無仰懇天恩宣付

國史館附列前漕運督臣袁甲三傳後並附祀袁甲三臨淮專祠以著清芬而彰盛績出自

逾格恩施除將該員病故日期及遴員接署鹽巡道緣由另片奏明外謹附片奏請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天津考新印刷局代印

河南巡撫錢鼎銘請附祠摺

奏爲已故道員在籍歷著戰功請

旨附祀以順輿情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據內閣中書張祖謨徐熙德前倉事府倉事吳保泰戶部七品小京官高釗中刑部主事孫欽晃工部郎中張畹前安徽鳳潁道劉毓楠前陝西商州協副將閻不敏教諭季樽智殿邦舉人曹學禮廩生趙金城等呈稱已故鹽運使銜署江南鹽法道袁保慶學術純正秉性忠貞歷隨原任漕運總督袁甲三立功江皖旋辦本省團練兼奉檄委帶兵剿賊在歸德則功克夏邑之洪樓買頭集等七寨殲匪首趙浩然又克商邱之宋集等寨殲匪首李廷彥又克睢州之余家屯王橋寨殲匪首余四並擒其黨斬之在汝甯則先後克復路閻莊曹窯曹樓與新集韓洞平輿楊埠廟灣汝南埠李鍾寨等處擒殺匪首李剛馬丙馬科乘勝踰降鯛陽等七十餘寨在南陽則翦除唐泌角子山等處積年土匪張武魁路天才李三等多名在陳州則殲擊竄豫粵匪陳得才馬永和等大股於項城之靳橋斬擒無算追奔出境督剿上店韓李砦等處踞匪環攻五十晝夜克之殲匪首李如松擒趙鳳岡降李如海境內得以肅清苗逆之叛袁甲三奉

命籌辦歸陳防剿該故員實左右之凡此勳績昭彰保衛桑梓遠近咸頌追念同聲準諸禮經凡有功德於民及能捍災禦患者則祀之爲此合詞籲請附祀袁甲三陳州專祠由地方官春秋致祭用報蓋績等情臣查該故員袁保慶前經兩江總督臣李宗羲奏請將事蹟宣付史館並准附祀臨淮專祠欽奉

上諭已故署江甯鹽道袁保慶前在原任漕運總督袁甲三軍營頗資得力復在河南南陽等處督帶團練歷著戰功等因欽此該故員在籍立功久在

聖明洞見之中今據闔省紳士公同呈懇自應俯如所請且與附祀臨淮專祠事同一律合無籲懇

天恩准將袁保慶附祀袁甲三陳州專祠以光一門之功而垂百世之祀謹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袁保慶甲三從子也咸豐八年舉人隨甲三剿辦粵逆因攻克安徽六安州城副都統勝保等疏列保慶戰蹟請以光祿寺署正即補

允之十年報捐郎中籤掣刑部時順天府府丞毛昶熙督辦河南團練保慶以刑部郎中發往河南交毛昶熙差遣委用十月山東竄匪七八萬句結亳州出巢捻逆牽掣官軍力圖西竄保慶偕內閣中書劉錫鴻等督率練丁迎擊於開封歸德與官軍互爲聲援四面截剿保慶首先陷陣鏖戰數日擒斬數千人賊敗歸亳州河南全境安謐敍功加四品銜並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賞戴花翎十一年正月捻酋劉添幅大股竄擾宋集雷集平臺一帶保慶與道員周煦徵等約總兵成景分帶兵練前後夾擊連破丁小樓張椿等四寨直搗賊巢賊自是不敢遠出亳北居民藉以少休同治二年莠民趙鳳岡句引捻首王九現李如松盤踞項城之尚店寨深溝高壘拒敵官軍保慶督率團勇與總兵張曜等晝夜環攻力克堅巢俘斬略盡並生擒陳州汝甯各屬著名首逆李如松等十九名河南巡撫張之萬上其功加鹽運使銜四年張之萬疏言保慶在籍辦團防剿髮捻親冒鋒鏑動中機宜請以道員分發省分歸候補班儘先補用下部議不准行尋浙江巡撫馬新貽遵

旨疏舉所知請以道員留於浙江補用仍格部議五年引見得

旨以知府發往山東補用七年敍剿辦捻逆功免補本班以道員仍歸山東儘先題補時馬新貽升兩江總督疏調保慶差委命赴兩江俟差竣仍回原省九年馬新貽疏請留於江蘇仍歸原班酌量補用

從之署江甯鹽法道十二年卒兩江總督李宗羲疏言保慶少有大志讀儒先書身體力行咸豐年間髮捻交訌陳州爲四戰之區保慶練民團授拳勇技擊之法捍衛鄉里衆咸信服隨袁甲三臨淮軍營適當餉竭兵疲危殆萬狀保慶能以忠信固結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飢軍聲名遂震嗣經毛昶熙張之萬等先後檄辦團練往來南陽汝光各府州戰功卓著前督臣馬新貽疏稱其德性堅定膽識俱優堪膺重任蓋馬新貽在袁甲三軍營與保慶相處最久知之最深洵非溢美自留兩江數年來講求吏治查勘河工督銷鹺務綜理留防水陸各軍無不心精力果實事求是歷任督臣曾國藩何璟張樹聲皆倚之如左右手由其性情懇摯器識沈毅不隨流俗爲轉移故見許上官如出一口臣蒞任察其言動不苟論事持大體從公之暇手撰格言閒然內修不自表暴方思具疏薦列爲

國家備干城之選不意遽殞齎志無窮保慶從戎十有餘年離

營已久遵例不敢奏請
賜卹惟生平所志所學卓然可傳應請宣付史館並附祀袁甲
三臨淮專祠疏入
諭曰已故署江甯鹽道袁保慶前在原任漕運總督袁甲三軍
營頗資得力復在河南南陽等處督辦團練歷著戰功旋經調
赴兩江於吏治河工蠟務及整頓防軍均能實事求是據所奏
各節卓有賢聲齎志以歿殊深矜憫著加恩將袁保慶事蹟宣
付史館附列袁甲三傳後並附祀袁甲三臨淮專祠以彰盡績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行述
先從兄諱保慶字篤臣號延之姓袁氏世爲豫之陳郡項城人
曾祖諱九芝　祖諱耀東庠生均
累贈光祿大夫　父諱樹三廩貢生候選訓導署陳留縣訓導
兼攝敎諭事
累贈光祿大夫兼振威將軍生子二長爲從伯兄保中兄其次
也性嚴重幼不好嬉戲七歲與保恆同受讀於　先端敏公天
資視保恆爲鈍讀書輒後成誦而記能經久遇講論經義領會
較遲每私從保恆問難比及貫通則又相引以深保恆於讀史
之暇兼及說部兄以爲無關身心性命之學弗之善也每見宋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儒以來性理諸書輒心開反覆尋繹不倦尤服膺甯陵呂新吾
睢州湯潛菴兩先生謂其學切於實用歲甲辰　先世父既歿
兄痛先人科名未顯設施未竟益篤志舉業歲一再歸省　先
伯外與保恆同下帷以爲常保恆既通籍授館職兄仍與同研
席屬當天下多故慷慨憂時相與討論經世之務以爲天下之
亂皆武備吏治之廢弛有以釀成之挽救之術不外以實心行
實事俯仰古今酒酣耳熱每爲泣下數行歲癸丑保恆隨侍
先端敏公剿賊於皖兄家居爲鄉里講鄉守之宜時至軍中助
保恆治軍保恆出戰則兄居守或爲後路策應時時以偏師扼
賊用少擊衆屢建奇功如　先公由歸德三戰而解亳州經年

之圍五戰而破捻逆百萬之衆傾其雄河集老巢爲軍與以來戰功之最兄皆身在行間祇以　先公平生持節不肯使子弟與將士爭功故與保恆均不登諸章奏非士卒目覩鮮有知其詳者然聲望遂爲遠近所推重兄於治軍之暇仍不廢舉業戊午領鄉薦再上公車不第粵捻之亂益亟

文宗愼簡大臣歸集鄉團助剿豫人士官京師者同舉兄隨團練大臣武陟毛公歸督鄉團自此遂與保恆共事之日少矣辛酉毛公入豫委兄與今閩浙總督李公江蘇巡撫吳公同任營務而獨任兄專司訓練尋以會師勤王曾克復夏邑之金樓賊巢又督兵克復夏邑亳州睢州諸賊寨殲匪首趙浩然李廷彥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余四等截剿山東竄匪擊敗睢甯捻匪以功加四品銜壬戌豫捻陳大喜等肆擾汝陽正陽新蔡息縣沈邱項城阜陽各境粵逆僞扶王陳得才僞曾王馬永和賴文光等由潁州分股圍新蔡踞酮陽城毛公與豫撫鄭公欽差大臣勝公先後委兄督兵練駐陳汝防剿擊敗粵逆於皖豫交界之酮陽城蔣樓李土樓馮寨三官廟康莊董營小張莊古城寨等處擒斬僞丞相胡正先僞將軍黃應興僞參軍指揮不可數計擊敗捻匪於董圩大秦莊土橋曹窖楊樓劉章莊李塚寨或克復賊巢或殲除全股或擒斬逆首乘勝收撫酮陽城等五十餘寨匪首馬振興等數萬人簡其精壯使隨營助剿克復小孫莊劉福集高莊圩殲匪首馬德治薛春景楊鳳棲等及其黨羽無算癸亥　先公既以病告歸奉

旨以督兵練防剿苗捻各逆招兄歸助豫撫張公以賊闖踞項之上店寨檄兄督諸將圍攻五十晝夜盡殲之以功加鹽運使銜　先公旋棄養保恆辭歸陳團防豫撫張公復奏請兄接辦時馬端敏公奉皖撫檄辦潁州團防與兄會晤籌商馬公素諗兄名至是益傾服合力協謀迄於苗逆平未嘗犯歸陳潁界馬公既撫浙首奏請兄與前閩撫王公赴浙先是豫撫張公歷陳兄在豫戰功請由郎中以道員記名堅請先引見然後赴浙吏部書吏重索費兄不之答乃發全豫保案被駁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謂兄保舉原片係附豫案同奏入不問原奏事實影射奏駁既引見

兩宮太后不知當予以何官再三垂詢以郎中應升之階

特旨以知府發往山東會捻逆任住合粵逆餘黨賴文光等入東境李鼎毅伯璽賊於運河東岸以兄建議驅賊於運東不能聚殲至是適與兄議合檄兄從軍所在督峙糧米俾諸軍所至便攜取賊既平以功復以道員用丙寅保恆既起復奉

命參李鼎毅軍事追捻逆張總愚於黃運之間薄賊齊東適兄奉東撫丁公檄督兵守濟南乘黃流盛漲駕小舟衝風逐浪接

濟保恆軍食張逆平馬端敏公移督兩江則又奏請兄赴兩江軍務吏治悉倚兄整飭馬公既歿曾文正及香山何公忠州李公相繼督兩江皆令治營政尋署江南鹽道兼治營政如故政績詳今鄂藩瑞安孫公所爲兄墓表兄卒之前歲保恆奉命督餉關中得兄書知患霍亂既絕一夕而蘇至是經月不得兄書心疑之比書至則洋洋數千言論國家事極詳盡竊喜當盛夏而舊疾不作也迺不數日而凶聞至疑滋甚及得各友人書始知兄寄書之日即夕復患霍亂而竟以不起嗚呼自　世父早歿兄承先公庭訓最久孝友出於至性內行醇備遠近無間言行已接物以勿欺爲本既壯留心經世之務尤篤好宋學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體用兼賅宜大有所展布乃年未五十竟溘然長逝聞者無不痛惜之忠州李公敍其平生大略請宣付史館兼附　先公傳兼附祀　先公臨淮專祠豫人士復不忘其保衛桑梓功臚陳戰績呈請附祀　先公陳州專祠意似可以無憾者然使天假之年得竟其設施庸詎知建樹不更有不朽者而竟以是終可哀也已李公疏與豫人士呈詞具在無待贅述惟其軼事有未能盡詳者時時於部將記述與父老傳誦得之如丙辰項城之饑兄即家獨辦賑濟竭　先公與保恆薪俸所入不足又稱貸以益之穀價踊貴慮他糧不可多得則煑豆散放爲欄界路使男女異途日數千人人豆一盂皆親

督予之五閱月無難色無倦容全活者無數當其克廬集寨也匹馬自北門入難民懽呼動地賊惶遽自南門出其撫鄧陽城諸寨也單騎至寨外呼匪首出見從者叩馬泣阻叱曰以誠信服人而先自疑耶賊出羅拜誓不復叛各簡衆裹糧從官軍立功以報比聞兄歿來會葬者以數千計皆哭失聲其追任賴各逆於登萊也乘月過膠萊河橋馬失足落水滅頂良久馬躍而出騎如故殆有神助其忠信誠篤類如是事重閘怡色柔聲能人所不能　先大母或不懌往往作小兒態以爲娛樂遂相悅以解　先伯母逾七旬後雙目失明蓋由於水源枯竭瞳人昏暗兄醫藥祈禱不遺餘力冀萬一得當聞者莫不哀其志而敬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其誠次女年十四見其母疾久不愈私截指和藥以進其母尋瘳非兄之孝思足以感化兒女奚能有此處昆弟友愛肫摯視羣從無異同胞必各因其性之所偏而思所以維持匡正之諄諄誘掖獎勸以徐俟其悅從與保恆幼相親暱長相規誡尤得韋絃之益猶憶保恆以誤發驛遞鐫級兄寓書寬譬反覆千言而總歸之是正造物之玉汝於成保恆讀之感泣終身誦之不敢忘嗚呼欲再聞此法語胡可得耶所著書有自乂瑣言前陝西巡撫宛平邵公今兩淮運使定遠方公爲之序刋刻行世娶嫂牛氏生子女各二二子早殤長女適前侍郎商城楊公次孫次宇戊午同榜舉人丙辰進士武陟毛公長子未嫁壻卒過門

守貞納姬王氏陳氏王氏生二女陳氏生一女尙在提抱中撫伯兄第四子世凱爲嗣

天津李氏印刷局代印

督撫摺略

庚申年十月初三日毛昶熙奏言現在營中將弁兵勇臣力加振刷業已漸就整肅但紮營處所遠近不一非有結實可靠之員周歷各處力加整頓仍恐陽奉陰違茲查有刑部郎中袁保慶向在皖豫軍營熟悉戎行樸誠可靠可否飭令隨臣行營約束將弁激勵兵勇於軍務不無裨益奏入

上從之

辛酉年七月二十六日嚴樹森奏言據毛昶熙函稱皖捻雷彥攻陷亳州之三盛馬廠兩寨另股捻首李庫盧和尙等亦占踞亳境盧廟集連日盤獲奸細供稱各旗逆捻蓄意西犯大股在

天津李氏印刷局代印

栗林集盤踞並有花白旗各捻紛來援應經臣毛昶熙檄飭郎中袁保慶督帶守備李占元等所募馬步勇丁馳往鹿邑會同王守基等堵擊力遏西犯

壬戌年五月十三日鄭元善奏言沈項一路劉愚股匪圍攻蔣廟在大街莊築圩四座經參將尹嘉賓督隊進擊擒斬多名立將賊圩踏毀尹嘉賓身受礮傷現責成郎中袁保慶等督率原駐馬步各隊嚴密扼剿

壬戌年五月二十四日鄭元善奏言項城境內各股匪疊經郎中袁保慶等擒斬甚衆現勝保派李殿甲等帶勇一千四百人策應沈項業已到防與原駐之丹凌雲等隊聲勢可期聯絡

壬戌年七月初二日勝保奏言據袁保慶等稟稱自六月初三日進攻鄧陽後即據捻首馬振愚率領本圩及阜陽縣屬之韓馬莊沈邱縣屬之小馬莊共二十寨軍前乞降遵諭一律薙髮捻首連登榜因忿馬振愚等投誠句結汝捻王殿書來圍鄧陽城寨被馬振愚用礮擊退旋有不期而薙髮投誠者二十二寨前後共投誠四十二寨新蔡之路節次漸通等情臣查馬振愚即馬丙曾在軍營充當勇目隨同打仗出力後因勇衆遣散馬振愚亦即歸農其時張落刑逆餘方張該處四圍皆賊馬振愚被脅領旗並非甘心從逆此次大軍一到首先自拔來歸較之窮蹙乞降及首鼠兩端者情形迥別伏思用兵之道貴於剿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兼施今馬振愚率二十寨投誠其觀感而起者亦至二十餘寨之多察其情形悔悟出於至誠且馬振愚已與汝捻接仗是反正已有成效若復絕其自新之路勢必已降者復生反側未降者從逆愈堅臣未敢稍涉拘泥當即准其投誠並令揀選丁壯五百名隨營效力如能剿賊立功方准給發口糧仍派妥員親歷各寨妥爲安輯以堅衆志而弭患萌

癸亥年四月十七日張之萬毛昶熙奏言查尙店寨在項城之北素稱富足良莠不齊寨內匪徒句結捻首王九現等入寨抗拒我師當派總兵張曜統帶豫勝等營分投進攻復飭陳州府知府劉拱宸會同刑部郎中袁保慶帶團策應並挑濠兩道嚴

防竄逸至三月初八日張曜督帶兵勇圍攻親燃大礮轟塌寨牆礮樓兩處擊斃悍賊多名該逆拚死負嵎急難得手二十七日夜張曜同劉拱宸袁保慶等復行進攻竭兩晝夜之力至二十九日夜派周口練長蔣莠章隨同羅輔臣隊內兵勇由東北角開挖地道安放地雷三十日卯刻開放轟塌寨牆五丈有奇各營將弁同時猛進逆衆猶復死拒我兵愈戰愈勇殺斃悍賊數百名兵勇傷亡不少攻擊數時未能搶入四月初一至初四日歷四晝夜未能撤隊是晚捻逆吳萃亭帶同三十餘人越牆逃出乞命投誠訊知逆衆窮蹙意欲遁逃並知捻首徐四萬王九現吳玉衡李度玉等先後均爲我軍轟斃張曜遂傳令各軍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揚言撤隊密伏濠外逆衆果於五更時全股衝出我軍陡起截殺匪勢不支退回寨內我軍乘勝由轟塌處所並南北兩門跟蹤直上立時搶入巷戰多時殲斃賊匪千餘名生擒著名捻首李如淞等及悍賊三百餘名查此股賊匪均係各路失巢首逆兇悍異常今幸將士勠力同心將逆衆全行剿滅汝東項境一律肅清奏入內閣奉

上諭郎中袁保慶著賞加鹽運使銜等因欽此

癸亥年五月初三日袁甲三奏言接奉

諭旨以陳州切近皖疆令臣號召紳耆團練速爲備禦伏念臣病體支離張之萬毛昶熙均在汝甯急切不能北來陳州當東

路衝要門戶洞開臣向時舊部除留交唐訓方外帶豫不及十人已於到寓後交張之萬分派攻剿此時並無一旅之師堪供驅策臣子袁保恆現在綫絰之中仍令暫留陳郡以定人心其團練如何辦法已令袁保恆會同地方官並馳商各處紳耆實力整頓務期人心固結使逆匪無可乘之隙臣胞姪刑部郎中袁保慶於咸豐十年隨毛昶熙來豫現在會攻尚店捻匪業經蔵事陳郡團練必須閱歷查勘臣已飭該郎中會同臣子袁保恆妥籌分辦

天津博新印書局代印

朋僚函稿

張振軒

弟初識篤臣二兄於濟東軍次氣識深沈議事剛斷卓然佩爲偉器上年移官吳會幸得同事一方既又權督金陵蹤跡益近尤得窺究底蘊竊見其居官行政風采嶽嶽能持大體凡有建白無不眞氣流貫可以經久不爲阿順亦不爲矯異惟以誠意惻怛與上下相孚宜乎前此諸賢無不倚爲左右手而嵩雲宿將至今談及戰事猶斂手傾倒於書生也莫春弟受代旋吳月必通問彌留前數日猶有書至殷殷以時事相砥礪不意復緘纔遞訃已在門屑涕盈襟何能已已念其內行粹然志趣遠大

天津博新印書局代印

捍衛鄉邦之績尤磊落不可磨滅正擬表揚入奏適雨帥咨已爲陳列平生請付史館附列端敏公傳後並附祀臨淮專祠等因既先得鄙心並適如所囑必邀

俞允自去秋申明請卹定章限制甚嚴本年荃相爲前蘇松吳道煦疏請優卹即經部議格龍嗣後惟實係軍務省分剿賊與接壤省分防堵各員積勞病故方准辦理故雨帥疏中聲明遵照新章不請

賜卹第請附傳附祠措詞得體頗見苦心篤兄亡後遺橐蕭然當即約同僚友數人致賻五百金雨帥亦由善後局公致五百金鄙人復函囑江甯梅方伯爲之料理如果歸殯不敷自當力

爲湊濟以副諄言

李雨亭

令兄篤臣觀察學粹品純才大心細弟幸得共事一方深資匡助忽焉溘逝痛惜實深當時卽欲照軍營立功後病故例奏請賜邮迨商之僚友皆以近日部中新例限制甚嚴疊次奏請均經部駁勢必不行再四籌商乃奏請以令兄事蹟宣付史館並請附祀尊人端敏公臨淮專祠惟令兄向來歷著事功衆皆未能深悉僅就所知者列入奏中茲特抄稿寄閱至將來令兄眷屬扶櫬言旋跋涉長途資費不少必當共爲籌畫不致缺乏並派弁護送務期安穩力所可及必竭鄙忱不待諄

屬也

李中堂

正封緘間接雨亭同年六月二十四日來函稱篤臣兄竟以霍亂七日怛化殊深悼愕篤兄誠毅開敏眞未易才其氣體尤極壯實乃亦一病不起善人無祿同病相憐可爲世道悲也

李次實

數月未作函並二弟凶問亦未奉慰非慵也二弟近年因在秣垣得以時一聚晤生平舊好如此者稀常互謂此樂極不易得何期微示小恙忽已棄我而去耶二弟誠樸無欺兄與屺堂治卿諸人無不推爲第一直諒之友大伯母就養在秣孺子之色尤爲可敬可風默存常謂二弟生平無慙一篤字遽此長逝其酷何可言邪兄拊膺大慟寢食不甯者數日又怡值轄境久旱兼近秋閘地方事牽掣不了咫尺不得赴弔昨聞受弟亦垂諒鄙衷蓋來南時見聞甚悉也緣此每欲提筆輒泫然而止尤愧窘迫中未足將誠實亦中宵慙歉之事也

張朗齋

頃讀手章驚悉篤臣二哥竟以積勞成疾遽作古人噩耗傳來悲悼欲絕因念篤臣性情純厚才具淵閎曠視時流罕與儔匹方期恢擴經綸薦膺臺鼎爲一代偉人乃未盡其才志遽奪其祿彼蒼蒼者誠何心邪況乎慈親垂老目擊心傷旅邸悲涼尤

屬不堪設想弟分居友末而誼等同胞不禁灑淚將枯而呼天欲啞也身後一切事宜得諸賢昆爲之布置勳望昭垂自當傳諸不朽弟恐友于情切其感傷懷抱自必異於尋常倘祈勉加珍攝是又私心所切禱者也弟羈迹邊陲間關萬里生芻一束不克親將悵望江天祗有倍增愴惻耳

吳長慶

頃奉排遞手書猥以襄理篤兄後事辱荷齒芬正嗟悼之無窮增感慙於靡已弟自七年凱旋南下奏留駐防江蘇五載以來毫無建樹每與篤兄議談時事志同道合共抱隱憂砥礪忠勤既得他山之助淵源至誼況爲兩世之交而篤兄一片肫誠視

同手足方謂蘭廉結契共濟時艱孰期別未一旬竟成永訣浦防距省一江之隔二十日尚奉十七日手書病未能知忽傳噩耗度江視斂徒有撫棺痛哭而已惟念篤兄忠誠廉正膺識兼優自到兩江以來歷任制軍無不倚爲左右手老成遽謝上下同悲適省三弟在甯彼此心交均應竭棉部署所有篤兄勳勞事蹟尤屬卓然可傳比懇兩帥奏請宣付史館附先端敏公傳後並附祀臨淮專祠聖主眷念忠勤定邀恩准也

程敬之

日前迭接受臣大兄暨柸棣來函知篤臣仁棣榮奉恩綸輝增史册且得附祀端敏公祠名德相承馨香不朽從來天爵之貴百倍人爵以篤棣之忠誠幹濟逝於一時壽於千古黃壤承恩亦當含笑當篤棣凶問初傳南中士大夫識與不識無不同聲痛惜自聞寵命乃相率慰藉可見直道之公而頌褒嘉之允惟祈釋鴿原之痛爲國籌邊以繼端敏公未竟之志斯鄙人之所深禱亦篤棣所望於九原者也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又

篤棣靈輀西上弟於八月初即派礮船葉參將赴三河祗候因湖水日落石塊觸舟改道清淮復飭礮艇移泊運口接護前月二十四日平安過閘在高良澗阻風數日九月初四日行抵老子山又慮舊縣花園嘴一帶水淺膠舟受兒頗爲焦急禱於山頂大王廟次日順風相送船行如飛所謂關門灘處陡長水尺許其中最大一船帶貨過多仍形淺澀推撓半日莫能移動二更後船忽浮動揚帆而行初七日薄莫行抵浮山忽旋風起於天末帆檣震盪瞥見煙雲一縷旋折而東風色隨轉蓋距五河僅二十餘里矣山靈呵護信而有徵抑亦見篤棣靈爽奕奕如生相傳沒而爲神良不誣也初八日東風復作巳刻即抵五河弟撫棺一慟悲從中來回憶秣陵聚首憮若平生曾幾何時幽明遽隔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劉治卿

篤臣兄竟爾摧折人琴之痛如何可言度令姪暨王紫翁等必已飛緘奉聞尚祈勉抑悲懷葆練道體爲禱此間六月初望雨孔殷篤臣隨同制軍詣壇祈澤每日出入四次梅炎蒸曬雨霑疾作其初但下痢耳醫家投以附子理中湯劑痢稍止而變症陡見至二十三日辰刻遂以不起距撤壇謝神不日也篤兄情性純愨識見超邁器量又雄厚宏達上而大府下至寮采靡不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遠到期之以爲嵯巡暫攝僅其初桄胡中壽未臻遽溘先朝露邪篤兄自蒞甯以來念佐禹爲臨淮舊人晨夕往還尤稱莫逆所以匡救佐禹者無微不至佐禹亦持此直諒之友敬以師保奉之而今則已矣佐禹言念舊恩兼傷知己

嚴塏

篤憲大人委辦營務文案處之館舍一切得所就正方冀長托宇下藉資甄陶豈意福緣蹇薄遽失蚜幪每過廳事輒不覺心傷目慘涕泗交流至於篤憲身後各節塏銜痛之餘形神沮喪多所疎略乃蒙鈞諭下頒齒芬揚溢叩誦一過悲感滋深伏聞大人之於篤憲學同几硯營聯鞍馬以昆弟而兼友朋磨礪近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四十年計東西暌別者纔數年耳其間情好殷殷較之姜家大被李氏鼪樓殆有過之宜其抱痛鴒原悲深折翼然修短隨化終期於盡雖古昔聖賢命世英雄舉莫能外矧新奉

諭旨命將篤憲事蹟宣付史館並附祀端敏公臨淮專祠配享千秋聞風百世舉公卿大夫所不能倖邀之

典篤憲備於一身亦可以酬卓越之志慰在天之靈矣大人秉節鬮中總籌兵食殊功告成期以旦夕尚祈珍重柱石之身勉抑人琴之痛是爲至禱

張岨堂

富年自交卸淮徐道篆奔走風塵已巳出都與篤臣二哥訂交於白下承其不以俗吏見棄勸善規過誼等同胞朝夕過從無三日不見面本月既望談至二鼓見其心力兼勞勸其稍加珍節亦不過尋常相愛之語也十八日夜聞其小有不適卽於次晨往視知於十七日忽患吐瀉延蔣萃峯大令（樸山中丞從弟）診治用理中湯加減服之尚投二十早間大便見糞小便亦漸通惟胸膈尚不甚舒頗思飲食啜粥少許扶至窗前小坐言及劉省三兄已至擇二十八日傳帖締姻囑富年作冰人二十一午後神氣稍遜尚商喜事應配禮物仍服蔣方不意二十二日忽瀉紅水不止延請數醫皆云氣分太虧藥難應手竟於二十三日辰時大去自憾不解醫藥束手無策要朋友何用傷哉以二哥平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日居心行事而竟不永年天乎人乎當與省三暨朱春山桂鄉亭諸君商同料理金陵無好壽板黃昌期軍門處有陰沈木一具來歷可靠商明移用隨後另行購還卽將附身各物趕緊辦齊於是日亥時大斂

又

一

卹典格於新章未能陳請竊見

國史名臣列傳多有子弟附列傳後者雖未知史館體例如何而以理度之似尚可行現蒙雨帥奏請

宣付史館附端敏公傳後並附祀臨淮專祠於初五日北達方

策俎豆同垂不朽將來再由江甯紳士呈請崇祀名宦二哥並大有造於鄉里本籍亦可公請附祀也

一二哥素性耿介不輕受人一絲半粟賻儀亦須斟酌卻受如上憲暨至親好友誼不容辭此外文武屬僚及平日往來疎泛者擬概璧謝計可受者約有六竿想竹報中已詳言之恕不贅述

鮑子年

篤臣兄之耗實出意外令人驚愴天生良才而靳其年胡堪搔首我兄鴒原之戚大難爲懷然天實爲之惟自衛國家倚賴之身而已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朱春山

篤翁先生器識宏深猷爲兼備方徵遠到遽赴仙鄉僚友嘆廣厦之傾軍民下墮山之淚所謂彼蒼難問殲及良人矧森迭邀知遇逋出尋常感悼實難自已

劉治卿

令兄篤臣二哥忽焉凋謝不但知交凡在同官者無不驚愕而制軍之於篤兄則因生前之契重尤深歿後之悲傷並因篤兄身後蕭條諄囑同寅厚爲賻贈所有身後各要務適當辦理粗就時而大令兄受臣大哥已於閏六月之中旬抵甯茲已訂於七月十九二十兩日開弔其各處弔分搬柩諸費用似可敷衍仰請無庸遠注篤兄營務地方共事有年諸荷不棄今傷永訣其於各大事焉敢不竭力襄籌惟深慙學識之疎其照料或有未到之處已訂於篤兄靈輀啟行時定當躬送數程庶覺稍伸悲悽耳

蔡匯滄

匯滄隨篤憲當文案差首尾五載飲食教誨有逾常人今春三月李制憲蒞任後謬採虛聲札調入署辦理文案並及通商事宜逐於三月杪銷營務處差匯滄老母猶蒙篤憲殷殷留寓一處且不時著人照料篤憲之愛不才有加無已而不才竟無少建白以副知己期望而今已矣回首龍門祇增於邑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桂嵩慶

篤臣兄英年偉抱竊謂一方共楫得冀克循後步圭臬常資乃遽賦騎箕典模頓謝卽在官同志無不爲之神傷況慶辱教之尤殷追憶平時恐對故人而負負故不禁悲感五中情之不能自已也迺荷齒及轉覺抱歉良多滋深負疚矣

秦煥

再啟者得金陵信驚慟欲絕篤臣公祖其人如璞玉渾金雄才已展惠政實多天乃遽奪善人此何說也江淮無福失此仁人非僅德門之憾也閣下天性友愛抱慟可知尙希達觀珍重況天恩異數千古不朽又何憾哉

先二伯中議公所著自乂瑣言爲　先考閣學公編錄較原本微有刪節瞻對先芬如親誥語爰付手民以爲子孫圭臬　中議公事略後附朋僚函稿皆曩昔　中議公逝世時諸父執致　先伯　先考書　中議公一生德行品誼流播於賢士大夫之口想見老輩風規交誼之厚氣類相感非偶然也

姪世傳謹識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文史通義

上

文誠公集

宣統辛亥夏
清芬閣編刊

文誠公集卷首目錄
上諭二道
諭賜祭文
御製碑文
豫撫請建省城專祠幷立傳片
豫撫請附祀陳州專祠摺
皖撫請附祀臨淮專祠摺
國史本傳
行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光緒四年四月十三日奉
上諭刑部左侍郎袁保恆由翰林洊擢卿貳前在江蘇安徽等省隨剿捻匪疊著戰功嗣復在陝西辦理轉運事宜俱臻妥協此次派往河南幫辦賑務尤能任怨任勞悉心經畫遽聞溘逝軫惜殊深袁保恆著加恩照侍郎例從優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伊子袁世勳著俟服闋後由吏部帶領引見欽此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光緒四年九月十一日內閣奉
上諭涂宗瀛奏已故部臣請建專祠並將功績宣付史館暨請附祀伊父專祠各摺片已故刑部左侍郎袁保恆於咸豐年間隨同伊父已故漕運總督袁甲三轉戰江南安徽山東等省疊著勞勳嗣辦理西征糧臺籌畫餉需不遺餘力上年幫辦河南賑務盡心區畫尤屬有功桑梓著照所請准其於河南省城建立專祠地方官春秋致祭並准附祀陳州府伊父袁甲三專祠該故員功績著宣付史館立傳以彰忠蓋欽此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諭賜祭文

朕惟周禮重行人之選睠彼凶荒雅詩稱從事之賢傷其盡瘁況際此需材之會忽奪茲任事之臣爾原任刑部左侍郎袁保恆贍智肫仁壤材閎器羽儀華國綺齡登瀛海之班弓冶承家雅志殄淮濆之醜惟有文必有武何敵不摧資事父以事君有功不伐錫嘏都之勇爵超坊局之華資一持分校之衡屢負從軍之羽調和諸將掃河朔之風塵饋餉三秦龕西陲之組練度支入佐薄算緡言利之爲刑憲分司無鉗網深文之習比以中原告祲宮寢殷憂持武康之節而還鄉發洛口之倉以安衆肩勞不避府怨不辭北斗南箕久告轄空之病庚糧癸水幾窮佩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蘂之呼王尊沈馬以誓神願將身代蘇軾起龍而致雨卒與天通幸哉兩河之更生已矣九京之不作以爾官亞九列而立朝未滿五年以爾氣雄萬夫而賦命不登中壽未殫厥用深惻於懷於戲罄方社之犧牲竟丁耗歎聽澤中之鴻雁永念劬勞茂此飾終庶歆昭奠

御製碑文

朕惟馳驅奔走盡臣表許國之心壹惠尊名悼史垂旌賢之典哀榮允備芳烈難湮爾原任刑部左侍郎袁保恆世篤忠貞兼資文武自起家於詞翰早抗志於澄清吳澄不習駢文恥爲俗學曹瑋深明將略綽有門風凡承歡子舍之年皆戮力戎旃之日迴翔芸館洊貳棘卿三參軍謀兩莞綱運戰河南戰河北盡消崔寇之狂波自陝東自陝西廣開蕭侯之甬道元和薄上贊儉德而圖豐城且書中輔祥刑以弼教職方曹局而有通籌國計之心身處朝廊而有經略四方之志會鄭圖之上奏命汲節以巡行艱難告辰罹之哀慷慨作西猋之乞行糜哺粥信既竭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於心思索鬼責神甘自捐其頂踵乃三農慰望靈雨方零而六診爲災使星遽隕綜計一生征役功名多在於兵間洵乎晚節勤勞老死不終於牖下儒臣罕覩士庶盡傷惟文者足以經時惟誠者勇於報國錫茲美謚數本朝止有三人溯彼舊勳俾兩世同光列傳於戲風淒大樹留江淮草木之威名月照豐碑還河嶽英靈之間氣誕敷成績永揭鴻辭

豫撫涂公宗瀛請建省城專祠並立傳摺

奏爲已故部臣勳蓋卓著盡瘁賑務功德及民懇恩准於原籍省城特建專祠並將功績宣付史館以垂久遠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有功必錄

朝廷所以勵忠勤歷久不忘士民於焉深愛戴查原任刑部左侍郎袁保恆籍隸河南陳州府項城縣爲原任漕運總督袁甲三之長子通籍後曾隨其父軍營轉戰江南安徽山東各省所向有功同治二年以詞臣被

命回籍團練地方深資捍衛後總理西征糧臺圖度句稽厥功尤偉迭荷

聖明簡擢由翰林洊陟卿貳上年奉

旨幫辦河南賑務本年四月歿於差次飾終

恩禮備極優崇生平歷著勳勩固無待於臣之繕述第即其辦賑一端功德及民實已有令人謳思不輟者伏思豫省去歲奇荒誠爲古今所罕見司庫罄懸如洗該侍郎抵豫屏絕供張服食粗糲與前兼署巡撫河道總督臣李鶴年籌畫款項釐剔弊端昕夕焦勞不遑寢處凡有可騰挪之法無微不搜凡有可利濟之事無艱弗任臣嘗見其奏牘暨與各省乞貸信函不啻聲淚俱下其惻忱亦可概見維時豫省各屬均放賑粥而流離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徙者多半就食於省關各廠男婦日以十數萬計該侍郎創立規制俾得各就栖息所全活不可勝算復以時親歷各粥廠查察稽核吏胥之間拊循指示不憚穢惡不避風雨用能嚴絕諸弊實惠均霑而身則積勞況瘁矣以故一嬰時疫遂爾不起當其未病嘗自爲文告神願以身代民殃卒之日婦孺皆爲流涕臣到豫僅遲四日未得接晤至今想望風采凡此設施遺愛雖皆得之耳聞無異目覩洵屬盡瘁

王事允宜報褒特隆臣既有志表揚復據閻省紳士前湖南巡撫衞榮光等合詞籲請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於河南省城特建專祠令地方官春秋致祭並將其功績宣付史館以彰忠藎而順下情之處出自

逾格鴻慈所有擬請已故部臣專祠入史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又請附祀陳州專祠片

再正在繕摺間復據淮甯縣舉人李樹培劉俊德拔貢杜耀德等呈稱已故刑部左侍郎袁保恆世濟忠勤功存桑梓同治年間與其堂兄已故江蘇候補道袁保慶同辦歸陳團練地方深資捍衛袁保慶故後蒙

恩准其附祀陳州府已故漕運總督袁甲三專祠茲已故侍郎袁保恆前勞未泯復因賑務盡瘁匪躬擬懇一併附祀等情由司詳請具奏前來臣覆核無異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袁保恆一併附祀陳州府袁甲三專祠之處出自鴻慈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皖撫裕公祿請附祀臨淮專祠摺 光緒四年十月

奏爲已故侍郎功德在皖紳民呈請附祀謹據情籲懇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據鳳陽潁州各屬紳民道員用分發補用知府郭啟昌等聯名稟稱已故刑部左侍郎袁保恆爲原任漕運總督袁甲三之子咸豐年間袁甲三督師皖北袁保恆官翰林院編修奏明隨侍軍中維時鳳潁各屬南逼於髮逆北逼於捻氛中間悍練土匪乘時交鬨幾無措手之處袁保恆佐其父夜治軍書晝臨行陣往往摧鋒陷敵爲將士先咸豐八年冬間追捻匪八晝夜及於太和大戰破之經河南巡撫奏報蒙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文宗顯皇帝賞給伊勒圖巴圖魯勇號適袁甲三以軍事陳奏硃批有汝子奮勇衝鋒甚爲可嘉之諭咸豐九年袁甲三駐軍臨淮袁保恆仍來營隨侍是時地方糜爛更甚籌兵籌餉昕夕不遑每遇誓師袁保恆無不趨侍左右恪供指揮凡危險之戰尤多以袁保恆爲前驅及戰勝之後輒引嫌不錄其勞故將士激於忠義爭自奮發用能克復懷遠鳳陽各城保全長淮危局迨其去皖之後初聞轉餉關隴繼又聞回京供職咸欣位業日隆不意竟以河南賑務憂勞成疾齎志以歿凡在皖民身被其澤者無不感歎思有以遂其報功之忱因念原任漕運總督袁甲三曾奉

恩旨在臨淮地方建有專祠其姪袁保慶在署江甯鹽巡道任
內病故經前兩江督臣李宗羲奏請附祀亦奉
旨允准在案茲袁保恆功德在皖擬請援照袁保慶附祀之案
一併附祀袁甲三臨淮專祠以彰盡績等情前來伏查故侍郎
袁保恆本年籌辦河南賑務慮經費之支絀惘桑梓之流亡臣
接其函牘無不情眞語摯聲淚俱下不料其憂時之切竟焦勞
遘疾以歿飾終之典荷蒙
予謚
諭賜祭葬已極優渥該紳民等因其隨父治軍皖北保全地方
克復懷遠鳳陽各城呈請附祀以伸愛戴實屬出於至誠相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據情籲懇
天恩俯准將已故刑部左侍郎袁保恆附祀於其父原任漕運
總督袁甲三臨淮專祠以順輿情出自
逾格鴻慈所有據情籲懇附祀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軍機大臣奉
旨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

國史本傳
袁保恆河南項城人父甲三漕運總督自有傳保恆道光三十
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咸豐二年散館授編修三年請假送
親回籍尋赴安徽隨甲三行營剿賊五年
上允甲三請留保恆於軍六年捻匪張落刑竄踞潁上甲三統
豫軍防潁州府城保恆督隊斃賊甚衆七年
欽差大臣勝保奏言保恆隨甲三軍解亳州圍拔白龍王廟寺
兒集雉河集賊壘奮不顧身所向克捷甲三引嫌未爲請獎本
年連攻三圩保恆在礮臺晝夜督戰不少卻實爲始終奮勇請
予鼓勵得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旨賞侍講銜花翎八年十月安徽懷遠捻匪李大澍糾衆圖北
犯壘爲官軍所創竄孫家寨官軍馬隊由銅山追賊南下保恆
率步兵由潘家屯楊莊一路會剿擒斬數十奪其輜重十一月
統宿營兵勇取道永城迎剿捻酋孫葵心劉狗等賊旋自陳州
撲周家口北岸保恆督馬隊馳至鹿邑與大軍會追賊八晝夜
及於太和大破之河南肅清
賞伊勒圖巴圖魯名號
上批答甲三疏有汝子奮勇衝鋒甚屬可嘉之
諭九年正月隨甲三奉
召回京七月充

文淵閣校理八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甲三以漕運總督再出
視師十年三月
命保恆仍赴軍營聽差遣六月督馬步隊會西路師偪攻定遠
累捷幫辦軍務穆騰阿移文甲三欲上其功甲三婉辭不可乃
疏言世受
國恩捐糜難報衝鋒冒鏑皆分所當爲且臣子年力富强必使
盤根錯節藉增識力方克成有用才不敢與將士爭爵賞之榮
也
上諭甲三嗣後該員著有功績亦應實敍不必引嫌十一年九
月叛練苗沛霖圍壽州其黨張士端等踞懷遠築壘渦河口以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阻官軍保恆統精銳五千人攻之破其壘十月邀擊懷遠叛練
擒斬頗多十二月會攻定遠克之
命遇翰詹應升缺出開列在前同治元年五月擢翰林院侍講
八月轉侍讀閏八月遷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時甲三病篤得
請解職
詔安徽巡撫李續宜領其軍保恆聞營壽丁繼母憂歸二年四
月河南巡撫張之萬調保恆赴汝甯軍
上可其奏既因陳州接壤安徽賊氛尚熾
命甲三督飭保恆聯絡團練防剿六月甲三卒
上悼惜賜卹有加

詔保恆服闋後以翰林院侍講學士即補時皖北初平保恆以
江淮之民輕死好亂宜有以善其後策久安也疏宜次第舉行
者八條一僧格林沁不宜輕離皖北待伏莽淨盡人心大定然
後撤防一皖民不知畏官宜慎選守令假以事權僧格林沁總
其成而不侵其官使得自行其威信一皖北地勢遼闊宜增置
城治使官民日近政教易施奸慝易詰一江淮之民讀書明理
者少平日以重然諾輕生死爲義宜廣設義學以化獷悍之習
革鬬很之風一淮南北自粵捻各賊蹂躪之後逆產絕產縱橫
千餘里有主之田不及半宜查勘歸官募民屯墾方五百里可
得田二十餘萬頃每頃養八口之家出屯兵一名可得强兵二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十餘萬設屯衞之官綜理而訓練之以資鎮守備徵調不費一
餉而坐收富强之效萬世之利中原之福也一宜整頓兩淮鹽
務以濟兵勇糧餉爲屯田經費一近日勇多兵少兵糧輕而勇
糧重兵有定額勇無定額宜裁勇增兵一勇之費可養二兵即
兵額倍平時猶較養勇爲省將領滑轑則盡拔帶勇之得力者
破格而補營官老弱不齊則盡拔練勇精壯者隨時而補額兵
況事定後兵可歸伍而勇難遣散此尤不可不深慮而豫爲之
地也一河南歸德鎮距省會及徐州鎮皆三百餘里而距壽春
鎮獨遠壽春距南陽鎮尤遠非所以資控制也宜於臨淮添設
一鎮而移壽春鎮於潁霍以控淮河上游使稍近南陽再移歸

德鎮於蒙亳之間以制其要害更設提督統轄之使毋分畛域
時江蘇巡撫李鴻章借夷兵克復蘇州省城保恆因奏言夷人
貪而無親垂涎財賦之區欲坐收其利非眞能敵愾效順也請
密飭諸臣籌處置之法嚴夷夏之防又密陳提督李世忠驕恣
難制請
寄諭僧格林沁曾國藩等謀裁抑之三年保恆以前所條屯田
議未即行再疏力言與屯不可緩請躬詣京師與廷臣面議
上以不候督撫覆奏輒以未見施行爲詞責其自信過深不諳
體制下部議處四年正月部議降一級以鴻臚寺少卿候補尋
服闋先是前任順天府府尹蔣琦齡上中興十二策稱保恆嫻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武備十一月戶部尚書羅惇衍疏論人材亦以保恆在軍久武
事諳練請
擢用七年正月捻匪竄
畿輔四月
詔責湖廣總督李鴻章等滅賊保恆以皖豫各軍半甲三舊部
習同甘苦自請效力戎行以竟父志得
旨發往李鴻章軍營差遣委用六月大軍敗賊於商河賊首張
總愚率衆東走保恆帶小隊出德平義渡口擒騎賊數十諸軍
畢會偪賊於徒駭河盡殲其衆捻匪平捷入
上以保恆冒暑督隊追念甲三功嘉保恆能勉承父志開復降
調處分仍以翰林院侍講學士補用並予三品銜八月
命赴陝甘總督左宗棠軍營聽候委用九月補官八年
命筦西征糧臺得專摺奏事十一年五月擢詹事府少詹事十
月遷詹事十二年請假省親旋因肅州克復
賞頭品頂戴十三年二月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八月大
軍出關
詔左宗棠督轉餉以保恆爲幫辦進駐肅州九月擢戶部左侍
郎兼管三庫事務十月
慈禧端佑康頤皇太后四旬萬壽
賜保恆祖母郭氏扁額如意文綺光緒元年三月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召回京八月兼署吏部右侍郎二年四月調刑部左侍郎九月
充順天武鄉試正考官十二月疏言臺灣僻處海隅物產豐饒
民番偪處非專駐大臣鎮以兵威孚以德意舉民風營制吏治
鄉團事事整頓未易爲功若以福建巡撫半歲駐臺恐閩中全
省之政務道里懸隔而轉就拋荒臺灣甫定之規模去住無常
而終爲文具請改福建巡撫爲臺灣巡撫駐臺灣而以總督辦
福建全省事各專責成疏入下部議行三年五月請假歸葬祖
母郭氏八月回京是歲河南旱飢人相食
上以賑荒遲延褫巡撫李慶翱職
命河東河道總督李鶴年權代之十一月遣保恆幫辦賑務保

恆因奏河南被災至廣需款至急擬借各直省存公閒款及富商銀錢俟歲稔開徵提還下戶部議既至疏陳沿途流民狀四年正月偕李鶴年奏請截留江安漕糧九萬餘石不許請借直隸平糶餘米三萬石許之又請借用江蘇義倉積穀及臺灣捐修鐵路洋銀五十萬圓下所司議奏保恆復疏言賑款遲到一日即多斃無數窮黎乞
特詔允所請並自陳籌措無方請治罪謝災民報
聞尋以戶部議覆保恆借款疏
飭河南布政司權歲徵出入除河工兵餉及京餉協餉能劃若干還借款保恆偕鶴年疏言豫省田賦歲收僅二百餘萬兩撥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解京協各餉在常年已不支今蒙
特恩蠲緩除本省用款所餘無幾非停解京協各餉十年不足補因災少入之正供清因賑多出之借項但各餉既難久停而又無指定可望之的款則歸還不能豫必恐曠臣躊躇而不敢輕諾富商亦觀望而不能勉從數百萬生靈何能以空言果其枵腹救荒如救焚拯溺失今不救將有不勝救不及救者當此財力艱難求無礙全局又於還款能見信者惟有緩禁川鹽行楚加抽鹽釐備抵賑需爲兩全之計時川淮鹽商爭行銷楚岸疆吏相持不能決川鹽本輕運便獲利三倍於淮保恆故請重取川釐俾資本過淮商爲漸復淮鹽之地疏入下戶部速議保恆自至河南通飭各屬查災籌恤委員履勘收成被害分數詳查逃亡戶口取結造册飭民間公舉紳耆辦賑刊發章程二十二則以飢民過衆就孔道添設粥廠復以書抵鄰省督撫請戒所屬收養豫民流入境者因東南境得雪頒補種春麥法勸殷戶出種以貸復遣員四出導民開土井行區田春久不雨步禱各祠廟累月四月得雨將俶裝周歷災區疾作三日卒鶴年上其狀
諭曰刑部左侍郎袁保恆由翰林洊擢卿貳前在江蘇安徽等省隨剿捻匪疊著戰功嗣赴陝西辦理轉運事宜俱臻妥協此次派往河南幫辦賑務尤能任怨任勞悉心經畫遽聞溘逝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惜殊深著加恩照侍郎例從優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伊子袁世勳俟服闋後由吏部帶領引見尋
賜祭葬
予謚文誠九月河南巡撫涂宗瀛奏言豫省去歲奇災司庫罄懸如洗故刑部左侍郎袁保恆奉
命抵豫屏絕供張服食麤糲籌款釐弊昕夕焦勞凡有可騰挪之法無微不搜凡有可利濟之事無艱弗任臣嘗見其奏牘暨與各省乞貸書不啻聲淚俱下維時各屬流民就食省關各廠日十數萬保恆創立規制全活無算復以時巡視各粥廠雜處

吏胥間拊循指示不憚穢惡不避風雨諸弊以絕而身則兀瘁矣當其未病嘗自爲文告神願以身代民殃卒之日婦孺皆爲流涕盡瘁王事宜隆報饗請於河南省城建祠命地方官春秋致祭又言保恆世濟忠勤前與從兄保慶同辦歸陳團練地方賴其捍禦請附祀陳州府甲三祠均
從之尋
允安徽巡撫裕祿請以保恆附祀甲三臨淮祠子世勳員外郎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行狀

先兄文誠公天性肫篤精力過人年二十一舉丙午鄉科二十五歲庚戌成進士改庶吉士壬子授編修弱冠入玉堂下筆數千言聲稱藉甚顧不喜業詩賦時粵寇初熾天下不習兵革
先兄獨慨然以建樹勳業自期日取戚氏練兵書讀之癸丑
先考端敏公被
命之皖治軍　先兄隨至軍軍府草創每晨起以戚氏法教將士戰日昃乃食夜草文檄往往達旦數年以爲常轉戰皖之廬鳳潁江蘇之徐州豫之歸陳上下二千里間計自癸丑訖壬戌
先端敏公三次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命督師　先兄無役不從以一書生彎强躍馬出入鋒刃間大小數百戰瀕於十死每以孤軍當彊敵或寇圍壘數重數日不得食志氣閑定不少亂降將悍卒一見傾心樂爲效死力咸豐戊午冬捻匪犯豫　先公檄提督傅振邦偕　先兄追賊馳八晝夜及之於太和大破之豫撫恆福公馳奏
賞伊勒圖巴圖魯名號時　先公尚未得捷書也適奏陳軍事文宗顯皇帝手詔批答有汝子某奮勇衝鋒甚屬可嘉之諭已未　先公之漕督任　先兄留供京職庚申三月
文宗顯皇帝念老臣久任兵事
特命赴軍營省視入對時

溫諭移晷刻自是益結
主知　先兄之從軍也每戰歸必推功諸將　先公尤不欲
先兄與將士分功
上稔知之
諭實敍戰蹟毋引嫌既克鳳定
特旨賞遇缺題奏同治壬戌
擢侍講侍讀右庶子歲三遷官時　先公以積勞致疾李世忠
苗沛霖與粵捻各匪環而伺皖饋又奇絀勢岌岌　先兄嘗藥
之餘日以忠義拊將士將士亦深感　先公恩信流涕誓死守
長淮勿去癸亥　先公棄諸孤　先兄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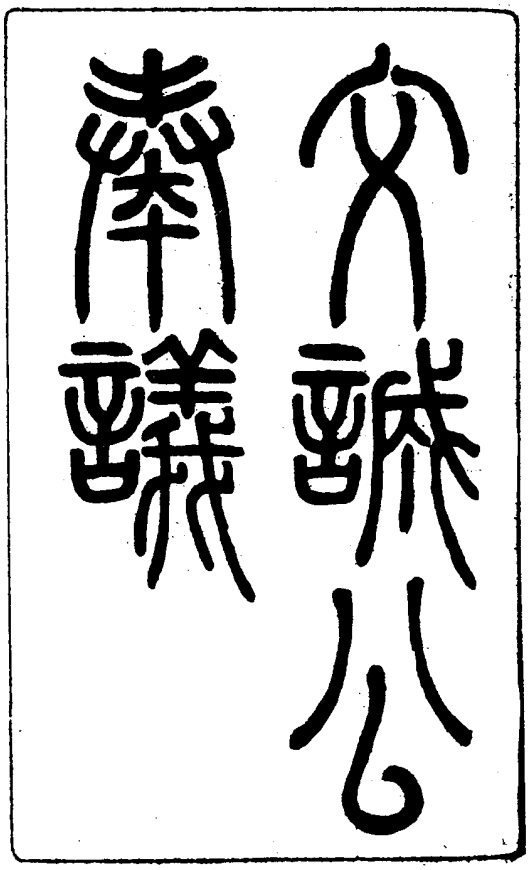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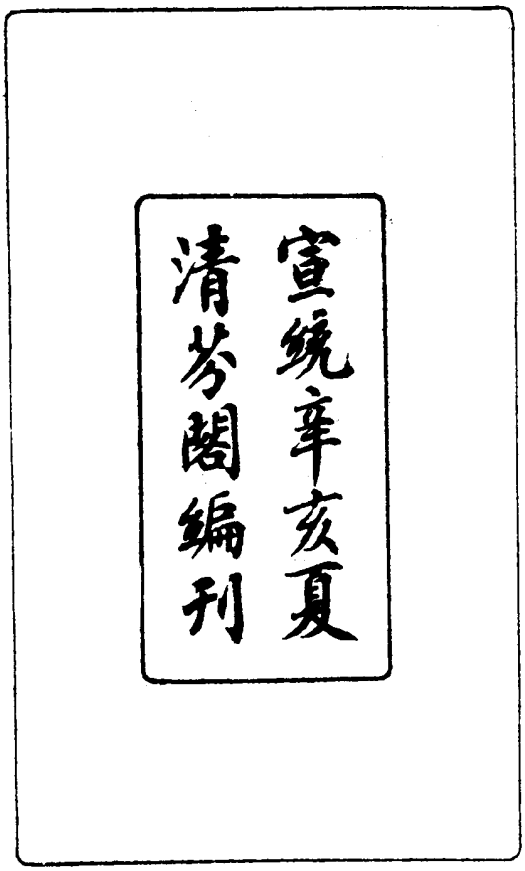
恩賞侍講學士每以世受
重恩媿未報稱抗疏言事以擅發驛遞吏議降鴻臚少卿戊辰
捻匪突圻甸　先兄以　先公剿賊志事未竟請赴軍
詔如所請往參李肅毅軍事肅毅以爲翼長護諸將諸將或淮
或皖或豫咸與　先兄歡如昆弟寇平
詔仍以侍講學士用有克成父志之
諭旋奉
命赴陝從左恪靖軍恪靖以西征饟事相屬每與各疆吏書論
時局艱危飢軍困苦聞者悉感動數年間疊被
恩擢少詹事詹事內閣學士戶部左侍郎光緒乙亥

召回京供職八月署吏部右侍郎丙子四月調刑部左侍郎
先兄論事務持大體不斤斤計瑣屑官戶部時每謂天下多事
度支當量入爲出欲仿古人國計簿月置一册以上佐
儉德下絕吏奸尤疾捐輸爲仕途病思得當而盡去之未竟緒
而移刑部拜
命之後以生平不讀律日手一編弗暫輟常與曹司言我迂儒
也不敢忘明刑弼教之語涉倫紀者必再三覆乃定讞居家常
念中外未安懼無以報
主恩而承　先德輒欷歔流涕以老死牖下爲恥去年奉
命佐豫賑事或謂事不易集盍以辭　先兄毅然曰事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君致身蹈白刃所不敢避敢以艱危阻耶今年二月手書稿風
神文願以身代士民知者皆爲涕泣嗚呼盡瘁之志既成
褒忠之典至厚用敢揮淚拂素略陳生平梗概立言君子幸其
鑒諸期保齡謹述狀


文誠公奏議


宣統辛亥夏
清芬閣編刊

文誠公奏議
卷之一目錄

敬陳皖北善後事宜摺 同治二年十二月初七日
密請豫防夷人片
密陳設法安置李世忠片
變通山陝防剿機宜摺 同治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條陳屯田事宜片
條陳補救北路防剿事宜摺 同治二年 月 日
請勵憂勤廣言路選將才以救危局摺 同治二年 月 日
端本至計摺 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

請飭李鴻藻張服講學片
捻勢北趨急宜堵剿摺 同治六年十月十九日
陳請効力戎行摺 同治七年四月 日
謝隨營差遣 恩摺 同治七年四月 日
謝開復降調處分 恩摺 同治七年 月 日
恭報辦理西征糧臺任事日期摺 同治八年二月 日
接辦甘肅後路糧臺日期摺 同治八年四月初一日
請以全力早定西陲摺 同治八年 月 日
撥解蘭州軍餉及籌辦情形摺 同治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變通甘捐章程片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謝賞二品頂戴及遇缺題奏　恩摺　同治八年　月　日
請歸併協餉摺　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陳報撥給穆軍馬隊月餉片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敬陳皖北善後事宜摺　同治二年十二月初七日

奏爲皖北初平宜安籌善後以冀久安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竊自苗逆伺隙稱兵餘捻乘機再叛皖豫兵力未集自
春徂冬賊勢披猖駸駸乎不可收拾迨僧格林沁以得勝之師
進解蒙圍不但愚臣竊計非苦戰累月經年不能蔵事卽該王
大臣自揣亦不敢必成功之速乃仰託
皇太后
皇上威福一戰而元兇授首乘勝長驅遂成破竹之勢是殆苗
逆罪惡既盈天奪其魄使速就翦除非盡關人力也當此大患
初平非博採羣議熟思審處以善其後未可恃以爲安江淮之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民輕死好亂十餘年來屢滅屢熾往往官軍甫去一夫攘臂萬
衆揭竿積習使然匪伊朝夕誅之既不可勝誅投誠又多不可
靠總視措置之得失以爲安危之左券臣隨臣父在皖日久於
一切情形知之較悉不敢以一時平定爲喜而竊竊焉以日後
難恃爲憂每思竭其愚慮以策久安祇以侍奉無狀致臣父以
憂勞見背負疚茹痛於情於理均不應與聞外事以自間其哀
思況臣父祠墓經營未就臣祖母年近九旬需人代養臣斷不
能出報
朝廷親効犬馬之勞每念臣父矢志滅賊齎恨未伸臣仰承遺
意愚誠所積若不直陳於

聖主之前於家爲不孝於
國爲不忠謹不揣冒昧就目前所宜次第舉行者臚列上陳冀於大局有裨以酬
高厚之恩而繼前人之志至 臣守制家居不應自發驛遞而事關全局不敢緘默亦不敢遲延謹繕摺借用陳州府印封固呈請撫 臣張之萬附驛代遞以備
聖明採擇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謹將皖北善後事宜分條臚列敬呈
御覽

一僧格林沁不宜輕離皖北也從前張落刑就擒羣捻紛然瓦解迨該王大臣移師北去餘孽同時復叛是其明證茲苗逆伏誅餘黨以次斬擒捻匪程大道等亦望風歸順第恐野性未馴亂心未死倘因別處軍情喫重該王大臣統兵他往一經嘯聚又復燎原 臣愚以爲無論何處需兵止宜派撥將領分兵往援而僧格林沁不可輕去待餘匪搜捕淨盡伏莽全清人心大定然後撤防庶不至旋滅旋起再煩兵力矣

一宜守令有權民知畏官也皖之初亂即捻匪亦尚知敬重官長迨賊勢日盛印官或被擄脅或遭戕害不但背叛者視官蔑如即尋常百姓亦以官爲兒戲非重兵彈壓一有變故守令坐視束手此風不改何以爲治此時僧格林沁大兵所到威令無所不行勸懲賞罰悉決於一人原屬直捷第恐居民知有該王大臣而不知有地方有司撤兵之後無所忌憚必生後患 臣愚以爲宜慎選守令務得循良而假以事權凡搜捕餘匪清查良莠生殺予奪寬嚴操縱之柄悉以畀之僧林沁但宜從容坐鎮其有不從地方有司之令者助以兵威總其成而不侵其官使守令得自行其威信一兩年後民知畏官即無兵而不至爲亂矣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一宜添設州縣也皖北地勢遼闊往往一縣管轄數百里窮鄉僻壤之民或沒世不見官長鄉里傑黠遂得平其是非而樹其恩威一旦狡逞愚民麇然從亂職此之由 臣愚以爲宜增置城治使州縣四境至遠不得過百里巡查易徧耳目易周官民日相親近斯政教易施而奸慝易詰亂萌自止矣如亳州之雉河集宿州之臨渙集阜陽東北之王市集正西之潁陽城靈璧之固鎮壽州之煖橋合肥之梁園距各該縣城遠者二百餘里至近亦逾百里多係古來城治此時半爲民寨牆高池深因而修之並不勞費宜

飭督撫悉心查勘酌量增置以期周密以上各處皆 臣所親歷

而深知者此外應令督撫廣詢博訪一體照辦

一宜廣興學校也江淮之民喜鬬好兵皆由讀書明理者少平日父兄望其子弟鄉里推爲豪俠無非以領捻聚衆爲強以重然諾輕生死爲義其積漸已非一日幾以習俗爲性情不以詩書柔其氣而以禮義防其奸禍未已也臣愚以爲宜於州縣教官之外廣設義學仿古里塾黨庠之制官爲經理認眞整頓以絃誦化其獷悍之習以大雅革其鬬很之風斯教化行而强梗日消矣

一宜亟行屯政以修武備也軍興日久饟絀兵疲徵調不敷何論鎭守江淮之不可撤兵盡人而知之顧安所得不竭之源以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養重兵而使之安坐無事屯田之法創於漢而盛於三國以迄前明均以是爲兵農合一之善政淮南北自古興屯之地歷歷可數從前業各有主萬無奪民田而强行屯政之理自粵捻苗各賊蹂躪之後一望平蕪逆產絕產縱廣千餘里有主之田不及一半一經查勘可以悉數歸官募民屯墾以方里爲田五頃四十畝計之絕長補短方五百里可得田二十餘萬頃每頃養八口之家出屯兵一名可得强兵二十餘萬設屯衞之官綜理而訓練之以資鎭守以備徵調不費一饟而坐收富强之效萬世之利中原之福也臣於數年前即爲此議嗣以戰事方棘經費難籌而賊蹤肆擾未及施行間嘗與二三經濟之士討論得失妥議章程欲俟肅清淮南後舉行旋因臣父抱病臣內侍湯藥外籌戰守日不暇給此願遂違每愧不能爲

朝廷興此大利辜負平生所學今幸淮南北以次蕩平宜及時爲之倘蒙

聖明俯納當條議以

聞

一宜整頓鹽務以裕餉源也兩淮鹽課歲入數百萬經理得宜可以濟兵勇糧餉可以爲屯田經費自粵捻交乘江淮阻塞國課虛懸大江通行之後淮南鹽務曾國藩諒已認眞辦理今苗患既平長淮千里無阻淮北鹽務亦宜及時妥辦其大要在禁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私販以暢官銷撤釐卡以恤商運定官價以防濫售即可收餘課以疏引臣在淮北年久頗聞其中利弊近在邸抄中見御史劉毓楠條陳一摺較臣所知更詳蓋老於淮北者之言也該御史之所道及語語皆中竅要可以見諸施行此外有臣父於咸豐四年間條陳淮鹽務摺言之極詳旋因鹽務各官不便營私阻撓未行部中具有成案可以檢察以備參考

一宜裁勇增兵以省費而經久也軍興十餘年各省之兵不敷防剿乃募勇以補之近日勇多兵少甚或專用勇而廢兵其弊由於兵糧輕而勇糧重易於支放易於報銷且勇可隨時增減而兵則徵調遣撤種種累重也究之兵有定額不能裁撤即棄

置而不用而每年坐餉不能不酌發一兩季此兩季之餉既不足用則點驗訓練均不能認眞聽其缺少散漫不堪調用餉積盡歸虛糜矣至勇之增減無定末從考查百弊叢生其糜餉又過於養兵數倍臣愚以爲宜痛裁勇額而倍增兵額一勇之費可養二兵即兵額倍於平時猶較養勇爲節省而平日之訓練臨陣之紀律事後之稽考均較勇爲易至其勇怯强弱視乎主將不以兵勇分也若恐兵中將領滑轐則盡拔帶勇之得力者破格而補營官可也若恐兵中老弱不齊則盡拔練勇精壯者隨時而補額兵可也況事定之後兵可歸伍而勇難遣散此尤不可不深慮而豫爲之地也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一宜移鎭防以歸扼要也河南之歸德鎭距省會及徐州鎭皆三百餘里而距壽春鎭獨遠壽春距南陽鎭爲尤遠以皖北强悍之地幅員廣闊非一鎭所能鉗制而各鎭相距又遠不能聯絡一氣安望其緩急足恃臣愚以爲臨淮扼水陸之衝宜添置一鎭而移壽春鎭於潁霍以控淮河上游使稍近南陽鎭以便呼應再移歸德鎭於蒙亳之間以制其要害更設提督或欽差官以統轄之使不得各分畛域互相推諉斯星羅碁布道里適均而策應亦便矣

密請豫防夷人片 同治二年十二月初七日

再臣恭閱邸抄知李鴻章所向有功近又克復蘇州省會實東南軍務一大轉關然其得力全恃洋礮輪船半借助於夷兵臣愚不能無過慮也夷人貪而無親其隨我剿賊無非垂涎財賦之區欲得而坐收其利非能爲

國家敵愾效順也況犬羊之性反覆無常腹心之地聽其盤踞雜處後患不可勝言臣父於咸豐十年冬間覆奉

文宗顯皇帝垂詢借夷剿賊摺內曾剴切言之刻下情形與從前稍異李鴻章如何駕馭通商衙門如何辦理臣伏處苫廬無所聞見然以情理度之無論該夷是否眞心效命即令十分恭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順亦不可狃於目前而忘後來之禍伏乞

皇太后

皇上洞燭夷情思患豫防如

垂念該夷有隨同戡亂之勞亦止宜隆以禮貌優以犒賞勿令據我要害竭我精華以逞其叵測應請

密飭在事諸臣悉心妥籌務求處置之宜庶夷夏之防嚴而無厝火積薪之慮矣是否有當謹附片密

奏

密陳設法安置李世忠片 同治二年十二月初七日

再李世忠驕恣難制臣父在皖屬當粵捻交訌兵餉兩窮不得不因用其衆且從前該營介處羣賊之間寬嚴一有失宜即恐反覆爲患有誤大局是以遇事優容之牢籠駕馭費盡苦心該提督未嘗不感激用命而其心終不可測其性終不可馴臣父深以未能操縱合宜爲憾自九江洲克復江面肅清之後該營防守無關緊要失所挾持其餘稍戢今苗捻以次削平僧格林沁之威又足以愾服其心臣愚以爲宜乘此時妥籌安置之法能移調遠缺催令赴任而散其衆使歸農此上策也否則將其人數痛加裁減按名予以現餉禁其在全滁天來自行開墾留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爲官辦屯田之地亦不必再予餉鹽以免强封廩棧强奪民船强過關卡攪亂淮北鹽務俟其勢削弱徐圖鉗制亦一法也現在僧格林沁督國藩南北鎮撫之可使惟命是從失此不圖恐時勢或有變遷將帥或有移動臨策又將費手應請寄諭僧格林沁督國藩都興阿唐訓方吳棠等嚴密妥商不動聲色以裁抑之此臣父耿耿報

國未了之心謹附片密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變通山陝防剿機宜摺 同治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奏爲防剿機宜急須變通辦理以杜紛竄而利夾攻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十二月十四日由陝西行抵陝州疊聞賊警據前路探報捻匪大股竄踞魯山汝州寶豐各交界其西北遊騎已擾及臨汝鎮地方距河南府城僅有百餘里僧格林沁大軍已由汝州進剿扼其東北張曜各軍已由魯山扼其東南該逆無路回竄勢將趨重西北查西北爲河南府陝州各屬境與山陝處處毗連河陝汝道所屬營汛存兵不過數百名又皆零落不成隊伍兼之兩屬民情柔弱山居渙散堡寨稀少無可與守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若任賊縱橫竄突不但十餘州縣之民盡遭蹂躪即山陝兩省亦將同時喫重防不勝防矣聞山西防河兵勇現有三四千名分布沿河北岸數百里之間臣竊以爲非計蓋黃河平日水深溜急萬難飛渡遇有賊警祇須地方官督飭渡船停泊北岸即可無虞既不必以有用之兵逍遙河上坐糜糧餉此時天氣嚴寒河水凍合堅實處甚多倘賊至南岸可以踏冰而過北岸雖設防兵恐兵分力單處處設防而處處均不足恃夫禦水者塞其泉之始達則易爲力待其泛濫橫溢必將無可措手防賊亦然應請

飭下山西撫臣聚集兵力飭所部得力將領渡河而南於河陝

要隘賊之來路實力扼堵河陝兩屬既可保全賊蹤不能逼近河干河防自緩而僧格林沁及豫省各軍亦可收前後夾擊之功矣至陝西防堵東路向以潼關爲第一門戶然由東路至潼關山勢漸平地勢漸寬非重兵不能固守臣於往返留心查看惟潼關東一百二十里之函谷關爲最險以數百人守之賊必不能仰攻其旁雖間有樵蘇小徑皆曲折羊腸僅容一人猱援而上第於險峻處略加剗刷賊亦不能飛越應請

飭下撫臣以應守潼關之兵進駐函谷山險路窄需兵既少並可出其餘力相機助剿聲勢既聯藩籬自固矣如此一轉移間勞費不增而於防剿均有裨益山陝撫臣未必見不及此第恐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畛域所限越俎爲嫌未奉

明詔莫敢或先專恃僧格林沁及豫省各軍與賊馳逐恐山路崎嶇此擊彼竄未知蕆事何時臣方銜恤於時事不應妄參末議而身歷其境實見事機不可坐失萬一賊勢再向西北蔓延則竄擾愈廣路徑愈紛防範愈難矣軍務緊要未敢拘泥謹冒昧借用陝州印具摺由驛馬上飛遞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條陳屯田事宜片 同治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再自古兵農合一惟屯田爲不易良法救時急務然無事之時人有常業斷無奪民田以行屯政之理故歷代舉行屯法多在兵亂之後今日興屯正所謂會逢其適時不可失倘耽延日久叛逃各產日以影占盜賣流離之民自行設法墾種迨地有主名則清查棘手民有恆產亦安土重遷屯法終不可行矣此及今興屯所以決不可緩也臣於上年冬間條陳皖北善後事宜摺內曾議及之蒙

聖明采納飭皖豫督撫會議覆奏至今未見明文聞嗣後鄭錫瀛亦有專摺陳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朝廷深韙其言通飭各督撫詳悉議覆至今亦未見施行臣竊以私意揣之不惟臣等一二人以屯田爲可行即

朝廷亦以屯田爲必當行然各督撫未敢輕於置議

朝廷亦未嘗促之使行者豈惟事關

國家大計艱於圖始其故在經費難籌而已夫屯田百畝牛具籽種廬舍以及已種未收之接濟非得銀百兩不可以中省屯田萬頃計之非得銀百餘萬兩不可各省歲入正供恆不敢其所出安從得此鉅款臣於此事求之數年思之極熟竊以爲整頓鹽務辦理得宜決不至病商病民每省歲可增收一二十萬兩及數十萬兩不等酌五年之通不患其不足用計屯田自舉

辦至告成亦必以五年爲率通盤籌畫可以相需而行矣況洋藥之稅百貨之釐當東南賊擾之時尙能抽收以濟軍餉此時東南底定商賈流通更可酌辦通融協濟以補鹽利之不足此臣所謂事必可辦費必可籌也獨是事屬創興法貴經久非詳稽古制準以時宜就各省之情形爲田地之變通不能推行盡利地畝應如何清理章程應如何釐定利源應如何開濬官制應如何改設必須博采羣言妥籌經始一切反覆商酌既非筆墨所能詳亦非旦夕所能定倘蒙

皇太后

皇上不以臣言爲謬俯采芻蕘可否由臣將臣父祠墓之工停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緩數十日躬詣京師殫竭愚誠與在

廷諸臣當面籌商悉心妥議奏請

欽定總期謀定後動庶幾令出惟行乘大亂之初平成中興之善政

國家幸甚天下幸甚愚臣幸甚是否有當伏乞

聖明裁酌臣敬謹候

旨遵行不勝悚切待

命之至謹附片具

奏

條陳補救北路防剿事宜摺 同治二年 月 日

奏爲賊勢逼近黃河關係北路全局宜急圖補救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恭閱邸抄知捻匪大股撲過運河漸逼山東省城伏查從前捻匪竄過運河皆賴僧親王督飭馬隊跟蹤追勦不令喘息且能繞出賊前迎頭截擊是以未至震動畿輔今諸軍步多於騎尾追尙恐不及豈能繞截現在黃河距東省不及百里賊如北趨朝發夕至倘令撲過爲害曷可勝言況畿南荒旱成災民無生計縱無賊警尙難保其無事若賊久踞東境風鶴時聞饑困之民乘機蠢動不必賊蹤過河其患已將不可收拾矣臣愚私憂過計寢食不安謹就目前布置所宜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急與從前積弊所宜除悉心籌畫條具四事冀有補救伏候

采擇施行無任悚切待

命之至

一宜以全力急扼黃河也黃河自蘭儀決口以下地勢平衍時或分爲數道沙灘極多偷渡甚易河南直隸雖向有防河之兵爲數無多不敷分布況新河之經直境者僅在東明長垣兩縣自入東境綿延千餘里非厚集兵力萬不足恃此時東兵僅在南岸尙且應接不暇斷無餘力兼顧北岸惟有將直隸東南各鎮之兵盡數調赴河干並令剋期到防與原所防兵統歸一人節制以期呼應靈通其布置之法視河之所在不必問其爲河

南直隸山東何省地界總期防守嚴密無隙可乘而後已若慮北路之兵未悉捻情應請

飭下李鴻章酌派湘淮一兩軍自上游徑渡以懾賊膽而定軍心俟賊勢漸遠黃河無虞再令南下會剿似亦不至誤事此事之必不可緩者也

一宜破除畛域也伏讀

諭旨賊至則堵禦無方賊去以出境爲了事言之可爲太息臣愚以爲皆畛域之見誤之也用兵之道戰守兼資非謂防可不設然以全股賊勢而論非各守門戶之可撲滅也各疆臣畛域之見不除賊一出境追兵即止任賊所之不復過問即如此次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賊到東境江皖楚豫之軍出境者幾許到東者幾人不知此數省之兵數萬之衆置之無用之地何爲者惟有自今爲始但觀賊勢之向背地勢之險夷以定戰守斷不准再分疆界之彼此庶幾通力合作兵歸實用矣

一宜歸併事權也封疆大吏不盡知兵況賊蹤所至欲恃本省兵力既恐不敷欲藉外至客軍又不遵調所謂

欽差大臣者名爲節制數省實亦僅能調派所部之兵其各省之兵均有主者臨機調遣窒礙良多是欲其分任而各有責成實則藉此而更相推諉也臣愚以爲各省現兵除留備彈壓地方保守城池之外宜盡舉而畀之

欽差大臣一切防剿機宜均歸一人指揮調度以專責任各督撫各就派出之兵責令籌餉接濟無使缺乏既無牽制更無諉卸庶幾軍務日有起色矣

一宜特置前敵總統也主帥運籌帷幄勢難日事馳逐且文臣主兵不耐鞍馬從古已然所患前敵各軍統將或帶萬餘人或帶數千人名位相埒不相統轄一旦遇賊或前或卻或進或止名爲數千交鋒者不過一軍名曰會商實不免各懷觀望且兵家之事勝負難期功罪所關不敢自主勢必請主帥之命於數百里之外而事機之變遷不知凡幾矣此所以愈剿而賊愈熾也臣愚以爲宜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飭下李鴻章於諸將中擇其才略威名素優者派爲前敵總統奏請

明降諭旨各省統將均受節度臨機決勝不必請命主帥而權足以驅策諸將功罪悉歸一人抗令者聽其參處庶不至坐失機宜亦不至各存意見所向有功而蕩定有日矣

以上四條或關北路安危或救連年積弊極知

聖謨廣運皆在洞鑒之中而微臣愚慮所迫不容緘默用敢不揣固陋冒昧直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再連日山東警報頻聞道路謠傳人心疑懼況

他族逼處肘腋饑民待哺近郊一有震驚恐生他患更乞
宸衷默運機宜一切出以鎮定臣不勝過慮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勵憂勤廣言路選將才以救危局摺　四洛二年　月　日

奏爲陝賊渡黃其勢愈張其患愈逼詳陳危急情形請
聖明益勵憂勤益廣言路益求將才以振積疲而收實效恭摺
仰祈
聖鑒事竊自古人主一念之勤惰天下之治亂因之如影隨形
歷歷不爽溯自庚申之變
先帝蒙塵我
皇太后
皇上以嘗膽臥薪之志成撥亂反治之功不數年間蕩平粵逆
掃除羣醜蓋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九重有奮勵之神斯百爾有恪恭之氣人事精誠之至即天心
感召之基不必遽望成功而功自成不必遽期滅賊而賊自滅
矣迨金陵大捷之後
廟堂稍釋憂勞中外漸生疎懈故以敗殘餘賊愈剿愈多愈防
愈逼延至今日更有不堪設想者京畿爲天下根本惟恃此一
綫黃河爲金湯之固連日人言嘖嘖衆志皇皇均謂賊已渡黃
竄擾山西吉州河津一帶從此失長河之險門戶洞開無論長
驅北犯患在目前即令徘徊晉境暫不北來自山西直至京師
毫無阻隔何恃不恐論者謂太行綿亘有險可扼不知天下之
地勢西高而東下天下之山勢西峻而東平古今憑險用兵防

東則易防西則難況承平日久行旅之途日闢樵蘇之徑日多太行千里處處可通尤防不勝防即如虎牢函谷千古恃爲險要軍興以來日日設防賊蹤所至來往自由況太行之險尚不及虎牢函谷乎不但此也直隸梟匪縱橫日久未平太行縱有重兵腹背受敵首尾牽制其不足恃又何待言故臣謂目下賊雖在晉謂其已入直境可也謂其已逼京師可也既無攔阻即不分遠近汲汲圖之尙可冀其不來否則不過遲速之間耳事勢之危迫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臣愚以爲自

皇太后

皇上以及大小臣工皆當惕勵戰兢上下交警乃克宏濟艱難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所可慮者賊既入晉新得財賦之區必將蟠踞滋擾在事者幸其暫不東趨必將屢報捷音或稱防守已固信其果然而不早爲之計迨晉中搶掠既空無可貪戀一旦全力東注智者不及施其謀勇者無所用其力禍遂燎原不可收拾矣伏願

聖明堅持兢業之心動出萬全之策無以一時之勝負爲憂喜直以盡賊之日爲安枕之時庶幾聚精會神轉危爲安矣自古艱危之際首在求言臣不敢謂言者皆可行而千慮一得豈無可采史稱漢文帝於臣下言事有不可行者姑置之未嘗不稱善蓋竭忠效義衆志所同而逆耳批鱗人情所憚誘之使言尙生疑畏一經駁詰緘口不言矣伏願

聖明宏翕受之量

明詔中外無論有無言責之人凡救時之策平賊之方知無不言勿顧忌諱用備

采擇合天下之智力以謀之籍

廟算之權衡以斷之措施之不當者鮮矣軍務之憂不患無兵而患無將果得良將天下無不可用之兵直隸以數百烏合之賊衆大軍雲集莫能殲滅此豈兵之不厚乃將之不才耳是選將刻不可緩也況强寇日逼宿衛

禁旅尤必多得謀勇兼資之將然後緩急可恃伏願

聖明以求賢若渴之懷爲並蓄兼收之計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飭下中外大臣凡夙著戰功及才堪任使者各舉所知確指其長聽候

簡用並

飭廷臣公同考察詳愼酌商其有威望素優熟經戰陳者或留之京師以備急需或派赴軍前以別利鈍庶幾拔十得五眞才輩出將帥不可勝用矣是在

皇太后

皇上夙夜憂勤以作臣工之氣好問察邇以收天下之謀周咨博訪以來四方之士思艱圖易大患可平矣臣憂慮所迫語多激烈冒瀆

宸聽不勝戰栗隕越之至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端本至計摺 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

奏爲端本至計首在培養
聖德宜博選輔導之臣以豫收匡弼之效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天下之安危繫乎君心之敬肆冲年之抑畏生於
師道之尊嚴自非保傅重臣謨明弼直日作其震動恪恭之志
而隱消夫非幾冒貢之萌非所以懋主德而端政本也我
皇上春秋鼎盛
聖智日開正交修罔懈之時
講帷諸臣蒙
皇太后簡拔重恩無不盡心啟沃且皆循循善誘無愧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帝師臣愚以爲有儒臣以輔
聖學之緝熙尤貴有重臣以生
聖心之嚴憚竊聞大學士曾國藩在
宣宗時即爲學者所宗仰其德性之堅定風裁之峻整懍然不
可褻慢年來勳業盛著特其餘事而戎馬之中不廢講學造詣
日益精進若蒙
特簡令其入贊
講帷必能輔翼
聖德或疑兩江重任非該大學士不可臣愚以爲論人才則兩
江易得而

講帷難求論本末則
聖學宜先而兩江爲後若於現任封圻中酌量更調該大學士
非必不可移動況以兩江繁劇而令以病體當之設有貽誤亦
非兩全之道若得專心侍
學每日進講不過數時退食從容仍可靜攝既以示
聖主體念勞臣之意又於
聖學大有裨益似爲一舉三善臣迂拙之見極知無補於
高深而臣子之愛
君父拳拳不能自已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飭李鴻藻素服講學片 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
再侍郎李鴻藻上年以憂去職屢蒙
皇太后優詔慰留堅不肯出誠以斬然衰絰之中遽爾被服金
紫於理未安於心不忍且從古大臣親喪未閱旋起復而入政
府者鮮不爲天下後世所譏此奪情之事該侍郎所以不敢身
犯不韙非矯情也然而
皇上誠孝之心則以該侍郎爲
先帝所簡畀敬信加人一等其訓迪易入而規諫亦易從伏念
聖學爲天下根本刻不可緩則該侍郎之入
講帷似亦刻不可緩伏查雍正四年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南書房行走之大學士朱軾因丁母憂
詔令守孝百日後來京辦事朱軾疏請終制蒙
恩允其解任理事並
特旨准其素服三年今以
皇太后優禮儒臣之厚
皇上企望納誨之殷可否仿照辦理以昭尊師重道之隆
特詔准令該侍郎二十七月內素服侍
學並令毋庸入直軍機庶幾公私兩盡情理胥安亦不得已權
宜之計也臣爲
聖學難緩起見是否可行伏候

皇太后
皇上聖裁謹附片具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捻勢北趨急宜堵剿摺 同治六年十月十九日

奏爲
畿輔未靖捻勢北趨急宜抽調勁兵由北路進剿以杜句結而維根本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近日軍情邸抄不載外間無由深悉而道路傳聞以爲東境官軍失利捻匪全股北趨逼近山東省城距黃河不滿百里直隸之賊現竄大名一帶與東賊相去非遙比年以來捻匪無日不思渡黃北竄而能幸保無事者
畿輔重地虛實非該逆所知大河以北地方安靖無接應之患也近時直隸所恃者新設六軍與簡練京兵現派剿辦梟匪日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久無功固已情見勢繌東賊聞之益思狡逞是即絕無接引冬令冰合全力北擾已非現在防河諸軍所能遏其兇鋒況梟匪縱橫馳突屢至河干直隸官兵既不能制其死命謂獨能杜其句結不接引捻匪渡河其誰信之夫此數百新起之匪尚無剿滅之期倘數萬强寇一旦北犯何以禦之京師爲天下根本萬一震動何堪設想此臣所爲日夜焦思寢食俱廢者也夫賊蹤飄忽官軍動輒落後我勝則旋而走險我敗則任意游行即使暫不北來此患何所底止與其成尾追之勢致我門戶洞開何如爲迎剿之謀使賊腹背受敵此時計惟有厚集精銳由北面進兵先固

畿輔藩籬不使與梟匪會合北路無虞人心既定然後逐漸南征與東南各軍收夾攻之效乃爲萬全之策或疑餉無可增兵無可撥焉得此大枝勁旅臣愚以爲東南剿捻之兵已逾十萬全在調度合宜不必更議添募止須抽調數軍足敷北路之用矣臣聞各軍之中淮軍以劉銘傳爲最豫軍以宋慶爲最皖軍以程文炳爲最調此三軍剋日北向繞出賊前迎頭截剿必能所向有功賊情慓悍制勝尤在馬隊聞山東暫調之吉林等處餘丁數千不日到京或即先留北路助剿再抽東南各軍屢經戰陳之馬隊爲之表率更當得力有此馬步精兵聯絡並進南向而擊既杜兩賊之會合又絕北犯之覬覦根本既無震動自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可從容議剿日見有功矣若盧三軍抽調之後運防不敷撥派宜增調江淮水師以補之水師之遊擊遠勝陸師之株守且水師既多黃運兩防皆可分布與陸路互相援應矣至直境梟匪亦宜及時撲滅臣愚以爲已革總兵陳國瑞久著戰功倘蒙聖明棄瑕錄用計授以馬步四五千調度無所掣肘功罪責之一人必能速平此賊用兵之道任重責專事半功倍自古然也臣愚誠所迫不敢緘默是否有當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陳請効力戎行摺 同治七年四月 日

奏爲捻匪日久未平微臣願備前驅藉圖報稱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人臣事君義當不避艱險況逢
宵旰焦勞尤不容退縮自安伏念臣自咸豐年間奉
命赴營隨侍臣父原任漕運總督袁甲三辦理軍務仰蒙
文宗顯皇帝教誨成全涓埃未報同治元年臣父因病回籍疊奉
諭旨命臣隨同李續宜張之萬辦理皖豫軍務並幫同臣父督率兵勇應援各路均因臣先後丁憂未能身赴行間仰副
委任此次服闋來京分當請赴軍營以賊勢漸就削平未敢冒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昧瀆請乃近日連閱邸抄知捻匪由豫竄東由東竄直奉旨飭令李鴻章等廣籌方略相機殄滅仰見
九重軫念夙夜憂勤凡在臣工莫不思滅此朝食查豫皖各軍多係臣父舊部與臣久同甘苦儻蒙
聖明不棄駑鈍使得効力戎行則聯絡激勸凡臣心力所及艱難險阻均不敢辭庶以酬
累朝豢養之恩繼臣父未竟之志臣愚誠所迫據實瀝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謝隨營差遣 恩摺 同治七年四月 日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同治七年四月十三日內閣奉
上諭侯補鴻臚寺少卿袁保恆著交李鴻章軍營差遣委用欽此竊 臣自維薄植忝列詞垣十載從戎寸功未建迺荷
文宗顯皇帝手詔褒嘉屢蒙
皇太后
皇上不次擢遷由編修洊升庶子迨丁父憂渥承
推恩錫類服闋後以翰林院侍講學士即補嗣以不諳體制仰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荷
優容逾格仍列卿班凡此
生成之大德非 臣捐糜所能酬茲蒙
俯策駑駘俾令驅馳戎馬撫躬滋愧感涕無窮 臣惟有益勵愚誠隨同掃蕩用答
高厚鴻慈於萬一除趕緊料理咨移外所有 徵 臣感激下忱謹繕摺恭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謝開復降調處分 恩摺 同治七年四月 日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臣於同治七年 月 日准

欽差大臣專辦剿匪事宜江蘇巡撫李鴻章恭錄咨會該大臣

奏請另片請獎一片奉

上諭另片奏京卿赴營剿賊力請獎勵等語候補鴻臚寺少卿

袁保恆經李鴻章派充翼長與前敵諸將妥籌防剿且冒暑督

隊能耐勞苦因思伊父袁甲三從前剿辦捻匪著有勳勞該京

卿尚能勉承父志袁保恆著開復降調處分仍以翰林院侍講

學士補用並加恩賞給三品銜欽此伏念臣本庸才遭逢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盛世自咸豐十年奉

先皇帝特旨遣赴臣父漕運總督袁甲三軍營遠違

闕廷於今六載涓埃未效負荷無方上負

國恩內違

先志兩虧忠孝夙夜屏營茲復渥荷

溫綸重申

冀命

念藎臣而更延繼嗣

宥前愆而特晉清班聞

命自天悚惶無地伏思賞必信罰必行本鑑空衡平之大法罪

惟輕功惟重尤

天覆地載之宏恩矧以
恩榮錫類不忘竹帛之成勞清祕依
光更許木天之侍從臣自顧何人叨膺
殊遇感激零涕不知所云惟有恪恭自矢勉思移孝以作忠靖
獻無欺庶期繼志而述事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恭摺具陳
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恭報辦理西征糧臺任事日期摺 同治八年二月 日

奏爲恭報微臣遵
旨辦理糧臺任事日期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同治八年二月十四日准
欽差大臣陝甘總督左宗棠恭錄咨會該大臣奏請臣督辦西
征糧臺一片於二月十二日准兵部火票遞回原片軍機大臣
奉
旨袁保恆著准其辦理西征糧臺專摺奏事該部知道欽此同
時並由該大臣刊送辦理西征糧臺木質關防一顆到臣准此
聞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命之下悚惕莫名遵卽在陝西省城設立西征糧臺於本月二
十一日恭謹任事伏念臣以侍從文員仰荷
聖明知遇
簡派從戎分當身在行間與士卒同仇偕作率先諸將隨督臣
迅掃猾氛奠安秦隴上紓
九重西顧之憂茲督臣左宗棠以向來西北用兵饋運最難此
時師行日遠待餉尤急該大臣督軍進剿戰事方殷勢難兼顧
糧餉恐誤戎機奏奉
恩旨由臣辦理臣自揣迂庸以一身繫十餘萬戰士之饑飽以
一心筦數百萬帑項之出納以一人聯十數省疆臣之氣誼任

大責重懼不克勝而逆氛未靖
聖主軫念方深臣世受
重恩不敢不獨任其難惟有殫竭愚誠詔
眞稽考隨時將西路緩急情形與各督撫將軍海關咨函並達實力催提會督上海湖北西安各臺局迅籌飛撥以期無誤要需俾督臣不復以餉事擾心得以一意用兵早圖蔵事上慰
宵旰憂勤是則愚臣所當自勵者也除將以後各處起解協餉及解到數目遲速多寡應否請
旨飭催酌量具奏並咨部查核外所有徵臣遵辦糧臺任事日期謹繕摺由驛飛遞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接辦甘肅後路糧臺日期摺 同治八年四月初一日
奏爲恭報徵臣接辦甘肅後路糧臺日期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同治八年三月初七日准
欽差大臣陝甘總督臣左宗棠咨會札令督辦甘肅後路糧臺布政司林壽圖將歷年經手事件交臣接辦以歸畫一而節糜費並屬臣將接辦日期自行具奏嗣於三月十六日准林壽圖移咨據截至三月底止糧臺支發仍由該藩司清理報銷四月初一日起雷營糧餉統歸臣籌撥業經於三月十一日具奏各等因旋於三月十八日另文將雷正綰所部弁勇名册及河東陝西原奏協撥額餉卷宗存賸軍火移送到臣遵於四月初一日接辦伏念臣才識迂庸辦理西征糧臺已覺萬分支絀茲並接辦甘肅後路糧臺更益五六千待哺饑軍增措三十萬虛懸重餉炊嗟無米貽誤堪虞惟有殫竭愚誠不惜心力冀有裨補於萬一庶以上紓
宸廑下作士氣所有徵臣接辦甘肅後路糧臺日期謹繕摺由驛馬上飛遞陳
奏伏乞
聖鑒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以全力早定西陲摺 同治八年 月 日

奏爲中原粗定亟宜通籌大局以全力早定西陲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天下全局以西北爲上游據建瓴之勢故必西北定而後天下安自東南多故以天下全力制之常恐不足迨西北之變繼起苦於無力兼顧數年以來不過羅縻敷衍而已不能操必勝之權制逆回之命也今幸東南諸將帥仰託
聖主威靈以次削平粵捻直東皖豫江楚腹心之地財賦之區復歸蕩定當此蓄艾之餘人心厭亂但得善後事宜悉心妥辦不致再有意外之變夷務換約之後十餘年中亦不致另生枝節正當乘此機會以天下全力專注西北西北定天下乃能大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定譬之人身正氣既充外邪不能侵犯然後控制四夷亦易爲力矣失此不圖萬一西北未及蔵事而他處或有變故是終不能紓
朝廷西顧之憂復
祖
宗武功之盛也豈不重可惜哉 微臣愚慮所及謹不揣冒昧撮舉大端條陳於左伏候
聖明採擇

一宜留養精銳以杜亂萌而收實用也自古承平之際苦於人不知兵殆痍之後又苦於人盡知兵人不知兵其氣怯怯者患小人盡知兵其氣囂囂者患大從來凱旋之後易生枝節我朝平定川楚土馬精強而楊芳所部新兵旋撫旋叛久而後定前事昭昭可爲深鑒軍興二十年來士卒皆經百戰迥非從前烏合可比況自賊擾

畿輔東南各軍悉銳北來勁兵良將盡萃於此更非一時一地訓練選擇所能猝得也若令同時遣撤散之四方一旦有事求如現兵之精銳何可復得更可慮者自粵匪平後凡士卒之無家可歸者聚而平捻匪捻匪平後不惟無家可歸更亦無營可投此輩不農不商惟知戰鬬無可仰食則勢不至爲亂不止此外粵捻苗逆疊次降衆尚不下三兩萬人一旦歸家既無生業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又多仇怨萬不能耦俱無猜積薪厝火可爲寒心凡此殲悍之徒與其散之則憂何如留之有用計唯有選其精銳每省酌留萬餘人或數千人以示體恤以備非常既以昭寬大之恩即以弭未來之患於國計人心均有關係第使坐耗餉糈强壯者日歸疲輭桀驁者又難鈐束不如驅使剿賊爲得計現在西路用兵地廣賊衆左宗棠現兵深恐不足制賊死命若議添募又須增餉似不如就此素練之兵現有之餉各省抽調若干使赴西路助剿兩有裨益

一宜通籌全局分路進兵防剿互用也查現在進兵之路由西安出鳳翔爲南路由渭之北循北山而西出邠鄜爲中路由山

西渡河出陝之北山爲北路三路惟北路屏蔽巖疆關係尤重計左宗棠現兵調齊不滿四萬其南中兩路不敷分布已在
聖明洞鑒之中萬不能再顧北路瞬屆冬令山西河防千餘里賊衆乘冰掠食搖足即係晉疆斷非數千人所能遏其凶燄況自來憑險用兵非有戰有守斷難深恃必須另籌大枝勁旅先扼河防春融後再渡河進剿以戰爲守先平延榆土匪直搗甯夏一路與前軍互爲犄角兼顧邊外草地防剿均更周密矣此項兵勇即可於酌留各軍抽調不必另議增餉恭候
聖裁應請
飭下李鴻章在京與王大臣迅速妥議及時籌撥無誤事機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一宜廣籌經費及時興屯兼備安撫也自古西路用兵必以屯田爲根本現在陝甘穀價昂貴無可採買兵勇所領銀兩往往不敷食用即暫向遠處採買而日久終非長策況山路崎嶇愈進則饋運愈艱非所至興屯即以屯田餘糧就近轉運別無良法而屯田百畝統計牛具籽種廬舍兵器及初墾未收數月之食用非現銀一百五六十兩不辦以歲屯萬頃計之須銀一百數十萬況偏地流民無力開墾非量爲資給使有業可安爲亂何所底止且日後猓逆窮蹙來歸亦必須爲謀生計臣愚以爲三者所費均屬不貲若非寬爲籌備使戰勝之後安撫屯田同時並舉恐軍無現糧民無恆產我既時進而時卻賊亦旋滅而旋起縱捷奏頻聞終難大定刻下各路兵勇除酌留外其遣散不下十萬即以從前必須之餉移撥西路即可敷用並不必格外議增應請
飭下各督撫無以東南少定憚於籌撥仍照舊章籌餉以時解陝使耕戰剿撫均可應手已得者不復失已平者不復叛庶幾日見有功可期蕩定矣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撥解蘭州軍餉及籌辦情形摺 同治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奏爲陸續撥解蘭州軍餉數目及現在籌辦情形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自同治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接辦西征糧臺以後欽遵迭次
諭旨咨行各省將應辦陝甘軍餉除徑解秦州一百二十萬兩外一律改解西征糧臺以便由督臣左宗棠統收分濟與署督臣穆圖善專餉一百二十萬兩無涉也嗣經湖北後路糧臺將應歸左宗棠兌收之款三次轉解穆營二萬五千餘兩內經臣咨明左宗棠作爲一百二十萬兩之外撥濟穆營之款本擬續籌分撥而八月以前各省報解寥寥隨到隨盡絲毫難以騰挪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且穆圖善全軍營數若干需餉多寡與各省長解之款是否足資敷衍迄未接據咨會是以未能籌撥大抵八月下旬新調馬隊抵陝當即從寬湊發口糧並飛咨穆圖善將該馬隊月餉確數迅速咨覆以便遵
旨源源接濟無令缺乏曾由臣具奏在案旋據河東道將欠解蘭州戊辰綱鹽課七萬兩因道路梗塞無從起解久存道庫墊解臣奏提之三十萬兩到陝當准左宗棠咨會甘軍待餉孔亟應將河東挪解之七萬兩全數解送秦州轉解蘭州以應急需即由臣如數趕解一面咨行河東道另行籌解臣奏提之款並咨呈戶部查照亦在案近據穆圖善專弁專函前來告急當經臣飛咨左宗棠酌量撥濟旋准左宗棠於未接臣函咨之先亦接穆圖善告急之函咨會臣先行籌撥銀陸萬兩迨接臣函之後又函囑臣儘力籌撥經臣將河東續行解到之八萬兩山西藩庫解到之二萬兩悉數歸撥共銀十萬兩咨行陝西藩司加派委員協同穆圖善派來之副將傅克明等定於十月初間起解咨明穆圖善將新調馬隊年前月餉即於此項餉銀內酌發正在料理間接准左宗棠恭錄抄咨九月二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八年九月十八日奉
上諭穆圖善奏稱鄂臺轉運之餉已經袁保恆悉數提歸陝省甘軍毫無指望譁潰堪虞自係實在情形著左宗棠指明專款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令袁保恆迅速撥解源源接濟以固軍心等因欽此伏查臣欽遵歷次
諭旨正咨行各省將奉
旨飭歸左宗棠兌收分濟之款改解西征糧臺其各省徑解穆圖善之一百二十萬兩並未提解陝省迭經奏咨有案且近據四川督臣吳棠來咨該省鹽釐項下奏撥甘餉二十萬兩已解過十七萬八千兩兩江督臣馬新貽歷次來咨該省應協穆圖善軍餉每月與左宗棠軍餉同時批解至本年七月分前署山西撫臣鄭敦謹來咨於本年本月初六日批解穆圖善軍餉二萬兩是除由西征糧臺先後分濟蘭州軍餉二十萬八千兩外

各省應徑解穆營之一百二十萬兩就臣處有案可稽者約計亦爲數不少且亦並未停解茲穆圖善奏稱鄂臺轉運之餉已經臣悉數提歸陝省甘軍毫無指望似屬錯悞總之左宗棠與穆圖善同辦陝甘軍務同用陝甘軍餉本無畛域可分臣受
聖明委任綜理兩省儲胥亦無彼此之見只以從前蘭州道路梗阻文報不以時至未悉該處需餉多寡無從酌量緩急近日每接穆圖善及甘省司道函咨左宗棠與臣無不儘力籌撥顧全大局是其明證現已咨行各省凡批解穆營軍餉均一面咨報臣處並咨請穆圖善於收到各省協餉數目亦隨時咨會臣處以便斟酌情形咨商左宗棠及時籌撥總期源源接濟俾甘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軍無譁潰之虞上紓
宵旰憂勤斷不稍存膜視至奉
旨飭令左宗棠指定專款由臣撥解一層臣愚昧之見一經指定則所指省分報解之多少與到陝之遲速未必能與穆圖善需餉之緩急適相符合轉恐不能應時似不如統於各省解到協餉內隨時酌量分撥較爲妥速是否有當伏候
聖裁所有陸續撥解蘭州軍餉數目及現在籌辦情形謹繕摺由驛五百里馳陳仰慰
宸廑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變通甘捐章程片 嘉慶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再自本年五月初一日接管甘捐總局各省分局均歸臣綜理詳稽甘捐

奏定章程無論減成不減成一律不搭餉粟較之陝捐皖捐黔滇各捐所收實銀較多是以捐生每觀望不前伏以甘捐章程屢經

奏定未便再請核減而捐生避重就輕又不足以示體恤查此項米捐本年專供買米之用糧臺向來多在漢中等處本年夏秋以來年穀順成糧價稍平自當隨時變通辦理臣悉心籌畫將歷經

天津博新印刷局代印

奏定准銷米價與目前市價統計詳核每米捐一石所收實銀取足數買價而止不必於市價外浮收倘遇糧價騰踊仍照定章收足不得於例價外虧短似此通融辦理既廣招徠亦無耗折冒經咨函商明督臣左宗棠署撫臣劉典意見相同因與

奏定章程無所出入當經咨行各局照辦除捐照捐册仍照定章米數填註外其所收實銀照隨時酌定通行數目報明左宗棠劉典與臣局查考以歸核實而昭畫一理合將現辦情形附陳恭請

飭部存案備查以免將來事竣報銷有浮冒虧折之弊謹附片具

奏

天津博新印刷局代印

謝賞二品頂戴及遇缺題奏　恩摺　同治八年　月　日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本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准督臣左宗棠恭錄咨會同治十年十月初三日內閣奉
上諭袁保恆著賞給二品頂戴遇有應升缺出儘先
題奏等因欽此欽遵行知到臣當卽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祗謝
天恩訖伏念微臣駑駘下士呫嗶庸才久叨侍從淸班謬領轉
輸重任方愧餉軍無策未紓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旰食憂勤迺因籌筆微勞渥荷
懋功上賞許以順風之遇
丹詔十行勛其捧日之誠赤心一寸自
天錫寵伏地懷慚臣惟有益勵寅恭懍承
申命佐元戎以奏績勉供車馬於西征抒戀
闕之愚忠長共雲山而北向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專差
呈遞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請歸併協餉摺　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奏爲歸併協餉請
旨飭遵以昭畫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現准陝甘總督臣左宗棠咨會轉據寧夏將軍臣穆圖善咨稱疊奉
諭旨穆圖善交卸督篆後將所部兵勇若干糧餉應用若干咨由左宗棠妥籌辦理和衷商酌以顧大局不得各存意見左宗棠既經抵甘接印應將在甘各營通盤籌畫酌量裁併勻撥餉需各等因欽此該將軍現飭各營汰弱留強核實歸併一律照楚軍營章辦理又以河南湖北江蘇四川山西五省專撥秦州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糧臺銀一百二十萬兩屢催罔應該將軍交卸督篆後更覺呼應不靈請歸左宗棠催解由臣統收統撥以一事權而期迅速各等語左宗棠來函亦意見相同臣查左宗棠抵甘接印後所有秦州甘涼中衛各甘軍均已改由西征糧臺發餉遞增數十營本已分撥爲難十分支絀穆圖善在秦州兵勇裁併後不及三十營亦無須協餉一百二十萬兩之多況該將軍僻處一隅催解各省協餉又甚艱難疊次咨會由西征糧臺撥濟而西征糧臺除去各省徑解秦州之外催到協餉祇有此數不克如數應付萬不能不隨時酌量變通既據該將軍與左宗棠和衷商辦眇域不分臣曷敢稍存推諉擬自同治九年正月爲始將穆

圖善所部統照楚軍按月籌給米糧鹽菜如來餉漸多能發若干月餉亦一律照發俾無私毫偏枯可否請
旨飭下河南湖北江蘇四川山西各督撫將徑解秦州協餉一百二十萬兩亦自同治九年正月爲始均令改解西征糧臺務各如數按月籌撥不可再有拖欠以便由臣統收統計各軍營數隨時咨商左宗棠分路均勻撥解以昭公允而免參差至該五省同治八年十二月以前所欠穆圖善協餉與甘軍積年舊欠仍由穆圖善自行催提補發各營以清界限是否有當伏候
聖裁所有現議歸併協餉請
旨飭遵各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天津務新印刷局代印

陳報撥給穆軍馬隊月餉片 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再臣前准穆圖善來咨續請籌撥吉林黑龍江馬隊月餉當經臣函商左宗棠籌撥銀三萬兩作爲該馬隊明年正二三等月之餉交來員協領廉忠領解回蘭謹附片具
奏

天津務新印刷局代印

卷之二目錄

覆陳召募皖勇摺 同治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覆陳穆軍月餉已先籌撥片
指籌各省協餉請 旨飭提摺 同治九年 月 日
請飭部添撥雷正綰軍餉片
覆陳按月籌解穆圖善出關兵餉片
請飭撥河東鹽課片
請飭歸併協餉摺 同治九年六月十六日
黃金山月餉撥解情形片

天津李新印刷局代印

請飭部頒發貢監照片
請飭催河東鹽課摺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廣溶餉源補救大局片
敬陳管見摺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密陳宿將才具片
懇 恩提款接濟陝西軍餉摺 同治九年閏十月初七日
附陳墊解中衛黃金山月餉片
捐復人員請飭部核議片
覆陳咨解穆圖善營餉片
懇 恩嚴催西征協餉片

遵 旨籌撥涼莊兵餉片
請飭妥議捐章摺 同治九年閏十月初七日
附陳甘捐截止情形片
覆陳撥還金順鑄礮經費片

天津李新印刷局代印

覆陳召募皖勇摺 同治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奏爲微臣召募舊部皖勇實止馬步各五百名先已咨請左宗棠核覆遵辦此外並未咨調一兵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竊臣於本月十五日准左宗棠鈔咨奏稿並另文咨稱陝境已無逆回蹤跡運道疏通無須軍營接護囑臣將所募新勇已入關者飭赴大營未入關者無論行抵何處飭令撤回遣散臣當因奉文之日又有回逆大股竄入陝境鳳翔岐山一帶駸駸東趨運道復梗不敢拘泥亦未敢擅便飛咨左宗棠已到之步隊五百名是否即赴大營抑或暫留西安以資省防未到之馬隊五百名計已行抵河陝之間迨奉文恐已在靈閿一帶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是否仍令入關或竟令撤回遣散抑或聽陝西撫臣留用請左宗棠核覆飭遵並一面札飭管帶之員無論行抵何處暫紮勿進靜候示遵兼咨明河南撫臣各在案旋於二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六百里傳諭同治九年三月十五日奉

上諭前因袁保恆奏老湘卓勝兩軍多有缺額當經諭令左宗棠查覈歸併茲據左宗棠奏稱老湘營因疊次增募溢額頗多除分撥各營外尚有餘勇待補缺額袁保恆所稱飢疲之餘所存不過十之五六不知何指至該學士原奏以歸併節省之餉作續調兵勇之用欲調何軍未與咨商現據英翰咨錄袁保恆召募原文並據潼商道稟稱有豫軍銳營入關後起亦將續至是否即係袁保恆所調皖豫舊部尚未可知此時陝境已無回氛新軍無可位置擬即調赴平涼安插其已募未到各軍即請截止各等語兵事與餉事相爲表裏袁保恆此次召募各軍何以不同左宗棠等往復籌商輒行咨調實屬冒昧所有到陝新軍即著左宗棠調往平涼編立成營或分補各營缺額藉資調遣其已募未到之淮皖各軍並著張之萬英翰一體截留就地撤遣如已行至豫境即著李鶴年派員截止咨明該省督撫妥籌遣散左宗棠又稱袁保恆前奏一出設江皖督撫將應解甘軍之餉藉口遲延湘軍或因糧盡飢潰則大局可慮等語甘軍本有撥定之款江皖督撫斷不敢因袁保恆此奏藉口遲延即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李鴻章赴陝等軍亦即以籌定入黔之餉利濟師行左宗棠正勿容鰓鰓過慮也至金運昌雷正綰周蘭亭各軍既有缺額即著左宗棠認眞查核歸併以節餉需陝省應否添軍募勇之處著李鴻章到陝後酌量情形奏明辦理袁保恆不得再行輕率從事等因欽此臣跪聆之下惶悚實深伏查招募舊勇與奏請調兵本係判然兩事招募一層臣前因平涼後路糧車有被土匪搶刼者函致左宗棠請將舊部挑選馬步各三百名練爲以馬夾步之隊專備護運左宗棠復函允許並極贊賞當即函囑皖軍統領提督程文炳總兵牛師韓等照辦旋准左宗棠疊次來咨除陸續札飭參將馮桂增總兵鄧林楓在於皖豫一帶各

募精壯勇丁一營各挑餘勇數百名以備補額外復因各營缺額尙多飭馮桂增鄧林楓等加募馬隊一營步隊兩營臣恐大營待用甚殷且陝境賊氛正熾是以函囑程文炳牛師韓等亦加募馬步各二百名此招募舊部之原委潼商道所藁豫銳營乃河南撫臣飭提督李承先增募助防潼關之勇與臣所募之勇無涉也奏調一層因彼時賊蹤搶撲渭河逼近西安兵勇不敷防剿事機迫切如函商左宗棠往返需時且左宗棠向於臣商辦之事均係親手函答遇軍書旁午往往數函前往遲久彙復一函恐有延擱是以於發摺之前一日函達左宗棠敍明不及候商之故一面具奏卽一面咨函並達旋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諭旨未准調撥臣卽敬謹遵照此奏請調兵未及會商之原委並未敢任意私調一兵也茲欽奉

諭旨訓誨周詳殷殷垂念敬當靜候左宗棠咨覆招募之勇或留或遣妥爲遵辦仰慰

宸廑至老湘卓勝兩軍多有缺額臣係正月二十五日據提督郭寶昌來函所言距道員劉錦堂募勇補額時已逾半年且左宗棠飭已革臬司陳湜加募二千五百人備補老湘缺額臣未准咨會無從知悉是以有前次附奏所稱歸併節省之餉卽以備續調淮皖各軍之用查臣原片聲明淮皖各軍如蒙

聖恩抽調易防爲征需餉之多寘緩急頓殊是以預籌以節省備用所謂淮皖各軍卽正摺所稱留駐襄樊之淮軍留駐潁亳之皖軍既未奉

旨抽調亦卽無所謂用款並非臣意中另有欲調之軍另有用餉之處也惟臣僅據郭寶昌一人信函又未知陳湜募勇補額之事遽以所聞陳奏且因請兵迫於時勢不及候商左宗棠先行具奏誠如

聖諭實屬冒昧惟有恪遵

諭旨此後不得再行輕率從事冀仰副

聖主遹格成全之至意伏念臣世受

國恩感深圖報凡管窺所及棉力所勝分當不避嫌疑不辭勞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瘁冀於時事有裨乃識慮短淺愚誠所迫遽蹈壯往之譏遂昧三緘之戒致煩

垂問悚懼難安復蒙

聖明原鑒不予重譴臣具有天良敢不愈加策勵謹愼自持冀寘悔尤而答

恩遇所有徵臣感悚下忱與並未另有咨調兵勇原募之馬步各五百名已咨商候覆妥籌緣由謹繕摺由驛覆陳以釋軫念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覆陳穆軍月餉已先籌撥片 同治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再臣於二月二十八日准左宗棠恭錄咨會二月二十二日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九年二月十一日奉

上諭穆圖善駐守省垣兵勇尚多每月需銀十萬兩即著左宗棠轉咨袁保恆按月撥解的餉十萬兩交穆圖善支放勿稍短絀等因欽此又於二月三十日准軍機大臣傳諭同治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黃金山所部現在留防中衛待餉甚殷著袁保恆查明該軍應領餉項趕緊如數撥交委員陳祥勝承領派員解甯夏轉給不可稍涉推延致有譁潰之患等因欽此查穆圖善所部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需鹽菜米糧臣於未奉

諭旨之先已轉飭駐陝軍需局籌撥旋據稟奉左宗棠批示撥給三四兩月鹽菜火食銀三萬零四百八十兩又補給吉江馬隊四起正二三四等月鹽菜火食馬乾銀一萬六千八百兩其米價銀除西甯道舒之輸由平涼大營領去銀二萬兩外又批解二萬兩連中衛黃金山所部米價在內又新調吉江馬隊四月分全餉一萬兩一應搭解共銀九萬七千二百八十兩均派參將王幸臣管解由臣咨明甯路禦長周開錫俟前項餉銀到秦州後派員接解赴蘭州交納並咨明穆圖善派隊迎護以免疏虞至該將軍月需的餉十萬兩能否遵

旨照撥已由臣綜覈餉數咨商左宗棠俟咨覆到時再行具奏
其黃金山月餉臣於未奉
諭旨之先已轉飭駐陝軍需局撥給正二兩月鹽菜火食銀四
千零八十兩由參將王莘臣帶解秦州轉解蘭州交穆圖善轉
給適奉
上諭知該軍待餉甚殷當又加撥三四兩月鹽菜火食銀四千
零八十兩並加撥三四兩月米價銀四千五百九十兩一併帶
解前往伏查穆圖善所部每月有應解之餉若將黃金山軍餉
照舊隨時搭解甚爲妥便且計程不過二千餘里若改由甯夏
轉解必繞道山西及綏遠城歷草地前往計程四千餘里且又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無搭附之便每月必須專員起解未免欲速反遲是否無須改
由甯夏轉給以期便捷之處伏候
聖裁謹附片具
奏

指籌各省協餉請 旨飭提摺 同治九年 月 日

奏爲各省協餉不能如數報解統計每歲較奉
旨指撥原數共短三百萬兩以上實在不敷應用現籌可指之
款懇
恩飭提以資補助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自接辦西征糧臺以來於奉
旨指撥各省關新舊協餉向各督撫海關咨催函懇請其如數
批解先准各督撫海關允許儘力籌解復經臣往返咨詢究竟
能否如數如期源源批解確切回覆旋接各處咨函無不懍遵
諭旨關顧大局共籌接濟實已不遺餘力無如限於各省關時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勢多半不能如數統計新撥協餉三百萬兩除江西安徽兩省
照解外湖北每月四萬兩僅能批解二萬兩江蘇每月三萬兩
僅能批解二萬兩福建每月四萬兩僅能批解一萬兩浙江每
月五萬兩廣東每月三萬兩全數不能批解每年共解一百三
十二萬兩實短一百六十八萬兩其舊協之五百一十萬兩除
山東湖北江西江蘇福建五省江漢閩海兩關照解外河南每
月二萬五千兩全不能批解山西每月五萬兩除月解督臣左
宗棠軍營一萬兩署督臣穆圖善軍營約計每月不及一萬兩
浙江每月七萬兩僅解五萬兩廣東每月五萬兩僅解四萬兩
四川每月四萬兩約計每月僅解二萬兩湖南每月一萬兩粵

海關每月一萬兩久不批解約共每年短解一百五十餘萬兩通共每年短解三百二十餘萬兩在臣已舌敝脣焦在各省關亦智窮力竭而實在可以籌解之數不過四百八九十萬兩伏查左宗棠穆圖善劉典原請餉數約共一千六十萬兩奏明後又續增用款一百餘萬兩部臣指撥新舊協餉八百一十萬兩本不敷用然果能如數解到或減兵以就餉或移緩以濟急撙節騰挪尚可極力敷衍今並八百一十萬兩之數尚短三百餘萬兩實屬無法措拄伏思各省關既稱力有不逮臣即勉强催促亦屬無益若另請添撥亦恐部臣艱於籌畫臣職司饋運若坐視饑軍譁潰何以仰副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聖明委任日夜焦思悉心籌計惟江西安徽兩省地丁漕折九江關關稅江蘇鹽課似尚可以勻撥接濟查戶部議撥協餉原摺內稱江西歲入釐金不滿百萬果能實力整頓所收尚不止此而該撫原奏謂該省每遇防協各餉不敷輒於丁漕項下通融又謂歲餘釐金十萬請留爲江西善後經費是該省釐金於原請月協西餉二萬兩外本有贏餘稍加整頓則於月協四萬兩即可無須於丁漕項下通融可否請

旨飭令江西於地丁漕折歲提二十四萬兩又戶部原摺內稱安徽地漕所入提解京餉較少而皖南貨釐長江貨釐除大通一卡外均改歸安徽抽收其收捐數目較之他省尚屬暢旺該省接濟郭寶昌一軍及添協陝甘軍餉均令於釐金捐輸項下提解並未令取之地漕各項該省地漕爲數本多現當軍務平定徵收必有起色可否請

旨飭令安徽於地丁漕折歲提三十萬兩又九江關關稅本有協甘常餉從前歲撥甘餉二十萬兩尚無蒂欠其關稅暢旺可知去歲冬撥不知因何未令協助甘餉可否請

旨飭令照舊歲撥二十萬兩又戶部原摺內稱江蘇省以兩淮鹽課鹽釐爲大宗歲入不下數百萬兩除奉撥京餉及留防各省淮軍經費並籌解陝甘協餉外所餘仍鉅而該省月解西餉前數月釐金不敷之數即係以運庫湊足近日全數取資釐金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是鹽課鹽釐確有存儲可否請

旨飭令江蘇於鹽課鹽釐項下歲提三十萬兩以上四款計每歲提撥一百萬兩即令於欠解常年甘餉項下扣抵並非令分外加增其餘所短二百餘萬兩除河東常年協餉五十二萬兩並新撥徐宿軍餉改解雷正綰軍營七萬兩暨撫臣劉典奏請將七省捐輸改歸西征軍餉臣當極力整頓或可歲得數十萬兩計比原撥仍少一百餘萬兩可否請

旨飭下指撥協餉各省關令於現在籌解之外恪遵前奉諭旨定數再行儘力措畫能否增解若干據實覆奏即如馬新貽初次來函謂新撥協餉三萬兩難於籌措經臣疊次諄商馬

新貽力顧大局兩次籌增每月餉銀二萬兩若各省關均如馬新貽以西餉爲重緩急通籌或可於無可設法中極力添撥若實在不能增解亦當縷晰陳明不得以儘籌儘解藉口搪塞致西軍有撥餉之名無得餉之實俟奏定後通核倘短若干以便妥議設法接濟總之

朝廷竭東南之全力以供西北原期糧足兵精早歸蕩定然必須撥一餉實得一餉之用非空言所能責實效也臣非不知部臣疆臣籌措之艱然與其士卒飢疲曠日持久而虛糜更甚何如士馬飽騰及時蔵事而節省較多乎臣爲需餉孔殷缺餉過甚力籌補助起見是否有當謹繕摺由驛五百里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飭部添撥雷正綰軍餉片 同治九年 月 日

再臣前接戶部來咨抄行該部議覆臣奏請籌撥雷正綰全軍專餉一摺恭錄行知五月初八日欽奉

諭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伏查該部原議謂雷正綰軍餉上年四月間據署陝西巡撫劉典奏准撥給山西河東道每年鹽課銀十萬兩又劃分四川解陝月餉五千兩每年共應十六萬兩聲明不敷各款由左宗棠體察緩急隨時勻撥本年三月間該部議覆左宗棠西征的餉摺內亦經聲明該大臣統轄全省各路軍餉應歸該大臣兌收勻給是雷正綰一軍不敷餉銀本已歸入左宗棠西征餉內自應仍令左宗棠欽遵前奉

諭旨於收到各省協餉酌量緩急分別撥給勿容另行指撥以符奏案而歸畫一等因如果稍可勻撥自應遵照辦理惟左宗棠穆圖善劉典先後奏請軍餉均未聞列雷正綰一軍統計需餉已逾千萬部撥八百一十萬已屬不敷現計各省協餉通歲實解不及五百萬即不增雷正綰一軍尚難措手若於原奏人數之外驟加五千餘人歲餉數十萬無論如何節縮騰挪萬萬無法支持雷正綰軍餉除陝西歲協六萬兩爲可指之款河東原撥之十萬兩暨新撥徐宿軍餉七萬兩扣抵延欠不可盡指其餘缺餉尚鉅實係無著現因該軍打仗得力首先進駐固原正項之外復增運費雖經左宗棠飭令駐陝軍需局竭力供支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無如軍營計口授食此盈彼絀挹注計窮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該軍正當進剿喫緊糧餉不可缺乏
飭部格外添籌之處出自
邀格鴻慈臣不勝悚切待
命之至謹附片具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覆陳按月籌解穆圖善出關兵餉片 同治九年 月 日

再臣於本月初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傳諭同治八年八月初三日奉
上諭穆圖善奏甘涼肅三屬軍糧不能移作出關兵食並請飭令袁保恆撥解西征半餉各摺片左宗棠所部十二營已抵秦州兵數日增需糧更鉅非籌撥鉅款多方採買不足分贍諸軍穆圖善現派知府鐵珊經理其事著袁保恆遵照部議迅將各省應協甘肅半餉源源分撥以濟要需不准稍有遲誤黑龍江馬隊遠道出征必應妥籌接濟著俟行抵陝省即由西征糧臺籌發餉銀二萬兩嗣後仍由該糧臺按月籌解以利師行等因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欽此查左宗棠派往秦州各軍先擬取資漢中採買米食由鳳翔寶雞轉運旋以險遠難繼撥銀由各軍於附近地方自行採運是穆圖善雖派知府鐵珊經理採買新到秦州各軍並未用秦州糧臺之糧也其原駐秦鞏各軍向由地方捐糧接濟近因民力已竭始議採買而連年以來兵多疲敝不甚得力左宗棠欲量加裁汰以節糜費昨曾函商由臣籌款一二十萬以備資遣臣通盤籌畫如能多措一分資遣之需即多省一分坐耗之費秦州本有各路徑解之款暫資撥用臣處擬先儘資遣散至各省協甘半餉自本年二月初五日二十五日兩次奉
旨除各路徑解穆圖善軍營一百二十萬兩外飭令統歸左宗

棠兌收將兩省各軍餉需酌量緩急勻撥接濟臣欽遵通行各省關除徑解穆圖善一百二十萬兩外均改解左宗棠軍營在案並於湖北後路糧臺兩次勻撥穆圖善軍餉亦在案若將各省協甘半餉仍照舊議悉數解赴穆圖善軍營是穆圖善於專餉一百二十萬兩之外又統分半餉左宗棠僅得半餉本部尚不敷用其應勻濟各軍之款更無所出此後似仍當遵照二月所奉

諭旨酌量各軍緩急通籌接濟不必拘定一概分半解甘方爲平允是否有當伏候

聖裁至吉林黑龍江馬隊原調本係二千名是以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旨每月發銀二萬兩現僅到陝一千名自應變通辦理查各路軍餉均由駐陝軍需局收發臣向不經手已遵

旨轉飭該局將現到一千名從寬發給餉銀一萬三千兩復由陝西臬司英奎將代辦甘肅翎捐尾數五千兩全數撥給以資添製棉衣補買馬匹之用至以後月餉詢據該馬隊將領不能確指數目口稱俟到蘭州由穆圖善酌定當即遵飭駐陝軍需局俟接到穆圖善定數明文即按月源源接濟無令缺乏以仰副

聖明軫念騎兵之至意謹附片具

奏

請飭撥河東鹽課片 同治九年 月 日

再河東鹽課歲協甘餉五十二萬兩從前雖批解遲延而每綱尚可如數解足自張曜宋慶兩軍由晉入陝前署撫臣鄭敦謹因該軍防剿喫緊河南應解該軍之餉不以時至奏明於河東協甘餉內通融勻濟每月撥給銀二萬兩是於五十二萬之款占去二十四萬兩無怪河東於應解甘餉積欠愈多屢催罔應也查河南現無軍務以全省之力供給該兩軍自無須再仰外省協助且劉松山郭寶昌兩軍與張曜宋慶兩軍事同一律江蘇安徽兩省於協助甘餉外籌濟劉郭兩軍餉項皆提前批解不令缺乏今河南於協甘月餉既未遵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旨籌解可否請

旨飭下李鶴年將應解張宋兩軍之餉如數籌足先期起解以利征剿無令再仰山西協助仍將河東勻撥該兩軍每月銀二萬兩停止照舊專作協甘之用庶甘餉不被侵占矣至臣前次奏蒙

恩准提撥河東鹽課三十萬兩仍係於應解甘餉內提前撥用以濟急需並非令其格外加增該道以兼籌尋常撥墊各款尚未能盡數籌解除由臣咨令無論何款先提應用外可否請

旨飭下李宗羲轉飭該道趕緊批解以定軍心出自

聖恩是否有當謹附片具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飭歸併協餉摺 同治九年六月十六日

奏爲請
旨飭催歸併續撥各協餉以免虧挪而保全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各省指撥陝甘協餉內每年徑解蘭州之一百二十
萬兩疊經左宗棠穆圖善與臣奏奉
諭旨自同治九年正月爲始除江甯徑解蘭州之每月一萬兩
仍由穆圖善提催其餘四川湖北山西河南每月協餉九萬兩
歸併西征糧臺由臣提催統收分撥又西甯辦事大臣協餉疊
經戶部與豫師奏奉
諭旨每月指撥河南山東兩淮協餉二萬五千兩由臣提催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解其未經解到以前由臣籌款墊解俟各省解到歸款各等因
先後欽遵各在案當由臣遵
旨分咨各省並派員赴各處守催一面咨商左宗棠儘力籌墊
旋又經穆圖善豫師各奏奉
諭旨飭臣每月籌解穆圖善軍餉十萬兩勿許推諉豫師軍餉
二萬五千兩不得短少先後欽遵亦在案伏查穆圖善軍餉除
臣歷次奏明籌解過正二三四四個月鹽菜火食米糧銀十二
萬八千餘兩嗣又解過五月分鹽菜等銀三萬二千餘兩六月
分足餉十二萬二千餘兩現又籌解七八兩月鹽菜米價等銀
六萬四千餘兩共計解過三十四萬六千餘兩而秦州甘涼中

衝向歸穆圖善發餉改由西征糧臺發餉後各營約計八箇月共解銀四十餘萬兩尙不在內總共籌解八十餘萬兩無非於西征糧臺原數餉項內通融挪墊而各省自正月奉旨以後祇四川報解穆營軍餉二萬兩山西報解穆營軍餉三萬兩此外各省並未分毫報解楚陝各軍因之愈形支絀疊經臣按月開單咨報戶部經戶部照單行文各省嚴催迄無一應其豫師軍餉除遵旨解過四萬兩復由該大臣兩次咨會由商號匯兌六千兩現又籌墊一萬四千兩共籌墊六萬兩而指撥之河南山東兩淮餉欵至今數月並無起解消息統計報解數目不及墊解數目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十分之一以後不惟無可再墊且已墊之款無可歸還楚陝各軍本患餉項不足近以勻濟穆圖善豫師兩軍益覺艱窘萬分而穆圖善豫師疊次函咨又責臣以遵旨如數按月足解夫同係勦賊官軍同用陝甘協餉但使各省源源報解俾臣挹注有從如臣原議無論何軍均勻攤發以昭公允實臣之至願今索餉者之責望如此而解餉者之拖欠又如此實屬無可措手惟有仰懇

天恩嚴飭四川湖北河南山西山東兩淮各督撫鹽政將奉旨以後應解協餉剋期如數籌解以歸墊款而資勻撥庶楚陝各軍原有之餉不致爲穆圖善豫師兩軍挪占虧累以牽引而同虞饑潰實大局之幸所有需餉急迫情形謹繕摺由驛五百里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黃金山月餉撥解情形片 同治九年六月十六日

再臣於本年三月二十三日附奏黃金山貴字營軍餉可否無須改由甯夏轉解一片四月初五日恭奉

諭旨金順前派委員陳祥勝赴陝代領黃金山軍餉該員如到陝省即著袁保恆恪遵前旨迅速撥給以應要需而免周折嗣後仍搭蘭州轉給務當源源籌撥勿稍遲誤欽此當即欽遵咨明左宗棠在案旋准左宗棠咨覆該大臣起解老湘營餉項及中衛辦糧銀兩均取道固原黑城李旺堡牛角城四百戶等處過河節節派營護解雖覺艱險而兩次大批餉銀軍火均已報到中衛似不如仍由此路爲便搭解蘭州轉覺迂遠等情臣接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准此咨時適金順委員陳祥勝已經到陝當即欽遵

諭旨將黃金山兩月鹽菜火食糧價銀交給陳祥勝轉解正在領解間而黃金山所派領餉之副將崔家福由中衛取道固原等處到陝惟時左宗棠咨會各軍統發六月分一月足餉當即轉飭駐陝軍需局備齊貴字營五月分鹽菜等銀六月分月餉共銀一萬四千八兩改交崔家福領解回甘以歸便捷現又籌撥七八兩月鹽菜米價等銀八千六百七十兩徑解中衛其蘭州新調吉林黑龍江馬隊每月餉銀一萬兩除籌解四月以前餉項業經奏明外續於三四月間又由商號兩次匯兌銀二萬二千兩以二萬兩作爲五六兩月餉銀以二千兩留抵以後月

餉現又籌解一萬八千兩合前共二萬兩作爲七八兩月餉銀均由穆圖善轉給理合陳明伏乞

聖鑒謹附片具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飭部頒發貢監照片 同治九年六月十六日

再甘捐米價臣兩次具奏照漢中市價折收以示體恤而廣招徠經戶部兩次議令仍照每石銀二兩折收其有願交本色者即收本色無須折收市價等因臣遵即行令各省分局照辦惟外省呈交本色運送至陝勞費過重且市價不齊復行令各分局於奉到部文之日起照每石仍收銀二兩凡願交折色者仍令在各該省呈交如有願交本色者即由各分局咨送陝省由捐生自赴漢中購米呈交以省解運而昭畫一其呈交折色者仍由分局省分督撫造冊咨部其咨送到陝者即於呈交本色後由臣總局就近造冊咨部以期徑捷惟統計甘捐設局共分十省而一省之中又設分局所有空白執照必須寬爲分撥以免缺乏而執照內以貢監生從九品職銜照須用爲尤多臣於三月初八日咨請戶部頒發監生照一萬副從九品照五千張迄今數月曾經咨催未奉發到而各省紛紛催索無以應之不得已向陝捐局兩次借撥貢監生照七千副從九品照一千張尚屬不敷應用合無仰懇

天恩飭下戶部國子監剋期頒發並添發貢生照二千副以應急用伏乞

聖鑒訓示謹附片具

奏

請飭催河東鹽課摺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奏爲西征餉項支絀萬分請

旨飭催河東鹽課限期籌解以濟急需而支危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以穆圖善豫師軍餉由西征糧臺勻撥墊解數十萬兩而各省報解該兩營協餉僅止五萬兩以致楚陝各軍愈形匱乏請

旨飭催蒙

恩嚴諭各省關迅速撥解欽遵在案迄今月餘僅據山東報解豫師軍餉二萬兩其餘並未續有報解而穆圖善豫師函咨委員催提者相屬於道駐陝軍需局存款一空如洗實屬無從措手查楚陝各軍除尋常發給鹽菜火食外每遇節年湊發足餉一月以定軍心而鼓士氣轉瞬即屆中秋不惟月餉無從措給即鹽菜火食亦難湊發況當南路規圖河州北路進薄金積軍務正當喫緊餉項日形缺乏時有譁潰之虞而穆圖善豫師兩軍又不能不籌接濟原協楚陝各軍之餉雖有陸續報解者而道路遙遠不能速到即到亦不敷分撥惟河東距陝較近可望濟急查該處鹽課歲撥甘餉五十二萬兩除徑解甯夏十五萬兩應解西征糧臺每綱四十二萬兩又由該處向協徐宿撥歸雷正綰軍營每綱七萬兩共四十九萬兩內除戊辰綱長解已巳綱二萬兩臣於上年六月奏請提解已巳綱三十萬兩陸續

解清後又批解三萬兩共解過三十五萬兩已已綱尙欠解十四萬兩現已時交庚午秋季本綱尙分毫未解聞河東銷鹽納課向以交秋以後爲旺月而應解京餉亦報解將竣應請飭下山西撫臣李宗羲嚴飭河東道務於中秋節前將已已綱欠解十四萬兩掃數解齊另於庚午綱趕籌三十萬兩秋冬之間源源報解庶下餘尾數不致日久拖延而西征餉項亦可藉濟燃眉之急而免掣肘之慮矣臣上年接河東道函稱河東鹽務向係先課後鹽是開綱之始課已提存在庫現在庚午綱已開辦半年之久運庫必有積存當不致無款批解所有西征餉項支絀急待河東接濟請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旨限期籌解各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廣濬餉源補救大局片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再各省關舊協新撥陝甘軍餉歲共八百餘萬兩疊奉諭旨飭令如數批解不准拖延蒂欠臣自接辦西征糧臺以後咨函並催兼於每月開具已解未解清單咨呈戶部查核戶部復隨時照單行催而實解到者不及十分之六年餘以來已積欠至數百萬兩在各督撫監督仰體
聖心顧全大局多方籌解均已不遺餘力而財賦歲入祇有此數諒亦無可如何是以萬不得已以捐輸濟協餉之窮溯自軍興以來各處捐章愈推愈廣銀數愈減愈輕名器愈濫官職愈多縱使輸將踴躍流弊已不可勝言況各省捐局林立捐生遷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就觀望較量錙銖實亦未嘗踴躍臣綜理甘捐每遇咨獎一次計米不過一兩萬石請獎必有一二百名坐使文武兩途眞正窮經致用殺賊立功者爲之短氣中心慚恧刻刻難安祇以百計搜羅欲求歲入鉅款百餘萬足抵捐輸之數而不可得當此軍餉奇絀又不得不隱忍爲之圖濟目前之急故每不惜心力夙夜籌思冀得無傷政體流弊較輕之策以挽救一時臣綜核協餉於各正賦釐捐略知梗概均已無可增添況西陲南服兵事未竣夷務又駸駸相逼近畿徵調沿海籌防不時之需亦所恆有縱各省關間有可以設措之處亦當留餘地以固根本不能悉索專供西餉計惟有各省鹽價權加數文尙可湊集大宗

論者謂鹽斤加價既慮病民且慮病商臣以爲二者均可無慮以定章每人日食鹽三錢計之五十餘日始食鹽一斤每斤權加三四文是五十餘日始多費三四文也其爲數甚少而爲時甚舒取之以積漸而出之以自然其不致病民也明矣至商人以貴價得者以貴價售以賤價得者以賤價售成本有低昂而贏利無增減其不致病商也明矣然而鹽務官商向來堅持不肯加價者何也臣以爲皆各分畛域自顧考成未嘗就各省鹽務合計通籌之也若僅就一省而論其不能獨加固也即如淮鹽與川鹽交匯之處其價適平淮鹽加一文則衆皆趨賤而食川川鹽加一文則衆皆避貴而食淮其各不肯多加分毫自取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壅滯勢爲之也若川淮同時加增數文則交匯之所價之適平如故即彼此之不相浸灌如故官亦何樂而不爲商亦何樂而不爲耶川淮如是則各省之鹽務皆如是矣故各省獨加則滯而各省同加則通也查各省鹽務正引餘引共八百餘萬道除去陝甘雲貴阻兵處所亦應歲銷七百餘萬道各處鹽引斤數不等多少牽算以三百餘斤爲率若每斤權加制錢三四文每引共加一千餘文合銀六七錢歲加價銀四百萬兩較之捐輸所收固已兩倍之矣俟鹽價收數確有可指即將甘捐一律停止西事之幸亦政體之幸也臣於七年入關之始即與督臣左宗棠面商西北用兵以屯田爲主肅清一步屯種一步招集流

亡開墾荒蕪修築堡寨且守且耕大軍前進自無回顧之憂以濟現在之軍食則省采辦之勞以養將來之制兵可省歲餉之費計陝甘兩省陸續屯田五萬頃則現在軍糧將來兵費皆可不必另籌實西北永久之利左宗棠與臣所見略同祇以屯田百畝必須銀一百數十兩現兵之餉尚不敷用無從勻濟屯田之資是以督臣撫臣雖於上年會咨囑臣籌辦農田水利而經費無出僅修復涇陽之龍洞渠於涇陽三原等處試辦屯田四萬畝規模章程均已粗備因無力續辦遂未擴充若能歲增鹽價除抵過捐輸之數以充軍餉其餘專備屯田之用俾臣得隨同督臣撫臣於大軍後路實力興屯即以行軍之先務爲善後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之良圖濟無業之流民省養兵之大費一舉而三善備尤百年根本之計而兩省軍民之福也可否仰懇
天恩飭下戶部通籌妥議將各省鹽價每斤權加三四文即作爲西征加價俟軍務告竣立時截止俾得補助軍餉早停捐輸大興屯政實於全局有裨至加價之款即於各省鹽斤出場時隨同正課收納庶有所比較不至任意增減亦不至有釐卡偷漏中飽之弊收有成數即儘收儘解無令挪移拖欠致鹽斤有加價之名而軍營不得濟餉之實至一切章程臣不諳鹽務未敢妄擬應悉由戶部妥議臣爲廣溶餉源補救大局起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附片具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敬陳管見摺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奏爲敬陳管見密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接准協辦大學士湖廣督臣李鴻章咨稱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九年七月十一日奉
上諭袁保恆現辦西征糧臺情形較熟未便遽易生手所請赴直效力著毋庸議等因欽此臣躬聆之下仰見
聖主軫念西陲慎重饋餉之至意雖微臣能否稱任所不敢知而即此
天語昭垂眷注兵食已足作三軍之士氣而慰兩省之民心臣自當益加策勵勉副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主知惟誼忝世臣職叨侍從當
君父旰食宵衣之日正臣子披肝瀝膽之時謹就愚慮所及敬陳五事雖身羈秦隴不獲盡捍衛之誠而心戀闕廷庶冀備芻蕘之采

一民氣不可挫折也查此次民夷搆釁雖屬惑於訛傳實係激於義憤自
列祖
列宗以來二百餘年深恩厚澤所涵濡薄海臣民均知同仇敵愾目覩夷人之欺侮中國實有不平一旦觸事而發不能自已此正民情之可見邦本之不搖堪用之勢制夷之資也查向來

夷人所畏者中國民心之固結故每遇拆毀教堂殺斃教民之案不敢與民較而極力與官爭欲藉官抑民以洩其忿其不敢輕犯吾民可知矣誠恐辦理夷案者顧慮太多優容夷人過甚不暇曲體民心使民志不伸其心必散一旦渙然解體夷人益無顧忌愈肆鴟張雖欲再用民力而民氣不可復振矣況津民積成憤怒萬一操之太促抑之過當辦理稍有失平或且激生他變尤事之不可不防者臣愚以爲當益鼓其忠義而力鎮其囂張使之能發能收可靜可動常有懍然不可犯之意夷人有所忌憚而不敢恣縱亦足隱奪他族之氣而增重中國之威一賠款不宜輕許也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國家歲入有常此次軍興正供不足半取資於釐稅得以底定東南而自夷人各口通商百貨被其包攬除海關而外釐稅已遠遜從前是以陝甘雲貴兵餉不敷甚鉅濟以百方羅掘而缺乏如故幸自上次賠款二千四百萬陸續抵清以後海關四成洋稅始歸我用若再許以大宗賠款不惟海上有事無力應之即內地剿賊軍餉亦無所取給矣查夷人用兵之費最重向來取辦於洋商若令涓滴皆出自洋商設遇狡焉思逞洋商顧惜資本或陰從而牽制之若再許以鉅款竭我之脂膏增彼之利器使得轉以害我甚非計之得也何如靳而不予留我富強之本常有餘力以制之使夷人不敢輕動耶歷代以來中土積弱之勢半以精華耗於歲幣欲自振刷而不能前事之失可爲殷鑒竊意夷人此次積忿較深索我賠償之費必以千百萬計是在辦理夷案者堅持定見如其所望非奢或可量示體恤凡無厭之要求一概不許要當多留餘地爲中國自強之計不可專圖目前息事已也

一武備不可遽弛也夷人貪而無恥狡而無剛現雖肆意要挾萬一見我民固結兵備漸增知難而退徐圖再逞亦事之常有萬不可因一日之息爭遂以和好爲可恃既已開此釁端不能禁我之設備或以保護洋商或以彈壓內地爲名分扼海口要隘爲久駐之計良將勁兵斷不可輕易遣撤此外沿海沿口均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當從今整頓水師而外助以陸師礮臺務使夷船往來之所洋商駐紮之區均有所顧慮而不敢輕發伐謀於事前較應變於事後事半功倍矣

一將材急宜多備也此次事起倉猝除李鴻章而外幾無可應調之人幸而甫經到關尚未督軍深入且僅天津一處有警尚可移緩就急萬一各處同時有警又將何以爲計查曾國藩李鴻章皆統兵十餘年轉戰數千里身平巨寇於將材素皆留心應請

飭下曾國藩李鴻章愼選謀勇兼優戰守素習者或足獨當一面或能自領偏師或長於陸路攻擊或長於水師操縱各舉賢

能不拘一格或使之練兵待用或使之駐守要區庶勞於求賢逸於任人有備無患不至臨事無可驅策矣

一沿海宜多修堡寨也夷人之利器恃乎礮而礮之靈便恃乎船若登岸則笨滯矣如於沿海四五里外船礮力不能及之處使民居皆以堡寨自衛則民氣愈固處處皆與夷人爲敵僅留一綫內河官軍以全力制之較易著手矣查山東直隸民俗剛勁自遭捻亂以來於堡寨之利修築之法已習見而習聞之若再教以夾牆地道避礮之術精益求精必能家自爲守以輔兵力之不足萬一不得已而用兵戰勝之後盡驅夷人於海外河口扼以重兵兵民合力不使更得內犯一步亦一勞永逸之策也

以上五條臣自知無補高深況在事諸臣皆老成謀國思深慮遠凡臣管見所及皆不出諸臣意計之中而耿耿愚誠不敢緘默自安是否有當謹繕摺附驛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臣無任屏營之至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密陳宿將才具片 同治九年七月三十日

再直隸提督傅振邦樸實老成安詳謹慎而無臨機之斷應變之才守優於戰記名提督陳國瑞長於偏師陷陣夜刦賊營而局量褊狹不能和衆性情譎詐敢爲大言戰勝之後驕縱難制祗可激勵裁抑用之不堪重任臣與傅振邦嘗並將擊賊同事較多陳國瑞帶兵之始隸臣部曲分帶親軍小隊其練兵布陣之法尙係臣所傳授故於兩人知之最悉現當用人之際知其底蘊則用其所長舍其所短不致貽誤用敢密陳於

聖主之前以備參考而神驅策謹附片密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懇　恩提款接濟陝西軍餉摺 同治九年閏十月初七日

奏爲軍務正當喫緊餉項萬分枯竭時屆隆冬士卒耐苦力戰譁潰堪虞請旨嚴催協餉並懇恩提款接濟以救危急而維大局恭摺仰祈聖鑒事竊陝甘兩省軍餉前奉諭旨自同治八年正月爲始各省關舊協新撥歲共八百一十餘萬兩飭令按月如數源源解濟不准絲毫蒂欠欽遵在案嗣以各省關未能如數按月批解經臣函牘懇催並由戶部隨時按照臣所開各處欠解清單專案飛催兼由臣歷次奏請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旨飭催各在案但使稍可支持曷敢屢屢仰瀆聖聽無如各省關或力有不逮或任意推延除江西閩海兩處向無拖欠外或按月批解而不能如數或既不如數又不按月批解甚至如河南連抵兌批解合計不及原撥十分之一以致截算至前月底止爲時不及兩年連舊協新撥及續增雷正綰豫師月餉並河東鹽課積欠至一千三十餘萬兩其斷難搘拄當在

聖明洞鑒之中況從前穆圖善協餉未經歸併之先專就徑解蘭州之一百二十萬兩支放在甘各軍隨時由西征糧臺酌撥勻濟迨歸併之後統計撥歸一百八萬兩協餉內各處自正月至今僅報解十四萬兩而撥歸甘軍百餘營米糧鹽菜與楚陝各軍一律攤放已墊發過二百萬兩有奇因挹注而愈形艱窘以故向來於米糧鹽菜外遇節年酌發足餉一月以定軍心而示體恤近則中秋節既未能照發臘屆歲闌年節應發之一月足餉又全無可指實覺拮据萬狀焦灼萬分現在北路各軍合圍金積風雪嚴寒耐苦力戰即蘭州秦州西源中衛各軍亦因各路之賊時出大股欲援金積堵擊追剿戰守方殷若至年終再無一月足餉可發士卒不免觖望飢困譁噪即在目前萬一因此致有蹉跌實於大局有礙左宗棠與臣等目擊危苦情形憂懼同深應請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聖明垂念萬窘嚴飭各協餉省關無論如何爲難無論何款移緩救急各籌大批迅速飛解以救燃眉而顧全局臣更有冒昧請者各省關歲入有常用款亦多特恐以無可籌措覆奏輾轉遲延曠日持久西事有不堪設想者矣可否仰懇

天恩逾格或令距陝甘較近各省分於京餉項下暫准通挪照山西籌解金順軍餉成案仍令隨後補解京餉或令各海關於四成洋稅項下酌提解濟總期於年前一准解到不許刻遲通計兩省兵勇足餉一月共需六十餘萬兩但求足數一月足餉之用以救目前之急而安戰士之心仍當俟各省關陸續解到協餉極力撙節均勻數衍決不敢再請添撥臣爲現在情勢異

常危迫急圖補救起見謹據實懇陳繕摺由驛五百里馳遞伏
乞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附陳墊解中衛黃金山月餉片 同治九年閏十月初七日
再中衛黃金山貴字營月餉前經穆圖善奏奉
諭旨由西征糧臺籌發臣遵照按月撥解歷經奏明在案嗣由
左宗棠派員在中衛購糧支發其鹽菜火食亦隨時由平源大
營就近請領穆圖善所部馬步各營月餉自本年正月爲始由
西征糧臺籌解八月以前隨時解過數目亦經臣歷次奏明在
案嗣由左宗棠派員會同蘭州司道購糧支發糧價另行彙解
其鹽米火食與續調吉江馬隊月餉閏十月以前均經籌解清
楚至該將軍原存吉江馬隊四起據咨已改歸江甯每月徑解
蘭州餉銀內支放無庸由西征糧臺籌解豫師月餉僅據山東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解過銀二萬兩河南兩淮各解過銀五千兩先後共遵
旨由西征糧臺墊解過八萬兩現因各處無續解消息又由臣
咨商左宗棠續籌墊解合併聲明謹附片具
奏

捐復人員請飭部核議片 同治九年閏十月初七日

再臣前准戶部咨稱該部附奏被議降革人員捐復分別奏咨辦理一片於同治九年九月初四日奉旨依議欽此查原奏內稱被議降革人員捐復原官原銜或降等捐復實官虛銜與各項捐生不同應奏請聖裁以昭慎重嗣後外省兌收捐復款項悉令開明該員降革緣由奏請飭部核議由戶部行查吏兵等部酌擬覆奏無得仍舊咨獎等因茲據已革陝西即用知縣陳衍昌已革廣東候補知縣湯柄璣已革浙江甯波府象山縣典史王世球等呈請捐復前來查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陳衍昌係同治乙丑科廣西進士以即用知縣籤分陝西於同治六年在署同官縣任內失守縣城登時收復經前任陝西撫臣喬松年奏參革職查辦續經前署撫臣劉典查明奏奉諭旨革職帶罪留營効力復於同治八年經署撫臣劉典以該員護糧殺賊並幫同宜川縣保守城池奏奉諭旨准其免罪湯柄璣以軍營歷保知縣捐指廣東於同治五年在署虎門同知任內經前任廣東撫臣蔣益澧甄別道府州縣案內奏參革職王世球以指分浙江典史准補甯波象山縣典史於咸豐十一年府城失守隨同克復經吏部議准革職免罪又經前任浙江撫臣馬新貽於全浙肅清案內以該員隨同克復湖州府城奏請開復留浙由吏部議奏同治六年十二月奉旨准先予開復典史原銜頂戴以上三員是否准其捐復原官之處謹開明該員等革職緣由恭請飭部核議覆奏俟奉旨後再飭該員等呈繳捐項咨部核獎謹附片具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覆陳咨解穆圖善營餉片 同治九年閏十月初七日

再臣於同治九年正月初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傳諭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穆圖善所部各營協餉袁保恆擬自同治九年正月爲始併歸西征糧臺支發著即照所請辦理其同治八年十二月以前各省所欠穆圖善協餉與甘軍積年舊欠仍著袁保恆隨時咨催按數補發不得意存畛域江蘇各省協餉及歷年欠餉本日已諭知馬新貽等迅速撥解矣等因欽此伏查穆圖善所部各營待餉孔殷若俟各省改解到陝再行撥發恐緩不濟急當經函商左宗棠飭駐陝軍需局極力勻墊按照楚軍章程籌解

天津書局印刷局代印

正二兩月鹽菜米價銀六萬四千七百七十兩交穆圖善提餉委員遊擊陳太平管解回甘以後仍當按月籌解總使與楚陝各軍苦樂適均無少偏枯其同治八年十二月以前協餉據湖北甘肅後路糧臺具報儘數提解四萬五千兩當即咨明穆圖善收到後專備補發甘軍舊欠並將發過並欠發數目咨臣備案俟陸續催解到陝隨時儘數補發但期劃分新舊以清眉目斷不稍涉推諉意存畛域此臣區區之心足以仰紓

聖廑者也又臣前准左宗棠恭錄咨行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諭旨貴字等營餉需無處支領著左宗棠飭令西征糧臺將黃金山三營並團隊二百名需用餉銀按月接濟等因欽此臣於接奉後即咨行黃金山派員到陝支領日久未據前來臣恐道路或有梗塞當即轉飭駐陝軍需局籌撥兩月鹽菜米價銀八千六百七十兩一併交遊擊陳太平順解蘭州咨請穆圖善轉發黃金山以昭慎重而期妥速合併陳明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附片具

奏

天津書局印刷局代印

懇　恩嚴催西征協餉片　同治十年四月初一日

奏爲西征協餉積欠過多停兵待用恐誤戎機懇
恩嚴催照解以利征剿而速成功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西征協餉仰荷
天恩俯念軍務重大於每月原撥督臣左宗棠軍餉二十七萬
七千兩陝西軍餉五萬兩穆圖善軍餉十萬兩外復於各省釐
金添撥陝甘各軍每月二十五萬兩又專協豫師軍餉每月二
萬五千兩雷正綰軍餉每月二萬餘兩月共七十二萬數千兩
歷奉
諭旨飭令由臣提催並歷准戶部咨令由臣按月開具已解未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解清單報部查核以便行催又歷經戶部奏奉
諭旨飭令左宗棠將欠解最多之藩司指名嚴參欽遵行催各
在案兩年以來經臣函咨並懇幾於舌敝脣焦部臣亦按照臣
每月所開清單行文飛催無如有應有不應有認眞籌解者亦
有任意拖延者除江西省閩海關兩處新舊協餉掃數解清從
無蒂欠外浙江福建江蘇湖北等省舊協之餉均按月解清新
撥之餉或量解若干或全數未解廣東四川安徽山東山西則
舊協新撥均未解足河南湖南連抵撥通核均不及十分之一
其穆圖善軍餉自歸併臣統催以後時越十六月僅收到山西
河南四川銀十九萬兩河南僅解一萬兩湖北則始終未解分毫而籌發穆圖善所部及向歸穆圖善發餉之甘南甘源各軍已逾二百數十萬兩又豫師軍餉並奉
諭旨提催未到之先由臣籌墊統計墊解過十四萬餘兩而各省批解不及八萬兩處處兼顧愈墊愈多愈分愈少楚陝各軍亦同患艱窘除鹽菜米糧而外即三節籌放足餉一月亦無所取給是以上年冬間臣不得已懇
恩飭部另籌數十萬兩爲年終之需以定軍心經部臣議奏復奉
諭旨令各省於積欠協餉項下提撥六十萬兩限於年前解齊仍將應解月餉按數源源批解乃迄今不惟每月應解之餉不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能如數批解即奉
旨提撥飭於年前解齊之款亦僅解過四十五萬兩尚欠解十五萬兩截至本年三月底共積欠一千一百三十餘萬兩故雖挪移撙節勉發年節足餉一月而前突後竭愈形匱乏兼之金積告捷之後降衆之安撫有費地方之賑恤有費將士之卹養犒賞有費諸軍之遣舊募新有費既省無可省亦緩無可緩以致正餉益形竭蹶瞬屆端節月餉又毫無所指督臣左宗棠現飭各軍整備剋期進剿西行愈遠饋運愈艱需費愈繁長此支絀月餉行糧種種難以籌措無以安衆志而利師行深恐有誤戎機臣日夜籌思莫名焦灼伏查現在烏庫徵調未息滇黔兵

餉加多沿海籌防喫重
國家大費屢增各處指撥已窮臣曷敢於已撥之外再請另籌且已撥者尚且欠解纍纍即另籌亦徒有虛名惟有仰懇
天恩飭下各省關共念西軍當乘勝掃蕩之時決不可因缺餉致有停頓縱各省均有應辦之事用項原無可減而臨敵之赴機究重於平時之善後果欲移緩就急似尚非無可騰挪若能將按月應協之數與舊時積欠同籌並解固所至願否則於月餉儘數批解亦可勉力支持西事幸甚大局幸甚伏念歷次奉旨飭令左宗棠於欠解最多之藩司指名嚴參左宗棠所以隱忍未肯指參者誠以疆臣首重和衷縱令遵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旨嚴參而疆臣或生芥蒂仍將堅持成見不肯加增一奏塞責究於軍餉無裨且臣按月開單咨部欠解多寡數目具在以部臣所不能呼之使應者又豈恤疆臣之糾劾惟有仰乞
聖主威靈
飭下各督撫將軍嚴督司道不准再有絲毫延欠即奉撥之數亦不敷實用之數但能於米糧鹽菜之外歲發月餉數次各將領士卒益當感奮圖功督臣等亦易嚴賞罰而速蕩平矣臣目擊情形懇誠呼籲萬非得已謹繕摺由驛五百里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不勝急切待命之至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遵旨籌撥涼莊兵餉片 同治九年閏十月初七日

再臣於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接准涼州副都統臣瑞雲咨稱涼莊兩營官兵窮困防剿喫緊仍請在四川協甘餉內每月劃扣銀五千兩可否由陝省差領等因當查此項協餉先於上年八月及十一月兩次接准四川督臣吳棠來咨七年十月以前應行劃解之項俱已解清嗣又籌解餉銀五千兩現又先後籌撥銀二萬兩共銀二萬五千兩作爲該營七年十一十二暨八年正二三等五個月應分甘餉是四川於甘餉項下按月劃解涼莊兵餉本未停止即經臣咨商督臣左宗棠應仍由川省在欠餉內照案劃扣徑解涼州以期便捷在案嗣於上年十二月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二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傳諭十二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前因涼莊兩營官兵困苦准於山西協甘餉內借撥銀五六萬兩作爲該營五年俸餉復由四川協甘餉內每月劃撥銀五千兩作爲該營七八兩年俸餉山西省奉撥之款僅解過銀六千兩四川省陸續解過銀二萬兩因各省協餉併歸西征糧臺統收統撥川省現未將涼莊協餉劃扣兵丁困苦異常殊爲可憫著何璟無論何款即將欠解涼莊五年俸餉銀五萬四千兩趕緊掃數解清以應急需並著吳棠仍在四川協甘餉內續行按月劃扣銀五千兩作爲涼莊兩營八九兩年俸餉即著左宗棠知照袁保恆在於四川協餉內將舊欠如數籌撥並將此次劃撥銀兩咨明吳棠按月劃扣由瑞雲派員領取勿庸統解西征糧臺以清款目等因欽此隨經臣欽遵查照統計四川省每月應解甘餉並糧價銀四萬兩八九兩年連閏月共應解銀一百萬兩僅據解交西征糧臺銀十三萬兩應存銀八十七萬兩內涼莊官兵每月應分銀五千兩八九兩年連閏共應分銀十二萬五千兩據吳棠咨報解過涼莊營正二三三個月銀一萬五千兩尚應劃銀十一萬兩以符八九兩年該營應分之數即由瑞雲派員赴川領取妥議分咨在案現准吳棠咨報續解甘餉銀三萬兩內劃出涼莊兵餉銀一萬兩交涼州委員固呢罕承領匯解回涼以資散放餘俟下次扣有成數再行咨請派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員領取等因除由臣咨覆川省仍於八九兩年欠餉內再行劃撥十萬兩陸續發交涼州委員領解以清款目外所有遵旨籌撥涼莊兵餉咨明吳棠照數扣解緣由理合覆陳伏乞
聖鑒謹附片具
奏

請飭妥議捐章摺 同治九年閏十月初七日

奏爲部定捐輸新章頓加實銀兩倍無益京捐有礙甘餉懇恩飭部妥速持平定議以免偏枯而便遵守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陝甘軍餉指撥之數本不敷需用之數而批解之數又不及指撥之數萬分支絀情形久在
坐明洞鑒之中萬不得已藉捐輸爲目前補苴之計臣自接辦以來當各省捐局林立之時又值屢次勸捐弩末之後不敢以輾轉減折爲變通而惟以核實迅速爲招徠其中稍示體恤者惟遵照部臣本折兼收之議准令捐生自赴漢中購米上兌若遇米價平減時按每石作實銀二兩間有節省此辦理大概也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本年二月初七日接准戶部行知依部議覆御史吳鼎元請加捐輸實銀一摺內稱除京銅局一切章程無庸議改外各直省捐輸呈繳現銀接濟軍餉之案其監生從九銜兌收銀數准其各按各省例定銀數分別減成後仿照該部原定道府州縣銅枝章程全收實銀無庸以米石餉票繞算各等因臣當查甘捐歷次奏明及戶部議定章程惟銅枝全收實銀道府州縣係以十成例銀合米折收監生從九銜則係減四成後合米折收三者辦法各有不同若改照道府州縣以十成例銀合米則較向章加增實銀一倍若改照銅枝減四成後全收實銀則較向章加增實銀兩倍究以何者爲準無所適從且甘捐以監生從九銜爲大宗統計兩項居全數甘捐之大半若遽增實銀兩倍斷無人肯向甘局報捐者是頓減捐輸大半也況監生從九銜雖爲俊秀進身之階究竟尚非實官捐者雖多於仕途無礙流弊較輕是以臣於接奉部文後即時據實聲敘咨請戶部核示並飭各省分局停收前兩項靜候部示近始接准部覆謂各省收捐折減太甚是以酌改未便遽議變通且朝更暮改亦覺無此政體仍令照奏案辦理等因臣再四思維實多窒礙若京銅局與外省一律加收自無偏畸之患捐生亦無所趨避查吳鼎元摺內謂京銅局監生需銀二十三兩零從九銜需銀十七兩零若甘捐減四成後全收實銀是監生需銀六十四兩八錢從九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銜需銀四十八兩多寡懸殊幾至兩倍捐生勢必裹足是外省徒擁准收之名而無濟餉之實也若謂京銅局無可掩飾而外省暗地折減在搭票收米票價米價時有長落容或不免既令一律兌收實銀絲毫皆關報銷與部庫之無可掩飾並無區別似不應軒輊如此之甚又部臣謂京捐少安知非京外捐生避重就輕之故查天下捐生祇有此數聚於京局則外捐減散於外局則京捐減總之以天下之捐輸濟天下之實用果令外省捐輸踴躍自能收數暢旺以補軍餉之不足其所以代部臣分任籌畫藉免呼籲者固已裨益良多豈不較京局多收分撥外省更少轉折乎然外省加價後收數不旺果於京銅局有益亦

未始不可而勢有不可必者即以甘捐而論總局之外有分局分局之中又有分局幾於窮鄉僻壤無不周歷勸集聚少以爲多方有此數若京銅局聽捐生自來其不待勸而捐不憚遠而至者能有幾何是京外銀數懸殊徒損於外捐仍無益於京捐也明矣況甘捐現又以三省讓歸貴州以三省分濟貴州安徽所餘省分本已無多前兩項再無人報捐其將何以挹注合無仰懇

聖主鴻慈俯念甘餉萬緊飭部妥速持平定議奏請

諭旨遵行臣不敢仍請收米亦不敢過求減折但期京外一體不甚相遠俾捐生兩無遷就實政體之幸亦西事之幸也總之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不搭票不收米更無所謂折減各分局以實銀收以實銀解臣以實銀移送軍需局亦以實銀支銷此部臣督臣與臣等均有可以互相稽考者既令專造一册報部與購米上兌以市價爲消息其權操自捐生者不可同日語也臣爲核定收數力圖濟餉起見函商督臣左宗棠意見相同是否有當謹繕摺由馬遞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附陳甘捐截止情形片 同治十年六月十四日

再此次新章據戶部原奏內稱除已經到部奏咨各案仍照向章核獎外其未經到部各案自此次奉

旨之日爲始一體遵照辦理臣於本年二月初七日接奉行知當以甘捐自陝省總局以外分局至九省之多一省之中又分設數局臣局未奉

旨以前各省分局未接臣局轉行部文之先無從預知此次新章既已按照向章收辦或各省已收尚未造册或造册業已在途或甫經齎送到陝臣局正在核咨或臣局業已咨部在途爲數甚多若一概不予核准不但各捐生既領執照實收散歸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里無從追令補繳即按照籍貫行文各本地方轉飭遵照或力實不逮或故意遲延抑或地方官吏藉端紛擾勒索種種窒礙流弊滋多當經臣咨呈戶部請臣局以奉到部文之日爲斷各省以奉到臣轉行部文之日爲斷未奉文以前所收加級紀錄監生從九銜等項仍請概予核准以免紛更一面將臣局照舊章所收前項即日截止趕緊造册於二月初十日掃數咨部一面行文各省分局於文到之日將前項截清數目先報臣局存查以防挪展牽搭並趕造履歷細册迅送臣局彙咨請獎以免稽延旋即據各局先後於奉文之日一律截數報查嗣據陸續造册送陝正在彙核轉咨間接奉戶部議覆臣前咨內稱外省

收捐㠯期部中無從考核其中流弊恐多仍令遵照原案以該部具奏奉
旨之日爲始改照新章並稱已捐未准之捐生散處四方一時追繳不及應令各該局從寬酌定限期准其陸續補交等因在部臣防弊之意甚周體恤之意亦甚至然尙未知臣已先慮及先已防弊並不令絲毫挪展稽延以凡省分局數千里道路爲時未久已掃數催齊部臣所謂流弊恐多臣已一概杜絕以後更無轇轕也至定限飭令補繳不惟擾累甚多且湖南湖北江蘇浙江福建各省現已奉
旨停止甘捐有業經撤局者有趕飭撤局者亦未便以補繳尾數設局久待徒多糜費現已由臣將各省送到捐册趕緊彙核於五月三十日掃數咨部應請
聖恩俯念此項甘捐業已截止造册送部並無流弊非他處稽延挪展者所得援以爲例
飭下戶部仍予核准以歸簡便而免紛更是否有當謹附片具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覆陳撥還金順鑄礮經費片 同治九年 月 日

再臣於同治十年五月二十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傳諭同治十年五月十九日奉
上諭金順另片奏軍營設局鼓鑄礮子需費甚鉅無款歸還請飭部撥銀二萬兩以淸款項等語著袁保恆即於西征糧臺籌撥銀二萬兩淸還金順鑄礮局費等因欽此當即欽遵轉飭駐陝軍需局籌撥去後旋據該局如數湊足庫平銀二萬兩由臣派委前湖北卽用知縣方連翼於五月二十九日領解取道太原綏遠城赴甯夏交收並咨明山西撫臣綏遠城將軍及金順一體轉飭經過地方護送迎提以昭愼重理合覆陳伏乞
聖鑒謹附片具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文誠公奏議

卷之三目錄

遵　旨籌墊哈密軍餉頭批起解摺　同治十年八月初九日
籌墊哈密軍餉全數起解摺　同治十年十月二十八日
請將哈密餉員由景廉請獎片
全軍經年欠餉請飭籌解摺　同治十年十月二十八日
附陳兵機順利片
謝交部議敘　恩摺　同治十一年三月初一日
軍餉竭蹶請飭剋期併解摺　同治十年四月十三日
請嚴飭魯豫兩淮撥解豫師軍餉片
籌辦農田水利片
兼辦曹克忠成祿兩軍解餉片
懇請飭部催提欠餉摺　同治十一年　月　日
密陳威望大臣宜留坐鎮摺　同治十一年　月　日
附陳劉松山陣亡後路空虛片
請飭部核准米捐摺　同治十二年　月　日
請飭部速議閩關協餉仍撥四成摺　同卷十一年九月初十日
請嚴定廣東藩司欠餉處分片
撥解穆圖善兵餉片
請嚴催各省欠解豫師專餉片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飭借撥關稅摺　同治十二年七月初八日
關外新更統將請催欠餉摺　同治十二年　月　日
官軍赴援哈密籌借運費摺　同治十二年十月十二日
請飭籌定健銳軍餉片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遵　旨籌墊哈密軍餉頭批起解摺　同治十年八月初九日

奏爲遵

旨籌墊哈密軍餉儘力挪借六萬兩作爲頭批業已起解仍趕籌續解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同治十年七月二十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傳諭七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景廉帶兵規復烏魯木齊軍情急迫餉項甚關緊要若由部撥及外省指撥仍緩不濟急著左宗棠飭令袁保恆即由西征糧臺內先行借撥銀十萬兩星速解赴景廉軍營以應急需西征糧臺距該幫辦大臣軍營尙近左宗棠等惟當迅即起解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勿稍稽遲並著何璟於應解本年京餉內劃撥銀十萬兩解赴西征糧臺歸款等因欽此當即欽遵恭錄行知駐陝軍需局趕緊籌措旋准督臣左宗棠函囑無論如何爲難極力設法墊解伏查西征糧臺協餉欠解過多經臣疊次奏奉

諭旨飭令各省關將月餉如數批解積欠力籌補解乃至今各處不惟積欠之餉絲毫未補向解之數絲毫未增且間有不如從前者本已萬分艱窘近因左宗棠親督各軍分道進規河州戰事方殷師行愈遠勞費益增一切用款急如星火各處解款隨到隨罄糧臺搜括一空猶不敷用左宗棠不得已飛飭上海採運局道員胡光墉向華商借銀四十萬兩兌陝應用仍屬緩不濟急復刊刷銀票搭放以敷衍目前正在異常支絀適奉

諭旨飭令墊解哈密軍餉實無從措手旋准左宗棠函咨遵旨派撥大隊進駐肅州非大批現餉不克成行查烏魯木齊提臣成祿俟接防兵到始能出關此項派兵需餉與哈密同一喫緊兼籌幷給實覺爲難連日督同軍需局悉心籌畫束手無策而上海匯款與各處批解又均非剋日可到無可如何商之撫臣蔣志章藩司翁同爵將陝軍待發之餉暫時緩放挪借四萬兩復由臣與軍需局向西安商人挪借二萬兩共湊足六萬兩於初六日派記名提督李炳勳候選知縣韓源久領解赴往取道蘭州歷甘源肅各府州出嘉峪關以抵哈密作爲墊解第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批俟稍可騰挪仍續籌解足十萬兩以紓

聖廑以利師行已由臣徑咨甯夏將軍臣穆圖善西甯辦事大臣臣豫師甘源肅各提鎭暨提臣成祿節節護送哈密幫辦大臣臣景廉酌量迎護並咨請左宗棠檄飭沿途各軍營一體護送以期速達當此邊陲多故

宵旰憂勞臣但可籌措決不稍遺餘力而顧此失彼實屬萬難爲計合無仰懇

天恩飭下各省關共念西陲爲全局安危所繫將奉撥協餉如數如期源源批解無得仍前任意積欠西事幸甚大局幸甚所有籌墊頭批哈密軍餉起程日期謹繕摺由驛五百里覆陳伏

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籌墊哈密軍餉全數起解摺 同治十年十月二十八日
奏爲籌墊哈密軍餉全數起解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奉
諭旨飭令墊解哈密軍餉十萬兩再由山西解還並准督臣左宗棠曉令勉力籌措當經挪湊銀六萬兩作爲頭批於八月初六日起解專摺奏
聞並聲明下餘四萬兩仍趕緊籌措在案旋據山西籌解銀五萬兩尙不敷歸還前借之款復經函咨並催近准山西藩司允爲趕籌臣處提餉委員到晉卽交領解惟到陝尙無確期而哈密待用急迫不敢靜候西征軍餉自顧不遑又實無可移動不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得已向陝西藩庫商借銀二萬兩又向西安商人挪借銀二萬兩共銀四萬兩於本月初九日派委前江西新建縣知縣喬家槐都司吳可思會同領解仍取道蘭州甘涼肅等處出嘉峪關以達哈密並咨明督臣左宗棠將軍臣穆圖善轉飭沿途各軍護解兼由臣徑咨經過各軍營地方暨烏魯木齊提臣成祿接替護送前進合計前解之六萬兩所有奉
旨飭墊之十萬兩已全數墊解清楚理合奏明仰慰
聖廑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再據管解頭批餉銀委員李炳勳等稟稱已於本月

初十日由蘭州西進合併聲明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將哈密餉員由景廉請獎片 同治十年十月二十八日

再由西安至哈密計程五六千里沿途賊氛節節阻滯而蘭州以西多半無食宿之所餉項關繫又復重大督催保護在在不易又武員弁均視爲畏途非奮勉耐苦之員不克涉此遠險經臣多方鼓勵勉以迅速解到哈密無誤要需當由幫辦大臣臣景廉請
旨破格優獎如蒙
聖恩俯准可否
飭下景廉遵照之處伏候
聖裁謹附片具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全軍經年欠餉請飭籌解摺 同治十年十月二十八日

奏爲全軍經年未發月餉時逼歲暮戰事方殷盼餉益切仍無可指之款懇恩飭部速籌撥濟以定軍心而免觖望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西征全軍馬步一百數十營需用浩繁而荷戈之士一日不再食則衆心不固不能不先儘採辦轉運且圖軍有現糧暫爲撙拄之計近以進兵日遠勞費日增督臣左宗棠竭盡撙節騰挪之力而各處月解之款隨到隨罄無可積存前向上海華商借銀六十萬兩以利師行而移後補前雖暫救燃眉以後各省解款即須按月扣還來源愈竭是以左宗棠與臣先後奏懇飭催以救危局仰蒙

聖主垂念邊軍兩奉

諭旨嚴飭各省關新舊並解滿望各處遵旨迅籌於月解常數外各有加增年終可冀積存成數籌發月餉一次以慰士卒經年之望乃自奉

旨以來僅湖北籌解積欠四萬兩兩江籌解積欠二萬兩浙江加解捐款五萬兩江蘇山東各併解月餉一次此外絲毫未有增加除併解之餉係補按月常解之數不計外僅較平時增銀十一萬兩而通計全軍滿餉一月將近六十萬兩所短尚多駐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陝軍需局仰屋持籌無可爲計不得已稟商督臣擬請奏懇飭令閩浙等省提前籌解督臣以該兩省力顧大局協款較各省爲暢旺再請提前未免取憎於人或於山東山西河南安徽四川欠解最多省分由臣查明仿照上年年終舊案奏請提解鉅款較爲持平等語咨商到臣查各省關除江西一省閩海一關向無積欠閩浙兩省雖較他省爲暢旺而福建每月短解三萬兩浙江每月短解二萬兩積欠亦均不少在左宗棠雖不肯盡人之歡而該兩省自當如數補解山東山西河南安徽四川等省或兼顧北路新疆或兼顧雲貴兩省或兼供本省征軍雖積欠不爲無辭而當此下忙全數解司之時非平常可比如能實力籌畫於月解常數外添撥大批積欠並非無可措手且上年年終奉

旨飭提之款均能如數籌解是其明證惟河南一省上次奉

旨飭提之十萬兩撫臣奏明任解而事已經年自初次批解二萬兩之後至今委員接續守催迄無續解消息恐再令籌解仍屬無濟且恐各省以爲口實萬難指望可否仰懇

天恩俯念風雪嚴寒將士渡洮力戰兵刃方接不可無以安其心而鼓其氣長此困苦不免觖望實成敗利鈍所關飭下部臣通盤籌畫妥速定議務指有著可靠之款限令年前解到以資散放庶免譁譟之虞用速掃除之效大局幸甚臣更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有請者近年各海關洋稅項下收數頗多遇有撥款可望濟急
能否暫時酌撥一次臣不敢擅請可否
飭下部臣籌議之處恭候
聖裁總之非萬不得已臣斷不敢屢瀆
宸聰仰煩
聖慮而束手無策又不敢坐視軍心之渙散謹繕摺由驛五百
里馳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附陳兵機順利片 同治十年十月二十八日

再臣正在繕摺間接大營營務處自安定來信據稱渡洮之師
自本月初六七日連克邊家灣鄧家灣黑山頭後初九日至十
二等日復克三家集巨巢乘勢進奪東鄉口要隘疊次殺賊無
數共奪卡堡百數十餘座督臣左宗棠復指授機宜令各軍分
取大東鄉太 寺等語是兵機正當順利戰事正當喫緊尤不
可使將士因缺餉或生懈弛應請
旨飭部切實籌畫以慰戰士而資鼓舞謹附片呈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謝交部議敘　恩摺　同治十一年三月初一日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同治十年二月二十六日准陝西撫臣蔣志章咨稱會同督臣左宗棠具奏籌修水渠要工一摺本年二月十六日齎回原摺後開軍機大臣奉

旨袁保恆著交部議敘等因欽此當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祗謝

天恩訖伏念微臣駑駘下質樗櫟庸才忝陪侍從之班職慚珥筆兼領儲胥之任效鮮運籌偶因鄙白規模決渠降雨冀補遺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黎耕穫多稼如雲不期遽達

宸聰

懋賞濫邀夫九敍益覺榮叨非分循省滋愧於五中臣惟有隨同督臣撫臣實力講求悉心經理使地成陸海三千年美利重開從茲人慶畝鍾億萬口

湛恩共被庶竭駑鈍仰答

鴻慈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專差呈遞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軍餉竭蹶請飭剋期併解摺　同治十年四月十三日

奏爲各省協餉報解延緩軍食萬分竭蹶請

旨飭催剋期併解以速補遲免誤大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自辦理糧臺以來各處奉撥陝甘協餉除江西一省閩海一關如數如期報解從無延欠外其餘各處批解本不能如數截至同治十一年三月底共積欠至一千四百六十餘萬兩之多實屬萬難敷衍不得已將現到之餉先儘糧價運腳及各軍鹽菜火食之用而月餉竟無所出是以上年冬間因通年未發月餉無可如何始有懇

恩飭部籌款之請部臣有提解積欠六十萬兩之議竭蹶情形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早在

聖明洞鑒之中查從前各處或按月分批或按季彙解雖不能如部撥之數尙能照常猶得以騰挪勻給藉繫軍心近則山東以籌堵河工決口爲詞山西以增撥邊外協餉爲詞四川以趕辦本省賑濟爲詞河南以河東撥款改濟甘軍爲詞安徽以自籌征餉月餉爲詞廣東以未清西商借款爲詞湖南以專顧援黔湘軍爲詞紛紛延緩臣雖函牘並懇委員守提類以空言回復山東山西四川安徽廣東五省除奉提積欠各四五萬兩如數批解外山東自上年十月以後僅報解月餉一次二萬四千兩山西自上年十一月以後僅報解月餉一次二萬兩四川自

上年七月以後九箇月未經續解月餉安徽自上年九月以後七箇月未經續解月餉廣東自上年夏季以後三季未經續解月餉湖南則併奉提之積欠四萬兩亦未報解河南則上次奉提積欠十萬兩僅解過三萬兩此次奉提八萬兩僅解過二萬兩該兩省之應解月餉更無論矣此又格外拖延不在向來積欠之數者也似此餉源枯竭西事憑何擔拄臣不敢謂各處藉口盡屬無因然天下財賦之贏絀綜於戶部部臣之指撥自有權衡必非强以所不能縱各省別有用款亦必另有指項決不致令侵占西餉置邊陲大局於不顧現當逆回乞撫正宜廣籌儲積固我軍心示以欲戰之形鎮以能剿之力庶可絕其狡逞

天津李鴻印刷局代印

之謀堅其輸誠之志而一切安插撫恤之資尤當應手然後恩威可以兼濟操縱可以自如方不致坐誤戎機否則賊勢不必問而軍心先不可恃西事有不可知矣臣目擊情形萬分焦灼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事機緊迫

飭下各省將向解之數剋期趕辦併批速解以補從前遲誤嗣後不准再有拖延大局幸甚臣非百呼罔應萬不得已決不敢屢瀆

宸聰仰勞

聖慮而勢處萬難亦不敢坐視貽誤不勝迫切待

命之至謹繕摺由驛四百里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天津李鴻印刷局代印

請嚴飭魯豫兩淮撥解豫師軍餉片 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三日

再臣正在繕摺間接據西甯辦事大臣豫師咨稱該大臣督軍荒徼軍用奇艱情形日甚一日現當青黃不接購辦軍糧需款急切而積欠舊年採買未發糧價及欠發各營鹽菜銀兩在在懇領勢難再爲支延而營餉久匱羅掘術窮刻下防堵正在喫緊岌岌可危請念孤軍危若倒懸迅撥大批餉銀星飛解濟急需而顧危局等因查該大臣軍餉本係奉

旨飭令山東河南兩淮運司月協二萬五千兩未到以前由臣墊解俟餉到歸還嗣因各處不能如數籌解而西征餉項亦十分支絀每月力籌墊解一萬兩旋准督臣左宗棠咨明改由大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營就近撥解以歸簡便臣於應解之期仍每月咨請左宗棠查照酌辦亦未曾短解通計前後墊解二十二萬餘兩而各省僅報解十七萬八千兩截至三月底共欠解三十四萬餘兩現在西征餉項正在萬分短絀實難爲計除咨商左宗棠能否於按月墊解外再籌墊若干並由臣分咨山東河南江蘇迅速批解外合無仰懇

天恩嚴飭各處力籌增解無再延緩出自

聖主鴻慈謹附片具

奏

籌辦農田水利片 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三日

再臣於同治八年二月間准督臣左宗棠暨署陝撫臣劉典咨請籌辦農田水利曾於涇陽三原高陵各縣境荒地陸續墾辦屯田四萬畝業已收糧濟軍著有成效應俟試辦期滿釐定章程能否推行盡利再咨請督臣撫臣會商具奏關中水利以鄭白渠爲大宗自秦漢以來河流日下不能仰灌入渠歷代向上游高處溯改渠口至前明改至涇峽極高處已無可再改而日久涇流又下仍不能仰灌歷代沿山開渠於山腳下得泉大小百餘口

國朝遂改用泉水不復引涇山泉以龍洞祖泉爲首因改爲龍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洞渠屢修屢壞前任撫臣劉蓉曾於民間捐銀四萬兩未能規復舊觀臣歷次親往查勘指示作法用銀二萬餘兩一律修復曾經原任撫臣蔣志章會同督臣奏明在案惟泉水究屬有限此次修復後涓滴入渠止能灌田七萬餘畝較之鄭白舊渠灌田五百四十萬畝準今一百四十萬畝相去不下數十倍臣於監修龍洞渠時周歷相度擬於鄭國舊渠引涇處河心築壩提高涇水使平流入渠仍可復鄭白舊利而撙節估計非十餘萬鉅款不克底於成雖定例准動庫款墊修日後攤征歸款而庫藏空虛軍餉支絀無可挪墊臣因勸令本地富紳合力捐修據稱兵燹之後家無餘積所有資產多在四川行商不如由川省

勸諭陝商較爲易集遂商之原任撫臣蔣志章會委妥員赴川先儘陝人之商於蜀者勸辦並咨請四川督臣吳棠督飭藩司就近主持集款若干定期興辦再咨請督臣撫臣會奏合將籌辦農田水利大概情形附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附片具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兼辦曹克忠成祿兩軍解餉片 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三日

再臣於同治十年十月初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傳諭同治十年十月初一日奉

上諭前任甘肅提督曹克忠著即前赴陝西接統劉銘傳所部之淮軍迅赴甘肅肅州一帶辦理軍務後路轉運糧餉各事宜均關緊要著左宗棠穆圖善隨時照料妥籌兼顧並著袁保恆妥爲經理隨時督飭運解不得稍有遲誤等因欽此當即欽遵辦理並經商明曹克忠糧米由其自行購運餉械由臣經理已先後由李鴻章飭令後路糧臺陸續撥解月協各餉及招勇經費四十一萬五千餘兩並軍裝器械四批由湖北武昌襄陽河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南荆子關陝西龍駒寨等處轉運局遞運西安均經臣督飭委員點收轉解曹克忠行營交納俟該提督西行有日再當咨商督臣左宗棠將軍臣穆圖善隨時照料以免疎虞而期迅速又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接准戶部恭錄咨行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一日奉

上諭成祿所請飭催各省協餉及將欠解餉銀數目開單咨照西征糧臺附便催提運解等語著戶部查照辦理等因欽此並准戶部將各該省先後奉撥成祿軍營月餉已解未解各數目開單移咨到臣自當欽遵附便催提運解業經分咨各該省並切實函詢究竟能否照解抑或每月能解若干據實函復以便

隨時提解酌催並咨成祿查奪惟查成祿奉
命出關已歷數年屢經
嚴旨飭催迄以餉項不給不克成行各省向來籌撥之艱難可
以概見而西路迢迢數千里通塞不時 臣去年八月初六十月
十八等日起解奉
旨墊解之哈密軍餉先後兩批久已行抵甘州一帶咨明由成
祿妥籌護送至今尚未接據護解出關確耗沿途之險阻遲滯
又如此倘該提督以曾經奏奉
諭旨於 臣過深責望恐多寡遲速之間 臣亦殊無把握惟有不
避勞怨不分畛域冀多催一分多濟一分之邊費速解一日速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赴一日之戎機是則 愚 臣心力所可自信者所有兼辦曹克忠
成祿兩軍運解情形理合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附片具
奏

懇請飭部催提欠餉摺 光緒十一年 月 日

奏爲各省欠餉過多西征諸軍本年未發月餉年終仍無款可
指籲懇
天恩飭部速議催提積欠銀兩以固軍心而維大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甘省軍務重要同治八年二月間仰蒙
宸慮周詳飭部於督 臣左宗棠專餉三百萬兩甯夏將軍 臣穆
圖善專餉一百二十萬兩及陝西撫 臣專餉六十萬兩之外添
協各省釐金三百萬兩藉以優恤征軍冀可早竣邊事復經 臣
奏蒙
恩准添撥固原提 臣雷正綰協餉三十萬兩八年添撥之始各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省關雖解未足數而籌撥尚多其時穆圖善所部百餘營均由
專餉內支應偶有缺乏由左宗棠酌量勻濟左宗棠所部各軍
除米糧鹽茶轉運軍裝各費外每歲尚可發三月足餉隴事之
漸有轉機者固賴左宗棠秉承
廟謨竭力經營亦由軍餉尚可勉爲撐拄也迨至九年穆圖善
專餉併歸由 臣統收分撥除江甯十二萬兩仍由穆圖善自行
催提外所餘一百八萬兩每年解到者不過十之一二以之供
支百餘營之需不敷甚鉅賴左宗棠通盤區畫不分界限楚甘
各軍一律攤放計自九年以後挪墊穆圖善所部之餉至四百
數十萬兩之多遂至左宗棠所部諸軍九年於端陽節後發一

關足餉而年節無可指十年則端陽中秋兩節未發而年節仍無可指均經臣於年終奏懇
恩施由部提撥各省積欠銀六十萬兩以爲各軍年節一月足餉之用兩次奉
旨飭提積欠後山東山西四川安徽廣東等省均如數解清其河南兩次奉提十八萬兩僅解過五萬兩湖南奉提四萬兩僅解過一萬兩月協之款自本年正月迄今惟閩海一關向無蒂欠江西一省江漢粵海二關欠解無多江蘇浙江福建湖北四省仍照常數批解並無加增至山東僅解二批共銀四萬八千兩四川僅解三批共銀十萬兩山西僅解六批共銀十二萬兩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廣東僅解二批共銀三十萬兩安徽僅解二批共銀四萬兩河南湖南迄未報解計截至十一年八月底止各省奉撥陝甘軍餉共欠至一千五百二十九萬餘兩之多而豫師之欠餉五十餘萬不與焉臣函牘兼催切實呼籲並歷次按月報部由部臣查照飛催文牘纍纍舌敝脣焦應者寥寥撥解終未稍旺以致軍用異常竭蹶焦急難名現值左宗棠進駐蘭州規復甯肅穆圖善移師入秦擇要分紮凡行糧裹帶之資轉運車馬之費以及河州新撫移徙漢回難民安插賑犒諸務繁興需用均難刻緩轉瞬即交冬令歲序將闌凡在行間同深敵愾無不苦戰忘疲但一年之中不惟無一月足餉可發且並月需米糧鹽菜亦復竭蹶非常若不先事預籌趕提各省欠解銀兩稍加顧恤萬一衆軍饑潰致有意外之變轉增
宵旰之憂臣職典儲胥固身任其責在各省疆臣素懷忠藎撫衷亦無以自安且貽誤戎機大局已不堪設想矣臣非敢以邊費之支絀屢瀆
宸聰亦非不知財力之艱難漫無體察在各省庫儲固非充裕度支亦屬浩繁顧籌款之難易攸分事勢之緩急顯判當此西事孔亟危迫萬分各疆臣當權量重輕力籌挹注合無仰懇
聖恩飭部速議循照兩屆成案在各省積欠甘餉款內酌提銀六十萬兩請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旨飭令各督撫連應解本年月餉趕速併籌照數楚解務於十一月內先期抵陝不許稍爲延緩庶西征各軍年節一月足餉得以商明督臣均勻發給即按月米糧鹽菜亦不至短缺則軍心可期穩固大局免有他虞不勝迫切待
命之至所有各省欠餉過多西征月餉無可指發請飭部速議催提積欠銀兩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密陳威望大臣宜留坐鎮摺 同治十一年 月 日

奏爲威望大臣宜留坐鎮敬舉將才量畀變通恭摺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恭閱邸抄知兩湖總督協辦大學士李鴻章奉
命督辦貴州軍務仰見
皇太后
皇上覆幬無私軫念南服欲早出全黔萬民於水火而登之衽
席誠
聖主一視同仁之盛心也惟臣知識短淺不無過慮伏念中興
以來老成半已凋謝現任封疆大吏文武兼資威望素著遠近
所交推華夷所畏服者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三數人外指不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再屈自捻匪肅清後曾國藩奉
旨調任直隸左宗棠承
命督師秦隴李鴻章總督兩湖據江皖上游西與秦隴聲勢相
聯
廟謨深遠區畫精密誠至計也現在曾國藩拱衛
畿輔左宗棠戡亂西陲均不能兼顧他方東南半壁所恃以鎮
撫中外者李鴻章一人而已今復受
命南征平時得力舊部自必徵調隨行中原雖已底定人心未
盡靜謐且濱海沿江尚多隱患倘李鴻章再爲一隅所牽制東
南萬一有警將何以待之明知

聖慮周詳權衡早定必無意外之虞而愚臣慮患過深私衷褊
隘實切隱憂伏以既奉
明旨不便收回
成命而酌量變通倘非無策查有前任直隸提督劉銘傳曾爲
臣父袁甲三部曲後隨曾國藩李鴻章轉戰江皖楚豫直東蕩
平粵捻戰功首著均在
聖明洞鑒之中臣前後與之共事深知其謀勇兼優忠義奮發
且才力超軼諸將足以鼓舞興作其氣實統馭之資而非止偏
裨之用也臣在山東時與李鴻章論及諸將亦謂惟劉銘傳可
以獨當一面聞其現雖告病而漸已就痊李鴻章所以據情代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開缺者亦愛重其才不欲以尋常營伍耗其精力爲
國家留備緩急也可否
特加簡用
命劉銘傳幫辦李鴻章軍務李鴻章仍以督辦留鎮後路先命
劉銘傳統帥南下臨陣機宜得自主之遇有大端進止仍秉承
李鴻章節度庶黔事日起有功而腹地仍不致空虛李鴻章得
養其威望坐鎮湖湘懾服夷夏且控扼江路中權上承全蜀下
達三江與吳棠馬新貽等聯絡籌商廣濬餉源分濟南北於全
局實有裨益臣位居疏逖職在轉輸於安危至計無所窺見惟
世受

重恩愚慮所及不敢不懇陳於
君父之前是否有當謹繕密摺專丁齎進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不勝悚懼屏營之至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附陳劉松山陣亡後路空虛片 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三日

再臣正在繕摺間聞統領老湘營提督劉松山於正月十五日力攻馬五堡中礮身亡北路失此良將軍心未免搖動又當飢疲傷病之餘深慮不能久支一經撤退諸軍爲之牽掣大局不堪設想諒左宗棠業經奏報必已極力布置正不知能否穩固如初西事如此楚北爲秦隴後路尤不可空虛而李鴻章尤不可輕動伏乞
聖明留意謹附片密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飭部核准米捐摺 同治十一年 月 日

奏爲米捐章程照市價折收於定章米數並無虧短懇恩飭部仍准照辦以裨捐務而濟急需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上年附奏米捐不必於市價外浮收以示體恤而廣招徠恭奉

諭旨戶部知道欽此當經通行各省欽遵辦理在案茲於同治九年正月初三日接准戶部咨行議覆臣奏甘省米捐請照市價酌定一片同治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奉

旨依議欽此據戶部原奏內稱各省收捐必須有一定錢數臣部方有所考核若如該學士所奏米價照市價酌定無論與前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定章程不符且市價隨時隨地均各不同臣部殊無憑查核其中流弊不可勝言溯查同治六年十月前任陝西巡撫喬松年奏請銀米各半收捐將所收之米照市價合銀折算臣部以市價無憑考核奏駁該學士所請照市價酌定臣部亦未便准行等語臣維部臣所以謹守定章原以備考查而免虧短自係慎重之見伏查米捐所收銀兩專備軍營購米之需部臣議准米捐章程原准捐生呈交本色本色昂則爭交折色折色昂則爭交本色此一定情理也今本色市價稍減於折色不能於本色每石外多收米即不能於折色每石多收銀亦一定情理也所收之銀足敷購米無論折色本色其爲米一石則一也況當米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價昂貴之時即照定章每石收銀二兩尚不敷購米一石甚至兩石三石之銀僅購米一石亦事之常有今幸遇年穀一方順成米價平減得暫時減收曲示體恤以變通濟捐輸之窮乃一時權宜之苦心而仍求隱符定數非敢漫議更張也至部臣所謂流弊特慮市價無憑考核耳今捐銀以購米即準米以收銀米數之考核即銀數之考核市價無定而石數有定石數有定即捐數有定似尚不至流弊亦不至無憑考核臣與督臣左宗棠往復商酌因與定章米數毫無出入是以奏明辦理自奉旨後已通行各處若復令改照板數捐生必裹足不前現當軍務喫緊需餉萬分可否仰懇

天恩仍准照市價收米以裨捐務而濟急需出自

聖主逾格

鴻慈臣不勝急切待

命之至再查甘捐章程不搭餉票本較各省爲昂是以從前奏定開辦一年之久捐數寥寥若不准照市價收捐各捐生避重就輕勢必戛然而止甘捐無人過問各省捐局盡同虛設於軍餉實有關礙臣不敢不據實縷陳非有所膠執也抑臣更有請者籌餉而議及捐輸本屬萬不得已之下策但使此外稍可設法以補協餉之不足臣決不願以

朝廷名器與天下爲市迫於無可如何而隱忍爲之日夜疚心

豈甘以此害政體哉臣於年前已函致李鴻章馬新貽吳棠請其悉心會商如能於川楚江皖鹽貨釐金專指西餉量加若干足抵捐輸之數即將米捐立奏請停以澄官方而挽弊政臣亦非謂釐捐爲善政兩害相形則取其輕似尚彼善於此可否仰懇
天恩飭下川楚兩江各督撫妥籌會議但得於數省之中每歲共增釐金一百數十萬兩即可早停捐輸愚臣之幸亦政體之幸也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繕摺由驛四百里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天津古籍新印刷局代印

請飭部速議閩關協餉仍撥四成摺 同治十一年九月初十日

奏爲閩海關協餉指撥六成洋稅無著懇
恩飭部籌議俾歸實濟而免貽誤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同治八年十月間因固原提督臣雷正綰軍餉不給奏奉
恩旨飭部議撥閩海關六成洋稅每月銀二萬兩經福州將軍臣文煜奏明暫在四成洋稅內借撥照解自同治八年十一月起數年以來從無延欠本年四月間前兼署福州將軍臣李鶴年接准部咨四成洋稅不准截留因一面暫就現收洋稅撥解本年五六兩月協款四萬兩一面將六成洋稅短絀及雷營月

天津古籍新印刷局代印

餉應如何指撥緣由奏明
欽部議覆在案現准文煜咨稱接准部咨仍令在六成洋稅內撥解雷軍月餉而閩海關本屆六成稅銀約共一百三十五萬兩以之撥解本年京餉及各項用款共需銀一百六十萬兩有奇短絀已甚若再將向由四成借撥之雷軍月餉統歸六成撥解實屬無從騰挪等因咨部查照並咨會到臣伏查雷正綰全軍協餉以閩海關奉撥每月二萬兩爲大宗前由四成款內借撥實係有著之款不惟該軍所仰給即左宗棠軍餉枯竭時亦或資以周轉自經部臣議令仍在六成款內撥解該關奉文後僅暫解五六兩月銀四萬兩迨通盤計算六成稅銀不敷指撥

不得不咨明停解但雷正綰一軍除該關協款而外僅陝西藩庫月撥五千兩爲可指其河東鹽課向解慶陽改解西征糧臺統收之每綱六萬兩及向協徐宿河南兩處改撥之每年六萬兩因鹽務疲滯報解不及十分之一若閩海關一款再歸無著該軍無所仰食立見譁潰臣正深焦灼擬據實陳明懇恩飭部妥速籌議茲復由部臣議奉

諭旨飭將該關六成稅銀指撥西征年終滿餉銀十萬兩同一六成稅銀向協雷營之款既難設籌新撥年終之款憑何照解當攻肅喫緊之際需用尤迫之時倘歲協雷軍銀二十四萬兩遽行停解並續撥要款亦難靠定非但雷軍用費無從供支且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西征全局諸恐貽誤臣焦慮殊深籌思無策惟有仰懇恩施飭部速議或仍准借撥四成稅銀或另撥他處有著之款行令照數趕解俾得無誤戎機邊事幸甚臣爲西征要款關係全局力求實濟起見謹繕摺由驛四百里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請嚴定廣東藩司欠餉處分片 同治十一年九月初十日

再查廣東省原協督臣左宗棠月餉銀四萬兩同治八年二月間添撥各省釐金案內月增銀三萬兩每月共協銀七萬兩未能照數全解經臣函牘商催其時福建撫臣王凱泰在廣東藩司任內覆稱將稅釐各款極力湊撥按季解銀十五萬兩自王凱泰離粵以後照按季批解之數核計甫解至同治十一年冬季止尚短解本年春夏秋三季銀四十五萬兩若照月撥七萬兩之數核計截至本年八月止除現准報解銀十五萬兩外共欠解原協銀四十八萬兩添撥銀八十八萬兩欠數愈積愈多軍中入款愈少士卒飢困何以責其力戰成功若各省協餉均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似此任意遲延邊軍益難搶拄合無仰懇

聖恩飭下廣東督撫嚴飭藩司將本年應協甘餉趕速按季補解其歷年積欠餉銀亦陸續籌措解清庶可補苴目前早竣邊事倘再延緩即由部臣照同治八年原議將該藩司奏請議處以重邊餉是否有當伏候

聖訓施行謹附片具

奏

撥解穆圖善兵餉片 同治十一年九月初十日

再臣前承准軍機大臣傳諭同治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奉上諭穆圖善另片奏馬隊官兵糧餉請分別報銷等語所有甘肅續調吉林黑龍江馬隊月餉即著照穆圖善所請劃清年限分別報銷其八年冬間委員辦糧未結商借銀二千五百九十兩零即著袁保恆照數撥解歸款等因欽此當即欽遵咨會督臣左宗棠並行駐陝軍需局照數籌撥派前河南孟津縣知縣茅恆春於六月二十九日解赴蘭州楚軍糧臺交收理合覆陳謹附片具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嚴催各省欠解豫師專餉片 同治十一年九月初十日

再西甯辦事大臣豫師募勇專餉由河南山東兩淮每月共撥協銀二萬五千兩自九年奉撥之日起截至十一年八月底止各處僅解過銀十九萬八千兩由督臣餉項內先後共墊撥過銀二十六萬六千兩各處欠解西甯餉銀五十三萬二千兩雖經臣函牘並催究未能按數楚解督臣前借之餉既無可籌還更屬難於多墊甯軍餉項遂至奇絀該大臣勢際萬難迫不得已是以有自行催提協餉之請同治十一年八月十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傳諭同治十一年八月初五日奉

上諭豫師另片奏西甯專餉已派員分赴各省坐催在陝設立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西甯運局兌收轉解勿容由西征糧臺催提墊發以免拖累等語即著照所請遵行其各省解餉按月報部事宜仍著袁保恆照舊辦理等因欽此欽遵查照分咨在案旋准豫師恭錄咨會到臣並派員在陝設立轉運局當經臣將河南解到協餉銀二萬兩督飭該局員兌收並選派妥員轉解蘭州由蘭遞運平番交該大臣驗收濟用該大臣現既奏明自提專餉無容由督臣墊發以免拖累所有行催轉解報部事宜應由臣劃歸另案辦理以清眉目而免牽混業經臣將本年八月分各省已解欠解餉數另開清單專案咨部行催惟是劃分以後甯軍餉項既無處可以騰挪專恃此項協餉以爲兵勇日食之需設各省仍不

按月源源撥解緩急稍有不濟實屬譁潰堪虞可否仰懇
天恩飭各督撫嚴飭藩運司按月如數撥協以濟飢軍之處出
自
聖主逾格鴻慈謹附片具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飭借撥關稅摺 同治十二年七月初八日

奏爲西征軍餉匱乏益甚籲懇
天恩飭部借撥海關稅銀以濟急用而竟全功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同治八年經理西征糧臺其時各省奉撥督臣
左宗棠協餉雖未照數楚解然所部全軍於月發糧價鹽菜而
外尚發年節三關滿餉猶未十分短絀也自同治九年將穆圖
善專餉每年銀一百八萬兩歸併臣臺統收各省多未照解而
蘭州附近及西路甘涼南路鞏秦向由穆圖善發餉之百餘營
月需鹽糧概歸左宗棠餉內供支用費遂形短絀九十等年端
陽中秋均無滿餉可發即年終一月足餉更無所出歷經臣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懇
恩施飭部籌款並請指撥海關稅銀部議四成洋稅係存儲另
款六成洋稅應充京餉未允照撥僅將各省積欠甘餉提銀六
十萬兩俾資支放查九年奉提積欠僅解到銀四十六萬兩河
南四川均短解銀七萬兩十年奉提積欠僅解到銀四十六萬
兩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等省均未解清十一年復循案奉提積
欠僅解到銀三十八萬兩河南湖北湖南仍未解清福建四川
迄未撥解以致非常竭蹶向上海華商息借銀二十餘萬兩漢
鎮號商息借銀十萬兩始將年終一關滿餉湊發入春以來將
本年各省月餉清還去年借款銀三十餘萬兩福建月協甘餉

銀八萬兩每月向止撥解五萬兩現復於五萬兩內改撥輪船經費二萬兩河東常餉五十二萬兩除分撥金順十八萬兩外下餘三十四萬兩本係儘數解交臣臺近奉
諭旨撥給張曜運費每月五千兩是福建河東兩處每年又少三十萬兩並值老湘各軍規定西甯巴彥戎格循化等處金順徐占彪宋慶各軍會攻肅州糧價既昂運費尤重即穆圖善駐涇駐甘西路南路諸軍鹽糧均不可缺乏又河州西甯各屬安插賑犂善後諸費皆必不容已之需兼本年遇閏軍中增一月之用而各省財力祇有此數西征月餉有能遇閏添解者有斷難添解者入款不能如前要需更復增鉅若非早爲籌計不惟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年終滿餉無從開支並月需鹽糧實形竭匱若仍循照成案奏請
飭部催提積欠餉銀既恐各省未能照撥就令有照撥之處復恐年內未能趕解究屬緩不濟急況用款加多即照所提六十萬兩之數如期全解不敷仍鉅在徽臣轉輸乏術憂懼徒深而各軍飢潰堪虞貽誤滋大思維再四焦灼難名合無仰懇
聖恩俯念邊軍苦戰功在垂成餉需奇絀
飭下部臣從長籌議在於江海浙海閩海粵海江漢各關四成洋稅項下指定每處暫行借撥本年西征軍餉銀二十萬兩行令趕於九月內全數解運到陝俾得勉供邊費維繫軍心臣明知洋稅要款存儲備用向不輕撥惟甘餉萬分支絀暫時挪移以維大局亦緩急之權宜如存儲之數必不可少或請將各省積欠甘餉照數指提解部作抵借撥洋稅似此變通辦理冀可以速補遲於
國用略無所虧而隴軍得以濟急邊事早竣大局幸甚至肅州蕩平關內大定以後規圖關外兵餉應否增添糧運如何經理再商由督臣左宗棠悉心籌畫奏請
聖訓遵行所有西征軍餉匱乏益甚懇請
飭部借撥海關稅銀緣由謹繕摺由驛遞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關外新更統將請催欠餉摺 同治十二年 月 日

奏爲關外一軍新更統將需餉甚急籲懇
天恩飭催各省迅速撥解俾免飢潰而資整練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准前任烏里雅蘇臺定邊左副將軍臣金順咨稱
同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欽遵
諭旨接統已革提督成祿馬步全軍所有奉撥四川等省協餉
由臣催提轉解以濟急用等因當咨催籌解在案臣於未接金
順咨會之先聞有成祿一軍改歸該前將軍統接之信新舊交
替之間撫馭既難需餉尤急當即函致各疆臣將應協該軍餉
銀趕速撥解以維繫軍心一面函商該前將軍亟加整頓汰弱
留強以期餉歸實用並確查原撥餉數是否足敷妥籌辦理維
時四川解到銀三萬兩山東二次解到銀二萬五千兩湖北解
到銀二萬兩均經臣派員先後改解金順行營轉爲散放良由
成祿原部遠征久戍飢困時形又值更易統將譁潰堪虞不能
不力謀顧濟也頃接金順覆函謂成軍馬步十七營間有缺曠
亟須加意整頓以歸得力惟本軍之餉已屬不敷益以接統之
軍實難分濟務催各省將成軍餉銀趕解等語臣伏查前提督
成祿協餉同治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奉
旨指撥四川每月銀四萬兩湖北每月銀二萬兩陝西每月銀
一萬兩並山東欠解專餉銀三萬兩均撥交臣西征糧臺轉解

顧自奉撥迄今四川僅兩次解到銀五萬兩又現據報解銀二
萬兩湖北僅五次解到銀四萬五千兩又現據報解銀一萬兩
陝西僅解過銀四千兩惟山東省除專餉銀三萬兩全數解清
外復三次解到舊欠專款銀五萬兩就川楚陝三省所解之數
與指撥之數計之尚不及十分之二以供馬步十七營之用不
敷甚鉅且程途險遠輒須數月始能解到而關外民物凋殘田
畝荒廢所需軍糧必由關內採購轉運一石之糧須費數石之
價即使按月照解恆虞不足況積欠既多支絀尤甚金順函稱
本軍糧運已拮据萬分實不能挹注騰挪以濟成軍之用自係
實在情形臣維欲戢邊氛須作士氣欲作士氣必裕餉需當此
邊關久戍之餘將領新更之際欲加整頓必須協餉源源解濟
不使稍有缺乏斯軍心穩固壁壘改觀然後邊功可期早奏合
無仰懇
聖恩俯念該軍待餉十分急迫
救下各省督撫將欠解成軍協餉迅速籌撥大批並以後月款
如數照解由臣轉運赴營俾金順實心整理疲卒轉爲勁兵邊
事幸甚大局幸甚除金順本軍專餉仍歸自行催提外所有接
統成軍需餉甚急請
旨飭催迅解緣由謹繕摺由驛三百里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官軍赴援哈密籌借運費摺 同治十二年十月十二日

奏爲官軍赴援哈密籌借運費懇
恩飭部撥款歸還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准督臣左宗棠咨同治十二年九月十一日遵奉
寄諭以哈密城圍待援甚急金順開拔需時檄調張曜帶馬步
十四營並派涼州副都統額爾慶額帶吉林黑龍江馬隊五百
騎出關助剿糧運由督臣籌濟等因咨會到臣臣維關外用兵
運道之險遠需費之繁重數倍於內地是以曾與督臣籌商俟
關內肅清移師西進再將需兵若干兵餉運費共需若干通盤
籌算據實奏明請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旨辦理茲肅州甫經得手未及奏請而巴哈兩城關係緊要赴
援刻不可緩督臣派隊剋日啟行仰紓
宸慮金順想亦相繼西發查張曜所部除豫省月餉外奉
旨飭撥之河東鹽課每月五千兩既不能照解金順全軍之餉
每月實解到營不過三四萬兩以之專發兵餉不敷尚多豈有
餘力顧及轉運勢不能不由左宗棠兼籌並給惟各省撥解左
宗棠協餉少於往年約計月發鹽糧及年終滿餉尚短銀一百
萬兩臣前次奏請
飭撥部臣僅照案提撥銀六十萬兩本屬萬難敷衍斷無從騰
挪出關運費而荒徼窮邊運饋一日不能繼則將士一步不能

前若待請
旨飭撥實屬緩不濟急卽由左宗棠暫時挪給而挹彼注茲祇有此數必致兩誤臣日夜籌思不得不力圖顧濟因向西安各號商借銀十萬兩共銀二十萬兩分批解督臣行營暫濟各軍出關運費所借商銀照上海漢鎮成案給息銀一分二釐惟須定期籌還以昭信實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軍需緊要借款未便久懸
飭下部臣籌議於常年協餉外將的實有著之款指撥銀二十萬兩行令於年內全數解陝得以清還借款俾無失信商民倘後遇有急需庶便於籌濟至關內肅清後凡關外兵餉轉運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切事宜仍由督臣通盤籌畫奏請
聖訓辦理所有籌借運費懇
飭撥專款歸還緣由謹繕摺由驛四百里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請飭籌定健銳軍餉片 同治十二年九月十二日

再臣准督臣左宗棠咨開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明春所統健銳全軍已抵哈密該軍餉向由西征糧臺每月撥銀七萬兩歸金順收放著左宗棠飭令西征糧臺委員將應解該軍餉銀每月七萬兩除吉江馬隊月餉一萬兩仍解歸金順支放外其餘銀六萬兩卽徑解交哈密仍由明春自行支發亟著迅行籌撥四五箇月餉銀委員由驛路解運等因欽此咨行到臣當以健銳軍餉銀由臺儘收儘解向無存儲咨請左宗棠酌量借撥由蘭解哈旋准覆稱甫准金順函商借撥銀十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二萬兩解營健銳軍餉銀應由金順就近酌撥附片具奏奉
硃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咨會在案臣查明春所統健銳全軍係已革烏魯木齊提督成祿舊部同治十一年九月初七日准戶部咨行成祿奏奉
諭旨四川月撥銀四萬兩湖北月撥銀二萬兩陝西月撥銀一萬兩共月撥銀七萬兩由臣催提轉解當經遵照辦理迨同治十二年三月金順奉
旨接統成祿各營派明春出關統帶以後遇有各省協餉解臺卽解交金順轉放計四川協解三批共銀七萬兩湖北協解七批共銀八萬兩山東解專餉五批共銀七萬五千兩均由臣臺

解歸金順軍營交收尙有四川續撥三批共銀七萬兩係交金順委員徑解回營共銀二十九萬五千兩金順如何散放臣向不與聞惟陝西月協銀一萬兩僅於同治十一年九月間撥銀四千兩經臣解交成祿收納嗣准陝西撫臣咨稱月協金順本軍銀一萬五千兩成軍銀一萬兩因庫款短絀奏明自同治十二年八月起每月無分金軍成軍共撥銀一萬五千兩交金順坐催委員解營近復准金順咨稱准戶部咨奏准將四川協成軍銀四萬兩金順本軍銀一萬兩酌量核減每月共解銀三萬兩是成祿舊部之健銳軍與金軍協餉多涉牽混核計每月已無七萬之數現明春統率該軍已赴古城與景廉商辦防剿需

餉自屬萬緊相應奏請
敕下戶部妥速籌議將明春所統健銳軍餉銀指定確數與金順協餉劃分清晰或改撥有著之款行令照解由臣代爲催提轉運俾該軍得資騰飽而免牽混實屬兩有裨益伏乞
聖鑒訓示謹附片具
奏

卷之四目錄

謝賞頭品頂戴　恩摺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初二日
謝賞假回籍三箇月　恩摺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
恭報起程日期摺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　日
陳報河東道籌餉出力片
請飭嚴催河東壬申綱甘餉及雷營協餉摺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初　日
請飭部核議捐贖案由片
兼辦曹克忠轉運催提成祿欠餉片
恭報由籍還臺日期摺　同治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請飭粵省遵照奉撥月餉如期籌解片
請催解嵩武毅字兩軍月餉片
遵　旨籌計穆軍出關餉數摺　同治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遵　旨統籌出關糧餉摺　同治十三年九月十四日
請飭部指提各省積欠甘餉片
購辦騾駝糧石請　旨分飭免稅經理片
催提健銳軍餉片
謝幫辦出關餉運事宜　恩摺　同治十三年九月十四日
謝授戶部左侍郎　恩摺　同治十三年十月　日
謝賞祖母郭氏御書匾額　恩摺　同治十三年十月　日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飭部速撥出關餉需摺　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謝賞頭品頂戴　恩摺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初二日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同治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准督臣左宗棠
咨開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內閣奉
上諭辦理西征糧臺之二品頂戴詹事府詹事袁保恆著
賞給頭品頂戴欽此欽遵咨行到臣當卽恭設香案叩謝
天恩訖伏維回逆踞肅州頻稽顯戮幸賴
廟謨廣運指授機宜協辦大學士陝甘督臣左宗棠籌策公忠
諸將同心合力大張撻伐共立奇功邊圉胥慶澄清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盛業之隆超越前古若臣職任轉輸毫無策畫仰蒙
聖恩高厚不惜費千萬帑金力拯億兆民命兼賴各疆臣及各
藩司監督悉皆共秉公忠力謀挹注用能使將士効命迅奏膚
功臣有何功叨承
恩遇悚惕難名今關內肅清遣撤善後需餉尚多各軍出關鹽
糧轉運待餉尤急惟有竭盡愚誠隨同左宗棠相機商推奏請
聖訓勉力經營務求實濟冀仰答
鴻施於萬一所有感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專差呈遞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謝賞假回籍三箇月　恩摺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准協辦大學士陝
甘督臣左宗棠咨開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
四日奉
上諭袁保恆著賞假三箇月俾令回籍省視等因欽此欽遵咨
照到臣當卽恭設香案望
闕叩謝
天恩伏念臣祖母郭氏年臻大耋歷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宸翰之褒榮事遇愴懷倍切門閭之盼望以感臣轉輸任重報
國必訓以忘家蒙
聖主
錫類恩多求忠更先以教孝仰蒙
俞允給假言旋俾伸烏鳥之私情益勉駑駘之策勵除將起程
日期及派員經理糧臺事宜另摺奏陳外所有感臣感激下忱
謹繕摺恭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恭報起程日期摺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 日

奏爲恭報微臣遵
旨起程回籍日期並派員經理臺務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准協辦大學士陝甘督臣左宗棠咨十一月二十四日准軍機大臣字寄十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左宗棠奏請將袁保恆賞假三箇月一片袁保恆著賞假三箇月俾令回籍省視所有西征糧臺事宜著左宗棠知照袁保恆將現辦事宜趕辦完竣並遴派妥員暫行接管袁保恆一俟假滿即行赴陝經理勿稍遲延欽此欽遵知照到臣仰蒙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聖主錫類仁施莫名欽感除另摺叩謝
天恩外伏查關外各軍糧運關內善後遣撤及年終滿餉需用極多由督臣左宗棠及臣先後奏蒙
聖恩飭戶部撥解銀一百萬兩復經部議提撥各省關銀一百二十萬兩因恐驟難到陝經督臣及臣分行止海採運局道員胡光墉陝甘後路糧臺道員王加敏在上海漢口息借商銀一百萬兩並由臣在西安河東息借運費銀二十萬兩暫資接濟各省關將撥款照解即可無虞缺乏所辦轉運大車三百輛已分起掃數解赴蘭州由督臣驗收備用至糧臺催解協餉綜核甘捐兼管豫師一軍金順接統成祿一軍及陝防淮軍各催提轉運事務向經臣辦有定章仍飭糧臺捐局提調各員照章詳慎經理並查有員外郎銜兵部候補主事張譜之植品端方學賅體用辦事細心堪以委令代拆代行臣所刊木質關防留臺交該員監視鈐用如有重要事件及應行陳奏事宜仍包封送臣辦理免致延誤臣拜摺後於十二月初十日起程一俟假期屆滿即行星馳還陝冀稍酬
高厚鴻慈所有微臣起程回籍日期及派員經理臺務緣由理合繕摺由驛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陳報河東道籌餉出力片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初 日

再臣前因山西河東道庫壬申綱應協甘餉及雷軍專餉欠解過多奏奉

諭旨飭催趕解在案查河東道升泰於奉催後兩月之中接連籌解數批計壬申綱應解督臣左宗棠軍營常餉三十四萬兩數已過半籌濟邊軍不遺餘力實屬奮勉除臣於查明各省關籌解協餉案內咨由左宗棠彙案奏懇

恩施獎勵外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飭嚴催河東壬申綱甘餉及雷營協餉摺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初 日

再山西河東道庫鹽課應撥協甘常年兵餉五十二萬兩自同治八年已巳綱以後除解歸前署甯夏將軍臣金順軍營十八萬兩外餘銀三十四萬兩均歸左宗棠統收分用九年庚午十年辛未兩綱均全數解清十一年壬申綱應協常餉僅於本年三月間解過銀三萬兩計欠解三十一萬兩之多又臣於同治八年因雷正綰一軍餉用不敷咨商戶部由戶部奏邀

俞允將原協徐宿軍餉每年七萬兩改協雷軍該道以加課餘賸一款歲僅四萬一千餘兩不敷撥解於同治十年五月請奉部示令將原協河南餉銀二萬兩歸併加課餘賸款內每年仍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按六萬之數協解雷軍是八九兩年應歲協四萬一千兩十年以後應歲協六萬兩查該道自改撥後欠解銀八萬二千兩連十二年應協之款計欠解銀十四萬二千兩均經臣函牘兼催派員守提未據續解前准山西撫臣鮑源深函稱因引鹽滯銷課收未裕已飭河東道設法趕解等語自屬實在情形是西征軍餉支絀萬分現屆壬申綱奏銷之期而甘餉報解不及十分之一設兵機因而貽誤咎將誰歸相應請

旨敕下山西巡撫嚴飭該道極力整頓設法疏銷勿得因循坐視迅將壬申綱甘餉及雷營協餉於年前趕爲楚解以濟急用而速成功出自

聖主鴻慈謹附片具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飭部核議捐贖案由片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初 日

再戶部奏定章程凡官常各犯捐輸贖罪接濟甘餉准援照成案摘敘犯事緣由具奏請

旨暨經遵辦在案茲據直隸沙河縣典史張廣緒呈稱伊堂叔張光藻在天津府知府任內因同治九年民教一案從重發往黑龍江効力贖罪旋奉

恩旨查辦減等經部議准遞回原籍充徒張光藻前在黑龍江戍所感受風症現遞解至直隸省城病勢愈增不克回籍就徒情願遵例捐助甘肅軍餉代爲捐贖徒罪等情又據文童劉思德呈稱伊父劉傑在天津縣知縣任內亦因民教一案從重發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往黑龍江効力贖罪旋奉

恩旨查辦減等經部議准遞回原籍充徒劉傑前在黑龍江戍所感受寒疾現遞解至直隸省城距原籍雲南尚七八千里病體長途不克回籍就徒情願遵例捐助甘肅軍餉代爲捐贖徒罪等情各具呈請奏前來臣查該革員張光藻劉傑等因民教滋事從重發往黑龍江續奉

恩旨減等改徒今據該革員等親屬情願遵照刑部捐贖徒罪定例告貸設措爲張光藻代繳十成銀二千兩爲劉傑代繳十成銀一千兩核與奏定章程相符可否准其捐贖之處理合摘敘緣由請

旨飭部核議以便飭令交銀藉濟甘餉除將犯事案由並該革員等親屬捐贖原呈抄錄咨部查核外謹附片具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兼辦曹克忠轉運催提成祿欠餉片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初日

再辦理肅州軍務前甘肅提督曹克忠接統劉銘傳所部淮軍其後路轉運糧餉事宜欽奉

諭旨由臣妥爲經理所有該軍月餉米價協貼雜款及募勇經費各銀兩先後由李鴻章飭令湖北後路糧臺按月先期撥解並軍裝器械分批運送西安均經臣隨時督飭轉解曹克忠行營交收於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三日附片陳明在案茲查該軍月餉米價並協貼雜款計至十月分止共解過銀八十二萬餘兩軍裝器械解過六批頃復據湖北後路糧臺咨報已將本年十一月分銀兩撥解俟運送到陝即行飭員解赴該提督軍營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以資應用又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准戶部咨行遵奉

諭旨將各省欠解成祿協餉數目開單咨照到臣附便催提運解當經分別咨催並切實函懇湖廣四川河南山東山西各督撫酌量情形隨時籌解茲於九月初七日復准戶部咨行同治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奉

上諭成祿擬請四川每月解銀四萬兩湖北每月解銀二萬兩陝西每月解銀一萬兩作爲吉林黑龍江馬隊專餉至山東應撥地丁銀五萬兩除已解外尚短銀三萬兩著迅速籌撥解交西征糧臺毋稍延緩等因欽此欽遵咨行到臣復遵照分咨催解在案伏查臣上年墊解烏魯木齊都統景廉軍餉二批共銀

十萬兩於本年三月十一日解抵齊臺經該提督酌留銀四萬兩以資暫時接濟嗣該提督所調吉林黑龍江馬隊一千名於六月行抵西安臣復念各兵丁遠道出征行糧裹帶無多地方支應維艱派員向商號挪借銀一萬兩交各該統領散放以供長途旅食之資並由駐陝軍需局借撥帳房軍火添購行鍋飭令趕程赴肅至各處奉撥協餉近惟山東解到銀一萬五千兩湖北由臣派員提到銀五千兩除將前借發馬隊銀一萬兩歸還外所餘銀兩均即飭員解赴成祿軍營交收應用現復委員分赴各省催提一俟該提督協餉到陝即行從速轉解濟用藉以仰慰

宸廑所有兼辦曹克忠轉運催提成祿協餉情形理合附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附片具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恭報由籍還臺日期摺 同治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奏爲恭報微臣由籍還臺日期並遵

旨妥籌穆圖善步隊各營月餉緣由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欽奉

恩旨賞假三箇月回籍省視於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籍計至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假期屆滿於前期二十二日起程還陝業經附奏在案茲於四月十五日到陝所有西征糧臺事宜仍由臣妥籌辦理溯查同治八年設立西征糧臺專司各省關撥協督臣左宗棠軍餉嗣復奉

諭旨自同治九年正月起各省奉撥甯夏將軍臣穆圖善每年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餉銀一百零八萬兩歸併臣臺催提各省短解甚多斷不敷用臣歷次咨商左宗棠勻撥接濟所以力維大局也迨後西甯辦事大臣豫師已革烏魯木齊提督成祿軍餉及陝防淮軍轉運均先後奉

旨由臣經理然皆劃清界限係何省撥解何營之款即儘數解歸何營收用從未稍涉牽混所以免轇轕也惟穆圖善協餉自九年歸併迄今四年有餘僅收銀九十一萬兩計每年收銀二十萬兩有奇該軍用款但就現駐涇州步隊糧價鹽菜馬隊月餉年終滿餉計之每年約需銀二十七萬餘兩之多而滿年足餉與製造轉運諸費不與焉其分駐蘭州及西路甘涼南路暨

秦向歸穆圖善支應改歸左宗棠散放各軍餉更無論矣出入兼權不敷實鉅現准穆圖善咨稱奏奉
諭旨將駐涇步隊裁汰簡練統率出關所需月餉咨商臣臺妥籌辦理臣維穆軍不敷之餉向須由左宗棠餉內勻濟而左軍餉項本極支絀自勻濟穆軍已愈分愈薄現雖關內肅清正各軍部署出關之始關外糧運艱難一兵動需數兵之餉加以關內善後賑鞏遺撤百費浩繁更增倍蓰此次穆圖善統率出關之馬步隊若仍由左軍餉內勻濟勢必不能兼支必歸於兩誤自應俟穆圖善出關有期統計所部馬步隊月餉及製造轉運諸費共需若干奏請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飭部妥議應否加撥抑改撥有著可恃之款俾無缺乏至現在馬隊月餉及步隊月支糧米鹽菜等項擬仍咨商左宗棠暫照向章勻挪撥解以資整頓其各省關奉撥左宗棠協餉並請飭下各督撫監督不得以關內肅清稍形鬆懈仍竭力設籌源源接濟不准短欠致有匱乏之虞大局幸甚所有微臣還臺日期並現籌穆軍月餉緣由理合繕摺由驛馬上飛遞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請飭粵省遵照奉撥月餉如期籌解片 同治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再查廣東省原撥左宗棠月餉銀四萬兩又在釐金項下添撥銀三萬兩每月應解銀七萬兩同治八年福建撫臣王凱泰在廣東藩司任內臣往復函商竭力籌措每季解銀十五萬兩計月解銀五萬兩時因釐稅未能暢收出款不敷是以每月短解銀二萬兩非將部臣指撥定數擅行議減也王凱泰升任以後粵省雖仍照每季十五萬之數撥解往往延緩遞時經臣附片奏請飭催旋於上年十二月本年正月准粵省先後報解兩批銀各十五萬兩據上海採運局呈報舊餉解至同治十二年正月分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新餉解至同治十年十月分按臣臺報部清單截至同治十三年三月止計欠解舊餉銀五十二萬兩新餉銀九十八萬兩而粵省來咨謂同治十二年冬季協款業已解清一似該省奉撥甘餉每月僅止五萬與戶部議撥定數迥不相符現值關外用兵需餉益鉅合無仰懇
天恩飭下廣東督撫行令藩司將協甘餉數更正核計按奉撥每月七萬之數如期籌解以符部案而濟邊軍是否有當伏候
聖裁謹附片具
奏

請催解嵩武毅字兩軍月餉片 同治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再張曜宋慶所統嵩武毅字兩軍赴甘助剿餉需仍由河南支應按月撥解向無短絀遇有急需即提前解濟從未以該兩軍援剿他省稍存諉謝惟河南一省釐稅無多一切京餉軍餉及河工經費皆取資正供已悉索不遑近日臣由籍還陝目覩河南開封及河陝所屬各境均苦數月亢旱不惟二麥枯萎秋禾亦不能布種聞東至歸德北至彰衛懷各屬大概相同恐遂成災歉倘下忙正賦不克徵收豫省度支益絀兩軍月餉勢難解足查張曜現已出關宋慶稍緩亦須西進糧餉一日不給則軍行一日不前可否仰懇

天恩飭下河南撫臣體察情形如各屬錢糧未能全收本年應解嵩武毅字兩軍月餉力實不逮或暫請由他省添協俾出塞征軍無虞缺乏若錢糧照舊徵收該兩軍月餉仍行照舊撥解庶豫省不至官民交困該兩軍亦得迅赴戎機矣臣職司饋運見聞思慮所及不敢不據實直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附片具

奏

遵旨籌計穆軍出關餉數摺 同治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奏爲遵

旨陳明穆圖善馬步各軍人數並核計月餉糧運雜費及原撥協餉實解銀數請

飭戶部妥籌辦理以利師行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同治十三年五月初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十三年五月初四日奉

上諭穆圖善一軍每年餉銀一百八萬兩各省欠解甚多現在該軍步隊亟須裁汰簡練統率出關所需月餉尤屬刻不容緩左宗棠全軍餉項已屬不敷實難勻濟將來此軍出關有期統

計所部馬步隊月餉及製造轉運諸費共需若干即著袁保恆詳細奏明應否加撥抑改撥有著之款由戶部妥籌辦理現在該軍馬隊月餉及步隊糧價鹽菜等項即由袁保恆咨商左宗棠暫照向章勻挪撥解以資整頓等因欽此遵經咨商督臣左宗棠將該軍馬隊月餉步隊糧價鹽菜照章勻撥並咨查穆圖善汰留各軍人數所需月餉糧價運腳及製造諸費確數去後茲准穆圖善將馬步隊人數開單咨復前來臣維關外用兵時勢難易不同道路遠近迥異物價諸多朔貴民力無可取資自宜體察情形未便拘執成例穆圖善所部出關糧餉所需擬就向支數目及前督臣楊岳斌暨左宗棠奏定楚軍章程參酌變

通從實覈計既未能稍令缺乏亦未敢稍有虛糜現就正餉計之吉林黑龍江各起馬隊官一百八十員勇號兵一名擬照穆圖善單開分別支給其馬隊兵八百五十九名每名月支銀七兩五錢六分七釐八毫九絲馬勇一百名奏明每名月支銀九兩連馬乾在內現准穆圖善函商關外糧料價昂馬隊兵勇九百五十九名概擬照左宗棠章程每名日支鹽糧馬夫雜費銀二錢六分月該銀七兩八錢加草乾銀三兩每名月支銀十兩八錢計馬隊官兵一千一百四十員名每月應支正餉馬乾銀一萬四千七百二十四兩一錢二分六釐四毫八絲至左宗棠步隊正勇每名月支銀四兩二錢楊岳斌奏照前湖北撫臣胡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2805

林翼北岸章程每名月支銀四兩五錢楊岳斌奏定長夫月支銀二兩四錢左宗棠定章月支銀三兩查向來兵勇夫役出關以後均較口內優加體恤月支銀兩自應從寬現擬穆圖善正勇概支銀四兩五錢長夫概支銀三兩計步隊十營親兵三百名共官弁勇夫七千五百員名每月應支正餉銀三萬三千四百八十三兩合計馬步隊每月正餉銀四萬八千二百零七兩一錢二分六釐四毫八絲其貼補糧價運費製造一切雜支尚未計入也就糧料計之楊岳斌前奏官兵每員名日給白麪一斤八兩每斤作價銀三分三釐三毫左宗棠上年奏官兵每員名月支淨糧四十五斤又同治八年正月左宗棠奏每糧百斤

2806

市價需銀四兩除正餉內扣銀三兩外不敷銀一兩作正開銷今穆圖善所部月支糧數扣抵糧價亦應照左宗棠奏明數目計馬步官兵共八千六百四十五員名每月需糧三十八萬九千零二十五斤合之隨營員弁局所勇夫近一萬人月需糧四十五萬斤按每百斤不敷銀一兩計算月需貼補糧價銀四千五百兩現在甘涼一帶米糧市價每官斛一石需銀六七兩不等是貼補不敷之數尚不止此又左宗棠前奏每馬一匹日支料三斤麩三斤草十二斤每匹月需乾餉銀五兩零除原定楚軍章程支銀三兩外不敷銀二兩穆圖善馬隊官一百八十員勇號兵一名馬乾已在分例內開支惟准函稱官弁所養餘馬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甚多應仍按一千一百四十匹每匹貼補乾銀二兩核算月需貼補馬乾銀二千二百八十兩統計每月正餉而外共需貼補糧料銀六千七百八十兩再就運費計之兵部則例運送軍糧軍裝軍火每一百三十斤口內每站給車價銀一錢五分口外每站給車價銀四錢現嘉峪關內外異常凋敝卸重價僱募車輛亦屬無多穆圖善所部但駐玉門安西糧料由涼州運至安西計程已一千五百六十里照左宗棠所奏合計車價員弁人夫口袋什物局費每糧百斤共需運費銀十一兩七錢上下運糧四十五萬斤需運費銀五萬二千六百五十兩除馬匹草束隨地採買以省運費外每月麩料共二十萬五千二百斤又需

運費銀二萬四千零八兩四錢每月糧料運費共需銀七萬六千六百五十八兩四錢尙有軍裝軍火槍礮斤重遽難估定卽以十餘萬斤約計運費亦需萬兩若再移進哈密又須從新計算矣本年六月十二日准戶部咨抄議覆臣奏穆軍出關月餉一摺內稱穆圖善協餉每月九萬五千兩現在該軍裁汰簡練較前稍可節省各省如能按月全解自不至不敷應用此時各省餉項尙未充裕無從加撥若以原協省分餉不足恃則改撥更恐無濟等語伏思加撥協餉實屬礙難但就穆圖善現有人數核實計算每月正餉貼補糧料運費已需銀十三萬一千六百四十五兩五錢二分六釐四毫八絲再加製造鍋帳旗幟號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衣鐵鏃軍械洋礮洋藥皮棉衣履添補馬匹鉚養資遣隨營員弁局所勇夫薪糧軍裝運費至爲節減每月尙需銀二萬兩統共實需銀十五萬一千六百餘兩使該軍仍駐邠涇僅月支鹽糧各省協餉全數解到斷不至不敷應用現今開拔出關糧價既昂運費尤重就令協餉九萬五千兩如數如期仍屬不敷支應況自同治九年迄今湖北協餉從未報解除江蘇省徑解穆圖善軍營銀五十三萬兩外由臣臺收過河南山西四川等省銀九十四萬兩計每年僅收銀二十餘萬兩卽連江蘇解款併計亦僅收銀一百四十七萬兩按月連閏分攤每月合收銀二萬數千兩此各省撥解之數與臣臺收報之數皆部臣所可按

冊而稽者也以各省現解之餉供該軍現用之數本屬不敷全恃有左宗棠勻濟若令出關以後徒有協餉之名並無受協之實設有貽誤其如大局何臣再四思維通盤籌算相應將穆圖善所部人數月餉糧運雜費及原撥協餉實解銀數開具清單恭呈

御覽合無仰懇

天恩飭下戶部妥爲籌議是否加撥抑改撥有著之款責成各省照數全解並由戶部明定章程按短解成數爲藩司處分輕重隨時稽核何處解不足數卽將該省藩司照章議處務使該軍出關有的餉可恃無虞竭蹶邊事幸甚所有遵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旨籌計穆軍出關餉數緣由謹繕摺由驛四百里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謹將穆圖善馬步各軍人數所需月餉糧運雜費及原撥協餉實解銀數敬繕清單恭呈

御覽

計開

馬隊人數

一統領勇號副都統一員勇號協領二員

一勇號營總五員營總三員

一勇號參領三員委參領三十二員
一勇號防禦五員委防禦三十七員
一勇號驍騎校四員實缺驍騎校三員委驍騎校四十二員
筆帖式一十七員
一騎都尉一員雲騎尉二員佐領一員
一委官二十二員
一勇號兵一名
一兵八百五十九名
一馬勇一百名
共馬隊官兵一千一百四十員名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步隊人數
一統領三員營官八員
一幫辦十一員哨官六十三員
一每營正勇五百名十營共五千名
一親兵三百名
一每營長夫一百五十名十營共一千五百名
一每營子藥夫五十名十營共五百名
一親兵長夫九十名
一親兵子藥夫三十名
共步隊官弁勇夫七千五百零五員名

馬隊正餉
一勇號副都統一員日支銀二兩九錢九分每月支銀八十九兩七錢
一勇號協領二員每員日支銀二兩三錢二分八釐八毫六絲六忽月支銀六十九兩八錢六分五釐九毫八絲每月共支銀一百三十九兩七錢三分一釐九毫六絲
一勇號營總五員每員日支銀二兩零六分二釐五毫三絲三忽月支銀六十一兩八錢七分五釐九毫九絲每月共支銀三百零九兩三錢七分九釐九毫五絲
一營總三員每員日支銀一兩二錢八分七釐九毫一絲三忽月支銀三十八兩六錢三分七釐三毫九絲每月共支銀一百一十五兩九錢一分二釐一毫七絲
一勇號參領三員每員日支銀一兩六錢六分七釐六毫七絲三忽月支銀五十兩零三分零一毫九絲每月共支銀一百五十兩零九分零五毫七絲
一委參領三十二員每員日支銀八錢九分三釐零五絲三忽月支銀二十六兩七錢九分一釐五毫九絲每月共支銀八百五十七兩三錢三分零八毫八絲
一勇號防禦五員每員日支銀一兩五錢六分二釐七毫二絲月支銀四十六兩八錢八分一釐六毫每月共支銀二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百三十四兩四錢零八釐

一委防禦三十七員每員日支銀七錢八分八釐一毫月支銀二十三兩六錢四分三釐每月共支銀八百七十四兩七錢九分一釐

一勇號驍騎校四員每員日支銀一兩三錢六分四釐四毫三絲三忽月支銀四十兩零九錢三分二釐九毫九絲每月共支銀一百六十三兩七錢三分一釐九毫六絲

一實缺驍騎校三員委驍騎校四十二員筆帖式一十七員共六十二員每員日支銀五錢八分九釐八毫一絲三忽月支銀一十七兩六錢九分四釐三毫九絲每月共支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一千零九十七兩零五分二釐一毫八絲

一騎都尉一員雲騎尉二員佐領一員每員日支銀七錢八分八釐一毫月支銀二十三兩六錢四分三釐每月共支銀九十四兩五錢七分二釐

一委官二十二員每員日支銀三錢三分四釐九毫零七忽月支銀十兩零四分七釐二毫一絲每月共支銀二百二十一兩零三分八釐六毫二絲

一勇號兵一名日支銀六錢三分九釐五毫七絲三忽每月支銀十九兩一錢八分七釐一毫九絲

一兵八百五十九名馬勇一百名均照楚軍章程每名日支鹽糧馬夫雜費草乾銀三錢六分月支銀十兩零八錢每月共支銀一萬零三百五十七兩二錢

以上馬隊官兵一千一百四十員名按穆軍向支數目及楚軍章程每月共支正餉草乾銀一萬四千七百二十四兩一錢二分六釐四毫八絲

步隊正餉

一統領三員每員月支餉銀一百兩每月共支銀三百兩

一營官八員每員月支銀五十兩每月共支銀四百兩

一幫辦十一員援照楚軍小營官章程每員月支銀三十六兩每月共支銀三百九十六兩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一哨官六十三員每員月支銀九兩每月共支銀五百六十七兩

一正勇親兵五千三百名每名月支銀四兩五錢每月共支銀二萬三千八百五十兩

一長夫子藥夫二千一百二十名每名月支銀三兩每月共支銀六千三百六十兩

一步隊十營每營月支公費銀一百五十兩親兵三百名援照楚軍小營章程月支公費銀一百一十兩每月共支銀一千六百一十兩

以上步隊十營親兵三百名官弁勇夫共七千五百零

五員名按楚軍章程每月共支正餉銀三萬三千四百八十三兩

貼補馬步隊糧料不敷價銀並運費數目

一馬步官兵八千六百四十五員名每員名月支糧四十五斤每月共支糧三十八萬九千零二十五斤加隨營員弁勇夫約計一萬人每月共支糧四十五萬斤照楚軍章程每百斤以四兩計算除正餉內扣銀三兩外不敷銀一兩每月共貼補不敷糧價銀四千五百兩

一每馬一匹日支料三斤麩三斤草十二斤該軍官弁所養餘馬甚多仍按一千一百四十匹核算每月共支料十萬二千六百斤麩十萬二千六百斤草四十一萬零四百斤每匹月需乾銀五兩除照楚軍章程支銀三兩外不敷銀二兩每月共貼補不敷馬乾銀二千二百八十兩

一由涼州至安西州計程一千五百六十里運糧四十五萬斤合計車價員弁人夫口袋什物各費每百斤該銀十一兩七錢每月應支銀五萬二千六百五十兩

一由涼州至安西州運麩料二十萬五千二百斤合計各費每百斤該銀十一兩七錢每月應支銀二萬四千零八兩四錢

以上貼補糧料價值運費按楚軍章程每月共支銀八萬三千四百三十八兩四錢

一製造鍋帳旗幟號衣鍬鏢軍械洋磁洋藥皮棉衣履添補馬匹每月至減約需銀一萬兩

一卹養資遣隨營員弁局所勇夫薪糧軍裝運費一切雜支每月至減約需銀一萬兩

統共正餉糧價運費並約計製造雜支每月共需銀十五萬一千六百四十五兩五錢二分六釐四毫八絲

各省原撥協餉實解銀數

一江蘇省每月徑解穆圖善軍營銀一萬兩自同治九年正月起解至十三年三月分連閏共解銀五十三萬兩

一湖北省每月協銀二萬兩自同治九年正月起從未報解

一河南省每月協銀一萬兩自同治九年正月起至十三年六月止共解銀二萬五千兩

一山西省每月協銀二萬兩自同治九年正月起至十三年六月止共解銀四十八萬兩

一四川省每月除劃涼莊二營銀五千兩外應協銀三萬五千兩自同治九年正月起至十三年六月止共解銀四十三萬五千兩

以上各省協餉自同治九年起由西征糧臺收銀九十四萬兩每年計收銀二十餘萬兩連江蘇徑解穆圖善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軍營銀五十三萬兩併計共收銀一百四十七萬兩按月連閏分攤每月合收銀二萬數千兩照出關用款核算每月不敷銀十餘萬兩合併陳明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遵 旨統籌出關糧餉摺 同治十三年九月十四日

奏爲遵

旨統籌出關糧餉轉運全局先將大概情形恭摺具陳仰乞

聖鑒事竊臣於同治十三年九月初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現在大軍陸續出關所有後路轉餉各事宜關繫緊要從前關外用兵均在肅州安設糧臺由重臣督率經理本日已明降諭旨令左宗棠督辦糧餉轉運一切事宜並令袁保恆幫辦移紮肅州該大臣等當統籌全局將關外各軍應需糧餉源源接濟俾前敵將帥得一意進取迅赴戎機勿任稍有匱乏致滋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貽誤左宗棠駐紮蘭州遇有緊要事件並著隨時赴肅籌辦袁保恆原辦西征糧臺各事仍著妥籌兼顧等因欽此伏查

國朝有事西陲向以糧餉轉運爲第一要務前後用兵多寡歷時久暫各有不同而雍正年間平定準夷及道光年間剿辦張逆用兵數目與現在奉派出關各軍人數相當維時內地當完善之時關內轉運悉由陝甘兩省地方官辦理糧臺轉運自嘉峪關爲始而查郎阿岳鍾琪等尚且用車七千輛駝三萬餘隻益以牛羊二十餘萬頭僅乃獲濟盧坤就近轉烏魯木齊伊犁之糧以達阿克蘇尚且用駝二萬八千隻乃免匱乏今陝甘兩省當凋敝之後除餉鞘軍裝等項由地方解運一切糧料自關

以內卽須糧臺自籌轉運且甘涼蕭所產之糧不敷購買倘須兼資甯夏等處之糧運送尤遠其勞費視雍正道光時又不啻數倍現以嘉峪關至烏魯木齊計之爲站三十六以奉派各軍計之馬步三萬數千合以餘丁長夫爲數五萬以每人日食一升馬日食三升計之日需糧料八百石以每駝負二石連回空每站需駝八百隻共需駝約近三萬隻卽兼用車騾而爲數以此爲準就現在時價騾駝牽計每隻四十兩約共需銀一百二十萬兩加以車輛鞍屜口袋等項非一百四十萬兩不敷每一駝一騾連人夫草料以時價牽計非日得銀二錢不敷歲共需銀二百一十六萬兩而關以內之轉運尙不在此數糧料價值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以各路市價貴賤牽計每石需銀三四兩歲需二十八九萬石共需價一百萬兩此外又以屯田費爲大宗蓋隨地開屯近前一站省一站之運費多收一石省一石之運費故歷次用兵肅州辦理轉運在事諸臣無不首以屯田爲務在今日尤刻不可緩每屯一頃合牛具籽種人畜食用需銀二百兩內外乃克底於成約屯二三千頃可敷前軍之食共需銀五六十萬兩合之軍裝軍火卹賞雜費臺局員弁夫勇歲約五十萬兩內外關以內轉運遠近牽計以十站爲率歲共需銀五六十萬兩通共需銀六百餘萬兩然此就第一年而論次年則添補車輛騾駝等項爲費較省屯田收穫之糧又可節省運費斷不至仍需此數此其大略也大兵數千里遠征荒徼糧餉不給斷不能枵腹荷戈轉運之需一日不敷則一日不能行一站不敷則一站不能達是不可不豫籌足用臣現已函商督臣左宗棠西征原有之餉除關內留兵月餉資遣善後各費必不可省者歲需若干臝出爲關外運費歲共若干並函詢出關各軍原有之餉若干除正餉應仍歸各統將自行收支外餘能改歸糧臺若干糧運所需六百餘萬之數共不敷若干請

旨飭部妥籌濟用惟添買騾駝以數萬計置辦車輛亦以數千計加購糧石復以數十萬計均非咄嗟可辦於數月前以現餉極力經營尙未識數月後能否應手若待從容籌款然後陸續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辦理更不識何日方能濟用矣臣自聞

命以來日夜焦思惟恐遲誤輾轉籌維惟有仰懇

天恩俯念諸軍立待饋餫西征原有之餉凡可騰挪者督臣均已勻出經理各軍關內轉運臣糧臺並無現餉無從措手

飭下戶部於庫存項下撥現銀二百萬兩迅速分批委解來陝俾臣等將應用各項趕緊剋期籌辦庶將來開運關外之糧可以一氣灌輸出關諸軍得以一意進取方無停兵待食之虞更乞

飭下部臣斷不可視爲尋常月餉指撥外省致不能如數如期徒滋貽誤至以後常年所需俟臣與左宗棠悉心妥商再行請

旨遵辦抑臣更有陳者關外用兵勞費數倍於內地非得數倍之餉不能勁氣直達當此多事之秋處處需餉部臣疆臣籌撥原屬萬分爲難然與其餉不足用兵不應機遷延曠誤事既不可中輟而藏事無期坐致餉竭兵疲終成不了之局正不如部臣疆臣統帥之臣中外一體協力同心爲一勞永逸之計也如餉項無缺而轉饋不給是臣等辦理不善無所辭咎如轉饋不竭而戰陳不力是帥臣督飭無方亦無所藉口總之前敵仰給於糧臺而糧臺仰給於戶部又非部臣主持大局力籌撥濟即臣等亦束手無策也除俟應辦一切事宜與左宗棠妥商會奏外所有現籌大概情形理合繕摺由驛五百里先行馳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飭部指提各省積欠甘餉片 同治十三年九月十四日

再西征軍餉各省積欠纍纍近閩省因辦海防甘餉久未報解浙江廣東兩省均請停解協餉部臣雖未盡准而撥解已不如前現雖關內肅清尙欠各軍餉銀八百二十五萬兩有奇卽養銀三十八萬兩有奇未還商借銀九十八萬兩有奇經督臣左宗棠開單奏報在案且留防善後費用仍極浩繁加以關外糧運及穆圖善馬步諸軍月餉糧價鹽菜皆須左宗棠併濟兼籌以致萬分艱窘現復時近年終需用尤爲迫切查同治九年至十二年歷次年關一月滿餉均經臣奏請

飭部議提各省積欠甘餉銀六十萬兩以資支放本年入款大減出款增多楚甘各軍年餉更無從設措惟仍有仰懇

天恩飭令戶部查照成案在於庫款稍裕各省指提積欠甘餉銀六十萬兩務須行令無論如何爲難趕速如數籌撥限於十一月內解陝勿再仍前短欠俾年終强爲補苴臣爲籌顧大局起見伏乞

飭部核議行令遵照謹附片具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購辦騾駝糧石請　旨分飭免稅經理片 閏洽十三年九月十四日

再購辦騾駝糧石爲數既多非一處所能湊集亦非一時所能足用必須趕緊分路籌辦除駁騾車騾產自內地臣已派員在河南陝西山西各境上緊採買外查張家口爲駱駝聚集之所惟自八月出場售賣過十月則散歸臣已咨明西安將軍調派記名副都統西安協領喜勝於赴京引見之後就近赴口採辦三四千隻並咨明戶部將臣前次奏明飭令金順委員劃解臣臺之部撥銀五萬兩改解張家口交察哈爾都統衙門收存以備喜勝領用其有不敷之款再由臣陸續籌撥應請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飭下察哈爾都統妥爲照料並請

飭下張家口殺虎口各監督照例免稅放行又聞北路採辦駱駝以烏里雅蘇臺爲總匯向由該將軍咨明該蒙古王轉飭各旗定價售賣應請

飭下烏里雅蘇臺將軍會同該蒙古王剋期代購健駝四五千隻即由北路解送巴里坤交收務於年前解到責成該大臣認眞監收收放以備撥用所需駝價即在臣此次請撥部款內劃解烏城應用以歸便捷而期迅速又查詢附近巴里坤哈密兩城之東山一帶纏頭地方產糧尙多除供兩城採用外仍有餘賸現當秋收甫畢正可及時購存但能多得一石即可省由關內轉運一石之煩費因臣臺無銀不得已向陝西撫臣藩司商借庫款八萬兩即日派員解送哈密交文麟兌收並咨會該大臣商同明春暨慶壽先爲派員代辦地近何城即交何城存貯應請

飭下兩城大臣妥速代辦並於烏城解到駝隻暫時代爲經理所有現在籌辦騾駝糧石請

旨分飭各緣由理合附陳伏乞

聖鑒謹附片具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催提健銳軍餉片　同治十三年九月十四日

再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十三年八月十二日奉
上諭健銳一軍月餉前由明春奏明由西征糧臺籌撥銀十八萬兩惟該營盼餉甚殷西征糧臺撥解尙需時日實屬緩不濟急著照所請由戶部借撥庫款現銀六萬兩解交察哈爾都統衙門收存由明春派員迎提回營以濟急需此項借撥銀兩卽由西征糧臺在明春月餉內劃除解還戶庫以淸款目等因欽此遵查明春所統成祿舊部健銳軍月餉本[illegible]經部臣奏定每月由川楚兩省各撥銀二萬兩內以一萬兩爲吉江馬隊月餉仍歸金順支放僅餘三萬兩歸明春收支半年以來未准各省報解前曡奉
寄諭飭臣臺撥解該軍餉銀旋准明春咨函派員來臺領解當以無款可撥奏明由商號息借銀三萬兩發交來員遊擊吳得喜等解營濟用俟有該軍協餉解臺再行劃扣歸款現川楚撥協無期商銀尙爲懸宕未卜何時償給但部款重要亟宜籌畫解還查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准戶部咨行淸單內開山東省未解成祿軍專餉銀十三萬五千兩採買軍糧銀六萬兩出關專餉銀三萬兩共未解銀二十二萬五千兩由臣代爲催提自同治十一年六月迄十三年五月准山東省七次共解銀十萬兩仍餘未解銀十二萬五千兩已由臣咨會戶部暨山東撫臣飭司在於欠解該軍各款內籌備銀六萬兩就近派員解交戶庫抵還以淸款目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謝幫辦出關餉運事宜　恩撫　同治十三年九月十四日

奏爲恭謝
天恩並籲懇面聆
聖訓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恭閱邸抄同治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內閣奉
上諭現在大軍陸續出關著派欽差大臣大學士陝甘總督左
宗棠督辦糧餉轉運一切事宜內閣學士袁保恆著作爲幫辦
並將西征糧臺移設肅州著袁保恆前往該州駐紮欽此當即
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祗謝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天恩訖伏念臣受
恩深重未報涓埃夙夜慙惶方深祗懼茲復渥荷
主知濫叨
重寄聞
命之下感悚莫名查關外餉運需用浩繁固宜迅速以利戎機
尤貴節慎以重
國帑臣惟有仰體
聖謨矢勤矢慎與督臣左宗棠實力實心協規共濟圖報
高厚鴻慈於萬一惟臣才識庸愚諸軍餉運關繫重大深恐辦
理未合機宜且臣自違
聖慈於茲七載犬馬戀
主日切五中可否容臣馳赴
闕廷面聆
聖訓庶稟承
廟算一切有所遵循伏候
聖裁如蒙
恩准臣通盤籌計一應事宜均非倉卒所能驟集臣一面派員
各處趕辦一面輕車簡從兼程北上計往返不過兩月一切應
辦之件仍可於途次隨時籌辦斷不致有誤事機所有微臣感
激下忱並籲懇面聆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聖訓緣由謹繕摺附驛呈遞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謝授戶部左侍郎 恩摺 同治十三年十月 日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同治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准吏部咨開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內閣奉
上諭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著袁保恆補授袁保恆未到任以前著周壽昌署理欽此欽遵知照到臣當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祗謝
天恩訖伏念臣任劾轉輸愧乏涓埃之報班叨侍從渥蒙雨露之施茲承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天閫新綸復晉地鄉要職荷
聖慈之高厚矢兢惕於冰淵竊維理財爲宰世之大綱饋餉乃用兵之急務在諸臣掌邦儲於外府度支自有常經而微臣司軍食於邊關供億尤須勉給惟有會同大學士陝甘督臣左宗棠將出關糧運事宜全局通籌和衷共濟務冀力供芻糗揚威極瀚海而遄早戢干戈偃武慶靈臺之盛藉以仰答
鴻慈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恭謝
天恩專差呈遞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謝賞祖母郭氏御書匾額 恩摺 同治十三年十月 日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恭閱邸抄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日奉
上諭本年恭遇
慈禧端佑康頤皇太后四旬萬壽業經覃敷闓澤將京外大員老親加恩優賚茲據吏兵等部續查大員老親有年逾八十者祿養承恩康彊逢吉洵爲盛世嘉祥允宜普加賞賚戶部侍郎袁保恆之祖母郭氏著賞給御書匾額一面紫檀三鑲玉如意一柄小卷江紬袍褂料二件小卷八絲緞袍褂料二件用示朕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錫類推恩至意等因欽此跪聆之下欽感莫名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祗謝
天恩訖伏念臣祖母郭氏籌添耄耋屢邀
宸翰旌揚算晉期頤疊拜
奎章寵賚恭值
宮闈祝嘏復蒙
帝座
推恩采照星躔
褒美榮於華袞器頒

天府珍羞重於球琳
鸞書與綺繡齊輝象服共珩璜表度沐
鴻施之極渥矢鑑戴以彌深欽惟
皇帝聖德廣濶
孝思浹宙介
慈庭之景福聿隆
舜慕於夔齊肇
壽宇之嘉祥普被
堯仁於鳩杖
恩敷率土
慶溢含飴臣惟有力策駑庸謀承燕翼願荷
璇宮福羨祝重閼愛日舒長勉供關塞儲胥冀萬里兵氛盡息
所有微臣感激榮幸下忱謹繕摺恭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飭部速撥出關餉需摺 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奏爲部撥庫款不敷現辦出關糧運各項之需懇
恩飭部速籌指撥以應急需而免貽誤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承准軍機大臣字
寄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現在大軍陸續出關轉運最關緊要必須寬籌款項先事
布置方免臨時貽誤袁保恆以糧臺並無現餉無從措手請由
戶部庫存項下撥發現銀二百萬兩俾將駝隻車輛糧石應用
各項趕緊備辦著戶部酌度情形應如何發給之處妥議具奏
等因欽此仰見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皇上軫念邊疆不惜鉅帑迅圖綏靖莫名欽感茲准戶部咨抄
原奏內開會商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妥爲籌議在於四成洋
稅項下撥給臣一百萬兩即由臣於此數內劃撥金順銀二十
萬兩咨行臣迅派妥員赴部請領等因在王大臣戶部仰體
皇上眷顧西陲之意於庫存支絀之時籌撥鉅款實屬力維大
局惟現在置備應用各項不敷尚多伏查臣前奏統籌出關糧
運大概情形就現派出關馬步三萬餘人連丁夫約五萬人由
嘉峪關內外至烏魯木齊糧運並屯田經費創辦之第一年需
實餉六百萬兩均係撙節估計實需數目非此斷不敷用也創
始一年之六百萬兩內以採辦騾駝製造車輛各項一百四十

萬兩及糧料價值一百萬兩尤爲刻不可緩蓋必先有現銀於數月前分投趕辦尙不知數月後能否如數辦齊一有耽延不知集事何日其貽誤可以預必不待臨事而知也此外諸費雖係常年陸續支用而亦不能不先備三兩月以顧目前乃能徐待後餉之續至此立盼現餉之實在情形也是以臣一面函詢督臣左宗棠能於西征原餉勻濟關外若干各統兵大臣能於各軍正餉外提歸糧運若干以便會同督臣左宗棠通籌尙須歲增若干卽一面奏請

飭部先撥庫存現銀二百萬兩俾得將應用各項趕緊籌備並於各處多方籌借騰挪以期早辦一日早齊一日俟領到庫款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再行分投歸還左宗棠以訂買糧石缺少現銀見臣挪借各款疊次函牘紛來甚至欲臣停辦車駝先以借款濟買糧之用臣以車駝與糧石並急未可偏重不惟未便停辦兼須上緊多辦據實咨覆臣私心竊計明年正二月以前各項齊備一切應手臣卽馳赴蕭州親督趕運俾各軍於夏月直擣烏城或冀明歲可以得手若稍一遲滯秋後進兵塞外早寒攻戰兩難又將延誤一年此一年中關內關外諸軍統計坐耗實餉不下千萬審時度勢斷斷不容暫緩此又臣遵

旨統籌之苦衷也今戶部會同王大臣籌議撥發庫款銀一百萬兩復於此數內劃撥金順二十萬兩是僅發給臣銀八十萬兩尙不及臣原請一半之數應用各項斷難籌備足用若遷就庫款從少置辦糧運不能勁氣直達卽各軍不能剋期並進餉項坐糜仍於大局無補正不如併力寬籌糧運得一氣灌輸諸軍得一舉掃蕩暫似多費而所省實大也又據戶部奏稱部庫支絀無論何處不得奏請動撥臣忝佐度支分當籌顧根本何敢再請撥發庫款惟事機不可再遲而應用各項非現餉不能趕辦卽令左宗棠與各統兵大臣能將原有軍餉勉力勻撥若干亦斷不能應目前之急再四籌思惟有籲懇

天恩俯念出關糧運萬難停待現撥庫款實在不敷

飭下部臣妥速籌議庫款既難續發務於各省各海關有著可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恃的餉指撥一百二十萬兩行令迅速照解不得稍有短缺延誤俾臣得以趕緊料理然卽此輾轉之間恐已非明年正二月以前所能齊備決不宜再有曠誤臣惟有就已撥之款極力經營俟續撥款到趕爲加辦冀糧運早達一日大軍早進一日以紓

聖主西顧之憂其常年所需運費的餉臣已詳細咨商左宗棠自當靜候左宗棠確核會奏請

旨飭部妥議通籌陸續濟用所有部撥庫款不敷現用懇

恩飭部指撥的款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不勝待

命之至謹

奏

天津華新民銅局代印